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二五冊目次

日講四書解義二十六卷　（清）喇沙里　陳廷敬等撰　清康熙十六年内府刻本　〇〇一

日講四書解義二十六卷

（清）喇沙里　陳廷敬等撰

清康熙十六年内府刻本

日講四書解義二十六卷、

康熙十六年

聖祖仁皇帝御定。自朱子定著四書、由元明以至國朝、懸爲程試之令甲。家絃戸誦、幾以爲習見無奇。實則內聖外王之道備於孔子、孔子之心法寓於六經、六經之精要括於論語。而曾子子思孟子遞衍其緒。故論語始於言學、終於堯舜湯武之政尊美屛惡之訓。大學始於格物致知、終於治國平天下。中庸始於中和位育、終於篤恭而天下平。孟子始於義利之辨、終於堯舜以來之道統。聖賢立言之大旨、灼然可見。蓋千古帝王之樞要、不僅經生章句之業也。我聖祖仁皇帝初年訪落、即以經筵講義親定是編。所推演者、皆作聖之基、爲治之本。詞近而旨遠、語約而道宏。聖德神功所爲契洙泗之傳、而繼唐虞之軌者、蓋胥肇於此矣。

御製日講四書解義

序

朕惟天生聖賢作君作師萬世道統之傳卽萬世治統之所繫也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後而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自易書詩禮春秋而外而有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書如日月之光昭於天岳瀆之流峙於地猗歟盛哉蓋有四子而後二帝三王之道傳有

四子之書而後五經之道備四子之書得五經之精意而爲言者也孔子以生民未有之聖與列國君大夫及門弟子論政與學天德王道之全脩

己治人之要具在論語一書學庸皆孔子之傳而曾子子思獨得其宗明新止善家國天下之所以齊治平也性教中和天地萬物之所以位育九

經達道之所以行也至於孟子繼往聖而開來學闢邪說以正人心性善

仁義之旨著明於天下此聖賢訓辭詔後皆爲萬世生民而作也道統在

是治統亦在是矣歷代賢哲之君創業守成莫不尊崇表章講明斯道朕

紹祖宗丕基孳孳求治留心問學命儒臣撰爲講義務使闡發

義理裨益政治同諸經史進講經歷寒暑罔敢間輟茲已告竣思與海內臣民共臻至治特命校刊用埀永久爰製序言弁之簡首每念厚風俗必

先正人心正人心必先明學術誠因此編之大義究先聖之微言則以此爲化民成俗之方用期夫一道同風之治庶幾進於唐虞三代文明之盛

也夫

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初八日

日講四書解義進

呈疏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一級教習庶吉士臣喇沙里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陳廷敬等謹

題爲進

呈刊完日講四書解義仰祈

睿鑒事臣等於康熙十六年三月十三日恭侍

弘德殿進講蒙

皇上面諭四書講章應行刊刻欽此臣等叨塵

法從日侍經帷伏覩

皇上

聖躬親講典學彌勤

天語下詢訪道愈篤於凡六經諸史靡不極意

研精至於四子之書實備百王之道比年

以來次第進講歷寒暑而罔間積月日以

成編固已體驗於

宸衷抑且發揮於政治除按日進

覽年終彙

呈盡在
御前時厪
睿照迺者
親降綸音爰命校刻竊惟
皇上聖學崇深眞足超軼往古臣等經術淺陋
曷克仰助涓埃顧鄒魯之大義微言炳如
星日而師儒之參稽互訂著在簡編嘗慕
趙普以半部佐君先明敬信節愛願學朱
熹以四字入告亦曰誠意正心欲致斯世

於唐虞不外明德新民之理而使吾
君爲堯舜敢忘責難陳善之思仰惟
宵旰之勤勞不輟
宮闈之誦讀永光典訓示則臣民臣等謬効編
摩復加刪潤校鋟成帙裝潢進
呈惟我
皇上常垂乙夜之觀存諸几席允懷千聖之道
如晤羹牆將見煥四海文命之敷弘萬世
光華之治臣等不勝區區之意謹具題恭

進以
聞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一級教習庶吉士臣喇沙里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陳廷敬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臣邑　冷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臣葉方藹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二級臣蔣弘道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一級臣庫勒納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食正四品俸臣張　英

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具
題本月二十日奉
旨經史有關政治義蘊弘深朕朝夕講究勉求
貫通講幄諸臣殫心闡發允裨典學這所進
講章着留覽該衙門知道

總裁官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一級教習庶吉士資政大夫臣喇沙里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通議大夫臣陳廷敬

分撰官

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沈荃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通議大夫臣色冷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臣葉方藹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二級臣蔣弘道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一級奉政大夫臣庫勒納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食正四品俸臣張英

日講官起居注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臣張玉書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加一級奉政大夫臣牛鈕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承德郎臣韓菼

日講官起居注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臣董訥

儒林郎日講官起居注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臣王鴻緒

校閱官

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一級通議大夫臣傅臘塔

翰林院侍讀加二級通議大夫臣噶布喇

翰林院侍讀加三級奉政大夫臣圖納

翰林院侍講加二級通議大夫臣沙喇

翰林院侍講奉政大夫臣常書

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編修臣周弘

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臣陳論

翰林院待詔臣郭爾帶

收掌官

翰林院典簿加二級奉政大夫臣勒德

翰林院典簿臣穆維乾

翰林院孔目加一級文林郎臣圖克善

翰林院孔目臣杜登春

翻譯官

翰林院待詔加一級登仕郎臣歲代

翰林院七品筆帖式加一級承德郎臣闞泰

翰林院七品筆帖式加一級承德郎臣鼐麟

翰林院七品筆帖式加一級承德郎臣傅珅

翰林院七品筆帖式加一級承德郎臣宜爾彩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加一級文林郎臣噶五達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加一級文林郎臣郭璪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加一級文林郎臣常綬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加一級文林郎臣石磐桂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臣查哈喇
翰林院筆帖式臣邁寶夫
翰林院筆帖式臣哈什
翰林院筆帖式臣劉有成
翰林院筆帖式臣馬呈祥
翰林院筆帖式臣張仲智

滿文謄錄官

翰林院七品筆帖式加二級承德郎臣羅奇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加一級文林郎臣晏著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加一級文林郎臣圖禮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加一級文林郎臣滿都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臣常保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臣塔哈納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臣宜祿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臣常舒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臣溫拜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臣宋颺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臣吳保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臣塞克參
翰林院筆帖式臣蘇通保
翰林院筆帖式臣昝桑阿
翰林院筆帖式臣鄂琦
翰林院筆帖式臣鮑塞
翰林院筆帖式臣覺霍拓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一

大學

大學一篇爲古帝王立學垂教之法孔子詳舉其次第以示人曾子復分爲十傳以解之規模廣大而本末不遺節目詳明而終始不紊在初學爲入德之門而極其至則內聖外王不越乎是故曰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此一章書是曾子述孔子之言乃脩己治人之要道謂之經文爲大學一書之綱領而此一節書又經文之綱領也孔子曰道在一身而能周乎天下國家者大人之學也大人爲學之道有三德者天所賦於人心至虛而無所累至靈而無所蔽能包函衆理而酬應萬事故謂之明德德本明而氣稟拘於有生之初私欲蔽於有生之後則明者有時而昏矣然其本體之明自在也故必因其一端之發露而致力以明之使復其本然至虛至靈之全體方爲有本之學也所以大人之學在明明德然所謂明德者乃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我之所私有也故自明其德更當推以及人鼓舞振作使天下之民凡具是德者咸有以去其舊染之汙而臻於大同之治方爲有用之學也所以大人之學在新民然此明德新民皆有當然之極不容增減所謂至善也大人之學不可苟且自足不可半塗而止己德則必無一毫之不明民德則必無一民之不新皆止於至善之地又能守而不遷方爲有成之學也所以大人之學在止於至善此脩己治人之全功內聖外王之要道也蓋三者本千聖傳心之微旨孔子特取而發明之揭爲綱領分爲條目燦然畢具之中經緯咸貫爲人君者能究心於此身體而力行之治天下無餘事矣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此一節書是孔子示人以止至善之功也。孔子曰。明德新民何由得至善而止之乎。惟於至當不易之理。爲人所當止者。能眞知灼見。而後志之所向。無所疑貳。常確然而有定矣。志既定。而後心之所存。絕乎紛擾。常泰然而能靜矣。心既靜。而後身之所處。遠乎憂危。常坦然而能安矣。身既安。而後神閒氣定。揆度事理。必暇裕周詳。而能慮矣。能慮。而後事物當然之理。審處咸宜。不使有一毫之差。而明德新民之至善。乃可得而止矣。然則欲止至善者。可不以知止爲要哉。夫至善之理。隨事而寓。然必由於知止。識見既定。自然心無妄營。志氣清明。可以宰制萬幾。而各得乎至善之極。此大學所以貴格致之功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此一節書。是孔子示人以先後之序。以爲入道之基也。孔子曰。大人之學。道固無所不該。而功則約而有要。明德新民有名象之可指者。皆謂之物。物則有本末焉。必己之明德既明。而後可以新民之德。則德爲本而民爲末也。知止能得。有工夫之可言者。皆謂之事。事則有終始焉。必先有知止之功。而後收能得之效。則得爲終而知爲始也。然則學者其可泛然從事乎。誠能知本與始在所當先。末與終在所當後。端本於明德。而漸及於新民。用力於知止。而觀成於能得。則進爲有序。所操者約。而所該者博。於大學之道爲不遠矣。大學首言明德新民。繼言知止能得。猶恐人精神泛用。昧所持守。不免於本末倒置。終始混淆。故又示人以先後之序。有志大學之道者。亦可以知所從入之途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此一節書。是孔子示人以明德新民之條目。

而言其所當先之序也。孔子曰。明德新民理雖一貫。而其中之次第則有不可紊者。古之人君。任政教之責。欲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必先以教化治其一國之人。咸遵於善。使四方有所觀感。故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治其國也。欲治一國之人。則必先整齊一家之人。長幼尊卑。各得其分。使國人有所則效。故欲治其國者。必先齊其家也。欲齊一家之人。則必先脩一己之身。喜怒好惡。咸得其理。使家人有所取法。故欲齊其家者。必先脩其身也。身不易脩。而心乃身之所主。欲脩其身而使無有或愆。必先使心之所存。大中至正。無少偏邪。斯身之所行。皆善矣。故欲脩其身者。必先正其心也。心體至虛。而意乃心之所發。欲正其心。而使無有或偏。必先使意之所動。誠一篤實。無少欺僞。斯心之所存皆善矣。故欲正其心者。必先誠其意也。心之明覺謂之知。欲誠其意。而使無有或僞。必先

使吾心之知。推致無餘。善惡之辨。洞然明晰。斯意之所發。皆實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先致其知也。知之理散見於物。欲致其知。而使無有或蔽。必將天下事物之理。窮究無遺。是非可否。逐一透徹。斯知之本體無虧矣。故致知在格物也。有明德新民之責者。可不知所當先哉。聖賢言脩己治人之道。條目次序。無有明白顯著於此者。自脩身以至明明德於天下。明德新民之序也。自格物以至脩身。知止能得之序也。學者循其序而從事焉。以入道無難矣。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此一節。書是孔子覆說上文。以見明德新民有遞至之效也。孔子曰。古人之每事必有所先。而遞至於格物者。何哉。蓋物格則理之散見於事物者。窮究之無不盡。而後知之具於

吾心者推極之無所遺而知無不至矣知至則明之所照不淆於善惡之辨而後意之所發不介於眞僞之閒而意可得而誠矣意誠則私欲去而天理常存而後吾心虛靈之體無少偏倚而常正矣心正則防閑嚴而匪彝自遠而後吾身舉動之閒咸歸軌度而能脩矣身脩則由己及人而後一家之中有所取法而咸遵約束家可得而齊矣家齊則由親及疎而後一國之人有所則效而羣服政敎國可得而治矣國治則由近及遠而後天下之人有所觀感而共遵王路天下可得而平矣觀於此而古人之遞有所先者不益信哉夫頌堯曰欽明稱舜曰濬哲可見格物致知爲脩身之首務必先克明峻德而後敦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古帝王爲治之道與此更無二理誠爲人君者所當究心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此二節書是孔子示人以脩身爲家國天下之本而反覆警醒之也孔子曰齊治均平之化皆本於脩身格致誠正之功皆所以脩身是以上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無論分位之崇卑一切皆以脩身爲本而况爲人君者爲天下國家所仰賴其可不盡格致誠正之功以立齊治均平之本乎以一身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爲本而家國天下爲末若不能脩身則本亂矣而欲家之齊國之治天下之平是本亂而末治也必無此理以家對天下國而言雖皆在所當愛而厚薄之分則有差等若不能脩身以齊其家是恩義不逮於所親所厚者薄矣而欲國之治天下之平使德敎加於四海是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固理之必無者也然則有天下國家之責者可不以知本爲要務哉蓋大人之學其功用極於九州之遠而其根本不外建極之一身端

本及末則約而有功忘本逐末則紛而寡效聖人反覆示人之意深且切矣

右經一章

經文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以其爲經常不易之理所以尊之爲經

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此一章書是曾子釋經文明明德之義曾子曰經文之所謂明明德者乃古帝王治世之本稽之唐虞三代之聖王而無不同焉者也周書武王告康叔之言曰德者人所同具惟文王能明之有以復其本明之體而無一毫私欲之蔽焉此文王明明德之學也商書伊尹告大甲之言曰人之明德乃天所昭然付予之理所謂天之明命也人多忽而不察惟成湯時存於心故常目見之而無一時之敢忽焉此成湯明明德之學也虞書史臣贊堯之言曰德本大而人爲私欲所累遂失其大矣惟帝堯克明之盡其本然宏大之量至於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而無一毫之或虧焉此帝堯明明德之學也蓋聖人安勉雖殊而明德則一由書言三聖人觀之言克明者盡明德之功也言明命者遡明德之原也言峻德者極明德之量也無非自明己德之意而凡爲聖人者可以類推矣夫帝堯神聖文武成湯智勇天錫文王緝熙敬止皆造聖人之極者而其治世化民之本總不外於自明其德

洵爲千聖百王之所不能易者與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曾子訓解經文之義分爲十章以傳於世故名之爲傳首章解明明德後九章倣此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此一章書是曾子釋經文新民之義曾子曰

大學以新民爲要。而新民又以明德爲本。成湯以爲人之潔清其心。猶如人之洗濯其身。故於其沐浴之盤。刻銘於上曰。人誠能於一日之間有以去其習染之汚。而復其本然之善。則當日日新之。工夫不可間斷於中。又日新之。精神更須振厲於後。務使私欲盡去。心體清明。而無一毫之疵累焉。此自新以爲新民之本也。周書康誥之言曰。百姓有向善而能自新者。當立政教以鼓舞振作之。使之踴躍於爲善。此新民之事也。詩經大雅文王之篇曰。周自后稷以來。開基已久。文王能明德以及於民。始受上天之寵命而有天下。則邦雖舊而命維新也。此自新新民之應也。所以有天下之君子。自新其德。則必底於光明。而無一念之或疎。新民之德則必至於時雍。而無一夫之不獲。推之格天新命。咸在於是。無有一事不用其極者。如成湯文武。洵足爲法哉。此章專釋新民。亦不離乎自明其德。可見有天下者。固不可無丕變民俗之功。尤不可不自端皇極之本。以此振興百姓。即以此敬迓天休。本末先後之序。亦於此可見矣。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此一章書。是曾子釋經文止至善之義。曾子曰。經文所謂在止於至善者。蓋物各有所當止。而人尤不可不知所止。詩經商頌元鳥之篇曰。王者所都。地方千里。謂之王畿。爲百姓之所居止。由詩言觀之。凡事有至善之理。爲人所當止也如此。詩經小雅緡蠻之篇曰。緡蠻之黃鳥。棲止於山阜茂林之處。孔子讀此詩而有感曰。黃鳥微物也。其所棲止。尚能知所當止之處。人爲萬物之靈。若不能擇至善而止之。是鳥之不若也。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由孔子之言觀之。人有至善之理。不可不知所止也如此。蓋天下一事一物皆有至當不

易之理。必知之明。而後處之當。此大學所以貴知止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此一節書。是曾子舉文王以立止至善之則也。曾子曰。人各有所當止之理。而得所止者。必推聖人。詩經大雅文王之篇曰。穆穆然深遠之文王。其德則繼續光明。無不敬而安所止。由詩言推之。人君之至善。莫如仁。文王之爲人君也。所存者仁心。所行者仁政。無一毫之不仁。而爲人君之至善得矣。人臣之至善。莫如敬。文王之爲人臣也。忠誠以事主。謹恪以奉職。無一毫之不敬。而爲人臣之至善得矣。人子之至善。莫如孝。文王之爲人子也。奉養之必親。纘承之罔斁。無一毫之不孝。而爲人子之至善得矣。人父之至善。莫如慈。文王之爲人父也。訓誨以貽謀。積累以昌後。無一毫之不慈。而爲人父之至善得矣。與國人交之至善。莫如信。文王之與國人交也。號令則內外咸孚。政事則始終不二。無一毫之不信。而與國人交之至善得矣。五者皆人倫之大。而文王各得所止如此。豈非萬世止至善之則乎。夫文王所以凡事皆止至善者。其本在於敬止。敬者帝王兢業之心。聖賢謹幾之學。有天下國家之責者。時存敬愼之心。則凡事止至善無難也。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此一節書。是曾子言明明德之止於至善也。曾子曰。大學以明明德爲本。明德以止至善爲極。是當以古君子爲法焉。詩經衛風淇澳

之篇衛國人美其君武公而作也。其言曰。瞻彼淇水環曲之處猗猗然之菉竹何其美盛也。我斐然有文之君子何其學問之精密而德容之昭著乎。彼治骨角者旣切之以刀鋸。復磋之以鑢鐋。治玉石者旣琢之以錐鑿復磨之以沙石。我君子用功之精密而有序也如此。所以存諸內者嚴密而不粗疎武毅而不弛怠。何其瑟兮僩兮也。形於外者宣著而不闇昧。盛大而不局促何其赫兮喧兮也。此斐然有文之君子。人皆愛慕終身而不能忘也。今由詩言而思之所謂如切如磋者是言武公學問之勤將古人行事。旣講習於己。又討論於人。已精而益求其精也。所謂如琢如磨者是言武公自脩之篤將自己身心省察以防其慾克治以去其私。已密而益求其密也。所謂瑟兮僩兮者是言武公學脩之後內則敬心常存無一時懈惰。無一事苟且。恒見其嚴密武毅也。所謂赫兮喧兮者是言武公

學脩之後。外則德容表著。有威可畏。有儀可象。恒見其宣著盛大也。所謂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言武公之德極全備。善極精純。百姓愛慕。自不能忘也。蓋武公盡學問自脩之功。著恂慄威儀之驗。所以盛德至善。民不能忘。此明明德之止於至善。可爲後世法者也。夫衛武公一諸侯耳。自明其德。百姓頌之尚如此。况有天下者。能典學愼脩。而德容表裏如一。則四海之服教畏神。更當何如耶。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此一節書。是曾子言新民之止於至善也。曾子曰。古帝王新民之功。不止被於一時。而能及於後世。所以謂之至善。詩經周頌烈文之篇有云。於戲。文王武王雖往。益令人思慕而不忘也。詩之所謂不能忘者何哉。蓋前王新民之功。止於至善。垂謨烈以貽子孫。是前王之賢也。後之君子。率由舊章。遵守成憲。是賢

其賢也。創基業以貽子孫。是前王之親也。後之君子。統緒相承。本支相維。是親其親也。美風俗以安百姓。是前王所貽之樂也。後之小人。含哺鼓腹。常享太平。是樂其樂也。定井疆以厚百姓。是前王所貽之利也。後之小人。耕田鑿井。世守先業。是利其利也。君子小人。各得其所。深仁厚澤。淪肌浹髓。所以文王武王雖往。而後人思慕之。終不能忘也。此新民之止於至善。可爲後世法者也。然則有天下者。明制度。垂統緒。厚風俗。制田里。皆所以維繫天下萬世之思。誠不可忽視者哉。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此一章書。是曾子釋經文物有本末之義。曾子曰。大學之道。莫要於明本末先後之序。孔子有言曰。人有爭訟。而吾聽斷之。吾亦能及乎人。然而聽訟不足貴也。必也使民遵禮守法。自然無訟。乃爲可貴乎。由孔子之言思之。訟之所以繁者。皆由民情詐僞。而後爭端以起。今使無實之人。皆不得盡其虛僞之辭。而至於無訟者。是豈刑法以制之乎。蓋由於在上之人。自明其明德。大能畏服斯民之心志。使之忸愧於不善。自然不敢顚倒是非。以起爭訟。所以訟不待聽而自無也。夫無訟者。民德之新也。使民無訟者。己德之明也。必明德而後可以新民。則明德爲本。新民爲末。不可即聽訟一事。而知本末先後之序哉。書經所謂刑期於無刑。民協於中。即無訟之意也。然必有堯舜之德。而後成唐虞之治。人主一身。與百姓相感化者。捷於影響。有天下國家者。誠當以知本爲要務也。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上句是錯誤重出。下句是結上文語氣。疑中有脫簡。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敎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

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此一章書是朱子補釋經文格物致知之義朱子曰大學爲聖門切要之書而格物致知又大學用功之始右傳之五章乃曾子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簡編已亡失矣然少此一節則誠正脩齊治平俱無用力之處是不可以闕而不補也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經文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使吾心之知擴充而無所遺在於即所接之事物而窮究其理也何則人心至虛至靈莫不有本然之知而天下萬事萬物無不有當然之理知雖在內而其理實散見於物物雖在外而其理實統會於心惟於事物之理有所未窮故心之知有所未盡也所以大學教人用功之始即凡天下事物之理莫不因其所已知者而益

加窮究之功明其所當然而又究其所以然以求至乎其極焉至於用力既久而一旦之間豁然開悟萬理貫通則事物之內外精粗無所不到而吾心具衆理之全體與應萬事之大用無不明矣夫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所謂物格也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所謂知至也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夫大學工夫莫先於窮理而所謂窮理者初非索

之空虛無據之地但即人倫事物格其當然之理俟積累既久自然貫通所以正學之理别於異學者全在虛實之間而得失已分天壤矣。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此一章書是曾子釋經文誠意之義。曾子曰。人當致知之後明知其爲善而行之不力。明知其爲不善而去之不力。是皆自欺之心也。

經文所謂誠其意者。全在意念發動之時實用其力禁止其自欺之心而已。蓋天下之事不過善惡兩端。吾心之發不外好惡二念。當其惡惡也則惡之必盡其誠而使之必去。如惡惡臭然。當其好善也則好之必盡其誠而使之必得。如好好色然。好善惡惡如此。則好惡之本心無一毫之虧歉。此心常快然而自足矣。豈不自慊乎。夫欺者自欺。慊者自慊。此欺慊之一念皆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故謂之獨。然獨中一念之好惡其幾甚微。而見諸行事被於四海。昭然而不可揜。沛然而不可收者。皆由此一念之發。所以君子兢兢業業。將獨中之好惡愼加審察。念念期於自慊。而不使稍有自欺。此誠意工夫最切實處也。夫聖賢教人必始於愼獨者。人心道心之關。爲聖爲愚之界。皆在於此。此處眞僞微分。而公私邪正謬以千里。所以古之聖王當深宮晏閒之時。常如天祖臨承之地。誠不敢以其隱

微而忽之也。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此一節書是引小人以見自欺之蔽。曾子曰。愼獨之功惟君子能之。而小人則不然。彼當閒居之時。以爲無人得見。遂孳孳縱欲。將不善之事無所不爲。此正其不知獨之當愼而

甘自欺也。及一見君子。亦知惶恐。而後厭然消沮閉藏。急掩其平日之不善。而假飾一爲善之狀以欺人。殊不知人心至靈。自不可欺。彼雖如此掩飾。而人之視己。已如見其肺肝矣。夫此厭然之心。亦是本來之知。未盡滅絕。但惜此心不用之平居獨知之地。而止發於既見君子之時。且惡終不可掩。而善卒不可飾。則亦何益之有哉。此謂實有於中者。必形於外。斷非掩飾可以欺人。故君子重以爲戒。必致慎於獨知之地。而不敢以自欺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此二節書是門人引曾子平日之言。以見獨之當慎也。曾子曰。凡人於幽獨之中。以爲無人得見。無人得指。便恣其所爲。無所顧忌。不知善無微而不彰。惡有形而必著。一念之動。勿謂人莫我視也。十目之所視在此矣。勿謂人莫我指也。十手之所指在此矣。蓋善惡雖見乎彰著之時。而指視則存乎發念之始。是幽獨之中。昭昭難掩。不其凜凜然嚴而可畏乎。知其可畏。則慎獨之功。殆亦無容自恕矣。若誠能慎獨。夫豈無所徵驗乎。嘗見家之富足者。則居室華美。必能潤屋。人之有德者。則誠中形外。必然潤身。蓋有德者自慊於心。無愧無怍。而廣大寬平。其施於四體者。自然安舒自得。不覺其睟面而盎背焉。此德之潤身。有必至之符也。夫所以有此德者。亦不外乎誠意而已。倘意一不誠。則善不能實存於內。

又將何以潤身耶。是故君子必戒欺求慊。而慎獨以誠其意也。蓋誠意之功。乃正心脩身之關鍵。家國天下之樞紐也。意一誠則心正身脩。而齊治均平。皆由此而致。意不誠則心不正。身不脩。欲求齊治均平。豈可得哉。總之作聖作狂。皆自此一念爲之。慎獨之功。誠不可以一刻忘也。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此一章書是釋經文正心脩身之義。曾子曰。聖經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葢言身以心爲主宰。身之不脩皆由於心之不正也。心當未感之先湛然無物原無不正。一有所著則失湛然之初而不得其正矣。如心著於怒而有所忿懥則此心爲忿懥所動而不得其正。如著於畏而有所恐懼則此心爲恐懼所移而不得其正。如著於喜而有所好樂則此心溺於好樂而不得其正。如著於憂而有所憂患則此心苦於憂患而不得其正。葢忿懥恐懼好樂憂患皆人心之用所不能無。若事來順應而不失其當然之則。是心雖嘗用而未嘗不正也。但一有所則欲動而任其所之情勝而莫能自主。故曰不得其正。心不正而身豈有能脩者乎。故心者身之主也。必常存於內不使外馳而後衆體奉職無有弗當。若心有所著便爲牽引而去。是心不在矣。心既不在即尋常日用之間俱茫昧而無主。故目雖視也而不見其色。耳雖聽也而不聞其聲。口雖食也而不知其味。葢視聽與食身爲之也。見聞知味則心主之也。心一不在而一身之中即其至切至近者而已各失其職。如此則欲身之脩豈可得乎。是知不能正心者斷不能脩身。經文所謂欲脩其身先正其心者正以此也。葢心本虛明而爲物欲所引遂莫能自主。以此而欲表建儀型裁決庶務烏乎可哉。故有天下國家者欲正心脩身以爲出治之本。則靜而存養動而省察殆時時無容自寬者矣。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

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此一章書是釋經文脩身齊家之意。曾子曰。聖經所謂齊家必先脩其身者。蓋言身爲一家之本。欲齊家者。全在吾身之好惡不至偏辟耳。常人任其情之所向。於一家之中。多失其當然之則。是以所好所惡。每至於一偏而身不脩也。如骨肉之間本宜親愛。然恩意固所宜周。而私昵亦不可過當。若任情親愛。而不制以義理。此親愛之偏也。卑汚之人。雖當賤惡。然懲創固所當嚴。而棄絕亦不可太甚。若任情賤惡。而不稍加寬恕。此賤惡之偏也。尊長本宜敬畏。而亦自有一定之理。使嚴憚而過於恐懼。尊禮而一於卑諂。此畏敬之偏也。困苦固當哀矜。而亦自有至當之情。使憐之而濫用恩施。恤之而流於姑息。此哀矜之

偏也。至於平常之人。或不妨偶從簡易。然亦必施當其可。使簡於爲禮。敖以成驕怠。於爲禮。惰以成肆。此敖惰之偏也。夫親愛畏敬哀矜。皆好也。賤惡敖惰。皆惡也。若一涉於辟。則好惡遂失其正。必至好一人而一於好。縱有惡而不能知。惡一人而一於惡。縱有美而亦不知。用情之偏如此。可謂能脩其身乎。故於所好者而知其惡。於所惡者而知其美。此非平日克己至公至明者不能。求之天下蓋鮮其人矣。所以俗語有云。人於所生之子。雖然不肖。然溺愛者不明。而莫知其惡。於所種之苗。雖然茂盛。然貪得者無厭。而莫知其碩。彼世俗之言。不可以證偏之爲害乎。夫好惡一偏。則吾身先已不脩。而欲一家之中。皆爲感化。倫常各得。內外咸宜。必不可得。故經言齊家在脩其身者。正此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之謂耳。可見欲齊家者。必先公其好惡。身無偏蔽而後可。此九族親睦。惟克明峻德之后

也與。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此一章書是釋經文齊家治國之意曾子曰聖經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葢言家爲一國之本必先脩身以教家而后國可治也若不能脩身以爲一家之觀型則其家不可教

矣乃欲國中共相感化而能教其國之人者必無是理故治國之君子惟脩身以教家不越庭闈之中以盡綱常之理而儀型所立一國之人自相觀而善而教可成也所以然者葢以家國一理耳如家有親本宜盡孝而在我事親之孝卽爲國人事君之理所以事君者不出此家有兄本宜盡弟而在我事兄之弟卽爲國人事長之理所以事長者不出此撫愛卑幼本宜用慈而在我愛子之慈卽爲國人使衆之理所以使衆者不出此夫孝弟慈三者君子亦脩身以教家耳然約之爲風化之原而廣之卽訓行之準此君子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此二節書是言孝弟慈無待強爲而申明教

成於國之效也曾子曰孝弟慈卽所以事君事長使衆者以其理皆出於心之所誠然也試卽以慈言之昔武王作書以告康叔曰爲人君者保愛百姓當如慈母之保赤子葢以赤子初生每不能自言其所欲全賴爲母者以至誠真懇之心多方以求之而後得焉當其求之雖未必一一皆合然己心慊必子心亦慊其亦不甚相遠矣葢此保赤之心自然而然人人皆有不待學習而能世未有爲女

子者先學撫養赤子之法。而後嫁者也。保赤如此。所以使衆者可知。至事君事長。不又可以類推乎。則所云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可於此而信。而其效益可見矣。如人君自盡其孝慈之道以教家使一家父慈子孝相親相愛而皆仁。則通國上下。莫不觀感奮發。而皆興起於仁。自盡其弟之道以教家。使一家兄友弟恭。有秩有序而皆讓。則通國上下。莫不鼓舞效法。而皆興起於讓。設使不然。家無仁讓之化。國鮮仁讓之風。一人在上貪欲戾理。則一國之人。皆熏烝濡染。悖亂之事。由此而起矣。夫一國之仁讓。起於一家。而一國之作亂。由於一人。此感彼應。其發動之機。眞如矢之赴的。不能止遏。所以古語有云。一言之失。便足以敗事。一人之正。卽足以定國。正此之謂也。爲人上者。可不愼審其機。而端立教之本與。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

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

此二節書。是言君子以恕教人。而後可成教於國也。曾子曰。一人定國。亦以一國之大。惟從一身之所好耳。試觀堯舜非唐虞之一人乎。內存仁心。外行仁政。是以仁帥天下也。而彼時之民。皆歡欣鼓舞。莫不相親相愛。而從其仁。桀紂。亦夏商之一人也。存心慘刻。行政殘虐。是以暴帥天下也。而彼時之民。遂相欺相凌。而從其暴。由此觀之。君身爲表率之原。上行下效。自有不期然而然者。若所好者在暴。而所令者乃在仁。其所令雖未嘗不善。然與所好者相反矣。民雖至愚。斷不可欺。豈肯從之哉。民惟從好不從令。如此。所以在上之君子。惟先反求諸己而已。己有是善。而後勸人以進於善。己無是惡。而後責人以去其惡。

若己不能有善而無惡輒欲求人之善非人之惡是存乎身者先已不恕如是而欲感動其心使之爲善以去惡決無是理也合而觀之身者乃一家之表率家者乃一國之觀型故治國者卽在脩身以敎家斷未有舍齊家而别求所以治國者也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敎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敎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四節書是引詩以明齊治之一理曾子曰徵化必起於近而考理則證諸古齊治之一理卽驗之詩而無不合也周南桃夭之詩有云桃之夭夭言少好也其葉蓁蓁言美盛也之子于歸言女子乘此時而歸於夫家也宜其家人言有令德以善一家之人而無不相宜也夫詩人之意雖言女子之被化爲人君

者若能脩身敎家以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敎一國之人各宜其家人焉如不能宜家其將何以敎國人乎又小雅蓼蕭之詩有云一家之中弟恭於兄謂之宜兄兄友其弟謂之宜弟兄友弟恭無不相宜此乃彼此相感之善也詩人之意雖美諸侯之令德爲人君者若能脩身以敎家能盡爲兄爲弟之道而無不宜而後可以敎一國之人使之各宜其兄弟焉如不能宜其兄弟其將何以敎國人乎又曹風鳲鳩之詩有云人君一身其見乎禮儀者若皆周旋中禮無有差忒則能表正四國而天下之觀法在是矣詩人之意雖美君子之常度爲人君者若能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足以爲一家之法則而後一國之民皆來取法凡爲父子兄弟者無不慈孝友恭而四國皆得其正焉如不足爲法而民將何以取法乎三詩所言雖有不同而齊治之理則一可見敎國卽在齊家而民法卽在足法經文所

謂治國在齊其家者。正以此也。然則欲治其國。亦惟脩身以齊其家可耳。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此一章書。是解釋經文治國平天下之意。曾子曰。聖經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蓋言由家以及國。由國以及天下。其勢雖有遠近之

殊。而人心則本無不同之理。故以天下之大。而以一人平之。誠有藉於化導之權。與斯民之心相感動焉耳。如上以事老之道在家而孝其父母。此初無意於民之孝也。而國之民。遂皆興起而孝其父母焉。是老老之心同也。上以事長之道在家。而弟於兄長。此亦無意於民之弟也。而國之民遂皆興起而弟於兄長焉。是長長之心同也。如上於一家之中。撫愛其孤幼。此亦無意於民之不倍也。而國之民。遂皆效其誠求而無有倍之者焉。是恤孤之心同也。夫孝弟慈三者。上行下效如此。是一國不異於一家也。而天下豈異於一國乎。是以平天下之君子。固有道以處此。因其同然之心。處以各足之理。使天下凡有孝弟慈之願者。皆如一人之心。而無弗齊。亦猶匠人制器。絜之以矩而無不方也。此道之所以約而易操也。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

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此一節書。是釋絜矩之義。曾子曰。人之制器。必度之以矩。而君子處物。則度之以心。蓋一人之心。無殊於千萬人之心也。如上下四旁。位雖不一。其心則同。設使在我上者。以無禮加我。乃我所不欲也。即以此心度量在下者之心。而亦不敢以無禮使之。在我下者。以不

忠事我亦我所不欲也。卽以此心度量在上者之心。而亦不敢以不忠事之。以此心而度之於前後。或在我前者。我惡其以不善待我。卽不敢以前之加於我者以先後。或在我後者。我惡其以不善待我。卽不敢以後之待乎我者以從前。以此心而度之於左右。如在右者。以我之所惡加於我。便以此度在左者之心。而毋以交於左。如在左者。以我之所惡加於我。便以此度在右者之心。而毋以交於右。是葢以人比己。以己度人。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此乃謂之絜矩之道也。人君誠用此道以治天下。以一己之心。度人之心。則天下無不各得其所。而無有餘不足之憾矣。平天下之道。寧外此與。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

此二節書是引詩以申能絜矩與不能絜矩之意。曾子曰。絜矩之道不外乎民情而已。南山有臺之詩云。有德而可樂之君子。卽是民之父母。葢以君子居民之上。其勢原尊而不親。而詩以父母稱之者。葢以民心爲己心。與民同其好惡耳。如飽暖安逸。民之所好也。君子則因其所好而好之。多方區處。務使之遂。饑寒困苦。民之所惡也。君子則因其所惡而惡之。竭力經營。必爲之去。夫曲體民情如此。卽與父母之憐恤其子無異。寧不謂之民之父母乎。能絜矩之效有如此。又小雅節南山之詩云。截然高峻之南山。其上之石。巖巖而特立。今尹氏旣爲太師。其勢位之顯崇。赫赫然與高山無異。亦百姓之所瞻視也。葢言有國者旣爲民所瞻仰。卽當於幽獨之中時加謹愼。事事務合乎民心。以協好惡之公。若不能絜矩。惟徇一己之偏而辟焉。則衆叛親離。自容無地。而爲天下僇矣。此不能絜矩之害

又如此。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此一節書。是言天命因乎民心也。曾子曰。好惡所關得失非細。大雅文王之詩云。當殷先王未失其衆之時。亦曾對越上帝。受天眷命而爲天下主。迨紂失人心。天命乃因之而去。今我周子孫。宜以殷爲監。知峻大之天命不易保。而常懷凜凜也。詩人之意。蓋言上天之命去留無常。惟視乎民心之向背。爲人君者。若能絜矩。與民同其好惡。以得衆心。卽民之父母。故得國。若不能絜矩。但徇一己之偏。以失衆心。卽爲天下僇。故失國。觀詩所言。信乎峻命之不易。而有天下者。可不思所以得民心而保天命乎。

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此一節書。是明君子得衆得國之故也。曾子曰。民心之向背。天命之去留繫焉。可見得失之機。誠不可以不愼。而其切要者。惟在德耳。是故在上之君子。雖無不當愼。而必先從念慮之隱微。檢點精密。不使己之德稍有昏昧。此乃致謹於好惡之原。而爲絜矩之本也。惟愼德則有德矣。有德則衆心觀感。皆歸誠向化而有人。有人則版籍畢收。疆宇益廣而有土。有土則壤成賦。任土作貢而有財。有財則經費不缺。度支自裕而有用。夫人土財用。自在天下。而惟德之旣愼。則能有之。平天下之君子。可不先知所愼哉。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此一節書。是言德爲平天下之要務也。曾子曰。人土財用。皆因德而有。可見德爲治平之本。而衆務之所從出也。若財者雖經費所需。必不可少。然有德自足以致之。特治平之末耳。夫德旣爲本。則在所當急。財旣爲末。則在所當緩。是以君子先愼乎德也。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此三節書是申言德爲本之意。曾子曰。德本財末。則當先慎乎德矣。若將此德置之度外。不加謹慎。反將財視爲分內。惟行聚斂。彼在下之民。見上之所爲如此。莫不轉相效尤。以爭奪爲事。則是在上者爭鬬其民。而施之以刼奪之教也。蓋天地之生財。止有此數。上既聚斂。則下必困窮。爭奪之起。亦勢所必至耳。故爲上者外本內末。而聚財於上。則民必離心解體。而怨叛於下。未有財聚而民不散者也。若內本外末。以散財於下。則民必同心愛戴。而歸誠於上。未有財散而民不聚者也。且民散則財不終聚。又有不爽者。如以言加人。悖理而出。則人必悖理而應之。是悖出亦悖入也。況財貨爲民命所關。倘額外加徵。取之無度。則民貧盜起。終難保守。是悖入亦悖出也。夫始焉財聚則民散。究之民散而財亦不能聚。是民與財兩失之矣。平天下者可不務慎德而以聚財爲戒乎。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此一節書是言民心卽天意也。曾子曰。出入聚散之間。可以見民心。亦可以識天意矣。康誥有云。上天之命去留無常。蓋言人君一念而善。則天命以此而得。一念不善。則天命以此而失。夫善者卽能絜矩。以散財而得民心之謂也。不善者卽不能絜矩。以聚財而失民心之謂也。觀天命之去留。總因乎民心之得失。信乎欲凝天命者。不可不思所以固結民心也與。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此二節書是引古人之言。以證內本外末之義。曾子曰。內本外末。卽考諸古人之言。亦無

不相合者。昔楚書中。王孫圉聘於晉。晉大夫趙簡子。以楚之白珩。爲寶幾何爲問。王孫圉對曰。楚國不以白珩爲寶。惟以有德之善人。能利生民而安社稷者爲寶。夫楚之所寶。不在金玉。而在善人。可謂知內本外末之辨矣。試再觀舅犯之言。昔晉文公爲公子。時避驪姬之難。出亡在外。後至秦其父獻公薨秦穆公使人弔之。且勸以興兵復國爲晉君。於是文公之舅子犯。教文公對曰。出亡之人。不以富貴爲寶。惟以仁愛乎親爲寶。意以當親喪之時。不能盡哀痛思慕之心。而遂興兵爭國。雖得國不足寶也。夫晉之所寶。不在富貴而在仁親。亦可謂知內本外末之辨矣。可見德本財末。霸者之臣。尚能知之。而尚能言之。况人主以天下爲家。而豈區區以財貨爲寶哉。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

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此一節書。是言用人先當擇相也。曾子曰。天下之安危。係乎人才之進退。人才之進退。視乎相臣之賢否。必相臣公忠無我。而後用舍得宜。國家蒙利也。周書秦誓有曰。相臣之任。不必觀其技能。當先觀其心術。若有一个臣。挺然獨立。斷斷焉眞誠純一。初別無技能。但其心則休休焉。平易寬弘。淡然無欲。粹然至善。其量之大。如能容受天下之善焉。見人之有才能。則愛慕之心。如己之有才能。見人之俊美通明。而有彥聖之德。則眞心好之。不但形諸口中稱贊之詞。此非虛慕延攬之名。益以天下之才德。爲己之才德。而實能容之矣。若用之而爲大臣。將見羣賢並進。庶績咸熙。必能保我子孫。使長享祿位。必能保我黎民。使長享太平。豈非社稷之福。邦家之光。尚亦

有利哉若使居百寮之上而無斷斷之誠之休休之度見人之有技也則恐其愈己而媢忌憎惡使之不得効用見人之彥聖也則多方計較拂抑阻滯使之不得通達此其心私量狹實不能容受天下之才德若誤用爲大臣必至君子道消小人道長用舍顚倒國紀廢壞子孫黎民如何能保其長久不亦岌岌乎危殆之甚哉秦誓之言如此可見平天下在用人用人在立相相臣之心有公私即天

下之勢有安危其間操進退之權而得好惡之正者是在仁人矣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此三節書是言仁人好惡之公而歷指其不公者以戒之也曾子曰媢疾之人妨賢病國如此使人君或爲私意所牽畧存姑息則貽害有不可勝言者惟仁德之主至公無私深惡此媢疾之人於是放棄流徙之且迸逐之於邊遠之地不與之同處中國其深惡而痛絕之如此正孔子所謂惟仁人能愛人能惡人也蓋小人不去則君子不進絕小人正所以安君子惟吾心純乎天理之公故好惡皆得其正此用舍之盡其道而能絜矩者也若夫明知賢人之可好而不能舉或舉之延緩

而不能早是以優柔之心待賢豈不是慢明知不善之可惡而不能退或退之姑息而不能遠是以寬縱之心養惡豈不是過夫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遠皆絜矩而未能盡其道者也甚且有好邪讒諂之人本人之所共惡者却喜其順己而好之忠良正直之人本人之所共好者却怒其違己而惡之夫好善惡惡乃人之本性如此好惡倒置是謂拂人之性既拂人性必失人心既失人心必失

天命。菑害及身。有必然者。又何足以語好惡之正哉。葢好惡得當則賢才用而國家以昌。好惡不當則小人進而菑害以至。可見人君之好惡所關於天下者甚重。而用人之不可不絜矩也。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此一節書是總言得失之幾。而見絜矩之必本乎君心也。曾子曰。仁人之能好惡如此。不仁之不能好惡如彼。得失之幾相去懸絕者。

以其存心有不同也。是以君子有此絜矩之大道。以平天下。其得其失。非可外求。良由一己之心。卽千萬人之心。以心推心。自能無間。必也忠以盡己而不欺。信以循物而不僞。吾心之中渾然天理。由是見之好惡各當其可。而絜矩之大道以之得矣。若或驕焉而矜夸自尊。泰焉而縱侈自恣。則一心之中私意充塞。由是任情拂性。倒置乖張。而絜矩之大道以之失矣。得失之幾。捷如影響。然則平天下者。可不勉於忠信。以求盡其所以絜矩者哉。葢天人去留之幾。皆決於吾心理欲之介。可見蕩平大道。不外一心。信乎絜矩爲平天下之本。而君心尤絜矩之本與。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此一節書是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也。曾子曰。積貯者天下之大命。君子亦不能舍此以爲國。但自有正大之道可以生財。而

不以私意爲聚斂之術耳。其道惟何。財產於地。亦由於人。若力作者少。則地利不盡。財何由生。必也以九職任萬民。以三農生九穀。國無遊民。則游惰禁。而生之者衆矣。官役廩祿。皆百姓之脂膏。公家之帑藏。若冒濫者多。則供應浩繁。財從此匱。必也位無冗員。官無冗食。則耗蠧絕。而食之者寡矣。農事有時。失一時則三時之功盡廢。必也輕省徭役。使得盡力南畝。則出作入息。不奪其時。而爲之者疾

矣國家制用量入爲出不量出爲入必也撙節用度停止無益之費則耕九餘三蓄積有方而用之者舒矣夫生衆爲疾既有以開其源食寡用舒又有以節其流公私咸給君民各足此乃經國久遠之規模豈但一時之饒裕哉要之財可生而不可聚聚則剝民生以自奉生則因天地之自然平天下之大道即理財一節自與後世富強之謀異矣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此二節書是發明內本外末之意也曾子曰仁德之君知生財之大道不在專利則不私其有而自享安富尊榮之奉此是舍財以發達其身也不仁之君不知生財之大道專利於上而朘民以生由是天下離心而有敗國亡身之禍此是舍身以發達其財也散財聚財利害之迥絕如此且仁者以財發身終未

有無財者也蓋君以是心愛民之謂仁民以是心報君之謂義上不好仁而下不好義者有矣未有輕徭薄賦上以愛惜黎元爲念而下不知感激愛戴各輸忠悃好義以報効者也下不好義因之不終其事者有矣未有好義而於分所當爲之事不踴躍趨赴竭力以圖其成者也至於好義則力之出於己者且不惜而況府庫之財君所積貯未有不爲之防護保守而財不爲吾有者也上一好仁而其效如此蓋仁者通天下爲一身不問有無不言多寡天下之滋榮即一身之滋榮上以此愛下下以此報上散財之效不大彰明較著耶人主安可以不務志仁乎哉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

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此二節書是反覆義利之辨見用人理財之原相合也曾子曰魯大夫孟獻子之言曰人臣初仕爲大夫家畜馬乘已食君祿不當理論雞豚小事侵民之利卿大夫以上喪祭得以用冰之家既有厚祿不當又畜養牛羊侵民之利至若卿有采地可出兵車百輛之家其賦稅所入自足以供給用度不當養畜聚斂之臣剝下奉上奪取民財與其有聚斂財貨之臣寧可有盜竊府庫之臣蓋盜臣但能傷己之財而聚斂之臣則至於傷民之命也獻子之言雖爲有家者訓而實爲有國者言此謂有國者不可專利於己以利爲利但當公利於民以義爲利也且夫以利爲利果眞利乎哉大凡人君長國家而務財用者豈是君上之本意必有小人借此希寵干進倡爲富國之說以導之人主不察其掊克之害以爲長策付之重任不知小人之使爲國家專事聚斂民窮財盡上干天怒下失人心天菑人害雜然並至此時即有善人君子極力挽回而事勢已去亦無可如之何矣求利未幾害即隨之此謂有國者不當以利爲利而當以義爲利也總而論之平天下在絜矩絜矩在公好惡公好惡之要不出理財用人二端誠能愼德以清其原忠信以立其誠掾用舍之公嚴義利之辨則得國得衆不外是祈天永命亦不外是將格致誠正至此有實功修齊治平至此有全效所謂明德新民信乎其能止於至善也哉。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一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二

中庸上

中庸一篇乃列聖相傳之心法子思懼其久而失眞故筆之於書以詔後之學者凡三十三章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其功在致知力行其要在誠身盡性始於存養省察極於知化達天實體是書之意而行之則先聖之統不患無傳焉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此一章書是子思正道統之傳以明天人合一之理首節乃先言道之所自來也子思曰學問之理莫精於性命聖賢之功莫大於道教世亦知性道教之名果何謂哉葢天之生人既與之氣以成形卽賦之理以成性故在天則爲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由是而出在人則爲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事萬物之理無不統於其間其稟受賦畀卽如天之命令所謂性也由是循其性之自然則事事物物莫不各有當行之路仁而爲父子之親義而爲君臣之分禮而爲恭敬之節智而爲是非之辨其應用酬酢無非性之本有而不參以人爲之私所謂道也然性道雖人所同得而氣稟有淸濁厚薄之異是以私意人欲或生其間而不能盡率其性者有矣惟聖人因其當行之道而爲之品節防範以爲法於天下節之以禮和之以樂齊之以政禁之以刑使賢者可俯而就不肖者可

企而及以復其性分之所固有所謂教也葢道由性而出言道而不言性則人不知道之本原而或索之淺近道由教而明言道而不言教則人不知道之功用而或索之空虛道之大原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所以脩道之功須臾不可離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

此二節書是言道不可離而君子能盡靜存動察之功也。子思曰。道率於性。性無不有。則道無不在。大而綱常倫類。小而日用飲食。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理。充塞天地。貫徹古今。無須臾之頃可得而暫離也。如道而可離。則非率性之謂矣。故聖人爲教。因其不可離者而品節之。君子爲學。亦因其不可離者而持守之。而其所以持守之功。止有動靜兩端。當其靜也。不待目有所睹而始戒慎也。雖其所

不睹之頃。未與物接。此心常惺惺然戒謹祇愼而不敢忽。不待耳有所聞而始恐懼也。雖其所不聞之頃。寂然不動。此心常凛凛然惶恐危懼而不敢忘。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靜中有須臾之離也。及其動也。人弟知衆著之爲見。不知幽暗之處。意念一發。而善惡之幾已動。是至隱而萬象以昭。豈不是莫見乎隱。人弟知共彰之爲顯。不知細微之事跡。雖未露而善惡之幾已萌。是至微而萬形以

具。豈不是莫顯乎微。故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獨知之地。尤加警醒。時時敬愼。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動時有須臾之離也。蓋理欲之關。天人之介。出此入彼。間不容髮。惟戒懼以全其體。則靜時皆存性之功。愼獨以審其幾。則動時皆見性之地。此君子之學。莫大乎主敬。一動一靜。密於無間。所以能須臾不離道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此一節書是即性情以明道不可離也。子思曰。君子主敬之功。其於道不敢有須臾之或離者。蓋以道之體用。即人之性情也。如人與事物相接。順意而喜。拂意而怒。失意而哀。得意而樂。四者人之常情。當其未發之時。渾然在中。心無一物。無所偏倚。謂之中。及其既與物接。喜怒哀樂。隨其所發。皆當乎理。心體暢洽。與未發之中。全無乖戾。謂之和。是中也者

性之德。而道之體。寂然不動。全體已具。至無而涵天下之有。至虛而宰天下之實。萬事萬物之理。莫不根本於此。乃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情之正而道之用。感而遂通。四達不悖。一人之情。卽千萬人之情。千萬人之情。不異乎一人之情。古今事物之變。莫不共由於此。乃天下之達道也。道之體用。不外於心之性情如此。此靜存動察之功。所以不容少間。而道之不可須臾離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此一節書。是言體道之極功也。子思曰。中和之理。約之雖在一心。放之則彌六合。特患工夫不至。故功化未神耳。惟君子自其不睹不聞之時。所以戒懼者愈密。以至於至靜之中。毫無偏倚。是能推致夫中之極。而大本立矣。尤於隱微幽獨之際。所以謹其善惡之幾者愈精。以至於應物之處。毫無差謬。是能推致夫和之極。而達道行矣。由是吾之心正。而天

地之心亦正。七政四時。不愆其度。山川嶽瀆。各得其常。而天地以位焉。吾之氣順。而萬物之氣亦順。魚鼈鳥獸。咸若其性。飛潛動植。各遂其生。而萬物以育焉。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大本達道。自有全量。致中和之效驗如此。合而觀之。天命謂性。天之生人也。戒懼愼獨。人之事天也。中和位育。人之成天也。人心卽天心。故心盡而天應。人事卽天事。故事脩而天從。君天下者。誠能靜存動察。履中蹈和。神與性會。心與天通。則天淸地寧。萬物茂育。可還至而立效。豈虛語哉。

右第一章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此一章書。是嚴道統之防也。子思曰。仲尼之言曰。日用常行。皆有無過不及之理。是爲中庸。乃天命所當然。而人心之所同有者。然惟君子爲能體此中庸。與之適合。若小人則於

中庸之理。大相違背而反是焉。仲尼之言如此。夫中庸之理。人所同得。乃惟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者何哉。蓋君子靜時既能戒愼恐懼。心存天理。而動時又能隨時處中。合乎大道。此所以爲中庸也。小人靜時既心徇人欲。而動時又肆欲妄行。此所以反中庸也。君子小人之辨。只在敬肆之間而已。要之道統之傳。必宗仲尼。垂訓立敎。昭如日月。子思懼賢智之害道。又恐邪說之亂眞。故引孔子之言以嚴其防。見中庸之統必歸君子。而非小人之可得而竊取也。

右第二章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此一章書是言中庸之妙以醒世也。子思曰。孔子之言曰。天下之理。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惟中庸之德無太過亦無不及。乃日用尋常所遵行而不可易者。眞盡美盡善。而無以復加矣乎。但今世之人。氣質多偏。復爲習俗

所囿。故所知所行。非流於太過。卽失之不及。鮮有能適合乎中庸者。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夫中庸之道。本人心所同具。天理之當然。乃小人反之。而衆人又鮮能之。必賴脩道立敎之聖人。斯胥一世而歸於至善之域也。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此一章書是明中庸鮮能之故也。子思曰。孔子之言曰。道如江河之行於地。豈有阻塞而不行者。今乃不行於天下。我知之矣。蓋行道由於明道。世之資禀聰明者。既窮高極遠。知所不必知而過乎中。愚者又蔽於一曲。暗於大道。而不及乎中。是智者既以道爲不足行。而愚者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不行也。道如日月之明於天。豈有晦昧而不明者。今乃不明於天下。我知之矣。蓋明道自能行道。

世之資稟賢能者。旣駭世驚俗。行所不必行而過乎中。不肖者又安於故常。溺於物欲。而不及乎中。是賢者旣以道爲不足知。而不肖者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不明也。若此者豈道之遠於人哉。夫道命於天。率於性。乃尋常日用之所不能外者。但人由之而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耳。譬諸飮食。人於終日間誰不飮食也。鮮有能知其滋味者。使其能察識焉。則不出飮食之外。而自得其味之正。

不出日用之外。而自得乎道之中矣。可見誰非道中之人。誰可須臾離道之人。是在勉强學問。化其氣質之偏。而合乎理義之中也。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此一章書。是慨當世之不能行道也。子思曰。孔子之言曰。中庸之道。惟其明之者寡。所以行之者鮮。其不行於天下矣夫。夫以當行之理。而人莫之行。豈非智者之過。愚者之不及

耶。是必開天明道之聖人。乃能立萬古行道之極也與。

右第五章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此一章書。是擧舜之大知。以見道之所以行也。子思曰。孔子之言曰。人非知。無以見道。然而知有大小。卽量有偏全。惟古之帝舜。其爲大知也與。人之聰明。自用則隘。博攬則宏。舜

抱濬哲文明之資。而不敢自恃。每事必問之於人。虛心體訪。毫無勉强。卽芻蕘之言。以爲至理所寓。細加審察。不以淺近而忽之。其無遺舍如此。於所問所察之中。有言之不當於理者。則隱匿包容。未嘗宣露。恐沮其來告之意。言之當於理者。則播揚稱贊。使之勸勉。以堅其樂告之心。其廣大光明。又如此。然言雖當理。而衆論紛紜。或太過。或不及。有兩端焉。於是兼綜衆說。權衡輕重。以求其義理之至

嘗至於一致之歸。確不可易。有其中焉。然後措之事業。見諸施行。就衆說所有之中。還用之於民而已不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又如此。此不自恃其聰明。而合天下之聰明爲聰明。不自恃其才識。而合天下之才識爲才識。故其知益精。其量愈廣。舜之所以爲舜者其以斯乎。蓋問察隱揚有以見其寬宏博大。兼該衆善而無遺。執兩用中有以見其精密詳審極於至善而無偏。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夫千古聰明睿智之君。首推虞舜。疑有高天下而不可及者。乃虛懷若谷。不自用而取諸人如此。可見知之所以大者在乎明目達聰。而不在恃一人之見也。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此一章書是舉道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子

思曰。孔子之言曰。明於理者必能固守。猶之明於事者。必能避患。今之人皆自許曰。凡事之未來。我皆知之。宜其防患於微也。乃禍機當前。茫然不覺。有如禽獸羅於罟擭陷阱之中。尚不知退避。安得爲知乎。今人之爲道者亦然。其自言曰。凡理之至微。我皆知之。宜其能擇而守也。乃於中庸之理。雖亦知辨別。出來。而竟爲私欲所間。不能守於期月之近。此道之所以不明也。蓋見之明。方守之定。守之不固。正坐見之不眞爾。然則格物致知。顧不重且要哉。

右第七章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此一章書見必如顏子爲人。而後道始可明也。子思曰。孔子之言曰。中庸之理。散見於事物之間。但在人能擇而守爾。惟顏回之爲人也。凡遇事物之來。必詳加辨別。以求所謂中

庸者。但得一至善之理。卽躬行實踐。拳拳然奉持在心胸之間。堅守而不復失矣。蓋顏子惟知之眞。所以守之固。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學顏子之學者。宜留意焉。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此一章書是承上言中庸擇守之難。以起下章也。子思曰。孔子之言曰。天下國家至難治。然有明敏之才者。可以使之均平。爵祿人所爭慕。然有廉潔之操者。可以辭之而不顧。白刃人所畏犯。然負勇敢之質者。可以蹈之而勿避。此皆不爲難事。惟是中庸之理。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於日用常行之事。而有至當不易之理。非義精仁熟。無一毫人欲之私者。未易幾此。此所以中庸不可能也。然則有志於斯道者。豈可不純其擇守之功哉。

右第九章

子路問强。子曰。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與。抑而强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

此一章書言必得君子之强。而後中庸可能也。子思曰。昔者子路求所以操持堅定。足以任道者。故問於孔子曰。如何乃爲剛强。孔子曰。强亦不一。今汝之所問。其囿於南方之風氣。而爲南方之强與。其囿於北方之風氣而爲北方之强與。抑根於義理。不囿於南北。而爲汝學者之强與。何言乎南方之强也。如人有不合於理。則寬容柔順以敎之。或有以橫逆相加者。亦直受之而不報。是爲南方之强。蓋南方風氣柔弱。故其人能忍人之所不能忍。而以含容之力勝人。其長厚之風。猶近於

君子之道。君子居之。何言乎北方之强也。彼戈兵甲冑之屬。凶器也。乃視若衽席而安之。雖至戰鬬而死。亦無厭悔之意。是爲北方之强。蓋北方風氣剛勁。故其人能爲人之所不敢爲。而以果敢之力勝人。其武勇之習。一純乎强者之事。强者居之。若汝之所當强者。非君子之强乎。君子之處人。藹然可親。而又志節凜凜。不肎隨波逐流。違理從衆。是爲和而不流。其强也不亦矯乎。君子之處己。卓然守

正。而始終極其堅定。不至有所傾撓依附。是爲中立而不倚。其强也不亦矯乎。當國家有道之時。君子則以行道濟時爲念。不肎變未達時之志行。其强也不亦矯乎。當國家無道之時。君子則以守義安命爲主。即至於死地。而不肎變平生之節操。其强也不亦矯乎。蓋南北之强。在以氣質勝人。君子之强。則惟以義理自勝。有君子之强。而後中庸可能矣。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此一章書。是以中庸之道歸諸聖人也。子思曰。孔子之言曰。今有人焉。深求隱僻之理。以知人之所不必知。過爲詭異之行。以行人之所不必行。其意蓋欲求名也。而人情又厭常喜新。故傳之後世。容或有稱述之者。此失之太過。而爲所不當爲者也。我則止求吾所當

爲者。而此隱怪之事。斷然弗爲之矣。又有求道之君子。亦知道之當爲。勉力遵行。乃不能實用其力。至於半塗而廢焉。此失之不及。不當已而已者也。吾則行之於始。必要其終。而自弗能已矣。至於備道之君子。所知所行。無過不及。依乎中庸之理。是與道爲一者也。雖其闇然自脩。或不見知於當世。而絕無怨悔之心。是與道相終始者也。非至誠無息。純亦不已之聖人。其孰能之。有志於中庸之道者。

其亦當知所取法矣。

右第十一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此一章書是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而極言道之無所不在也。子思曰。道命於天。率於性。人人具足。而盡之者。惟君子。則道屬之君子矣。夫君子之道有體有用。其用廣大而無窮。其體微密而不可見者也。以知而言。雖夫婦中之愚者。亦有本然之良知。於凡日用常行之理。亦有能知之者。及其全體之至。雖生知之聖人。見聞所限。亦有不盡知者焉。以行而言。雖夫婦中之不肖者。亦有本然之良能。於凡日用常行之理。亦有能行之者。及其全體之至。雖安行之聖人。時勢所阻。亦有不盡能者焉。不但聖人。雖天地如此其大也。而或覆載生成之有偏。或寒暑災祥之失正。亦不能盡如人意。而人猶有怨憾之者。是道不遺於常人。而亦不盡於聖人天地。可見道無不在矣。故就君子之道而語其大。則無遠不包。天下安得更有大於道者而能載之乎。語其小。則無微不入。天下安得更有小於道者。而能破之乎。君子之道如此。可謂費矣。而其所以然者。則隱而莫之見也。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此二節書是引詩以證道之費而隱。而又結言之也。子思曰。道之費而隱如此。不可觀詩而悟乎。大雅旱麓之篇有云。鳶之飛則至於天。魚之躍則在於淵。詩果何言乎。蓋鳶之飛有所以飛者。是言道之昭著於上也。魚之躍有所以躍者。是言道之昭著於下也。夫天地

間無非物。即無非道。舉一鳶而凡在上者可知。舉一魚而凡在下者可知。道之費於此益見矣。而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豈不隱乎。總而論之。君子之道。由其一節而論則托始於夫婦居室之間。而知能有所不遺。及推而極之。以求其全體。則天高地下。莫非此理之昭著。又何知能之可遽盡乎。道之不可離如此。此君子戒懼愼獨之功。所以不可已也與。

右第十二章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此一章書。是言道不離人。而因示人以體道之實功也。子思曰。孔子之言曰。道率於性。不外人倫日用之間。何嘗遠人。故爲道者爲人而已。若人之爲道。必欲離人而求諸高遠。便

非所謂率性之道矣。何以見之。豳風伐柯之詩有云。人之執柯伐木以爲柯者。其長短法則即在所執之柯。而不遠矣。自我言之。所執者一柯。而所伐者又一柯。邪目視之。猶有彼此之別。而以爲遠也。若道則與人爲一。非若柯之有兩。故君子治人。不過就人身原有之理。責成於人。苟人而能改。則亦已矣。更不多求於人之外也。豈欲其遠人以爲道哉。夫道不遠人。亦以不遠於人之心爾。若能盡己之心而忠。推己之心而恕。則私去而理見。去道自不遠矣。忠恕之事何如。如人以非理施諸己。此己心所不願者。則以己心度人心。知其與我無異。亦勿以施於人。以此求道。何遠之有。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

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此一節書是孔子自言其不遠人以爲道之事也曰君子之道其大端有四反之於丘則未能一焉如所求乎爲人子之理欲盡孝以事父乃我之所以事父未能盡孝也所求乎爲人臣之理欲盡忠以事君乃我之所以事君未能盡忠也所求乎爲人弟之理欲盡弟道以事兄乃我之所以事兄未能盡弟也所求乎朋友之理欲盡友道以交友乃我之所

以先施於友者未能也然必如何以求其能哉蓋以子臣弟友之道體之於身庸德也則行之而踐其實以子臣弟友之道發之爲言庸言也則謹之而擇其可然行易至於不足不敢不脩德而益勉其行言易至於有餘不敢有盡言而益求其謹惟謹之至則所言者皆與所行相顧而無言過其行之虞所行者亦與所言相顧而無言不逮行之患君子之於言行如此豈不爲慥慥篤實者乎此我之所當取法以自脩者也敢遠人以爲道哉世之求道者每舍人倫物則之常而騖於高淡渺茫之域不知人外無道道外無人既失其所以爲人又安問其所以爲道乎亦惑之甚也

右第十三章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此一章書是言君子隨在盡道之意子思曰凡人所處之位不同各有當行之道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盡其所當行之道未嘗於位之外別有所願慕蓋求盡於本分之內自不暇及於本分之外也所謂素位而行者何也人之所遇惟順逆兩境而皆有可安之處如見在富貴則行富貴所當行之道而不至於淫見在貧賤則行貧賤所當行之道而不至於濫見在夷狄則行夷狄所當行之道

而不改其行見在患難則行患難所當行之道而不變其守道隨在而盡則心亦隨寓而安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其本心之理焉所謂素位而行者如此。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此三節書是言君子之學正己反求而不願乎外也子思曰大凡人居上位則好作威以陵下居下位則好附勢以援上君子則不然在上位則不侵陵乎下在下位則不攀援乎上惟知正己求完己之分內而無邀求於人之心夫有求而不得則怨生今無求則自無怨但見中心泰然雖上而不得於天亦順受其正而無所怨憾於天下而不合於人亦安於所遇而無所罪尤於人又何願於外乎惟其素位而不願外故君子一身之所履雖有順逆之境而宅心平易隨寓而安至於窮通得喪一聽諸天命之自然而無一毫慕外之心豈若小人逞其私智於傾險之途以妄求幸得之福哉是道也夫子蓋嘗言之矣夫子有曰射雖一技之微而其心則有似乎君子何以見之蓋君子凡事皆正己而不求於人即如射者失諸正鵠之的而不中但反求諸己以爲技藝之未精更不怨勝己者故曰射有似乎君子觀此而君子之素位而行不願

乎外益可見矣。

右第十四章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此一章書是示人入道之序也子思曰君子之道雖無所不在而求道之功則必以漸而進謹於彝倫日用之常而後可造夫聖神功化之極審於隱微幽獨之際而後可底於中

和位育之全。辟如人欲行遠。必自邇始。邇卽所以爲遠也。辟如人欲登高。必自卑始。卑卽所以爲高也。君子之道。正與行遠登高相似。小雅棠棣之詩有曰。人能於閨門之內。妻子情好契合。如鼓瑟琴。無有不和之處。兄弟之間翕然友愛。旣極其和樂。且又久而不變。則能宜爾之室家。樂爾之妻帑矣。詩言如此。孔子讀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妻子。宜兄弟如此。則父母之心。其亦安樂矣乎。夫卽一家言

之。父母在上。是高遠者也。妻子兄弟在下。是卑邇者也。由妻子兄弟之和。而遂致父母之順。豈非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一驗乎。求道者。可以知其序矣。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此一章書。是卽鬼神以明道也。子思曰。孔子之言曰。天地間只是陰陽二氣。而二氣之良能爲鬼神。其爲德也。流行不窮。殆至盛矣乎。何以見其盛也。天下惟有形者可見。鬼神無形。雖視之而弗見。惟有聲者可聽。鬼神無聲。雖聽之而弗聞。然鬼神雖無形無聲。而凡有形有聲之物。皆鬼神爲之體。不可得而遺也。至無而至有。至虛而至實。何其盛耶。卽以祭

祀一端驗之。鬼神之靈。能使天下之人。皆齊明以肅其心。盛服以肅其身。於以奉承乎祭祀。斯時也。但覺鬼神之精爽。洋洋乎流動充滿。恰如在上一般。而在上皆鬼神也。恰如在左右一般。而左右皆鬼神也。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於斯驗矣。試觀大雅抑之詩曰。神之來也。不可測度。則雖極其誠敬。尚恐有愧。況可厭射而不敬乎。觀於此言。益可以見鬼神體物而不遺矣。夫不見不聞。鬼神微矣。而體

物不遺。又極其顯。何哉。蓋鬼神之屈伸往來。總一實理爲之。所謂誠也。惟其誠則有是理。必有是氣。自發見昭著而不可揜如此夫。此鬼神之德。所以爲盛也。人之體道者。焉可不以存誠爲要務哉。

右第十六章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此一章。書見舜能盡庸德之量也。子思曰。孔子之言曰。人子事親。皆當盡孝。然惟古帝舜。其爲大孝也與。夫爲人子者非德不足以顯親。舜則生知安行。德爲聖人。其顯親之孝爲何如。非貴不足以尊親。舜則受堯之禪。尊爲天子。其尊親之孝爲何如。非富不足以養親。舜之富。奄有四海。以天下養。其養親之孝爲何如。且上而使宗廟饗天子之祭。所以爲親光前者至矣。下而使子孫保諸侯之封。所以爲親裕後者至矣。舜之德福兼隆如此。誠有

非常人可及者。此其所以爲大孝與。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此四節書。是言聖人有大德而後能備大福也。子曰。夫舜之德福兼隆。固所以爲大孝然德又福之本也。故有聖人之大德。而德中自有尊榮。必得天子之位。德中自有福厚。必得四海之祿。德中自有令聞。必得顯著之名。德中自有久道。必得永遠之壽。皆理之自然。不求而自應者也。此豈天之有私乎哉。嘗觀於天之生萬物。必因其材質之可厚而加厚焉。如物之栽植者。本有生意。便從而培養之。至物之傾仆者。本無生理。便從而覆敗之。或培或覆。皆物之自取。而天未嘗有意於其間也。嘉樂之詩有云。可嘉可樂之君子。有是顯然

昭著之美德。既宜於在下之民。又宜於在位之人。以是爲天所眷顧。而受天之祿。天既保愛之佑助之。而命爲天子。又從而申重之。保佑之不已。使之獲福於無窮。此天之眷德。又有可徵者也。由此觀之。可見有大德者。必然受天之命而爲天子。今舜既有是大德。則其受上天篤厚申重之命。而享祿位名壽之全。固理之必然者爾。尚何疑哉。夫舜之德爲大德。斯孝爲大孝。舜聖人也。而實孝子也。舜之聖。聖之孝者也。舜之孝。孝之聖者也。故爲天下萬世法。

右第十七章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此一章書。是子思引孔子所言文武周公之事也。子思曰。孔子之言曰。自古帝王。於父子

創述之際。多有不足於心之處。即不能無憂。若全無所憂者。其惟我周文王乎。何以見之。文王以王季之賢爲之父。以武王之聖爲之子。王季積功累仁。造周家之基業。是賢父作之於前也。武王繼志述事。集周家之大統。是聖子述之於後也。父作子述。前後皆有令德。文王之心。更無不足之處。此其所以無憂也。文王之事如此。至於武王述之之事。更有光大前人者。周自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勤勞王家。文王三分天下有二。是時人心天意。無不順應。王業之端緒。始基之矣。武王能繼大王王季文王之緒。應乎人心。順乎天命。誅紂無道。壹著戎衣。遂克商而有天下。是時諸侯率從。萬姓悅服。東西南北。無不稱功頌德。身不失天下之顯名。於是易侯而王。而尊爲天子。化國爲天下。而富有四海之內。上而祖宗。則隆以王者之稱。祀以天子之禮。自文王以前。皆奉於宗廟而饗之。下而子孫。則傳世三十。

歷年八百。自成康以後。皆守其基業而保之。無非承祖考之烈。順天人之心。而合乎理之所當然也。武王之事如此。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此一節書是言周公制禮。以全武王子述之事也。子曰。武王受命爲天子時。已末年矣。凡所以述文王之事。尚有欲爲而未暇及者。周公乃身任其責。因時制禮。展其欲展之孝思。廣其未廣之恩意。以成文武之德。近而追崇古公爲大王。季歷爲王季。不王其身而王其號。蓋推文武之意。而及乎王迹之所起也。遠而自祖紺以至后稷。皆祀以天子之禮。不王其封而王其饗。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斯祀禮也。皆本乎天理之安。人情之至。豈獨自盡其孝已哉。又推之以及天下。達乎諸侯與大夫及士與庶人。使皆得隨分以盡其孝。如父爲大夫。子爲士。葬則以大夫之禮。祭則以士之禮。如父爲士。子爲大夫。葬則以士之禮。祭則以大夫之禮。蓋葬用死者之爵。貽之以安也。祭用生者之祿。俾盡其情也。又制爲喪服之禮。期年之喪。自庶人上達乎大夫而止。天子諸侯無伯叔昆弟之喪。親不

敵貴也。三年之喪。自庶人上達乎天子。皆通行之。此乃父母之喪。子於父母罔極之恩。無分貴賤。貴不敵親也。追王上祀之禮。致孝於祖先。葬祭喪服之禮。推及於天下。皆緣情制禮。周詳曲當。以成文武之德也。周公之事如此。子思引此。以見文武周公能盡中庸之道。是亦費之大者也。帝王體中庸之道。當以文武周公爲法。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此一章書是引孔子稱武王周公之達孝。而言其所以盡孝者在繼述也。子思曰。孔子之言曰。凡人之孝。止於一身一家。未必達之天下。惟武王周公。能推其孝親之心。盡倫盡制。使人人皆得以盡其孝。所以天下之人。通謂之孝而無異詞。其達孝矣乎。夫武周所謂達孝者何哉。凡前人有志未逮。而成就之。爲繼不必前人有此志。而吾之所存合天則。隔世相感。是爲善繼人之志。前人有事可法。而遵行之爲述。不必前人有此事。而吾之所爲當可。則易地皆然。是爲善述人之事。此所以因時隨分。一酌乎理。而推四海傳萬世。而爲達孝也。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此二節書是舉武周所制祭禮。以明達孝也。子曰。武王周公之所以善繼述者。卽其所制祭祀之禮可見也。自春徂秋。四時皆有祭。臨祭之時。於祖廟中門堂寢室。必加灑掃整飭。以致其嚴潔。於先世所藏之重器。必陳而列之。以示能守。於先王所遺之裳衣。必設之以授尸。使神有所依。而致其如在之誠。於四時之食。各以時物薦之。以奉人者薦神。而將其生事之敬。其於時祭之致孝者有如此。再以祫祭之禮言之。宗廟之次。在左者爲昭。左陽也。昭取陽明之義。在右者爲穆。右陰也。穆取陰幽之義。此建立宗廟之位置也。當祫祭於太廟。則羣廟之子孫。皆來與祭。其宗廟中序立之禮。亦依祖宗世系。以次相序。乃所以序其孰爲昭。孰爲穆。親親使不紊也。至於異姓助祭。外服有公侯伯子男。內朝有卿大夫士。皆序之以爵。尊者在前。卑者在後。乃所以辨

其孰爲貴孰爲賤貴貴使不越也。其同姓異姓與祭。俱有職事。如宗掌祠祭。祝讀祝文。至於司尊司爵之類。皆事也。序其執事。惟賢是任。乃所以辨其德行之優。威儀之美。與趨事之嫺熟。賢賢使不掩也。祭畢而飲福。則同姓兄弟與異姓之賓。衆人互相勸飲。謂之旅酬。必使各家在下之子弟。舉觶於其在上之父兄。以相酬酢。乃所以逮及賤者。亦得以有事爲榮。幼幼使伸敬也。至異姓賓退。獨燕同姓

則以毛髮黑白之色。别長幼爲坐次。乃所以就尊卑中各序年齒。不論貴賤老老以加敬也。其廟中恩義之周悉又如此。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此二節書。是結言繼述之善。而又悉舉禮制之通於治道也。子曰。武周所制祭祀之禮。既善且備如此。皆善體先王而爲之者也。先王對越祖考有位焉。今所踐者。卽其位也。先王升降周旋有禮焉。今所行者。卽其禮也。先王聲容感格有樂焉。今所奏者。卽其樂也。祖考是先王之所尊者也。今春秋祭祀。用致誠恪於上。以敬其所尊。子孫臣庶。是先王之所親也。今周列在廟。廣推恩義於下。以愛其所親。以此觀之。武周之奉事先王。事死猶夫事生。事亡猶夫事存。眞善繼善述。無所不至。孝之

極至者也。稱曰達孝。不亦宜乎。然祭祀之禮。又不止此也。有郊社之禮焉。郊以祭天。冬至祀天於圜丘。社以祭地。夏至祀地於方澤。蓋所以奉事上帝與后土。荅其覆載生成之德也。有宗廟之禮焉。或五年一禘。而合饗於太廟。或四時有祭。而分薦於羣廟。蓋所以祀其祖先。盡吾報本追遠之誠也。夫郊社之所以享帝。禘嘗之所以享親。其禮至大。其義至精。惟聖人能制之。亦惟聖人能明之。苟能明乎

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則仁孝之理推之萬事萬物無所往而不當治國之道即此而在其如視諸手掌甚明而易見者乎武周制禮不惟善體先王而且通於治道有如此子思引此以見武周之孝盡倫盡制皆有合乎中庸之道是亦費之大者也帝王以孝治天下於制禮作樂理明治幽之間宜加之意焉

右第十九章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二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三

中庸 下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此一章書是子思引孔子論政以明中庸之道也通章以人存政舉爲主而其大要不外乎脩身昔哀公問政孔子對曰爲政之道無他法祖而已昔我文王武王以聖人爲君又

有周召諸臣爲之輔佐當時所行政事酌古準今萬世無弊今猶布列於方策之中若周官周禮諸書昭昭乎如揭日月循而行之固不難也但有治法必有治人使當今之時上有勵精圖治若文武之君下有實心任事若周召之臣則紀綱法度燦然具舉文武之治可再見也不然者無治人則無治法其人既亡其政亦遂滅息方策所載徒文具爾所以然者蓋人之爲道能敏速於政元首股肱一

心一德興利除弊以收明作之功易易也猶夫地之爲道最能敏速於樹土脈時動萬物資生百果草木勾萌甲坼無留待也人政之相因如此而况文武之政也者顯謨承烈盡善盡美朝發夕效尤爲敏之至極者如草中蒲葦比之他物其生爲尤易也可見政舉非難人存爲難君與臣奮志求治而謂文武之政不可復未之有也

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此二節書是以行政責於君身而指仁義禮爲脩身之要也子曰人君欲行文武之政止在遴建賢才而任用之賢才進用則百度振舉故爲政在乎得人然人君一身乃臣下之標準如欲取人必先脩治其身然後好惡取舍皆得其宜而賢才無不望風樂附故取人莫若以身若脩身又必於五倫之理各盡其當然之實然後綱常彝紀反身而備故脩身莫若以道若脩道又必全乎本心之德慈愛惻怛周流無間則倫理之間一皆眞意貫徹故脩道莫若以仁脩道以脩身脩身以取人人存政舉一以貫之矣夫脩道而必以仁者何也蓋所謂仁者乃人生之初所具惻怛慈愛之性人之所以爲人也雖日用彝倫仁無不至而其始必由一本以爲推廣故惟親親爲大有仁則有義義者乃吾心分別事物化裁之本所以爲權衡庶務之宜也然經權常變神運無方惟尊崇有德之賢始能講明此理施爲各當故惟尊賢爲大若親親之中如父子則當孝慈兄弟則當友恭宗族則當惇敘又有隆殺之不同尊賢之中德之大者則師事焉德之小者則友事焉又有差等之各異其間輕重高下皆由天理節文之自然不可過不可不及乃禮之所生也脩身脩道者可不於是而審求之乎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此一節書是承上文言脩身之要尤在知天也子曰夫爲政在人取人以身則君子一身實取人立政之本苟身之不脩則無以取人卽無以立政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而仁莫大乎親親苟不能善事其親則無以爲擴充推準之本身不可得而脩矣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又必尊禮賢人集思廣益然後於親親之道講究精微是非辨白繼志述事無施不宜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至若親親尊賢各有等殺皆天敘天秩自然之理知之不明則親疎混淆賢愚倒置所尊所親皆失其當矣故思知人又不可以不知天知天則親賢之等殺明而所爲脩道以脩身者不外是矣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此二節書是詳言脩道之事而勉人以知行也子曰試舉脩身脩道者詳言之天下古今所共由之道有五所以行此達道者有三何謂五達道一曰君臣主於義二曰父子主於親三曰夫婦主於別四曰昆弟主於序五曰朋友之交主於信此五者人之大倫天下古今所共由之達道也何謂三達德一曰智所以知此道者二曰仁所以體此道者三曰勇所以强此道者此三者天命之性天下古今所同具之達德也然其所以行之者又只在一誠而已誠則眞實無妄知仁勇之德皆爲實德而達道自無不行不然則僞妄得而入之德非其德矣又何以行達道哉達德固所以行達道然人之資稟容有不齊以知而言

或有天性清明義理昭著生而知之者或有反覆討論待於學習然後知之者或有學而未達必至困心衡慮然後知之者此三等人聞道雖有早暮及既知之後其所至無異同一知也以行而言或有德性純粹安於義理自然能行之者或有真知篤好亹亹不已若有所利而行之者或有力未能至勉強奮發而後能行之者此三等人行道雖有難易及成功之後其所至亦無異同一行也人能勉

強學問自強不息豈氣稟之所得限哉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此二節書是言下學入德之功以爲脩身立政之本也子曰人之資稟雖有不同而變化氣質未嘗無術如智以明道固非愚者之所及然能篤信好學討論古今事物之理則聞見多而聰明日益於以明理而近乎智不難矣仁以體道固非自私者之所及然能自強不息實用其省察克治之功則人欲盡而天理復還於以進道而近乎仁不難矣勇以任道固非懦者之所及然能恥不若人常存其憤發愧勵之心則志一動而氣隨之於以立志而近乎勇不難矣夫脩身以道而知仁勇三德則所以行此道者人苟知夫好學力行知恥三者足以近之則有以入乎達德即有以行乎達道所以脩治其身之事皆知之矣

在我之理即在人之理既知所以脩身則所以治人而使之各盡其道者無不知之無間於物我矣一人之理即千萬人之理既知所以治人則所以治天下國家而使之各盡其道者亦無不知之無分於遐邇矣夫以天下國家之治而要不外乎脩身如此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

遠人也。懷諸侯也。

此一節書是舉九經以明為政之次序也。子曰。由脩身以推之。至於治人治天下國家。則人存政舉。施之有要。是故人君治天下國家。其經常之道。萬世不可易者。其目有九焉。首曰脩身。皇建有極。所以端本清源。為天下國家之準也。次曰尊賢。師臣賓臣。所以收啓心沃心之助也。次曰親親。敦睦九族。所以篤本支百世之誼也。由家以及朝廷。曰敬大臣。公孤六卿。論道率屬。體統不可不優。曰體羣臣。庶僚百職。疏附後先。君恩不可不渥。由朝廷以及國。曰子庶民。元后作民父母。撫字之仁。所當弘也。曰來百工。制器所以利用。庀材治事。所當裕也。由朝廷以及天下。曰柔遠人。所以加恩賓旅。使不至有窮途之嘆。曰懷諸侯。所以奠安六服。使不至啓窺伺之心。此數者。其道有常。其序不紊。故謂之九經。昔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者。大要總不出此。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一節書是言九經之效也。子曰。九經具在。患人主不能力行爾。誠能脩治其身。則達道達德。渾然全備。可以為天下國家之倡。道立而人皆知所則傚矣。能尊禮賢人。則啓沃有資。於凡脩己治人之理。貫徹通曉。無所蔽惑矣。能親其親。則諸父昆弟。和協輯睦。無所怨嘆矣。能敬大臣。則信任既專。才猷得以展布。雖遺大投艱。皆有所憑藉。而於事不眩矣。能體羣臣。則君以臣為手足。臣即以君為腹心。為士者感激思奮。常恐無以報君上之禮遇矣。能子庶民。則百姓蒙其恩澤。皆歡欣愛戴。勸於尊上矣。能來百工。則有無相易。農末相資。貨財生聚。而器用贍足矣。能柔遠人。則四方慕義。皆傾心歸往。而願出於其路矣。能懷

諸侯。則感德者畏威。咸翼戴王室。夾輔天子。而天下安如磐石。不可動搖矣。此九經之效也。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此一節書是言九經之事也。子曰。君身之所以不脩者。惟其憚於檢束。安於逸豫爾。是必齋戒明潔。以正其心。盛服儼然。以正其容。凡一切非禮之事。不敢妄動。若是則內外交養。動靜不違於道。乃所以脩身也。賢之所以不勸者。以讒言貨色。足以奪吾好德之慕爾。惟是屏絕讒邪。疎遠美色。賤惡貨財。而專心一

意。以貴重有德之人。如是則賢者彈冠相慶。莫不樂爲之用。乃所以勸賢也。同姓之親。惟恩義衰薄。所以怨望易起。是必尊其位而使之貴。重其祿而使之富。好與同好。惡與同惡。而不至於拂逆其情。如是則諸父兄弟自然感悅。乃所以勸親親也。至於腹心大臣。若使親理細事。非惟體統有虧。抑恐職務多曠。必須廣置官屬。足任指使之勞。如此則爲大臣者得以坐論從容。留意於社稷之長計矣。乃所以勸大臣也。至於羣臣之衆。待之不以誠則疑畏猜阻。而任事之心衰。養之不能厚。則身家念切。而徇國之意薄。必須開誠布公。待之以忠信。賜予豐腆。養之以重祿。如此則感恩圖報。樂赴事功。乃所以勸士也。至於民爲邦本。苟使之不時。則民力竭。斂之太重。則民財匱。是必農務既畢。役以公旬三日之制。藏富於民。遵守什一而稅之經。則百姓財力有餘。無不歡欣愛戴。視之如父母。乃所以勸百

姓也。至於百工技藝勤惰不一。若功薄而賞厚勞重而報輕。則相率而爲偷惰矣。是必日加省視。月加考較。務使餼廩之賜與工作相稱。如此則勤者益勤。而惰者亦皆勸於勤矣。乃所以勸百工也。至於四方賓旅於其往時。則授之旌節以送之。使關津之間不至阻滯。於其來時。則豊其委積以迎之。使道路之際有所資給。若其願留者。有善則嘉美之。而因能授之以任。不能則矜恕之。而無强其所不欲。如此則恩義款接賓至如歸。乃所以柔遠人也。至於六服羣辟有子孫絕嗣者訪求支庶。使得繼其本宗。有失國播遷者。錫以茅土。使得復其爵秩。亂者治之。使上下相安。危者持之。使大小相恤。比年而大夫小聘。三年而卿大聘。五年而君一朝。不疏不數。各有其時。恐其力之難繼也。且其朝聘之時。朝廷之燕賜則厚。而禮節有加。羣后之貢獻則薄。而方物有常。恐其財之困絀也。如此。則諸侯皆將竭忠王室歸命恐後。乃所以懷諸侯也。此九經之事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此二節書是言行政必本於誠。而誠又貴乎豫立也。子曰。人君爲天下國家其九經之道廢一不可。然所以行此九經者亦不外一誠而已矣。蓋天下必有此實心。乃有此實事。若有不誠則紀綱法度。皆是陳迹。虛文緣飾。將何以治天下國家哉。且不獨九經而已。但凡天下之事。如達道達德九經之類。能先立乎誠。則凡事皆有實意。自能成立。苟非先立乎誠。則事皆虛僞。必至廢壞。如人之言語能先立乎誠。不肎妄發。則言爲德言。自然順理。不至窒礙。人之行事能先立乎誠。不肎妄動。則事皆有主。迎機導窽。不至窮困。身之所行者能先立乎誠。則中倫中理。光明正大。何疚之

有。道之當然者能先立乎誠。則左右逢原泛應曲當。何窮之有。苟其不誠。則言事行道無施而可。是以凡事必須先立乎誠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一節書。是言凡事皆本誠身。而誠身之要。

尤在明善也。子曰。達道達德九經之屬。皆欲前定乎誠。卽如在下位者。若欲治民。必得上之信任而後可。苟上之信任不專。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雖欲施設政教。而人不從。民不可得而治矣。故治民必先獲上也。然欲獲乎上。非遠求之上。必視其處朋友如何。若平日爲人。不見信於朋友。則志行不孚。而名譽不聞。欲獲乎上難矣。故獲上必先信友也。然欲信乎朋友。非遠求之朋友。必視其事親如何。若平日居家。不能承順父母。則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欲信乎友難矣。故信友必先順親也。然欲順乎親。亦非遠求之親。必視其身之誠不誠如何。若反求諸身。未能眞實無妄。則大本已虧。雖有事親之虛文。無愛親之實意。欲順乎親難矣。故順親必先誠身也。是則一誠其身。而順親信友獲上治民。無施不可。誠身之所繫何重哉。而誠身之道安在。在於明善而已。善者何。卽人心中所具天命之性

也。誠能格物致知。察之念慮之微。驗之事爲之著。考之詩書之內。講之師友之間。以先明乎善之所在。知之旣眞。行之自力。身自無有不誠。苟其不然。以妄爲眞。以欲爲理。雖欲勉強矯飾。而誠中形外。自不可掩。欲求誠身。豈不難哉。蓋天地間萬事萬物。徹上徹下。不外一誠。在下位者。凡有所爲。尚且不可不明善以誠身。況人君一身。爲天下瞻仰。所以孜孜豫圖。爲制心制事之本。舍誠何以哉。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此一節書是承上文誠身而言以見誠身雖有天人之異而自然與勉强總歸於誠身而不可偏諉也子曰臣言誠身在明善而誠之所以爲誠者原是天所賦畀於人眞實無妄不假脩爲此繼善成性自然而然之道也其所稱爲誠之者則因氣稟物欲所累必由功力克治以至於眞實無妄之地此人事所當自盡之道也誠者之事何如其行則安行不待勉强而於道無不中其知則生知不待思索而於道無不得此乃從容合道之聖人全乎天而無假於人者也誠之者之事何如其知未能不思而得必擇善而不爲疑似所惑然後可以明善其行未能不勉而中必固執而不爲物感所移然後可以誠身此乃用力脩爲而盡人以合天者也夫誠身之道固有

天人安勉之殊然自古聖人雖神靈天亶未有不加省治而坐臻純備者所以堯舜相傳必致嚴人心道心之辨文王致頌惟克盡緝熙敬止之脩其要在乎存天理遏人欲不敢恃其徇齊之質而孜孜黽勉自同下學人主誠不可不知也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此三節書是詳言擇善固執之目而欲困知勉行者實用其功以進德也子曰誠之者之道在擇善固執而擇善固執之條目如何蓋天下之理無窮非學不知而學必博然後聞見無遺則在博學之學之中有未知者非問不詳而問必審然後是非不惑則在審問之

卽問之已明者。非思索不能親切。而思必愼。然後切實不浮。則在愼思之。卽思之已得者。非辨別不能窮微。而辨必明。然後精粗無間。則在明辨之。擇善至此。既極其精矣。由是體諸日用之間。由內達外。舉凡學問思辨之所得。一一皆求踐其實。而不徒爲虛見。則在篤行之。擇善固執二者之條目如此。有如依此條目。實用其功。弗學則已。學則一理弗能體備不止。弗問則已。問則一事弗能理會不止。弗思則已。思則一節弗能貫通不止。弗辨則已。辨則一端弗能剖晰不止。及其驗諸當身。弗行則已。行則一事弗能踐履篤實底於有成不止。他人以一而能。己寧加百倍之功。他人以十而能。己寧加千倍之功。但恐天下有志者少。畏難苟安。或至半塗而廢爾。果能用此工夫。則義理自然融會。氣質自然變化。雖愚昧者。亦將貫通而日進於明。雖柔弱者。亦將剛毅而日進於强。斷斷必然無可疑者。可

見人君奮發有爲。以達德行達道。苟能用勉强之力。雖在中主。無不可致道德治功之盛。况天錫智勇。超出尋常萬萬者乎。聖人勸勉之意切矣。

右第二十章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此一章書。是子思承上章天道人道之意。欲人由教返性。盡人以合天也。子思曰。吾因夫子言誠者誠之者之分。而知等級雖殊。成功則一。自其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盡。由誠而明者。此從天命而來。不勉不思。自優於中道之域者也。謂之性。自其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由明而誠者。此從人生以後。以擇以執。克盡乎脩道之功者也。謂之教。性教雖有天人之異。然德之實者。無一毫私欲之蔽。固然清明在躳。無所不照。誠卽是明。而先明乎善者。用力既至。不爲僞妄所乘。自能實有其善。明

亦必至於誠。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敎與性同歸於一誠。孰謂人道之有異於天道乎。是在乎人之自勉而已。

右第二十一章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此一章書是言自誠明之事。乃天道也。子思

曰。天命流行。物與無妄。性之本體原無一毫虛僞。一分欠缺。天地人物。無不該具於內。惟天下至誠。其知生知。其行安行。察之極其精。由之極其至。將天賦之理。全體具足。是爲能盡其性。既能盡其性。由是推之人。即能設立政敎。抑其過而引其不及。則能盡人之性。既能盡人之性。由是推之物。即能脩立法制。因其宜而制其用。則能盡物之性。夫人物皆天地所化育者也。但天地能與人物以性。不能使人物皆不失其性。則化育亦有不及之處。至誠既能裁成輔相。以盡人物之性。而補助天地之所不及。豈不可以贊天地之化育乎。然則天以化育行乎上。地以化育行乎下。至誠於其中贊之。是覆之者天。載之者地。位乎中而成覆載之功者至誠。至誠豈不與天地並立爲三乎。此爲盡性之全功。其體備如此。夫聖人以一身立天下之上。凡天地人物之理。無一非吾分內之事。必使三光明。四維奠。

一民一物各得其所。然後此性方無虧歉。此古帝王所以終身猶病兢兢業業。而不敢一刻稍自寬其責也。

右第二十二章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此一章書是言自明誠之事。乃人道也。子思曰。至誠盡性。全體皆誠。其大賢以下。次於至誠者。未免爲氣稟所拘。然其本然一念善端。

緣觸而萌無時不在則謂之曲就其曲處一一推致如因惻隱之端推之至仁之極因羞惡之端推之至義之極以及禮之恭敬智之是非莫不皆然曲既無不致則德無不實爲能有其全體之誠而曲者全矣夫莫難於有誠既能有誠則充足於內自然形露於外非有意於形而誠則必形既形則日新月盛無處非誠之著見非有意於著而形則必著既著則光輝發越無處非誠之昭明非有意於明而著則必明然不但見於一身而已既明則人之望其德容者皆觀感而興羣起爲善之念非有意於動而明則必動既動則人皆回心向道遷善去惡而改其舊習非有意於變而動則必變既變則人皆相喩不言渾忘於善而幷無形迹非有意於化而變則必化夫至於化則由內及外由己及物過化存神妙用莫測惟天下至誠爲能若是而致曲之效至此無少異則儼然一至誠矣總之由誠而形而著而明卽是能盡其性由動而變而化卽是能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但一以自然而能一以致曲而至一則堯舜之性一則湯武之反語其歸宿則同乎聖人而已矣

右第二十三章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此一章書是言至誠先覺之體以明天道也子思曰天地間萬變酬酢總不出一實理吉凶悔吝原自昭然燦列人惟本性障蔽往往當幾不能覺悟獨有自誠而明之至誠性體具足於凡天下之事無不前知如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之事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之事或著見乎蓍龜或發動乎四體豈待禍福之至而始知哉蓋天下禍福之分只爭於善不善之介方其最初迹雖未形而幾則已動惟至

誠能察其然。當善未著而有善之幾。即知其福之將至。當不善未著而有不善之幾。即知其禍之將至。非此心無一毫私僞。與鬼神合其德。安能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如此。故曰至誠如神。夫人主在上。內而一身休咎之徵。外而民生治亂之兆。近而奸邪忠佞之隱。遠而向背從違之幾。全在知之於蚤。然知初非有異術。惟是全體無私。至虛至公。自然如鑑之明。如衡之平。事物當前。舉莫能遁。此理最爲

眞實確有可以自信。若欲以推測億逆之私。禨祥讖緯之數。用鈎距以誇才智。借左右以作耳目。未有不反爲外物所中者。適與至誠相反而已矣。

右第二十四章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此一章書。是言誠之者己物兼成之功。以明人道也。子思曰。凡人有生之初。其實理具於心者謂之誠。人有此誠。方自成其爲人。蓋必心無虛假。然後身無虧欠。是誠者固所以自成也。而體此誠於人倫日用之間。則謂之道。乃人人所當自行。是道固所以自道也。何以見誠爲自成。而道當自道哉。凡盈天地間皆物。終則復始。始則必終。無一非誠之所爲。即無一息非誠之所在。人之心若不誠。則一舉

一動。皆爲虛假。無實心。安能成實事。雖有所作爲。猶之無物而已。是故君子探誠之原。又鑒不誠之弊。而擇善固執。以求至於眞實之地。誠之至此。眞有以自成。而自道亦無歉矣。夫君子誠之之始。固求成就一己。及誠之之後。又非但成己而已。天下人同此心。即同此理。既有以自成。自然有以成物。何則。成己非他。克己復禮。無一毫私僞。所謂仁也。成物非他。知明處當。使各得其所。所謂知也。仁知二

者本吾性中固有之德命之於天有何外內之分乎既無外內之分將見其措諸施爲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一以貫之無不得其當矣可見仁知之道得則俱得物我一理成不獨成總在盡自道之功以完自成之理一人皇建有極則天下之人自然遵道遵路經綸參贊孰有外於此哉

右第二十五章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此一章書是舉天地形容至誠以明天道而先言至誠無息之功用以見同乎天地者皆出自然也子思曰天理具在人心但因私欲間斷常有止息之時而其功用遂不能臻自然之妙至誠之心渾然天理無不誠時安有

止息之時既無止息則自終始如一常久而不變矣存諸中既久則自徵驗於外而不可遏抑矣既由久而徵則凡所設施自悠裕而綿遠矣惟其悠遠則積累之至自廣博而湥厚矣惟其博厚則發越之極自高大而光明矣由是觀其功用所積既博厚自能舉萬物而負荷奠安之固所以載物也所發既高明自能舉萬物而怙冒照臨之固所以覆物也博厚高明而又悠久則常載常覆自能舉萬物而曲成不遺固所以成物也夫能載物莫如地至誠亦能載物則其博厚不與地配合無間乎能覆物莫如天至誠亦能覆物則其高明不與天配合無間乎天地博厚高明萬禩無有更易故能成物至誠亦能成物則其悠久不與天地之無疆通一無二乎至誠之功用如此信乎燦然其章煥然其變且章變之極事業備而底於成矣然章也初無待表見而然變也初無待運動而然卽成也初

無待作爲而然。假令其博厚高明悠久。稍有矯强。而不本於誠之自然。亦烏能窮神入化。與天地合撰。而同其無疆也哉。然則欲體備至誠之理。必令此心人欲淨盡。一切溺志玩物孌倖狎昵之私。毫髮不雜。存諸中者旣貞一。發諸外者自弘大。漢唐以來。非無有爲之君。而本體不無虧缺。終不能與唐虞三代絜功較德。故曰有純心。乃有純政。治天下斷自君心始。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此二節書。是卽天地之道。以明至誠之道也。子思曰。至誠同乎天地。如此。然天地之道。亦止一言可包括而盡。無他。誠而已矣。蓋天地之氣化流行。皆是實理運用。未始有一毫參雜其間。其爲物蓋不貳而已。所以分爲二氣。又分爲萬象。種種生物之功用。誰得而測之。夫天地之道。旣可以不貳盡之。則其見乎功能。而各極其盛者。又豈外於至誠之所徵者乎。彼其含弘無外。而靜深難測。此地道之博厚也。太虛上凝。而光明下濟。此天道之高明也。推行有漸。而渾闢無窮。此天地之道之悠久也。可見天地之不貳。卽至誠之無息。天地之生物不測。卽至誠之徵於功業之盛。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此至誠之

謂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此一節書。是極言天地生物之不測。以見其皆本於不貳也。子思曰。天地之道。惟誠一不

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生物不測之功用何以見之今夫天積氣也實有是理斯有是氣指其一處而言不過昭昭然鏬隙之明而天在焉若論其全體高大光明無有窮盡日月運行於天星辰布列於天萬物怙冒於天此天之生物不測也今夫地積形也實有是理斯有是形指其一處而言不過一撮之土而地在焉若論其全體則廣博深厚無有限量華嶽載於地河海振於地萬物奠安於地此

地之生物不測也至於天地所生之物惟山水最大而山水中所生亦莫非天地之所生今夫山指其一處而言不過卷石而山在焉若論其全體廣濶高大之處草木生於山禽獸居於山寶藏興於山此山之生物不測即天地之生物不測也今夫水指其一處而言不過一勺而水在焉若論其全體深廣不測之處則黿鼉蛟龍魚鼈皆生於水貨財殖於水此水之生物不測即天地之生物不測也可見天地之生物不測總一不貳之所爲與至誠所徵之功用總一無息之所爲其道一而已矣設使天地不立其資始之原將物物勞其化育何以成變蕃之用聖人不宅其神明之宰將事事勤其設施何以成浩博之功是以聖人不治其多而治其少不求之於萬殊而求之於一原也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

爲文也純亦不已

此一節書是引詩以證至誠天地同一無息也子思曰至誠之與天地爲一於何證之周頌之稱文王者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言天道運行其帝命所存之處無聲無臭幽深邃遠而無一時之止息蓋詩人之意以天之所以爲天正以其無止息也又云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言文王之德豈不顯著哉由其德純一而不雜天理完固全體湛然而無一

毫人欲之私間之。蓋詩人之意。以文王之所以爲文。正以其純一無間也。夫天道無有止息。固是不已。文王之德之純。亦無有止息。純卽是不已。文王與天。初無二也。夫自古聖帝明王。德盛化神。不獨文王爲然。但就文王觀之。可見人主一身。苟能存誠去私。自强不息。以純備乎道德之實。則皆可以爲文王。皆可以爲至誠。卽皆可以同乎天地之不已矣。其於治功民物之間。又奚患其不臻上理哉。

右第二十六章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此一章書。是言脩德凝道之功。以明人道而先贊美聖道之大。必待人而行。而深有望於脩凝之人也。子思曰。率性之道。唯天下之聖人。能體備之。大矣哉。廣潤周徧。無所不際。其聖人之道乎。何以見聖道之大。以其全體言之。則洋洋乎流動充滿。無有限量。萬類雖多。皆此道發生長育。無一物非道。天雖高峻。皆此道充塞貫注。無一處非道。其包乎無外有然。以其散殊言之。則優優然充足有餘。巨細悉備。如人倫日用經常不易之禮儀。數有三百。而禮儀中品節限制周到完密之處。數有三千。其入於無間又有然。聖道之大如此。是道也。何可一日不行。而又豈可以虛行哉。必待其人而後行。爾若非至德之人。則局量淺

隘。旣不足以稟其全。識見粗疎。又不足以窮其細。欲將此道凝聚於身心。豈可得乎。夫道在天地間。其見於造化。則萬物所以變蕃。兩儀所以定位。其見乎人事。則君臣上下之大經。制度文爲之盛節。惟繼天立極之聖人。出而宰世。其道乃有專屬。天明地察。萬物得所。禮樂興而教化成。脩凝之功。豈可一日緩哉。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此一節書是言脩德凝道之功專其責於君子也。子思曰。至道非至德不凝。可見欲凝道者當脩德矣。是故脩凝之君子。知其道至大。其功至難。吾所受於天之理曰德性。則必恭敬奉持。戒愼恐懼。以極其尊之之功。而所以輔成其德性者曰問學。又必格物致知。精察體驗。以盡其道之之事。然是尊與道非可以一端盡也。蓋德性本自廣大。有以蔽之。斯狹小矣。惟袪其私意。以推致夫本原。而廣大之

中原非空疎無物。必由問學以晰其事理之精微。而勿使有毫髮之謬焉。德性本自高明。有以累之。斯卑暗矣。惟去其私欲。以上達昭融。而高明之內。原非詭僻不經。必由問學以率乎日用之中庸。勿使有過不及之弊焉。德性之已知本我故物。則勿忘勿助。涵泳以溫之。而又由問學以充拓理義。俾見其日新之詣焉。德性之已能本極醇厚。則不雕不琢。培養以敦之。而又由問學以體尚節文。俾底於日崇之域焉。夫如是尊德性以植問學之本。又道問學以滿德性之量。則脩德之功既至。而至道有不凝者乎。所以君子知脩凝之功。全在存心致知二者。心不存則私欲錮蔽。大本已失。固無一而可。心存而知不致。則天下事事物物皆得扞格我聰明。眩惑我耳目。是非顚倒。黑白混淆。此心雖存。安能擴充其功用。而建無窮之盛德大業哉。聖賢示人入德之方。莫切要於此矣。

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此一節書是言君子脩德凝道之後。無所處而不當也。子思曰。君子旣脩德以凝道。則聖人之道全備於一身。自然所處皆當。蓋人之一身所歷不外上下治亂之間。使君子在天子之位。則能以位育經曲之道爲設施。其挾勢而矜驕者。必無有也。使君子在臣民之位。

自能以位育經曲之道爲憲章。其越分而倍慢者。必無有也。若處國有道之時。則闡位育經曲之道。於其言。自足以鼓舞天下。風動四方。而其言足以興。如處國無道之時。則斂位育經曲之道於其心。自足以獨善其身。見幾遠害。而其默足以容。是爲上爲下。處治處亂。無所不宜如此。大雅烝民之詩云。周之賢臣仲山甫。旣明於理。又察於事。故能保全其身。無卽於殆。此詩之意。其卽此脩凝君子。上下

治亂。無往不宜之謂與。然則聖人之道。包含極大。而該洽極周。人主誠以脩凝之身。建配天立極之業。則其爲章程語默之間。足以垂世作範。而協應休祥。何可量哉。此聖德之所以不可不脩與。

右第二十七章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一章書。是承上章爲下不倍而言。以明人道。而先引夫子之言。見德位時之在天子也。子思曰。君子爲下之不倍。蓋實有不可倍者在也。孔子嘗曰。愚而無德者。宜守己。乃好作聰明以自用。賤而無位者。宜安分。乃好竊權勢以自專。生乎今之世。自宜遵守當代之法。乃欲復行往古之道。如此者。越理犯分。必獲罪於上。而禍及其身者也。由孔子之言而反覆。所以取禍之由。蓋一代之大權出於天子。

如親疏貴賤。自有相接之禮體。惟天子可以議之。非聖人而爲天子者。不可議也。宮室車服器用。自有一定之尺度。惟天子可以制之。非聖人而爲天子者。不可制也。至於文之形像及聲音。惟天子可以釐正而考之。非聖人而爲天子者。不可考也。則夫自用自專與生今反古者。其不爲禍之階也得乎。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

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三節書是言天下一統。非愚賤所敢自用自專也。子思曰。議禮制度考文。一歸於天子。則今天下非昔周天子所立法以垂之後人者乎。文武成康之盛遠矣。而典章世守。莫敢不遵。以車而言。其轍迹之廣狹無弗同。是天子所制之度猶在也。以書而言。其形像與聲音無弗同。是天子所考之文猶在也。以行而言。親疏貴賤相接之次第無弗同。是天子所議之禮猶在也。惟天子之法制未泯。所以有位無德者。不得以愚而自用。固不敢作禮樂焉。有德無位者。更不得以賤而自專。亦不敢作禮樂焉。故雖孔子之聖。而終其身以布衣老。尚然循守舊章。況他人乎。孔子嘗曰。夏時天子所制之禮。吾能言之。然夏之後杞也。求禮於杞。不足證矣。殷時天子所制之禮。吾嘗學之。然殷之後宋也。從禮於宋。非時制矣。若

夫周禮。吾嘗學之。講畫本於文武。制作本於周公。此固今日所率由者也。言之不憂無據。守之不患非時。吾舍周其安從哉。觀孔子之言。而凡爲下者之不可倍明矣。然則生今者。其亦審於從王之義矣。

右第二十八章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此一章書是承上章居上不驕以明人道而推君子三重之善。由於通天人之理也。子思曰。君子之居上不驕。何與。凡受命爲天子而王天下者。有議禮制度考文三者至重之事。以之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思。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乎。夫此王天

下者乃德積於身而乘時以在位者也。若使時王以上其禮雖善而世遠人亡無可徵考。則將駭而不信。不信民弗從。聖人居下雖善於禮而身屈道窮不在尊位則將玩而不信。不信民弗從。是故王天下之君子其議禮制度考文之道必本之於身。凡所制作悉從躬行實踐中發出。非有位無德者比也。於以徵驗乎庶民則皆遵守成法不敢放逸。又非不信不從者比也。自是而考諸三王。則與其已然之迹無有差謬。建諸天地則與其自然之理無有違悖。而且以鬼神之難知可質之而無疑。幽有以驗乎明也。後聖之難料可俟之而不惑。遠有以驗乎近也。然其所以無疑於鬼神者豈有他哉。鬼神天理之至也。惟知天理之至故制作合於天。尚何疑乎。無疑於鬼神而天地可見矣。所以不惑於後聖者又豈有他哉。聖人人道之至也。惟知人道之至故制作合於人。尚何疑乎。不惑於後聖而三王

可見矣。庶民益可見矣。此君子三重之道所由盡善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此二節書是承上文言民之所以寡過而君子之所由以永譽也。子思曰。君子知天知人。而三重之道盡善如此。則人未有不信從而寡過者。是故君子凡有動作。則世世爲天下道。而莫不率由焉。其動而見於行則三重之盡於吾身而施諸政事者世世爲天下法度。其動而見於言則三重之發於議論而布諸號令者世世爲天下準則。在遠者悅其德之廣被則有企望之心。在近者習其行之有常則無厭斁之意。過之寡也不亦宜乎。周頌振鷺之詩有曰。在彼本國無有憎惡之者。在此我周無有厭射之者。彼此咸宜。則庶幾夙夜

之間得以永終其實譽矣。由詩言觀之。可見譽非無因而致也。是以有三重之君子。未有不本身徵民符於三王後聖。通於天地鬼神而能垂法則。服遠近。蚤有聲譽於天下者也。然則爲上者。可不務盡其道。而徒驕以自恣哉。子思爲萬世王天下者。告。至深遠也。

右第二十九章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此一章書。是言聖人與天地合德。以明天道也。子思曰。中庸之道。至仲尼而備其全。道莫盛於堯舜。仲尼則奉以爲祖而紹述之。遠有宗也。法莫詳於文武。仲尼則奉以爲憲而表章之。近有守也。天時之春夏秋冬。各有其運。仲尼上律之。以法其自然之運。水土之東西

南北各有其理。仲尼下襲之。以因其一定之理。仲尼體備之功。通乎古今該乎穹壤。則於天下道理。一切負荷。一切包舉。譬如天地之博厚無不持載。高明無不覆幬。且出之以時。運之不息。譬如天地之四時交錯而行。天地之日月更代而明。試以天地觀之。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各止其所而不相侵害。四時日月。並行於天地之中。寒暑推遷。晝夜往來。而不相違悖。所以不害不悖者。是其散殊之小德。如川之流。燦然各出也。所以並育並行者。是其全體之大德。敦厚其化。渾然具足也。天地之所以爲大。其在此與。天地之大見而仲尼之大。無不可見矣。乃知聖人一天地也。學聖人者其求端於天地可乎。然天地之道備於吾身。正非泛求馳騖於高遠之域也。

右第三十章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温柔。足以有容也。發强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

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此一章書是承上章小德川流以明天道而先言聖德積中之盛也子思曰居上臨下自古難之唯天下至聖神靈天授爲能聰無不聞明無不見睿無不通知無不知於以臨御天下豈猶有未足乎由其生知之質而以仁之德言之則能寬而廣大裕而優厚溫而和易柔而巽順凡天下之衆無一不在含覆之內足以有容也以義之德言之則能發而奮揚強而有力剛而不屈毅而不息凡天下之事無一不有堅忍之操足以有執也以禮之德言之則能齊而心之肅莊而氣之嚴中而無過不及正而不偏不倚凡事神臨民無少褻慢足以有敬也以智之德言之則能文而燦然有章理而秩然有條密而備致其周詳察而曲盡其明辨凡是非得失無不畢照足以有別也以聰明睿知之資而兼仁義禮智之德非天下至聖其孰能之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

此二節書是言至聖之德充具於心而發當其可也子思曰至聖五者之德充積於中其周徧無遺弘廣無外可謂溥博矣其靜深難測原本不竭可謂淵泉矣而正非寂守無爲者也時當有臨則以聰明睿知之德出之時當容執敬別則以仁義禮知之德出之隨時運行夫豈有窮極哉蓋其所以致此者由至聖之溥博淵泉非尋常比也凡物之溥博莫過於天至聖之溥博一如乎天凡物之淵泉莫過於淵至聖之淵泉一如乎淵惟其如天如淵也見諸動容而民莫不敬畏其敬也見當乎時也發諸言語而民莫不信從其信也言當乎時也措諸行事而民莫不說服其說也行當乎時也充積既極其盛而發見各當其可自是而民情不大可驗乎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

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此一節書是極言聖德之所被也。子思曰至聖之見言行。而民之莫不敬信說。有如此。是以聖德之休聲美名。內而充滿乎中國外而播傳乎蠻貊極舟車所可至人力所可通天之所覆冒地之所持載日月所照臨霜露所隕墜之處。凡有血氣而爲人類者莫不尊之爲君。親之如父母焉。民之敬信說而至於舉

世皆尊親則德之所及。其廣大豈不同於天乎。故曰配天。蓋惟五德皆備而且時出之妙如此。所以能配天而君臨天下也。然則法至聖者安可不道全德備而上同乎天哉。

右第三十一章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此一章書是承上章大德敦化而極形至誠之功用。亦以明天道也。子思曰。天下之理散於倫物本於性命無一非誠爲之。唯天下至誠眞實無妄爲能於五品之人倫。而爲天下之大經者分別其義使不相淆聯合其情使不相悖。則經綸之者至矣。於所性之全體而爲天下之大本者當其未形。使不雜於欲。當其既形使各歸於道。則立之者至矣。若夫往者過來者續乃天地之化育也。至誠運行不

息外而操輔相天地之權。內而秉會合天地之德。其與天地之化育有默契焉。則知之者至矣。凡此皆至誠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吾即至誠之用。以思至誠之體。由經綸而言範圍斯道而不過肫肫乎其仁之懇至也。由立本而言。曲成至性而不遺淵淵乎其淵之靜深也。由知化育而言冥符帝命而無間浩浩乎其天之廣大也。夫然而至誠之德之盛。殆有未易知者。苟不實有

是聰明聖知之資。而通達夫仁義禮知之天德者。何足以知之。蓋至誠至聖。本無二理。以發於外者觀至聖。故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以存於中者觀至誠。故非至聖不能知也。

右第三十二章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此一章書是終言入德成德之序。見聖人之至德淵微。皆由於下學立心之始也。子思曰。衛風碩人之詩有曰。衣錦而尚之以絅。詩之意蓋以錦繡之衣。文采外露。故加之以單衣。乃是惡其文之太著也。古人用心。即一衣而不事文飾如此。故君子爲學之要。專務爲己。不求人知。外則闇然韜晦。而積美在中。自日見其章顯。小人反是。其道專務爲人。止求人知。外則的然表暴。而實德不繼。自日見其消亡。所謂闇然而日章者何如。凡淡素則易厭。簡略則無文。溫厚渾淪則無條理。君子之道。其見於外者淡矣。而其中旨趣。却自不厭。簡矣。而其中文采。却粲然可觀。溫矣。而其中條理却井然不亂。然使有爲己之心。而知之不明。則亦何以實致其功乎。誠知見於遠者由近。始必於近而謹之。著於風化者由身。始必於自而謹之。有諸內者甚微。而形諸外者甚顯。必於微而謹之。於此三者。而各致其謹。則可與入德。而漸進於聖人之域矣。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此二節書是言君子入德之功。在於靜存動察也。子思曰。君子之可與入德無疑矣。而其入德之事。更有進焉者。小雅正月之詩云。潛處雖伏矣。而其理甚昭明。其言潛伏也。即隱

也微也。其言孔昭也。卽見也。顯也。獨固可不愼乎。故君子內自省察於幽獨之中。必無一毫疚病。方無愧於心。是能於人所不見之地。而獨致其謹者。君子之所以不可及者。其唯在斯乎。然此特其省察之功。而未及乎存養之功也。大雅抑之詩云。相在爾居室。莫謂室西北隅未與物接。遂可怠忽。當常存敬畏。使此心不愧於屋漏。詩人之言如此。信乎不睹不聞。所當戒愼恐懼矣。故君子不待有所動作而始敬謹也。蓋於不動之前。而已無弗敬。不待言語既發而始信實也。蓋於不言之前。而已無弗信。君子爲己之功。至是益密。而其效不又可得而言哉。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此二節書。是言君子爲己之學成。而效亦愈遠也。子思曰。君子爲己之功既密。則其及人

之效自神。商頌烈祖之詩曰。主祭者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不待言說。在廟之人化之。靡有爭競失禮者。可見有是德。卽有是化矣。是故君子由省察存養以來。不必賞以示勸。而民自有所景仰而勸於善。不必怒以示威。而民自威於鈇鉞。而不敢爲惡。德盛而民化如此。然猶非中庸之極功也。周頌烈文之詩曰。天子有不顯之德。百辟其刑而法之。此固不僅民勸民威矣。是故有德之君子。由省察存養以造其極。雖不見不聞之地。無一念之不恭。無一時之不恭。是篤厚其恭也。而天下之被其化者。咸翕然治平焉。夫篤恭。卽詩所謂不顯之德也。天下平。卽詩所謂百辟之刑也。效之遠。無非本於德之深。吾何以測其德量之所至哉。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此一節書是極形容不顯篤恭之妙。以見下學立心之始皆可造其極也。子思曰。君子不顯篤恭之德。誠未易形容也。大雅皇矣之詩云。上帝自言予眷懷文王之明德。不張大其聲音與顏色。似可形容不顯之德矣。然孔子嘗曰。爲政者以聲色化民特末務也。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之輕微如毛。則庶乎其有當矣。而以爲如毛。則猶有倫類之可比。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事無聲可聽無臭可聞。然後乃爲不顯之至耳。蓋聲臭至微。而并亦無之。故惟此可以形容其妙也。然非由立心爲己以造其極。安能至是哉。中庸一書章首即言天。原其所自也。見道之本於天也。章末復言天。要其所成也。見德之成。則能不失其道之本乎天者也。子思前此既極贊至誠至聖之德。恐學者求之高遠而反失之。故復自下學立

心至近者言之。以示入德之方。至於慎獨戒懼而馴致篤恭天下平。此盛德自然之效。中庸之極功也。然則王天下之君子。安可不敬德脩道以臻於聖神功化之極哉。

右第三十三章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三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四

論語上之一

論語一書。皆孔子與及門弟子。及當時君臣論學論政之辭。門人記之。凡二十篇。其言不外乎人倫日用之常。而其義則該乎天德王道之大。學者反復尋繹乎此。而聖人之氣象可得而見矣。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人勤學之意。孔子曰。窮理盡性。期臻聖賢。其功在學。己所未知。效聖賢之所已知。己所未能。效聖賢之所已能。學之事也。而或以此事爲苦者。不克時習之故耳。若既學矣。又能時時習之。無有間斷。則所知益精。所能益熟。中心亹亹然不厭。不亦說乎。學既有得。人自信從。同類之朋。自遠方而來。以求教誨。一人之學。廣爲衆人之學。一人之說。廣爲衆人之說。中心油油然不倦。不亦樂乎。然朋。知我者也。朋之外。豈無不知我者。苟以人不知我而稍有不樂焉。學猶未純也。惟人不知。而無一毫含怒之意。中心曠曠然無累。不亦君子乎。夫學由說而樂。至於不慍。而爲君子。則臻乎聖賢之域矣。總而論之。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成德豈難事哉。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此一章書。是有子重本之意。有子。名若。孔子弟子。有子曰。孝弟之心。良心也。乃失其良心者。有父母而不能孝。有兄長而不能弟。由是犯上作亂。所必至矣。苟其爲人也。善事父母兄長。而爲孝弟之人。則其和順之心。必無乖戾。敢於干犯上人之事。斷然少矣。犯上是乖戾之小者。且不敢爲。悖禮亂常。乖戾之大者。反敢爲之。豈有是理哉。孝弟之當務也如此。

所以君子凡事用力於根本根本旣立則事事物物各當其理而道自生因思孝弟也者愛其親因而及人之親敬其長因而及人之長至於撫民育物皆從此而推之其行仁之本與爲人上者務此則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此一章書是孔子論觀人之法孔子曰養德惟在存心務學莫重爲己卽言色之間而理欲辨焉言貴乎誠也法與巽未常不善乃有巧其言者逢人之意以爲順欲人喜其順訐人之私以爲直欲人誇其直色貴乎正也儼與溫未常不善乃有令其色者曲爲柔色以媚人欲人悅其可親故爲厲色以欺人欲人悅其可敬此等人純是私意私意勝則天理亡鮮矣仁此孔子言其自壞心德如此但此等人交人而人近之卽足以損人之心德損友也事君而君悅之卽足以累君之心德邪臣也書云知人則哲何畏乎巧言令色用人者不可不知人哉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此一章書曾子毋自欺之學也曾子名參孔子弟子曾子曰吾每日間常以三事省察吾身三者維何凡人謀己之事必盡其心若爲他人謀便不與謀己之事一般是不忠也吾

每日自省爲人謀事倘有不盡其心者乎與朋友交當於理無違於情無僞所謂信也吾每日自省與朋友交倘有面交而不以心交者乎師之所傳當細細理會實實力行所謂習也吾每日自省受之於師者倘有苟明焉而卽止苟能焉而卽怠者乎此三者如其有之是欺人也欺友也欺師也自欺而已不可不改如其無之一念無欺當求念念無欺一事無欺當求事事無欺不可不勉是以不敢

一日少懈耳。曾子毋自欺之學如此。書云。兢兢業業。又云。無怠無荒。又云。君子所其無逸。言省身也。皆此意也夫。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此一章書是孔子論治國之要。實千古治天下之本務也。孔子曰。千乘之國。事緐人衆。治要有五。凡事無論大小。動於一念。便思及治亂所關。則不敢忽。施於一時。便慮及安危所

係。則不敢輕。兢兢業業。無有不敬。而信者。又上下感通之要也。政令一。使人有所遵守。賞罰明。使人有所激勸。布一綸誥。使四方亮其不欺。定一制度。雖百年守而不變。一言一動無有不信。國家理財。量入爲出。先王之世。三年餘一年之蓄。九年餘三年之蓄。雖或興軍旅而緐費。恤水旱而蠲租。而不憂用詘者。只是平日用所當用。而不敢妄用。故常有餘也。烏可不節。人者國之本。古之王者。一夫失所

引爲己辜。愛之至也。故當視百姓有無食者。猶己饑之。視百姓有無衣者。猶己寒之。必使之得所而後已。國家有事。不免使民。但不妨農務之時。方可使耳。此五者。治國之要也。治天下之道。亦不外此。然孔子首言敬。五者又以敬爲主。堯舜以來治道。皆兢兢業業之心爲之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弟子之法。孔子曰。凡爲弟子者。入處家庭之內。須善事父母以盡其孝。出在宗族鄉黨之間。須善事兄長以盡其弟。凡遇一事。必愼始愼終。而行之惟謹。凡出一言。必由中達外。而發之惟信。其與人接也。於衆人。皆一體愛之。而不憎不忌。於仁人。則益加親厚。而是則是效。此皆倫常日用之要務。須一一力行。隨在自勉。不可少懈。而燕閒之頃。又不可使之暇逸。則以其餘力學夫詩

書六藝之文。蓋詩書所載。皆教人爲人之道。而禮樂射御書數。亦日用之不可缺者。必博求廣覽。以爲修德之助。如此德行文藝。內外交養。則愛敬日生。醇厚日積。聰明日廣。雖小學之功。實爲大學之基矣。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此一章書。是子夏勉人以躬行實踐之學。子

夏。姓卜。名商。孔子弟子。子夏曰。人之爲學。於經常倫理上。見得明白。方是根本切要工夫。如見人之賢。眞知篤信。凡嗜好不足以移之。直以易其好色之心。而好善極其誠矣。如事父母。委曲承順。凡分所當爲。情所當盡者。俱竭其力而無遺。而事親極其誠矣。如事君。實心任事。無虞必儆。艱大不辭。直以己身委置於君。而事君極其誠矣。如與朋友交。言語之間。極其誠信。內不欺己。外不欺人。雖久要而不忘。而交友極其誠矣。此四事。皆經常日用之大者。而行之各盡其誠。此即見道分明。踐履篤實所在。雖或言其未嘗爲學。而躬行之外。有何講究。綱常之外。有何名理。我必謂之已學矣。子夏此言。以敦行爲實學。自是探本之論。但學者於人倫日用。事事求造其極。則又不可恃德性。而不加學問之功。故聖人教人文行不偏廢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

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人以進德修業之功也。孔子曰。君子爲學。氣質必須厚重。若使輕浮淺露。則見於外者。無威之可畏。而所知所行之學。必不堅固。故立身以厚重爲貴。而存心又以忠信爲主。忠以不貳。信以不欺。止而思動而爲。無往而不在是焉。則德立矣。至於友以輔德。必勝己者。方爲有益。若友不如己者。雖非便佞善柔。而學業未資切磋。難藉。愼勿

與之爲友。人有過每苦於不及覺。既覺矣。猶因循不改。則德日損矣。故或聞人諫諍。或自己省悟。須持之以剛斷。隨覺隨改。不可稍存畏難之念。如此則治氣以莊。治心以實。取友以明。克己以勇。內外人己。交相存養。而後學固而德成。學者可不勉哉。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此一章書是曾子勉爲人上者敎本以起化之意。曾子曰。人倫莫重於事親。而事親者每能盡孝於生前。易忽畧於身後。故於親之終也。凡喪葬之事。不能盡禮者多矣。居喪之初或能思念其親。至於歲時既遠。而祭祀之頃不能竭誠思慕者多矣。此皆民德之薄。由上之人無以倡導之耳。若能致謹於親終之時非徒哭泣之哀而已。凡事詳密盡禮。不遺後日之悔。又能於祭之時。追思既遠。愾乎如聞。僾乎如見。極其孝敬愛慕之情。則己之德厚矣。凡此皆上之人。自致其情。以厚其德。初非

以此作則於民也。而民油然觀感。咸生仁孝之心。以至居喪皆能盡禮。致祭皆能盡誠。各念所生。咸敦天性。而其德亦歸於厚矣。可見德爲人之所同。而表率自上。爲人君者。豈可不知敎化之本哉。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此一章書是明孔子盛德感人。自然聞政之驗。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俱孔子弟子。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每至一邦。必然與聞國政。此是夫子訪求而聞之與。抑是列國之君自以其政事告於夫子而聞之與。爲求爲與。俱未可以測夫子。此子禽之所以疑而問也。子貢答曰。夫子之聞政。豈是有心。然亦非無故。其平日德盛化神。積中形外。故與列國之君相接。或著於儀容。或發於辭氣。見其藹然和厚者爲溫。坦然易直者爲良。肅然

莊敬者爲恭。斂抑而不自縱。謙退而不自高者爲儉與讓。備此德容。人人感動。既敬信之兼至。亦疑忌之皆忘。凡國中政事。應因應革者。咸來訪問於夫子。其得聞也。蓋有故矣。卽就子之所謂求者而論之。而夫子之求。豈不異乎他人之求之與。此子貢深知孔子。而信其能得之也。子禽子貢。一問一答。聖人過化存神之德。萬世而下可想見焉。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爲人子者。不可須臾有忘親之心也。孔子曰。事親乃終身之事。而觀人子者。亦不在旦夕之間。是故父在之時。子不得自專。僅可觀其志向何如。父沒之後。子之行事昭然。乃觀其實行何如。至於三年之久。猶不忍有亡其親之心。而無改於父之道。則終始不渝。存沒無間。方可謂之孝矣。可見父子之間。原屬一體。其父已善之規。當恪遵

之。未竟之業。當纘承之。卽使偶有缺陷。勢須蓋愆。亦止可有變化之方。不可彰一改革之迹。如此則善繼善述。丕顯丕承。而後可傳矣於無窮。爲人子者。不可不知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此一章書。是有子言用禮者當探其原。而不可直任其情也。有子曰。禮者。所以範圍天下使人不敢過。不敢不及。何其嚴也。然正於秩然不紊之中。尊卑上下。各盡其道。則心安理得。自有藹然浹洽之意。所謂和也。是其用。蓋以和爲貴焉。此先王治天下之道。以斯爲美。而小事大事。莫不由之。所以行之久而無弊也。和既可貴如此。宜無不可行矣。乃又有所不行者。何哉。蓋徒知和之爲貴。而一意於和。任情恣意。全不以禮節制之。則心如何安。理如何得。是求和而反不和。亦不可行也。蓋當

時周末文勝。流於虛僞。於是有一等任眞之人。脫畧簡易。以爲可以矯當世之弊。而不知其蕩檢踰閑。愈失先生制禮之原矣。有子所以深警之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此一章書。是有子敎人以謹始之學也。有子曰。天下之事。必謹之於始。而後可善其後。卽如與人言語相約謂之信。後日踐之於行謂之復。倘約信而不合於義理之正。則雖欲踐行而有所不能矣。惟是約信之初。卽不以非道相期。而近於義。則今日所言者。他日皆可行。不待既復。而已知其言固可復也。敬以待人謂之恭。內慚於己則爲耻。招尤於人則爲辱。倘恭敬而不合於當然之節。則雖欲自立。而有所不能矣。惟是致恭於人之時。卽不以足恭取悅。而近於禮。則內不失己。外不失人。自不至於卑賤而知耻辱之已遠也。與人相

倚謂之因。終身依歸謂之宗。倘相因而不擇夫有德之人。則雖欲不乖離而有所不能矣。惟是偶然因依之頃。卽愼審於賢否。而不失其可親。則一時定交者。生平可託。不待既宗而已知其可宗也。可見人之言行交際。惟能善始者自能善終。與其悔之於後。不若慮之於前。不然則因循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失者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君子篤學之心也。孔子曰。凡人學之不能有成者。嗜慾勝之也。卽如食與居二者。人所不能免。但有一妄求之心。則其害於義理。妨於學業者不小。惟君子非不食而無求飽。非不居而無求安。其不爲俗情所搖惑者如此。至於躬行之事。人所易忽也。君子則汲汲皇皇。敏以圖之。有餘之言。人所易發也。君子則訥訥收斂。愼以持之。其審

於緩急之宜者又如此然則君子其遂可以自足乎猶未也又必就有道之人或考証其所已得或借資其所未至而取正焉其虛心以廣益者復如此此其自治之功每進而不止正其篤好之心愈精而愈浚也信可謂之好學也已蓋不學不可以爲君子而不好不可以爲眞學人能好學則人欲自淨天理自純聰明聞見將有日進而不自覺者雖希聖希天何難之有哉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此一章書見聖賢教學相長之益也子貢曰夫人所遇之境皆學力見端之地即如貧人之常也每有自歉於貧者於是諂心生焉富亦人之常也每有自恃其富者於是驕心生焉若處貧而能無諂處富而能無驕此其得

力爲何如孔子曰此其人固能制勝於貧富之際者殆亦可也然猶有進焉未若貧矣而欣然自樂富矣而秩然好禮者又超於貧富之外也子貢有悟而言曰無諂無驕賜蓋自以爲至矣而不知又有所謂樂與好禮者可見道理無窮不可自足彼淇澳之詩言君子之好學如治骨角者切矣而又磋精而益求其精如治玉石者琢矣而又磨密而益求其密其斯不可自足之謂與於是孔子稱許之曰切磋琢磨之詩非爲貧富言也而賜忽見及此非浚於詩而若是乎賜也如此穎悟始可與言詩已矣吾方告之以往而賜已知我所未言之來者蓋詩雖三百理無不通以此言詩安往而不得全詩哉此可見賢者得力之處聖人不欲其自足賢者穎悟之處聖人更欲其推廣其教學相長之益寧有限量哉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人貴於知人之意孔子

曰。學求在己。不求人知。但人多好名。不肎務實。或我有品行。我有學問。不見知於人。便以爲患。其於人之賢否。不能分辨。正是可憂患之事。而每貿貿然處之。君子則以爲立身惟貴內脩。不在浮譽。人不己知。此其責在人。何患之有。若我不知人。或其人而賢者。不能與之相親。其人而不賢者。偏自以爲可信。心體不明。邪正莫辨。是則可患也已。夫知人之明。自古帝王皆以爲難。有正直之人。有邪曲之人。又有似賢非賢。似忠非忠之人。倘不審擇。勢必是非顛倒。擧措乖宜。然則所以清心明理。以爲鑑別之地者。又何可已哉。

爲政第二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人君尚德之化也。孔子曰。國家之政。有科條。有禁令。無非欲驅率萬民咸歸於正。但天下之本在身。身正然後可以正人。誠能端本澄原。自正其身。去嗜慾存天理。凡其立綱陳紀。皆根諸躬行心得。方是以德爲政。由是至德所熏被。至誠所感動。不待賞而民自勸。不待怒而民自威。遐邇率俾傾心向化。譬諸北極之辰。爲天之樞。在天之中。居於其所。凝然不動。而衆星分布。四面環繞。盡皆拱向。人君德脩於己。而化及於天下。感應之神。擬諸其象。固有如此。所以從古帝王雖天縱聰明。亦不敢自恃。常懷兢業之心。守精一之傳。務脩其德。以爲天下先。爲君者可不以脩德爲要務哉。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人讀詩之要。孔子曰。凡學者誦讀。必務知要。卽如詩之風雅頌。其篇數有三百之多。或托物比興。或隨事成賦。體則不同。類則不一。然就其大旨而約論之。實一言可括全義。這一言就是詩經上魯頌駉篇有曰思無邪。凡人念慮一動。便不能無邪正。詩之立教。善者美之。惡者刺之。無非欲人

去其邪而歸於正學者誠知詩之教在於使人無邪而於念慮之間省察謹愼求自慊毋自欺庶體貼躬行開卷有益矣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此一章書是孔子論治效之淺深見任法不如任道之爲得也孔子曰人君之治天下有法術道術之不同法術爲致治之具而道術爲致治之本若不知本原所在止用法制禁

令以開導之如事親則禁民不孝事長則禁民不弟有違犯者便加以刑罰俾盡歸約束以此治民雖能使民不敢爲惡然只是畏刑懼法苟且倖免而其中全無愧恥之心政刑之效如此若君之導民不徒以其法而必躬行實踐以爲天下先如欲民興孝先自盡孝道欲民興弟先自盡弟道如此民既有所觀感矣而其間或有厚薄淺深之不同則又有品秩節文以齊一之以此治民自然感發興

起不但恥爲不善亦且勉至於善矣德禮之效如此總而論之政刑德禮四者相爲表裏豈可偏廢但措注有本末設施有先後人主誠不可不致審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此一章書是孔子自敘其生平心學以漸而進之功也孔子曰凡人爲學當先定志向繼

加體驗終歸純熟不可躐等而進亦不可半途而廢吾自十有五時則志於學學者所以學乎所當由之道也如何而致知如何而力行念念在此必求其成然此時僅向乎道猶未得乎道也由十五而進至於三十覺道得諸己有以自立私意不能侵外物不能奪守之固矣然知未至於融通而守猶假於勉強由三十而進至於四十覺於道之所當然者皆無所惑卽事之粗而見其精卽物之顯而

得其微。知之明矣。然猶但知其所當然。而未能知其所以然。由四十而進至於五十。凡天命之賦於物。而爲事物所以當然之故者。皆無不知。契二氣之大原。會萬殊於一本。知極其精矣。然知之雖精。而猶假於思也。由五十而進至於六十。覺心與理融。理與心會。人之言方入於耳。而言之理。卽契於心。知之之至。不思而得矣。然所知雖出於自然。而所行或猶未出於自然。由六十而進至於七十。覺涵養者純熟。矜持者渾化。隨心之所欲。於大中至正。確然不易之矩。自無踰越。夫豈待於勉而後中哉。吾自十五至七十。所進之次第。大約如此。夫孔子爲生知安行之聖。而其工夫絕無間斷。其效驗亦以漸臻。然則人欲希聖希賢。可不先立其志。以漸期於有成哉。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此一章書見人子事親有當然之理。卽有一定之分也。孟懿子。是魯大夫。樊遲。是孔子弟子。孟懿子問孝。孔子曰。人子事親有至當不易之理。所當遵守不失。不可有一毫違背。蓋孝親之道。惟在無違而已。彼時孔子尚未說明。懿子不能再問。孔子恐其誤以無違爲從親之命。故因樊遲御車之時。復以孟孫問答之語告之。樊遲問曰。何謂之無違。孔子曰。所謂無違。止是不違乎禮。禮。卽天理之節文也。尊卑上下各有一定之禮。如父母在生之時。定省奉養。俱依於禮。及其沒也。殯葬祭享。必誠必信。亦俱依於禮。自始至終。禮之所當爲者。不敢不爲。不至苟且簡陋。而不敬其親。禮之所不當爲者。卽不敢爲。亦不至僭越非分。而陷親於有過。此之謂無違。此之謂孝。可見人道以孝行爲先。孝行以禮法爲重。在一人爲維持百行之端。在天下卽爲紀綱萬世之法。孔子此言。所以警僭越者深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

此一章書見人子當以守身爲孝也。孟武伯是孟懿子之子。孟武伯問孝。孔子曰。凡人欲盡事親之心。必先體父母之心以爲心。何也。天下無不愛子之父母。唯愛之也切。故憂之也深。如服食起居寒暑燥濕之類。舉足以致疾病者無不切切焉以爲憂。不但憂於有疾之時。即無疾之日亦常憂其愛護之不謹。若爲子者體此心以敬守其身時時謹飭處處隄防。不敢有一毫縱肆。自然清明強固。保身無失。可不謂之孝乎。凡處富貴逸樂之地。紛華靡麗。一有不愼。最易致疾。尤當屏卻護持。以培養身心也。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此一章書見人子當以敬親爲孝也。子游姓言名偃。孔子弟子。子游問孝。孔子曰。人子於親。飲食供養固不可缺。然必內有尊敬之心。外有恭敬之禮。方可謂孝。古之仁人。事親如事天。豈非至敬之道。若今世俗之人。謂能以飲食供養父母。即謂之孝。不知徒以飲食供養而已。豈特父母爲然。雖至微賤如犬馬之類。待食於人。人亦有以養之。若事親者狃恩恃愛。少有不敬之心。而徒以供養爲事。其後驕慢成習。無所忌憚。窮極其不敬之罪。便與豢養犬馬者何所分別乎。此孔子深究人情之失。而甚言其流弊至此。以警天下之人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此一章書見人子以深愛爲孝也。子夏問孝。孔子曰。人子事親之際。凡事可以勉強。獨是和婉愉悅之色。發於中心。毫不可以僞爲。故爲最難。蓋眞有此深愛篤孝之心。方能見此和婉愉悅之色。誠於中。形於外。全要內求之心。不在容色上做工夫也。若夫父兄有事。爲子弟者代任其勞。子弟有酒食。進奉於父兄

以供飮饌。此則力之所可勉。而事之無難爲者。曾是可以爲孝乎。此言孝之末節不足重輕。正見深愛之當重。愉色之難至。爲人子者不可不深長思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此一章書。是孔子深贊顏回悟道之妙也。顏回是孔子弟子。孔門高弟。唯顏子已具聖人體段。故孔子稱贊之曰。我與顏回講論道理。

至於終日之久。所言不止一端。在他人必有所疑而有待於問難。回則默默聽受。絕無一語問難。有類於愚人者然。及回既退。我省察其閒居獨處時。見其動靜語默之間。以我所言之理。躬行實踐。一一有以發明。乃知回之不違。正其深潛純粹。默識心融之處。功力既到。一經指點。便觸處洞然。無不心領神會。可見回本無所疑而不必問。非有可疑而不知問也。回也豈眞愚者哉。孔子知之切。信之深矣。顏子雖氣稟清粹。畢竟由博約克復上來。故能盡發聖人之蘊。此見有天縱之資者。尤不可無希聖之學也。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觀人之法也。孔子曰。觀人之法。據迹考心。由顯極微。方是徹底窮源學問。凡人行事善惡昭然處。謂之以。意所從來。謂之由。心安意樂。絕無勉強。謂之安。觀人

者。當先視其所爲之事。爲善則爲君子。爲惡則爲小人。若爲善之人。又須觀其意所從來。果能毫無假飾。方是爲善之誠。意所從來既善。又須察其平日心之所存。果能毫無矯強。方是爲善之純。夫自以而由而安。在人者既從外而探其內。自視而觀而察。在我者又因畧而致其詳。考驗至此。人何得而藏匿之哉。人何得而藏匿之哉。重言之者。以見其必不能隱也。人主以此衡鑒天下。其行事之淑慝

心術之邪正。百不爽一。若親觀察之本。則程子所謂知言窮理。不可不加之意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君子之學。貴乎理明心得。不徒以聞見爲事也。孔子曰。天下之義理無窮。吾人之見聞有限。若專在記問上做工夫。雖日積月累。究非心得。如能將舊日所聞反覆玩味。久而心領神會。日知所無。不但已知者。義理融洽。卽未知者。無不觸類旁通。於

常聞習見之中。自有油然獨得之益。如此則智慮日新。學問日益充足。如有相質問者。便能應答不竭。剖晰無遺。豈不可以爲人之師乎。孔子恐學者。馳騖於口耳文字之末。故示之以心得之妙。溫故卽時習之意。人可不自勉乎哉。

子曰。君子不器。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有成德者。自有全才。欲人以德備才之意。孔子曰。人之可以器言者。

必拘於才之有限。譬如器皿一般。雖各有用處。終不能相通。惟成德之君子。其心虛能具衆理。其心靈能應萬事。大之任經綸匡濟之業。小之理兵刑錢穀之事。件件周到。無往不宜。不可以一材一藝擬之。所以說君子不器。然此以君子學問而言。若論用人。則全才不可多得。卽一材一藝。亦必因人器使。無求備於一人。則天下之寸長足錄者。皆得効用於聖世矣。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人以躬行踐履之實也。子貢問君子。孔子曰。聖賢垂世立教。言之功居多。六經皆言也。須從躬行心得上出來。方可以傳世。如子臣弟友之道。仁義禮智之德。一一身體力行。凡欲言之理。無不先行之。然後議論所發。皆實有諸己。而不徒託諸空言。是行常在先。而言常在後。此乃爲篤實之君子。易曰。脩辭立誠。所以居業。卽是此意。學者

脩身固當敏行而愼言。人主用人。亦宜聽言而觀行矣。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君子小人之待人。有公私大小之別也。孔子曰。君子小人。迥然不同。而迹實相近。以待人言之。君子從天下起見。其心常公。公則自有民胞物與之度。凡理所當愛。恩所當施。不必人來附和。自然親疏遐邇。均令得所。所以周徧廣潤。不爲偏黨之私。

小人止從一身起見。其心常私。私則因勢附利。伐異黨同。或任情以爲好。或交結以爲援。所以偏黨私暱。而無普徧之公。周則不比。比則不周。天理人欲。不並立也。人臣以身許國。若無一念營私。自可告天地質鬼神。稍有偏向。不能見諒於天下後世矣。存心可不愼哉。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學思不可偏廢也。孔子曰。學之爲言效也。取聖賢言行而效法之。一

一習之於事。謂之學。就聖賢言行之中。有所以然之理。細細體會於心。謂之思。二者闕一不可。若但學其事。而不思索其義。則所學者不過在外之粗迹。其道理精微處。未能理會於心。心體上不得洞達分曉。常昏而無所得。是謂罔。若但在心上空空思索。而不身體力行。實踐其事。則所思者。不過意中之虛見。終無安穩著實處。是謂殆。惟學而思。則知益精。思而學。則守益固。知之精。守之固。作聖之功。

不外乎此。商書曰。念終始典於學。周書曰。思曰睿。睿作聖。思學兼進。帝王不可不加意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此一章書。是孔子欲人正學術。以維持世道人心之意。孔子曰。自古聖人。繼往開來。止是一平正通達之理。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其德則仁義禮智信。其事則禮樂刑政。可以脩己。可以治人。世道所以蕩平。人心所以正直。皆由於此。舍此以外。有與聖人之

道相悖。而別爲一端者。便是異端。邪說誣民。左道惑衆。爲害不小。若使惑於其說。專治而欲精之。如工人之攻金玉者然。則以之治己。則汨沒一己之性情。以之治人。則敗壞天下之風俗。世道不得太平。人心不能歸正。害莫大焉。異端指楊氏墨氏及仙家佛家。一切妖妄術數之類。後世邪敎橫行。左道日盛。奸詭邪僻之徒。方爲之標榜附會其說。以蠱惑天下。棄人倫而滅天理。放肆猖狂。斯文掃地。其爲害不可勝言。惟正道昌明。則邪道自熄。敘人倫。明敎化。漸仁摩義。使綱常名敎。昭然斯世。則幾堯舜之治無難矣。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示子路以本體之知也。子路姓仲。名由。孔子弟子。孔子敎之曰。人之入道。全在乎知。眞知之本體。須從自知自覺處體驗。不必無所不知。方謂之知。我今敎汝以

知之之道。汝於義理事物之間。有所知。必有所不知。必虛心體認。凡義理事物。體之於心。果能眞知確見。已知之者。則以爲知之。若未能眞知確見。尚有所不知。則以爲不知。如此。則雖不能盡知天下之理。而本心之靈。毫無自欺之蔽。卽是眞知之本體。是知也。若以此自知之明。從事於學問思辨。則格致誠正之功。可以次第漸進。而知之爲用。亦無窮矣。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子張以脩身用世之實學也。子張姓顓孫。名師。孔子弟子。子張爲學。常求人知。有繫戀利祿之意。孔子敎之曰。凡人處己接物。莫大於言行。出言非是容易。必多聞古今人之善言。以爲所言之資。多聞之中。有疑而未信者。必闕而不敢言。其餘已信者。又愼言之。不敢輕忽。則所言當理。自不取

咎於人。豈不寡尤。行事非是容易。必多見古今人之善行。以爲所行之資。多見之中。有殆而未安者。必闕而不敢行。其餘已安者。又愼行之不敢怠肆。則所行當理。自無內疚於心。豈不寡悔。言既寡尤。行既寡悔。則爲有道有德之士。朝廷言揚行擧。必用此等人。未嘗求祿而得祿之理。自在其中矣。可見學者不襲虛聲。國家務崇實學。庶幾眞儒出而奔競之風亦息耳。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擧直錯諸枉。則民服。擧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此一章書。是言人君服民之道也。哀公。是魯國之君。問於孔子曰。人君以一身居羣臣百姓之上。不知何所作爲。方能使衆人悅服。孔子對曰。民服者。服其心也。人心之公。惟好賢惡不肖。爲生人之正情。人主之權。惟進賢退不肖。爲治國之大本。凡臣下有心術光明。行事端愼者。卽是正直之君子。必然人人敬愛。

有心地奸昧。行事乖方者。卽是邪枉之小人。必然人人憎惡。此好惡之公心。人所同有也。人君誠能將直者擧而授之以位。枉者舍置之而不用。則用舍各當。合乎人心之公。民自悅服。若將枉者擧而使之在位。直者舍置之而不用。則用舍顚倒。拂乎人心之公。雖欲服民而民不服。民之服與不服。只在用舍之公與不公。可不愼哉。推而言之。擧錯之道。貴其能公。又貴其能明能斷。惟明則能知邪正之辨。惟斷則能伸黜陟之權。而其本全在讀書窮理。理明則是非賢否。不至混淆。人主加意於此。天下之福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擧善而敎不能則勸。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以身化民之意。季康子。是魯大夫。問於孔子。謂使百姓敬於我而不敢慢。忠於我而不敢欺。相勸於爲善而不敢怠。何道可以致此。孔子曰。民原無不敬其上。

者。但上示以可慢。則民慢心生焉。誠能臨民之時。容貌端莊。衣冠瞻視。不敢少忽。安有上不敢忽。而民反敢忽其上者。則不期敬而自敬矣。民原無不忠於上者。但上示以可欺。則民欺心生焉。誠能盡其心以事親而孝。盡其心以愛衆而慈。安有上盡其心。而民反不盡其心於上者。則不期忠而自忠矣。民原無不可勸者。但上示以可怠。則民怠心生焉。誠能善者舉用之。使知善之當爲。不能者教誨之。

使知善之可爲。安有知善而不相勉於善者。則不期勸而自勸矣。使民敬忠以勸。其道如此。蓋季康子之意。專在責民。孔子之言。專在責己。責民者。民未必應。責己者。不求應而民自應之。是故身者化民之本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此一章書。是孔子明爲政之理。定公初年。孔子不仕。蓋爲季氏擅權。陽貨作亂。非可有爲之時也。或人不知。謂孔子曰。夫子懷才抱道。正宜致君澤民。何故不肎出仕而理國政乎。孔子曰。古來言政。莫備於書。豈不聞書之言孝乎。周書君陳篇。言君陳能孝於親。因而友愛于兄弟。又能推此孝友之心。施爲一家之政。使一家之人。有恩有禮。無有不正。書之所言如此。由此觀之。政之事不同。政之理則一。家庭之間。帥人以正。是亦爲政。何必居官任職。方謂之爲政乎。葢孔子不仕之意。難以明

言。故託辭以荅之。但大學言脩身齊家而治國平天下之道。卽不外是。則孔子託辭實爲政不易之至理也。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此一章書。是孔子欲人立心誠實之意。孔子曰。信者。人之根本。人而無信。則所言欺安。所行虛僞。彼且自以爲機詐過人。何所不可。吾不知其可也。譬之車。然平地任載之車。大車

也。必有轅端之輗。乃可以駕牛而行。田車兵車乘車小車也。必有轅端之軏。乃可以駕馬而行。若大車無輗。小車無軏。雖具輪轅。不能運動。其何以行之哉。蓋無信之人。言行不顧。人皆賤惡之。聞其言。即以爲欺妄。見其行。即以爲虛僞。居家不可行於父母妻子。而況於疏遠者乎。處世不可行於宗族鄉黨。而況於遠焉者乎。甚矣人之立心。不可不誠實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明禮爲百世不易之經也。子張問孔子。謂自今以後。易姓受命。至於十世之遠。其間一世必有一世之事。可得而前知乎。孔子曰。欲識將來。當觀已往。繼夏之世者殷也。殷所行之禮。止是因襲夏所行之禮。若夫制度文爲。或以太過而損。或以不及而益。其所損益。亦止扶植此禮。其事可考而知也。繼殷之世者周也。周所行之禮。只是因襲殷所行之禮。若夫制度文爲。或以太過而損。或以不及而益。其所損益。亦止扶植此禮。其事可考而知也。由此觀之。三綱五常。立國之本。三代不易。是誠不可易也。損益者。隨時變通。正是善於因襲之處。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其或繼周而興者。雖百世之遠。可以前知。豈但十世而已哉。然孔子所謂前知。第據理而論。雖聖人弗易。非若後世讖緯占候。及術家射覆之言。求之杳冥不可知之域。爲荒誕而難信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欲人專心務義之意。孔子曰。凡人有當爲之事。不可不爲。有不當爲之事。必不可爲。夫不當爲之事非一端。即以祭言之。非其所當祭之鬼而祭之。非致敬也。乃媚神以邀福。諂也。當爲之事不一端。總以義名之。苟見義所當爲而不爲。非不明也。乃畏

難而偸安。無勇也。蓋此二者。一則不當爲而爲。一則當爲而不爲。然而未有不相因者。諂者其中甚餒。其態甚柔。安得有浩然之勇氣。勇於義者。內直而外方。至剛而至大。安得有無恥之諂心。孔子並舉言之。欲人去諂心而養義勇也。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誅權臣僭竊之心也。季氏。是魯大夫。佾。是祭祀時樂舞行列。古者樂舞各有定數。天子用八行。每行八人。名爲八佾。諸侯六佾。大夫四佾。不可紊亂。當時周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特賜天子禮樂。以祭周公。其後魯之羣公。俱因循僭用。已是失禮。乃季氏於家廟中祭祀。亦用八佾之舞於庭。故孔子因其事而罪其心曰。凡人於天理上行不去之事。未有不惕然動心者。此即所謂不忍

之心也。今季氏大夫也。於家廟中祭祀時。僭用天子八佾之舞。儼然行之。毫無顧忌。是忍爲人所不忍爲者。則其蔑理亂常。自無所不至矣。又何事不忍爲乎。此孔子罪之深。故言之切如此。可見人臣越禮犯分。起於一念之敢忍。而其後肆行無忌。遂至橫決而不可制。而爲之君者。又不能防微杜漸。始於一事之容忍。而其後優柔不斷。遂至威福下移而不悟。所當取孔子責季氏之言而深思之也。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此一章書。是孔子譏權臣自取僭妄之罪也。三家。是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天子祭畢。則歌雍詩以徹俎。告成禮也。魯三家者。亦歌雍以徹。是大夫而僭用天子之樂章矣。故孔子譏之曰。彼三家之不顧禮義。忍心僭越者。蓋由率意妄爲。絶無顧名思義之念耳。抑知義有一定。名無可假。即如雍詩中所云。相

維辟公天子穆穆是言祭文王於廟中於時駿奔走執豆籩肅雝以相者諸侯也秉瓚鬯儼對越穆穆然誠敬以將者天子也今三家之堂助祭者不過陪臣主祭者不過大夫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哉不惟僭越抑且甚無謂矣孔子此言詞婉而意嚴不特警當時僭竊者之心即以立萬世人臣之大防也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禮樂本乎人心也孔子曰天所賦之德而具於人之心者所謂仁也仁存於心敬而將之以儀文謂之禮和而達之於聲容謂之樂故人必先有恭敬之心存於中而後玉帛升降不爲虛文有和平之心蘊於內而後鐘鼓干戚不爲虛器若人而不仁則其心放佚已失禮之本矣縱使三揖百拜心與禮相背而馳禮其爲我用乎人而不仁則其心乖戾已失樂之本矣縱有五音六律心與樂不相聯貫樂其爲我用乎可見仁者禮樂之本禮樂不可斯須或去人心不可頃刻不仁用禮樂者求之心焉可也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此一章書是孔子救禮之失而爲反本之論也林放是魯國人當春秋時人俱逐於禮之末節乃林放以禮之本問於孔子孔子曰時方逐末而子獨有反本復古之思大哉子之問也原夫制禮之始有樸素之質而後有周旋之文有惻怛之心而後有衰麻之節不可過也不可不及也今行禮則專事繁縟失於奢矣居喪則專治儀文失於易矣是皆不知本也然則今之爲禮者與其敬不足而文有餘流而爲奢寧使文不足而敬有餘失之於儉居喪者與其哀不足而文有餘流而爲易寧使文不足而哀有餘不失爲戚夫儉與戚雖未得乎禮之中然樸素者萬物之質惻怛者天性之誠以是求之可識禮之本矣此孔

子以復古之論爲補偏救弊之方移風易俗之意深已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傷春秋之世臣下僭亂而重嘆之也孔子曰分莫嚴於君臣有君則禮樂以定征伐以一尊卑上下以辨自周室衰微王綱不振或以諸侯而凌天子或以大夫而分公室或以陪臣而執國命君臣定分蕩然無存矣彼外國猶且上統其下下奉其上俱知有君長反不似諸夏之君弱臣強絕無上下之分也此孔子甚言之以見體統不可一日不正名分不可一日不嚴君臣上下各安其位自然四海永清萬方効順中外褆福君道不萬世永存哉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此一章書是孔子明僭禮者之無益也古者祭祀之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境內山川泰

山者魯之鎮也惟魯侯得而祭之季氏乃不安於大夫之分而欲行旅祭之禮於泰山其僭妄爲已甚矣冉有名求孔子弟子時爲季氏家臣於是孔子謂之曰爾季氏欲旅泰山甚爲非禮汝爲家臣自有盡言匡救之責乃竟坐視其失而不一救正之與冉求對曰季氏之意已定實非求所能挽回也孔子乃嘆曰嗚呼季氏之越禮而諂求者吾不知其何心彼林放一魯人耳尚悼流俗之弊而問禮之本何况泰山五嶽之尊其神必聰明不可欺必正直不可諂豈反不如林放之知禮而享季氏非禮之祭乎蓋神人一理也干名犯分之事既不合於人自無當於神孔子此言其所以維持世道者至矣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此一章書是孔子以君子止天下之爭也孔子曰凡人之不能無爭者正以德器未成彼

我之心未化耳。惟成德之君子。心氣和平。儀容恭遜。未常有所爭競無已。其必行射禮之時乎。蓋射勝負相形。正爭之所也。然觀將射之初。則三揖三讓而後升堂。旣射之後。同射者俱下堂。勝者乃揖不勝者使之升堂取觶。立飲罰酒。射禮之行如此。是雖有勝負之相形而終不失雍容之雅。其爭也。仍然君子之爭。而非小人血氣之爭矣。夫惟射之必爭。而究竟不見其爭。則君子眞無所爭哉。是知天

下有君子。自能使太和滿宇宙。而天下亨和平之福。鄉曲遵禮讓之化。風俗人心。日進於淳古。豈獨一人之美哉。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此一章書見經義無窮。善悟者可以相通也。

子夏問曰。逸詩有云。人皆有笑。而笑之巧者。則倩兮而口輔端好。人皆有目。而目之美者。則盼兮而黑白分明。此商之所知也。乃又云素以爲絢兮。夫素則無文。絢乃華飾。未有以無文而謂之爲華飾者。此非商之所知也。何謂也。孔子曰。詩言素以爲絢。非卽以素爲絢。是言因素而爲絢耳。譬如繪畫之事。必先有其質地。而後加以文彩。則是素常在先。繪常在後。人之美好華飾。理無不然。素與絢。正相須而不可少也。子夏遂有悟而言曰。觀夫子之言。可見素不得不先。繪不得不後。然後知

先王制禮。緣人情而爲之節文。蓋必有處乎其先者。而大經小曲。因事制宜。殆亦繪事之後矣乎。不然。何以文質相扶。歷世而無弊也。孔子急稱之曰。吾以繪明詩。而商卽繪以通禮。是起發予者商也。夫詩之意無盡。卽素絢而可知。詩之所包者廣。卽於禮而無不可推也。商之穎悟。豈易得哉。始可與言詩已矣。卽一問荅間。而聖人之教。賢人之學。俱有會悟於意言之表者。令人可浚長思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欲考古禮而嘆其無徵也。孔子曰。禮莫備於我周。而周禮皆取法於二代者也。昔禹有天下。其制度文章。爲有夏一代之禮者。吾尚能言之。乃夏之後爲杞。杞國雖存。然不足取以爲證矣。湯有天下。其制度文章。爲有殷一代之禮者。吾尚能言之。乃殷之後爲宋。宋國雖存。然亦不足取以爲證矣。所以然者。禮非書籍不能記載。非賢人不能誦習。今杞宋二國。世祚衰微。簡編既已殘鈌。老成亦復彫謝。文獻不足故也。使文獻果足。則吾能取之以爲證。以可據之典型。合吾一人之聞見。斟酌進退。定爲世法。將我周文武監視二代。郁郁彬彬之盛。不亦萬世昭然也哉。惜乎其未之逮也。聖人以禮維世之意如此。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諷僭禮之非也。古者天子既祭其始祖。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祭於太廟。而以始祖配之。五年一行此禮。謂之曰禘。魯諸侯也。乃以周公有大勳勞。遂得用天子之禘祭。雖係報功之典。然而非周公之意也。故孔子諷之曰。古先王制祭。自始至終。是以起敬起慕。無有不可觀者。我魯之行禘祭也。我亦嘗入太廟而觀之矣。乃自灌地降神而往。禮未嘗不九獻也。樂未嘗不八佾也。然而虛文徒具。誠意未孚。吾殆不欲觀之矣。蓋禮莫大於禘。而禘非徒貴乎其名。孔子之所不欲觀。又豈周公之所樂享哉。何魯人之不悟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此一章書。是孔子爲魯諱禘之意。或人以禘爲祭禮之大者。問其說於孔子。孔子不欲顯

言魯禘之非。因答曰。祭禮有可知者。有不易知者。若禘之禮儀重大意義深遠吾所不知。有能於禘之說。而知其所以然之故。則通之於天下。何以正典禮。何以定名分。何以聚天下人之懽心。以祀其祖宗。凡治天下之理。俱昭示於禘禮之中。其如示諸斯乎。門人記孔子言及此。而卽自指其掌。蓋禘爲天子大祭。魯以諸侯僭用。孔子有人臣之誼。不欲顯言其非。而禘之義則通諸天下。實明白易曉。既對或人以不知。而復指掌以示之。孔子之寓意深矣。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此一章書。是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也。門人曰。祭以誠爲主。吾夫子之於祭。有獨極其誠者。其祭先祖。則孝心純篤。儼如先靈之在上焉。其祭外神。則敬心專一。儼如神明之在上焉。夫鬼神無形無聲。非眞有在。但其誠敬所至。則愾聞僾見。固有若此。故夫子平日亦嘗

有言。謂祭必盡其誠。惟親行享獻乃慊於心。倘或有故。不得與祭至使他人代之。雖行享獻之文。而誠意終不能伸。卽與不曾致祭者無異。觀孔子所言。則知身在卽心在。心在卽神在。總不外一誠。所以古來帝王每於祭祀。必親致虔恭。以致天神感。地祇格。百靈効順。豈非本諸一誠以致之哉。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稱天以折權臣之心也。王孫賈。是衛國大夫之有權者。時孔子在衛。王孫賈疑其有求仕之心。欲其附己。又不便直言。因借俗言以諷曰。俗語云。祭有竈有奧。竈是竈神。位雖卑而有專祀。奧。是室西南隅之神。位雖尊而非專祀。凡人祀神以祈福者。與其媚於奧。以仰其徒尊之位。不如媚於竈。以希其默助之力。時俗所言。自有深意。果何謂乎。此王孫賈明以竈自喻。以奧比君。謂自結

於君。不如阿附於己。孔子知其意亦不明斥其非。但答曰。媚奧媚竈。吾皆以爲不然。奧竈之上。至尊無對。莫過於天。順理而行。則天降之祥。逆理而行。則天降之災。倘所行不能安分。不能循理。卽爲得罪於天。天之所罪。將何所禱以求免哉。從來國家權臣。每欲借天子威福。使人才予奪盡出私門。惟光明正大之人。方能以道自持。卽如王孫賈欲孔子附己。諷以媚竈。孔子則對以獲罪於天。他日彌子

瑕欲其附己。告以主我。衛卿可得。孔子則辭以有命。誠以行止非人能爲。進退俱各有數。倘一失足權門。則天譴有歸。清議難逃。爲君子者可不進以禮。退以義。而效法聖人以自愛其身哉。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此一章書。是孔子追思周初之禮。以挽當時文勝之弊也。孔子曰。夏之天下尚忠。商之天下尚質。二代法度俱有可觀。至我周初。以武王爲君。周公爲相。監視二代之禮。因革損益。以成一代典章。品式儀文。俱本忠質之遺意。所以其文郁郁然特盛。吾生周之世。爲周之民。舍周其何從哉。孔子當日見周末文勝務華鮮實。因追思周初制禮之意。見其非專事浮靡。徒尚繁華。然則國家制禮。誠不可不取法往古。斟酌時宜。以定世守之規模也。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明禮意於魯之廟也。魯有大廟。以祀周公。孔子時入而助祭。於廟中陳設之禮器。享獻之禮儀。一一詳問。蓋其敬慎獨至。故其詢問必詳。或人不知。乃從而議曰。鄹人之子。人俱稱爲知禮。由今以觀。孰謂其知禮乎。知者不待問。問者必不知。觀其每事必問。其爲不知禮明矣。孔子聞之。乃曰。禮有不可不考究者。不考究則無以明。吾入大廟。每事必問。是乃所以爲禮也。或人顧謂我不

知禮抑獨何哉孔子之學致知格物無表裏精粗俱必詳究而況於祭祀之大乎審問之心正其敬事之心非或人之所能識也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思古道以救當時之失也孔子曰先王之教射也貴其容比於禮節比於樂原以觀人之德故但主於中的不必穿貫皮革方見勝負所以鄉射禮文有云射不主皮其所以然之故蓋爲人之氣力有強有弱科等不同但主乎中則強弱俱可以習學而能若必貫革則氣力不可以勉強而至此所以不主皮也然此乃古者盛王偃武修文尚德不尚力其道如此代至春秋禮衰化息列國兵爭尚德之風不可見矣故孔子嘆之蓋帝王創制立教莫不以尚德脩禮潛消其強悍之氣興起其協和之風由是推之凡事皆然天下之治所以日進於古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此一章書見聖賢維禮之心也古者天子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每遇月朔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魯自文公不行告朔之禮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亦有激而爲此言也孔子曰賜也爾之欲去餼羊者豈非以告朔之禮不行餼羊之供無益愛惜此羊而并欲去之乎若我之所愛則更有重於此者蓋正朔頒於天子所以示天下尊君之禮告朔行於祖廟所以示天下尊祖之禮今此禮雖廢而餼羊尚存則因羊求禮猶可冀其復行若并去此羊則禮隨羊亡是禮終不可復見矣豈不尤可惜乎可見持世之權在乎禮而維禮之實寓乎名存名正所以存實也孔子正名之意大抵如此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此一章書見人臣事君有當然之禮也孔子

曰。臣之於君。旣有一定之分。卽有一定之禮。尊卑上下。爲維繫綱常之大法。恪恭敬愼。爲臣子畏罪之小心。此萬世通行而無斁者也。今我之事君。一事不敢苟且。無時不存敬畏。不過分之當然。心之本然。止求盡乎禮之中。初未嘗有加於禮之外也。乃時人不知以爲事君之禮。不必如是。反以爲求媚取悅。可見禮法之不明於天下甚矣。孔子欲挽回世道。故其言如此。若夫君子之事君。責難以爲恭。

陳善以爲敬。以禮自持。其心跡斷不容一毫諂媚。小人之事君。阿順以求容。逢迎以求悅。一意諂媚。其外貌卻似乎盡禮。此又爲人臣者心術之邪正不同。所當熟察而明辨之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此一章書見君臣各有當盡之道也。定公是魯國之君。問於孔子曰。爲君上者使令臣下。爲臣下者奉事君上。各有當盡之道。不知如何。孔子對曰。君之於臣。以尊臨卑。易至於簡慢。道在以禮。如大而股肱心膂之寄。待以優崇之體。小而奔走禦侮之人。加以周恤之情。外則隆以體貌。內則達以至誠。情文備而不失。此所謂禮也。使臣之道如是。臣之於君。以下奉上。易至於欺罔。道在以忠。如近而贊襄補袞之職。必不敢沽名干譽以自欺。遠而屏藩保障之司。亦不敢罔上行私以自利。上之可以格帝天。下之可以信寤寐。心力交盡而

無遺。此所謂忠也。事君之道如是。君臣各盡其道。易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豈非明良之極盛哉。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此一章書是孔子表詩人性情之正。以風世也。孔子曰。哀與樂二者。皆人之性情所發也。然樂過於淫。則流於邪僻。哀過於傷。則病在憂思。俱失其性情之正矣。惟關雎之詩。宮人爲周文王求后妃太姒而作也。當其求之旣

得則有琴瑟鐘鼓之樂。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不至於淫放。當其求之未得。不無寤寐轉側之憂。憂雖深而不害其和。故不至於悲傷。至今聽其聲音中正和平。足使慾心消躁心釋。此豈無所本而能然乎。蓋詩本性情。樂以觀德。唯文王有刑于之化。后妃有貞靜之德。故能感格宮人。使各得其性情之正。發爲音節之和。可見王化始於閨門。周家八百年之基業。皆起於此。故孔子以關雎列三百篇之首。讀者所當玩其辭。審其音。以爲養德之助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此一章書見告君當慎言。不可以妄發也。宰我。名予。孔子弟子。魯哀公問宰我曰。國家立社。以祭地。其義何居。宰我對曰。古者立社。俱種樹木。使神依焉。夏人則用松樹。殷人則用柏樹。周人則用栗樹。松柏之義。已不可攷。惟用栗則取於戰栗之義。若曰使民望而恐懼戰栗也。夫先王立社。原以祭地報功。所樹之木。不過因方土所宜。非有取義。宰我此論。既非立社之本意。又將啓時君以嚴猛之心。可謂失言矣。所以孔子聞之曰。如予之言。本當救正。但天下事已成者不須辨說。已遂者不須諫諍。已往者不須追咎。今使民戰栗之言已出諸口。是事之已成已遂已往者也。吾又何責哉。孔子之不責宰我。正深責之也。可見立言不可妄發。況人臣告君。尤當引經斷義。豈可穿鑿附會。以一偏之說進哉。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此一章書是以器之大小。定王霸之分也。管仲。齊國大夫。名夷吾。孔子曰。管仲相桓公。一

臣九合功亦大矣。但出於權謀功利之私。不本於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狹隘。其器不亦小哉。或人問曰。管仲器小。得非過於儉約乎。孔子曰。儉約之人。必遵制度。管仲築三歸之臺。爲遊觀地。其興作之煩費可知。又設官屬。各治一事。不使兼攝。其廩祿之冗濫可知。焉得爲儉。或人又問曰。建臺備官。或因禮不可缺。意者管仲知禮乎。孔子曰。知禮之人。必守名分。邦君爲樹屏塞門。障蔽內外。

管氏以大夫而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好會。有獻酬反爵之坫。管氏以大夫而亦有反坫。二者皆屬僭越。若謂管氏知禮。天下孰爲不知禮者。孔子見管仲一生。止用私意小智。爲功利富強之計。即其奢僭所形。正見其器量狹小。若能擴而充之。自可致君王道。不徒以霸業終。此孔子所以深惜之也。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此一章書。見正樂必先審音也。大師。魯國掌樂之官。孔子語之曰。先王本人心之太和。以傳之於樂。就聲音節奏之中。有始終條理之妙。可得而知也。蓋樂有六律。五聲。八音。一有不備。不可言樂。故始作時。衆音齊舉。而翕然以合。及其從之。清濁高下。調適中節。而純然以和。就純之中。又宮自爲宮。商自爲商。一一分曉。皦然明白。皦則易於間斷。卻又宮商相續。終始相生。絡繹不絕。自始至終。曲盡條理

節奏。此乃樂之一成也。蓋聲音之道。與政相通。既可養性情。又可移風俗。王者昭德象功。成一代之樂。和上下而格神人。關係最重。故聖人諄諄告戒之。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此一章書。是封人信孔子有先知先覺。垂教萬世之任也。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孔子

周流列國。偶至衛邑。封人請見曰。凡君子至止。必嘗接納。未有拒而不見者。夫子或亦不我拒乎。從者因其求見之誠。爲之引見。既見而出對門人曰。夫子失位去國。亦一時之不遇耳。二三子何必以此爲患乎。今天下風敎陵替。人心不古。亦已久矣。然亂極當治。剝後有復。以夫子之德盛化神。自有以斯道覺斯民之實用。天生非常之人。必不終困。殆將使之得位施敎。以開生民之耳目。啓天下之愚蒙。如木鐸之徇於道路以警衆也。從來聖人一身關乎氣運。封人能獨見孔子憂世覺民之意。可謂知聖。且知天矣。奈列國諸君。不能推心委任。竟以轍環終老。惜哉。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評論聖樂之不同也。記者謂帝王昭德象功。必宣之於樂。觀樂之情文。可以知功德之不同矣。夫子嘗謂舜樂名韶。

取繼堯致治之義。其聲音節度。極盛美而可觀。然美之中。更覺雍容廣大。德意悠長。又盡善也。武樂名武。以象武功之成。其聲容節度。亦盛美而可觀。但美之中。猶覺發揚蹈厲。比於韶樂。未盡善也。蓋舜以生知安行之聖際雍熙揖讓之時。自然心氣和平。神人協應。武以反身脩德之聖。値取殘伐暴之時。未免舉動猛厲聲音激亢。孔子神遊兩朝。就樂而贊論之。以見帝王之分。皆時與德爲之也。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此一章書見凡事當得其本也。孔子曰。凡有一事。必有一本。如居上者。有政敎號令之施。要之以寬爲本。爲禮者。有進退周旋之節。要之以敬爲本。臨喪者。有哭泣擗踊之文。要之以哀爲本。有其本。則所行之得失可見。如寬有過不及。敬有至不至。哀有淺深。皆可從其本而觀之。若使居上苛細而不寬。爲禮慢忽

而不敬。臨喪虛飾而不哀。是其本既已無矣。雖有政教號令之施。進退周旋之節。哭泣擗踊之文。而大本既失。其餘皆無從置論。將何所依據以觀之哉。可見凡事當得其本之所在。而居上用寬。尤帝王之要道。書曰。敬敷五教在寬。又曰。克寬克仁。孔子又云。寬則得衆。寬者。千古不弊之道。非縱弛之謂也。綱舉目張。皆以寬大之意行之。此居上之大體也。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四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五

論語上之二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此一章書見擇居亦必處仁也。孔子曰。凡人居處。必擇其里。二十五家爲一里。里之中。習俗仁厚。孝友睦婣任恤之風。行於鄉里間。是爲里之至美者。有識者擇居於此。熏陶漸染。可以成其德。賙恤保愛。可以全其生。若擇之而不處於仁里。則美惡不辨。昧其是非之本心矣。焉得爲知乎。甚矣人之不可不居仁也。夫仁道至大。一里爲然。天下亦皆然。誠能廣仁之化。使天下處處皆仁里。則道德一而風俗同。太和之氣。在宇宙間。豈不更美乎哉。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此一章書是欲人存其本心之仁。而不爲外境所奪也。孔子曰。仁爲本心之德。純然天理。

非外物所能奪。若不仁之人私欲錮蔽。失其本心。中無所主。而外物得以移之。使處貧賤窮困之境。或一時猶能強制。久之則爲窮困所廹。必至苟且放蕩而不能自守。不可以久處約。使處富貴安逸之地。或一時猶能矯持。久之則爲富貴所溺。必至驕奢淫縱而不能自守。不可以長處樂。惟仁者心與仁爲一。純乎天理。不待勉強。安其仁而無適不然。不以約樂繫於心也。知者心未能卽與仁爲一。而中有定見。深知篤好。孳孳求得。利於仁而不易所守。不以約樂移其念也。此其所存皆天理。物欲不以累其心。雖處約樂之久。亦豈爲之動哉。蓋聖賢爲仁。必先在境遇上持守得定。彼不仁者可以爲戒。若夫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惟知者之利仁。爲自明而誠之學。從此用功。由利而得安。庶幾本心無失。而窮通不以爲累矣。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此一章書言仁人之心公而情正也。孔子曰。好惡之心。人皆有之。但稍有私心。則所發便不能當理。好非所好。惡非所惡。不可謂之能好能惡也。惟仁者之心。渾然天理。廓然大公。絕無一毫私意。見人之善則好之。好其所當好也。好得其正。乃爲能好人。見人之惡則惡之。惡其所當惡也。惡得其正。乃爲能惡人。好人惡人。惟仁者能之。蓋由其心公。所以其情正也。夫好惡之爲用甚大。親賢遠好。信賞必罰。皆由好惡一念措之。施爲惟純其心於仁。則喜怒無偏。而好惡自當。無私好。無私惡。王道之所以大中至正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人志仁也。孔子曰。天理人欲。不容並立。人心亦無兩用。志於此必遺於彼。故人特患無志耳。誠能使心之所向專在於仁。其思慮所至。孳孳存天理遏人欲。則趨向堅定。惟有天理之公。而必不入於人欲

之私矣方志仁時便無爲惡之事也可見求仁必先立志所志既定則一念無惡至於念念無惡省察愈精存養愈熟雖天行之健安土之敦皆從立志時始矣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君子爲仁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孔子曰順逆之數在天而取舍之分在我且如富與貴是人人之所願欲者欲之則思處之矣然而有義存焉不可不審苟道理不當得富貴而偶得之非義也見利思義者決然辭之而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人之所厭惡者惡之則思去之矣然而有命存焉不可不安苟道理不當得貧賤而偶得之是命也樂天知命者決然受之而不去也此非君子其孰能之蓋君子之所以名爲君子者以其體仁耳若貪富貴厭貧賤是徇欲喪理舍去此仁矣何以成其爲君子之名乎故君子必不去仁者也其不去仁也不但富貴貧賤之間也卽終食之間須臾耳念念在仁無有違背雖當造次之時急遽苟且其心必在於是雖當顛沛之際傾覆流離其心必在於是君子之不去仁如此然則爲仁者取舍之分當明存養之功當密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乃可以爲君子矣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望人用力於仁之意孔子曰仁之當好不仁之當惡誰不知之然我未嘗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我所謂好仁者非泛泛然好之也眞知仁之可好而好之極其篤舉天下可好之物無可以加之方是好仁

我所謂惡不仁者。非泛泛然惡之也。其爲仁也。惟恐不仁之爲害。而惡之極其㴱。不使一毫不仁之事。及於其身。方是惡不仁。此成德之事。難得而見之也。然爲仁在我。欲之卽至。若有人焉。一旦奮然用其力於仁。精以察理。而守之以剛。嚴以辨私而遏之以斷。則志之所至。氣亦至焉。我未見有心欲進。而力不足以副之者。蓋人氣稟不同。或亦有此昏弱之甚者。旣用其力矣。而力有不足。中道而廢。但我未之見耳。夫成德旣難其人。而學者復甘於自棄。聖人反覆歎息。其責人也㴱。而望人也切矣。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論觀人心術之法。孔子曰。凡人心術之邪正難知。而行事之差失易見。卽差失之中。而邪正自分焉。君子存心寬厚。倘有過失。必是過於寬厚。小人存心刻薄。其爲過失。必是過於刻薄。其黨類各自不同。觀人者。不可以爲過而槩視之也。觀其過於寬厚。知爲忠恕之君子。觀其過於刻薄。知爲殘忍之小人。忠恕。仁也。殘忍。不仁也。觀忠恕之過。異於殘忍。不卽此可以知仁哉。此可見觀人之法。無過者。不可苟求。有過者。不可輕棄。當察其心術何如耳。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甚言道之不可不聞也。孔子曰。人之生也。皆有日用常行之道。如爲人子。卽有孝之道。爲人臣。卽有忠之道。所宜講求體認者也。若不聞此道。則生也有愧。死亦有恨。故平日間用心講求。竭力體認。一旦豁然貫通。雖夕死亦可以無遺憾矣。甚矣道之不可不聞也。然不學不知道。欲聞道者。當以務學爲急。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論士之識趣不可不高也。孔子曰。爲學之士。有志於斯道。宜其斯道以

外之物皆不足以動其心矣。而乃以衣服飲食之不美爲愧恥。則是羞貧賤慕富貴。其識趣之卑陋甚矣。與之論道。其於性分。可樂之事。必且茫然。豈足與議哉。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子路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此眞能志於道者也。士當如是矣。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此一章書是言君子精義之學也。孔子曰。天下有至當之理。處天下事者必不可任一己之私。是故有意主於必爲。雖或不可爲。而猶爲之者。謂之適。意主於必不爲。雖或可以爲而猶不爲者。謂之莫。二者但偏執己見於以處天下事。必有害矣。惟君子之於天下也。未嘗主於必爲。而無適也。未嘗主於必不爲而無莫也。是非可否。一斷之以當然之義。義之所在。坦然無私。確然無疑。既不至於輕率而敗事。亦不至於拘滯而不通。是謂義之與比。

天下所以賴有君子也。然精義之學若非講究於平日。焉能汎應於臨時。有天下之責者。所宜自審也。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此一章書是言君子小人心術之別也。孔子曰。人各有所懷。而人品之不同。卽於此見之。君子之所懷者在固有之德。本體惟恐其或昧。分量惟恐其或虧。蓋有戒慎恐懼而不自

寬者矣。至於小人之所懷者在乎土。不知德之可行。而沾沾於自適之處。何其圖安而不能遷也。君子之所懷者在朝廷之刑。閒居惟恐其縱肆。舉動惟恐其隕越。蓋有淡泊寧靜而不妄營者矣。至於小人之所懷者在於惠。不知刑之可畏。而孳孳於自利之謀。何其貪營而不知厭也。是知懷德則無所爲而爲善。懷刑則有所憚而不爲惡。此君子之所以日進於高明也。若懷土。則已得而吝於己。懷惠。則未得而求諸人。此小人之所以日入於卑

陋也。思念之間。可不慎哉。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此一章書。是醒趨利者之甚無益也。孔子曰。人能好義。居心淡泊。處事公平。則人皆悅服。而身自安榮。乃有人焉。念念事事。惟利是循。夫我之所愛。亦人之所惜。利既專之於己。害必歸之於人。將見與爭利者。必不能怡然以受。即不與同利者。亦莫不聞聲而共忿矣。寧不多怨也乎。然則放利者。本爲身謀。爲家計。

非以招怨也。而怨實自此生。於身家何益哉。故善言利者。亦惟求之義而已矣。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此一章書。是言爲國者。當敦禮教之實也。孔子曰。禮也者。治天下之具也。而儀文節目之中。實出於恭敬謙遜之意。謂之讓。爲人君者。能以禮讓爲國。或脩之一身。以示之標準。或昭之制度。以防其僭慢。則禮教既足以訓俗。

誠意又足以感人。將見綱紀可正。而風俗可淳。其於治國乎何難之有。若不能以禮讓爲國。外雖極其文飾。而中則鮮有實心。即日行禮。已失禮之實矣。如禮何哉。禮既不可行。而欲其治國。不亦難乎。可見禮之原出於讓。而讓之儀即爲禮。先王所以緣情而制宜。天下所以一道而同風。皆在乎此。爲國者當急務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

知也。

此一章書。是示人以反求諸己之學也。孔子曰。人不能無所患。然舍己而求人。則失之矣。如位者。人之所欲也。不得其位而患之者。常人之情也。殊不知朝廷之位。取之有道。得之有命。雖患豈能必得哉。故不患無位。而當患所以立乎其位者。致君澤民之事。一一皆講求於身心。庶無尸位之誚也。名者。人之所慕也。人不知我而患之者。常人之情也。殊不知令

聞之著發之有原致之有漸雖患豈能必至哉故不患莫己知而當求爲可知之實也明善誠身之要一皆無忝於幽獨庶無虛譽之恥也夫患所以立非以覬位求爲可知非以沽名君子爲己之學重此而輕彼者正以尸位之誚與虛譽之恥有百倍於無位無名也不然有爲而爲亦奚足貴哉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聖賢心學之傳也曾子平日學問主於誠身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功力既已深矣故孔子直呼其名而告之曰參乎爾亦知吾道乎吾道統乎天地萬物雖精粗大小本末內外條理各殊其實總是一理貫通萬事自然施之各當應之不窮曾子聞孔子此語不待辨問直應之曰唯蓋其學力獨到爲能深契其旨其餘門人俱未能解故孔子既出門人私問於曾子曰所謂一貫者何謂也

曾子答曰夫子之道無他忠恕而已矣至誠无妄無一毫不自盡之心所謂忠也推己心以及人曲當周詳各從其願所謂恕也蓋忠爲體具於一心恕爲用通乎萬理一以貫之之實不過如是豈更有他說哉夫虞帝傳心以精一爲旨孔門傳道以一貫爲宗聖功王道其致一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此一章書是以心術辨人品也孔子曰人之心術各有專向大約不過義利二者而已君子小人實於此辨焉君子循乎天理其生平見識只在義上看得精微透徹故其立身行己大而進退行藏小而取與辭受總是向義上行去以至從權達變亦無非委曲以成其是蓋君子之心惟知有義舍義之外一切不足動其心矣小人徇乎人欲其朝夕圖維只在利上見得纖悉分明故其處心積慮上而貪爵戀位下而全軀肥家無非爲利上起見

甚至沽名干譽。亦不過假托以營其私。蓋小人之心。惟知有利。舍利之外。一切不足動其心矣。君子小人。所喻不同如此。先儒謂學者莫先於義利之辨。誠以義利者在一人爲公私邪正之關。在天下爲世道人心之繫。不可不慎擇而深辨之也。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此一章書是示人以反身之學也。孔子曰。人心之明於人之賢不賢。未有不較然者。至於己之賢不賢。反不加檢點。豈是爲己之學。今有人於此。如爲有德之賢人。我一見之。豈不中心羨之。然徒羨之而不反求之身。究於己身何益。必皇皇焉思所以齊之。我如何砥礪。而後可比彼之學問。如何操持。而後可比彼之品行。黽勉奮發。有刻刻不能自已者。是之謂見賢思齊焉。有人於此。如爲不賢之人。我一見之。豈不中心惡之。然徒惡之而不反問之心。則於己身何補。必切切焉省之於內。我

之所爲。萬一。如彼改之不可不速。卽我之所爲。未必如彼。戒之不可不嚴。提撕警覺。有時時不能自安者。是之謂見不賢而內自省也。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脩己用人之法。俱當於此留意焉。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一章書是言人子成親之孝也。孔子曰。人子事親。凡事固以承順爲孝。然當父母有過失之時。若惟事順從。不行諫諍。是陷親於有過。若直言面諍。又恐傷親之心。故有一、進諫之道。不但容色必當婉順。或微詞以諷。或乘間而導。委曲轉移。不令人知。務使父母樂從而後已。是謂之幾諫。惟其幾諫。刻刻從隱微之處。體貼親心。不待形於聲色。但窺其志意未肎聽從。便有跼蹐不自安之意。更加敬謹。依舊幾諫。冀親悔悟。而不敢微有違拂。萬一親心蔽錮。或加之責備勞苦之事。只自念己

之誠意不能感動父母豈敢憚勞有一毫怨咎之心總是人子深愛其親曲折懇摯始終幾諫如此稽古帝王唯大舜能之萬世所當取法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此一章書是欲人子體親心以爲孝也孔子曰凡人父母念子之心刻刻不忘爲人子者亦當時時體貼親心方可爲孝父母在堂之時冬溫夏凊昏定晨省此是人子之常職不

可不盡若離親左右出外遠遊定省曠缺音問稀疎無論子心依戀舉念不安且使父母倚門倚閭欲見無從豈不傷親之心有虧子職乎所以不可遠遊卽使男子生而有事四方亦有不得已出遊之時然必有一定之方所使父母知己所在而無憂設有緩急一聞親命便可應期卽至所以此身雖在遠方此心仍在父母其委曲深愛之情卽一出遊不敢輕易如此由此推之古之孝子不登高不臨深無非欲安親心而全子道也爲人子者可不常存此念乎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此一章書是孔子醒人及時盡孝之意孔子曰一往而不留者父母之年常存而不懈者人子之心凡爲子者日侍親側每至習而忘爲必以父母年歲時時記憶於心徵察其精神氣血之盛衰周旋調護則瞻依奉養自不

能已蓋父母壽考康寧得以承歡膝下固是可喜然父母年近衰邁安能保其遐齡則又可懼誠知一端可喜又一端可懼則愛日之誠刻刻在念而所以奉事之者爲敢有一毫之不盡哉昔人一日之養不以易三公正是此意人子誠不可不知也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發古人愼言之心也孔子曰人之言行貴乎相顧若言而不行固爲夸

誕無實之人。行不及言。亦爲浮華無用之學。所以古人沉靜簡默。不肎輕易出諸口者。誠恐一言既出。不能實踐躬行。便貽終身之玷。可恥孰甚。故言忠盡忠。言孝盡孝。言言俱歸實踐。此心方可自安。古人之愼言如此。試觀唐虞三代。兢業萬幾。惟日不足。其垂諸謨誥者。不過數篇而已。可見古人唯尚實行。故多淳厚之風。後世徒事空談。故入虛浮之習。世道人心。日趨於下。孔子所以有懷古之思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人務實之意。孔子曰。凡人立身行己。務期無失。然無失之道。全在小心收斂。不敢侈然自放。庶可納於規矩之中。從來廣心浩大之人。細行不謹。便多過差。約則近裏務實。事事收拾。此心何失之有。蓋人情稍放縱。則日就曠蕩。能斂戢。則日就準繩。所以成湯制事制心。只是一懋敬。太甲敗禮敗度。只是一縱欲。聖愚之介。遂於此分。可不愼哉。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人以篤實自脩之意。孔子曰。吾人最易出者言也。故言常失之有餘。最難踐者行也。故行常失之不足。唯成德之君子。於言行之間。時存一矯輕警惰之意。故言語務欲其訥。不唯謹所不當言。亦愼其所當言。行事務欲其敏。不唯勇於所能行。亦勉於所難行。斯言能顧行。行能顧言。允稱篤實之君子也。古來見爲文章者。即存諸德行。播爲訓詞者。即措諸事業。人臣事君。不僅敷奏颺言。又必克修厥職。以圖實效。則可以見其存心之誠。與立品之正矣。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人脩德也。孔子曰。德者。人所同得。亦人所同好。所謂此心同。此理同也。人而無德。便獨立無與。不相親附。若有德之人。自無孤立之事。聲應氣求。聞風斯起。眞

有一念克復。天下歸仁氣象。故曰有鄰。此天理自然之合。不待招致而然。人亦務爲脩德而已。昔舜之成聚成都湯武之天人協應實德足以洽衆心。故翕然信從耳。豈待有意招徠而後羣心悅附哉。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此一章書是子游論事君交友之道也。子游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人臣事君。以匡救爲忠。君子交友。以切磋爲正。其間當言則言。不

可則止。唯義所在而已。如君有過。必當極諫。冀君之必聽也。倘或不聽則當審於進退之義而去。非避咎也。無負而已。苟不知去。而徒事煩數。戇激瑣瀆。則君必厭聞。未免加之斥辱矣。徒取辱而無補於君。義所不取也。朋友有過。必當規正。欲友之必從也。倘或不從則當審於可否之義而止。非曲意也。無疚而已。苟不知止。而徒事煩數。盡言取尤。則友必厭聽。勢將日見疏遠矣。徒見疏而無益於友。義

所不必也。子游論事君交友之道如此。要之諫諍之本在於立誠。苟能明善誠身。自能獲上信友。至於納諫以作敢言之氣。則在乎君。納善以取直諒之益。則在乎友。使君有諍臣而士有諍友。其爲社稷之福道德之助者豈淺鮮哉。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

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此一章書見孔子擇賢而配。於公冶長取其素履之無咎。於南容取其言行之能謹。總無愧保身刑家之道也。公冶長孔子弟子。姓公冶。名長。字子長。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因以爲姓。名縚。又名适。字子容。古者以黑索拘攣罪人。謂之縲絏。孔子謂公冶長之爲人。平日束身脩行。素履無咎。可以女配之。爲之妻也。雖曾有在縲絏之中一事。然實是無妄之災。

非其自致之罪也。遂以所生之女妻之。蓋人之有罪無罪。惟信其在我。不以自外至者爲榮辱也。孔子之於公冶長。所信者深矣。南容嘗三復白圭。能謹於言行者。孔子謂南容之爲人。是有德之君子。若遇邦有道。乃君子道長之時。其嘉言善行。必能見信於僚友。見用於朝廷。不至廢棄。若遇邦無道。乃小人道長之時。其謹言慎行。必能全身以遠害。不至盡言以招尤。自免於刑罰戮辱。遂以兄所生之女妻之。蓋人之立身處世。至於治亂皆宜。則其賢可知。孔子之於南容。所取者大矣。總之明哲保身。乃君子脩德凝道之事。聖人所取莫要於此。若夫盛治之世。不使賢者誤罹於罪。而積行之君子。必見用於朝。不棄於野。則帝王慎刑舉賢之道得也。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此一章書。是孔子嘉子賤之成德。而又幸魯之多賢有以成其德也。子賤。孔子弟子。姓宓

名不齊。字子賤。孔子嘗謂子賤。其成德之君子哉若人乎。夫其所以能爲君子者。豈無所取益而然與。良以魯國多君子。師者有人。友者有人。故能取衆君子之益。以成其君子之德耳。若使魯無君子。則熏陶切磋。無所取資。斯人其焉所取以成斯德乎。此孔子言美質係乎師友之助。非特嘆魯之多賢也。由此觀之。學務資師友以取益。國家務崇教化以作人。教化興於上。而人材盛於下。自一鄉一國。至於天下。皆崇儒尚德。漸摩陶淑。賢人君子。有不日盛乎哉。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因子貢之自考。而深許其才之美也。瑚璉。宗廟中盛黍稷之器。以玉爲之。夏曰瑚。商曰璉。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爲問曰。賜也學問之所至。分量爲何如。孔子曰。女是有用之成材。猶夫器之適

於用者。女乃已成之器也。子貢又問曰。器之爲類不同。如賜果何器也。孔子曰。器中有瑚璉者。陳之於廟。至貴重也。飾之以玉。至華美也。以女之才見之於用。旣達於政事。而又有言語文章之可觀。其爲廟堂之用。邦家之光者。非女而誰。乃器中之瑚璉也。孔子之許子貢如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君子之不器。而於器之中。亦其至貴者矣。惜當時明王不作。未能盡其用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此一章書。孔子極言佞之不可用也。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仲弓爲人。重厚簡默。而當時以口才便利爲尚。故或人語於孔子曰。雍也稟性醇厚。固可謂優於德者矣。而惜乎其短於口才也。或人之言。徇外而不務內。求名而不務實。謬之甚矣。孔子曰。焉用佞爲哉。佞者恃口以禦人。其應答人處。全以便利取給。似乎可聽。而中心絕無情實。心口旣不相副。終是邪佞小人。不足以取重。徒多爲人所憎惡耳。女以雍爲仁。其仁與否。我不知之。但焉用佞爲哉。雍之不佞。正雍之所以爲賢也。孔子深曉或人如此。葢有德有言。原相爲表裏。而仁佞之分。正是相反。仁是本心之德。佞則亡其本心之德。察於仁佞。卽知君子小人之分。所以端學術。正人心。維世道者。其在此夫。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此一章書。見聖門貴眞信之學也。當日孔子。以治安天下爲心。使弟子漆雕開仕而從政。葢因其才可用世。非姑試之也。乃漆雕開對曰。人之爲學。必於此理眞知確見。返諸心而無毫髮之疑。然後出而在位。推己治人。始能知之明。處之當。而萬物各得其所。今吾於此理尚未能眞知確見。實信不疑。此時正宜潛求體勘。以求自信之不遑。而豈敢出而治人乎。開爲此言。葢其求道甚誠。而已見大意。所

期甚遠。而不安小成。其將來成就。有未可量。故孔子說之。乃說其不務人知。而止求自信。其篤志於學。殆無難造道之極也。是知用世者。必求有自信之處。而不可躁競於功名。用人者。必知其有自信之處。而不可不愼重。夫名器。庶於聖賢之學爲無媿。而收得人之實效與。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此一章書見孔子濟世之心甚殷。未嘗果於忘世也。昔孔子之心在於得時行道。致君澤民。乃所如不合。而信用無期。故偶然有感而嘆曰。吾之所以周流列國。不遑安處者。本欲吾道之行。而使世道人心。咸登上理也。迺人莫我知。而世莫我用。是吾之道已不行矣。雖復栖栖道路何爲乎。亦惟乘彼木筏。浮於海中。以爲避世之計而已。然能從我者。弟子之中。其惟由乎。蓋彼臨難不避。當不以浮海爲懼也。孔子此言。惟歎夫道之不行。而實非果有浮海之意。迺子路聞之。以爲不許人而獨許己。必避世之心。有合於師也。遂以爲喜。其亦勇於自信。而於事理之宜。未嘗揆度矣。故孔子曰。人之怯者。一聞浮海。則無有不懼。今由不以爲懼。而反以爲喜。是其好勇。豈非過於我者乎。然吾之所云浮海者。不過因世不我用。而爲此不得已之言。以奐望吾道之行耳。試思海豈可居之處。吾豈浮海之人。由也

惟知好勇。亦未取義理而裁之耳。可無思所以自進乎。觀孔子之言。雖以之敎子路。而亦自明其未嘗忘天下之心。但聖如孔子。而世莫能用。此春秋之所以不復治與。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此一章書見治世之才易見。而本心之德難全也。魯大夫孟武伯見孔子教人。必以仁爲本。則及門之中。必有能全其心德者。乃首以子路爲問。意以如子路者其人果。則求道必決。其力勇。則用功必專。是果能全其心德而爲仁乎。孔子曰。仁道至大。固未可以輕許。而仁具於心。又難必其有無。由之於仁。所不知也。孟武伯以弟子之造詣。師所必知。豈以子路之仁。而有不知之理。故又以爲問。子曰。由

也。仁固不可知。而才則有可見。若夫千乘之大國。其兵賦之事。甚爲難理。如使由而治之。必能時其簡練。作其忠義。不但有勇。而且可知方。此才之可見者如是耳。而其心之仁。則不知也。孟武伯以從教者多。子路之外。必有能全其仁者。故復以求爲問。孔子曰。求也。多才者也。如千室之大邑。百乘之大家。邑長家臣。最難勝任。若使求爲宰。而在邑則治其人。在家則治其事。必能人民乂安。而庶務脩舉。此才之可見者如是耳。而其心之仁。則不知也。孟武伯又以赤爲問。孔子曰。赤也。知禮者也。如國之有擯。所以昭國威通隣好。未易得人。若使赤而束帶立朝。以應對來朝之賓。與來聘之客。其威儀辭令。必能通兩國之情。而達賓主之意。此才之可見者如是耳。而其心之仁。則不知也。總之仁蘊於心。人不能知。而才見於外。人所易見。所以兵農禮樂。可以隨才而器使之。而求仁之功。則惟在獨知之地

而已。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以心學覺子貢。而且進之也。昔子貢好方人。孔子恐其騖於知人。而暗於知己。故謂之曰。女與回同學吾門。彼此造詣。知之必確。女試自思。果與回孰勝乎。孔子之言。蓋欲觀其自知何如也。子貢對曰。人之

資質高下不齊。而悟道亦淺深不一。如賜也其何敢輒以望回乎。回也以生知之亞。而功力又純。其明睿所照。能卽始見終。而周遍無遺。蓋聞一以知十也。賜也學而知之。而功力又淺。僅因此識彼。而無所泥執。但聞一以知二而已。是回之勝賜者甚遠。夫豈賜之所敢望乎。此子貢以己方回。而見爲不可企及。故孔子因而進之曰。女以爲弗如。誠弗如也。凡人己較量之際。莫難於自知。而更莫難於自屈。觀女之言。是能自知。而且能自屈矣。既自知則必不以己知自足。既自屈則必不以未至自安。女以爲弗如吾之所與者。正此弗如也。而可無由是以自勉乎。後子貢因此弗如一念。遂得聞性與天道。不止聞一知二可見爲堯爲舜。惟在乎見賢思齊之心而已。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人不倦。愛人無已之心也。凡人從事於學。必志氣清明。工夫勤密。而後有受教之地。可以入道。昔宰予在孔子之門。一日當晝而寢。則其昏昧怠惰不能好學可知。雖有善教。亦將無可施矣。故孔子責之曰。人欲施工於木。使成器用。必其質之堅者然後可雕。若夫腐朽之木。雖加雕刻。必然壞爛。豈可雕乎。人欲施工於墻。使之完整。必其基之固者。然後可杇。若夫糞土之牆。雖欲杇鏝。必然剝落。豈可杇乎。如人之向學。必自加黽勉。然後可教。今予也寢非其時。昏惰如是。其與腐朽之木糞土之牆何異乎。是彼已無受教之地。而吾亦無所用其責備矣。蓋言不足責者。正欲使其猛然警醒也。夫宰予以一寢之失。而孔子責之如此。則爲學之事。豈不以怠荒爲戒。而有貴乎自強不息與。又宰予夙在言語之科。每自言其能學。而乃不自勉

勵行不掩言。故孔子復警之曰。凡人言行相符。則聽言者乃無疑慮。始吾於人也。以其言如是。則其行亦必如是。故既聽之。即信之。而不復有所疑。今吾之於人也。見其言如是。則恐其行未必如是。故雖聽之。必再觀之。而不能不有所慮。如此初終頓易。非我之薄待斯人也。因宰予能言而行不逮。乃知聽言信行。未可槩施於人。亦於予而改之耳。蓋言於予改者。正使其惕然悔悟也。統觀孔子之言。豈非深責之。正所以厚望之與。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此一章書。是孔子思剛之眞。辨剛之似也。孔子曰。人立身天地間。須堅強不屈。卓然自立。有此剛德。乃爲可貴。然其人吾未之見也。孔子之所謂剛。乃浩然之氣。平日義理養成。凡富貴貧賤。禍福榮辱。皆不爲之動。然後能剖決大疑。擔當大事。此大丈夫之眞剛。非血氣強勇之謂也。或人不知其義。見申棖血氣強勇。疑其爲剛。對曰。夫子之弟子申棖。豈非剛乎。孔子曰。剛者不屈於物慾者也。棖也多慾。世間可欲之事。皆足以動其心。其心一動。便爲物揜焉。能光明磊落。不愧不怍。常伸於萬物之上乎。可見血氣之強。物欲得以屈之。義理之剛。外物不得而奪之。剛與慾正相反。而不相似。有慾則不能剛。剛則自能制慾耳。抑剛者天德。惟無慾者乃能之。人君法天行健。自強不息。則剛之一言。實爲君德之要與。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子貢以由恕及仁之意。子貢自言其志於孔子曰。人之未能無我者。以人己之見猶未化也。大凡非禮之事。人加於我。我心固所不欲。度量他人之心。亦所不欲。若以此加人。是止見有我。不見有人矣。賜則視人猶己。凡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

亦欲無加於人。子貢此言是本體明淨物我渾忘。不待勉強。乃仁者之事。彼未能臻此。視爲太易。故孔子呼其名而抑之曰。最難克者己私。未易全者仁德。依汝所言則是視天下爲一人。合萬物爲一體。非己私克盡。心德純全者不能。汝今日豈遽能及此乎。要之不欲無加者自然之仁也。不欲勿施者勉然之恕也。賢人之學。必由恕以及仁。不得言仁而含恕。孔子非言仁之難以阻賜之志。正欲使知其難以勉進於仁爾。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此一章書是子貢得聞性道之後而深嘆聖人之教人有序也。子貢曰。千聖百王之道。屬之夫子。學者固欲盡其所有而聞之矣。然而功候未至。不可強也。如吾夫子平日之著爲威儀。發爲文辭。粲然有條理者。文章是也。文章之中。原寓至理。然無行不與。夫子未嘗隱

祕。故不待眞積力久。方能有得。卽淺學之士。皆可得聞。至若仁義禮智稟於生初之謂性。元亨利貞運於於穆之謂天道。性天之理。亦有流行發見之端。然淵微精奧。夫子非其人不傳。非其時不授。故不但淺學之士不得而聞。卽聰明深造者亦不可得而聞也。夫文章性道。理本一貫。然爲顯爲微。聖人之施教固有後先。見淺見深。學者之聞道亦有難易。此以見聖門之教不躐等。子貢進德之後。始得聞之而嘆其実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此一章書是門人記子路急於勇行之意。子路有兼人之才。每聞善言。卽時行之。人但見其聞無不行。行無不力。然不觀其未行之時。則其勇行之心不見。當其既有所聞若或未之能行。則其心惕然。唯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及。汲汲皇皇。必力行其所聞而後已焉。何其勇也。蓋子路爲己之實。不急於所聞而急

於所行。故惟恐有聞者。非不欲聞之至也。乃其惟日不足之心。欲急行其所已聞。而預待其所未聞耳。觀未行而惟恐有聞。則其既行而惟恐不聞可知矣。商傅說之告高宗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王忱不艱。此即勇行之意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此一章書是因論謚而發見聖人節取人善之意。孔文子是衛大夫。姓孔名圉。謚文子。謚者行之迹。人有賢否。則謚有善惡。文乃美謚。孔圉素行多疵。得謚爲文。子貢疑其未必相稱。故問曰。孔文子何以得謚爲文也。孔子曰。凡人資性明敏。便恃聰明。不肯向學。孔圉雖有明敏之資。不敢自恃。凡詩書六藝講習討論。無有厭心。其好學也如此。爵位尊顯。便自視過高。恥於下問。孔圉雖居大夫之位。不敢自亢。事有未知。必一一訪問。雖卑賤之人。虛

懷諮詢。不以爲恥。其下問也又如此。考其生平。雖無經天緯地之才。道德博聞之實。然一善足稱。君子不沒。謚法亦有云。勤學好問爲文者。孔圉之行。正與相合。此其所以得謚爲文也。蓋聖人鼓人爲善。其心甚平。其量甚寬。以孔圉之爲人。而猶節取之。其即大舜隱惡揚善之心與。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此一章書是孔子贊美子產。以明人臣之道也。子產是鄭大夫公孫僑。孔子稱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四者維何。恭以行己。君子之道也。子產之行己也。不矜其能。不伐其功。謙謙自牧。何其恭也。是有君子之道一。敬以事上。君子之道也。子產之事上也。公爾忘私。國爾忘家。翼翼匪懈。何其敬也。是有君子之道二。惠以養民。君子之道也。子產之養民也。利則必興。害則必去。有撫字之深恩。何其惠也。是有

君子之道三。義以使民。君子之道也。子產之使民也。田疇有經。衣冠有制。無姑息之弊政。何其義也。故曰有君子之道四。然則子產備此四美。誠賢大夫也。而鄭能用之。是以國安而政理。可見爲臣者。不可不知君子之道。而用人者。不可不用君子之人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此一章書是孔子贊晏平仲。以明交道也。晏平仲。名嬰。齊大夫。孔子曰。朋友之交。五倫之

一。不可忽也。但交友者多。善交者少。惟晏平仲善與人交。凡人初交。未有不相敬者也。久之則習狎矣。因習狎而生怠玩。因怠玩而生嫌隙。敬心漸衰。久要遂廢。比比皆然。平仲之與人交也。始固相敬。久亦不替。豈不善哉。蓋君子交友。上而協恭以事君。下而同心以謀道。一有不敬。將起乖異之端。關係誠非小也。故孔子贊晏平仲。以爲交友者法。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此一章書言諂瀆鬼神之不得爲知也。臧文仲名辰。魯大夫。蔡是大龜。出蔡地。故名蔡。孔子曰。臧文仲人皆以爲知。夫知者明理。當無諂瀆鬼神之事。乃臧文仲之於蔡也。爲室以居之。又將柱頭斗栱。刻爲山形。梁上短柱。畫以水草。文仲之意。以爲敬蔡如此。必能降福。不知蔡爲占卜之用。止可決吉凶之幾。不能操禍福之柄。文仲理既不明。心且大惑。何如謂之知乎。孔子答樊遲問知。曰務民之義。敬

鬼神而遠之。蓋知者明理。必無諂瀆鬼神之事。從事於知者。可以醒矣。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此一章書是言論人者不可據事而信心也。子文。姓鬬。名穀於菟。楚之上卿。官名令尹。崔子。名杼。陳文子。名須無。皆齊大夫。子張問曰。楚國令尹子文。曾三次進用爲令尹。人未有不喜形於色者。彼却無喜悅之色。三次罷官人未有不慍形於色者。彼却無慍怒之色。其喜怒不形如此。當其罷官時。是一舊令尹矣。以舊令尹見新令尹。嫌忌之心。人或不免。彼以舊日所行之政。一一告之新令尹。畧無猜嫌妬忌之心。其物我無間如此。夫子以爲何如。孔子曰。貪位戀祿。妬賢嫉能。知爲己而不知爲國。謂之不忠。子文如此。是實心爲國者也。可以爲忠矣。子張曰。亦可謂之仁人矣乎。孔子曰。子文之行雖忠。但未知其心若何。倘有一毫立名爲人之意。便是人欲之私。而非純乎天理之公矣。焉得遽信其爲仁。子張又問。齊大夫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惡其爲逆。不肎隱忍與之同列。雖以大夫之富。有馬十乘。

一旦棄而去之。毫無顧惜之意。及至他國。見其臣不忠。則曰。與吾國大夫崔子無異。豈可與之共事。遂去之。又往一國。見其臣亦不忠。則又曰。與吾國大夫崔子無異。豈可與之共事。又去之。其審於去就如此。夫子以爲何如。孔子曰。人與惡人居。或至汙壞名節。陳文子潔身如此。可以爲清矣。子張曰。亦可謂之仁人矣乎。孔子曰。文子之行雖清。但未知其心若何。倘有一毫怵於利害之意。後來不免怨悔。便是人欲之私。而非純乎天理之公矣。焉得輕許其爲仁。大抵人之行事易見。心術難知。行事之美者。宜節取之。而心術之隱者。則宜深察之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人以義制事之意。季文子。名行父。魯大夫。昔季文子每事思之數次。然後施行。其用心周密如此。孔子聞之曰。凡事固不可不思。而亦不可過思。思之已得其

理猶恐未確再平心易氣以思之則是非已明從違已審行之自無不當斯亦可矣何必三思爲哉蓋天下之事斷以大義再思可決揣以私意愈思愈疑故貴乎以義制事也然格物窮理之功在乎平日而不在臨事致思之際格物窮理學問之道愈思愈精思之不厭其多此云再斯可者但爲應事言之耳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贊甯武子之大知若愚也甯武子是衛大夫名俞謚武子當時衛國有難上下交訟惟甯武子周旋其間卒能免君於危故夫子稱之曰甯武子之爲大夫也當邦家有道之時則任其才識知無不爲何其知及至無道之時則不計利害不露聲色而卒以濟其艱難殆又甚愚就平常論之必以爲愚不如知自我觀之時勢可以有爲凡有才識者皆可以見長惟是事關重大時値危急必至性純篤寵辱不驚者乃能晦藏其用而曲成其功平日所稱爲知者反有疑畏遜謝而不能措手者矣所以謂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然謂之曰愚必奉公而不徇於勢利必恬退而不樂於競爭必樸拙而不長於粉飾必戇直而不善於委順必特立而不喜於結納必盡瘁而不習於規避然究其終天下之大知無以加焉用人者可不知哉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此一章書是孔子因道不行而思傳道於後也孔子周流列國而淹留於陳一旦興嘆曰吾之初心本欲行道於天下乃至今而竟不一遇是道之不行可知矣我其歸於魯國與我其歸於魯國與蓋我之道雖不行於天下然不可不傳於後世今吾黨之小子有識見高明志趣遠大而言行不甚相掩者蓋狂而簡也其規模體段已自斐然有文理之可觀

但不知以中正之道自裁。而時出於規矩之外。我若歸而裁之使抑其所有餘。勉其所不逮。皆可以任斯道之重。而於吾行道之心。不少慰哉。可見天生聖人。原爲天下萬世。然聖人得志。則道行於天下。不得志。則道傳於萬世。繼往聖開來學。斯文一綫。亙古今而不息者。其在於歸與之一嘆乎。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此一章書。是孔子推言古聖人之量。以示人存心不可過刻也。孔子曰。伯夷叔齊。古之至清介者也。人之論二子者。必以爲度量淺狹。主於記人之過耳。不知二子持身雖介。而處心甚平。律人雖嚴。而推情甚恕。殆不念人之舊惡者。故人皆服其惡惡之公。而又不絕其自新之路。怨恨之端。自然鮮矣。不然。以伯夷叔齊之操行。如此其隘也。而何以當時有義士之稱。後世有聞風之感哉。推而言之。一人不能求備。觀過可以知仁。人主寬以御衆。恕

以待下。有其小失。而錄其大節。畧其形迹。而原其情素。則才者見長。不肖者更化。而天下無棄人矣。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此一章書。是孔子欲人謹名實之辨也。孔子曰。魯人有微生高者。人皆以爲直人。由今觀之。孰謂其爲直也。夫所謂直者。有卽爲有。無卽爲無。絕無一毫委曲。斯可謂之直。而高有不然者。或有人乞醯於高。於時高本無也。乃乞諸其鄰而與之。卽此一事觀之。飾己之無以徇物。掠人之有以市恩。其爲不直孰甚。則他端之虛僞。又不問可知矣。可見務矯飾以要虛名者。一事敗露。生平都喪。亦何益哉。然孔子此言。非是於盛名之下。爲刻責之論。正欲於眞僞之間。立亂德之防。用人者惟致謹於名實之辨。於衆好惡而必察。則眞人品出矣。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此一章書是孔子警人以知恥之學也。孔子曰。習俗之漸漓也。蓋有極可羞愧之事。而不自知者矣。卽如人之相接。詞色體貌。自有不易之禮。乃巧好其言。務悅人之聽。令善其色。務悅人之觀。足過其恭。務悅人之意。此其人。或自以爲善於周旋矣。然左丘明固恥之而不爲。丘亦恥之而不爲焉。蓋恥其甘心於諂媚也。人之相交。恩怨親疎。自有直行之道。若匿怨於心。而佯友其人。旣不能懲小忿以示寬大。又不能執義槩以正朋。此其人。方自以爲巧於報施矣。然左丘明固恥之而不爲。丘亦恥之而不爲焉。蓋恥其設心於奸險也。大抵人情樂於順從。故諂媚者易入。人情忽於面交。故奸險者得計。有國家者。寧取樸誠坦易之士。遠屛從諛飾僞之人。則廉恥以立。風俗以正。而奸僞之徒亦少矣。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此一章書見聖賢大道爲公之心也。昔顏淵季路嘗侍於孔子。一堂之上。正考德問業之時。孔子因問二子曰。爲學莫先於立志。爾二人何不各言爾之志乎。於是子路對曰。人不可以自私。凡天下之所有者。皆吾身外物也。惟願以所乘之車馬。所衣之輕裘。與朋友共乘而共衣之。雖至敝壞。亦無憾焉。子路性地高明。勇於爲義。不屑爲鄙吝之事。故其言如此。顏淵對曰。人不可以自足。凡一身之所爲者。皆吾分內事也。惟願善有諸己而不矜誇。勞及於人而不張大。秖以全其固有盡所當爲。而無伐無施焉。顏淵克己功深。資質純粹無一毫滿假之心。故其言如此。二子之言志已畢。子路因進而請曰。願聞夫子之志何如。

孔子曰。我之志無他。惟願天下之人。各得其所而已。天下之人。有老者。有朋友。有少者。老者當安。吾願安之。而使各得其養。朋友當信。吾願信之。而使各全其交。少者當懷。吾願懷之。而使各適其性。因吾身之所接。而盡其性之所本然。隨物之自來。而予以理之所各足。我之志如此而已。合而觀之。子路志在公物。而猶知有物。顏淵志在公善。而猶知有善。至孔子。則利濟天下。而仁育羣生。眞與天地萬物爲一體也。本是志而行之。則時雍風動之化。當與堯舜比隆。惜乎不得其位。徒有志而未遂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望人改過。而激其自新之意也。孔子曰。凡人不能無過。而有過貴乎能改。若人時時克治。念念省察。偶有過失。即深加悔責。自訟於心。則必能改。而無復有過。我嘗以此致望於人。而今則已矣。凡人自見其過。或掩飾以自文。或委靡以自安。求其自悔自責。而能訟之於心者。則未之見也。如是而望其改過遷善。豈可得乎。蓋一念無悔過之機。則終身無自新之路。此吾之所以致嘆也。然此特爲中人以下者言。若聖人居敬窮理。預養此心。邪念不萌。自無過失。豈待有過而後悔耶。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人好學。以全其生質之美也。孔子曰。凡求道者。固貴有天資之美。而尤貴有學問之功。如我之從事於道也。不敢恃乎天資。而惟恃乎學力。終身黽勉。故底於有成。如但以生質之美而已。即彼十室之邑。地甚狹而人無多。亦必有忠誠信實可以進道如我者焉。放而天下之廣。又不勝其多矣。如彼以粹美之姿。而加以勤敏之力。豈不皆得成就。而顧成就者鮮。乃彼恃其美質。不如

我之孜孜於學而好之也。人可無以學自勉乎。蓋從古無不學之聖人。亦未有聖人而不好學者。聖如堯舜。猶必精一執中。孳孳不倦。法堯舜者。又安可不務學乎哉。

雍也第六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此一章書是言臨民之貴於居敬也。雍是孔

子弟子冉雍。昔冉雍寬洪簡重。故孔子稱許之曰。臨民之道。貴乎有容。而馭下之方。尤當不擾。我觀雍之爲人。度量寬弘。器宇凝靜。即使之居於南面之上。以理庶政而統庶民。亦無不可。維時仲弓知孔子許己之意在於簡重。於是以子桑伯子爲問。蓋因伯子爲人。亦有與己近似者。故問之以探孔子之評品何如耳。孔子曰。凡人立身行事。多有自爲煩擾過於瑣屑者。如伯子爲人。有可取者。其簡易而不煩乎。孔子此言。因伯子超乎流俗。簡畧率眞而取之。非即以其簡爲可也。仲弓見孔子之許伯子。而並不能無疑於心。遂進而質之曰。居上臨下。固貴於簡。然簡亦不可槩論。不可以不辨也。如居心於敬。兢兢業業。惕厲於中。而無敢肆慢。如此則心有主而自治嚴。以此行簡。以臨其民。雖幾務紛乘。皆能得其大體之所在。靜而不紛。動而不擾。執要御煩。無爲而治。不亦簡所當簡而可乎。若先自處

於簡。恣意任情。無復收斂謹飭之意。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槩從簡畧。厭事之心一生。百度之矩盡廢。是則爲苟簡之簡。無乃失之過甚而爲太簡乎。仲弓此言。至當不易。故孔子深與之曰。雍也以居敬之簡爲可。以居簡之簡爲過。其言豈不誠然乎。此見敬者乃從古帝王心法。詳味仲弓之言。而所謂篤恭而天下平者在是矣。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

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此一章書是稱顏囘之心學以勉天下也。昔孔子以學誨人。於是哀公問之曰。夫子之門學者甚衆。然弟子之中。果孰爲好學者乎。孔子對曰。人之爲學。必體之身心。時加克治。而後謂之能好。非徒事呫嗶。可以謂之好學也。吾弟子之中。有顏囘者。乃眞好學之人。蓋人當拂意之時。不能無怒。但血氣用事者。一有觸發。卽不能禁止。或有怒於此而移於彼者。囘則不然。未怒之先。心和氣平。既怒之後。氷消霧散。蓋不以稍有沾滯而遷其怒也。抑人有秉質之偏。不能無過。但志氣委靡者。一有過失。每不知改悔。多有過於前而復於後者。囘則不然。方過之時。覺察精明。知過之後。克治勇猛。亦不以稍存繫吝而貳其過也。惟囘克己之功。無有間斷。故謂之好學。惜其豐於德而嗇於年。不復存矣。今弟子之中。求如囘者。已不可得。未聞更有好學者也。大抵聖門之學。不在辭章記誦之末。而在身心性命之微。誠能居敬窮理。涵養此心。自然如衡常平。如鑑常明。而得無怒無過之本體。又何有不遷不貳之足云哉。故聖學以正心爲要。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此一章書見聖人用財。必準之以義也。子華。是孔子弟子公西赤。字子華。冉子。卽冉求。釜。是六斗四升。庾。是十六斗。秉。是十六斛。子華一日奉師命出使於齊。時有母在堂。冉求篤於友誼。恐其無以爲養。乃爲請粟於孔子。孔子與之釜。甚少者。示不當與也。請益與之庾。亦不多者。示不當益也。冉求未達。遂自與粟五秉。則過多而傷惠矣。孔子因而曉之曰。赤

之爲我適齊也。所乘者肥馬。所衣者輕裘。富見於外。知其不約於內矣。富形於身。知其不鈌於親矣。我聞之。君子周濟人之窘急。而不繼續人之富足。汝之與粟。是繼富非周急也。是不當與而與者。孔子教之以義如此。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字子思。時孔子爲魯司寇。有采邑。故以思爲邑宰。與粟九百。乃其常祿所當得者也。思素性狷介。以爲多而不受。則過於廉而非理之中矣。孔子因而教之曰。官有常祿。乃國家養廉之典。安得以私意而辭之。卽俸祿有餘。爾之鄰里鄉黨有貧乏者。推以與之。亦足廣君惠也。何以辭爲。是不當辭而辭者。孔子教之以義如此。大抵取與辭受。必有當然不易之理。冉求務多與以爲惠。則失之濫。原思辭常祿以爲廉。則失之矯。聖人於赤非吝。於思非奢。斟酌乎義理之中。而化裁其過當之失。故惠非私惠。廉非矯廉。善用財者。以聖人爲準可也。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此一章書。見用人者不當拘以世類也。仲弓爲聖門高弟。以德行著名。其父賤而行惡。當時有以此病之者。故孔子譬之曰。天之生才何常。而世之用才無定。如雜文之牛。固不足貴。而生子純赤。合乎昭代之尚。角且周正。中乎犧牲之選。正祭祀之所須而不可棄者。世人雖以其所生可議。欲置之而不用。然山川之神。豈能舍而不享乎。然則仲弓之德。自當見用於世。不當以父而見廢也。可見賢哲之生。克肖象賢者固多。邁跡自身者亦復不少。故易稱幹蠱。書貴蓋愆。果其才德出衆。聖主不遺。古之明揚側陋。立賢無方者。固有超乎尋常庸俗之見。而不拘乎世類之跡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此一章書。言求仁者貴純其心。許回以勵羣

弟子也。孔子曰。仁者。心之全德。降衷之初。渾然一體。原無彼此之分。自爲私欲所隔。心便違仁。卻與爲二。不無久暫之異矣。吾門弟子如顏回者。平日克己之功。無少間斷。至於三月之久。純乎天理。毫無人欲。心與仁常不相離。庶幾與時俱永者矣。其餘之羣弟子。非不從事於仁。但已得而復失。暫明而復蔽。或一日之內。能至於仁。過此則私欲間之矣。或一月之內。能至於仁。過此則嗜好乘之矣。心之

於仁。不過有時而存耳。欲如三月之久。不槩見也。蓋仁道至精。不容一念之或雜。不容一息之或踈。故純亦不已者。聖人之仁也。終食無間者。君子之仁也。三月不違者。大賢之仁也。求仁者亦在持守之久。操存之力。勉勉循循。忘其至焉之名。並化其不違之跡。以幾於中心安仁焉可也。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此一章書見人才有各當之用。國家不可無器使之道也。季康子問於孔子曰。夫子之門人若仲由者。可使爲大夫而從政也與。孔子答曰。從政必須果斷之人。方能決大疑定大計。由也資性剛決。遇事能斷。使之從政。有振作而無廢弛矣。何難之有。康子又問曰。如端木賜者。可使爲大夫而從政也與。孔子答曰。

從政必須通達之人。方能審事幾。曉物理。賜也知識高明。料事多中。使之從政。有變通而無執滯矣。何難之有。康子又問曰。如冉求者。可使爲大夫而從政也與。孔子答曰。從政必須多才多藝之人。方能理繁治劇。區處周詳。求也長於政事。才堪肆應。使之從政。有餘裕而無竭蹶矣。何難之有。蓋三子之才。分之可以各奏一能。合之卽以共成至理。國家量能授職。辨材定官。有知人善任之明。自有明作

有功之效。孔子此言實萬世用人之良法也。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此一章書見閔子出處之守甚正。公私之辨甚嚴也。閔子騫是孔子弟子。名損。字子騫。季氏爲魯大夫。專執國政。費乃季氏私邑。據以抗魯。孔子爲司寇時。常欲墮之者。一日季氏使人召閔子爲宰。其意無非欲收人望。然閔子是聖門德行之賢。豈肯私附權臣之黨。對

使者曰。大夫雖欲用我。然榮祿非我所願。汝其爲我從容委曲。達我不仕之心而止其用我之意。若再來召我。則我必出境而避於汶水之上矣。豈能強我出仕乎。蓋辭之之意雖婉。而絕之之意甚決。非德行素優。審於進退者不能也。他如仲由冉求輩。未能早見豫決。遂致失身於權臣。獨閔子守正不阿。卓然自立。觀其辭宰數語。眞足明大義於千古矣。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深惜德行之人而致嘆於天命也。冉伯牛名耕。孔子弟子。昔伯牛有疾。孔子往問之。伯牛乃自北牖下遷於南牖。使孔子得南面視己。蓋以尊君之禮尊師也。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但自牖中執其手而嘆曰。疾勢至此。殆將不起矣。然此乃天之所命。一定不易。非人之故也。凡人平日檢身或有不謹。以至災咎。此人所自取。不可委之於

命。今以如此之賢人。而乃有如此之疾病也。豈非莫之致而至者耶。孔子重言而深惜之如此。可見聖賢平日守身愼疾。時時儆惕。務求盡其在我。所謂居易俟命。修身立命。其道不越乎此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贊顏回造道之深。不以境遇累其心也。孔子曰。吾人學道。工夫純熟。實

有所得。如顏回者方是有道之賢人。如何見之。凡人見道未深。動爲外物所移。故人情每莫難於處貧。回也不過一簞之食。一瓢之飲。所居在陋巷之中。其貧困如此。使他人處之。有不勝其憂愁者。回也心中自有樂處。不以貧困而少改其樂。蓋回克去己私。無非天理。舉一切外至之物。毫不足以累其本體。是何等涵養。何等造詣。賢哉回眞有道之人也。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困而能亨。窮居不損。顏

氏之子其庶幾乎。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學者以自強之功也。冉求見孔子曰。夫子之道高矣美矣。自受教以來。非不中心欣慕。求至於道。但氣稟昏弱。力不足以從心。故不能至耳。孔子教之曰。女所謂力不足者。曾用其力以求前。至於中道。欲進不能。譬如負重行遠之人。行至中途。氣匱力竭。不得已而廢。方謂之力不足。今女自安於怠惰。不加懋勉。如畫地自限者然。乃力能進而心有所不欲。非心欲進而力有所不及也。女奈何自棄也哉。可見聖人之道。只在日用常行。盡人可以用力。誠能眞知篤好。自然日新月異。欲罷不能。豈患力有不足哉。董子曰。事在勉強而已。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薛瑄曰。爲學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然則求道者。其亦可以知所務矣。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人以眞儒之學也。孔子謂子夏曰。今之學者。皆謂之儒。然所以爲儒之實不同。不可以不辨也。有所謂君子儒者。其用心專在爲己。不求人知。凡理有未明。行有未修。無不切實講求。絕無干名求譽之心。此君子儒也。有所謂小人儒者。其用心專在騖名。不肎務實。若知得一理。行得一事。便欲沽取聲譽。絕無近裏著己之意。此小人儒也。

吾願女學爲君子之儒。無學爲小人之儒。庶幾心術正。人品端可日進於成德矣。夫此君子小人之分在一人爲學術之辨。在天下卽爲世道之關。誠用君子儒以實心行實事。則天下咸被其澤。倘用小人儒以僞學竊虛名。則天下胥受其患。用人者亦何可不審其微而愼其選也哉。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此一章書是見聖賢取人之法也。昔子游爲武城邑宰。孔子問曰。爲政之道。以人才爲先。武城一邑之中。豈無道高德重表見於時者。女亦曾得其人。以之維人心而正風俗否乎。子游對曰。人才不可多得。有澹臺滅明者。其存心制行。正大光明。卽如尋常行路。必由正途。而不由邪曲之小徑。歲時進見。必因公事。公事之外。未嘗輕至邑宰之室。以此二事觀之。動必以正。無見小欲速之心。守必甚嚴。無

枉己徇人之事。如斯人者豈不可以表式多士乎。由此推之。用人之法。立心必取其至正。正則可以杜巧利之門。而邪士無所容矣。行事必取其大公。公則可以塞奔競之路。而宵人不能進矣。雖以之宰天下。道豈外是乎。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稱魯大夫有功不伐以風世也。孟之反名側。魯大夫。魯哀公十一年。齊帥師伐魯北鄙。魯師及齊師戰於郊。魯師奔。孟之反後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其事如此。孔子特稱揚之曰。凡人有功。多易於誇伐。若孟之反。可謂不伐其功者也。凡戰敗而還。以居後爲功。孟之反當我師奔北。獨居軍後以爲殿。卻敵以全衆。可謂有功矣。乃於將入國門之時。正衆人屬目之地。鞭策其馬而言曰。非我敢於居後也。乃馬不能前進也。非惟不自有其功。而且自揜其

功。其不伐也如此。蓋之反之意。以爲不能立功於戰陣。而反論績於敗奔。深可羞愧。故托言馬不前以掩之。可謂賢大夫矣。凡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彼自矜自衒者。皆斗筲之器也。故孔子特稱之反。以爲天下後世法。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嘆好諛悅色之非也。祝鮀是衛大夫治宗廟者。有口才。朝是宋公子。有

美色。此二人蓋春秋時最著者。孔子嘆之曰。方今人心不古。不好直而好諛。不好德而好色。必佞口如祝鮀。美色如宋朝。方能取悅於世。不爲人所憎疾。若不有祝鮀之佞口。與宋朝之美色。則無以投時俗之好。難免於今世之憎疾矣。孔子蓋傷之深也。夫世教明。則人知善之可好。而不好諛。知德之可悅。而不悅色。書云。何畏乎巧言令色。蓋佞口。蛇蝎也。美色。鴆毒也。人主防之不早。去之不速。一爲所惑。爲害不小。孔子對哀公問政曰。去讒遠色。答顏淵問爲邦曰。放鄭聲。遠佞人。其爲後世誡。至深遠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醒人由道也。孔子曰。道之在人。如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以至一作止。一語默之間。莫不各有當然之道。在所必由。無時可忽。無地可離。若出必由戶者然。試問人誰能出不由戶。何故不肎由斯道也。此

恠而嘆之之辭。欲人知道之必當行。而亦以見道之本不難行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此一章書。是孔子欲人去文質之偏勝。以進於成德也。孔子曰。人之一身。內有忠信誠慤之本然者爲質。外有威儀文詞之燦然者爲文。質以生文。文與質稱。相爲表裏。不可偏勝。若專尚質實。勝過乎文。則徑遂鄙陋與野人

相似。若專尚文采。勝過乎質。則粉飾華美。與掌文書之史相似。是豈君子之所貴乎。必也內有其質。外有其文。無或有餘。無或不足。彬彬然適相勻稱。然後爲成德之君子矣。此孔子爲人之治身而言。由此推之。凡人心風俗禮樂教化。皆行以實意。而濟之以文。斯上下通行。萬世無弊也已。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此一章書。是孔子深儆人之不直也。孔子曰。天理本直。而人得此理以生者也。故人之生於天也。實理自然。初無委曲。凡是是非非。善善惡惡。推而至於應事接物之間。無不有大中至正之理。無所矯強。無所造作。所謂直也。夫人之所以生者。皆此直理。則人當順此理以生於天地之間。乃爲無愧。若使不直而罔存心虛僞。行事邪曲。則生理既滅。而猶然生於世間者。不過僥倖而得免於死耳。豈尚可以爲人哉。可見人性皆善。能率其性。即所以

全其生。踐形盡性。聖賢修身立命之道。不外是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此一章書。是孔子鼓舞學者以進境也。孔子曰。理道固有淺深。造詣亦有漸次。人之於道明於心而知嚮往者。知也。體於心而知愛慕者。好也。融於心而知會通者。樂也。彼不知者無論已。若知爲不易之理。未能尋繹討論。道猶不與我相屬。好則愛慕之誠。操持之力。不使物欲之蔽。偶間於中。以視知者。則有間矣。故知不如好。然好固勝於知。只是黽勉進修未能實有諸己。道猶不與我浹。樂則融會於中。充然自得。天地萬物之理。皆具於身。以視好者。又有間矣。故好不如樂。學者誠能馴致其功。而又深造不已。學問豈易量哉。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此一章書。是言因材施敎之意也。孔子曰。凡

人資質有高下。學問有淺深。教人者當觀其力量如何。不可以槩施也。若是中等以上之人。稟資既異。學力已深。自可超乘而上。一經指示。便能領會。則言者適當其可。而聽者不苦其難。故可以語上也。若中等以下之人。稟質既庸。學力未粹。尚須積累之功。遽語精微。卒難解悟。則言者徒覺其勞。而聽者未悉其奧。故不可以語上也。然上下豈有定哉。奮志圖功。下學亦可以上達。因循玩忽。中人亦等於下愚。總在人之自勵何如耳。學者其勉諸。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此一章書。是言知仁之實理也。樊遲問知於孔子。孔子曰。是非之心。知也。見理既明。則是非不惑。蓋人生日用。自有常行之則。如倫理所當盡。職分所當爲者。勉力是務。至於鬼神。誠敬以事。畧無諂瀆之心。則禍福不足以擾其胸矣。可不謂之知乎。又問仁。孔子曰。心無

私欲。仁也。存心既公。則私欲不眩。蓋爲人之道。本有自然之理。如身心之所屬。性分之所關者。不辭其難。至於後效。俟其自至。絕無覬覦之念。則功利不足以撼其中矣。可不謂之仁乎。總之。知者敏於見事。而心不淆。仁者純以居心。而事不擾。仁知雖有殊名。而其理則一而已。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此一章書。是累言以形仁知之妙也。孔子曰。天下人品不同。性情亦異。然由內而想其外。俱不相沿。各有根心之驗。如知者本心虛明。毫無窒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本性端凝。不可搖撼。有似於山。故樂山。此以其性情而言也。知者聰明四達。盡事物之靈通。殆極其動。仁者天理自然。無人欲之紛擾。殆極其靜。此以其體段而言也。人惟心有拘繫。偏境多憂。知者志氣清明。不爲境累。豈不樂乎。人惟

嗜慾無節。敗度損壽。仁者精神強固。不爲物侵。豈不壽乎。此以其效驗而言也。仁知之理。歷歷可見如此。人可不務反身脩德以自勉乎。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此一章書是孔子尊王賤霸之意也。孔子曰。國家求治。必遵先王之道。庶可垂爲久大之模。然廢其法而衰替者易復。更其法而富強者難變。我周初有天下。封太公於齊。封周公

於魯。其時政教風俗。依然文武之遺。繼而齊尚功利。喜夸詐。太公之治。蕩然無存矣。若齊之君臣。能變功利而爲禮教。變夸詐而爲信義。則僅可如今日之魯。魯雖式微。而紀綱制度。不改先王之舊。若能修舉廢墜。煥然維新。即可一變而如王道之盛也。二國俱宜更變。而變有難易之不同如此。可見孔子經綸。自有次第。朞月而可。三年有成。一變再變之餘。治功自臻醇茂。奈二國俱不能用。惜哉。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此一章書是孔子欲人顧名思義之意。觚。或曰酒器。或曰木簡。以其有稜。故名爲觚。孔子曰。天下事物。有其名。必具其實。有其實。方稱其名。如器之名爲觚者。以其有稜角也。若去其稜角。是失觚之實矣。而人猶以觚名之。按其名。觚也。按其實。不觚也。名雖存而實已亡。尚得謂之觚哉。尚得謂之觚哉。孔子見世之有名無實者多。故因觚而感嘆如此。蓋子必

孝而後可以爲子。臣必忠而後可以爲臣。禮必敬而後可謂之禮。樂必和而後可謂之樂。推之凡事凡物。莫不皆然。所當顧名而思義也。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此一章書是言爲仁者當明理也。宰我不知爲仁之道。憂其濟人而害己。故問曰。仁者以

愛人爲心。聞人有難。卽當往救。雖或告之曰。有人溺在井中。亦將入井而救之乎。不救。則無濟於人。爲不仁。救之。則有害於己。爲不智。甚矣爲仁之難也。孔子曰。仁者雖切於救人。然救之必有其道。未聞從井可以救人者。仁者何爲其愚若此乎。大凡仁人君子。聞人有難。必生惻隱之心。使之往救則可。若使之自陷其身。如從井以救人則不可。蓋凡事有理。君子明理者也。井中有人。理之所有。人以此

欺誑君子則可。若從井救人。理之所無。而欲以此誣罔君子則不可。爾欲爲仁。亦權於緩急輕重之間而已。夫濟人利物者。仁之心。揆事度理者。智之事。天下無不仁之君子。亦無不智之仁人。是以好仁必好學。而後不失之愚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人以知行兼盡之功也。孔子曰。凡人求道。不旁通夫事物。則理不明。不實體諸身心。則守不要。或與道相違背者有之。所以君子以爲天地民物之理。載在詩書六藝之文。旁搜遠覽。講習討論。凡可以廣聞見益聰明者。無不究心焉。然又不徒務博已也。學愈弘通。心愈收斂。凡視聽言動。一一持守天理之節文。無敢縱逸。如此既不病於孤陋。又不涉於支離。雖未必卽能與道爲一。然由此進之。亦可以至於道矣。何違背之有。

蓋爲學之方。貴乎知行兼盡。博文是致知之事。約禮是力行之事。誠能讀書窮理。卽以此體驗於踐履之間。用功不已。入聖非難。豈但弗畔而已哉。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此一章書是見聖人所爲。必合乎天也。孔子至衛。衛靈公之夫人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小君之

禮原非一時之權變已也子路不知以見此不正之人爲辱故不說孔子不明言其意但出誓言以告之曰凡人立身行己務期不愧於天若使我之所爲不合於理不由其道是獲罪於天也天必棄絕之天必棄絕之此孔子欲子路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蓋聖人道大德全無可不可故於南子有可見之禮不必峻拒之至於靈公問陳明日遂行孔子豈屈己以徇人者哉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以中庸之德望人所以維世教而興民行也孔子曰本乎天命人心之正而不離乎人倫日用之常者中庸之德也其爲德也不偏於太過無可減損不偏於不及無可增益非有新奇之足喜自然經久而可行豈非盡善盡美至極而無以加者乎是德也民之所同得也但或拘於氣稟之偏或安於習俗之敝少有此德亦已久矣蓋民不

興行由於世教之衰苟主持世教者修其身而明其道仁義禮智之性生而同然君臣父子之經人所易曉中庸之德何難率天下而行之哉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子貢以求仁之方也子貢曰凡仁主乎愛必盡愛之事而後成仁之用如有人加惠於民其施甚博無一夫之不被而又能於所施之衆莫不有濟此其人何如可謂仁乎孔子曰仁之量固無窮而仁之力則有限若云博施濟衆豈但止於仁而已必也聖人體乎仁以造其極者庶足以當此聖如堯舜宜其於博施濟衆無有不慊矣然而勢實有所不能雖堯舜猶歉然有不足也必欲以此求仁則愈求而愈遠矣何不觀仁

者之心乎。夫所謂仁者不必事功之廣濶而在心體之周流。己欲成立便思扶植人使之皆得以自立。己欲通達便不沮塞人使之皆得以自達。如此立心。全然天理之公毫無私欲之間。不必徧物而愛之。凡天下之大已無不在吾胞與之內。其體量固如此也。然則求仁者亦但求諸心而已。誠能近取諸身以己譬人。己欲立。知人亦欲立。卽推以立人。己欲達。知人亦欲達。卽推以達人。始雖由於勉強。後必進於自然。未可謂臻乎仁之至。而實可謂造乎仁之方也已。子貢欲於功用求仁。則難而愈遠。孔子教以心體求仁。則約而可成。蓋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無非見得人己相通。故到得一體地位。法堯舜者務存仁者之心則得矣。何事博施濟衆爲哉。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五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六

論語上之三

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此一章書是孔子自敘其立言之有本也。孔子曰。凡前人所已言已行。而於我傳之。謂之述。前人所未言未行。而自我創之。謂之作。作者爲聖。豈所易幾哉。我但述前人之舊。或攷諸典籍而爲之闡揚。或聞諸故老而加以裁訂。實未嘗有所作也。所以然者。蓋天下之理。不出古人論說之中。我深信不疑。而篤好不厭。是以惟知其當述。而無容復作也。然豈由我一人之見如是哉。商時有賢大夫老彭者。信古而傳述。已先我而作則於前矣。我私自倣法。以庶幾得比於我老彭耳。夫孔子刪定贊脩發明古聖王之道。以垂教萬世。雖爲述之事。實勝作之功。乃不特不自居於作。并不遽任爲述。聖人德愈盛而心愈下。固如此夫。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此一章書是聖人德有餘而心愈不足也。孔子曰。人於性命事物之理。言時則存諸心。不言時即去諸心。由心與理未洽耳。若乃沉潛淵默。而此心常能體會。舉平時所閱歷而有得者。皆識之不忘。非見之深。習之熟。豈易至此。凡學者久則易厭。若乃學焉而已知者益求其知。已能者益求其能。深信義理之無窮。而孜孜向進。未嘗有厭棄之意。此成己而不息者也。凡誨人者。視人與己不相涉。則易倦。若乃誨人。而未知者導之使知。未能者導之使能。深見物我之無間。而循循造就。未嘗有倦怠之心。此成物而不息者也。三者皆我所從事焉。以期其必然者。以我自考。遂敢謂體備而無歉耶。何者能有於我哉。夫聖人總羣聖而會其全。合萬物而歸於極。人見其義精仁熟。而聖人不自以爲能。蓋惟造道之極者乃望道而未見也。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此一章書是聖人憂勤不已之意。孔子曰。凡理得於心。謂之德。德者。人所固有。惟脩以蓄之。則德日進於高明矣。乃不從事於省察克治。以自全其本體。將德何由而成乎。凡效法聖賢之所爲。謂之學。學者。人所當勉。惟講以明之。則學日至於純熟矣。乃不從事於講習討論。以深究其精微。將學何由而明乎。事之宜爲義。若已聞之。是明知其益。便當奮發有爲。而遷徙以從之也。乃聞義而不能即用其力。以求合乎當然。則善無由而積矣。人之心本善。其有不善。是私欲之累。便當深自愧悔而勿憚於改也。乃不善而不能內疚於心。以絕遠乎非僻。則過無由而去矣。此四者。其功不可不全。其責無可他諉。是吾所深憂而不能自已者也。夫脩德講學徙義改過。皆日新

之要。聖人豈眞有所不能。而猶以此爲憂。蓋其進脩無已之心。固惟日不足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此一章書。是形容聖人閒居氣象。記者謂。凡人當閒暇之時。怠肆者易流於褻。斂束者或過於嚴。蓋由積於中者未極其純。故見於外者未協乎節也。惟夫子周旋中禮。隨在各當。如當燕居無事。自不同於在朝在廟。應務接物之時。則見其舒徐自若。而無迫遽之意。其容申申如也。溫潤可親。而無震厲之氣。其色夭夭如也。自其德性之純粹。發爲氣體之和平。誠有擬議之所難窮者爾。夫聖人舉止動靜。無不適合乎當然。而其見於燕居者如此。非善觀聖人者。其孰能知之。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此一章書。是孔子爲道不行而嘆也。孔子曰。凡人之氣。壯而盛。老而衰。方其盛也。習焉而不覺。及其衰也。隨感而可知。甚矣吾氣之衰

也。何以驗之。吾向也年當少壯。常夢見周公。不能以身接。而猶得以神遇。至於今。久矣不復夢見周公矣。即此而觀。不可以見吾衰之甚乎。蓋孔子志在行周公之道。原不因年而有異。雖自歎其不夢周公。終何嘗一日忘周公哉。夫孔子之不忘周公。乃孔子之不忘天下萬世也。而僅托之夢想。發諸浩歎。豈不深可惜耶。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人以心學之全功也。孔子曰。學莫先於立志。若非所當志而志。則志失其正矣。夫人倫日用之間。各有當然之理。所謂道也。必志於此。而致知以究其原。力行以盡其事。務使心神專一。以期漸進於高明。則所適者正。而不惑於他途矣。行此道而有得於心。謂之德。德而不據。則持循不密。將心之所得。能保其永存乎。必也操以強忍之力。務使此德恒守而不失。德愈積而守愈堅。則

始終允執而衆善備矣。行此道而德全於心。謂之仁。仁而不依。則物欲時引。將心之所全能保其不虧乎。必也盡其存養之功。務使此仁日習而不違。仁愈至而習愈熟。則常變悉協而天理純矣。自志道而據德依仁。本之在內者。旣無不盡。而末之在外者。又安可遺乎。如詩書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所謂藝也。誠能游心於此。朝夕涵泳。以陶養其性情。則有以通乎物理。周乎世用。而心亦無所放矣。蓋道德仁藝。所以會乎理之全。志據依游。所以盡其心之用。本末兼該。內外交養。而不失乎先後輕重之序焉。聖學之所以有成也與。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此一章書是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孔子曰。人性本無不善。而不能使之同歸於善。是亦教者之過也。人不知來學。而必欲往教。固無是禮。苟其求教之誠。執贄而來。雖自行一束之脩以上。厚薄不同。而向道之心則同。皆可與爲學者也。吾未嘗不惓惓以盡其誨焉。夫聖人設教不輕授人。教之義也。亦不輕棄人。教之仁也。教澤所以無窮也與。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此一章書是聖人施教之有方也。孔子曰。教人者豈不欲盡言而無隱。但必俟受教者有地而後設教者可施。人有心求通而未得通其意憤然不能自已者。在彼先有可通之勢。而我爲之開其意。則不難釋彼之疑。是啓之有益於憤也。若不憤則彼原無志於求通。而何以啓之。是以不啓。人有口欲言而未能言其貌悱然不克自伸者。在彼先有可言之機。而我爲之達其辭。則不難暢彼之隱。是發之有益於悱也。若不悱則彼原未有所欲言。而何從發之。是以不發。至於人有爲我所面命者。如舉一隅以告之。必能觸類引伸。以三隅

反證然後復告則彼之悟無窮而我之言亦易入若舉一隅而不更卽三隅還以相質則是執一而寡所旁通絕不能自用其力者卽復之何益是以不復也蓋敎者固有欲盡之心學者尤必有自致之力然後敎學相長可與有成否則雖諄諄告語無庸也孔子之不輕於敎正其不倦於敎之意也夫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此一章書是見聖人性情之正也記者謂吾夫子德性純粹哀樂適當乎中如人當有喪夫子推見至隱而哀之時而食於其側則不能甘味而未嘗飽也如於是日弔人而哭餘哀未忘則終是日哀樂不相襲而自不能歌也夫聖人之不飽不歌豈有心行乎其間乃隨所遇而各中其節聖人自然之忠厚也學者能識聖人用情之忠厚其亦足以進於道矣夫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此一章書是見聖賢出處之必有其具也孔子謂顏淵曰吾人出處之道所遇者係乎時而所操者存乎己有如用之是時可以有爲也則出而行道以成弘濟之功其或舍之是時不可以有爲也則卷而藏之以全獨善之

志仕止久速旣聽其遇之自然又不失其理之宜然當吾世孰能有此哉惟我與爾有是夫固有獨喻而不可以告人者矣子路聞是言而請曰用舍行藏夫子固與回共之矣若夫子一旦行三軍而有戰伐之事則將誰與乎子路蓋自負其勇而以爲非己莫與也孔子曰兵凶器也戰危事也而可以血氣逞乎如暴虎徒搏馮河徒涉輕生妄動死而無悔者旣不知一己之利害又焉能措大事於萬

全。吾所不與也。必也平日之涵養。裕乎一心。臨事之際。不但不肎妄動。且有戰兢危懼之意。又好深謀遠慮。斟酌至當。而後果決以成之。如此之人。以敬愼養其義氣。以詳密保其全功。可謂智勇兼備者。是乃吾之所與也。由前觀之。則知可以退者。乃可以進。彼尸位戀祿與干時躁進之徒。皆非用世之具也。由後觀之。則知有謀者。乃能有勇。彼鹵莽剽銳與輕浮喜事之子。皆非成功之人也。人主論相擇將。其必取法乎此哉。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此一章書。是聖人破人妄求之心也。孔子曰。天下之物。未嘗不有求而得之者。至於富則何如哉。若富而可以人力強求也。則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矣。蓋執鞭雖賤役。而屈己足以致富。又何辭焉。但人之貧富。亦非偶然。在天有一定之數。在己有一定之理。如不可強

求而得。則何不從吾中心之所好。爲安於命而合於理也乎。夫求富則乞諸人而不得。從好則反諸己而有餘。人亦何必營營取辱哉。然則士之所以立身。君子之所以取人。必先觀其所守。而後可知其所爲矣

子之所愼。齊。戰。疾。

此一章書。是門人記夫子謹身之大節也。吾夫子何事不愼。何時不愼。而又有所更愼焉者。蓋有三也。其一曰齊。夫齊以交神。神之所以享格者。在誠意。不在虛文。一有不愼。則備禮備樂無益也。若夫清明其志。儼恪其體。所謂祭如在者。惟夫子有焉。一曰戰。夫戰以衞國。國之所以靈長者。在勝算。不在黷武。一有不愼。則堅甲利兵無益也。若夫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所謂神武不殺者。惟夫子有焉。一曰疾。夫疾爲身累。身之所以保攝者。在平日。尤在一時。一有不愼。則補救怨尤無益也。若夫養其天和。擇其醫藥。所謂守身爲大者。惟夫

子有焉。可見聖人無所不愼。而三者關係非輕。故謹之又謹。要非深窺聖人者。焉能知其如此哉。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此一章書。是見聖人之神遊古帝也。昔帝舜之作樂也。名曰韶。以至聖之德。當極治之時。其聲容美善。雖得之傳聞。而未易親見也。舜之後。有陳敬仲者奔齊。故齊有韶樂。夫子至齊而得聞焉。於是三月之久。一心向往。至於飲食俱忘。不知肉味。且贊嘆曰。古樂之入人也深矣。而韶之入人也。更有出於意想之外者。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非甚盛德。烏能若此乎。蓋治之象徵乎樂。而樂之原係乎德。孔子之所以極贊舜樂者。其亦與舜合德而後知其深也。豈僅在聲音節奏之際哉。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此一章書。是見聖賢正名之心也。昔衛世子蒯聵得罪出奔。國人立其子輒爲君。以繼靈公之後。及晉人送蒯聵歸國。輒遂拒之不受。當時之人。莫不以蒯聵爲罪人。而輒拒之爲是也。冉有有疑而問子貢曰。衛君之立。人皆爲之矣。不知夫子亦以爲然而爲之乎。子貢曰。諾。吾將入見夫子而問之。子貢不敢直言衛君。而取古之尊父命。讓國祚者以爲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曰。二子遜國而逃。制行高潔。古之賢人也。子貢曰。二子固是賢人。但不知讓國之後。亦有後悔而怨焉否乎。子貢之意。以爲賢如二子。苟尚不免於怨。則衛君又何責焉。孔子曰。凡人有所求而不得則怨。若伯夷以尊父命爲正。叔齊以不遵亂命爲安。各行其志。皆合乎理。是求仁而得仁矣。又何怨乎。於是子貢出謂冉有曰。夫子不爲衛君也。蓋國之得失。孰如父子之大倫。觀夷

齊之遵父命爲孔子之所深取則衛君之拒父又豈待再問而知之乎惜也聖賢正名之心徒存之空談而已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此一章書是見聖人自得之樂不以境遇而移也孔子曰人之常情莫不厭貧賤而慕富貴至於我則不然即如疏食可飯也則飯之水可飲也則飲之肱可曲也則枕之其爲淡

泊不亦甚乎然我之眞樂初不因此而減蓋亦在其中矣其或不義而富且貴似亦勝於疏水曲肱然自我視之殆如浮雲之於太空任其往來而不足以動其清虛也其樂何如哉可見聖人之心原有眞樂故一切境遇不足爲累豈僅矯當世而薄富貴者比與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此一章書是聖人明易理之當學也孔子曰古聖人之制易也天道於是乎昭焉人事於是乎備焉廣大精微前民利用之書也我留心用力久矣若天再假我數年使得竟其學易之功或觀其象而玩其辭或觀其變而玩其占則吉凶消長之理明進退存亡之道得一動一靜雖未必全然無過其亦可以無大過矣可見聖如孔子尚以讀易寡過自勉况有裁成輔相之責者其可不務於窮理盡性以幾參贊位育之能事哉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此一章書是門人記聖教之有常也夫子設教因人而施固亦無所不言矣而更有所雅言者一曰詩詩之爲教有美有刺而溫厚和平足以養性情一曰書書之爲教有治有亂而典則詳明足以考政事一曰執禮禮之爲教有情有文而斟酌損益足以定法守是三者皆日用切身之具故夫子皆雅言之有時言詩書禮固是雅言即有時不言詩書禮亦無非雅言也學者尚可舍此而別求異聞與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此一章書是聖人自明其好學之篤也。昔葉公問孔子之爲人於子路。子路不對。蓋以聖人之德難以名言耳。孔子聞而教之曰。葉公欲知我而後問。而爾復不對。不愈令彼疑我耶。女奚不曰。其爲人也。好學無厭者也。當其發憤之時。遂至於忘食。及其自得而樂也。遂至於忘憂。或憤而愈樂。或樂而益憤。學以忘年。惟日不足。又焉知老冉冉其將至乎。我之爲人。不過云爾。有何深遠而不以對也。要之孔子不過自言其平常。而功夫至此已極純粹。學聖人者。其亦知所向往哉。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此一章書是聖人揭己以示人也。孔子曰。人皆以我爲無不知矣。抑知我所以知之之故乎。大凡人有聰明睿智。出於天然者。是謂生

知。又有遜志時敏。期於有獲者。是謂學知。我亦不可謂非知者也。然非生而知之者。乃篤信好古。不自暇逸。敏以求之者也。我何敢自欺以欺人乎。蓋生知學知。成功皆一。生知而不加之以學。亦未能盡知之量。至於孔子。生知之聖。猶加之以學問之功。所以集千古之大成。人豈可自恃質稟。而廢勉強之功哉。

子不語怪。力。亂。神。

此一章書是門人記夫子謹言以立世防也。吾夫子教人。曷嘗有所隱哉。而亦有所不語者。其一曰怪。怪則詭異不經。惑人聽聞。其一曰力。力則恃強好勝。不顧義理。其一曰亂。亂者干名犯分。爲人倫之大變。其一曰神。神者幽遠難測。爲日用之所不切。此四者。或非理之正。或非理之常。在言之者或足以快一時之聽聞。而信之者必至於壞生人之心術。夫子之絕口不語者。其防世之心豈不遠哉。大抵怪誕不經者。必尚恃詐力以濟邪謀。犯上

作亂者。多托言鬼神以惑愚衆。此聖人首嚴異端之防。而明王必申左道之禁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此一章書是欲學者隨在取益也。孔子曰。人之不能精進者。往往以得師爲難。不知師亦何地不有哉。即如三人同行。言其數則甚寡。論其時則甚暫。然亦必有我師焉。彼其一言一動有合於理而爲善者。亦有悖於理而爲不善者。若我不能存心爲己。則彼之善不善於我何與。好學者擇其善者而從之。惟恐己之善不如彼也。其不善者而改之。唯恐己之不善如彼也。是一時之觀感。興起善者固我之師。而一念之警省懲創。不善者亦我之師也。安往而非我得力之處哉。可見聖德以日新爲大。學問以交脩而成。因人見道。隨處求益。書經所謂德無常師。主善爲師。職此意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此一章書是聖人援天以自信也。昔孔子周流至於宋國。有司馬桓魋者。忌孔子而欲害之。是時從者皆懼其不免也。孔子曉之曰。人之禍福皆繫於天。天雖曠遠而難知。然返觀於予。而有可以自信者。思予何以有是德哉。乃天生是德於予。非偶然也。天意既如此。則予之命天自主之。桓魋其如予何。要之聖人有知天之明。有先天後天之學。故能見之確。決之定。有廸吉而無凶咎也。不然。寧不爲妄人所借口哉。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以身教示門人也。孔門弟子每以言語求聖人。故以無言爲吝教。孔子示之曰。二三子之來學久矣。抑知丘之爲丘乎。其無乃以爲隱諱而不言乎。不知吾之於爾。初未嘗有所隱也。蓋道之在人。不過日用尋常之際。吾之立教。原不離動靜云爲之間。

不但吾不欲隱卽道本無可隱者不但吾無所隱卽二三子誰是可隱者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之爲丘固如是也尚何疑於丘哉總之聖人與化工合德而凡人亦原與聖人同體苟能反諸身心之間以求弇乎無隱之旨雖聖人可學而至也何聖敎之難窺耶。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此一章書是門人記聖教之全功也孔子之教人蓋亦多術矣而其大端有四四者唯何文行忠信是也蓋天下之義理無窮而詩書六藝已備載之學而可以不文乎平日之聞見皆虛而躬行實踐乃有獲焉學而可以無行乎至於居心之間偶涉於虛僞應物之際或近於欺詐則文行雖優而根本已失不但自悞而且以悞人矣學而可以不忠可以不信乎此夫子所以諄諄垂示恐人不留意於四者之中亦恐人復妄求於四者之外其爲教也不亦嚴且切與學者究心於此則知行并茂表裏如一其以幾於成德也無難矣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人存恆心以爲作聖之基也孔子曰天下之人品不同然有其根基則皆可上進如神明不測謂之聖人吾未始不欲見其人也然聖人不世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才德兼優之君子斯可矣蓋君子雖未至於聖人然學已有成去聖不遠不亦慰吾見聖之思乎若君子而外天資粹美謂之善人吾未始不欲見其人也然善人亦不常有得見立心純常之有恆者斯可矣蓋有恆者雖未卽爲善人然存心樸質立志堅貞不亦慰吾見善之思乎夫有恆之與聖人高下固甚懸絕然其姿質極醇無所虛僞使充

之以學。未始不可作聖。若夫人之虛僞者。本無也。而作爲實有之狀。本虛也。而作爲盈滿之狀。本約也。而作爲侈泰之狀。其人如此。雖一時僞以欺人。久之自不能繼。難望其有恆矣。有恆旣不可得。又何以爲作聖之基哉。大抵聖人君子善人。總不外此有恆之一心。在聖人則爲至誠無息之心。在君子則爲自強不息之心。在善人則爲純一不二之心。人能常守此心。卽是作聖根本。此孔子思見有恆卽所以思見聖人也。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此一章書。是記聖人愛物之仁也。釣。是以餌取魚。綱。是用大綱絕流而取。弋。是以絲繫矢而射。宿。是鳥之棲者。記者曰。孔子貧賤之時常親取魚鳥。爲祭祀奉養之用。但常人處此每多貪得之念。而孔子行之。則彌見好生之心。其取魚也。但用鉤以釣。任其自至而已。未嘗以繩繫綱。絕流而盡取之也。其取鳥也。但以絲繫矢。射其飛者而已。未嘗伺其棲宿。用射以掩取之也。由此觀之。不得不取者。有必盡之理。不忍盡取者。寓愛物之仁。蓋聖人渾然仁體。心同造化。故於取物之中。見生物之意如此。本此意而推之。豈不人人咸遂其生而萬物各得其所與。惜乎不得其位。老安少懷之志。僅托之夢寐東周而已。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自敘求知之功以示人也。

孔子曰。天下之事。莫不有理。必先知之明。而後行之當。今天下之人。有不知其理。而妄有所作爲者。我則無是也。蓋天下之義理無窮。聞見不博。非所以求知於人。擇識不精。非所以求知於己。我惟是多聞天下之理。擇其善者而從之。務使有得。多見天下之事。無分善惡而識之。以備參攷。此由學問以廣聰明。雖未爲生知。而亦可爲知之次也。夫生知安行

如孔子。而謙冲自勉如此。則知聞見擇識。乃求知之法。而講學窮理之功。誠不可以或廢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此一章書。是聖人與人爲善。不爲已甚之心也。昔孔子之時。有地名互鄉者。一鄉皆習爲不善。人皆以其難與言善而絕之。一日有童子者慕道請見孔子。不加拒絕。進而見之。時門人不能無疑。以爲設教固不可不寬。而疾惡則不可不嚴。如互鄉之人。君子之所絕。而童子之來。夫子顧見之。殊不能不惑也。孔子曉之曰。君子之處己。原貴於嚴。而加惠後學。則不可執成見而阻其自新之路。今互鄉俗雖不善。而童子則有向善之心。我特取其進而求見之誠耳。非取其退而爲不善也。何得因其習俗。遂絕之已甚耶。且凡天下之人。特

患不能潔己耳。若一旦洗心滌慮潔己以求見。此即好善之機。可與入德。吾但取其今日之能潔耳。至往日之或善或惡。安能保耶。今童子之見。二三子亦可無惑矣。總之立教貴於公。而待人則本於恕。孔子欲化導愚頑。以移易其風俗。故不爲已甚如此。若在君師之位。則無論賢愚不肖。自皆在其陶鑄之中。書曰。敬敷五教在寬。此帝王教人之法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人求仁也。孔子曰。世之憚於求仁者。皆以仁爲遠而難求。自吾觀之。仁果遠乎哉。蓋天下無無心之人。亦無無仁之心。是仁乃本來之良。人所固有。但人蔽於私欲而不知求。遂流於不仁。而以爲遠耳。若能以一念之覺。反而求吾固有之仁。即此有覺之中。天理來復。是欲之斯至。無俟他求也。而又何遠之有哉。要之仁具於心。得之易。失之亦易。人能時時提醒。在在操存。則一念欲

之一念之仁也。念念欲之念念之仁也。由此而進於天德之純亦惟存乎一心而已。可不勉哉。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此一章書是見孔子爲君受過也。陳國名。司敗官名。昭公是魯國之君。昔魯昭公素稱知禮而不免娶同姓爲婚。故陳國有司敗者不能無疑於心。因問於孔子曰。人皆以昭公爲知禮果知禮乎。是時司敗之問有心而孔子之答無意。故直以知禮答之。及孔子既退。司敗適遇孔子弟子巫馬期。乃揖而進之曰。吾聞君子爲人平心直道。有事關名義者必公是公非而無所私黨。由今觀之。君子亦阿黨於人乎。何以見之。如同姓不爲婚周道也。今

魯與吳皆姬姓。而魯君乃娶吳國之女爲夫人。乃自爲之而自諱之。不謂之吳孟姬而謂之吳孟子。既已干越於前。而又復掩飾於後。悖禮甚矣。使魯君而猶爲知禮。則人孰不可爲知禮乎。夫魯君不知禮如此。而夫子猶以知禮與之。非黨而何。司敗之議昭公固是。然以孔子爲黨。彼豈知聖人用意之厚哉。於是巫馬期述司敗之言以告孔子。孔子竟不辨其禮之知與不知。己之黨與不黨。但自引咎曰。人之所不幸者莫甚於不聞過。今丘也幸矣。苟有過失。人必知之。既知於人。即得聞於己。由是改圖歸於無過。豈非我之所甚幸者乎。蓋無容昧者天下是非之公。而曲爲諱者臣子忠厚之誼。如孔子善則歸君。過則歸己。豈非萬世人臣之法乎。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此一章書是孔子樂於取人之善也。記者曰。夫子好善無窮。誠意懇至。每遇人有一善。則

相爲契合。如與人歌也。若人之音律節奏。有相和而善者。此時夫子之心。不知有己。止知有善。好善之心。遂油然而不能自已。必使其人反覆歌之。凡其音律節奏之美。皆黙會而詳味焉。然後自歌以和之。同聲相應音節克諧。是不但取人之善。爲己之善。而且以己之善助人之善。其好善之誠。爲何如哉。觀孔子於一歌之善。而好之懇至如此。其與大舜之舍己從人。樂取人善。何以異乎。蓋聖心渾然至善。隨在具足。故於一歌而全體皆見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人以實行也。孔子曰。吾人終身爲學。不徒貴可見之英華。而貴有克敦之踐履。如敷陳理道煥然成章者。謂之文。此不過語言之工。文采可觀而已。我雖未能過人。而猶可以及人。若夫有才而不見其才。有德而不矜其德。事事皆求實踐。不事空言。此乃躬行之君子也。吾非不欲企而及之。而反心自思。則全未有得。吾朝夕之間。亦惟以此自勉而已。觀孔子此言。可見文易而行難。行急而文緩。故君子之進德。必以忠信。而脩辭立誠。乃所以居業也。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以無已之學。示求聖求仁之實也。昔孔子道全德備。當時有稱爲聖與仁者。故孔子辭之曰。人之品量不齊。而學之造詣不一。如神化不測之聖人。與萬物一體之仁人。則吾豈敢當乎。抑惟以聖仁之道。斂勉力行。爲之於己。不敢自止而生厭足之心。即以聖仁之道。鼓舞誘掖。教誨於人。不敢言勞而萌倦怠之意。此乃我之所能者。亦但可云如此而已矣。敢云聖仁哉。維時弟子有公西華者。聞斯言而嘆曰。爲可能。而不厭則不可能。誨可能。而不倦則不可能。自非至誠無

息善與人同者未易幾此。在弟子雖欲學之。而正有所不能也。是夫子雖不居聖仁之名。而愈以徵聖仁之實矣。要之聖人之心常虛。如大禹不自滿假。文王望道未見。其存心皆無異也。觀於孔子之言。而從事聖仁者惟常存不自足之心而已。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此一章書。是言聖人脩身立命之學。無事所

禱以求福也。昔孔子曾有疾病。門人皆以爲憂。子路請行禱祀之禮。蓋雖出於至情。而實昧於正道。故孔子不直斥其非。而先問之曰。果有禱祀之理乎。蓋欲子路自省也。子路未達。對曰有之。古誄詞云。禱爾於上之天神。下之地祇。蓋言人有疾病。當禱祀以祈福佑也。於是孔子曉之曰。夫所謂禱者。乃悔前非以禳災患耳。若丘平日敬畏天命。一言一動皆不敢得罪於鬼神。原無所爲禱也。即以禱言

而丘之自禱於心者。亦已久矣。豈待有疾而後禱耶。蓋聖人與天地合德。鬼神亦不能違。自無事於禱。凡人但宜脩德行善。以盡人道之常。至鬼神之不可知者。敬而遠之可也。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此一章書。是孔子甚言奢之爲害。而爲維世之論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自有中道。無過不及。所以一時之人心相安。而百年之風俗無弊。如專尚侈靡。而過乎中者謂之奢。奢則意

氣驕盈。雖理之所不當爲者。亦僭越爲之。其弊將干犯名分而不孫。若專務省約。而不及乎中者謂之儉。儉則力行節省。雖理之所當爲者。亦吝嗇而不爲。其弊將規模鄙陋而固。此二者皆非中道也。然就二者較之。與其驕盈僭越。敗壞風俗。其爲害也大。寧可狹小鄙吝。貽譏固陋。終是世道人心無甚流弊也。昔帝堯茅茨土階。大禹惡衣菲食。古帝王躬行節儉。遂成淳龐之治。後世人心不古。日趨靡

濫。所賴在上者辨等威。定制度。塞其源而遏其流。庶幾返淳還樸。不至成極重難反之勢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此一章書是即心術以嚴君子小人之辨也。孔子曰。天下有君子。有小人。然欲知君子小人之分。當內察其心術。而外觀其氣象。蓋君子循理而行。心無所累。但見其隨遇而安。不愧不怍。無適而不寬舒自得也。蓋坦蕩蕩焉。小人行險僥倖。心役於私。但見其憂勞不寧。患得患失。無時而不思慮愁苦也。蓋長戚戚焉。由此觀之。即氣象可以知心術。即心術可以定人品。君子小人之分。原不可掩。欲觀人者可不致辨哉。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之容。以見盛德之徵也。記者曰。容貌者德性之符。人惟氣質有偏。涵養未粹。故見於容貌者不能得其中和。吾夫

子全體渾然。陰陽合德。雖見乎容者隨時不同。然未有不出於中且和者。如近仁者其容溫。而仁勝者鮮剛方之槩。則厲爲難。若夫子和厚可親。見爲溫矣。而和厚之中。自然嚴肅。蓋可親而不可犯也。又何其厲乎。此溫之得乎中也。如近義者其容威。而義勝者鮮柔嘉之則。則不猛難。若夫子尊嚴可畏。見爲威矣。而尊嚴之下。自無暴戾。蓋可畏而亦可近也。何至於猛乎。此威之得乎中也。如近禮者其容恭。而致恭者多矜持之迹。則安爲難。若夫子顒然莊敬。見爲恭矣。而莊敬之內。自然舒泰。蓋不慢而亦不拘也。又何其安乎。此恭之得乎中也。蓋孔子躬秉盛德。故內外有時措之宜。動靜協中和之極。其見於容貌者有如此。學聖人者。惟在涵養德性。至於純全。則容貌之間。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

無得而稱焉。

此一章書是孔子闡揚潛德之意。昔周太王古公生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季歷生子昌是爲文王。太王知文王有聖德欲傳位季歷以及文王。泰伯知之。卽與弟仲雍託名採藥逃之荆蠻。太王於是傳位季歷。至武王而有天下焉。孔子稱之曰。我周肇基王迹始於太王。其後世世相承。皆賢聖之君也。而太王之長子泰伯其德之盛。眞可謂至極而無以復加矣。何也。泰伯以長當立。是後之天下。乃泰伯所宜有也。泰伯知太王之意。於是逃之荆蠻。示不可復用。故太王傳位季歷。至武王而遂有天下。自當日觀之。不過讓國。而自今思之。實則以天下之大。固讓於弟姪而不居也。但其讓隱微無迹可見。故民莫得而稱頌之也。蓋泰伯之心。無一毫私欲之累。而曲全乎父子兄弟之間。至使身與名俱隱。而世與我兩忘。此所以謂之至德也。孔子特爲表章之。其讓德之美。豈不昭著於萬世哉。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人以禮成其德也。孔子曰。人之立身。必一稟於禮。而後動靜之間。皆合乎自然之秩序。而無太過不及之弊。如待人固貴於恭。使不有禮以節文之。則儀文煩多。周旋過當。自檢而反以自苦矣。不免乎勞。處事固貴於愼。使不有禮以權度之。則逡巡惶懼。謹畏太過。敬事而反以廢事矣。不免乎葸。至於勇者美德也。使不以禮自守。則一往之氣。遂逞其血氣之剛。必將至於犯分而亂矣。直亦善行也。使不以禮自閑。則徑遂之情。遂無復含容之意。必將至於急切而絞矣。夫恭愼勇直。皆人之美德。但無禮以爲之節制。遂各有其弊。而反爲美德之累。信乎禮不可以斯須去身。而動容周旋中禮者。乃盛德之

至乎。孔子又曰。化民成俗。必有所本。在上之舉動。即下民之則效也。如有位之君子。於一本九族。因情誼之當然。而敦篤之。此上之自盡其仁也。彼下民貴賤雖殊。要莫不有其親。亦必孝於父母。睦於宗族。各親其親。而興起於仁矣。於故交耆舊。不以跡疎年遠而遺棄之。此上之自居於厚也。彼下民尊卑雖異。亦莫不有故舊。必將信於朋友。和於鄉隣。各厚其故舊。而不爲偷薄矣。夫上行下效。其感應如此其速。可見時雍風動。致之無難。唯在爲上者之躬行率導焉而已。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此一章書。是曾子守身之孝也。曾子在聖門。素以孝稱。其於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迨夫有疾將終。追思生平守身之道。至此可以無愧。故呼其及門弟子而教之曰。父母

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體。不辱其親。方謂之孝。汝等試啓而視吾之足。啓而視吾之手。有不全焉者乎。然吾身體之所以得全者。以吾有以保守之也。詩經小旻之篇有云。戰戰兢兢。如臨淺淵。如履薄冰。戒慎恐懼。常憂隕墜。無時無處。不存此心。所以得保此身。而今而後。吾方知得免於毀傷矣。汝小子其念之哉。蓋語畢而呼之。以致叮嚀之意。亦欲使及門弟子。如己之戒慎恐懼。一舉足而不敢忘親也。曾子守身之孝如此。蓋立身行道。顯親揚名。固爲孝之大節。然不虧其體者。自能不虧其行。體且不虧。而況於行乎。皆由曾子平日見道明。信道篤。故能始終不息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此一章書。是曾子以省身之學。告臨民者。知

所重也孟敬子是魯大夫仲孫氏名捷曾子有疾敬子往問之曾子言曰大凡鳥之將死其鳴必哀人之將死其言必善蓋曾子將告以爲政之道恐敬子忽畧而不加之意故先言此以起其聽也因告之曰凡在位之君子不宜瑣屑於細務惟當崇尚乎大體其餘臨民之道所最重者有三容貌彰之於身一有不謹易至粗厲怠肆君子不動容貌則已動容貌便當雅飭恭謹而遠於暴慢道之可貴

者此其一顏色形之於面一有不察易至色取行違君子不正顏色則已正顏色便當表裏如一而近於信實道之可貴者此其一辭氣宜之於口一有不敬易至凡陋背理君子不出辭氣則已出辭氣便當成章順理而遠於鄙倍道之可貴者此又其一蓋有諸中必形諸外制乎外必養乎中操存於平日省察於臨時故能內外交盡動靜兼該此誠脩身之要爲政之本君子所貴之道惟此而已若夫用籩豆以供祭祀之事不過器數儀文之末節耳自有執事者司之曾儼然人上而屑屑留心於此哉至於帝王之學與士庶異凡正心誠意建極綏猷以君臨天下之上固操之有其要出之有其本而不在區區度數之末也當知所先務矣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此一章書是明顏子無我之學也曾子曰凡

人志意盈滿少有所得便見己之有餘人之不足其能下問者誰乎若乃己之學力精到既已能矣卻不自恃其能而以問於不能之人己之學問充足既已多矣卻不自恃其多而以問於寡少之人此其心體謙虛絕無滿假雖有而自視若無雖實而自視若虛其眞知義理之無窮有如此凡人度量淺狹少有觸犯便謂在己爲是在人爲非其能容忍者誰乎若乃人有觸犯於我我能情恕理遣豈

之度外。全無計較。不惟不發露於顏色。而直不藏蓄於胸臆。其不見物我之有間又如此。此何人哉。惟舊日吾友顏淵潛心好學。有善不伐。故能謙以受人。有怨不遷。故能恕以容人。嘗拳拳服膺用力於此。如此之人。誠不可多見也。總之聖賢無我之心。嘗如太虛。能容天下之理。而不見己之有餘。能容天下之物。而不見人之不足。然非眞積力久。以幾於大而化之之境。則亦未足以語此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此一章書。是曾子以全德望人之意。曾子曰。天下言成德者。必歸於君子。然才者德之用。節者德之守。才節二者不全。均不可謂之成德。若有人焉。其才不但可輔長君而已。即將六尺幼冲之君。付託於其身。可以承受而輔佐之。既能保衛其國家。又能養成其令德。而不負所託焉。不但可共國政而已。即將一國之政令。專寄於其身。可以擔荷而總攝之。既能安定其社稷。復能綏輯其民人。而不負所寄焉。其才之過人如此。至若國勢艱難之會。人心離合之幾。從違趨避。正大節之所繫。苟非見理精明。持志堅定。鮮有不爲其所奪者。其人當此之際。卻能卓然自立。利害不以移其心。死生不以易其守。保輔幼孤。維持百里。始終不渝。其節之過人又如此。既有其才。又有其節。果可謂之君子人乎。反覆思之。信乎其爲君子人也。夫是人也。言其品行。則爲成德之君子。任以官守。即爲社稷之純臣。使當太平無事之時。自能敢言犯諍。一德同心。致吾君於堯舜。垂芳名於百世。此曾子所以嘆賞之不置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此一章書。是曾子責士以體仁之意。曾子曰。士立身天地間。以聖賢自期。必須度量寬廣。

不以一善自足。是之謂弘。持守堅忍。不以半途自廢。是之謂毅。但心體本自剛大。一有私欲。便狹隘而不弘。柔懦而不毅矣。緣平日無省察克治之功。所以無至大至剛之體。曾是異於凡民。儼然爲士。而可以不弘毅哉。所以然者爲何。蓋以士所負之任甚重。而其所行之路又甚遠也。惟任重。非弘不能勝。惟道遠。非毅不克荷也。然果何以見其重且遠哉。凡以爲此仁也。仁者。心之全德。原與天地同其

廣大。士以爲一己之任。不但知之而已。必欲身體而力行之。則是舉天下之善。盡萬物之理。皆在士之一身。其任不亦重乎。且仁之理原與天地同其悠久。士任此仁。無有間斷。終食於是。造次顛沛亦於是。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直至沒焉而後已。其道不亦遠乎。士之所以貴弘毅者以此。總之仁道至大。非全體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惟其全體也。則無一理之不該。惟其不息也。則無一念之可間。此

聖門爲學莫大於求仁。而曾子卒得道統之傳。有以也夫。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此一章書是明經學之有益於人也。孔子曰。性情之理。中和之德。固人心之所同具。不待外求。然古人立教。皆已先我爲之。使非始終有資。何以浹洽各得。當其始也。欲爲善而去惡。必先有以感發其好善惡惡之心。所謂興也。然興非無自。必於詩乎。蓋詩本性情。有美

刺諷諭之旨。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詠嘆之間。所以感動於人者。又爲易入。故學者之初。必於此而有以起發其仁義之良心也。及其中也。善念既起。又必卓然有以自持。方能有善而無惡。所謂立也。然立非無自。必於禮乎。蓋禮有恭敬辭遜之意。節文度數之詳。服習既久。則德性之守。得以堅定而不移。酬酢之際。得以貞固而不亂。故學者之中。必於此而不爲事物所搖奪也。及其終也。既能自立。又

必造於純粹至善之域所謂成也。然成非無自。必於樂乎。蓋樂有聲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所以養其耳目。和其心志。蕩滌邪穢。消融渣滓。故學者之終。必於此而有以至於義精仁熟也。由此觀之。詩禮樂。其可以不學耶。要之人止一心。興立成。乃學者因心之獲詩禮樂。即學者治心之資。言其序雖有後先。究其歸總無內外。孰謂經學非即心學哉。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此一章書是孔子示爲上者以範民之道也。孔子曰。聖人在上。其知先知。其覺先覺。豈不欲家喻戶曉。以斯道覺斯民哉。然必盡人而覺之。其勢有所不能。故但可使之由於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蓋所當然者。如父當慈。子當孝之類。皆民生之秉彝日用。即尋常至愚之人。俱可遵道遵路。率循而無難。故可使之由也。若其所以然之故。皆出於天命之自然。人性之固有。其理精微奧妙。

自非中人以上未易得聞。況蚩蚩之氓。如何遍喻。故不可使之知也。雖知之理。不外行習之事。由之久。自有領悟之機。若必使知之。則力行之心。反不勝其求知之心。惟由之而聽其自知。則知者不失之過。不知者亦不爲不及。要在因民以治民。不必強民以從己。此聖人率天下以中庸之道。而無索隱行怪之弊也。與有化民之責者。可勿致審於其間哉。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示人以弭亂之道也。孔子曰。天下剛勇之人。恃其血氣之強。而又疾惡貧窮。不肯安守義命。則有勇無義。適爲亂資。此等之人。固爲天下之首惡矣。至於不仁之人。本心已失。當其罪惡未著。尚可容忍而化之以善。若其罪惡貫盈。即當屏棄而懲之以威。不然。而徒疾惡太過。使之無地可容。則事勢窮迫。彼將以不肖之心。肆其不仁之毒。未有不激而生亂者。是惡不仁之人。本爲好惡

之正。特以處之過當。反足致變。則君子之待小人。豈可輕發而不善處之乎。是以古之聖王。保治於已安。制亂於未萌。使夫材能効用。奸宄回心。則御之之道得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此一章書是孔子戒人恃才之意。孔子曰。凡人不可無才。尤不可不善居其才。自古材能技藝之美者。莫如周公。然周公之所以見重於天下者。以公遜碩膚。握髮吐哺。有才而不自恃。故可貴耳。若有周公之才之美。乃驕焉而誇人所無。不肎畀以自牧。吝焉而挾己所有。不肎善與人同。則無其德量。而大本失矣。縱使多才多藝。特其緒餘而已。何足觀哉。夫有周公之才之美。而一涉驕吝。尚不足觀。況無周公之才者乎。甚矣驕吝之不可也。蓋有才者必當居之以德。德極其盛。則才自極其全。故聖如帝舜。而舍己從人。功如大禹。而聞

言則拜。滿招損。謙受益。誠聖賢居心之要道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此一章書是明純心之學也。孔子曰。吾人爲學。原以明善誠身。求其在我而已。利祿之來。奚暇外慕。雖學成名立。亦有用世之時。然一心以爲學。又一心以求祿。則持志不專。必其見道不切也。有人於此。從事於學。至於三年之久。而不志於穀祿。則是正誼而不謀利。明道而不計功。操守堅定。工夫純篤。凡榮辱得失之故。毫無足以動其中。使非專心爲學。何以歷久不遷如此。此其人豈易得哉。可見儒者惟在純脩。國家務求實學。下無干名求利之人。則上有舉賢任才之慶。聖人之言。其維持世教不淺矣。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人立身處世之道也。孔子曰君子立身處世必學問操守兼造其極。方爲全德。未可苟也。凡人志向不專不能爲學。故信之必須誠篤。然見理不明所信者或不得其正。反足爲累。又須格物致知窮理盡性以求其是非之眞盡其精微之奥。則講究明而辨別審。所信者一出於正。而爲有學之人矣。凡人持守不定。不能入道。故守之必須堅固。然膠執不化。所守者或不得其當。死亦徒然。又須事必由理。行必合宜。不徇匹夫之小信而乖中庸之大道。則植綱常而扶倫紀。所守者允得其當。而爲有守之人矣。有學有守則知之明而行之決。出處去就焉往而不善哉。故其於危邦也。則避之而不入。於亂邦也。則去之而不居。去就如是其審也。當天下之有道也。正君明臣良之會。則出仕而盡展其蘊。當天下之無道也。正潛身養晦之時。則隱居而獨善其身。出處如是其正也。使非有學有守。何以能咸宜如是。至若邦國有道。正君子向用之時也。乃避世絕俗而困處貧賤之中。上之不足以致君堯舜。下之不足以澤被蒼生。豈不可愧恥乎。邦國無道。正君子高蹈之時也。乃希世取容。致身富貴之地。既取貪位之譏。復無待時之節。豈不可愧恥乎。惟其學守未能兼善。故其進退徒足貽羞。甚矣士之不可以無養也。蓋學者須見之明。守之定。用有可行。舍有可藏。然後平時則能尊主庇民。建功立業。有事則能砥礪名節。匡扶世運。若碌碌庸人。何足取哉。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此一章書是孔子戒人侵越職分之意。孔子曰凡人有是職位。始有是謀爲。如處公卿大夫之位。則當謀公卿大夫之政。其謀爲者。正以盡其分內之責。而非有所加於位之外也。若無官守之責而爲有位之謀。則爲越分。非職掌所及而爲他位之謀。則爲侵職。故凡不

在其位。則當介然自守。雖才識過人。智畧有餘。而不敢預議者。所以遠出位之嫌。而盡自處之道也。蓋君子素位而行。循分自盡。分內事不敢推諉。分外事不敢妄營。故無越職之謀者。乃無曠官之失。孔子戒之之意深哉。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此一章書是孔子有志王化。而追念正樂之時也。孔子曰。昔吾自衞反魯。既嘗正樂。適當師摯在官之始。又能審音。其時樂之殘缺者。已爲之補。失次者。已爲之序。無論其始作從之之時。固能協律和聲。無不美盛。即至關雎之亂。而爲樂之卒章。一一皆清濁相濟。高下相宜。洋洋盈耳。可想見夫王化之隆。魯樂之正。惜乎今不得而聞也。蓋正樂有孔子之聖。掌樂有師摯之賢。故一時聲音美備如此。且關雎爲王化之始。當日化行江漢。澤及士女。實由文王后妃盛德所傳。孔子緬懷盛治。寤寐聖主。聞韶之嘆。思摯之心。有同情也夫。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此一章書是欲人不失其本然之眞也。孔子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中才以上之人。有德而無病。若中才以下。雖有是病。不掩是德。如好高者多直率。無知者多謹厚。無能者多信實。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若賦性疎狂之人。宜乎行事直率。不爲邪曲。今卻借公行私。而又存心不直。是以罔濟妄矣。賦性昏昧之人。宜乎厚重簡默。不作聰明。今卻輕舉妄動。而又存心不愿。是藏詭於愚矣。賦性愚拙之人。宜乎眞誠无妄。不爲欺詐。今卻二三其德。而又存心不信。是隱詐於拙矣。此等之人。出於常理之外。眞難識其本體。吾不知之矣。蓋狂侗悾悾。是氣稟之偏。直愿信是本體之眞。本心未漓。猶可以陶鎔教化。而返其固有之良。本心既失。則習染錮蔽。而不可以化誨之矣。故孔子絕之。然天地無棄物。聖人無棄人。使其

知爲聖人所絕而改焉則不屑之敎誨是亦敎誨之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此一章書是勉人進學之詞。孔子曰。人之爲學將以求進乎道也。然使無勤敏之功。則其心徒勞而無益。使無警省之心。則其功終怠而不前。所以君子之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孜孜焉惟日不足。常如有所追而不及者然。其用功之勤如此。然其心猶

悚然不敢自怠也。當日進之時。常懷日退之懼。惟恐失其所學。而果有所不及也。其操心之危又如此。蓋學貴日新。無中立之境。不日進者則必日退。如商宗之遜志時敏。周成之日就月將。乃爲人主好學之芳規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此一章書是贊舜禹心境之大也。孔子曰。凡人平時難窺其器量。臨境易見其襟懷。蓋本自然非由強勉。巍巍乎崇高富貴。不入其心者。其惟舜禹乎。舜禹皆以匹夫受禪。天下原非素有。然一旦尊爲天子。而溫恭允塞。不伐不矜。與未有天下之時。毫無損益。舜禹心體超然。不爲物役。又何有天下入其意中哉。蓋聖人氣象。度越千古。洵乎其不可及也。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此一章書是極贊帝堯君德之大也。孔子曰。

吾嘗論列帝王。求其度量超越。德業兼隆者。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高大而無不覆冒者。莫如天。唯堯之德。格於上下。與準則之。蕩蕩乎廣遠無涯。形迹俱泯。當時康衢之歌。帝力何有。民亦涵泳其中。莫得指而名焉。與天之不可言語形容。無以異。其大而難名者若此。然以觀其治功之成就。則平成協和。巍巍乎功業之隆盛。莫得而尚也。又觀其治功之顯爍。則格被昭垂。煥乎文章之光顯。莫得而

掩也。其大而可見者又若此。大哉帝堯洵千古夐絕者矣。後世人主舍堯其奚法哉。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此一章書是贊美周才比隆唐虞。因思至德以推原所自也。記者曰。自古治天下者莫盛於虞舜。當時聖哲之臣有禹稷契臯陶伯益。

各盡厥職。以成四方風動之休。繼夏商而王者莫盛於我周武王。武王嘗曰。予有撥亂之臣十人。外則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內則賢妃邑姜。夾輔贊襄。以臻四海永清之化。虞周得人之盛如此。孔子因而嘆曰。古云。人才之生最爲難得。豈不信然。惟在唐虞交會之際。故賢哲挺生。過此以往。獨周爲盛。然其間尚有婦人焉。奔走禦侮。不過九人而已。我因是有感於

文王也。以天下之大勢言之。三分已有其二。文王乃確守臣節。以服事殷。初不以盛衰強弱二其心。非盛德之極能如是乎。可見周之媲美唐虞者。實以德而不止於才也。夫人才不擇地而生。亦不擇時而生。帝師王佐。何代無之。顧上之人所以鼓舞任用之何如爾。亦何至有無才之嘆哉。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

吾無間然矣。

此一章書是極贊大禹以見王道之純也。孔子曰。自古治天下者事無巨細。各有當然之則。况承帝之終開王之始。最易有間可乘。吾觀禹無間然矣。禹之時。九州作貢。所不足者非玉食也。乃卻珍羞而甘淡薄。至於奉祀鬼神。則犧牲粢盛。極其豐潔。玉帛萬方。所不足者非文繡也。乃舍華靡而敦朴素。至於臨朝承祭。則服物采章。務求盡制。四海爲家。所不

足者非宮室也。乃安卑隘而戒崇隆。至於田間水道。則胼胝經營。力爲禦備。此皆儉所當儉。豐所當豐。適合天則。無可訾議。禹。吾無間然矣。書稱克勤克儉。惟儉而後能勤。洵足爲萬世人君法也。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六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七

論語上之四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此一章書是記聖教之所謹也。記者曰。夫子教人。有常言者。詩書執禮是也。有不言者。怪力亂神是也。若言之時甚少。謂之罕言。一曰利。利是人情所欲。然與義相背。學者若有計功謀利之心。則害義甚矣。故罕言之。欲人知所戒也。一曰命。命兼理氣。其故甚微而難測。若專以命言。則將怠棄人事。而生怨尤之心。故罕言之。欲人知自脩也。一曰仁。仁包四德。其道甚大而難盡。若強以示人。則學者有躐等之心。故罕言之。欲人漸次以進也。於此見聖人教人至意。有在言語之外者。學者宜深體之。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

矣。

此一章書是聖人貴約不貴博之意。達巷黨人稱贊孔子曰。凡人才識常患狹小。唯有孔子大哉。其不可量乎。大而道德性命之奧。細而禮樂名物之微。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可云博矣。惜乎汎兼衆藝。不能以一藝名之也。夫孔子之大。在道全德備。不在博學多能。黨人雖稱贊聖人。而非能湥知聖人者。孔子恐門弟子誤聽其言。將以務博爲事。故進門弟子而謂之曰。黨人言我無所成名。以我不能專守一藝耳。我將何所執乎。夫六藝之中。隨執一藝。皆足成名。有所謂御與射者。我將執御乎。亦執射乎。就二者較之。御爲易執。將執御以成名矣。可見隨在是道。不必泛求。學聖人者可以悟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此一章書是聖人維禮之意。孔子曰。凡事無害於義者。或可隨俗。有害於義者。不可苟從。卽如冕之制。績麻成布。而緇之以爲冕者。古禮也。今也以其細密難成。故用爲絲。較爲省儉。儉雖非禮。然於大義無碍。我固不必立異。從衆亦可。若夫臣之拜君。必在堂下。亦古禮也。今則竟拜堂上。是驕慢而爲泰也。害義甚矣。雖違背衆人。吾寧從下而不顧焉。蓋制度節文之細。猶可隨時。三綱五常之禮。萬世不易。孔子維持世教之意湥矣哉。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此一章書是記聖人心體之虛也。記者曰。吾觀夫子應事接物之間。所絕無者凡有四焉。人當事之未來。先爲億度。謂之意。先有專主。謂之必。既事之後。尚多畱滯。謂之固。但顧己私。謂之我。四者人情所不免。夫子渾然天理。不任私意。則毋意。隨事順理。不設期必。則毋必。過而不畱。無有偏執。則毋固。大同於物。不私一身。則毋我。可見聖人之心。如鑑空水止。

本無繫累不待禁止而自絕之學者惟力以去私靜以觀理則亦無四者之累矣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此一章書是聖人事天立命之學也嘗有亂臣陽虎曾爲暴虐於匡匡人恨之孔子貌似陽虎經過其地匡人舉兵圍之孔子戒心於匡其時從者皆懼孔子慰之曰道之顯著者謂之文文必得人而傳堯舜禹湯之統傳於文王文王既沒其所傳之文不在於茲乎夫斯文之得喪天意存焉若天將喪斯文則所賦於我者必有所靳我爲後文王而死者將不得考述其禮樂脩明其制度以與於斯文也今天之所以與我者如此是天未欲喪斯文也予之一身有命在天匡人其如予何竊有以自信矣於此知聖人見理之明臨變不懼非達天知命烏能幾此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此一章書是聖人不貴多能之意大宰官名問於子貢曰吾觀夫子殆生知之聖乎何其無所不通多能若此是大宰以多能爲聖而知聖也淺矣子貢曰大宰抑知聖之所以爲聖乎凡天生聖人皆有節制分限獨吾夫子不爲限量縱其才德使造於至聖之域德既造於至聖才自無所不通故又多能也子貢以多能爲聖之餘事可云知聖孔子聞大宰與子貢問答之語不敢以聖自居又恐人以多能爲重因卽大宰之言以明之曰大宰許我多能其知我者乎但我之多能亦自有故吾少時未爲世用而微賤故能講習衆藝此亦鄙末之事耳豈君子所重哉君子學問自有遠且大者不以多能爲貴也門人因記琴

牢之言曰。夫子平日曾云。吾不爲世人所試用。故得習於衆藝。卽少賤多能之謂也。可見脩己之道。自有大本大原。治人之道。自有大經大法。博學多能。非所急也。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此一章書。是見聖心之虛。敎人之誠也。當時皆稱孔子爲無所不知。故孔子謙而不自居曰。我果有知乎哉。我實無所知也。但是平日

告人。不敢不盡。無論賢智來問。必盡抒其蘊。卽有鄙陋之夫。來問於我。彼固空空然一無所能。我不敢以鄙夫而忽之。必叩擊發動其兩端。凡事之始終。物之本末。道器之上下。事理之精粗。無不盡我之知。以相告焉。人見我告人必盡其誠。遂謂我無所不知。而我則實無所知也。此是孔子不執己見。因人啓發。正敎人不倦之意。學者所當深思而自得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此一章書。是聖人自嘆其道之不行也。孔子曰。大道將行。則天兆文明。必有禎瑞以應之。虞舜時鳳儀於庭。文王時鳳鳴於岐山。伏羲時龍馬負圖而出。雖聖王不重禎瑞。而文明之兆。於此可徵。至於今鳳鳥不至。已非虞舜文王之時矣。河不出圖。已非伏羲之時矣。世莫有用我者。道其不行矣夫。蓋孔子非思鳳鳥河圖也。思大道之行也。聖王在上。文治興起。則鳳至圖出。自然可期。豈若後世侈言禎

瑞爲附會誇大之辭哉。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此一章書。是見聖人仁敬之心。隨感而應也。聖人之心寂感自然。內外如一。方其未感。如止水明鏡。一有所感。則油然而生。故記者曰。孔子見有喪服而齊衰者。有尊爵而冕衣裳者。無目而瞽者。遇此三種人。雖年少於我。必作而起。或行過其前。必急而趨。所爲哀有喪

尊有爵。矜不成人也。哀矜是仁所發見處。尊禮。是敬所發見處。仁敬之心。充積於中。故隨感隨應。不待勉強。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盛德之至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此一章書。是顏子希聖之學也。顏淵遊於聖門。學既有得。喟然歎曰。甚矣夫子之道之難形也。嘗專力以進。多方以求。見其高也。仰之庶幾可及。乃仰之彌高。見其堅也。鑽之庶幾可入。乃鑽之彌堅。又嘗瞻之若在吾前。恍惚之間。卻又在後。蓋仰彌高。鑽彌堅。是道之無窮盡也。瞻在前。忽在後。是道之無方體也。使不有善教之施。學者何自而入。幸夫子循循有序。善於誘人。而使之自進焉。蓋道之散於萬殊者。謂之文。就萬殊中有天理節文處。謂

之禮。夫子先博我以文。使包舉融會。後約我以禮。使操持約束。回奉夫子之教。百倍加功。趣味日出。雖欲罷而有所不能。凡吾才力可用。既已竭盡無餘矣。義理昭明。本心純熟。向之高堅前後。卓然如立於我前。當此之時。則自大以趨於化。自思勉而至於不思不勉。介乎二者之境。非人力所能爲。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回惟有黽勉於文禮之中而已。噫。非淺知聖道者。胡能形容親切如此哉。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此一章書。是見聖人守禮以正也。昔孔子有疾。子路慮及身後之事。以爲古時爲大夫者。皆有家臣治喪。夫子嘗爲大夫。乃使門人爲臣。是尊師意也。不知夫子時已去位。不當復有家臣。是未知所以尊之之道矣。夫子病少

間乃責之曰。久矣哉。由之行事詐而不實也。昔我爲大夫。則有家臣。今已去位。則無臣矣。無臣而爲有臣。我將誰人之欺乎。無乃欺天乎。且由之用家臣也。欲以尊予也。然尊之必以禮。與其死於家臣之手。而非禮自處。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而自安其禮之爲愈乎。且使我無家臣。不得行大葬之禮。然有二三子在。予豈死於道路而不得葬乎。由前言之。見家臣之不當有。由後言之。見家臣之不必有。

可見愛人者當愛以德。敬人者當敬以禮。庶乎理順心安。而無踰越之失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此一章書。是見聖人有用世之心。而不苟用於世也。古人比德於玉。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借美玉以爲比。而問之曰。物之貴者莫如玉。而美玉則尤貴者也。今既有之於此。將韞於匵中。而終藏諸與。抑將求賈直之善者而沽之與。子貢之意。蓋以美玉之沽藏。探孔子之行藏也。孔子曰。美玉本爲世用。以理言之。斷斷當沽。而不當藏者。其沽之哉。其沽之哉。然天下之寶。原自貴重。豈可自輕。若使求賈而沽於人。則本然之美。先失之矣。我必待夫善賈之自來者也。此可見孔子用舍行藏之心矣。蓋藏則抱道忘世。聖人不忍。求則枉道徇人。聖人不爲。惟待則循乎天理。而安於義命之正。聖人之出處。誠時中之道也。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此一章書。是見聖人之化。無分中外也。當時孔子因道不行。欲去中國而之外國。偶發欲居九夷之嘆。亦猶乘桴浮海之意云耳。或人未之喻。以爲眞欲居之。乃問曰。外國習俗鄙陋。恐不可居。如之何。孔子曰。君子居之。自能信其在我。忠信篤敬。無入而不自得。且天地間人性皆善。道德仁義之氣。禮樂敎化之習

安在行於中國者不可行於外國乎何陋之有哉蓋上下古今東西南朔此心此理莫不相同聖人之化原無分於中外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此一章書是孔子自敘正樂之事也雅是大雅小雅頌是周頌魯頌商頌雅頌之詩詞即朝廟所用之樂章必詩得其所而後樂得其正故孔子追敘之曰詩樂在魯久矣但歷年既遠頗多殘缺失次吾自衛反魯之年考訂既詳徵驗足信一一釐定之然後樂之聲音節奏得歸於正其二雅三頌之詩被諸管絃者篇章次序各得其所而雅用於朝廷頌用於宗廟亦無有紊亂者矣蓋詩樂所傳皆聖王之制作治道之精微孔子述往聖以傳後世正樂之功豈淺鮮也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此一章書是聖人於庸德之行常見不足也孔子曰人於倫理日用之間雖甚卑近甚微小之事視之若易能而其實每多欠缺即如出而在邦國則事公卿必有所以事之者當盡其忠順而不失上交之道也入而在家庭則事父兄必有所以事之者當盡其孝弟而克脩子弟之職也若有喪事不特三年之喪即期功緦麻皆不可忽必於情所當致禮所當盡者不敢不勉力以從也至於飲酒原以合歡若飲之過節易於亂性而爲所困必操存有主勿使多飲至神昏氣亂也此四者雖若近易然身體而力行之工夫卻極細密道理卻極廣大非仁熟義精涵養純粹者不能也以我自審何者有於我哉可見爲學當不忽於卑近不遺於微小誠能於天理之當然者求盡其量而於人情之易動者不踰其則雖希聖希賢不外是矣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此一章書是孔子就川流以指道妙也天地

間大化流行。無時少息。隨處可見。然目前可以指示者莫如川流。故孔子偶在川上。有會於心而言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往而復來。來者復往。相續不已。無非逝者有如此水。夫徹晝徹夜。流而不已。晝固如是。夜亦如是。未嘗有一息之停止也。人心體此。時時存省。使私欲淨盡。天理常存。無有毫髮之間斷。則庶乎不虧其本體矣。推而言之。天理流行。觸處皆是。天運而不已。物生而不窮。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大而造化之開闔。小而口鼻之呼吸。無在不有。無時不然。總是一無息之體。論本體則自然不息。論工夫則自強不息。勉強之久。至於自然。而純亦不已焉。則天德在是。王道亦在是。所謂中和位育。無非此理。惟在天縱之聖人。察識其本體而擴充之。存誠主敬。無少間斷。以造乎其極而已。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此一章書是言好德之貴誠也。孔子曰。天所

賦於人之正理。而人得之於心者德也。人之大欲。最易溺情亂性者色也。德色二者。理欲之分判然。乃吾觀人情。理念常衰。欲念常勝。德雖人所本有。而氣稟拘之。物欲蔽之。脩己之德。則不能亹亹焉。惟日不足。見人之德。則不能孜孜焉。樂取於人。欲如好色之出於誠然。至眞且切者。未之見也。蓋好德則脩身親賢。其益無窮。好色則傷生伐性。其害不小。誠能易好色之心。以好德。將賢人君子。日至於前。而脩齊治平。自收其效。其爲樂不更多乎哉。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此一章書是見爲學進止之機。皆由於己也。孔子曰。人之爲學。必求有成。倘日積月累。已實用工夫。而一旦厭怠心生。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究歸無成。譬如積土爲山。勢已垂成。其未成者。但少一簣之土耳。於此成山。豈不

甚易。乃忽然中止。不肯加功。則前功俱置無用。而山終不成矣。此其止也。誰止之乎。只一己因循怠惰而止耳。爲學而至自棄。亦猶是也。可不戒哉。人之爲學。勿可畏難。雖爲聖爲賢。未曾全用工夫。而一旦發憤精進。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不可限量。譬如平地。未曾積土。其所覆者僅有一簣之土耳。冀望成山。豈不甚難。乃銳然奮進。不肯少停。則功力積久高大。山亦有時而成矣。此其進也。誰進之乎。

只一己奮發精勤以往耳。爲學而能自強。亦猶是也。可不勉哉。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見爲學在銳志。尤在有恆。誠使工夫無有間斷。則盛德大業。豈難致哉。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此一章書。是孔子深贊顏子之能受教也。孔子教門弟子。發明道理。常以言語相傳。但諸弟子聞孔子之言。未能會之於心。體之於身。便有怠惰之意。惟顏子能明睿。故聞孔子之言而心解。能健決。故聞孔子之言而力行。欲罷不能。拳拳弗失。所以孔子贊之曰。凡人聽言。半疑半信。若在若亡。罕有不惰者。若夫語之以道。而心知力行。自不能已。絕無怠惰之意者。其惟回也與。孔子稱贊顏子。亦所以勵羣弟子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追思顏子之好學也。凡人

爲學。智愚賢不肖之分。所爭惟在進止之間耳。進而不止。雖至聖人而無難。止而不進。則終於庸人而已。孔門惟顏子好學。有日進而未已之勢。使得永年。必至聖人地位。故孔子當顏子既逝。猶追思而謂之曰。惜乎。吾但見其奮往精勤。方進而不已也。未見其逡巡退縮。欲止而不前也。以其勤學如此。由此日進不已。其造詣所到。豈可限量。而不意其早逝也。豈不深可惜哉。孔子之惜顏子如此。學顏

子之學者亦惟精進不已。則庶幾矣。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學者以有成也。凡學者始有其質。猶穀之始生有苗。繼加以學問發達其聰明。猶穀之吐花爲秀。終焉實有諸己。至於成就。猶穀之成穀爲實。學必至於成。猶穀必至於實。方爲有用。故孔子借驗而言曰。穀之生也。自苗而秀。自秀而實。乃爲有成。苟或失其耕耘。逆其生理。培植滋養。一有不到

則但生苗而不吐花秀發者有矣夫。即吐花秀發而不結實者亦有矣夫。美而不成。其何用哉。可見講學脩德。亦當有始有卒。勿致一暴十寒。則日進無疆。而底於大成矣。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人及時勉學也。孔子曰。君子進德脩業。貴於及時。若人之後生者。實是可畏。其年富進學有餘日。其力強進學有餘功。誠能不虛此年力。乘時勉學。日進不已。則其造詣所到。殆未可量。焉知將來不如今日之可畏乎。倘若因循悠忽。歲月蹉跎。轉盻間至於四十五十之年。而不以善聞。則衰老無成。後來更無可望。斯亦不足畏也已。孔子先言可畏。是期望以勉勵人。後言不足畏。是絕望以警戒人。總是教人及時勉學也。可見作聖之功。全在春秋方富之年。日新不已。日進無疆。則功崇業廣。豈有不造其極者乎。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聽言者貴有受言之實也。孔子曰。凡人聽言。必當虛己以受。求其實益。如見人有過。以正言直論。明白規諫之。是謂法語之言。此等言語詞嚴義正。人聽之自然敬憚。不得不允服。其能無從乎。然非貴面從而已。必因所言者一一反求。旣有過愆隨

即改正乃爲可貴。見人有過。以婉詞微意委曲與之言。是爲巽與之言。此等言語婉轉和平。人聽之無所乖忤。不得不欣喜。其能無說乎。然非貴一時喜悅而已。必以所言者一一尋繹。深得其微意之所在。乃爲可貴。若一時喜悅。而不能繹思其理。外貌順從。而不能自改其過。則雖正直規諫之論。日陳於前。委曲開導之詞。日聞於耳。究不足以醒其昏惰。救其過失。吾終無如之何也已矣。孔子深絕以警之如此。凡聽言納諫。虛己以受。務求實用。勿事虛文。則講學脩德治國平天下。均有裨益矣。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人立志也。孔子曰。凡士君子必先立志。志於道。志於仁。皆志也。所志一定。方能爲聖爲賢。至於有始有卒。終不可得而奪。且以勢之難奪者言之。如以三軍之衆。而衛一主帥。宜若不可奪者。然三軍雖衆

心有時不齊。力有時不合。則其帥可奪而取之也。若以匹夫而守其志。宜若可奪者。然匹夫雖微。在己能守其志。則始終不變。生死不渝。必不可得而奪也。可見士君子只在立志。所志既定。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謂大丈夫者。如是而已。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此一章書。是言進道不可自足也。凡人不以貧富動其心。方能進道。子路識趣高明。能於貧富之際。毫無繫累。故孔子稱之曰。人情戚戚於處貧。而汲汲於求富。每於貧富相形之際。未有不動心者。若夫身衣敝壞之縕袍。與衣狐貉貴服之人並立。而恬然淡然。無動於中。不以爲恥者。其惟由也與。夫由能不恥。其無忮求之心可知矣。凡人情嫉人之有。而欲害之。則必忮。恥己之無。而欲取之。則必求。忮

求心生無所不至。皆恥貪之念爲之也。今由獨能不恥衞詩有云。無所嫉而不忮無所貪而不求於外物一無繫累用是以往。何所爲而不善乎。此言惟由足以當之矣。孔子引此以美之如此。子路聞孔子許之。遂將此詩詞時時諷咏若將終身者。是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孔子警之曰。義理無窮。必有日新不已之功。以求至於盡善之地。是不忮不求之道。特進道之階耳。若止於此何足以盡

善哉。蓋爲學不以境遇動心。方可與進道。然須由此而進。至於中心安仁。終食無違。乃爲盡善。故孔子警子路以勉其進也。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託物以比君子之節行也。孔子曰。春夏和煖之時。草木無不暢茂。雖有堅剛柔脆之不齊。然未可辨也。及歲暮寒凝草木零落。而松柏猶蒼然不變。然後知其後彫也。蓋治平無事之時。小人或與君子無異。至於遇事變。臨利害。改節易操。甘與草木同腐者多矣。惟君子處之彌艱。守之彌固。威武不能挫其志。死生不能動其心。即如後彫之松柏然。夫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惟至時變。而後知君子之不同於庸衆也。然必待有事。而後思得君子而用之。豈不晚哉。此聖王所以貴百年之計也。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此一章書是孔子指成德者之心體以示人

也。孔子曰。知仁勇三者。人心之本體也。蓋人之心體本無障蔽而不惑。本無牽繫而不憂。本無委靡退怯而不懼。自人心一有所蔽。即有疑惑。惟夫有知之德者。格物致知。不昧虛靈之體。則事物之交。凡是非可否。無不坐照無遺。何惑之有。自人心一有所累。即有憂患。惟夫有仁之德者。涵養純熟。渾然天理之公。則境遇之來。凡窮通得失。無不順理安行。何憂之有。自人心一有所怯。即有恐懼。惟夫有

勇之德者主大至剛直養浩然之氣雖當大節重任險阻艱難皆毅然處之無逡巡退縮之意何懼之有此皆成德之事學者以之脩己帝王以之治天下國家皆不外此故知至於不惑則足以照臨四海仁至於不憂則足以幷包九有勇至於不懼則足以裁決萬幾帝王之學尤所當加意者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此一章書是孔子以全學望人也孔子曰人之造詣不同學貴循途而進如人志氣邁往銳然以典學自命是可與共學矣然學必專心致志向道而行而後不爲他岐所惑初學之人或識見未定未能實見吾道之美而勇往以從之是可與共學者未可遽與之適道也既勇往以從之矣必躬行實踐有所執持而後不爲外誘所奪適道之人或操守不堅未能固執而不變是可與適道者未可遽與之立也學至於固執而不變亦可矣然守而未化也惟聖人一理渾然汎應曲當於事變之來各適其輕重之宜如權之稱物者然彼能立之人或不能通權達變以幾夫時措咸宜之妙是可與立者未可遽與之權也學至於可權然後爲學之功全矣蓋爲學之道不容躐等而進當循序以致其功亦不容得半而足尤貴層累而造其極也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此一章書是孔子借詩以勉人用思之意昔逸詩有云唐棣物之無情者也其花尚翩翩然搖曳若有感而動矣況我與爾人之有情者也豈無所感動而不爾懷思乎但以所居之室相去隔遠而不能相及耳夫詩人之所思者固未知其所指何在孔子遂借其言而反之曰思之爲妙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今詩所謂室遠畢竟是未之思耳若果思之則此

心之靈明。雖千萬里之外。千百年之上。一思即至。初無障隔壅蔽。夫何遠之有。夫道在於心。思乃盡心求道之功。人之於道。只徒事口耳。而不求之於心。故以爲遠。若求諸心。則欲仁斯至。何遠之有。是以君子貴近思之學也。

鄉黨第十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鄉黨一篇。皆是記孔子容貌威儀起居動靜之詳。蓋聖人盛德積中。動容周旋。有自然中禮之妙也。此一章書。是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也。門人記曰。吾夫子之居鄉黨也。則見其言貌之間。恂恂然信實而已。謙卑遜順。不敢以賢智先人。有似乎不能言者。蓋鄉黨乃父兄宗族之所在。故禮恭而辭簡。如此。至於與祭而在宗廟。居官而在朝廷。則便便然與人議論。制度儀節之精微。問之必審。紀綱法令之詳悉。辨之必明。但言所當

言。常敬謹而不放爾。蓋宗廟乃禮法之所在。朝廷乃政事之所出。又與處鄉黨之時不同。故言之不容不盡。而辨之不容不明。如此。此聖人盛德之至。故隨所處而皆合乎禮之中也。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門人記曰。吾夫子之入朝也。方君未視朝之時。正臣工議政之際。如與下大夫言。其勢分猶卑。言或可以直遂。則當言即言。正辭斷義。無所委曲。但見其侃侃然剛而直也。若與上大夫言。其體貌尊重。言不可以徑情。雖理之所在。持正不阿。然必顏色和婉。辭氣從容。但見其誾誾然和悅而諍也。至君既出而視朝。夫子極其敬謹。不敢一毫怠忽。則踧踖如而恭敬不寧也。但常人過於矜持。未免失之拘迫。夫子卻又從容和緩。動容周旋。不過

其則與與如而威儀中適也。聖人之事上接下各中其節如此。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爲君擯相之容也。古者列國諸侯朝聘往來主賓相見之時有爲之擯相者。主謂之擯。言其接待賓客也。客謂之相。言其輔相行禮也。門人記曰。吾夫子當君

命有召使之爲擯。迎接賓客。此乃兩君交好大禮所繫。故夫子一聞君命。敬慎之至。頓改常容。觀其顏色。則勃然變動。不類平時之安和自適。觀其步履。則盤桓不安。屏營不寧。有似欲前進而不能之狀。此是承命之初。其敬有如此。及賓至而君迎之時。賓主有命。爲擯者遞傳賓主之命以相達。夫子此時適爲次擯。有上擯居於身之右。有末擯居於身之左。故拱揖所與同爲擯者。或揖左人傳命而出則以手向左。或揖右人傳命而入。則以手向右。然手雖有左右。而身則端整自如。未嘗隨之而動。但見其衣之前後襜如其整齊也。及賓主相見之後。主君延賓而入。爲擯者當從其後而趨入以有事。夫子於疾趨而進之時足容雖疾。手容自恭。張拱端好。如鳥之舒翼然。此是行禮之時。其敬有如此。行禮既畢。主君送賓以出。賓方退出之際。主君之敬未解。夫子必復命於君曰。賓已出。不復回顧矣。所

以舒君之敬。不使勞於瞻望也。此是禮畢之後。其敬有如此。夫以爲擯一事。自始至終無不中禮如此。此所以爲盛德之至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在朝之容也。門人記曰。吾夫子趨朝之時。方入宮門。去君雖遠。敬心

已切。但見其曲身而行。鞠躬如也。雖公門高大。卻似不能容其身者然。其立也。必不敢當門之正中。避所尊也。其行也。必不敢踐履門限。恐不恪也。敬於入門之始如此。由此而進。則爲君所宁立聽治之虛位。夫子過之。見位如見君。其顏色則勃然而變動。其行步則躩然而盤旋。其言語則訥訥然謹慎收斂。似氣不足以出聲者。敬於過位如此。蓋去君漸近。故其敬漸加。與入門之初不同矣。當升堂之

時。則兩手摳衣下縫。使之離地。以防傾跌之患。歷階升堂。曲身而行。鞠躬如也。其心敬氣肅。潛自屏藏。似不息者。蓋愈近君則愈敬慎。視過位之時。又不同矣。夫子見君已畢。由是下堂而出。降階級一等。始稍舒其顏色。有怡怡然和悅之意。然其敬君之心有終不能忘者。但見其下盡階級。趨走以就於下。則端拱如翼。手容之恭如故也。復其朝班之位而立。依舊踧踖而恭敬不寧。身容之肅如故也。蓋

自始至終。一於禮如此。可以爲人臣法矣。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覿愉愉如也。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爲君聘於鄰國之禮容也。門人記曰。夫子承君命以聘問鄰國。執持國君之命圭。以通其信。則敬謹之至。鞠躬如也。有如至重而力不能舉者。身容何肅也。執之平衡。心與手齊。有時舉手向上。則如與人相揖者。未嘗失之太高。有時俯手向下。則如

以物與人者。未嘗失之太卑。手容何恭也。其色之見於面者。勃然變動。如臨戰陣之時。色容何莊也。其容之形於足者。舉足促狹。曳地而行。若緣物然。足容何重也。及聘問之後。以君命獻禮物於鄰國之君。所以達君之情。但見夫子有和悅之色。視聘時漸舒也。享畢。又以私禮見鄰國之君。所以伸己之敬。則愉愉如而又加和也。蓋敬以盡聘問之禮。和以達聘問之情。惟夫子其能不辱君命乎。

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爲褻服。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非帷裳必殺之。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月。必朝服而朝。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衣服之制也。門人記曰。聖人持身卽一衣服亦不苟。如常服則不用紺緅二色。以爲衣之領緣。蓋紺乃深青揚赤色。爲齊服之飾。緅乃絳色。爲練服之飾。故不以之飾常服也。私居之服。不用紅紫二色。合赤白而成紅。合赤黑而成紫。皆色之不正者也。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故不以服之私居也。其致謹於服色之辨如此。時當乎暑則服單葛之衣。或取夫絺而精者。或取夫綌而麤者。然必先着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蓋暑服宜於輕淺。而不宜見體也。時當乎冬。則隨所服之裘裼以所宜之衣。如黑羊之裘服以朝覲則裼以緇衣。欲黑色相稱。白麑之裘。服

於聘享則裼以素衣。欲白色相稱。黃狐之裘。服於蜡祭則裼以黃衣。欲黃色相稱。此公服之制也。若私居之裘。其制則長。取其溫煖。而短其右邊之袖。蓋作事常用右手。取其便於舉動也。私居之裘。則用狐貉爲之。以其毛深溫厚。可以禦寒而適體也。其致謹於褻裘之制如此。服必有佩也。居喪之時去文就簡。非所宜佩。若已免喪。乃去凶卽吉之時也。必玉以象德器以備用。無所不佩焉。衣必有裳也。朝祭之服。取其方正。其下裳則用正幅。如帷幔然。謂之帷裳。然人身之腰爲小。故於兩傍爲襞積。有衣褶而無殺縫也。若非正服之帷裳。則不用襞積。而旁有斜裁倒合之殺縫矣。以其殺於下齊者一半。故謂之殺縫。其制上窄下寬。取其省約而不妄費也。其豐儉各有所宜如此。如弔服所以哀死也。若羔裘之朝服。元冠之祭服。則不用之以弔。蓋不以吉服而用之於凶服也。朝服所以覲君也。孔子時

雖致仕。每月之朔。必服其朝服而北面以朝。蓋不以致仕而忘乎君也。其謹於吉凶之禮又如此。蓋衣服所以文身。亦聖人之所必謹也。

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謹齊之事也。門人記曰。夫子將祭祀而齊戒。沐浴既畢。必更明衣。而衣以布爲之。不但內志之清明。而且外體之純潔也。齊戒之時。既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

著明衣而寢。故必別有寢衣。以防其褻。而寢衣之制。周身之外。仍長有一半。使其可以覆足也。其致潔以盡敬如此。至於平居之食。有常品矣。齊則必變其所食。不飲酒。不茹葷。恐以臭味之故。昏吾精明之德也。平居之坐。有常處矣。齊則必遷其所坐。不安常。不襲故。恐以便安之習。奪吾愼重之心也。其變常以盡敬如此。此可以得聖人謹齊之心矣。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語。寢不言。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飲食之節也。門人記曰。聖人之飲食。不特爲養生計。蓋亦有道存焉。飯食雖不求其精。而亦不厭其精。牛羊與魚

之腥。聶而切之之膾。雖不求其細。而亦不厭其細。蓋食精膾細。有益於人者。聖人所不去也。夫食之有益於人者。固不厭。而傷人者豈食之乎。故食取其精也。苟飯傷熱濕而饐。或味變而餲。則不食。膾取其細也。苟魚爛而餒與肉腐而敗。則不食。若未敗而色已變。此色惡也。則不食。未敗而氣已變。此臭惡也。則不食。人事之烹飪。或失其節者。不食。天時之成熟。未至其期者。不食。蓋以上數者。食之皆足

傷生。故夫子謹之。夫物之有害者固不食。而無害者亦豈苟食之乎。割肉以正爲貴。不正則與心體違。不苟食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致用不備。不苟食焉。且不徒不苟食。而所常食者亦自有節。蓋人資穀氣以養生。若肉味過多。反勝五穀之氣。致失養生之道。故必節之。雖不辭其多。而不使其太過也。飲酒以合歡。若崇飲不已。既能昏性而喪德。又能致疾而傷生。故必節之。雖不限其量。而不及於

醉亂也。至若酒出於沽。脯出於市。恐不精潔或至傷人。故皆不食。若夫薑可以通神明。去穢惡。故每食常設而不撤去。凡飲食之道。惟適可而止。不太多而過飽。恐傷生也。其養生不既周乎。夫日用之飲食固慎。而頒於人者亦有節。夫子當助祭於公庭而有胙肉之得也。歸即頒賜。不待經宿。蓋重神惠而尊君賜故不敢遲也。至於家廟之祭肉。雖可少緩。未能當日分賜。然亦不過三日。皆以頒之於人。若過三日。則肉敗而人不食之。是褻神之餘矣。故不久留也。其須食有當可之節如此。夫子當食之時。則心安於食。雖人有問及。亦不輕於答也。當寢之時。心安於寢。亦不輕於言也。其食也。雖蔬食菜羹。亦必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其祭雖小。亦必齋如其誠敬焉。此皆聖人飲食之節。無不中禮如此。蓋不止於養身。而亦所以養德。學者能隨事而體察焉。何莫非道之

所在也。

席不正不坐。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所處必以正也。門人記曰。夫子必安於正。事事皆整齊嚴肅。故於席位或偏向不正。自不苟於坐焉。蓋東西南北各有正位。在聖人必安於正。席不正。則與心不合。心便不安。故雖小不苟也。則其出入起居之無不正可知矣。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儺。朝服而立於

阼階。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居鄉之事也。門人記曰。夫子之居鄉也。或與鄉人宴會飲酒時則少長咸集矣。其中有六十以上執杖而行之老人。夫子必加尊敬。宴畢之後。杖者出。夫子卽隨之而出。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也。其敬長如此。周禮方相氏。主索疫鬼而驅逐之。季冬之月。則命有司大儺。以驅除鬼祟而迎納吉祥也。蓋此禮雖古而近於戲。夫子家居遇鄉人行大儺之禮。則敬君命而服朝服。以立於東階焉。以鄉人儺於我家。我有主道也。其敬古禮如此。此居鄉之道也。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與人交之誠也。門人記曰。夫子之與人交也。一出於至誠而不欺。如所交之人。在於他邦。夫子遣使候問。使者臨行。則必從後再拜而送之。有如親見其人。不以其在遠而廢敬也。季康子曾饋以藥。夫子拜而受之。以答彼之殷勤也。且直告使者曰。丘尚未知此藥所用何品。所療何病。不敢嘗也。蓋藥有未達。自不可嘗。然受而不飲。則又虛人之賜。故直以不敢嘗告之。其受餽之誠又如此。夫子誠善與人交者哉。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仁民先於愛物也。門人記曰。一日夫子養馬之廐。被火焚燒。夫廐爲火焚。傷馬必矣。夫子自君之朝。退而來歸。聞之卽問曰。火得毋傷人乎。未嘗問及馬也。蓋惟恐人之傷。故不暇及於馬耳。夫天地之生物。於人爲重。當倉卒發問之時。意不在馬而耑在人。聖人其體天地之心。爲心者乎。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事君之禮也。門人記曰。

凡臣之於君務期盡禮。毋論事之大小悉當以謹敬持之。若夫子則無一事之越於禮者。君或賜以熟食。必正席致敬而先嘗之然後頒之於人。尊君賜也。君或賜以生肉。必烹調使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君或賜以生牲。必畜之於家。無故不殺。仁君賜也。其盡禮於受賜有然。夫子或侍於君。而食於君之側。其時君祭。而置品物於豆間則已不祭而先飯。蓋禮君賜之食而客之。則命之祭。夫子不敢

當君之客己。故先飯以示爲君嘗食之意。其盡禮於侍食有然。夫子或以疾寢而君視之。倘得扶疾而以臣禮接君。固其心矣。勢必不能則首居東以受生氣。加朝服於身。又拖大帶於上。不忘恭也。其不以疾而廢禮又有然。君或有事。而以命來召。倘可即升車而行。所不辭矣。若猶未駕則迫不容待。徒步以往。不俟駕而遂行。急君命也。其不以勞而廢禮又有然。蓋分義之必循。斯禮文之必謹。夫子於纖悉委曲無所不竭其誠敬。是不獨持一身之小節。而正以立萬世人臣之大常也與。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交朋友之義也。門人記曰。朋友爲五倫之一。原以義合者也。夫子之於朋友。莫不以義爲斷。如朋友不幸而死無親屬以主之。是無所歸者。於義爲當殯者也。夫子卽曰。於我殯。蓋揆乎事理之宜。遂直任

而不辭也。如朋友之饋。或輕或重。皆交際之常。於義所不當拜者也。是以雖重如車馬非饋祭肉者比。則直受之而不拜。蓋祭肉之所以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己親也。車馬豈其倫乎。此夫子所爲悉合乎當然也。蓋義受裁於心。夫子不以存歿易其心。不以貨利動其心。惟心能有主。故義無不盡也。

寢不尸。居不容。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

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容貌之變也。門人記曰。容貌乃德之符。夫子隨事順應。適當乎理。其形諸身而見於色者。各有不同。凡人寢處恆易流於肆。夫子雖舒布其四體。而不至偃臥以如尸。私居不必過於拘。夫子雖愼持於平日。而不事矜莊以爲度。其容貌之見於處己者如此。若夫有喪之人。所當哀也。夫子見齊衰者。雖所親狎。必變色以待之。有爵與無目之人。所當致其尊與矜之誠也。夫子見冕者與瞽者。雖當燕見。必禮貌加之。至夫子當在車之時。見有服凶服者。則惻然不寧而爲之式。見有負版籍者。則肅然起敬而爲之式。此一以哀有喪。一以重民數也。至夫子當燕享之時。主人設盛饌以相待。必變色而起。以致其敬。所以重主人之禮也。其容貌之見於接人者如此。至迅雷風烈。乃天變之大者。夫子當此。必變其常色。惕然恐懼。蓋敬天之怒而不敢逸豫以自安也。其容貌之見於敬天者又如此。夫聖人動容周旋。無不中禮。其出之也非有心。而觀之者則各異。至如見負版而式。遇風雷而變。則尤所以重邦本而畏天威也哉。

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升車之容也。門人記曰。我夫子正直存於中。而肅恭著於外。隨其所在。莫不見其有敬容。無肆容。人當升車。自無不立而執綏者。然或未免於偏倚也。惟夫子則必正立執綏。而一無偏倚焉。及旣在車中。則聽視有常。未嘗回首而顧也。言語必愼。未嘗急遽而言也。手容必恭。未嘗妄有所指也。蓋敬容之見於乘車者如此。夫禮大夫得乘車。苟或稍縱。卽不足以見盛德之容。而且惑人之視聽。夫子之不待謹而自謹也。此其所以爲聖人也與。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

路共之三嗅而作。

此一章書是見孔子時中之聖。其所會心者無非時也。門人記曰。鳥之爲物雖微。見人之顏色不善。斯舉翮而他往。又必廻翔審視。擇可止之地而後集焉。何其能見幾而舉擇地而集如此。昔者孔子見雌雉存於山梁之上。因感而嘆曰。彼山梁之雌雉。當飛則飛。其飛也以時。當下則下。其下也以時。時哉時哉。子路不悟。以爲時物而共向之。有執之之意焉。遂三嗅而作。其在山梁也。非翔而集於山梁者乎。其嗅而作也。非見子路之色而舉者乎。是可以知鳥矣。更可以知夫子之有取乎時矣。蓋孔子於君臣朋友父兄宗族之間。一言一動。莫不各盡其道。非屑屑以求其合。時當然自無不然耳。此所以深有取乎時也。記者記此以終鄉黨。正以明聖人之悉因乎時云。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七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八

論語下之一

先進第十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此一章書是孔子思復古以維世也。孔子曰。先王緣人情而制禮。宣至和而作樂。是二者。誠不可斯須去身也。但世運不同。習尚亦異。至今日而寖非矣。如先進之於禮樂。文質適中。今但見其簡朴。而以爲野人也。後進之於禮樂。文過乎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爲君子也。以俗尚觀之。孰不喜爲君子以求觀美哉。吾則不然。如用禮樂以治身。則思斂華而就實。如用禮樂以治人。則思去靡以還淳。寧從先進而冒野人之名耳。是知移風易俗。繫乎一人。庸衆雖安於習俗。君子貴求其當然。觀孔子從先進之意。其卽帝王議道自己之法與。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此一章書見聖門之多才也。昔孔子應楚昭王之聘。陳蔡二國忌楚國之大。因阻孔子之行。於是受厄於陳蔡之間。其後孔子歸魯。追思往事而嘆曰。吾門之弟子從我者多矣。當陳蔡之厄。猶濟濟也。至於今。或隱或顯。或存或沒。皆不及吾門也。夫患難適得相隨。而閒居反致離索。聚散不常。寧不關情耶。門人因孔子之思而記之曰。夫子之所謂從於陳蔡者。何人也哉。其姓字猶可識也。其造詣更可觀也。有得於己而謹於身者。曰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是。有能立言而善荅述者。曰言語。宰我子貢是。有通國政而練庶務者。曰政事。冉有季路是。有風雅可觀而聞見博洽者。曰文學。子游子夏是。此皆從夫子於陳蔡者。其人其品。各擅其長。宜夫子之不忍忘也。觀門人四科之言。而孔子造就人才之法可見矣。即朝廷因材器使之道。亦從可知矣。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説。

此一章書是孔子深喜斯道之得人也。孔子曰。學者於論辨之際。探求不已。不但自益。而更足以益人。而回則不然。蓋人必疑而後有所問。問而後有所發。疑問相長。而後有所助。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所言。無不默契於心。怡然神解。蓋無所不説。而又安得有所助哉。雖然。此可爲顏淵言也。至於學者。宜日事於博學切問。聖賢之旨。非辨晰不精。天下之務。非考究不明。默識心通。豈易言哉。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此一章書是孔子贊閔子之純孝也。孔子曰。人之行。莫大於孝。而孝行以取信於人者爲眞。以今觀之。孝哉閔子騫乎。天下之以孝名者。或易得之於父母昆弟。而不能得之於人。又或易必之於人。而反不能必之於父母昆

弟處順處逆。非純孝者不能盡也。今閔子之孝。父母昆弟稱之。人亦稱之。內外之間無間言者。其孝友之實積於中而著於外也。如此。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孝爲大。宜孔子深贊閔子以風世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此一章書見孔子謹言之教也。詩經大雅抑之篇有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此深於謹言之旨也。南容每常三復白圭。念茲不忘。其用心加於人矣。孔子於是以兄之女妻之。夫愛其女。而擇謹厚之士。則言之當謹。爲何如耶。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此一章書見好學之人。不易得也。魯大夫季康子。問弟子之中。孰爲眞好學者。孔子對曰。吾門有顏回者。眞好學人也。使天假之年。其所優入。當不可量。而不幸其命之不永也。今則亡是人矣。夫人之爲學。當世既不可及。身後不復再見。寧不動人深長思哉。宜孔子之致慨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此一章書見孔子之愛回以義也。昔顏淵死。其父顏路。以家貧不能具葬。乃請孔子所乘之車。賣以爲椁。意欲從厚以安賢子也。孔子曰。人之子。雖有才不才之分。而以父視之。未嘗有異。亦各言其子也。昔吾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賣車而徒行。以爲之椁。此故何也。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今豈可爲回而舍車乎。蓋顏淵一生安貧樂道。死生一致。雖無椁何傷。惟孔子知之深。故不以薄葬爲嫌。非吝於一車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此一章書是孔子悼道之無傳也。昔顏淵死。

孔子傷悼之曰。天之生回斯道有賴。亦予之大幸也。而不意其遽死也。噫。天喪予。天喪予。天豈獨喪回也哉。予誠不能釋然於天道矣。孔子上接文王之傳。則曰天將喪斯文。下失顏淵之傳。則曰天喪予。然則道統之絕續皆天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此一章書見孔子哀之發而中節也。昔顏淵死。孔子傷悼之極。於是哭之慟。從者勸止之曰。哀傷有節。子之哭回。可謂慟矣。孔子曰。予之哭回有慟乎。予不自覺也。雖然哀可節也。至於回而有不能自已者矣。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哉。慟者一時。而傷者無窮。孔子之爲道惜人如此。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以循理責門人。正所以愛回之深也。昔顏淵死。門人以其爲大賢也。而欲厚葬之。孔子止之曰。回之爲人。正無須於厚葬也。於理不可。門人終以爲不厚不足以寵異顏回。於是厚葬之。孔子歎曰。回之平日。視予猶父也。予乃今不得視回猶子也。使回不安於身後。予亦何以自安哉。然此非我也。夫二三子也。二三子之心。大異於回之心如此。愈令人思回矣。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此一章書是孔子戒人務遠之心也。季路問鬼神者。人之所當事。其道當何如。孔子曰。可見者人。不可見者鬼神。未能事人而得其歡心。焉能事鬼而冀其來格乎。季路又問死者人之所必有。其道爲何如。孔子曰。難窮者生。不必究者死。未能原始而知所以生。焉能反終而知所以死乎。可見人鬼總是一道。死生

原屬一理。惟務力於平實之處。則知明即以通幽。而全生即以全歸。豈可舍近求遠。而騖於幽杳難知之域哉。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此一章書是門人記諸賢之氣象也。門人謂昔夫子在坐。而閔子侍側。則見其外和內剛。誾誾如也。至於子路。則見其果敢發越。行行如也。冉有子貢。則見其端嚴正直。侃侃如也。

觀四子之氣象。即以知四子之造詣。斯道有人。斯世有賴。維時夫子若有欣欣然不自禁其樂者。然四子之中。唯子路過於剛強。非終吉之道。故夫子亦嘗警之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此不過據理而論。欲子路之損過以就中也。而不意子路之終不能也。可惜矣夫。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此一章書見聖賢維魯之心也。昔魯有長府。其來舊矣。一旦欲改作而更新之。此乃變制之漸。亦聚利之萌也。閔子騫婉言以止之曰。天下事。創作者難爲功。完舊者易爲力。彼長府雖久。未至大壞。因其舊制。稍加脩葺。何爲不可。何必改作。而爲勞費之事乎。孔子聞而贊之曰。夫人不輕於言者也。惟其不輕於言。故一言而關生民之大計。動當事之深思。言必有中。可謂仁人之言哉。大抵勞民傷財之事。所損雖在一時。而變歷代之規模。啓聚斂

之苛法。關繫正自不小。閔子不極言其弊。所以婉而易入。孔子復稱說其美。愈令聞者知愧。聖賢之愛魯。正其深於愛魯君臣也。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此一章書見孔子作人之法也。孔子曰。聲音之道。通於性情。瑟雖一藝也。而平日所養。皆可立見。由之鼓瑟。若直任氣質。無一涵養者然。奚爲於丘之門乎。此蓋欲由自警省。而進

於沉潛也。乃門人不知。遂不敬子路。孔子曉之曰。二三子何遽輕由耶。據今日之由。可謂升堂而登高明之地矣。特未入室而造於精微之域耳。使由能自勉。寧有限量。而二三子之輕由何耶。可見學問無窮。自足者固非。而輕人者更非。孔子此言。不但造由。亦所以造門人矣。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此一章書見孔子以中道約人也。聖門弟子。有顓孫師。與卜商二人者。雖俱稱爲賢。而所造各有不同。故子貢偶舉以問曰。師與商也。孰爲勝乎。孔子曰。師也才高意廣往往至於太過。商也篤信謹守往往失於不及。二人所造如此。觀其所造。而賢不賢可知也。子貢不達其義。乃問曰。天下之事。未有不以過爲勝。以不及爲不勝者。商既不及。然則師已愈於商與。孔子曰。學問之道。貴適乎中。不及者固失之卑陋。而太過者亦失之夸張。其非中道。正自等耳。安見其爲愈哉。蓋無過不及之謂中。使學者各省其所有餘。勉其所不足。庶幾斯道之有賴也。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正黨惡之罪。以警權臣也。

昔周公以叔父之尊。兼安定之功。分封魯國。其富宜也。季氏魯大夫耳。而乃富於周公。其擅公害民之事。可忍言哉。冉有以聖門之高弟。而爲季氏之家臣。自宜救正其過。上全國體。下安民命。斯爲盡忠之道也。乃不能以道事主。而爲之聚斂而增益其富。其不義甚矣。孔子絕之曰。吾之門。以致君澤民爲教。而求乃以黨惡害民爲悅。殆非吾徒也。此而不聲其罪。則不肖之徒。亦何所不至哉。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可見聖人惡惡。必先絕其黨。在冉有不過欲邀季氏之歡心。而不知難逃於

聖門之公論。使小子傳之而共懼。卽季氏亦聞之而知警。眞仁人之心哉。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

此一章書是示人宜進學以化氣質之偏也。孔子嘗評論及門之才質。謂凡人氣質不能無偏。而皆不妨於進道。特患不能自知其偏。則無以施轉移之功耳。卽如柴也謹厚有餘。而明智不足。可謂曰愚。參也資稟遲鈍。而警敏不逮。可謂曰魯。師也容止可觀。而少誠實

惻怛之意。是之謂辟。由也粗直自遂。而少溫潤和雅之文。是之謂喭。使此四子者。各率其性。與庸俗人何以異。而不知能進之以學。則皆任道之器也。蓋四子得聖人而師之。知其偏之所在。或充之以學問。或文之以禮樂。俱不失爲大賢。然則人亦貴自勉耳。豈可以資氣之偏駁自諉哉。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此一章書是孔子稱人所長。以進其所不足也。孔子曰。吾門之有回賜。其聰識未嘗不相近也。而中實有不同者焉。回也以明睿之姿。務浚潛之學。其於道也。殆庶幾乎。但見其陋巷食貧。屢至空匱。而處之泰然。何其澹忘若此也。若夫賜。則不聽受貧富之命。而務生財以致富焉。較之安貧樂道者。爲何如乎。然其才識明敏。凡所億度。每每切中。實有過於人者。倘由此而充之。其進於回何難乎。此可見

氣質偏雜者。不可以自畫。而賦資明達者。尤不可以自炫。使子貢而不聞聖人之教。則安知不終以貨利遺譏。而小慧自誤耶。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此一章書是孔子論生質之美。而進之以學也。子張問於孔子曰。天下之人品不一。而獨有所謂善人者。其道爲何如。孔子曰。凡人之囿於氣質者多矣。卽或有志向上。亦必循途守轍。而後可以合道。惟善人不拘聖賢之成

法而自無偏雜之患殆不踐迹者然每自任其性情之本然未嘗加以濬造之功而亦不入於室合而觀之而善人之爲善人可知矣蓋生質之美不可易得亦不可盡恃况有聖人之基而能不以學問自限其優入也不更易乎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此一章書是孔子示人考行之法也孔子曰人之情僞不可見所可見者容貌詞氣之間而已然容貌詞氣有一見而即決者更有屢見而未易測者若專以論之篤實似乎有德而即許與之則安知其爲表裏如一之君子者乎亦安知其爲外篤而內不篤之色莊者乎以君子待人雖忠厚之道而倘爲色莊所欺則迎合之弊自我開之矣甚矣容貌詞氣不可以定人品也所以古帝王取人之法既觀敷奏之言尤詳明試之功然後賜之車服申之考績不遽以知人自任所以無失人之

識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此一章書是孔子因人施教之意也昔孔門弟子有子路者嘗有聞而患未之能行因問曰人之於道以能行爲貴自今一有所聞即當勇往行之乎孔子曰聞善固當勇爲然父兄在上必須酌於義理審於時勢有不敢不稟命者奈何可率意而行之也又弟子有冉有者嘗悅道而患力之不足因問曰人之求道力行甚難自今若有所聞即宜黽勉行之乎孔子曰行善不宜推諉一有所聞即宜去其因循鼓其志氣有不可不勤敏者豈可不篤實行之也此孔子因人施教妙於裁成在人或未之知也維時弟子公西華者見二子

問同而答異。不能無惑。因問曰。爲學者皆有定向。施教者自無異同。由之問聞斯行諸。無異於求之問也。而夫子則告以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無異於由之問也。而夫子則告以聞斯行之。所問同而所答異。此赤之不能無惑也。孔子曰。子知二子之問同。亦知二子之材異乎。求之資稟過於柔。柔則凡事畏縮不肎前進。故告以聞斯行之。蓋使勇往力行。以變其怯懦之習。乃因其不及而進之也。由之資稟過於剛。剛則凡事銳進。無所取裁。故告以有父兄在。蓋使安分循理。不流於妄動之失。乃因其過而退之也。或進或退。總因其人而成就之。而又何疑乎。總之。聖人教人。不欲其過。不欲其不及。惟使之合乎中道而止。故無人不在其陶鑄之中。此所以爲萬世之師也與。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此一章書見聖賢遇變而惟以道自信也。昔孔子爲匡人所圍。倉卒遇難。顏淵偶失在後。其時匡人肆惡。在孔子自不能無慮焉。及其遇也。乃不勝其喜而謂之曰。吾與汝相失。以汝被圍而死矣。今幸在耶。顏淵對曰。回於夫子身雖二而道則一。今也道未墜地。文既在茲。匡人自不得害夫子。是夫子在也。夫子既在。則回亦以道爲重。豈敢輕於赴鬬以死乎。可見聖賢以道義自重。雖死生在前。審處不苟。而況區區進退得失之故耶。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此一章書見孔子沮僭竊扶綱常之深心也。季子然是季氏子弟。昔仲由冉求爲季氏家臣。季子然問於孔子曰。夫子之門人。若仲由冉求者。其人品才識。可謂大臣與。以陪臣而

擬大臣。其僭甚矣。孔子答之曰。吾以子之問我。必有非常之人。與非常之事。今乃以由求爲問。亦非我之所望於子者矣。且子以由求爲大臣。豈知大臣者耶。蓋所謂大臣者。大以道耳。凡事皆以道佐其君。與百職事之承順奔走者。迥乎不同。如君之行合於道。則爲之贊助以成其美。如君之行不合於道。則爲之匡救以補其闕。務期引君於道而後已。如是人而信用之。則上而成就君德。下而利濟斯

民。一德一心。可以復唐虞三代之盛。使不加信用。而見有不可也。亦惟抱道而退。必不枉道以爲身辱也。大臣之爲大臣固如此。今由與求也。同爲家臣。止可謂從政之具臣而已。豈大臣之比乎。此孔子抑二子。正所以折季氏也。乃子然又問曰。二子既非大臣。則凡行事之際。亦唯唯聽命。而無所可否與。孔子答曰。由求雖不知大臣之道。然名分所在。則彼皆知之。使安常處順。彼從之可也。若不顧義理。而犯天下之首惡。吾見其灼有定見。確有定守。必不黨同以從人也。蓋季氏素有不臣之心。欲二子從己以助亂。故孔子陰折之。此僭竊之萌。所以潛消。而綱常之大。昭然而不可掩也。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此一章書見學乃爲政之本也。子羔姓高名

柴。孔子弟子。昔費邑屢叛難治。子路曾爲季氏家臣。因薦子羔爲費邑之宰。以子羔爲人質朴。可鎮服以弭其亂也。不知子羔質雖美而未嘗學問。將內則妨於脩己。外則妨於治人。愛之適所以害之也。故孔子曰。賊夫人之子。是深責子路之妄舉也。而子路不悟。乃強辭以應曰。費之中有民人焉。可以治。有社稷焉。可以事。治之而求所以治之理。事之而盡所以事之道。此卽學之大者。何必拘拘焉從

事誦讀。然後謂之學哉。子路此言。蓋與孔子之意左矣。故孔子責之曰。凡人不論理之是非情之當否。但以口辨取勝。是我素所深惡而痛絶者也。今由也不揆義理。而惟以口禦人。可無從而自省乎。古者學古入官。必先從事於學。而後於脩齊治平之理。持之有本。而施之有漸。有天下國家之責者。誠不可不以典學爲要務也。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此一章書。是見聖賢用世。必先考志也。曾晳名點。是曾參之父。昔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於孔子之側。孔子欲觀其志。乃謂之曰。人或拘於少長之分。而不罄其所懷。故欲內考其心不可得也。今我與爾雖有一日之長。但有懷必吐。毋以我長而不言也。且爾等平居自念。則曰吾之才識可爲世用。但人莫知耳。如或有人知爾而用之。其將何所挾持以副其知耶。此孔子欲觀諸賢之志而裁成之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此一節書。是子路之言志也。時子路一聞孔子之言。遂不復退讓。輕遽而對曰。今有千乘之國。兵賦繁多。且管攝乎大國之間。動多掣肘。加之以師旅。而調發不寧。因之以饑饉。而荒歉不足。此固時勢之難爲者也。使由也當此而爲之。外禦强鄰。內養百姓。脩政教。勤訓練。比及三年之久。可以使民有勇。而且知親上死長之方焉。是則由之志也。孔子聞而哂之。非哂其志之小。乃哂其言之輕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此一節書。是冉有之言志也。當子路既對之

後於是問求爾之志何如。冉求對曰。以求之志。不敢任千乘之國也。但方六七十里之小國。或五六十里之尤小者。使求也處此而爲之。制田里。教樹畜。輕徭薄賦。開源節流。比及三年之久。則仰事俯育有其資。水旱凶荒有其備。可使家給人足。無凍餒之虞焉。如此者。亦但能使民不匱耳。至若民性易侈。有禮以節之。民心易瀉。有樂以和之。則俟夫才德兼全之君子。非求之所能也。其言詞謙退有如此。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

此一節書是公西華之言志也。當冉有既對之後。於是又問赤爾之志何如。赤對曰。禮樂之事。非敢曰我卽能之也。但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惟願於此而學之。如彼宗廟有祭祀之事。隣邦有會同之事。皆禮之所在也。赤則服禮服。冠禮冠。願爲贊禮之小相焉。於時序其儀節。使君無失禮於宗廟。審其應對。使君無失禮於諸侯。是赤之志也。其言詞謙退又如此。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

此一節書是曾晳之言志也。三子之言既畢。於是問點爾之志何如。蓋三子言志之時。點

正在鼓瑟。至是方闋。而餘音猶鏗爾可聽也。迨承孔子之問。乃舍瑟而作。進而對曰。點之爲志。與三子之所具不同也。孔子曰。志雖不同。庸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之所在。正不必同也。點乃曰。點之所志。原無需於異日。而正不外乎目前。卽如今莫春者。天地之氣甚和。足以適懷。單袷之服既成。足以適體。因而偕我同志。冠者五六人焉。童子六七人焉。少長咸集。溥言出遊。或相浴於沂水之溫泉。或乘風

於舞雩之高爽乘興而往適興而止此唱彼和相與歌詠而歸焉是則點之志如此而已他何慕焉孔子乃有契於心喟然而嘆曰吾與點也蓋喜其有民胞物與之象果不同於三子也。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此五節書是曾皙質三子之言志也時三子既罄所懷於是皆出而唯曾皙獨後乃問於孔子曰適三子之所言者其是非得失何如乎孔子曰三子之言雖有不同要不過各言其志之所存固非誇大而無實也點又問曰三子既各言志而夫子之獨哂由何與孔子曰凡爲國者必以禮爲先而後上下不爭各安其分而國可治今由之言辭急遽有失遜讓是以哂之耳點又問曰冉求志在足民其所治者亦必一國之民也豈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之小而卽謂非邦也與孔子曰國有大小其爲邦則一也安見百里者卽爲邦而六七十五六十者遂非先王分茅胙土之邦也者點又問曰赤之志雖在禮樂而所願者則不過小相豈赤之所爲者亦非邦也與孔子曰宗廟以享親會同以睦隣皆諸侯之事赤之志既在此謂非諸侯而何且赤之所云小相者特自謙耳倘以赤之嫺於禮樂而爲之小亦孰能出於其右而爲之大乎觀求與赤之所志同是爲邦則孔子之哂由者可無再問而自明矣要之聖賢之學務因時處中隨在各足雖功蓋天壤總無加於性分之外原無所容其矜張也所以才具雖足以用世而尤必涵育於中和觀聖人許點哂由其造就之方不更悠然可見與。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此一章書是孔門治心之實學也。爲學莫切於求仁。故顏淵以仁爲問。蓋欲得仁之本體而從事也。孔子曰。仁者心之全德。莫可名言。存乎人者。天理當然之則。謂之禮。人心私欲之累。謂之己。爲仁者但能克去己私。復還天理。卽此是仁。原無俟乎他求也。此理人所同具。但多習而不覺耳。果能於一日之間克己以復禮。則天下雖大。遂莫不翕然稱許其仁焉。其效之大而速者蓋如此。夫事之由己者易。由人者難。今之爲克爲復。止盡其在我者而已。豈借資於外。而由人乎哉。於時顏淵聞克復之訓。有會於心。而直問克復之目。蓋欲實用其力。而不復疑也。孔子曰。凡人欲心勝

者。應物之際。多不合於禮。必也制於未發之初。謹於將動之始。視必以禮。非禮則勿視。聽必以禮。非禮則勿聽。言必以禮。非禮則勿言。動必以禮。非禮則勿動。蓋視聽言動之非禮者。己也。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者。克己也。己克則禮復。而仁不在是乎。此所謂克己復禮爲仁也。顏淵一聞此言。自覺求仁之功。實有可據。乃直任之曰。回雖不敏。而夫子之教。則確可循也。請從事於心。務於視聽言動之間。自克而自復焉。豈敢自諉以負夫子之教哉。要之。爲己爲禮。卽人心道心之說也。苟隨時省察。則人心自去。道心自全。於以仁覆天下。亦何難之有哉。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此一章書是以省心爲仁也。昔仲弓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存於心。不外敬恕二者而已。

凡人見大賓時。無不肅然起敬。至出門之頃。則易忽也。若心不敢肆。卽一出門。而儼然尊貴在前。如大賓之是見焉。則無一時之敢忽可知也。人承大祭時。無不恪恭致敬。至使民之時。則易慢也。若心不敢放。卽一使民。而宛然天祖式臨。如大祭之是承焉。則無一事之敢慢可知也。此敬之至也。又以見賓承祭之心。而體勘於人己之間。凡人以非理加諸我。是己所不欲也。己所不欲。而卽不以施於人。

此恕之至也。如是存心敬恕。則凡身之所處。或內或外。皆吾考証之地矣。若能外而上下相安。在邦無怨。內而宗族相悅。在家無怨。是無在非敬恕之徵驗。卽無在非敬恕之流通也。而寧不謂之仁乎。故仲弓直任之曰。雍雖不敏。而夫子之語則確有所據也。請自盡其敬恕之功。以考無怨之效。敢不黽勉以副明訓哉。要之仁存於心。有物蔽之而卽昏。惟是時時體認敬以立其體。而恕以達其用。此天德之所以常存。而身世之所以咸善也與。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此一章書見爲仁在於存心也。司馬牛名犂。孔子弟子。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之道在於存心。心之存與不存。可於其言見之。惟仁者涵養旣純。隨在緘默。凡啓口之際。若有所隱忍。而不敢輕發者焉。子欲爲仁。亦惟在乎謹言而已矣。乃司馬牛未達其故。復問曰。仁道

至大。當非緘默足以盡之。其言也訒。卽此便可爲仁矣乎。孔子曰。訒言非易事也。人惟心之不存。故凡事率意而妄爲。而言則輕出而無忌。若仁者。心存不放。凡事皆熟思審處。而不敢苟且。慮始圖終。必敬必愼。是爲之如此其難也。彼爲之旣難。則雖欲輕出一言而不暇。多置一言而不敢。雖欲不訒可得乎。蓋司馬牛多言而躁。雖因其人而敎誨之。而要之言之訒者則心必存。心之存者則理可得。此

巧言者鮮仁。而吉人之辭恆寡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此一章書見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也。昔司馬牛問君子於孔子。彼以君子爲成德之人。意必有所奇特而不同於人者在也。孔子曰。君子心常舒泰。絕無繫累之私。縱憂懼之來。亦不能免。而君子之心。恆不見有可憂可懼者

焉。欲爲君子。亦不憂不懼而可矣。司馬牛復問曰。君子之道。人所難能。豈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孔子曰。不憂不懼。未易言也。凡人涵養未純。識見未定。則禍福利害皆足以累其心。故事未至而多慮。事既至而若驚。此憂懼之所以不能免也。若君子之心。光明正大。無愧無怍。省於內者無一毫之疚病。足以累其心。縱有意外之事。皆以理自信。而以命自安。夫何憂懼之有哉。此蓋脩己功深。造於

成德之域者。乃能如是。誠未可以易視也。按司馬牛之兄桓魋作亂。牛嘗憂懼。故孔子從而慰釋之。要之內省不疚。誠君子切實之學也。蓋君子常存敬畏。則其心皆天理。而無繫吝之私。然則兢兢業業。夫亦內省之實際與。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此一章書見人當脩己以聽天也。昔司馬牛之兄桓魋爲亂於宋。而其弟子頎子車者又與之同惡。司馬牛憂其爲亂而將死也。曰。兄弟有手足之誼。若能相安相保。眞天倫至樂之事也。乃人皆有兄弟之樂。而我獨無之。不亦大可憂者乎。子夏乃從而解慰之曰。商也嘗聞諸夫子之言矣。謂人之死生。皆有所稟之命。不可移易。富貴各有所主之天。不可強邀。凡人於所處之境。但當順受之而已。觀夫

子此言。可見兄弟之有無皆天命也。憂何益焉。且吾人處世。亦當以君子爲法耳。君子知天命之所在而順受之。惟盡其在我。而不爲外物之所搖。故其持身以敬。而無始終之或渝。待人以恭。而親疎厚薄之間皆合於理。而得其當。以此恭敬於人。則人亦恭敬於我。由是而感化所及。即四海之廣皆我同胞之兄弟也。而又何患乎無兄弟耶。然則人之處世。特患不能自脩耳。憂何益哉。蓋子夏寬牛之

憂。故爲是不得已之言。而要之恭敬有禮。乃處己待人不易之道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此一章書。見人心自有眞明。不必騖乎高遠也。子張問曰。人情多變。物類甚紛。難於鑒別。非至明之人。不能窺其隱湊也。必何如方謂之明乎。孔子恐其馳於遠而失之近。乃告之

曰。人之蔽於遠者。由其蔽於近也。如譖人而直言人過。猶易窺測。惟譖而浸潤焉者。旁引曲喩。日積月累。一如水之浸物者然。則聽之者必爲所惑。而不覺其入矣。如愬冤而其詞稍緩。猶可揆度。惟愬而膚受焉者。形容痛楚。情詞迫切。殆如身受其禍者然。則聽之者必爲所動。而不及致詳矣。夫用機如是之湊。設心如是之狡。皆人所不能察識者。若能燭其僞。辨其奸。而能不行焉。則是聰明獨湛。洞見

隱微。是可謂之明也已矣。且不但謂之明而已也。有如是浸潤之譖。膚受之愬。而能不行焉者。自非鑒識精明。超然萬物之上者。未易至此。豈非明之至而爲遠者乎。蓋人心本無不明。而惟至應物之際。則往往爲其所蔽而不及覺。或恐爲其所蔽。而以意揣度。疑慮紛紜。是求明而愈不明矣。此致知格物居敬窮理。爲求明切要之旨也與。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

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此一章書見爲政者有經有權。而總以信爲立國之要也。昔子貢問政於孔子。孔子曰。爲政者。凡以爲此民也。民以食爲天。必制其田里薄其稅斂。則食足而民生以遂矣。民以兵爲衞。必爲充其行伍時其訓練。則兵足而民生以安矣。然兵食既足。而民心未孚。則民豈

可恃乎。必勤施教化。彰明禮義。使民皆尊君親上。而無詐無虞。則民信之矣。此乃政之大經缺一不可也。子貢又問曰。三者兼全。誠美矣。倘不得已於三者之中。姑去其一。將以何者爲先乎。孔子曰。去兵。蓋民既足食。而且有信以固結之。則家自爲衞人自爲守雖無兵而國可保也。子貢又問曰。去兵已屬權宜。設不得已於二者之中。又去其一。將以何者爲先乎。孔子曰。去食。夫民無食則死原不可去。

但自古以來。人皆有死。必不能免。若信者。乃本心之德。而人之所以立於天地之間者也。使民而無信。則形雖存而心已死。無以自立。民不立而國誰與立耶。可見爲政者。不可徒求之富強。而要必以信爲本。蓋爲上者。以實心教養其民。則爲民者亦必以實心愛戴乎上。情誼聯屬衆志成城即不言富強而富強在其中矣。三代以上。建國長久者。用此道也。不然。至強如秦。至富如隋。而國運如彼其促。

區區富強亦安足恃耶。此仲尼之門。三尺之童亦羞稱五霸之事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此一章書。一是救文勝之弊。一是救質勝之弊。皆維世之滚心也。昔衞大夫名棘子成者見周末以靡文相尚。而無忠實之心。乃立論曰。移風易俗之責。惟君子是賴。君子誠欲轉

移風化但朴素誠實不失本來之質足矣何必虛文以相尚哉子貢聞而正之曰人皆逐末而夫子之意獨在崇本其所立論誠君子維世之心也但惜乎意雖美而言未善雖駟馬之速亦不能追及其舌矣蓋人之爲道無質不立無文不行有文不可無質有質亦不可無文文與質可相有而不可相無也若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卽如虎豹之鞟不猶夫犬羊之鞟耶此夫子之言爲未善也夫文非質無以立而質非文無以行內外輕重原自較然由棘子成之言固已矯枉過正而子貢之論亦渾然而無所别必如孔子文質彬彬之說而後爲大中至正萬世無弊之道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此一章書見足國莫先於足民也哀公問於

孔子弟子有若曰今者年歲饑荒國用匱乏將何策以濟其困乎蓋哀公之意欲加賦以足用耳有若對曰國家之用原取足於民若取之有制用之有經則國用常足而無凶年之患君欲足用盍行我周徹法乎公曰徹者什一取民之制也我魯自宣公稅畝以來已十分取二至今用猶不足如何更行徹法乎有若對曰君民原屬一體徹田之制正通乎上下而爲之計也如徹法行則井地均而穀祿平取民有制而民無暴征之虞是百姓足矣百姓旣足則輸將恐後凡軍國之需自無匱乏是藏之田野者非卽藏之府庫者乎與君不足者無有也若徹法不行井地不均穀祿不平取民無度而民有貧窶之苦是百姓不足矣百姓不足則正供維艱豈有賦稅不前而經費不缺者乎是孰與君以足者乎可見國用之足與不足惟百姓與之有國者不當以足用爲念而當以愛民爲心蓋民猶子

也。君猶父也。豈有子富而父獨貧者。誠知君民之一體。而後信藏富於民。損上益下之說之非迂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此一章書是言治心之學。貴於誠與明也。子張問於孔子曰。得於心之謂德。而德何以崇。蔽於心之謂惑。而惑何以辨。此蓋欲求進於

高明也。孔子告以切己之功曰。德之欲崇也。必須先立其本。而加以培益之功。夫吾心之誠實眞切者。忠信是也。要當常存於內。使爲主宰。而無一毫之虛僞。則其本立矣。然忠信而或有拘牽。則不合於義。而亦爲德之累也。故於義之所在。又須隨時遷徙。使合乎宜。則內外兼資。表裏交養。而德有不崇者乎。至於欲惑之辨。亦當知其所爲惑者。而惑自辨矣。如人之生死。皆有一定之命。非因乎人之愛惡爲轉移也。有如愛是人也。則欲其生。究之徒有是欲。不能使之生也。惡是人也。則欲其死。究之徒有是欲。不能使之死也。況止此一人耳。忽而愛之。既欲其生。忽而惡之。又欲其死。總此一念愛惡之私。變遷無常。直欲使造化生死之權。隨我轉移。豈非惑耶。誠一返心自思。則惑自辨矣。總而言之。君子脩德。必本於存誠。而去蔽莫先於窮理。誠立則德日隆。理明則知自至。有志者亦惟加之意而已。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此一章書見爲政在於盡倫也。齊景公一日問爲政之道於孔子。孔子曰。爲政固自多端。而其要則在於盡倫。必爲君者主治於上而止於仁。爲臣者承事於下而止於敬。爲父者作則於前而止於慈。爲子者祗載於後而止於孝。斯大倫既敘。而治理可由此而舉。君臣

父子豈非人道之大綱。而爲政之根本與。景公聞而嘆曰。善哉此言。眞切要之論也。信如君不盡君道。則不成其爲君。臣不盡臣道。則不成其爲臣。父不盡父道。則不成其爲父。子不盡子道。則不成其爲子。君臣父子彝倫既斁。則紀綱法度。亦文具耳。欲其長治久安。必不可得。卽使倉廩充實米粟豐盈。吾亦安得而享之耶。蓋景公失政。綱常倒置。啓亂召變。非一日矣。迨善孔子之言。而又不能用。卒之亂之生也。果不出於君臣父子之間。信乎爲政者必以敦倫爲要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此一章書見服人貴於素養也。孔子曰。凡人各懷求勝之心。而訟成焉。訟則情僞多端。變詐百出。聽訟者雖極力訊鞫。多不能得其情而使之服。若不事繁詞推問。而止於片言之下。剖斷曲直。各得其宜。無不爽然輸服者。其惟仲由也與。蓋仲由爲人。忠信明決。故足以服人如此。是蓋非以言折。直以心折之也。門人因孔子之言。遂記之曰。子路平日。未嘗以一言負人。有所應諾。卽急踐之。而不留宿。蓋有言必踐。是其忠信也。無宿諾。是其明決也。彼服人有素。故言出而人自服之。夫子之所以許由者。乃在平日。固不必於折獄之時。而亦不必有折獄之事也。然則觀人者。亦唯覘其素行。考其生平。而後可乎。否則漫然而許之。漫然而信之。鮮不失之輕忽矣。一字褒貶。嚴於衮鉞。唯聖人能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此一章書是言治貴崇本也。孔子曰。爲治者當圖其本。若徒治其末。非上理也。如民有爭訟。而爲上者審其是非。晰其情僞。吾亦可以及人也。必也正本清源。有所以感格於先。使民知恥向化。相率而歸於無訟乎。然此非有法以驅之也。蓋平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潛消默奪。若或使之耳。可見爲治者。不貴有聽

訟之才。而貴乎無訟之可聽。此本之所以當崇。而不必徒治其末也。記曰。大畏民志。此謂知本。尚書曰。刑期於無刑。民協於中。其斯之謂與。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此一章書是言爲政本於誠也。子張問爲政之道於孔子。孔子曰。爲政之道。非可以苟且取效。而亦非可以虛僞成功。必所存所發。各盡其誠。而後治可成。蓋政之存於心者謂之居。然求治非不甚切。而不能始終如一者有之。故居之必欲無倦。如養民。則必思何以遂其生。敎民。則必思何以復其性。一日百年無有間斷。自然經營圖慮。用心精詳。而成效可期矣。政之發於事者謂之行。然科條非不甚備。而不能內外如一者有之。故行之必期以忠。如養民。則必實使得所。敎民。則必實使成俗。良法美意。不事虛文。自然設施措注。實意流通。而上理可臻矣。要之政本於心。總不外

乎一誠而已。惟誠則始終無改。內外相符。而政寧有不善者乎。先儒謂有純王之心。而後有純王之政。此即無倦以忠之說也。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此一章書是孔子論君子小人用心之不同也。曰。世之賴有君子。而不樂有小人者。以其所存不同。因而所好亦異。其關於世道人心者非小也。如君子渾然成德。有美無惡。乃其所存也。故見人之美。是與己相合。自然不忍棄置。故誘掖之。由一事而推及事事。獎勸之。由己能而勉其未能。務成其美而後已。至見人之惡。是與己相背。自然不容滋蔓。故規戒之。不使其或萌。沮抑之。不令其或長。即人之惡。或不能無。而君子則決不成之也。至於小人則不然。見人之惡。喜其與己相合。則迎合容養以成之。見人之美。惡其與己相背。則忌刻詆毀而不成之。此正與君子相反也。可見用一君子。衆君子皆因之而成。豈有君子盈

朝。而天下弗治者乎。若用一小人。衆小人亦因之而成。豈有小人盈朝。而天下弗亂者乎。拔茅連茹。則上下蒙休。黨惡濟凶。斯朝野受害。觀大易否泰剝復。陰陽消長之間。而後知君子小人之進退。實治亂休戚所攸關。用人者如之何不慎之又慎哉。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此一章書。是言正己爲正人之本也。季康子

問爲政之道於孔子。孔子對曰。子欲知爲政之方。先須識政字之義。蓋政之爲言。紀綱整理。名分齊肅。所以正人之不正。而使之各歸於正也。然正人者。必先自正其身。子今爲政。不當責之於人。惟當求之於己。如欲人以正事君。則先自盡忠誠。以示爲臣之則。欲人以正守官。則先自盡職業。以立居官之準。作事可法。進退可度。言則守經據理。不涉詭隨。行則持廉秉公。毫無私曲。如是則標準既立。模範克端。凡在子之下者。孰不畏而愛之。則而象之。相率而歸於正哉。苟不置身於規矩準繩之中。則所以自治猶疎。雖驅之以法。迫之以威。不能強之使從。子欲爲政。亦惟本諸身焉可也。蓋康子之意。專在正人。孔子之意務先正己。上者表也。下者影也。表正則影正。上行則下效。孟子曰。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董仲舒曰。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孔子此言。不獨告魯

大夫。實治天下之要道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此一章書。是言弭盜者貴清其源也。季康子患國中多盜。問於孔子。患所以止盜之方。孔子對曰。民之爲盜。起於一念之欲。貪財好利。而盜竊生焉。此不在乎嚴緝盜之法。而在乎清出政之原。蓋上者下之倡也。誠使子能清心勵節。不事貪欲。則廉恥風行。人知自守。雖

賞以誘之。使爲盜竊。而愧恥之心。發於中誠自不肎爲矣。尚何盜之爲患哉。蓋羞惡之心。人所同具。未有上以不貪爲寶。而下猶以寇攘爲事者。况上之人。誠能存此不欲之心。則誅求不擾。蠲恤有加。使民仰足以事。俯足以畜。安居樂業。永爲盛世太平之民。將見衣食足而禮義自興。豈但不爲盜而已乎。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此一章書。是言爲政者當用德而不用刑也。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世俗澆薄。人多無道。若不加之刑威。無所畏懼。吾意欲剪除無道之人。庶幾懲一儆百。使人皆趨就於有道。何如。孔子對曰。操轉移化導之權者。子也。子今爲政。民所視傚。志存於殺。固已失長人之本矣。烏能禁止其惡乎。且民性本善。爲上者以善導之。未有不趨於善者。特患子不欲善耳。

使子欲善之心。果能躬行實踐。眞篤懇至。發見於政教之間。則民自然率從。丕變而羣歸於善矣。所以然者。蓋君子之德。主於感人。猶之風也。小人之德。主於從人。猶之草也。草上加之以風。無不偃仆。小人而被君子之化。無不順從。此必然之理耳。何以殺爲。蓋康子之意。專在以刑齊民。孔子之意專在以善率民。以刑齊民者。日求民善而民未必善。以善率民者。不求民善而民自無不善。下之應上。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人主可不以躬行德教。爲化民之本哉。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此一章書。是辨聞與達有誠僞之分也。子張平日。專於務外。而無切實爲己之功。一日問

於孔子曰人既謂之士當必有與天下感通之處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逆知其未識達字之意故先詰之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將以發其謬而正之也子張對曰人之名譽不彰其行必多窒礙吾之所謂達者聲稱無間譽望獨隆在邦在家所至必聞此子張忽於近裏著己之功未免有才高意廣之失而誤以聞爲達矣孔子曰如爾之言是聞也非達也夫虛譽傳聞使彼知我之謂聞實德昭宣自我達彼之謂達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其間誠僞之分不可不辨也夫達也者以言其內則質樸而無巧僞正直而無私曲以言其外則秉經合乎義之常達權盡乎義之變其立心行己之實如此然猶未敢自是而察人言語之從違觀人顏色之向背以驗在己之得失焉人之顏色俱與我矣又不敢以賢知先人常思謙抑退讓居人之下以爲受善之地焉其接物持躬之謹又如此此皆切實爲己

初無爲名之心然誠中形外隨處感孚其在邦也則上得乎君下得乎民其在家也則父母安其孝兄弟悅其友凡見於行者自通達而無所窒礙焉蓋所謂達者如此若夫聞也者不思務實而專務求名其於仁也本非實有卻於聲音笑貌間矯情飾之及簡點其平日所行則蹈履多愆而行與仁違此與質直而好義者異矣且又自以爲是無所忌憚泰然居之如實有此仁者然此與觀察下人者異矣此其人事事反乎闇脩種種向外粉飾欺世盜名眞僞莫辨故其在邦也動輒見稱於朝廷州里焉其在家也動輒見稱於父兄宗族焉究之虛譽日隆實德日損欺掩之情必至敗露其可與達同日語哉要之聞達二者其迹雖若相似其行判然相反一則作僞而從虛一則存誠而務實徵之在學術趨向之間顯之即關世道人心之大衡量人才者尤宜致愼於斯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此一章書。是言治心之學也。昔者孔子閒遊於舞雩之下。樊遲從焉。忽有觸於心而問曰。德者。心之理。如何可以崇之。慝者。心之惡。如何可以脩之。惑者。心之蔽。如何可以辨之。孔子曰。爾於遊息之時。而不忘治心之功。善哉爾之問乎。夫崇德固有德分中當爲之事。若事未爲而先計其功。事方爲而遽圖其效。心之不專。德何由積。必也先其當爲。不計所得。純乎天理之正。毋間以人欲之私。則心志專一。德日積而不自知矣。非崇德而何。惡之形於外者易見。而匿於心者難知。若責人也重以周。而責己也輕以恕。則吾心之惡。其爲藏匿也多矣。必也攻去在己之惡。痛加克治。不使少有寬假。而專於責己。無暇攻人之惡。則

自治誠切。毫髮無遺憾矣。非脩慝而何。人之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一朝之忿。不過起於細微。乃不能自制。遂至與人爭鬬。不知有身。并不知有親。其禍大矣。以小忿而致大禍。豈非惑之甚者。誠能辨之於早。則心無所蔽。既能懲忿。惑於何生。非辨惑而何。要之。吾心之天理。必涵養操存以培其源。吾心之人欲。必省察克治以去其累。故德日起而大有功。慝累消而智益明。分之雖有三事。合之不外一心。善學者體驗而無間焉可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此一章書。是言仁知有相成之用也。樊遲一日以仁爲問。孔子曰。仁主於愛。必也親疎厚

薄皆在怙冒之中。斯可謂仁矣。又以知問孔子曰。智主於知。必也邪正賢否。無逃洞鑒之下。斯可謂智矣。樊遲一聞孔子之言。以爲仁無不愛。而智有分別。似乎知有妨於愛。故尚未達其旨。孔子曰。仁智雖有二用。其實只是一理。知立心正大。行事端方。此人之直者也。吾眞知其爲直。則舉而用之。若立心邪曲。行事偏僻。此人之枉者也。吾眞知其枉。則舍而錯之。將見甄別。方行。而感化立效。平日邪枉之人。亦莫不翻然愧恥。去惡從善。而俱變爲直矣。是鼓舞之妙。即在黜陟之中。道固有並行而不悖者。樊遲尚未曉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故問之於師。又質之於友。遂退而見子夏曰。鄉者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夫子告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此言果何謂也。子夏聞其說而歎曰。富矣哉。夫子之言所包者廣。蓋即古帝王有天下者選舉之事也。昔者舜有天下。選於衆人之中。得一皐陶。舉爲士師。

由是天下之人。感發興起。咸化爲仁。不仁者若遠去而無迹矣。湯有天下。選於衆人之中。得一伊尹。舉爲阿衡。由是天下之人。鼓舞踴躍。咸化爲仁。不仁者若遠去而無迹矣。蓋選於衆而舉皐陶伊尹。此知人之智。所謂舉直錯諸枉也。不仁者皆化爲仁。即愛人之仁。所謂能使枉者直也。分之若有異用。合之適以相成。子夏之言發明孔子之旨詳矣。要之仁乃天地之量。智如日月之明。日月偏照萬物。而不出覆載之大。天地並育羣生。而必須照臨之功。仁智二者。信人君之全德。王道之大端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此一章書。是言交友貴始終相成也。子貢問交友之道。孔子告之曰。友以輔德。凡有過相規。非徒博夫責善之名。必須發乎至誠。盡心告誡。然使過於激烈。則受之者難堪。又須心

平氣和委曲開導。或從容深遠而有餘味。或精切簡當而可深思。使吾之言婉而易入。則己意伸而聞之者無忤矣。若其蔽錮執迷。猶不見省。則當見幾知止。無徒以數見疏而自取辱焉。非棄之也。所以全交道也。蓋友以義合。既盡其心。又全其義。交友之道不過如此。雖然。天下忠直之言往往逆耳而難聽。諛悅之詞往往遜志而易入。聽言者亦當開誠求諫。和顏虛受。庶規誨切磋。相與有成。諍友之

爲益豈不大哉。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此一章書。是曾子示人以取友之益也。曾子曰。凡人爲學。必先致知。致知之後。必須力行。二者皆於良友是賴。君子之於友。不徒會之也。或考詩書於古。而識聖賢之成法。或稽事物於今。而知理道之當然。以文會友。則疑義析而道益明矣。君子之會友。亦不徒爲虛文已也。有過則相規。有善則相勸。黽勉乎身心之要。砥礪乎倫常之大。以友輔仁。則取益深而德日進矣。君子得友之助如此。至若人主居天下之上。講學脩德尤爲要務。商宗云。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周成云。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其求助於臣下之心。先後一揆也。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八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九

論語下之二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此一章書是言政貴有恆也。子路問爲政之道。孔子曰。爲政有本。不宜徒責乎人。惟當反求諸己。凡孝弟之行。民之日用所當然者。然上之人。非可徒以言語戒飭之也。必也視民行爲己行。欲民孝則示以親親之道。欲民弟。則示以長長之道。先從一己躬行實踐。以倡率之。則民有所觀感。而教無不行矣。農桑之事。民之本業所應爲者。然上之人。非可徒以政令驅使之也。必也視民事爲己事。時當播種。則勸課其樹藝。時當收穫。則巡省其田疇。日與小民親歷艱難。以區處之。則民有所勸勉。而事無不舉矣。爲政之道。不過如此。子路負兼人之才。以爲先勞二者。己所優爲。復請增益。孔子告之曰。興行勸事者。政之全體。而

始勤終怠者。人之常情。子但行此二者。持之永久。勿生厭怠。則萬化貞乎一心。百年猶之一日。政之能事畢矣。先勞之外。復何益哉。從來致治之道。惟躬行足以率衆。故明作者有功。惟持久足以成化。故體乾者不息。孔子之言。不獨爲子路告也。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此一章書是言爲政宜敦大體也。仲弓爲季氏屬邑之宰。問政於孔子。孔子曰。宰兼衆職。若不分任於先。何以責成於後。必先委任屬吏。使之分猷專理。而後覈實課功。則己不勞而政務畢舉矣。人有大罪。固國法之所不貸。惟過誤則出於無心。況又過之小者。若一槩苛責。則法網太密。而人無所容。必矜全而赦宥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服矣。至於賢而有德。才而有能之人。皆可以輔我爲政者也。若

遺棄田野。則衆務廢弛。誰與共理。必也旁求俊彥。使懷才抱德者。悉任之以事權。則有司得人。而庶績咸熙矣。政之大體如此。仲弓又問曰。賢才必知之眞。而後舉之當。亦必知之悉。而後舉之徧。焉能以一人之智。盡天下賢才而舉之。孔子曰。賢才不患不知。特患不舉。爾雖不能盡知。豈無一人爲爾所知者。爾但於已知者。舉而用之。則爾所不知者。自有以感與好德之念。悉化娼嫉之心。人亦各舉所知。豈肯以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哉。誠以一己之聰明有限。而天下之耳目無窮。不必求其盡知。自無往而不知也。聖人識見之大如此。合而論之。細瑣不親。總攬之體也。煩苛不事。惇大之體也。俊乂不遺。延攬之體也。操此道也。雖宰天下可也。一邑云乎哉。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

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言明倫爲出治之本也。昔衛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出奔晉國。靈公既卒。立蒯聵子輒爲君。其後蒯聵欲返國。輒拒而不納。不以蒯聵爲父。是綱常倒置。名實乖亂矣。此時孔子自楚返衛。子路方仕於衛。因問於孔子曰。衛君慕夫子之道德久矣。今將待子而爲政。子之設施。當以何者爲先。孔子曰。政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君臣父子。人之大倫。國所以立。政所以行。今衛君不父其父。而以祖爲父。彝倫斁而名實爽矣。若使我爲政於衛。必先正其君臣父子之分。俾倫理昭然。名實不紊。此今日之急務也。子路未曉此義。遂率爾而對曰。有是哉。夫子之迂濶而不近於事情也。今日事勢。何得以正名爲先。其言粗野

甚矣。故孔子直責之曰。野哉由也。大凡君子於事理有所疑而不知者。必闕之以俟考問。何得率爾妄對如此。且我之欲先正名者。夫豈迂哉。名者。言事禮樂刑罰之所自出也。若使名不當其實。則發號施令。稱謂之間。必有礙而言不順矣。言既不順。則名實相違。言行不符。政務之施。如何得成。夫惟事得其序。物得其和。而後禮樂乃興。若事既不成。則動皆苟且。本末舛逆。又安得有禮樂。禮樂不興。則

倒行逆施。法度乖張。小人得以倖免。君子反罹於罪。刑罰如何得中。刑罰不中。則凡民趨避無從。將安所置其手足乎。名之不正。其弊一至於此。故君子爲政。無所名則已。其名也。必可以上告祖宗。下示臣民。見之稱謂而無愧。斯名之。若不可言者。則不敢名也。無所言則已。其言也。必可以正綱常。昭倫紀。見之行事而可法。斯言之。若不可行者。則不敢言也。君子於其言。務求名當其實。無所苟而已矣。

從來政非分不彰。分非名不著。故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假馬。細故也。而孔子嚴之。況事關人道之大。天倫之重。而可以掩天下之耳目。欺萬世之公論哉。然則春秋之作。卽孔子正名之意也夫。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

子而至矣。焉用稼。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樊遲以經世之學也。樊遲所見不廣。一日請於孔子學治耕稼之事。孔子曰。惟老於農者精於稼。吾不如老農。遲又以園圃之事。比稼尤易。請學爲圃。孔子曰。亦惟老於圃者精於圃。吾不如老圃。樊遲再問。而孔子再拒。此其意自有在矣。乃樊遲不能復問而出。孔子懼其終不悟也。故責之曰。小人哉。識趣卑陋。樊遲之所爲也。夫學能自

治而治人者謂之上。學不能自治而受治於人者謂之民。吾儒所學脩己治人之道。爲上者事也。上誠好禮而莊以自持舉動一秉乎軌物則觀瞻之下。自生其儼恪之心。民之敢不敬者誰乎。上誠好義而所行合宜張弛悉協乎經權則感應之間。自溥其效順之心。民之敢不服者誰乎。上誠好信而至誠接物。始終皆示以不欺。則實意所孚。自動其忠愛之心。民之敢不用情者誰乎。上好禮義信而民之類應如是。則四方之民將見襁負其子而至共歸而爲之耕稼。如遲所請不但不屑亦不必矣。躬親稼穡奚爲乎。抑禮運曰。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又曰。講信脩睦。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則禮義信三者實帝王經世之大學與。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此一章書是言窮經貴有實用也。孔子曰。詩之爲經。本乎人情。該乎物理。上自朝廟設施之典。下及閭巷鄙俚之事。政治之得失驗焉。且其言多溫厚而不激烈。多諷諭而不直率。立言之意旨見焉。學者若能驗之於心體之於身。則施之政而政宜。見之言而言善。有肆應咸宜之用矣。乃有人焉誦詩至於三百篇之多。授之以政務。而漫無所設施。出使於四方。而不能自爲應對。則是徒爲記誦之末。毫無心得之益。讀詩雖多。亦有何用哉。大凡詩書所載。皆經世之大典。脩身之實學。不徒託之空言。原欲見之行事。故讀書必明其理。明理必達諸用。不明其理。口耳之習也。不達諸用。章句之功也。況帝王之學。尤與儒生異。豈可不審所要務乎。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此一章書是示人君以端本之敎也。孔子曰。從來君之令民。未有不欲其速應者。然民之

應上。視乎上之自治。身者。民之所則傚者也。果能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而其身正矣。則民之感化。不待教令。而自然遷善敏德矣。若使其身不正。倫禮不能盡。言動不能謹。聲色亂其聰明。便佞惑其心志。則民心不服。雖有文告之繁。號令之施。曰教天下以爲善。而民亦有不從者矣。可見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民之從與不從。不係乎上之令與不令。而視乎身之正與不正。有天

下國家之責者。可不務脩身以爲出治之本哉。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此一章書。是聖人慨魯衛之衰。而惜其無人振興之也。孔子曰。自周公始封於魯。康叔始封於衛。兩國封建之初。同爲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原是兄弟之國。當其盛也。一則尊尊而親親。一則明德而慎罰。開國規模。其政事相類如兄弟也。至於今日。魯有僭竊之臣。而公室日卑。衛有禰祖之君。而人倫乖置。綱紀同一陵替。法度同一縱弛。何其仍然相類如兄弟也。亦可慨也夫。蓋二國之政雖衰。然典章未泯。遺風猶在。如得孔子而用之。則轉亂爲治。勢同反掌。周公康叔之政。何難再見。惜乎不用。而徒付之浩嘆也。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此一章書。是舉公子荆。以風當世之有位也。

凡世祿之家。怙侈滅義。鮮克由禮。其勢然也。荆爲衛之公子。能安分知足。淡於營求。故孔子嘗謂衛公子荆之居室。可謂善矣。當其器物用度。草草粗具之時。未遂至於足用也。彼則曰。今已苟且聚合矣。推其心。若將安於始有。而不復進望者焉。既而漸漸少有。未遂至於盡備也。彼則曰。今已苟且完備矣。推其心若又將安於少有。而不復進求者焉。及其資用充裕。至於富有之時。未必至於精美也。彼

則曰。今已苟且華美矣。推其心。若處盡美極豐之境。而無以復加者焉。由始有少有。而進於富有。既見其循序有節。而無欲速之心。自苟合苟完。而至於苟美。又見其隨分自安。而無貪得之意。公子荆之居室。眞善矣哉。蓋推居室之善以居心。自能淡泊以明志。由居室之善以居國。自能廉靜而寡欲。故孔子賢之。所以風有位者深矣。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此一章書。是因衛民而發王道之全也。昔孔子適衛。冉有御車而行。見其人民衆多。因慨然而歎曰。庶矣哉。何其生齒之衆也。孔子此言。一是惜其徒庶而不知所以經理之方。一是幸其已庶。而可施以教養之道。冉有問曰。有國者固欲民之蕃庶。不知既庶之後。又何道以加之。孔子曰。庶而不富。則民無以遂其生。必也制田里。使之不饑不寒。薄稅斂。使之豐衣足食。而後庶者可常保其庶也。冉有又問曰。有國者固欲民之富足。不知既富之後。又何道以加之。孔子曰。富而不教。則民無以復其性。必也立學校。使之愛親敬長。明禮義。使之型仁講讓。而後富者可常保其富也。蓋庶而富。既厚其生。富而教。又正其德。王道之大端盡於此矣。要之富教二者。爲治世不易之常經。聖賢一問答間。施爲次第規模畢具。可見聖賢無念不存乎天下。無事不切於民生。有君師之責者。尚其留意哉。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此一章書。是孔子自擬用世之效。望世之終其用也。昔孔子懷濟世安民之志。而不得見用於時。故有感而言曰。當今之世。無用我者耳。誠使有人焉。能委我以國政而用我。將見一年之內。大綱小紀。次第舉行。興利除弊。撥亂起衰。政治粗立而可觀矣。若至三年之久。則治定功成。化行俗美。教養兼至。禮樂事興。

治道大備而有成矣。然其如無用我者何哉。蓋聖人過化存神。與天地合德。用之朞月。即有朞月之效。用之三年。即有三年之功。惜乎不得少試。而徒托諸空言也。豈非春秋之不幸哉。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此一章書。是言善人久道之化也。孔子曰。古語有云。善人治國。累世相繼。至於百年之久。

則盛德所積。和氣所蒸。亦可以勝其殘暴。使民皆歸於善。而不用刑殺矣。自今思之。人主一念醇厚之心。積之又久。其民自化。夫豈嚴刑峻法之所致哉。誠哉是言。信有此理也。蓋善人天資純粹。存心忠厚。故積累之久。乃能如此。若夫聖人。則綏來動和。無俟百年之久。而禮明樂備。徧爲爾德。豈特刑措不用而已哉。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此一章書。是言王道無近功也。孔子曰。治天下者。必使教化浹洽。德意周流。以至四海之內。無一人不歸於善。方謂之仁。顧非王道不足以成至治。非悠久亦不足以成王道。如有聖人受命而興。欲納天下於同仁之域。必漸民以仁。摩民以義。其涵養熏陶之湥。至於三十年之久。而後湥仁厚澤。浹於肌膚。淪於骨髓。天下之人。皆沐浴於道德之內。而有雍和不變之風。固非求效旦夕所能致也。蓋立綱

陳紀之權。操之在上。故三年有成。而不可謂速。漸仁摩義之心。化之在下。故必世後仁。而不可謂遲。以王道治天下者。無欲速之心而可哉。蓋欲速之病。與惰弛等。均難語於久道之化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此一章書。是孔子示端本之化也。孔子曰。爲政所以正人也。而其本在於正身。苟居心制

行動遵禮法。不悖綱常。不乖憲度。先自正其身矣。則上行下效。捷於影響。其於從政而正人也。何難之有。若立身行己。一有未善。不能自正其身。則表儀不端。焉能率下。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也。其如正人何哉。從政者唯反求諸身而可矣。

冉有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此一章書是孔子諷弟子以警權臣也。冉有

爲季氏家臣。一日自季氏之私朝而退來見孔子。孔子曰。今日何退之晚也。冉有對曰。適有國政。相與議之。故退之晏耳。孔子諷之曰。此必是季氏私家之事耳。非國政也。若是國政。則吾昔日曾爲大夫。今雖致仕不用。於禮猶得與聞之。玆既不與聞。則非魯國之政明矣。是時季氏專權。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孔子陽爲不知而言。所以正名分抑權奸之意深

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此一章書見國家之興亡由於君心之敬肆

也。魯定公問於孔子曰。爲治有要。不在多言。如一言所繫。遂可以興起國家者。果有之乎。孔子對曰。一言至微。未可若是而必期其興邦之大效也。然亦有之。時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蓋人君勢分崇高。威福由己。若無難爲者。不知君之一身。上則天命去留所繫。下則人心向背所關。一念不謹。或貽四海之憂。一事不愼。或致無窮之患。爲君豈不難乎。人臣職守有常。隨分自盡。若可易爲者。不知

臣之事君。上焉輔之以凝承天命。下焉輔之以固結人心。致君之道少虧。則有曠官之咎。澤民之方未備。則有溺職之愆。爲臣亦豈易乎。時人之言如此。人君惟不知其難。固無望於興邦耳。如使眞知爲君之難。而兢業以圖之。處己不敢有一念之或肆。治民不敢有一事之或忽。由是以倡率臣工。皆務勤脩職業。以共盡克艱之責。將見君德日以清明。政事日以脩治。天命於是乎眷佑。人心於是乎愛戴。國家之興。蓋可必矣。然則爲君難一言。不幾乎爲興邦之明訓乎。定公又問曰。一言興邦。既聞之矣。若一言所繫。遂可以喪亡其國者。亦有之乎。孔子對曰。一言甚小。未可若是而必期其喪邦之大禍也。然亦有之。時人之言曰。予不以爲君爲樂也。惟予凡有所言。臣下卽遵奉而行。無敢違背。此乃其所樂也。時人之言如此。夫言亦辨其善不善何如耳。如爲君者。出其言善。臣下皆遵奉而行。不敢違

背。則都兪一堂。明良喜起。豈不甚善。如爲君者。出其言不善。臣下亦皆遵奉而行。不敢違背。則生民必受其禍。社稷必爲之危。而國不可以國矣。然則唯言莫違之一言。不可期於喪邦乎。夫邦之興也。取必於心之難。邦之喪也。在恃其心之樂。敬肆之間。興亡之介也。人君審其所以興。鑒其所以亡。則可以永保天命。而長守無疆之業矣。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此一章書見爲政在得民心也。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得民心而已。若能使民之近者。被吾之澤。歡欣鼓舞而說。民之遠者。聞吾之風。傾心趨附而來。則爲政之道得矣。蓋無實心實政。足以感人。僅以驩虞小補違道干譽。則四境之內。且不能服。況其遠者乎。爲人上者。寧邇柔遠之道。誠不可不亟講也。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此一章書見治道貴以遠大爲期也子夏爲魯國莒父邑宰問爲政之道孔子示之曰爲政之弊有二方爲其事而遽責其效是爲欲速之弊爾之爲政必推行有漸不可欲速以求目前之效狃於淺近而昧於遠大是爲見小之弊爾之爲政必志量廣大不可見淺近事功便以爲得蓋欲速則求治太急而無次第未得乎先而欲計乎後未得乎此而欲行乎彼將求治愈急而行之愈礙反不能達矣

見小利則其心已足而無遠圖謀及一身而不及天下謀及一時而不及萬世將至所就小而所遺大大事必不成矣從來久道而後化成無欲乃可言至治所貴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此一章書是明直道以示人也葉公自言於孔子曰吾鄉黨之中有躬行直道無所私曲者其父盜人之羊而己爲之子乃從而證明其事夫父子至親尚且不隱則其直可知矣孔子答之曰直者人之生理所謂本心之自然吾黨之直者卻異於爾黨之直如子或有過也父但盡義方之訓以冀其改圖外則隱之而不使揚於人父或有過也子但盡幾諫之道以望其遷善外則隱之而不使彰於衆蓋父自當愛子子自當愛父互相容隱乃順

其本心之自然而發之於天理爲順於人情爲安不求爲直而直卽在相隱中也奚必證父攘羊而後爲直哉可見道不遠於人情事必求夫當理凡矯情以沽譽立異以爲高者皆聖人之所不取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此一章書見仁不外於存心之純也樊遲問求仁之方孔子告之曰所謂仁者存其心而

己。時乎居處。無動無靜。衣冠瞻視。無敢惰慢。此心儼然恭莊。而心存於居處。時乎執事。無小無大。無敢怠忽。此心肅然敬謹。而心存於執事。時乎與人交接。無衆無寡。無敢欺僞。此心愨然忠實。而心存乎與人。蓋心無時而不存。在居處則見爲嚴肅而恭。在執事則見爲謹畏而敬。在與人則見爲懇至而忠。雖之夷狄。亦必確然固守。不可棄失也。可見仁者心之全德。誠能常存此心。不雜不間。將至於全體不息。渾然天理之周流矣。豈非爲仁之極功乎。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此一章書見士貴有實行也。子貢問曰。五爵士居其列。四民士爲之先。士之名亦難稱矣。

必何如然後可以謂之士乎。孔子曰。士必自重而後爲國家重。必其行之於己者。以道義爲大閑。凡非義之事。皆恥而不爲。是大本旣立矣。及其奉君命出使於四方。或以政事。或以應對。皆能奉職無忝。不辱簡命。是有高世之節。兼有濟世之才。可謂之天下士矣。子貢又問曰。全材不易多得。取人不可求備。有次於此而可稱爲士者乎。孔子曰。士固以才行相兼爲貴。然與其行之不足。寧可才之不足。今有人焉。善事其親。而宗族稱其孝焉。善事其長。而鄉黨稱其弟焉。此其人。才或不及。而大節無虧。可以爲士之次矣。子貢又問曰。人之品類不同。一節非無可取。又有次於此而可稱爲士者乎。孔子曰。人之言行。本不可以意必。然與其失之恣肆。寧可失之固執。今有人焉。知言貴信。卽未必合理。而亦必信。知行貴果。卽未必合理。而亦必果。硜硜然如小石之堅確。蓋拘泥固守。小人之見哉。然而非惡

也與誕謾苟賤之人不可同日而語抑亦可以爲士之次矣子貢又問曰今之從政而爲大夫者何如亦可以爲士否孔子乃嘆息而鄙之曰噫此鄙細猥瑣之人譬如斗筲小器所容無幾何足算而數之也此可見論士以才行爲準而取人以實行爲先苟有其行雖硜硜之小人猶爲聖門之所不棄不然若市井無行之徒雖有小才不過爲攫取勢利貪戀祿位之具而已孔子之所謂鄙夫孟子之所謂賤丈夫皆此類也國家亦何賴有此人而用之哉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此一章書見聖人傳道之深心也孔子曰維皇降錫厥有一中蓋不偏不倚純粹以精人所受以生者凡人氣拘物蔽不能脩復此中若中行之士率其資質之近無過不及中道而行乃傳道之器也今既不得中行之士以

心印心與相授受矣求其下此而可教者必也狂與狷乎蓋流俗之人識趣凡近而無向上之志行履卑陋而鮮特立之操未可以進於道也惟夫狂者進而取法於上動以遠大自期雖其行有所不逮而邁往之志則有駸駸乎不可以限量者狷者自愛其身非禮之事斷然不爲雖其知有所未及而能守之節則有皎皎乎不可以少汚者吾於是因其志節而激勵裁抑之狂者使之踐履篤實以充其進取之志狷者使之恢弘通達以擴其不爲之節則今日之狂狷固他日之中行也傳道庶幾其有望乎以是知同流合汚之鄉愿最足以害道有志有守之狂狷可進於中行聖賢之教人帝王之用人其道一而已有君師治教之責者宜留意焉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致思有恒也孔子曰學者

進德脩業。貴有恆久不變之心。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作聖之功。自強不息。是恆者。乃天地不貳之眞。而生人立命之原也。南國之人有言曰。人而無常久之心。卽巫醫賤技亦不可爲。蓋巫者爲人祈禱。無恆則誠意不聚。不可以交鬼神。醫者爲人療病。無恆則術業不精。不可以寄生死。南人之言如此。此雖常言。實有至理。不亦善乎。然不獨南人有此言。易恆卦九三爻辭有云。人而不恆久其德。則內省多疚。外悔將至。人皆得以羞辱進之矣。孔子既引此辭。又曰。大易之戒。明顯如此。人但不曾玩其占卜之辭而已矣。苟玩其占。豈不惕然省悟哉。此可見天下無難爲之事。唯貴有純一之心。君子恆其德。則可以爲聖賢。聖人久其道。則可以化天下。若朝爲夕輟。有初鮮終。其於天下之事務。蔑克有濟也。可不戒哉。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此一章書。是孔子嚴和同之辨也。孔子曰。君子小人。心術不同。故其處人亦異。君子之心公。其與人也。同寅協恭。絕無乖戾之心。既不挾勢以相傾。亦不爭利以相害。何其和也。然雖與人和。而不與人同。事當持正。則執朝廷之法。不可屈撓。理有未當。則守聖賢之道。不肯遷就。固未嘗不問是非。而雷同無別也。小人之心私。其與人也。曲意徇物。每懷阿比之意。屈法以合己之黨。背道以順人之情。何其同也。然外若相同。而內實不和。勢之所在。則挾勢以相傾。利之所在。則爭利以相害。固未嘗一德一心。而和衷相與也。此君子小人之攸分。而世道汙隆之所繫。進退人才者。所宜慎辨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此一章書。見觀人不以衆而以類也。子貢問

曰。公道每出於衆論。今有人焉。一鄉之人皆愛敬之。果可以爲賢乎。孔子曰。負至德者。固雅重於時。然何至一鄉之人皆好之。恐是同流合汚者。未可以衆好而信其爲賢也。子貢又問曰。正人多忤於流俗。今有人焉。一鄉之人皆憎惡之。抑可以爲賢乎。孔子曰。抱獨知者。固不諧於俗。然何至一鄉之人皆惡之。恐是詭世戾俗者。未可以衆惡而信其爲賢也。蓋好惡之公。不在於同。而善惡之分。各以其類。與其以鄉人皆好爲賢。不如以鄉人之善者好之之爲得也。與其以鄉人皆惡爲賢。不如以鄉人之不善者惡之之爲得也。蓋善者徇乎天理。必喜其與己同也。不善者狃於私欲。必嫉其與己異也。既能取信於君子。又不苟同於小人。其爲賢也復何疑哉。可見觀人之法。徒取其同。則羣情或有所蔽。各稽其類則實行自不能掩。辨官論才者。當以聖言爲準可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此一章書見君子小人存心待物之不同也。

孔子曰。爲人上者。操喜怒用舍之權。人有求副其任使者。有求得其歡心者。惟君子之人。易於服事。而難於取說。何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公則好尚必以其正。人或以非禮之事說之。如聲色貨利之物。阿徇逢迎之事。彼必拒之而不爲之說。是說之不亦難乎。恕則用舍各適其宜。故雖持己方嚴。而及其使人之際則又隨才任能。惟器是適。雖一才一藝者。皆得進而効用於其前。其事之也不亦易乎。若夫小人。則難於服事。而反易以取說。何也。小人之心私而刻。私則好尚不以其正。惟諂諛之是甘。慢遊之是好。人以聲色貨利之物。阿徇逢迎之事。一投其心。彼必欣然而從之矣。是說之不亦易乎。刻則用舍不適其宜。故雖

易與親狎而及其使人之際則又責望無已。取必太深。不錄其所長。而惟攻其所短。必求其全備而後已。其事之不亦難乎。要之君子說人之順理。小人說人之順己。君子愛惜人才故賢才日衆。小人輕棄人才故士氣日沮。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也。而其所關係則甚鉅焉。用人者可不辨哉。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此一章書見君子小人處己之不同也。孔子

曰。君子小人存心不同。故其氣象亦自有辨。君子戒愼恐懼性分之事已盡無歉。故道德潤身。心廣體胖。但見其安舒自得而已。何嘗矜己傲物而或涉於驕乎。小人縱欲滅理。非禮之事。無所不爲。惟才勢自恃志得意滿。但見其矜誇自足而已。何嘗從容不迫而有所謂泰乎。蓋君子坦蕩蕩。何驕之有。小人長戚戚。何泰之有。欲知君子小人之分。觀諸此而已矣。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此一章書是孔子欲人就心體以求仁也。孔子曰。仁爲心德本人人所固有者。但委靡柔懦則不勝其物欲之私。巧言令色則自喪其本心之正。其去仁也遠矣。若夫剛者強勇而不撓。毅者堅定而有守。木者質朴而無華。訥者遲鈍而不佞。此皆眞心之未漓者。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欲之分數少。則理之分數多矣。木訥則不至於外馳。心不馳於外。則能存於

內矣。豈不與仁相近乎。蓋凡人氣稟不齊。或有未至於此者。則當加以變化氣質之功。其有已至於此者。則當加以自強不息之學。必使人欲盡絶。天理純全。且將與仁爲一矣。豈止於近仁而已哉。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此一章書見士貴陶鎔其氣質。而運之以中和也。子路問曰。士者人之美稱。必如何斯可

謂之士矣。孔子示之曰。所謂士者。涵泳於詩書禮義之澤。必有溫柔和厚之氣。若於行己接人之時。或徑情直行。或率意妄言。或過於嚴厲而使人難親。皆非所以爲士也。必也切切焉情意懇到。而竭誠以相與。偲偲焉告誡詳勉。而盡言以相正。又且怡怡焉容貌溫和而藹然其可親。則恩義兼篤。剛柔不偏。非涵養之有素者不能也。可謂士矣。然此三者皆不可闕。而其所施則不可混。朋友以義合者。則當切切偲偲焉規過勸善。侃然振直諒之風。兄弟以恩合者。則當怡怡焉式好無尤。藹然篤天親之愛。所養既善。而所施合宜。益徵士品之優矣。可見天下有一定之道。尤貴有各當之用。知其道而不善用之。猶爲德之累也。唯兼體而時出之。乃爲善與。

子曰。善人敎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

此一章書是思善人敎民之功也。孔子曰。善人之道篤實無僞。存之內者皆實心。而能使

其情意之流通。發之外者皆實政。而能使其綱紀之振舉。故其於民也。敎之以孝弟忠信之行。使之知尊君親上之義。敎之以務農講武之法。使之知攻守擊刺之方。至於七年之久。亦可以卽戎。而敵愾禦侮矣。蓋善人之敎民。不專爲兵戎之計。惟是訓養有素。則禮義旣明。人心自固。卽此休養生息之民。可得其有勇知方之用。然必待七年而僅可卽戎。則兵可易言哉。乃知輕談兵者。非知兵者也。孔子對衛靈公曰。軍旅之事未之學。可知聖人之用意良深也。

子曰。以不敎民戰。是謂棄之。

此一章書見用兵不可不愼也。孔子曰。民必敎而後可用。如或嚴刑峻法。不敎以孝弟忠信之行。或居安忘危。不敎以務農講武之方。而徒然好大喜功。先爲兵端。以素不敎之民。行戰陣之事。是民既不知有尊君親上之義。又不知有坐作擊刺之方。徒驅其民於鋒鏑

之間而無益於勝負之數。是乃以卒予敵也。非棄民而何。所以古之帝王常於太平之日。時勤不虞之防。練而不弛。備而不用。井田軍政。合爲一事。藏戰於守。寓兵於農。易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誠久安長治萬世不易之道也。唐之府兵。明之衞所。庶幾近之。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此一章書見人貴有守有爲也。原憲問於孔子曰。天下事何者最可愧恥。孔子告之曰。士君子立身天地間。進必有爲。退必有守。如邦家有道。聖君在上。言聽計從。可以有爲之時也。乃不能有所建明。而但知食祿。至若邦家無道。上無聖主。言不聽而計不從。則卷而懷之。獨善其身可也。乃猶靦顏居位。而但知食祿。此二者皆可恥也。蓋君子居其位。則思盡其職。稱其職。乃可食其祿。若世治而不能有爲。世亂而不能引退。乃徒竊位素餐。貪得無

饜。則其志行之卑陋甚矣。人之可恥。孰大於是。雖然。上有明聖之君。下必有廉隅之士。禮義廉恥。國之四維。苟至於士習頽靡。廉恥掃地。則世道之不幸。而主持風敎者。焉能辭其責耶。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此一章書見無私方爲仁。制私未卽爲仁也。原憲問於孔子曰。夫人一有自私之心。於是有盛氣好勝爲克。負能自矜爲伐。忿恨不平爲怨。貪得無厭爲欲。四者皆心之累也。逐念制之。使不得行。則出乎私。必入乎理。竊意可以爲仁矣。孔子告之曰。聖學工夫。易簡直截。不尚苟難也。人以道心爲主。人心自然退聽。今於克伐怨欲。逐念而制之。使不得行。則終日營營。百發百制。如捍橫流。如馭奔馬。可以爲難矣。若遂以爲仁。則吾不知也。蓋仁者純乎天理。自無四者之累。今但日不行。則不過

強制其情。暫時不發而已。倘操持少懈。寧無潛滋暗長而不自覺者乎。所以未可即謂之仁也。要之原憲之問。徒知制其流。孔子之答。是欲澄其源。惟能致力於本原。則天理漸以渾全。私欲自然消滅矣。此求仁者所當知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因心以徵士品也。孔子曰。士人立身天地間。任大責重。自有一種經天緯地學問。原無苟安自便之私。故心境異乎常人。而品格超乎庶類。若有懷居一念。非惑於去就取舍之際。即溺於聲色貨利之間。則志以物移。心爲形役。惡足以爲士乎。可見聖賢安土樂天。只是隨其身之所安。無所執着。其樂也大。凡人營私利己。唯狃其身之所便。有所繫戀。其累也湥。一起念間。便爲品行所闕。人可不厲志以自立乎。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此一章書。是論君子持身處世之法也。孔子曰。君子言行。一出於正。固不可違俗徇人。而尤須審時度勢。如邦有道之時。君臣一德同心。絕無顧忌。則是非邪正之間。持論不阿。去就取與之際。秉正不屈。言人之所不敢言。行人之所不敢行。危言危行。而直道以彰。若邦無道之時。君臣猜疑。攜貳。未免瞻徇。過於直遂。謗尤隨起。故持己以正。不可少屈以失己之常。至於議論可否。不妨從容巽順。倍加檢點。所謂清其質而濁其文。弱其志而強其骨。危行言孫。方見明哲之學也。吾人立躬行己。不因世運爲遷移。而善世守身。自有經權之妙用。然爲人君者。至使臣下作危行言孫之計。則時事已不可問矣。豈國家之福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此一章書。是合存發以觀人也。孔子曰。凡人立品。蘊藉必期其湥。渣滓必期其盡。不徒以文章氣節爭勝也。故理得於心謂之德。敷之

議論謂之言。心體純全謂之仁。忼慨激昂謂之勇。四者卽其所存。固可以知其所發。據其所發。未必可以信其所存。是在觀人者知所尚耳。如有德者。內含冲美。雖不藉夫言。而英華表著。自然順理成章。故必有言。若有言者。斐亹可聽。或出於便給。亦未可知。豈可遽信其爲有德。如仁者。心懷中正。原無藉乎勇。而當幾明決。自然見義必爲。故必有勇。若勇者。秉志不回。或出於血氣。亦未可知。安可遽信其爲有仁。可見德可以兼言。言不可以兼德。華不勝實也。仁可以兼勇。勇不可以兼仁。氣不勝理也。聖賢觀人。朝廷用人。辨之不可以不嚴。不然。鮮不有毫釐千里之失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此一章書見聖賢尚德不尚力也。南宮适問於孔子曰。從來有天下者。孰得孰失。確有可憑。如有窮之君名羿。最善射。寒浞之子名奡。能陸地行舟。可謂勇力過人。何難陵壓一世。卻俱不得善終。若夏禹之盡力溝洫。后稷之教民稼穡。不過務民本業。絕無奇異可矜。而禹則及其身。稷則及其子孫。卻皆有天下。夫以羿奡之强。其亡也如彼。以禹稷之弱。其興也如此。得失果安在哉。此時夫子默然不答。可否已在意中。南宮适會意而出。領悟已在言外。孔子復贊美之曰。今觀适之所言。進禹稷而退羿奡。盡尚德不尚力可知已。其人品之高。誠爲君子之人。心術之正。誠爲尚德之人也。古今尚力者亡。尚德者昌。觀周家卜年八百之久。而嬴秦氏不過二世而滅。得失昭然可見。聖賢之評論。不大彰明較著哉。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指心術之邪正以衡品也。孔子曰。凡人有心。卽有仁。心有邪正。遂有仁

不仁之分。心有誠僞。遂有君子小人之别。則是仁者爲君子。不仁者爲小人也。君子以天下爲念。然或氣習未除。私心難化。間有不仁愛處。卻無傷於品。故君子而不仁者容或有之。若小人止知有身。物欲久蔽。天理全無。非侈肆以縱其奸。卽矯飾以逞其僞。間有一念之仁。亦乍明而乍滅耳。豈有小人而仁者哉。總之。仁者直行其心。立心於仁。則在在皆仁。雖明見其不仁。其仁自在。不仁者曲護其迹

迹。或似仁。卻事事非仁。縱然依傍名理。自附於仁。適所以濟其不仁。君子小人之辨如此。人主不可不致辨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此一章書是孔子立忠愛之準以示人也。孔子曰。天下情之所在。卽爲理之當然。如不合理。便非至情。如父之於子。自襁褓以及成人。惟恐撫鞠勿周。然以姑息爲愛。則志佚而驕愛之適以害之也。惟眞能愛子者。必使去其

驕佚。而勉以爲聖爲賢。是勞之者正所以成其愛。愛之能勿勞乎。臣之於君。自公孤以及百僚。分當隨事開納。然以諂諛爲忠。則志卑而順。忠之適以誤之也。惟眞能忠君者。務使去其卑順。而勉以爲堯爲舜。是誨之者正所以全其忠。忠焉能勿誨乎。然則愛之必至於勞。爲子者不可憚勞。有一憚勞之念。卽非所以自愛。忠焉必至於誨。爲君者不可拒誨。有一拒誨之心。卽非所以勸忠。是在爲父與臣

者各盡其道。而爲子與君者亦當各體其情也。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此一章書是言辭命得人之效也。裨諶。世叔。子羽。子產。皆鄭大夫。孔子曰。朝廷量能授官。務期當任。人臣以身許國。要在和衷。鄭以小國介強大之間。而能撫綏和睦者。以用賢各得其當耳。卽如辭命所以交鄰。其爲命也。以

禪諶善謀。使之規模大意而草創之。然恐意無斷據。以世叔博聞。使之考究典故而討論之。又恐詞未合節。以行人之官子羽善於筆削。使之刪繁就簡而脩飾之。又恐文采未華。以東里子產善於辭藻。使之推陳致新而潤色之。此辭命之所以獨稱美善也。蓋鄭小國也。而諸賢羣集。各盡其材。此不形其所短。彼不矜其所長。同心共濟。彷彿虞廷師濟之風。洵人臣事君之善則哉。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此一章書。是孔子就人論品。以昭萬世之公也。春秋時。如鄭之子產。楚之子西。齊之管仲。皆賢大夫也。子產聽鄭國之政。寬猛相濟。嘗鑄刑書以禁民之非。其迹似乎寡恩。其心實本慈愛。一日或人問子產爲何如人。孔子曰。子產之德澤廣被。國人歌頌不衰。蓋惠愛之人也。子西爲楚平王之子。名申。能遜國於昭王。又能改脩國政。以定楚。行事雖有可採。然不能革楚之僭號稱王。亦其短處。故或人又問子西爲何如人。孔子不置可否。曰。彼哉彼哉。外之也。因又問管仲。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有功於齊甚多。孔子曰。只舉一事。便可見其爲人。昔桓公奪大夫伯氏所食之駢邑三百戶。以封管仲。後來伯氏窮約。所飯不過疏食。至沒齒終無怨恨。非心服管仲之功。豈能如此。三子一時並著賢名。而優劣則非一律。孔子以一字之褒貶。盡其生平。萬世之公論由此而定。然則方人豈易易哉。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此一章書。是就常情事勢。論處境之難易也。孔子曰。凡人境遇之來。最易搖撼。非有深心大力。未免境與情遷。如處貧者。困頓拂抑。易起怨尤。非眞能樂道。悠然自得者。卽安義命。難免怨嗟。可見處逆境爲最難。若處富者。只

謙虛收斂。不存驕肆之念。便能以禮自持。可見處順境爲最易。夫人能處逆境者。或能處順境。能處順境者。未必盡能處逆境。所貴操守有素。外遇不累其心。恬淡自安。物欲不移其志。斯可以貧。亦可以富。人何可不勉其所難。而又何可忽其所易哉。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此一章書。是論用人者當因材器使也。孟公綽是魯大夫。趙魏是晉之世卿。孔子曰。人之材器各有所宜。用人者尤當量能授職。如孟公綽爲人。可云廉靜寡欲。是宜簡而不宜繁者。使爲家臣之長。端謹率屬。卽趙魏大家。亦爲之而有餘。若夫大夫。則必任一國之政。非有理繁治劇之才者。難以勝任。卽如滕薛小國。征伐朝聘。其政亦繁。恐非公綽之所長也。然則人各有能有不能。用得其當。皆可隨事以奏功。用不得其當。必致因循而叢脞。知人

善任。是在圖治者加之意而已。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告子路以人道之全與人道之難也。子路問孔子曰。人生天地。兼體三才。必如何可以爲成人。孔子曰。成人亦難言矣。蓋人之氣稟不同。全在優於學問。或有一技之材。而不能兼。或有各足之材。而不能化。皆不可以爲成人。必如臧武仲之智足以窮理。公綽之廉足以養心。卞莊子之勇足以力行。冉求之藝足以應事。四者既已兼備。而又各就所長。節之禮以得其中正。和之樂以去其駁雜。則氣質陶鎔。化其才智技倆。而歸於德性。雖不可以爲聖。而亦可以爲成人矣。若夫今之成人。何必如此。果能見利思義。而臨財毋苟得。見危授命。而臨難毋苟免。平日期

許之言始終踐之不踰有是忠信之實雖未能得人道之全而本性無虧亦可進於成人之域也蓋聖人立教止論學問不論質地質地存乎天而學問存乎人子路忠信勇敢有兼人之才所少者學問之功耳故孔子以此勉之然則變化氣質尤學者之急務哉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此一章書見隨時處中之不易也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公明賈亦衛人孔子問公明賈曰天下過情之名固不可以居躬而矯情之事亦非所以垂訓涵養造詣貴核其真評論品題務期於當當時之人以不言不笑不取稱文子信有之乎公明賈曰言笑取予吾人處己接物之常豈有全然不言不笑不取者是亦言者之過也吾夫子非不言不過言不妄發發必以時故人不厭其言而遂稱爲不言夫子非不笑不過一嚬一笑樂得其正故人不厭其笑而遂稱爲不笑夫子非不取不過凡所當取必揆於義故人不厭其取而遂稱爲不取耳孔子疑而詰之曰時言樂笑義取果其然乎此非義理充溢於中舉動合宜於外者不能隨時合節汝夫子其信然乎孔子不正言其非而姑爲疑信之詞以折之聖人勉人爲善之懷不大可見哉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此一章書是誅魯臣無君之心也臧武仲魯大夫名紇防是魯封武仲所食之邑武仲得罪於魯出奔邾既而自邾歸防使人卑辭於魯君請立臧氏之後而後去似乎不忘先祀又請命於君後世之人將必以仲爲賢矣孔子欲爲後世人臣戒而爲誅心之論曰武仲求後之時身居防邑則以防而請後矣窺其

隱衷。不過以君不遂其請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以不得不從之勢耳。在武仲以爲父兄之故欲自諱其要君而要君之迹昭然誰能寬其罪而信之哉。觀孔子斷武仲之罪如是之嚴。誅武仲之隱如是之確。春秋一字之貶爲萬世不易之經。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可不懼哉。可不戒哉。不然。一有無君之心縱或倖逭國法漏脫一時然得罪於名教得罪於神明。天下萬世人人得而誅之矣。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此一章書是孔子因事徵心以發霸者之隱也。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孔子曰。吾觀世運自帝降而王。王降而霸。風愈下。則人心愈衰。然於短中取長。亦自有別。故五霸之盛莫如桓文。論其心術均非王道之正。而觀其行事亦有優劣之分。文公爲人不由正道。每以詐謀取勝殆詭譎而不正。若桓公行事仗義執言不由詭道較之晉文則善矣。可謂正而不譎者乎。春秋時文公欲解宋圍必伐曹衛以致楚欲與楚戰又復曹衛以攜楚。何等詭祕陰險。桓公聲罪伐楚責包茅之不貢。退師服楚惟禮律之是遵何等正大光明。兩人行事大槩如此。聖人一言可爲千古定論矣。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此一章書是聖人就人論仁也。子路曰。昔齊桓公小白出奔莒其弟子糾奔魯爭立爲君。桓公歸國殺其弟公子糾縛召忽管仲。召忽爲子糾而死。獨管仲不死。臣事桓公所謂忘君事讐忍心害理得毋心術之未仁乎。孔子曰。稽古者當論其世論人者難求其全。昔桓公糾合諸侯不假兵車之力而用衣裳之會。以大義率之以大信一之而諸侯服從此管仲之力也。濟人利物功莫大焉。以此觀之孰

得而如管仲之仁。正不得以不死之故。害其爲仁也。蓋孔子特以忽之功無足稱。仲之功不可沒。固非與仲之生。而貶忽之死也。聖人權衡折衷之論。大率如此。不然。宋儒程子謂寧可無魏徵之事業。而不可無萬世君臣之義。抑又何耶。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此一章書。是聖人衡品。不以小過而泯大功也。子貢復繼子路而問曰。如管仲者。其爲人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仲既不能爲子糾死。反又爲桓公相。心竊疑之。孔子曰。賜疑管仲之不死。而又相桓。不知管仲既能相桓。亦可不死。試即其相桓而言。桓爲諸侯長。以定霸天下。由此而正。不獨當世賴之。至今之民。猶享太平之福。皆仲之賜也。則是管仲之功甚大。爲利甚溥、即謂管仲至今存可也。使當日無管仲。吾必被髮左衽。不能有今日之衣冠文物矣。若不能立功。徒然一死。猶如匹夫匹婦之見有小信而無遠圖。即自縊於溝瀆之中。將令天下後世。泯然無聞。管仲豈若是哉。可見豪傑之士。欲建不世之大功。不惜一身之小節。而衡人者尤當畧其所短。錄其所長。未可以常情恒理。臆斷而淺測之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此一章書。是取人忘分以薦賢也。公叔文子。是衛大夫。其後謚爲貞惠文子。大夫僎。先爲文子家臣。後因文子薦其賢於衛君。始得與文子同爲公朝之大夫。故記者特記之曰。公叔文子之臣。不沒文子忘分之善也。曰大夫僎。明乎既薦之後所稱也。曰與文子同升諸公。見僎之得升公朝而爲大夫。皆因文子之薦。故得與文子同也。然則文子惟有知人之

明故能薦賢。有大公之懷。故能忘己。且忠於事君。故能忘己以薦賢。孔子聞而深嘉之曰。文者美謚也。今文子之爲文。卽薦賢之一事觀之。其胸襟何等光明正大。斯可以無愧矣。可見薦賢爲國。人臣盛事。倘畧存妒嫉。稍有嫌疑。便不能大道爲公。休休有容。如文子者。庶幾有大臣之風乎。孔子刪書。以秦誓終篇。拳拳於一个臣之有容。其所以爲後世人臣勸至深遠也。而三代以後。媢嫉者益多。不亦重負聖人立教之意哉。故人君欲擇羣臣。必自擇大臣始。

子言衞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此一章書見用材貴得其當也。衞靈公。是周時諸侯。孔子以其彝倫不叙。綱紀不張。故嘗言其無道。季康子因問曰。諸侯無道。必至喪失其位。今靈公失德如是。何故能保其位而

不喪乎。孔子曰。靈公雖云無道。其用人一節。尚有可觀。如仲叔圉善於言語。卽用之接待賓客。應對諸侯。則凡朝聘往來。不至失禮。而無啓釁召禍之事。如祝鮀熟於禮文。卽用之專管宗廟。料理祭祀。則凡祀事精虔。神人胥悅。而得繫屬人心之原。如王孫賈長於武事。卽用之任爲將帥。練習軍士。則凡守禦豫備。臨事無患。而免敵國窺伺之虞。假使此數人者。不能各用其材。此數事者。不能各得其理。又何能保守此位哉。夫有人而不用。與無人同。用人而棄其所長。繩其所短。與不用同。今簡任協宜。相濟成美。其不喪宜也。夫以靈公知人善任。尚可以保國。況有道之主。得天下賢才而善用之。有不享太平而樂萬年者哉。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此一章書是孔子激人勇行也。孔子曰。士君子斡旋宇宙。必有一種深沉含蓄之氣。方能實心圖事。不徒以誇衆眩聽自矜也。凡人之

出言最易。力行最難。然行能踐言者。惟此羞愧之心、可以自勵。既知羞愧。惟恐名不稱實、便能勇於力行。若一意誇張。全不知恥。是不自揣其能否。言之既出。而欲踐之。蓋亦難矣。所以言之未出。當先勉其所爲。爲之既力。猶必踐其所言。不然。而高自稱許。徒作欺人之詞。其爲之也。不亦難乎。孔子非欲人緘口結舌。正欲人竭力有爲。故以愧悔之心。發其勇行之氣。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卽此意也。

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弒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此一章書見孔子以討罪正君臣之義也。陳成子。齊大夫。名恆。弒其君簡公。孔子嘗爲魯司寇。時已致仕。家居聞之。鄭重其事。沐浴齊戒。而朝於魯哀公曰。君臣爲人倫之大節。弒逆實天理所難容。陳恆不道。上弒其君。請興兵討之。時魯有三家之臣。專權擅政。哀公不能自主。對孔子曰。可往告夫三子。卽三家之孟孫叔孫季孫也。孔子退而言曰。弒君之賊。法所當誅。我雖致仕。義難緘默。君乃不自命三子。而使我往告。其感嘆之意。實有不能出諸口者。因奉君命而往告三子。以爲不可。孔子曰。齊有弒君之臣。魯有討罪之義。君臣大倫所繫甚重。我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亦吾盡吾心而已。蓋魯之三家。猶齊之陳恆也。孔子之告哀公。固知哀公之不能自主。孔子之告三子。亦知三子之必不允從。其始也不過披瀝以陳其。繼也不過奉命而往。終亦托諸空言而不得見諸行事。然而未誅不臣之身。已誅不臣之心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子路以純臣之道也。子路問人臣事君當何如。孔子曰。事君之道無他。惟誠與直而已。而欲行其直。必先盡其誠。凡進言宜力。務使實意懇到。內可質諸己。外可質諸人。勿用詐用術。而此中有所欺也。自是而上有明聖之君。下無煩匡救之事。豈非厚幸乎。然或未能無過。則本此勿欺之一念無諂諛。無畏避。侃侃然盡言諫諍。引以向道而塞。其違心。雖犯君之怒不恤也。事君之道

盡於此矣。夫未能無欺而欲犯。則犯由於矯飾。既能弗欺而不犯。則欺中於周全。二者實相須而亦相成。孔子豈獨告子路。正以立萬世事君之極則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此一章書是孔子論君子小人心術之各殊也。孔子曰。君子之所以爲君子。小人之所以爲小人。其初秖爭一念之公私。而其後遂各底其極。有大相懸者。蓋天理本自高明。君子

凡事必循天理。而不雜於人欲之私。由是志氣清明。知日求其精。行日求其備。勢不至爲賢爲聖不止。其閱歷於高明之途。而愈積愈上。蓋上達者也。人欲本自汚下。小人凡事必徇人欲。而不念夫天理之公。由是志氣昏昧。天良日益損。邪行日益多。勢不至爲狂爲愚不止。其沉溺於汚下之途。而愈流愈下。蓋下達者也。夫人惟一心。心入於正。則達向上。心入於邪。則達向下。人品之不同。秖視乎此。故

治心之功。誠不可不嚴也。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此一章書是孔子論學者用心之不同也。孔子曰。古今同此道。卽同此學。而學者之心。則各有別。古之學者專務求於內。致知以窮乎理之原。力行以蓄乎德之實。所勉者皆眞實切近工夫。未能有得於己不已也。既能有得於己。尤不已也。此其心惟爲己者然。今之學者專務求於外。不必知之至。而止期足以見

其知不必行之盡。而止期足以見其行。所尚者皆脩飾名譽之事。苟可以邀人之知。無弗爲也。即不可以邀人之知。亦無弗爲也。此其心惟爲人者然。蓋爲己者終必有以及於人。體全斯用備也。爲人者究未能有所得於己。鶩末必喪本也。豈古今人之不相及與。其用心各殊。而得力亦相反。此孔子所以深勉學者夫。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此一章書見聖賢相契。不在離合之迹。而在學問之心也。昔衛國有賢大夫蘧瑗。字伯玉。孔子至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伯玉使人來候問孔子。孔子敬其主以及其使。與之坐而問曰。進脩之事無窮。夫子今日之所爲。當不同於昔日也。不識夫子何爲。使者對曰。凡人孰能無過。貴有以省察克治之耳。夫子戰兢惕厲。此中未嘗一日敢弛。一念之失必謹。一事之非必飭。誠欲寡其過耳。而人欲難於盡消。天理難於來復。日期寡過焉。而嘗若未能也。夫欲寡過。則不自爲無過。而克治嚴。欲寡過而未能。則不自爲已能。而功脩密。非伯玉之賢。不能有此心。非使者之賢。不能知伯玉之有此心。是以孔子於使者既出。而深贊之曰。其眞可謂使乎。其眞可謂使乎。嘉使者。愈懷伯玉矣。蓋聖賢爲己之學。原無可自足

之時。寡過未能。乃伯玉日勵而不容自已之心也。孔子之素所深信於伯玉者以此。使者能委曲道之。故不禁重與乎使也。然則聖賢之相契。無非學問之眞。豈猶夫世俗往來之末哉。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一章書。是曾子述艮卦之象辭以示人也。曾子曰。凡人心所用爲思。身所處爲位。思適安乎其位。天理之公也。思苟越乎其位。人欲

之私也。是以君子。即其見在所居之地。求其日用常行之道。如爲君臣則思仁敬。爲父子則思慈孝。爲兄弟則思友恭。貌言視聽則思肅乂哲謀。君子之心。惟安於所遇如此。蓋艮者止也。君子觀艮止之象。而知物各有其分。故思亦止於其分。世之憧憧往來。邪妄膠擾。而莫能自制者。其亦未審於慎思之義耳。故宋儒程子曰。人心不可有所繫。又曰。心要在腔子裏。正所以教人慎用其思。善用其心。以全此虛靈不昧之本體耳。乃若二氏之說。非馳於幻妄而溺於有。則淪於空寂而墮於無。豈聖賢操持存養之正道哉。甚矣。心學之不明。聖賢之憂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此一章書見君子黜浮崇實之心也。孔子曰。言易放則當恥。行難盡則當過。若使不懼其言之勝於行。而好爲浮誇。不欲其行之勝於言而怠於踐履。是言之數多。而行之數少。求

其有所成就難矣。惟君子心存於慎言。以言爲恥。而不使有餘。心存於敏行。於行必過。而不使不足。又安患言不日損。而行不日積也。此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與。蓋言行原未嘗不相因而見。始也斂言而行益篤。究也行至而言自從。人能以君子之心爲心。斯行可擧。而言亦無不可揚矣。虞廷敷奏以言。必明試以功。孔子聽其言必觀其行。職此意也夫。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此一章書見聖人道愈高而心愈歉也。孔子曰。道體無窮。非身歷之。不知其事之有難盡也。君子之所以爲道者三。而我則無能焉。三者維何。一在於仁。仁者理勝而私欲盡去。凡窮通得失。擧不足以動其心。未嘗無可憂也而不憂。一在於知。知者識勝而事幾能晰。凡是非邪正。擧不足以蔽其心。未嘗無可惑也而不惑。一在於勇。勇者氣勝而剛直常伸。雖

當大任赴大難舉不足以屈其心未嘗無可懼也而不懼夫不憂不惑不懼君子仁知勇之道然也而我皆無能其敢不自勉哉究之道造其極斯能者益忘其能維時子貢曰此特夫子之自謙如此也以賜觀之夫子於仁知勇之道豈眞有未能者乎蓋道至聖人而自視彌歉學至賢者而所見甚親學爲君子者惟常存此歉然不足之心則其於道也庶幾矣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此一章書見學者當以自治爲先也子貢平日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不可謂非窮理之事然專務爲此則心馳於外而疎於內矣故夫子婉以警之曰賜也爾能方人其亦賢乎哉蓋惟自治有餘而後得以暇及於人耳若以我自審方處義理無窮雖日孜孜焉而有未逮又何暇較量他人乎凡人之爲學終其身無可已時卽終其身無有暇時以孔子之聖而猶自謂不暇則凡有志於學者其孰有暇時耶於此知學至聖人而其功愈專希聖者可以勉矣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論爲學者當反己以自脩也孔子曰凡人往往急於求人而緩於求己常患名譽之不著而不患德業之無成不知知存於人非己所得而主其或不知不足爲患也若夫學焉而不能窮其理行焉而不能

踐其實我所見知之處反之於心而莫可自信是則所當患爾蓋知與不知存乎人於己何與能與不能存乎己於人何與孔子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易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聖賢眞切爲己之學固如此彼汲汲於聞達者重外而輕內也其能事亦可槩見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此一章書是孔子戒人之用察爲明也孔子曰人之於己未見其事之欺我也而設一意

以迎之。是謂逆詐。未見其心之疑我也。而設一意以度之。是謂億不信。有人於此。其居心也以正。其接物也以誠。於凡人之詐者。不逆料其詐。人之不信者。不億度。其不信。然或不逆不億。而受人之詐與不信。以致墮人之奸。卽非眞能鑑物。而物無遁情者矣。乃其視詐與不信。無不有以見其隱。不煩推測之方。而自有洞鑒之識。抑亦誠能先覺者。是非心體清明。而燭事幾晰義理。未易臻此。可不謂賢

乎。蓋不斷。生於不明。明自無所不斷。不明生於不誠。誠自無所不明。然非有誠正格致之功。亦何能本體光瑩。先知先覺如此乎。故曰至誠如神。又曰。聖人齋戒。以神明其德。蓋萬事一理。萬人一心。表裏始終。自然通貫。豈術家射覆。恍惚揣摩之說耶。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此一章書見聖人以道易天下之心也。昔孔子欲行其道。周流列國。當時隱士。有姓微生。名畝者。謂孔子曰。行藏各有其時。人不我知。亦聽之已耳。丘於列國。何爲如是栖栖然依戀而不舍。與世之有心干寵者。往往專事口給。以希遇合。今無乃習爲便佞而取悅乎。孔子曰。君子立身行己。期合於道。必欲以佞爲逢時之計。丘則何敢。獨是守拘滯之見。以隱遁爲高。而果於忘世。此則固執不通。而我之所深疾也。其何忍置斯世於度外耶。蓋凡事

以中道爲歸。佞以悅人。與固以守己。皆非中也。若使盡如微生畝者。雖不至於佞。而未免於固。天下亦安賴有聖人哉。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尚德之論也。人之重君子者以才。而其所以稱君子者以德。猶馬之爲驥者以力。而其所以稱驥者以德。是以孔子曰。馬而以驥名。亦知其所由得名之故乎。驥之能存乎任重而致遠。則力安可少也。然使

僅有其力。而難於控御。更不免於蹄齧。是無其德矣。何足爲驥乎。故稱驥者。不稱其有馳驟之力。而稱其有調良之德也。即一驥而其重在德有如斯矣。天下之必有賴乎德者。獨一驥乎哉。蓋君子之才與德。原缺一不可。而德爲尤要。有德者無才。不如有才。無德者有才。不如無才。無才之德。不可爲德。無德之才。不可爲才。所以元凱不失才子之名。而共兜不在俊乂之列。分合輕重之間。用人者不可不審也。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此一章書是孔子論報施之道也。或人問於孔子曰。人情仇怨相尋。亦安有極哉。若能於人之有怨於我者。竟忘焉而以德報。毋亦忠厚之道耶。夫子以爲何如。孔子曰。畧怨而報以德。非不厚也。但於我所怨者。而既以德報之。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宜若更無可以報德者矣。夫有怨有德。人情所不能忘。而所以報之。自各有道。必也於我所怨者。去其平日之怨。而惟處之以直。當報則報。無過責焉。不當報則不報。無逞忿焉。一準乎理之自然。而不以私意行乎其間。是則雖曰報怨。而未嘗害其爲公也。至人之有德於我者。則必以德報之。彼之施於我者固重。而我之予乎彼者亦不輕。此報德之道則然也。而豈可漫以報怨哉。蓋凡事在不失其中。或人矯枉之過。聖人持理之平。必如孔子之言。然後德怨之報。各得其當。而無太過不及之差矣。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此一章書是孔子以心知發子貢也。孔子道德高厚。其用心得力之處。原不求人知。而人亦不易知。故發歎曰。今之人。其莫我知也夫。子貢問曰。以夫子之聖。宜無有不知者。何爲

而人皆莫知子也。孔子曰。欲人之知者必先有以異於人。而後可以知於人。若我之所爲其何有異焉。窮通出於天也。用舍出於人也。我無不順而受之。遭時之窮而不得於天。則責之於己。而不怨天。値時之舍而不得於人。則反之於己。而不尤人。但知黽勉於天理之常。致力於人事之近。凡所當知者必求其無不知。所當行者。必求其無不行。祗日從事於下學而已。乃積累既淺。自然知日精而行日

進漸達於理之上者焉。初何嘗甚異於人哉。惟是必存爲己。仰不愧天。或者上天於冥冥之中。能知我耳。人之所以莫我知者。正在此也。蓋子貢平日求知於外。未嘗從心體切實用功。孔子故爲此言。以啓其心悟之學。學者誠能反己自脩。循序漸進。則自有與天相合之原。雖人不我知。奚足患哉。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此一章書見人當安命。而不必尤人也。昔子路仕於魯。爲季氏宰。魯人有公伯寮讒愬子路於季孫。季孫聽讒言而疑子路。魯大夫子服景伯懷不平之心。以其事告於孔子曰。夫子之於子路。固將因伯寮之愬。而不無惑志矣。讒邪安可聽其害正。以吾之力猶能誅伯寮而陳其尸於市朝。以正其罪而明其誣也。

孔子聞而曉之曰。君子豈不欲行其道於天下。而道之或行或廢。莫不有天焉。其爲道之將行也與。則動與世合。是命之通也。其爲道之將廢也與。則動與世違。是命之窮也。行與廢皆由於命。則由今日何獨非命。使命而得行。寮必不能使之廢。其因寮而廢者。卽命之當廢耳。公伯寮其如命何哉。子大夫其聽之可也。審乎孔子之言。見君子進退。上關天意。凡得失毀譽。俱當置之度外。但孔子不言命。

而於彌子瑕則曰有命。於公伯寮則曰命也。蓋不欲以行廢之權歸之讒諂之人爾。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此一章書是孔子嘆世道之衰也。孔子曰。天生賢者本爲世用。而賢者亦無不欲行其道於天下。豈樂於辟哉。無如時不可爲。則不得不潔身引去。而以辟全其身矣。大約時之所遇不同。而所以爲辟之由各異。有見舉世無道。則隱居不仕。終其身辟而不出者。其次有

見此地無道。則辟而適於他邦者。其次有見其君禮貌既衰而辟色者。其次有與其君議論不合而辟言者。凡此皆因乎時之當然而然者也。夫辟豈賢者之心哉。易曰。天地閉。賢人隱。辟蓋有大不得已者也。孔子之在春秋。轍環幾遍。而道終不行。宜其海濱老矣。然辟地辟色辟言。而卒未嘗辟世。蓋聖人之於世固有不忍漠視者爾。

子曰。作者七人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憂時之意也。孔子曰。君子之出處視乎其時。時而盛。則在野者常聚而升之於朝。時而衰。則在朝者常散而歸之於野。我觀今日其作而隱去者。蓋已七人矣。夫七人豈其無用世之思哉。而何以高蹈遠舉如是其不少也。夫國家之用人。惟其賢而已。故嘗得一二賢士。遂足以成天下之治。舉七人而羣隱焉。則世道之降可知。是以有國家者。能使賢士効忠於朝。而不至荒遯於野。則

以幾於上治不難矣。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此一章書見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也。昔子路從孔子遊。偶宿於石門之地。時有賢人隱於下位而掌晨啓門者。問曰。汝從何來。子路曰。從孔氏而來。晨門曰。君子相時而動。可爲則爲。不可爲即止。彼孔氏者。既知時事之不可爲。則藏焉已耳。而猶周流不倦。未嘗

一日忘情於天下。是非知其不可而必勉強以爲之者與。子之從之其勞甚矣。蓋賢者視天下有不可爲之時。才力有定也。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其道無所不可也。晨門賢而隱於抱關。知世之不可爲而遂已。未知道之無不可爲而不容已。乃以是譏孔子。聖賢之相越。豈不甚遠哉。

子擊磬於衞。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此一章書是聖人不忘天下之心也。昔孔子思以道濟天下。故周流四方。時而在衞。偶然擊磬。其憂世之心。已寓於磬矣。適有隱士荷草器而過孔氏之門者。聞磬聲而知之。曰。有心於世哉。斯人之擊磬乎。蓋人心之感往往托之樂音。隱士乃賢者。自能審音而喻其微也。既而譏之曰。何其鄙哉。識之不達而硜硜然堅確以守乎。君子進退各因乎時。世莫己知。則道與時違。斯潔身引去而已矣。凡徒步涉水者。見水之深。則衣下體之衣而涉之。見水之淺。則攝上體之衣而涉之。當厲而厲。當揭而揭。誠知深淺之宜也。用世者。乃不自度量人。不己知而不止。毋乃不如涉水者之隨遇而能通乎。孔子聞其言而嘆曰。斯人之言其果於忘世哉。君子欲行其道於天下。無非爲救時之計也。若但獨善其身。置天下於度外。則亦無所難矣。而謂我能已乎。天下雖當不可爲治之時。而聖人不忍聽其不治。蓋聖人與天地合德。視萬物爲一體。天地之生物。無不欲物之遂其生也。苟視斯民之饑寒沉溺而不急於遂其生。則非天地生物之心。即非聖人之心矣。故聖人之心。不能一日忘天下。亦如天地之心。不能一日忘萬物。彼荷蕢者何足以知之。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

冢宰三年。

此一章書見古人居喪旣不廢禮復不廢政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子張問於孔子曰。商書說命篇有云。商王高宗武丁當商王小乙薨居喪於諒陰。三年不親政事。不發語言。夫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安所稟令乎。書所云何謂也。孔子曰。父母之喪。不分貴賤。三年不言。何必高宗爲然。古之爲君者無不皆然。禮君薨嗣君居廬守喪。庶務難以親理。而又不容坐廢。百官各總攝己職。以聽命於冢宰。如是者三年。旣有冢宰以爲君裁決事幾。則輔相得人。命令可守。嗣君雖不言何憂國之生亂哉。大凡人君以孝治天下者也。誠如古居喪之禮。則百官盡臣道以成相道。而嗣君亦得委君道以伸子道矣。後世賢如漢文。而猶有短喪之舉。其遺譏史册。不亦宜乎。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此一章書是言爲國當以禮也。孔子曰。居上

者常患民之難使。然民之難使。由於不知禮耳。誠使上之於禮。心誠好之。脩之於身。而視聽言動之必謹。達之於政。而教訓號令之咸當。如此則禮義以明。等威以辨。爲民者莫不安分循理。不待我之驅逼。而自樂於使令矣。此所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者也。然必爲上之人眞心實意以好之而後可。不然則因循儀節。不過虛文。未足以化民而成俗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此一章書是言脩己治人之要也。子路問爲君子之道當如何。孔子曰。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者。以敬脩其身而已。蓋無事則收斂身心。使天理常存。有事則點檢言行。使人欲不作。如此則身脩而德成矣。豈不可爲君子乎。子路又問君子之道甚大。豈但如此而已乎。孔子曰。敬者人己合一之理。誠能脩己以敬。則

此感而彼通。可以推之而安人矣。又問君子之道甚大。豈但如此而已乎。孔子曰。敬者。天下爲公之理。誠能脩己以敬。則正己而物正。可以推之而安百姓矣。夫脩己以安百姓。其學問至精。其功用至大。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歉然不敢自以爲足也。而謂未足以盡君子乎。蓋敬爲脩己治人之要。而亦學問徹始徹終之道。千聖相傳。不外乎此。近而公私邪正。遠而廢興存亡。皆於一念敬肆之幾決之。君天下者誠不可以不審也。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

此一章書。是聖人惡人無禮也。原壤是孔子故人。素放蕩於禮法之外。嘗蹲踞以待孔子。孔子責之曰。汝自卑幼之時。則不知孫弟之道。及至長大。則無一善之可稱述。今又老而不死。徒足以傷風敗俗。爲民之賊而已。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蓋使之勿蹲踞也。聖人於敗壞禮教之人。深惡而痛責之。亦維持世道之一端也。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此一章書。是聖人教小子之道也。昔闕黨之中有童子者。來學於孔子。孔子使之答應賓客。而傳往來之命。或人問曰。此童子殆學有進益。故夫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與。孔子曰。童子之禮。當隅坐隨行。吾見此童子。嘗居於長者之位也。又見其嘗與先生並行也。夫爲童子而不守禮安分如此。則非能求益者。但躐等凌節。而欲速進於成人之列耳。故我使之傳賓客之命。觀少長之序。所以裁抑之。而非所以寵異之也。蓋聖門之教。固貴敏求。尤忌凌躐。學者宜知所從事矣。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九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十

論語下之三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此一章書見聖人不貶道以苟容。不因窮而失志也。昔孔子在衛。衛靈公以戰陣之道問

於孔子。孔子對曰。吾自少學禮。其於陳設俎豆之事。則嘗聞其說矣。若夫軍旅之事。則固未之學也。夫以孔子之聖。文事武備。宜無所不知。蓋以衛靈公不畱心於治國之道。而汲汲以兵戎之事爲問。則其不足與有爲可知。是以孔子不對。而明日遂行焉。此聖人之見幾而作也。既去衛而適陳。在陳國時。糧食斷絕。從者皆饑餓而病。莫能興起。子路慍怒。見於孔子曰。君子之人。亦有時而窮困若此乎。孔子曰。窮通得喪。繫於所遇。君子蓋亦有窮時也。但君子則能以義命自安。而固守其窮。小人一遇困窮。則不能堅忍順受。而無所不至矣。此聖人之處困而亨也。孔子大聖人也。乃時君既不能行其道。又不能接以禮。致使一去於衛。一厄於陳。遭遇之窮困如此。則春秋之世運尚可問耶。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此一章書言學貴乎知要也。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而於道之本原。尚未能悟。故孔子呼而問之曰。賜也。汝見我於天下事物之理。無所不知。將謂我是多學而一一記識之。故能如此乎。子貢對曰。以賜觀於夫子。誠多學而識之者也。抑別有切要所在。而無事於此者與。觀子貢方信忽疑之間。可見其力學已久。進道有機。故孔子因而告之曰。我非多學而識之者也。蓋天下事物雖多。其理則一。惟明

乎理之原。則自能盡乎事物之變。我於天下事物之理。無不周知者。惟一以貫之而已。可見學問之道。以明理爲要。而後世學者。率皆用力於記誦辭章。以誇多鬬靡。故以聖學論之則不精。以王道論之則無用。此皆逐末務外。而不知本實之過也。所以爲學圖治。必在知本。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此一章書。是聖人欲學者求自得也。孔子呼

子路而告之曰。義理之得於心者。謂之德。非實有是德者。不能知其意味之眞也。今之人。知德者鮮矣。然則欲知德者。其惟躬行實體。而求其自得於心矣乎。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贊帝治之盛也。孔子曰。自古人君致治者多矣。然皆不能無所作爲而治也。若無所作爲。而天下自治者。其舜也與。

蓋舜承堯之後。禮樂法度。皆已具備。在廷諸臣。如九官十二牧。又皆有賢聖之才。以分任之。所以爲舜者。但見其率由而不改其舊。分命而不尸其功。夫何所作爲哉。不過垂衣拱手。端居南面。穆穆然著其敬德之容而已。蓋舜之德盛。故其化神。然其所以能然者。以其紹堯得人也。可見爲人君者。必有法祖之心。而後可以遵先王之法。必有求賢之勞。而後可以享任人之逸。試取所謂兢兢業業。一日

二日萬幾。與所謂恭己無爲云者。合而觀之。而後知古帝之以君道立人極者。誠度越乎千古也。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子張書諸紳。

此一章書。見立誠爲制行之本也。子張問人必如何。然後在在皆可通行而無礙乎。孔子

曰人唯至誠乃能感物誠使所言者皆發於衷符於事而忠信焉所行者皆無浮薄無放肆而篤敬焉則雖蠻貊之邦素不相知者一誠之孚無所不格亦可以行之而無礙矣若言不忠信行不篤敬則虛僞輕薄之人也雖州里之近其可以行乎哉然此忠信篤敬非他乃吾心之誠也吾心之誠本有烱然不容自欺昭然不可自昧者必也時時刻刻警覺提撕如立在此處則見此忠信篤敬參於吾之前或在車上則見此忠信篤敬倚於車之衡蓋惟其存之也審故心目之間如或見之若此則誠積於心發於言行之際以之動天地格鬼神無所不可又何不行之有哉子張聞孔子之言即書於大帶之上蓋欲時時接於目而省於心也其佩敎誠切矣夫制行以存誠爲要而存誠以省察爲先念慮之間乃言行之本省察其念慮之微以達於言行之際則眞意感孚表裏通貫雖豚魚可格而況於人乎故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此一章書是孔子贊衛大夫以風有位也史魚蘧伯玉皆衛大夫孔子曰直哉史魚之爲人也蓋人固有自守以正而時異勢殊或不能不委曲以隨俗者惟史魚當邦家有道之時危言危行如矢之直即當邦家無道之時亦危言危行如矢之直是乃忠鯁性成有死無二者也豈不可爲直乎君子哉蘧伯玉之爲人也蓋人德有未成則其出處進退之際必有不能盡當於理者惟蘧伯玉則當邦家有道正君子道長之時也彼則出而仕焉以行其志當邦家無道是君子道消之時也彼即卷而懷之以善其身卷舒行藏因時合理豈不可爲君子乎夫人品不同故臣節有此二者爲國家者上之當求出處合義之人其

次則骨鯁直行之士亦不可少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此一章書見言語當因人而發也。孔子曰。人之品詣不能盡同。而我之語默貴當其可。有如其人造詣精深事理通達是可與言之人也。而我乃不與之言。則是無知人之明。豈非失人乎。若其人昏愚無識。或造詣未到是不可與言之人也。而我乃強與之言。則是輕於發言。豈非失言乎。惟智者窮理知人。權衡素定。故可與言則言。不至失人。不可與言則不言。亦不至失言也。夫言者君子所賴以開導乎人者也。必以誠而能動。亦必以明而能審。明以審之則發皆中節。誠以動之則聞者格心。卽至於臣子之感悟君父。亦莫不由乎此。故不可不謹也。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此一章書是言仁爲固有之良。不可以生死利害而變也。孔子曰。好生惡死。人之常情。然事有適遭其變者。貪生畏死。則失其本心之安。故有志之士。與夫成德之人。當義理與軀命不可兩全之際。斷不肯偷生苟免。以害吾之仁。寧可致命遂志。以成吾之仁。蓋仁爲人立命之根。全之則雖死猶生。失之則雖生猶死也。然求仁必先於去欲。無欲則身命猶可舍。而況於富貴功名之末乎。彼蓋自求其心之安。故利有所不計。而患有所不避也。國家欲得臨大節而不可奪之人。必於淡泊寧靜之中求之。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此一章書是言爲仁在於親師取友也。子貢問爲仁之道當如何。孔子曰。爲仁固是一己之事。亦必有所資助而後成。譬如百工技藝之人。將欲精善其所爲之事。必先磨利其所用之器。是則百工亦有所資。況於爲仁者乎。

是以君子居是邦也。於大夫之賢者。則必執弟子之禮以事之。則此心有所嚴憚。而不敢放肆矣。於士之仁者。則必以交游之禮而友之。則此心有所觀感。而不至怠惰矣。仁不於是成乎。夫成仁之道。不獨學者有資於師友而已也。人主一日之間。親賢士大夫之時多。相與講磨道義。熏陶氣質。則聖心日純。聖德日進矣。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此一章書。是論王道而歸之慎獨也。顏淵問爲邦之道。孔子曰。治道必斟酌盡善。然後無弊。故以正朔論之。則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三代不同也。然欽昊天。所以授民時。建寅則於民事爲切。故必行夏之時焉。車輅之制不同。然輅宜質也。殷之木輅則質而得中。故必乘殷之輅焉。冠冕之制不同。然冕宜華也。周之冕旒則文而得中。故必服周之冕焉。樂之音容代各不同。然樂以象德。有虞之德最盛。大韶之樂最隆。故樂必用韶舞焉。此皆禮樂法度斟酌盡善之道也。然而心術之間。尤不可以不謹。如鄭國之聲。則宜放棄之。邪佞之人。則宜遠絕之。蓋鄭國之聲。淫聲也。不放則蕩人心矣。邪佞之人。傾側危殆。不遠則覆人邦家矣。可見王道之要。歸在於謹獨。必使主志清明。君德純粹。不邇聲色。不變邪佞。然後可以損益百王。而立無弊之道。孔子告顏淵

之言。誠萬世帝王之法也。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此一章書。言人當思患預防也。孔子曰。天下之事變無常。事機無定。人不可安於其近。而忽乎其遠。如几席之間。目前之事。近也。四海之隔。萬世之遙。遠也。然人慮不周於四海。則患卽伏於几席之間。計不及於萬年。則禍卽藏於目前之地。何則。事雖未形。幾則已動。見幾而預爲之謀。則永永無患。不然則憂至無

日也。古之帝王。不下堂階而周知天下。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皆能爲遠慮者也。然所以能爲遠慮。必由於見幾之明。欲其見幾之明。又必由於窮理致知。清心寡欲。察乎天命去留之靡常。人心向背之難保。是以朝乾夕惕。戰戰兢兢。雖欲不思患預防而不可得也。聖人之言。垂戒遠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切望人之好德也。孔子每

以好德望人。至此復歎曰。今人於己之德。或始作而終輟。於人之德。或外慕而內疎。好之極其誠而如好色者。已矣乎。吾終不得見其人矣。孔子言此。蓋深有望於天下。而反爲絕望之辭以儆之也。先儒有云。惟其深喩。是以篤好。故大學言誠意。欲其好善如好好色。而必先之以格物致知。苟能於德之在己者。究其當然。而進脩不懈。於德之在人者。察其本末而向慕無已。知之既深。則好之自篤。故世之好德者少。以知德者鮮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深責臧文仲之蔽賢也。臧文仲。魯國執政之卿。柳下惠。魯國賢人。爲士師者。孔子曰。爵位以待賢才。乃朝廷之公器。非一人所得私也。故唐虞之臣。更相汲引。不爲比周。成周之廷。互相推讓。不爲標榜。即至春秋時。齊鮑叔薦管仲。鄭子皮薦子產。度德

量才。甘居人下。皆從國家起見。不私其身。若我魯臧文仲。其盜竊爵位而陰據之者與。何也。君子居位。不但自求稱職。又當與天下之賢才。共襄國事。乃文仲明知柳下惠是有德賢人。不肯舉之。共立於公朝。蓋恐柳下惠進用。形己之短。而奪其位也。揆諸以人事君之義。豈是如此。非竊位而何。蓋孔子此言。所以深警後世人臣。當以薦賢爲務。蔽賢爲戒。而爲人君者。亦宜如古之帝王。使進賢者蒙上

賞蔽賢者受顯罰。則才俊充庭。而國家乂安矣。孔子贊公叔文子。而譏臧文仲。誠以薦賢爲國。大臣之道當然。乃後世媢嫉者多。而休容者絕少。此治道之所以不古與。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遠怨之道也。孔子曰。世人怠於自脩。而又畏人好脩。故其責己也常輕。其責人也常重。此所以致人之怨惡也。誠能於己身之過。痛自咎責。不肎輕恕。於他人

之過。雖亦竭誠規正。卻不失之太苛。厚於責己。則身無不脩之行。薄於責人。則人有樂從之意。雖非有意遠怨。而人自然無怨矣。古之成湯檢身若不及。與人不求備。人主誠欲聖德日新。人情悅服。曷可不以此爲法。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人慎思也。孔子曰。天下凡事皆有義理。必熟思之。而其義始精。必審處之。而其理始當。使於臨事之時。不能反覆裁度。心口相語曰。於義理當如之何。當如之何。是不能熟思而審處之矣。此等人率意妄行。是非利害有所不顧。雖與之言。必不見信。吾且奈之何哉。是以古之君子。窮其理於無事之先。察其幾於有事之際。虞書所謂惟幾惟康。商書所謂慮善以動。動惟厥時者。此也。謀國者其念之哉。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此一章書是言損友之爲害也。孔子曰。君子講學以會友。取善以輔仁。然後道明德立。有規過長善之功。無善柔便佞之患。若與衆人羣聚而居。至於終日之久。口不道詩書。而惟以游談詭浪爲相親。語不及道義。而惟以挾數任術爲能事。如此則放僻邪侈之心。滋長於中。行險僥倖之機。習熟於外。欲求入德而免於患害。豈不難矣哉。古之聖王。處士於庠序。而董以師儒之官。斥去憸邪。不使見惡行。

故其敎不肅而成。其學不勞而能。而無士習不端之患也。不然。子衿佻達。言僞行堅。日中於士習而莫之救。風俗日漓。人才日壞。其所關繫寧淺鮮耶。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此一章書見成德之人。乃可以成天下之務也。孔子曰。天下之務。有當然之理。有自然之勢。苟識見不定。涵養不深。未能期於盡善也。

所以君子事無論大小。惟要諸義以爲質幹。一人而具天下之謀。一日而存百世之慮。其擇善定見爲何如者。而正非徑情而直行也。義之中自有不可紊之節文焉。禮以行之。文未可自是而輕物也。義之中自有不可少之謙讓焉。孫以出之。且未可矯於始而怠於終也。義之中自有眞實而堅忍之志焉。信以成之。夫既義以爲質。原未嘗有輕於圖功之心。而又衆美兼備。并非徒存好義之名。以此處

事何事不宜。以此濟人何人不賴。非成德之君子烏能如此哉。有經世宰物之責者。當以是爲法矣。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此一章書見君子爲己之學也。孔子曰。今之學者每以人不己知爲病。君子則不然。其所病者惟是道德無所成。才器無所取。庸碌無能。斯爲切身之患耳。至於人不己知。於己何與。於人何尤。君子不以爲病也。蓋自脩之道。

原貴實不貴名。有能而求知於人。其心術已壞。况無能而求人之知。其爲虛僞可勝道哉。君子反求諸己。唯務闇脩。而誠中形外。則終有不可掩者。故學問以求實爲要。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此一章書是孔子以名爲敎也。孔子曰。君子爲己之學。初非有意於名也。然名者實之賓。未有道明德立而名譽不彰於天下者。若自少至老。盡一生而不見稱於人。則其無爲善

之實可知。此君子之所疾也。君子非疾其無名也。乃疾其無致名之實耳。蓋三代而前。唯恐好名。三代而後。惟恐不好名。好名而後自脩。人之常情也。聖賢維世之意。帝王御世之權。豈外乎此哉。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此一章書。見君子小人用心之不同也。孔子曰。人必有所用其心。而人品即於此分焉。君子凡事皆反求諸己。如學問闇脩之功。惟求

自慊於心。即獲上信友之事。必不由他途而進。蓋兢兢然恐闕失在己。而未嘗自寬也。若小人凡事妄求諸人。德不加脩。而違道以干譽。情偶有拂。而任私以推怨。蓋戚戚焉責備於人。而未嘗自反也。夫求諸己。則可以成物。求諸人。適足以喪己。均一求也。而君子小人懸殊如此。衡品者其不可以不致辨也與。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此一章書。是言君子持己處衆之得宜也。孔子曰。人之立品。尚嚴毅者。最不易得。然或自視太高。責人太詳。每至於乖戾而不覺也。君子則但以禮法自持。惟恐一言一動之偶詭於正。可謂矜矣。而未嘗以氣陵人。何爭之有。人之度量。能休容者。最不易得。然或包荒是務。瞻徇爲心。每至於阿私而不覺也。君子則但以寬厚待人。惟期天下國家之共偕於道。可謂羣矣。而未嘗以情徇物。何黨之有。蓋矜易隣於爭。羣易流於黨。唯君子性情學問交

底於至。所以各得其正而無弊。天下所以賴有君子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此一章書。見君子之聽言審而取善弘也。孔子曰。任天下事者係乎人。議天下事者存乎言。使人與言兼善。豈非君子之至願哉。而不能盡然也。其言雖有可采。而其人尚未可信。若以敷奏之工。即加以車服之庸。則天下之飾言以求進者多矣。君子則但取其言而已。

不以言舉人。其人雖無足錄。而其言則確有可聽。若以莅督之名。槩任其嘉言之伏。則天下之飾貌以求容者多矣。君子則姑置其人而已。不以人廢言。總之君子操用舍進退之權。全無私意存乎其間。爲天下得人。不妨詳於責實。爲天下求言。不妨寛於論過。所以師濟在位。而蹇諤成風也與。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此一章書是示人以守約之學也。子貢問曰。天下之理雖無窮。必擇其要而後可守。有一言之微。爲衆理所不能外。而可以終身奉行者乎。孔子曰。理莫備於一心。執要者亦在乎推心而已。欲求終身可行。其必恕之一言乎。恕者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己所不欲之事。即勿以施之於人。不求人心之合。而祇求自心之安。此即所謂約而可守者。寧不可以終身行之乎。可見聖賢學問先戒偏私。帝王功用。首重絜矩。誠以恕之一言而推行之。則大道爲公之世也。豈僅勉賜而已哉。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此一章書見聖人無私好惡也。孔子曰。是非者。天下之公也。毀譽者。一人之私也。吾之於人也。非不稱人之惡。然人之惡如是。而吾之稱之也亦如是。未嘗過其實也。於誰而毀乎。非不揚人之善。然人之善如是。而吾之揚之也亦如是。未嘗浮於眞也。於誰而譽乎。夫毀固不免於刻薄。而譽或不失爲忠厚。然即有所譽者。亦必有所試驗。而非妄爲誇詡。務使當之者無愧。聞之者見信。爾譽且不敢輕易。又何况於毀乎。凡此者非吾之私心也。正以斯民也。既稟天理之公。又被先王教化之澤。是則公是。非則公非。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吾焉能枉其是非之實。而容私意於其間哉。蓋天下有善惡。自不能無好惡。然好惡之過

反不足以爲懲爲勸。不若因物付物者。乃爲大公至正也。以此而操賞罰之權。何古道之不可復哉。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

此一章書見聖人革薄從忠之思也。孔子曰。世道之汚降。人心爲之也。乃人心之變。有日異而歲不同者。試舉一二事觀之。方我生之初。古道猶存。爲史官者。或聞見未眞。考據未確。即闕之而傳疑焉。未嘗任私意爲筆削也。有馬者。或彼此相假。有無相通。即借人而共乘焉。未嘗挾所有以驕吝也。乃今則不然。果於自用者。不求是非之眞。專於自私者。畧無公溥之意。吾不意人心風俗之遽至於是也。蓋運會之日降。由於教化之不明。有世道之責者。可不思所以挽救之哉。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此一章書是聖人示人以聽言處事之法也

孔子曰。凡言之有理者。不過平正切實而已。乃有巧言焉。或爲輭美以取悅。或爲新奇以驚世。若誤聽之。必至是非顚倒。眞僞混淆。適足以亂德而已。至於謀大事者。必有忍。其乃有濟。乃或以小利而輕動。以小害而輒阻。而不少忍焉。則不世之功。或敗於一朝之忿。非常之患。致牽於姑息之私。適足以亂大謀而已。然則有天下國家者。衆言當前。取舍動關主術。萬幾在御。嚬笑即繫國謀。苟非至明至斷。烏能肆應咸宜哉。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此一章書是孔子示人以好惡之眞也。孔子曰。好善惡惡者。人之情也。而偏私附會者。正復不少。乃有人焉。衆人皆惡之矣。夫何惡之之多也。苟非大奸巨慝之人。即或高世遺俗之累。必進而深察焉。見其眞有可惡。方可同惡。不然。何敢從衆而蔽善也。有人焉。衆人皆好之矣。夫何好之之多也。苟非眞才實學之

士。即或沽名釣譽之流。必進而深察焉。見其確有可好。方可同好。不然何嫌違衆而市恩也。蓋衆論偶然相符。惟公論久而後定。於此加察則孤立者不患乎無助。而朋比者難逃於洞觀。人才之消長。悉關於此。可不愼哉。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人任道也。孔子曰。道之大原雖出於天。而道之實理。則備乎人。人之求道者。往往謂我能是是亦足矣。不知人力

不至。而道體亦狹。由窮理盡性。以至於參贊位育。雖道之量固然。而實人之功爲之也。人能弘道。豈道之自能弘人哉。總之私欲未盡則本體不完。功用未全則德量有缺。有斯道之任者。甚不可自諉。以負上天賦畀之意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此一章書。是聖人望人改過也。孔子曰。凡人日用之間。不能無一言之差。一事之失。若覺而即悔。悔而即改。尚安得謂之過耶。惟夫過

而不改。或跡未顯而倖人之可欺。或事已彰而遂非以自飾。因循畏憚。究不自新。則無心之差。反成怙終之失。偶爾之誤。遂貽生平之尤。是乃謂之過矣。豈不可惜哉。所以古之聖人。不鶩無過之名。而貴改過之實。舜。聖帝也。而有予違汝弼之戒。湯。明王也。而有改過不吝之勇。豈非後世人主所當取法者耶。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此一章書。是聖人警人徒思之弊也。孔子曰。精微之理。非深思不能入。而徒思亦未可據。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一意於思矣。此時之鑽研。不可謂不耑也。然畢竟徒索於空虛。而於道終無所得。蓋甚無益耳。不如好古敏求。致力於實學者。爲足以啓聞見而益脩來也。夫思原不可廢。但思而不學。則用其心於無用之地矣。此愼思篤行之功。所以兼貫而不可偏恃也與。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此一章書見求道之不可以已也。孔子曰。人不能無所謀。而知要者必推君子。君子之所謀者惟在乎道。朝夕敏求。祇期有得於身心。至於食之有無。則不暇計也。蓋嘗觀農夫之耕也本爲求食。而或年歲不登。則無所得食。不求餒而餒在其中矣。君子爲學。本爲謀道。而至道明德立。則見用於時。不求祿而祿在

其中矣。可見皇皇求利者。小人之事。皇皇求仁義者。君子之務。君子所以憂道之不得。恐無以成己而成物。豈憂貧之難安。而僅干祿以速富哉。然則朝廷詔祿養賢。原以寓激勸之典。君子程功受祿。方可免尸素之譏。若汲汲於富貴。戚戚於貧賤。斷非載道之器也。國家亦何賴有此人而用之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以全德望人也。孔子曰。天下之理。固自無窮。而君子之學。務求其備。今有人資質明敏。學識淵通。於身心性命之理。脩己治人之道。智足以知之矣。由此而服膺勿失。念茲在茲。亦何至有初鮮終。既得而復失之哉。乃持循不力。遂爾私欲間隔。是始而得之者。終必失之。亦何益乎。所以見道既眞。體道尤貴力也。若夫知及之。而仁又能守之。

德之脩於內者既全矣。乃於臨民之際。或容不莊而失之慢。貌不莊而失之佻。是在己已無居尊之體。民將誰敬乎。所以在內者既純。在外者更當謹也。至若知及之。仁能守之。又莊以涖之。是內外之間。其德交底於純矣。然所以鼓舞作興乎民者。猶未合乎義理之節文。則民徒有作肅之心。而不能臻夫風動之美。亦豈得爲盡善乎。所以學無止境。必至於盡善而後已也。可見道合內外。兼本末。一有

未純即爲全德之累。此體道者貴乎日進。豈可以苟有所得而自足耶。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一章書是言任人之法也。孔子曰。天下有君子。即有小人。其人品原自不同。而材器之異。更有迥然不侔者。如君子所務者遠大。而不屑於細微。若止以一才一藝試之。則將無以見其長。不可也。惟夫大艱難大利害。則君

子之德器足以勝之。材識足以理之。此乃其可任者也。至小人所圖者卑近。而不知夫高遠。若竟以天下國家任之。則必不能勝其任。不可也。惟夫效一官。辦一事。則彼之智計足以籌之。奔走足以副之。此乃其可取者也。君子小人之不同蓋如此。要之大受之器多厚重。而小知之才多便捷。若厚重者而以爲庸碌之流。便捷者而以爲俊傑之士。將恐用違其材。而所關者非小也。此正心窮理。斯爲鑒別之良法與。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此一章書是言人不可須臾離仁也。孔子曰。仁之理與人相親。水火之功與人甚切。故凡具此生而爲民者。但知水火爲養生之具。有甚於仁。抑知仁爲人之本心。乃人之所以爲人者。更有甚於水火哉。蓋水火雖足以養人之生。而亦有時傷人之命。如蹈水而溺。蹈火

而焚。吾嘗見有死者矣。若仁則統四端。兼萬善。終食之間可蹈也。造次顛沛亦可蹈也。仁者恆安。仁者必壽。亦安有蹈仁而死者哉。夫仁甚切於人。過於水火。乃人於水火則不能離。而獨於仁則違之者何居。仁。人之安宅也。曠安宅而弗居。豈不重可惜哉。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此一章書是勉人勇於爲仁也。孔子曰。仁乃心之全德。存諸己而無假於人。所以擔當是

仁者全在一心勇往無所退避則仁始爲我有。而無搖奪之患。故以常人之情言之。凡弟子於師宜無所不讓。若仁爲己任。乃吾所自有者而自爲之。原未嘗爭於師。又何必讓於師耶。師且不讓。他人可知矣。蓋仁者人所同具之理。苟能用其力焉。則一日克復天下歸仁。又何所容其退避耶。故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此一章書是言君子一心任理而無所私也。孔子曰。人之爲學固貴能守。然亦不可不辨焉。有見理明而守之不易者貞也。乃天下之公也。亦有執己見而必不可移者諒也。是一己之私也。人惟察理不明。體道未真。故以諒爲貞者往往有之。君子則以精一之學。爲不拔之操。上而立業建功。下而出言制行。雖萬變紛然。要皆合乎時措之宜。而歸於至當之則。未嘗偏執意見之私。而不達夫權變之理硜硜然守之而不易也。君子之爲君子者蓋如此。故欲爲君子者。必當於其貞者求之。若以諒爲貞。則執一己之小信而害義理之大公。如王安石之徒非明鑒與。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此一章書是言爲臣者當以純心事君而不可有冀望之私也。孔子曰。人臣事君尊卑雖有不同。而分內當盡之職則爲事。朝廷分給之祿則爲食。事之與食。原相因而至者。但人

多以食爲重。而反以事爲輕。於是利祿之念動於中。而朝夕營謀。皆其身家之計。其於職分之所當爲。竟付之不問。甚而患得患失。皆由此而起。若純臣之心則不然。於職任之事惟一心敬謹以辨理之。如上而論道經邦。下而分猷宣力。或官守。或言責。但思脩其職而効其忠。國爾忘家。公爾忘私。一念寅清。無所繫戀。即國家詔祿有典。直以爲後而不遑計矣。蓋所敬在事。則其心專。所後在食。則其心

一。惟專惟一。則事君之外皆無所用其心。以之亮天工而凝庶績。亦何難之有哉。此誠可以爲萬世人臣法矣。不然溺職曠官。素餐竊祿。卽幸免譴斥。如清夜何。如清議何。爲臣不易所當取而深思之也。

子曰。有教無類。

此一章書。是見聖賢立教之公心也。孔子曰。人性本無不同。而氣質不無或異。故有智卽不能無愚。有賢卽不能無不肖。然存乎人者

雖有智愚賢不肖之殊。而君子教人。惟知大道爲公。無一人不在裁成之內。初何嘗因其等類。而有所分别耶。易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故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於變時雍。遂咸歸於甄陶之內。此作君作師。誠無二道也與。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此一章書。是辨道術以正人心之意也。孔子曰。人之存心制行。紛然不一。有善則必有惡。有正則必有邪。是其所由之道不同也。如人之欲謀議者。或籌畫國事。或講明學術。必得同道之人而始有濟。若夫道不同者。心術異尚。意見參差。此以爲是者。彼必以爲非。此以爲可者。彼必以爲否。卽終日議論。訖無成功。甚矣不可與之相謀也。要之大道著則異端自消。正學明。斯邪說自熄。上無異教。下無異學。其斯爲一道同風之盛與。

子曰。辭達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示人脩辭之則也。孔子曰。凡人存之於心者則爲意。而宣之於言者則有辭。蓋辭以達意。非求多於意之外也。自夫以富麗爲工。浮靡相尚者。或極力鋪揚。而眞意反晦。或過求華藻。而本指不明。殊無益也。抑知辭也者。止取達意而已。無餘事耶。蓋周末文勝。辭命特其一耳。孔子質切言之。其爲世道人心計。至深遠哉。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

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此一章書見聖人心無往而非仁也。師是掌樂之官。冕是樂師之名。古者樂師多用瞽者。以其耳能審音也。昔有師冕來見孔子。孔子迎之進。方其及階。遂告之曰。階也。蓋恐其不知升也。迨至席。又告之曰。席也。恐其不知坐也。及與衆皆坐。復告之曰。某人在斯。某人在斯。抑恐其不知某某之所在。問答失所向也。當時及門之人。凡於孔子言動之間。無弗留心體察。於是師冕出。而子張問於孔子曰。一師耳。夫子乃周旋詳悉如此。凡與言者。豈亦道固如是與。孔子告之曰。然。古者瞽必有相。隨事告之。使不迷於所從。我之所與言者。固此道也。可見聖人之心。無往非仁。况不成人之在前。而有不動其矜恤之意耶。推之而老安少懷。俾萬物各得其所。亦猶是而已矣。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

此一章書見聖人正名分以維魯也。顓臾伏羲之後。魯附庸也。季氏貪其土地。欲舉兵伐之。以魯臣而取魯君之屬國。以大夫而操天子之重權。無魯實無周矣。時冉有季路皆爲季氏家臣。因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征伐之事於顓臾。蓋與謀而心有不安。欲探孔子意之可否。以爲行止也。是時二子同仕季氏。而冉有則嘗爲聚斂。能得季氏之心。故孔子獨呼其名而責之曰。求。凡當無事之時而忽起兵端。則與謀之人。不能無罪。今顓臾之事。得非爾協贊之過與。况欲加兵顓臾。夫亦未知顓臾耳。昔周先王懷柔百神。乃封彼於東蒙山下。以爲祭祀主。非盜竊名器者比。不可伐也。且在我魯封疆之內。非敵國外患。不必伐

也。况附庸於魯。爲公家之臣。不在季氏管轄之內。不當伐也。夫伐人者須有隙可乘。而師出者必有言可執。今顓臾之伐。將以何者爲名乎。此孔子欲正名分。故言之嚴正如此。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顚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此三節書是冉有欲諉己過。而孔子切責之也。冉有因孔子責己。知伐顓臾之非。乃因而自解之曰。顓臾之伐。乃出於我夫子季氏之意。吾二臣者皆不願有此舉也。孔子又呼而責之曰。求。爾既身與其事。豈得歸咎於人。昔良史周任有言曰。爲人臣者能布其力而無稍靳。則可就其列而無所忝。若既無以贊成其美。而又無以匡救其過。是不能陳力矣。即當止而不仕。避而去之可也。豈仍可靦顏就列乎。如瞽者有相。以其能爲扶持得無傾危

顚仆之患耳。若危而不能持。顚而不能扶。則有相而與無相同。亦將焉用彼爲哉。今汝爲季氏之臣。而不能匡救其失。與彼相又何異耶。且爾以顓臾之伐。非爾所欲者。此言過矣。譬之虎兕猛獸也。羈之於柙而不令出。龜玉重寶也。藏之於櫝而無使毀。此典守者之責也。若虎兕出於柙之外。龜玉毀於櫝之中。則典守者不得辭其責。今汝爲季氏用事。猶典物者之不容諉也。既不能諫止其失。而反以不欲爲解。其罪將欲誰諉乎。孔子之切責又如此。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

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此六節書。是孔子因冉有之飾辭。既喻之以理。又曉之以禍福也。時冉有不能置辨。乃又強辭以對曰。季氏之欲伐顓臾。非有他故。以其城郭完固。與己之費邑相近耳。夫彼固則難於攻克。而地近則易受侵凌。倘失今不取。則滋蔓難圖。後世必爲子孫害。蓋彼爲子孫計。是以欲伐也。冉有此言。是不惟自解其責。而且飾季氏之過。故孔子又呼而責之曰。求。凡人貪得無厭。皆欲心爲之。今季氏之伐顓臾。是其欲之也。今卻舍其貪得之情。而以子孫爲辭。豈非君子所疾哉。夫季氏之患。亦特患寡與貧耳。丘聞之。諸侯之有國。大夫之有家者。不患人民寡少。而患上下之分。僭亂而不均。不患財用貧乏。而患上下之心。乖離而不安。蓋所謂貧者。乃起於不均耳。若上下之間。皆得均平。則各收其所入。各享其所有。何貧之有。所謂寡者。亦由於不和耳。若上下均

平。共相和睦。則在此不求有所增。在彼不知有所損。何寡之有。惟均與和。則未有不安者。名分既定而無所疑嫌隙不起。情誼相屬而恆相保。禍亂潛消。又何傾之有哉。夫爲國而至無貧無寡無傾。則內治既脩。外患自息。近者悅而遠者自服矣。設有不服。亦不必勞師動衆。用武力以追之也。但當脩其文德廣布教化以懷來之。及其來而歸也。亦惟不拂其情不易其俗。使之相安則已耳。亦何嘗利其所有耶。丘之所聞者。蓋如此。今由求輔相季氏。吾意平日之所規諫者。必在力求均安。臨事之所匡救者。必在增脩文德。乃外而遠人不服既不能來。內而邦家分崩。又不能守。舍此不謀。而與之謀伐顓臾。是動干戈於邦內也。夫季氏以固而近費。豈非以顓臾爲憂耶。不知貪遠利而忽近防。上下離心亂將作矣。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可不醒哉。按是時四分魯國。季氏之不臣甚

矣。故孔子責由求之長惡。反覆篤切如此。其所以正君臣之分。而杜僭竊之萌者嚴矣哉。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此一章書乃統論天下之勢。而見大權宜歸於一也。孔子曰。天下之治亂視乎天下之大權。權在上則治。權在下則亂。蓋不爽也。我思天下有道之時。世際昌明。體統不紊。君主治於上。臣奉行於下。故禮樂以敎天下。征伐以威天下。皆操於朝廷。自天子出焉。雖諸侯不得僭也。若夫天下無道。乃時當昏暗。名分不明。政柄皆移於下。而威福不由乎上。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焉。雖天子莫能主也。夫禮樂征伐而自諸侯出。則於理逆矣。大抵不過十世。少有不失其柄者。蓋諸侯既可以僭天子

則大夫亦可以僭諸侯。勢必起而奪之。而權在大夫矣。至自大夫出。則逆理甚矣。大約不越五世。鮮有不失其柄者。蓋大夫既可以效諸侯。則陪臣亦可以效大夫。勢必起而奪之。而權在陪臣矣。夫禮樂征伐。乃天子之命也。迨自諸侯與大夫出。則竟成侯國之命矣。至是而陪臣執之。其逆理愈甚。不過三世。鮮有不失其柄者。蓋奸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勢必爲他人所奪。而權又不在陪臣矣。總之天下無道則僭亂紛起。權勢不歸於一耳。若天下有道則乾綱獨攬。凡政之行於天下者。皆出自天子。彼諸侯且不得與。寧有下而在大夫者乎。然大權在上。非徒以勢服人也。蓋天下有道則朝政清明。張弛各當。在大小臣工。固無弗遵守成憲。即彼庶人。亦惟有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已。無有從而非議之者。議且不敢。僭亂者又何自而起乎。蓋人主大權不可以一日不尊。名分不可以一日不正。積漸

陵夷太阿倒置為患何可勝言故當時君弱臣強下陵上替孔子目擊時事遂穆然興有道之思雖以致慨亦以致望也後世若漢之閹宦唐之藩鎮宋之權奸明之婦寺皆始於人主優柔姑息遂養成積重難返之勢乾綱解紐國祚隨之昃可為之浩嘆大易之指謂君德貴剛噫剛之時義大矣哉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此一章書是專論魯事以見大夫專政五世希不失之意孔子曰從來盛衰之理相為倚伏故國賦不可以久侵而國柄亦不可以久竊以下陵上終非長久之道也如我魯自文公薨公子殺子赤而立宣公於時三家始盛國之賦稅皆不入公室而入於私家歷成襄昭定凡五世矣當公室既衰政遂下逮於大夫自季武子專政以來歷悼平桓文四世矣夫彼擁賦稅操政權豈不以為世世可以安

享乃及今觀之陽貨已執桓子而公山弗擾又以費畔可見僭竊之事斷無不敗之理宜乎三桓子之子孫微弱而不振也所謂自大夫出而五世希不失者不信然哉蓋孔子雖論魯事亦以見權臣之僭亂終歸無益後世亂臣賊子敢不旋踵前後一轍然則聖人之言誠萬世之龜鑑哉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此一章書見取友之當慎也孔子曰人之成德雖存於己而亦資於人故友道不可不重也然友之而益我者有三友之而損我者亦有三所謂益我者一曰直乃言語直切不事回護者於此友之則可以攻吾之過而遷於善一曰諒乃誠實無偽表裏如一者於此友之則可以消吾之偽而進於誠一曰多聞乃博聞廣覽多學多識者於此友之則可以廣吾之知識而進於明凡此皆益於我者也知

其益我則當於三者而兼收之矣。所謂損者。一曰便辟。乃習熟儀節。全無直切者。於此友之。則不得聞過。而習於浮蕩。一曰善柔。乃工於悅媚。畧無誠實者。於此友之。則與之褻狎。而流於虛僞。一曰便佞。乃口實捷給。而中鮮知識者。於此友之。則知識日昏。而流於寡陋。凡此皆損我者也。知其損我。則當悉去此三者矣。蓋人無貴賤。皆須友以成其德。惟詳審而愼擇之。斯可以有益而無損。況人主前後左右輔弼凝丞。皆有規勸匡繩交脩一德之任。是烏可不愼選其人也哉。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此一章書言人之好尚宜端也。孔子曰。凡人意之所好則爲樂。然樂不同而損益亦異。蓋益者有三。而損者亦有三焉。所謂益者。一是好在禮樂。於制度聲容。樂爲節制。而合乎中

和之則。一是好在人善。於嘉言懿行。樂於稱道。而致其景仰之誠。一是好在賢友。於直諒多聞。樂於衆多。而廣其進脩之助。夫樂節禮樂。則身心胥進於中和。樂道人善。則善量無閒於人己。樂多賢友。則隨在皆切於觀型。若此者。豈非有益於我者乎。故曰益矣。所謂損者。一是好在驕樂。而恣情縱欲。侈蕩忘返。一是好在佚遊。而偷安流蕩。怠棄自安。一是好在宴樂。而宴飲嬉戲。流連無度。夫樂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流於狂放。樂佚遊。則昏惰而惡聞善。入於怠荒。樂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習於汚下。若此者。豈非有損於我者乎。故曰損矣。夫人有好樂。而損益分甚矣。樂之不可不愼也。惟時時省察。閑邪存誠。則所樂自皆天理之正。而無人欲之私。斯可以有益而無損。然心之存放。只爭幾微之介。而後遂有霄壤之分。故存過之功。不可以不加密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

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人以時然後言也。孔子曰。人之立言貴於當可。語默應對務因乎時。凡卑幼侍立於尊長之前其過有三。不可不知也。當君子之言問未及於我。此非可言之時也。而乃率爾便言則謂之躁妄。是一失也。如言問已及於我。此正可言之時也。乃緘默不言則謂之淺隱。是二失也。至若時雖可言又須觀其顏色察其意向然後應對不差。乃不俟君子之顏色而任意肆言則與無目之人何異謂之瞽。是三失也。蓋躁者先時。隱者後時。瞽者不知所謂時。皆由涵養未到所以語默皆愆。學者必須講求於平日審察於臨時庶合乎時中之妙。而動無不宜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鬭。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此一章書是言君子以理御氣之功也。孔子曰。君子一生無所不致其戒謹。而其加意防閑者有三。人方年少之時血氣未定易動於欲。所當戒者在於女色。蓋好色乃迷心之鴆毒伐性之斧斤。此而不謹。或以敗德或以傷生。故君子當此不敢有縱欲亂性之事。此一戒也。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易動於氣。所當戒者在於爭鬭。蓋好剛使氣無非一朝之忿。匹夫之勇。此而不謹。或以釀禍或以輕生。君子當此不敢有好勇鬭狠之失。此二戒也。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易生貪心。所當戒者在於苟得。蓋取予辭受自有禮義以爲之防廉恥以爲之制。此而不謹。或以喪守或以取怨。故君子當此不敢有晚節不終之事。此三戒也。此三者自少至老皆所當戒。聖人各指其最甚者以示人當隨時致警。去其嗜欲養以理義。不使血氣之變得以勝其志氣之常。常者爲主。而變者恆聽命焉。所以心無日而不惕德

與年而俱進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此一章書是言君子小人敬肆之不同也。孔子曰。君子檢心脩己。觀乎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其所畏有三。天以仁義禮智之性。賦畀於人。是謂天命。若不能戒愼恐懼。則性體有虧。是曰褻天。君子靜存動察。不敢一念稍弛。日用之間。常如上帝鑒臨者然。此其所畏者一。至若大人。正體備天命之理。而行爲世法者也。君子惟恐有悖於大人。卽有悖於天命。故尊崇其德位。不敢少有怠慢之意。此其所畏者二。至若聖人之言。正闡揚天命之理。而言爲世則者也。君子惟恐有違於聖言。卽有違於天命。故佩服其謨訓。不敢少有違背之失。此其所畏者三。君子之三畏。其切於脩身誠己如此者。皆由識得天命流行。無在不

有。故小心敬愼。無時不然耳。若小人智識昏迷。不知天命之所存。視以爲虛渺而莫之畏也。惟其不畏天命。故於德位之大人。本當尊敬也。而反褻狎之。於典謨之聖言。本當信從也。而反侮慢之。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一念敬肆之間而已。蓋帝王之學。莫要於主敬。主敬之功。莫先於致知。故知天者自能敬天。敬天者自能見天人之一理。幽明之無間。而無之敢忽焉。此受天命者不可不知也。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此一章書是勉人學問以變化氣質也。孔子曰。人之氣質各不相同。槩而言之。畧有四等。有氣稟清明。天資純粹。不待學問。自能知此義理。是爲生而知之者。此等之人。所謂不思不勉。從容中道之聖人。乃品之最上者也。然天下上智能有幾人。亦有生來未能便知。必待講求習學。而後能通曉義理。是爲學而知

之者。此等之人。雖得於天者清明純粹之中。不無少有渣滓。然其間易達。其疑易通。一經學問。即生知之次也。亦有資稟愚鈍。濁多清少。駁多粹少。卻能困心衡慮。發憤向學。是爲困而學之。此等之人。人一己百。人十己千。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又生知之次也。若資質既錮蔽而不通。又自安於蒙昧而不覺。則甘於自棄。是爲困而不學。如此之民。斯爲下矣。使其能學。又安在不可進於知哉。可見賦質雖

有高下之分。成功終無彼此之別。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學之爲益大矣哉。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此一章書。是言君子思誠之學也。孔子曰。凡人持己接物。各有當然之則。使未能從容中道。不可不隨時隨處。而各致其思也。君子兢兢業業。存天理。遏人欲。其思大要有九。如目之於視。則思視遠惟明。不爲物蔽於外。而視

誠矣。耳之於聽。則思聽德惟聰。不爲物壅於內。而聽誠矣。顏色則思溫和。暴厲之色不見於面。而色誠矣。容貌則思恭謹。惰慢之氣不設於身。而貌誠矣。發言則思忠實。而無一念之或欺。行事則思敬慎。而無一毫之或苟。而言與行誠矣。心中有疑。則思問於師友。以解其惑。與人忿爭。則思難及身親。而懲其怒。至於臨財之際。又必思其義之當得與否。如義所不當得。斷不苟取。而無不誠矣。君子各致

其思如此。此九者。皆存心治身之要。君子養之於未發之先。持之於方發之際。其存之也精。故其應之也當。其慮之也密。故其處之也周。要不外一心之用而已。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此一章書。是見人品不以潔己爲高。而以經世爲大也。孔子曰。成己成物。原儒者體用合

一之學。吾豈不欲盡得若人與之相遇哉。然正未可一槩論也。如見有善事則欣慕之。如有所追而不及。眞知可好。而好之極其誠如此。見有不善則痛絕之。如以手探熱湯。眞知可惡而惡之極其誠又如此。此等篤信自脩之人。吾見今有此人矣。吾聞古有此語矣。至若士方困窮未遇。隱居伏處之時則立志卓然不苟。凡致君澤民之事。一一預爲講求。而備其道於一身。及其遭逢知遇。出仕行義之日則取平日經綸位育之懷。一一見之設施而達其道於天下。此等出處合宜。體用全備之人。吾但聞古有此語矣。未見當世有此人也。雖欲聞見之相符豈可得哉。蓋脩齊治平。理本一貫。用舍行藏道有兼該。聖人原欲以獨善其身者兼善天下。不徒以避世爲賢而以濟世爲貴。故有懷夫三代之英。而慨然長思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此一章書是言尚德而不尚富也。孔子嘗言。人之足以享大名。垂後世者。視其生平自立何如耳。至於富貴貧賤初無與也。昔者齊景公以諸侯之貴。畜馬至千駟之多。富貴極矣。然功業不著於時。德澤不加於衆。身死之日。民無可稱之德焉。其易忘之速如此。伯夷叔齊僅商之遺老。而以武王伐紂爲非義。恥食周粟。至餓死首陽山下。貧困極矣。然而風節著於當時。名聞施於後世。民到於今猶稱述不衰。其思慕之久如此。可見無善可稱身沒而名隨滅。有善可稱。世遠而名愈芳。是名之稱不稱。初不繫於富貴貧賤也。小雅我行其野之詩有云。人之所稱。誠不以其財之富而祗以其行事之異。其卽景公夷齊之謂與。由孔子之言推之。布衣韋帶之士。克自樹立其道德行誼。猶足傳諸無窮。聲施不朽。若居帝

王之位。兼聖賢之德。光前烈而裕後昆。其鴻名休譽。有不垂諸天下萬世者哉。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此一章書是見聖人大道爲公之心也。陳亢受學有年。未識聖人立教之公。妄以私意窺度聖人。疑必陰厚其子。一日問於伯魚曰。最親莫如父子。最近莫如家庭。子亦嘗有獨得夫子之教。而異於羣弟子之所聞者乎。伯魚對曰。我未嘗有所異聞也。夫子嘗一日閒居獨立。鯉趨走而過庭。此正可以有聞之時也。夫子但問曰。曾學詩否乎。鯉以實對曰。未曾學也。夫子因教之曰。詩本人情該物理。學之者事理通達。無昏塞之患。心氣和平。無躁急

之失。必然長於言語。若不學詩。欲言語應對之皆善。不可得也。鯉於是受教退而學詩。凡風雅三頌。因而究其旨矣。他日夫子又嘗閒居獨立。鯉復趨走而過於庭。前此未授。此日可以聞之矣。夫子但問曰。曾學禮否乎。鯉以實對曰。未曾學也。夫子因教之曰。禮有三千三百之儀。恭儉莊敬之體。學之者品節詳明。義精而不惑。德性堅定。守固而不搖。必卓然有以自立。若不學禮。欲規矩準繩之悉合。不可得也。鯉於是受教退而學禮。凡禮儀威儀因而習其事矣。當獨立之時。聞於夫子者不過如此而已。亦何嘗有異聞哉。陳亢聞之。退而喜曰。吾問伯魚者一耳。而所得有三。聞學詩之可以言。一也。聞學禮之可以立。二也。又聞君子之教。推其子而遠之。全無偏私之意。三也。不亦深可幸哉。要之聖人固不私其子。亦何嘗遠其子。當其可而教之。教子與教門人。一耳。詩禮雅言。教子如此。教門人如此。教天

下後世亦不過如此。此聖人之教。所以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與。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此一章書是定名正分之意也。孔子嘗引古禮曰。夫婦爲人倫之始。閨門乃萬化之原。況邦君之妻。內有理陰助陽之責。外有母儀四國之尊。其稱謂之際。非可苟也。故邦君稱之

曰夫人。言其與己敵體也。夫人自稱於君前曰小童。此謙言年幼無知。不敢與君敵體之意。而國中之人不敢輕也。稱之曰君夫人。言其相君以主內治者也。稱之於鄰國曰寡小君。此謙言寡德忝爲小君以治內之意。而鄰國之人不敢輕也。稱之亦曰君夫人。以其爲一國之主母。尊稱之詞與本國同也。夫以邦君之妻。一稱謂之間。而有定分如此。然則名實之際。可不謹哉。蓋詩始關雎。禮本婚姻。福之興。莫不由乎室家、治之隆。莫不原於閫內。妃匹之名正。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故孔子及之。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十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十一

論語（下之四）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此一章書見聖人之待小人。不惡而嚴也。陽貨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因孔子爲魯國人望。欲其來見己。孔子以貨亂臣。義不往見。貨遂托大夫賜士之禮。瞰孔子之亡。而歸以烝豚。欲致孔子往拜而見之也。孔子亦時貨之亡也而往拜之。是恐墮小人之計。而處之以權。仍遂其不見之初心耳。不意與貨相遇於塗中。貨乃迎而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道德治世之寶也。懷寶者。必當弘濟時艱。措置國家於有道。苟懷藏其寶而不用。坐視國之迷亂。可謂之仁乎。孔子曰。仁者心存救世。使懷寶迷邦。不可謂仁也。貨又曰。時者有爲之資也。有爲者。必當乘時而出。始能展布其措施之畧。苟平日好從濟世之事。而數失事機之會。可謂之智乎。孔子曰。智者審乎事機。使從事失時。不可謂智也。貨又曰。往而不返者。日月之逝。不可復追。來而日積者。年歲之增。不復爲我少留。及今不仕。更待何時。孔子應之曰。諾。君子未嘗不欲仕。吾將出而仕矣。貨自爲有心之譏。孔子自爲無心之答。其不激不隨如此。蓋聖人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始也據理以待之。繼也據理以答之。雖倨傲狡黠機警百出。而終無所施其姦。是貨雖見孔子。猶之乎未見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一章書是聖人教人以復性也。孔子曰。人之善惡相懸。不知實由於習。而往往歸咎於性。無怪乎言性之紛紛也。蓋有生之初。雖氣

有清濁質有厚薄之不同。然同稟天地之精。五行之秀。其清而厚者固可以爲善。即有濁而薄者未必純乎爲惡。善惡分數相去原不太遠。蓋相近也。及乎德性以情欲而遷。氣質以漸染而變。習爲善者日進乎高明。習爲惡者愈流於汚下。於是賢不肖之相去。或相什伯或相千萬。非性之咎。習使然也。人之善惡係乎習而不係乎性。如此則克其氣稟之偏以復其天命之本。非學問不爲功矣。夫孔子曰。性相近。孟子曰。性善。其辭雖若各異。其意乃實相成。孟子之言性。指其不雜乎氣質者言之也。本然之性也。孔子之言性。以其不離乎氣質者言之也。氣質之性也。知有本然之性。則盡性至命者。當無異道矣。知有氣質之性。則盡人合天者。當無異敎矣。宋儒程子氣質之說。蓋深得孔子性習之意。且可發明孟氏性善之說。有功於斯道不小。不然。幾何不惑於告子荀卿楊雄輩之紛紛哉。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此一章書亦敎人變化氣質之意也。孔子曰。人之氣質。固相近矣。然就其中有一等氣極其清質極其粹。而爲上智者。有一等氣極其濁質極其駁。而爲下愚者。上智之人。雖與不善人居。自不肎爲惡。然唯上智爲然耳。人不皆上智。未有習於惡而不移於惡者也。下愚之人。雖與善人居。自不肎爲善。然唯下愚爲然耳。人不皆下愚。未有習於善而不移於善者也。可見天下之人。習而不移者少。爲習所移者多。美惡固非一定。而轉移之權。誠在乎習。不得諉夫性也。傳曰。習與性成。又曰。習成自然。然則習顧可不愼哉。古之人主。每致誠於狎習而加嚴於近習也。職是故矣。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此一章書是言爲治者當以道化民也。子游爲武城宰。孔子觀風問俗。至於其邑。聞弦歌之聲遍於下里。其以禮樂爲敎可知矣。夫上有善治。則下有善俗。孔子一生不得行其道於天下。子游一旦得行其道於武城。故孔子聞之不覺喜見顔色。遂莞爾而笑曰。小邑而治以禮樂之大道。猶割雞而用牛刀也。割雞之小。焉用此牛刀之大爲。子游對曰。偃之治武城。蓋尊所聞行所知耳。昔者偃也嘗聞諸

夫子曰。在上之君子而學道。則豈弟之心油然自生。而推以愛人。在下之小人而學道。則尊卑之分。肅然知敬。而易於驅使。是禮樂詩書所以養其中和之德。而化其乖戾之氣。在上在下。爲大爲小。斯須不可或離。今武城雖小。亦有君子小人焉。安敢不以大道治之乎。孔子遂呼門弟子而告之曰。二三子。言偃之言。誠爲當理。我前焉用割雞之言。特戲之以觀其自信何如耳。豈眞爲邑小而不必以大

道治之哉。蓋孔子之心。無非欲以道化天下。故喜子游之以道治武城。又堅二三子之信。而望其共尊所聞。共行所知。以登斯世於上理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此一章書是見孔子有振魯興周之意也。公山弗擾是魯大夫季氏家臣。曾與陽貨共執

季桓子。遂據費邑以叛。因使人召孔子。孔子憤公室之不振。思欲墮費久矣。今幸其家臣內叛。釁起私門。撥亂反正。在此一舉。欲往之心。是亦振魯興周之機會也。子路不達孔子之意。艴然不悅曰。道既不行。無所往也。斯可已矣。何必又往應公山氏之召也。孔子曉之曰。公山弗擾特來召我。豈徒然哉。必將有以用我也。當今之時。如有用我而委以國政。必將正名分。討僭竊。使文武周公之道。燦然復

與而後愉快乎奈何末之而遂已也孔子表其用世之志如此蓋公山弗擾之叛叛季氏也非叛魯也孔子之欲往爲魯也非爲公山弗擾也使孔子得行其志必以政在大夫者還於諸侯政在諸侯者歸於天子聖人轉移之妙用有非子路所能窺者故欲往者以其有是道也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也不忘世亦不貶道非聖人其孰能之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此一章書是言爲仁之實功也子張問仁道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心之理心存則理得不可有一刻間斷一毫虧缺必於五者推行運用無適不然而至於天下之大則其心公平其理周徧內外合一體用全備而爲仁矣子張請問五者之目孔子告之曰心不慢而恭心不褊而寬心不僞而信心不怠而敏心不

刻而惠凡此皆理之所在特患不能行耳誠能恭以持己則有可畏之威人自不敢侮慢矣寬以待物則有容人之量人自然心悅誠服矣一於誠信則人皆倚賴於我而不我疑矣勤敏作事則無因循苟且之病而事無不濟矣恩澤及人則人之蒙我惠者皆有感戴之心而無不樂爲我用矣信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仁豈外是哉蓋仁人心也理具於心本非寂滅無刻不與天下相應接無處不與天下相感通必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而後心存理得體全用備自然邦家無怨天下歸仁蓋由其心體周流所以物我無間神聖之理該而帝王之道備矣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此一章書是孔子自明其用世之意也。佛肸是晉大夫趙簡子之家臣。爲中牟宰。時簡子與范中行相攻。佛肸因據中牟以畔。一日佛肸使人來召孔子。孔子欲往。蓋亦猶應公山弗擾之意也。子路不達而阻之曰。昔者由聞夫子有言。凡人有悖理亂常。親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其黨。恐其浼己也。今佛肸據中牟以畔。而夫子乃欲往應其召。何自背於昔日之言乎。孔子曰。汝謂身爲不善。君子不入。此言誠然。我曾有此言也。然人固有可浼者。有不可浼者。譬之於物。有至堅厚者。雖磨之不能使損而爲薄。有至潔白者。雖染之不能使變而爲黑。我之志操堅白。彼雖不善。焉能浼我哉。且君子之學。貴適於用。我豈若匏瓜然。徒然懸繫。而不見食於人。則亦棄物而已。何益於世哉。蓋聖人道大德弘。能化物而不爲物所化。若使堅白不足。而自試於磨涅。則己且不免於辱。何能轉移一世。君子處世。審己

而動可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子路好學以成其德也。孔子呼子路而告之曰。凡人意所趨向。有一善行。卽有蔽於一偏之處。由也女曾聞六言之美。而其中有六蔽矣乎。是時子路方侍坐。因起而對曰。六言中有六蔽。由未之聞也。孔子曰。女復坐而居。吾當一一告女。蓋天下事。莫不有至當不易之理。人必孜孜好學。以窮究乎理。然後所行無弊。而德可成。如仁主於愛。固美德也。然徒慕愛人爲美。而不好學以明仁之理。則必爲愛所蔽。將必有從井救人之事。而人己俱喪矣。豈不爲愚。智主於知。亦美德也。然徒慕多知爲美。而不好學以明知

之理。則心爲知所蔽。將必入於異學之流。而放誕無歸矣。豈不爲蕩。言而有信。亦美德也。然徒慕信實爲美。而不好學以明信之理。則心爲信所蔽。將執己之信。而於人之利害。有所不恤矣。豈不爲賊。直而無隱。亦美德也。然徒慕直道爲美。而不好學以明直之理。則心爲直所蔽。將攻發人之陰私。而急切無所容矣。豈不爲絞。遇事勇敢。亦美德也。然徒慕勇敢爲美。而不好學以明勇之理。則心爲勇所蔽。將逞其血氣之強。而肆行無忌矣。豈不爲亂。剛強不屈。亦美德也。然徒慕剛強爲美。而不好學以明剛之理。則心爲剛所蔽。將多所輕躁。而無沉靜之度矣。豈不爲狂。蓋仁智信直勇剛。六言雖美。而不從事於學。遂有愚蕩賊絞亂狂之蔽。將美者亦變而爲惡矣。此可見學問之功。必不可已。古帝王所以不恃其絕世之資。而必勤勤念典。以求合於中正之道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此一章書見詩之爲益甚備。人不可以不學也。孔子告門弟子曰。自予刪詩以來。詩教之尊尚矣。爾小子何不於詩學之乎。蓋詩之中。善惡具陳。善者可以爲勸。惡者可以爲懲。吾心感發之機。於此有勃然不能自已者。故可以興。詩之中美刺并列。美者可以考其得。刺者可以考其失。吾身行事之實。於此有惕然感動者。故可以觀。其敘述情好。每於和樂之中。寓莊敬之節。故可以羣。而不至於流。其發舒悲憤。猶於責望之中。存忠厚之意。故可以怨。而不傷於激。至於近而家庭。則事父之道備焉。所以教人孝者至矣。遠而朝廷。則事君之道備焉。所以教人忠者至矣。且其間因物起興。比類托情。或指鳥獸。或指草木。稱名不一。無不具載於中。可以供我所識者多

矣。詩之有益於人如此。誠能學之。則性情於是得正焉。倫紀於是得脩焉。聞見於是得廣焉。爾小子可不學乎哉。蓋溫柔敦厚詩教也。古者太史採風。上自郊廟。下及里巷。政事之得失。性情之邪正。風化之美惡。習俗之貞淫。皆於此覘之。非若後世比詞屬句。闘靡誇多。侈揚乎風雲月露之盛。徒以娛耳目而蕩心志也。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伯魚重脩齊以端化源也。孔子呼伯魚而告之曰。女嘗學夫周南召南之詩矣乎。蓋周南自關雎以下。言文王后妃閨門之化。行於南國者也。召南自鵲巢以下。言南國諸侯夫人與大夫之妻。皆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其德也。是兩篇所言。皆脩身齊家之事。於人倫日用。最爲切要。學者不但誦說。必身體力行之。方爲有益。人若不學周

南召南。則無以正性情篤倫理。身且不知脩。家且不知齊矣。又安望其推而遠之。以移易風俗哉。譬如面牆而立。寸步之外。尚不可行。無論其遠已。洵乎二南不可以不學也。况人君爲萬邦之儀型。未有不脩身齊家而可以治國平天下者。則二南之當習。又不獨學者爲然矣。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此一章書。是欲人深思禮樂之本也。孔子曰。先王制禮。未有不用玉帛者。然必先有恭敬之意存於中。而後假玉帛以將之。非特虛文而已。然則所謂禮云禮云者。豈徒玉帛云乎哉。先王制樂。未有不用鐘鼓者。然必先有和樂之意蘊於心。而後假鐘鼓以宣之。非特虛器而已。然則所謂樂云樂云者。豈徒鐘鼓云乎哉。蓋禮以敬爲本。使不得所爲敬。雖玉帛交錯。而禮之本失矣。樂以和爲本。使不得所

爲和。雖鐘鼓鏗鏘。而樂之本失矣。中者。無體之禮。和者。無聲之樂。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百年而後興者。亦斯須不可去。然則有制作之任者。何可不亟求其原。而考究其實哉。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此一章書。是孔子爲飾貌者警也。孔子曰。有一等人。觀其外貌嚴厲。似有作爲之人。而內實柔弱。全無執持。此其色可令人見。而心不可令人知。譬諸小人中。如竊盜穿壁踰牆。取人財物。而外飾良善之狀。惟恐人知。眞可恥之甚也。凡外陽而內陰。外健而內順者。皆穿窬類也。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而吮癰舐痔。無所不爲。昏夜乞哀。白日驕人。孔子所謂難事而易悅者。其斯人之徒與。若夫外貌和易近人。不以色待物。而其中則有確乎其不可奪者。非君子其孰能之。然則君

子小人。可望而知。亦自不難辨也。如呂公著生平無疾言厲色。而大節所在。則萬夫莫當其勇。司馬光諸事可對人說。開誠布公。畧無城府。其正毅之操。忠直之氣。可以貫日月而格鬼神。彼小人傀儡面孔。魑魅肺肝。視此何啻天壤哉。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嚴亂德之防也。孔子曰。德之患。莫甚於似是而非。鄉人之中。有以愿稱者。貌爲忠信廉潔。以取悅於世。人遂信之。稱其爲善。若此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非德之害而何。蓋德者。人心中正之理。自有其眞。今鄉愿外貌塗飾。與世逢迎。人以爲德在是。而終不知正理所在。以此惑人心。壞風俗。滋可惡也。鄉愿似近於德。而其實相遠。狂狷似遠於德。而其實相近。聖賢取狂狷。而惡鄉愿。有以也夫。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此一章書是見人當蓄德也。孔子曰。凡人聞一善言。必存之於心。體之於身。方有實得。而德爲我蓄。若有所聞不能體驗力行。徒事後口談論。此入耳出口之學。譬在道路偶有所聞。卽於塗間與人論說。雖善言日聞。何能有諸己哉。是自棄其德也。蓋學問之道。以默識爲功。以主靜爲要。心存則氣靜。氣靜斯言寡。然則謹言爲蓄德之方。而存心又謹言之本與。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嚴鄙夫之戒。以立臣道之防也。孔子曰。爲人臣者。必忘身盡忠。而後可以事君。有一等鄙夫。不知道義。不顧名節。是可使之立朝。而與同事君也與哉。蓋鄙夫之心。止知有勢位利祿而已。當祿位未得。則百計營求。皇皇然惟以不得爲患。及祿位既得則又多方爲持祿戀位之計。惟恐失之。夫至有患失之心。則凡阿意求容。行私罔上者。將何事不可爲乎。小則爲卑汚之行。大則陷悖逆之惡。皆生於此患失之一念而已。以此人事君。其害可勝言哉。蓋鄙夫但知富貴。不顧名節。但知身家。不顧君父。一念貪位竊祿之私。擴而充之。至有禽獸之不若者。可見人臣事君。當以此爲戒。而人君用人之際。亦不可以不加察。倘鄙夫在前。急宜去之。以清有位。勵廉恥。其有關於社稷蒼生之計。人心世道

之防。匪淺鮮也。自古以來。鄙夫不可枚舉。卽如唐之李林甫。宋之秦檜。元之王文統。明之嚴嵩。嫉賢誤國。無所不至。而皆始於自私自利之一念。遂成騎虎難下之勢。是可不爲之鑒哉。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卽氣質以驗風俗之薄也。孔子

曰。人之氣稟。不皆中和。往往有出於偏駁者。即如身有疾病者然。亦謂之疾。然古之時風氣淳厚。其間雖有過中失正之人。要皆質任自然。本眞猶未失也。今則習俗之染。日趨於甚。即此三疾。或亦無之矣。蓋人有志願太高者是狂之疾。然古之狂也。不過濶畧自處。不拘小節。肆焉而已。乃今之狂。則恣情自放。幷踰大閑而流於蕩矣。人有持守過嚴者是矜之疾。然古之矜也。不過崖岸峻絕。示人難親。

廉焉而已。乃今之矜。則任意使氣。輒與人忤。而流於忿戾矣。人有資識不足者。是愚之疾。然古之愚也。不過徑情自遂。率其本來。直焉而已。乃今之愚。則挾私妄作。反用機巧。而流於詐矣。夫狂而肆。矜而廉。愚而直。雖氣質之偏君加以學問。其疾痛猶可砭治。至於肆變而蕩。廉變而忿戾。直變而詐。則本眞盡喪。幷其質之偏而失之。譬之沉疴已入膏肓。雖扁盧亦無所用之矣。人可不思勉強學問。以變化氣質乎哉。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此一章書。是嚴邪正之防也。孔子曰。天下之理。有邪有正。而邪每足以勝正。如色以朱爲正。自紫色一出。其冶艷足以眩目。而朱反爲所奪。是故惡紫以其能奪朱也。樂以雅爲正。自鄭聲一出。其淫哇足以悅耳。而雅樂反爲所亂。是故惡鄭聲。以其能亂雅樂也。至若事

理之是非。人才之賢否。本有定論。乃有一種利口之人。變亂是非。顚倒賢否。便佞足以惑聽。人主不察而誤信之。必至舉動乖方。用舍倒置。而邦家之傾覆不難矣。是則尤可惡之甚者也。孔子此言。其意專惡利口。借紫與鄭聲爲喩耳。蓋讒佞之徒。日習於側。則君子退。小人進。國事不可爲矣。自古皆然。關係匪細。人君不可以不審也。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

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此一章書是見學貴心悟也。孔子示弟子曰。道以有言而傳。亦以多言而晦。予自今以後。將欲無言矣。聖門子貢。止以言語觀聖人者。疑而問曰。夫子之道至大。門弟子得以傳述者。賴有言也。今夫子若不言。則小子更何所傳而述之乎。孔子曉之曰。予之無言。非有所祕而不言也。亦以天下之道。有不待言而顯者。試觀夫天。高高在上。何嘗有言哉。但見運爲四時。則春夏秋冬。往來遞禪。而未嘗或息也。發爲百物。則飛潛動植。蕃育日盛。而未有或止也。是天雖不言。而所以行。所以生。皆有默爲之宰者。天又何俟於言哉。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至理之發見。就如時行物生。莫非天道之流行。何待言而始明。學者但當隨處體認。自能領悟於言外。若徒以言語求之。則雖至理當前。而終不能察。故孔子發爲無言

之論。欲學者實求諸心。得躬行之際。而無徒騖於口耳誦述之末也。不善求之。或舍其中正之理。棲心於虛無幻杳之域。以爲無言之妙在是也。則又謬以萬里矣。故學者不可不慎思焉。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此一章書見聖人不屑之教誨也。昔魯人有孺悲者。一日來求見孔子。孔子不與相見。托言有疾以辭之。想其時必有得罪處也。然猶恐其未悟。乃俟傳命者出戶。遂取瑟鼓之而歌。使孺悲聞而知其非疾焉。夫始以疾辭。既絕之矣。而又使之知其非疾。則警之也。苟孺悲自反所以見拒之由。而能改其過。則聖人之所以教之者實深矣。聖人之教。思無窮。於此可見一端云。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

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此一章書見短喪之甚不可也。宰我問於孔子曰。古制人子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以予觀之。卽短爲一年。亦已久矣。不可變通其制乎。蓋禮樂斯須不可去身者也。乃君子之居喪。三年不習禮。則儀節多疎而禮必壞矣。三年不習樂。則音律皆廢而樂必崩矣。且以期年言之。穀之舊者既盡。新者又登。而物候變矣。鑽木之燧。以取火者。閱歷四時。四改其火。而氣候變矣。則期年之久。亦足盡人子之情。而喪至此可以止矣。孔子因詰之曰。三年之喪。食必蔬食。衣必衰麻。今女欲改爲期年。則期年之後。卽食夫稻。衣夫錦。於女之心安乎。

宰我不察而直應曰安。孔子遂責之曰。凡人有所不爲。止爲心有不安。女既安於食稻衣錦。則任女爲之矣。夫君子之居喪也。其哀痛之情最爲迫切。雖食美味而不以爲甘。聞美音而不以爲樂。至寢苫枕塊。身之居處不能卽安。惟其心有不忍。故不爲食稻衣錦之事也。今女既以爲安。則期年之喪。又何不可爲乎。宰我既出。孔子恐其眞以爲可安而行之。又爲探其本以斥之。而使之聞之曰。人子之愛其親。固自天性。何予愛親之薄而不仁也。夫父母之喪。所以必三年者。正以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抱。故喪亦以三年爲期。以稍盡報親之情耳。自天子達於庶人。皆有父母之恩。皆當有三年之服。乃天下通行者也。予亦人子也。寧獨無三年懷抱之恩於其父母乎。而乃欲短爲期年。何其心之忍也。夫論父母罔極之恩。雖三年之喪。猶未能遽盡其情。何況期年。宰我亦甚昧其本心之良矣。

故孔子責之并以教天下萬世也。以此立教後世尚有以日易月。如漢之文景者。悲夫。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此一章書是示人當收放心也。孔子曰。凡人生各有當爲之事。則各有當用之心。若終日之間惟知飽食悠游曠放。一無所用其心。則神志昏惰。百事俱廢。欲以進德而成人。豈不難哉。不有博與弈者乎。蓋局戲爲博。圍碁爲弈。爲此事者。雖非得其正。然其心亦有所用。猶勝於悠忽度日。一無所用者也。夫孔子非教人博弈。特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况乎人君一心。關係四海之大。萬民之衆。一日二日萬幾。其兢兢業業。有不容稍假者。尤當深省於斯也。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此一章書是教人以理制氣之學也。昔子路

好勇。問於孔子曰。天下事惟勇足以任之。君子爲人。亦尚勇乎。孔子教之曰。君子之人。惟義爲上而已。蓋義者制事之宜。立身之宰。君子於義所當爲。則奮迅直前。毫無退避。知有義不知有勇也。若有位之君子。徒知有勇而無義以制之。則妄逞其勢。以逆理犯分而爲亂。若無位之小人。徒知有勇而無義以制之。則自恃其力。以肆欲妄行而爲盜。徒勇之害如此。故君子不上也。此可見凡人作事。惟準乎天理之宜。自反而縮。則可以常伸萬物之上。此乃勇之大者。若夫血氣用事。乃匹夫之徒勇。非聖賢之大勇也。孔子曰。勇者不懼。又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其此意也夫。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

此一章書是見聖賢用惡以維世之意也。子

貢爲世風民俗起見而問曰。君子心氣和平。與人接物。聲色不形。然亦有所惡者乎。孔子曰。好善惡惡。人心之公。君子豈無所惡。如人之有惡。自當容隱。有專喜稱人之過惡而揚之者。惡其心之不仁。上下之間。自有定分。有身居汙下而謗訕尊長者。惡其心之不敬。好剛使氣。當節之以禮文。徒勇者。惡其心暴無禮。必至犯上作亂矣。臨事果敢。當加之以學問。窒塞者。惡其執迷任性。未免率意妄爲矣。此人心之公也。故君子惡之。因問子貢曰。賜也汝亦有惡乎。子貢對曰。明覺自然者知也。若無照物之識。專務伺察動靜以爲能。則惡其託於知。見義必爲者勇也。若無兼人之氣。悻然傲世凌物以爲強。則惡其託於勇。順理無私者直也。若無正大之心。專好攻訐陰私而不諱。則惡其託於直。賜之所惡如此。由此以觀。孔子惡心體之不明者。恐其非理而妄作也。子貢惡心術之不正者。恐其以似而害

眞也。聖賢以忠厚長者之道望天下。其意豈有歧哉。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此一章書見畜臣妾者當御之有道也。孔子曰。從來御人之法。貴乎寬嚴互濟。而寬嚴之用。又在因人而施。若寬以待之而不見恩。嚴以待之而易叢怨者。其唯女子與小人乎。蓋女子小人最易狎昵。以其情可親也。亦最難畜養。以其心不測也。故親近之則狎恩恃愛。全無恭孫之禮。如疎遠之則失其所望。便生怨恨之心。此其所以爲難養也。果能莊以涖之。則有以消其狎習之念。而侮慢之端以息。恩以結之。則有以彌其觖望之心。而僭越之事不生。又何難養之足慮乎。古來英君誼辟。明足以決幾。敏足以斷事。至於左右暬御之間。往往處之不當。易於僨事。蓋女子每藉小人以攬外權。小人必藉女子以希內寵。人主

防閑不密多以無意而中之稽之前代如客魏之類爲患甚烈有國家者其可不審察於幾微之際乎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此一章書是勉人及時進脩也孔子曰吾人勵志躬行須在乘時建業蓋日月易邁神志易衰若少壯未能加勉便貽老大之悲人年至四十正道明德立之時也前此年力富強何難勇於精進有善者可益進於善有過者可幾於無過若至此時猶有過惡見惡於人則是善之未遷者終於不遷過之未改者終於不改矣豈不可惜哉蓋日月易邁時不再來學者當時時自警以日新其德孔子此言正如清夜晨鐘令人發深省也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此一章書是孔子原情之論也微子是紂庶兄箕子比干是紂諸父當時紂惡不悛其國將危臣下雖有進諫之忠君上絕無納諫之美故微子隨事箴規然諫而不聽則引身而去之箕子矢心報主逢紂之怒囚繫爲奴因佯狂而受辱比干直言極諫不憚批鱗遂至剖心而死三人或去或奴或死各就一己分量隨地自盡審度一時事勢盡力而行均之無愧於心者矣孔子從而斷之曰殷有三仁焉夫論人者當畧迹而原其心評古者又考時而哀其志三人之行雖有不同而其救過圖存出於忠愛之誠則一也蓋去以存祀非忘君也奴以俟時非懼禍也死以悟主非沽名也三子之心可以無愧得孔子一言之斷而臣節益昭然於天下後世矣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此一章書見守道不違之意也柳下惠曾國

之賢人。士師。掌刑獄之官。昔柳下惠爲魯之士師。三被退黜而不去。或諷之曰。吾人抱道匡時。合則留。不合則去。子屢擯若此。尚未可他去以行其志乎。柳下惠曰。立身行己。以道自持。若操不避黜之念。則吾道常伸。有一避黜之心。則吾道必屈。我之所以被黜者。只是直道而行。不肯自屈耳。近日人情大抵喜枉而惡直。我但守直道事人。到處落落難容安往而不三黜。苟能阿意順從。枉道而事。自然

到處和同。又何必去父母之邦以求合乎。然吾道必不可枉。宗國必不可去。惟有持公秉正。自矢靡他。其黜與否。則聽之人而已。於道何損益哉。可見世衰則羣邪得志。世治則衆正彈冠。今古一轍。柳下惠寧守道而不從時。可謂和而介者矣。誠可以爲後世人臣法。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此一章書見聖人以道自重也。當時列國禮賢虛文日勝。孔子志期行道難以虛拘。一日適齊。景公素知孔子之賢。思有以尊禮之。因與臣下議曰。國家待賢之禮。要在豐約得宜。如魯君之待季氏。禮極其隆。我則有所不能。魯君之待孟氏。於禮過簡。我又以爲不可。今斟酌於可否之間。審度於豐約之際。當於季孟二者之間待之。則庶乎其可耳。既而又曰。孔子在齊。雖宜禮接。但吾年已老。恐不能用而竟其施行也。孔子聞之。知景之不可與有

爲也。遂去齊焉。夫孔子至齊。思欲移風易俗轉霸爲王。以殫其尊周之志。乃忌之者衆。嫉之者譖。景公已無進用之實意。而徒擬議於禮節之虛文。是豈孔子之心哉。孔子行而齊終不復變矣。豈不甚可惜耶。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見幾明決之意也。季桓子名斯。是魯大夫。魯定公時。孔子曾爲司寇。三月而國大治。齊人聞而懼之。乃送女子八

十人。彩衣文馬、舞康樂而陳於南門之外。是時桓子擅權於上。定公徒擁虛名。因語魯君爲周道遊。往觀終日。卒受女樂。是魯已中齊人之計矣。溺聲色而娛耳目。怠政事而慢賢才。三日不復視朝。使君不臨。臣不會。簡賢棄禮。孔子雖欲諫而無由。於是遂行。夫列國之君大約有好賢之名而不能用。定公能用矣。而又不能終。孔子抱經綸匡濟之學。使得時而駕。信任勿疑。唐虞三代之治可以復見。惜乎所遇多艱。莫克大展其志。此誠斯道之厄。而時會之不偶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此一章書見用世之難。當守道以自重也。接輿。是楚之狂士。昔周室寖衰。賢人遯跡。孔子周流至楚。有狂士接輿者。唱歌而過孔子之

車前曰。鳳凰爲希有之瑞。能審時知勢。故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德甚盛也。今際何時。猶不藏身斂翼。而有高岡翔噦之思。何德之衰而不自重耶。然往者之日。棲身塵埃。不可諫止。來者之日。功名不遂。尚可改圖。及時而隱。正在此時。可以已矣。可以已矣。試觀今之從政者。非惟不能建功立業。亦且危殆而不可保。鳳何不自愛而甘蹈此殆乎。孔子聞其歌詞。知爲隱君子也。欲下車與言出處之大義。以明不得已之心。乃楚狂既絕用世之念。不欲聞用世之言。遂趨而避之。孔子終不得與之言。蓋避世之意堅。故避言之意更果也。然孔子周流列國。不能一日忘天下之淩衷。夫豈忘世之徒所得而窺其意量哉。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此一章書見聖賢救世之深仁也長沮桀溺二人皆隱者並耕於野其避世之心已見於力稼間矣孔子經過其地不知渡口使子路問津亦是汲引共濟之意長沮問曰在輿執轡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欲以聖人之名動之也沮問曰卽是魯國孔丘與子路對曰誠是也長沮曰彼遊遍天下無處不到是知津矣又問桀溺溺曰子爲誰子路曰爲仲由知同心濟世之人也因問曰是魯國孔丘之徒與子路對曰然桀溺曰人貴識時如今世道滔滔然日流於下不可復返若欲易亂爲治將誰與轉移乎且而與其從避人之士今日之齊明日之楚終無一遇豈若從避世之士離羣遠俗長與之辭爲樂哉遂自治其田耰而不輟子路以二人之言告孔子孔子憮然嘆曰高飛遠舉遺棄世人止有鳥獸勢不可與同羣若斯人者同一氣類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豈可絕人逃世以爲潔乎彼謂天下無道誰與易之我正爲無道耳若使民安物阜天下有道亦願與擊壤之民共觀德化之盛豈樂於多事哉二人何不諒我也從來聖賢已饑已溺原有憫時憂世之心若置理亂於不聞生民何所託命乎是殆與石隱者流不可同日而語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此一章書見聖賢出處之大義也昔孔子周流列國子路隨行偶失在後遇丈人以杖挑竹器而行因問曰曾見吾夫子否丈人遂責之曰人皆力耕自食子於四體則不勤勞於五穀則不分辨徒然從師遠遊何濟於世孰知爲爾夫子乎遂植其杖而芸田不復更答子路默然自失拱手而立敬以動之丈人見子路改容而禮亦起敬心遂止宿於其家且殺雞爲黍而食以致酬酢之情呼其二子出見以致慇勤之誼觀丈人之爲固與草野倨侮者不同矣明日子路前行追及孔子具以其事告孔子曰此賢而隱者也使子路往見之將告以出處之大道丈人已先行而不得見矣子路述孔子之意語其二子曰天地之間人倫爲大五倫之內君臣爲先若不仕則無君臣之義矣昨使二子出見亦知長幼之節夫長幼既不可廢何獨於君臣之大義而廢之若以隱遁爲高惟知自潔不幾亂君臣之大倫乎君子之所以仕者豈爲貪圖利祿只爲君令臣共昭揭於天地間以行此義耳至於道之不行非待今日我蚤已知之矣何丈人所見之不廣哉當時隱士相習成風皆明於保身而昧於行義賴有孔子以扶世教正人心爲任其惓惓接引若輩也意綦深哉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此一章書見聖人時中之用也逸民是自遂其高自行其志不爲世法所拘之人可考見者有七人焉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是也然七人隱遯雖同而制行各異孔子從而斷之曰立志高尚不降志以屈人持身峻潔不辱身以徇世其伯夷叔齊與是清而逸者若夫柳下惠少連遯於濁世而

不錚錚以立異。雖降屈其志。卑辱其身。乃所言者必合乎倫理。所行者必當乎人心。但生不逢時。於卑論儕俗中。默寓挽回之意。與他人之降辱不同。其可取者在此而已矣。是和而逸者。至於虞仲夷逸。則隱居自適。放浪語言。未必中慮中倫。然其身合於清潔。其廢棄合於權宜。蓋與害義傷教者不同。此放而逸者。七人可謂志高行潔矣。而我則異是。世既不能離我。我亦不能離世。在天下或有可不可之遇。而我不設一可不可之心。不過隨時制宜。無有偏執。此我之所以異於逸民耳。可見七人自成其一節之高。孔子則合乎大成之聖。他日孟子清任和時之論。亦此意與。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此一章書記孔子正樂之功也。大師是樂官之長。少師是樂官之佐。古之國君。必作樂以

侑食。故有亞飯三飯四飯之名。魯自三家僭越。歌雍舞佾。私家盛而公室衰。音樂已廢缺矣。自孔子正樂之後。羣公知先君之樂。不可下移於僭妄之門。於是大師名摯者去而適齊。掌亞飯之樂名干者去而適楚。掌三飯之樂名繚者去而適蔡。掌四飯之樂名缺者去而適秦。雖所適之國不同。而其潔身之志則一也。掌鼓名方叔者入居河內。掌播鼗名武者入於漢中。爲樂官之佐名陽者與掌擊磬名襄者入於海島。雖所適之地各異。而其避亂之心則一也。蓋伶官去而魯事日非。使非孔子正樂之功。則上替下凌。其何以爲國乎。以其人去魯而樂存。殆猶愈於人在魯而樂亡也。敘述之間。感慨係之矣。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此一章書是周公訓子以忠厚開國之道也。魯公是周公之子伯禽。昔伯禽受封於魯。周

公訓誡之曰。立國之道。忠厚爲先。而忠厚之道。不過親親任賢。錄舊用人數者而已。蓋親親乃國家之本。恩義不篤。則親親之道以乖。君子於一本九族之誼。肫摯周詳。不使其有遺棄焉。大臣爲吾之股肱。信任不專。便生疑貳。必須推心委任。俾之各展其長。不使大臣怨我之不信用也。故舊爲吾之世臣。休戚與共。若念舊之意衰。則先世之功德俱泯。必也賢者世官。不賢者亦得世祿。非有惡逆大故。不忍輕於廢棄。至於人之才具。各有短長。若欲求全責備。則用才之途既狹。亦非因材器使之意。必也量能授職。使人各盡其能。不可求備於一人。周公之訓辭如此。此數者皆忠厚之基。培植國家之本。其後周祚八百。魯亦與周並傳。享祚獨久。皆德澤殷流之所致。然則開國承家。可不佩古訓而思永圖哉。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此一章書。是追思周初人才之盛而紀之也。記者曰。賢才之生。關乎氣運。周昔盛時。太和之元氣既萃。而涵濡之德澤尤隆。於時山川鍾秀。賢哲篤生。即一家之中。有八士焉。曰伯達。明於義理。曰伯适。弘於度量。曰仲突。有禦侮之材。曰仲忽。有總理之能。曰叔夜。柔順不迫。得夜之道。曰叔夏。剛明不屈。得夏之義。曰季隨。才能順應。曰季騧。德比良驥。雖以伯仲叔季爲次第。均之爲宅俊之彥也。此八士者。毓於一母。萃於一門。而又皆有邁軼羣倫之德。斯眞邦家之光矣。從來天開聖王。有道之長。必有英賢應運而起。以贊襄盛治。然天能生之。而不能用之。是在人主敬賢禮士。羅而致之殿廷。則師濟滿朝。庶務就理。於以奏昇平康泰之治。不亦休哉。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十一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十二

論語下之五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此一章書見論人者當觀其大節也。子張曰。士之爲士。貴在立身。果於死生利害之關。幽明始終之際。實心勘透。不但可以驗學問之純。亦可以徵品行之篤。今之爲士者。若能見危難。則委命以赴公家之急。絕無瞻顧之心。見財利。則思義之當得與否。絕無苟且之念。至於祭祀。則思敬以追遠。而恪將其如在之誠。居喪。則思哀以慎終。而極致其思慕之篤。光明俊偉。外行既極其剛方。仁孝敬誠。內行復極其愷摯。其可謂之士也矣。茲數者爲士脩己之大閑。可以對明廷而質寤寐。亦國家取士之大法。將以敦氣節而勵脩能。若不務立乎其大。徒拘拘於小廉曲謹之行。是豈可以衡量天下之士哉。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此一章書見爲學者存乎量之廣而志之堅也。子張曰。理得乎心謂之德。德必執而後有守。執必弘而後有成。若使既執持其德。而輕喜易足。不復加以擴充之功。是能執而不能弘也。理所當然謂之道。道必信而後無惑。信必篤而後不移。若使既信從乎道。而銳始怠終。不復操以堅忍之志。是能信而不能篤也。夫不弘。則所執者小。而德無由以新。不篤。則所信者虛。而道無由以進。是人也。將終無所成就。有是人。不足爲當世重。焉能爲有。無是人。不足爲當世輕。又焉能爲無乎。蓋爲學之道。知與行而已。有所得而執之太狹。則行未盡。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知未深。故學者能始事善於信。終事善於執。則知之真。行之力。卓然爲斯世可有不可無之人。而吾道庶幾

其有托也。否則泛泛悠悠。迄無成就。亦何關於得失之數哉。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此一章書見兩賢論交之異也。昔子夏篤信謹守。而於擇交也嚴。子張才高意廣。而於納交也泛。是以兩賢論交。所見遂各不同。子夏之門人。問交道於子張。子張曰。汝師子夏云何。門人對曰。子夏曰。其人有益於己。是可者也。則與之交。其人無益於己。是不可者也。則拒絕之。子夏之說如此。子張曰。子夏此言異乎吾平日之所聞。吾聞君子之交。於人之才德出衆者。則尊禮之。至於庸衆之人。亦含容而不棄。於人之有善可取者。則嘉奬之。至於不能之人。亦矜憫而不絕。此不特可者爲君子之所與。即不可者亦未嘗爲君子之所拒也。且吾反己而觀拒之之說。無論我之賢與不賢。皆非可施之於交也。我果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而何必拒人。我果不賢與。則人將先拒乎我。而如之何其能拒人也。蓋拒則隣於太迫。容則幾於太濫。得拒之意而善用之。使不至於刻。得容之意而善用之。使不至於流。交道庶其無弊哉。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

此一章書見君子擇術之嚴也。子夏曰。道之散著於天下者無窮。正心脩身以治人。道之大者也。專一家之業而治於人。道之小者也。然雖偏曲之小道。其始皆由聖人之創造。而各有一事一物之理。以之濟民生而資世用。未必無可觀者焉。獨是能於此者。或不能於彼。在百家衆技。猶未可以相兼。而况聖賢治平之大畧乎。苟推而極之天下國家之遠。恐

有窒而難通者矣。是以君子以正心脩身爲務。使愈遠而愈通。而於此小道有不爲也。蓋惟有所不爲。斯無不可爲。君子一身內而性命之微。外而經綸之業。體全用備。徹始徹終。雖至技能之末。未嘗不可偶一試之。然用心於其大者則大者舉而小者亦可不廢也。故凡爲君子者存乎其所用心爾。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

此一章書是子夏示人以心學之功也。子夏曰。凡人之爲學。始患其因循而不求所未至。繼患其怠棄而不守所已然。若此者殆鶩乎學而未能好者也。有能於每日之中。審乎己所從事而未有得者。切切焉深以爲念。而知其所亡。更於每月之中。審乎己所從事而既有得者。兢兢焉永以自持。而無忘其所能。夫知所亡則功愈進而日益。無忘所能則德愈積而日新。此非篤於向進者能之乎。可謂好

學也已。蓋人有生之時皆學時也。誠知日有所進。月有所守。以期無負此時。則心常存而不放。業日廣而有功。古人所以務時敏惜寸陰。不敢有一毫之間怠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此一章書是子夏示人以求仁之實功也。子夏曰。人惟無所用其心。則其心遂放逸而不存耳。誠能於理之散著乎事物者。博以學之。使廣其聞見。而且志之必篤。不徒泛鶩以求焉。理之著乎日用者。切以問之。使得其周詳。而又思之自近。不爲曠遠之謀焉。之四者乃爲學之事。非求仁之事。然仁。人心也。心存於內則爲仁。馳於外則非仁。今既用心於學問志思。則心不馳於外矣。不馳於外。則存於內者自熟矣。雖未及乎力行。而仁自在其中矣。可見聖賢求仁之道。不越乎心。學者從事於仁。亦純其心以求之可耳。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此一章書是見君子非學無以造道之極也。子夏曰。吾人凡有所爲。必志向有定。功力克純。而後可以獲效。如百工各執一技。若遷於異物。而不專務其業。則事何以成。惟居於官府造作之肆。耳目之所接在是。心思之所營在是。故得盡巧盡力以成其事焉。君子以道自命。若奪於外誘。而不專用其心。則道何以致。惟習乎窮理盡性之學。一事之未知。期於必知。一事之未行。期於必行。故得日積月累

以致其道焉。蓋道不遠人。原聽人之自致。而天下不皆致道之人。有學有不學故也。苟欲求盡乎道之全體。非實從事於學何由哉。甚矣。人之不可不務學也。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此一章書是子夏爲文過者戒也。子夏曰。人非上聖。孰能無過。知其過而改之。則不至終於過矣。若小人之於過也。明知有悖於理。而徇於私欲。不能遷善以自新。復恐人之知其過。則必曲爲文飾。以著其善而匿其非。以爲可掩人之耳目。孰知其欲蓋而彌彰也。可不以是爲戒哉。蓋君子有過。幸人知之。而不敢自欺以欺人。故卒改而爲善。小人之過。惟恐人知。而徒欺人以欺己。故卒流而爲惡。信乎過之宜改不宜文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此一章書是形容君子中和氣象也。子夏曰。

君子盛德在躬。容貌辭氣。各當其可。故相接之時。其形於身者。頃刻變異。計之約畧有三。方遠而望之。手恭而足重。儼然有威之可畏焉。以貌若此。宜不可得而親矣。及近而卽之。心平而氣和。則又見其溫焉。以色若此。宜可得而親矣。及聽其言也。義正而詞嚴。是是非非。確乎其不可易。則又見其厲焉。不滯於聲色。不偏於剛柔。此其所以爲君子乎。夫君子豈有心於變哉。自望之卽之聽之者則以爲

儼然而又溫。溫而又厲。在君子實不知其然而然也。蓋君子道全德備。履中蹈和。故其著爲形容。徵諸詞氣。俱有以協陰陽之極。而備四氣之宜。誠中形外。又何疑焉。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

此一章書。是子夏示人以事上使下之道也。子夏曰。君子於君民之際。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爲。如勞民之事。本非民所樂爲。惟平日愛民之意。實可質之於民。而民無不信我之愛。然後不得已而勞其民。則民原其平日之愛。皆知其出於不得已。而無所怨矣。若使未信於民而勞之。雖事之當勞。而民不喻其心。則以爲病己也。諫君之言。本非君所樂聞。惟平日愛君之意。實可通之於君。而君亦以是信我之愛。然後不得已而諫其君。則君鑒其平日之愛。洞知其出於不得已。而無所嫌矣。若使未信於君而諫之。雖事之當諫。而君莫察其隱。則以爲謗己也。夫必信而後勞。信而後諫。將未信而終不可勞。終不可諫乎。非也。其有待於信者。理也。其無待於信者。勢也。爲勞民諫君者計。則無不當以信爲歸。若爲所勞爲所諫者。趨事赴功。乃其常分。聽言納諫。乃其正理。又何容計及於信與未信之間也。倘以民情未孚。而公家急迫之役。亦寢而不舉。君志未格。而藎臣披瀝之言。俱匿焉莫告。自古迄今。有是理耶。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此一章書。言人當先立其大者也。子夏曰。吾人一身。毋論大與小。而莫不盡善者。上也。然或不能。必於大德所在。如君臣父子之倫。進退出處之節。咸各得其正。而於當然之規矩。無少踰焉。則本原立矣。其他動靜語默。及凡事物細微。皆小德耳。雖偶有出入。未盡合理。亦無害也。若拘拘於小廉小節。而於大者不無遺憾。斯亦不足觀也已。蓋觀人與治身之

道不同。觀人者務得其大。治身者不遺乎小。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正未可謹於大而忽於細也。魏徵諫懷鷂。程頤規折柳。皆是此意。蓋脩身克己。貴乎嚴密。雖須臾之頃。毫髮之微。俱有不容放過處。一或放過。便虧欠本體。缺陷工夫。先儒曰。克勤小物最難。信哉。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此一章書見施教當有序也。昔子夏以篤實自守。故其教人。先從下學切近處用工。子游不知其意而譏之曰。學有本有末。務末而失本者。非爲學之要也。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及應對與進退之間。儀節詳習。則誠有可觀矣。抑此特小學之末節也。其於大學正心誠意之本務。則無有。如之何其可哉。子夏聞

之而歎曰。噫。言游過矣。君子教人之道。孰以爲先而傳焉。孰以爲後而倦焉。在教者之心。固無不欲徧物而示之也。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譬如草木之有大小。其區類判然各別。是以因材而授。不能無分先後耳。苟不量其造詣之淺深。不問其功夫之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教人之道焉可誣也。彼灑掃應對。小學之始事也。正心誠意。大學之終事也。合始終而一貫。不俟積漸而遂極其至者。惟聖人爲然。若以此責之門人小子。不失其序乎。蓋事有大小理無大小。無大小。則學不可馳騖而進。有大小。則教不可凌躐而施。故灑掃應對。毋論理之所難。忽而亦事之所當先者與。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此一章書見仕與學當先盡其事。而後及其餘也。子夏曰。仕要於稱職。學主於進脩。二者理實相資。而事期各盡。當仕之時。大君責其

報政。小民望其有爲。仕則有仕所應盡之職。故凡仕者必先夙夜匪懈。求不負乎君民之意。自是而有餘力。則益勵乃學。以益其聞見。而迪其才能。庶幾更有裨於仕也。若仕未優而學。則於仕爲曠官矣。雖學亦何爲乎。當學之時。致知以窮其原。力行以踐其實。學則有學所務盡之功。故凡學者必先黽勉不遑。務深造乎知行之極。自是而有餘力。則始出而仕。以措其經綸而廣其利濟。庶幾得以展所

學也。若學未優而仕。則於學爲廢業矣。雖仕亦奚益乎。蓋學而後仕。盡人知之。既仕而猶不忘乎學。則人所易忽也。故子夏首爲仕者告以仕而優則學。夫已仕者尚不可不學。則未仕者必學優而後可仕明矣。人主任官授職。必得夫學而後仕。仕不廢學之人而用之。則道德之眞儒。經濟之實效。庶幾兩得矣。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此一章書是子游示人以崇本之意也。子游曰。凡事文質相須。而居喪尤人子之大節。徒尚文而畧質。失其實矣。以吾觀之。人子執親之喪。但能於哀痛之誠。致之以至乎其極。如是而止。安事文飾爲哉。蓋哀既有餘。則禮雖不足無傷也。要之喪固貴於哀。而禮之節文。亦不可廢。子游特爲專事乎文者言耳。豈眞欲廢文也與。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此一章書見子游規朋友之義也。子游曰。心

馳於外者疎於內。吾友張也。有過高之才。人所不能爲者。而張獨爲之。是爲難能也。然而少誠實。則無以全乎心之德。少惻怛。則無以全乎愛之理。其於仁則猶未也。曷不反而圖乎切近者耶。由此知求仁之道。惟專事乎內者乃可有成。若不事乎內。而徒騖乎外。雖功名甚盛。文采可觀。亦君子之所不許也。故學者以鞭辟近裏爲喫緊工夫。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此一章書是曾子救子張之失也。曾子曰。友所以輔仁。然必以篤實爲務者。乃可相助有成。若堂堂乎張也。徒用心於威儀容貌之文。而於己無體認密察之功。於人無切偲觀感之助。蓋難與之共爲仁矣。夫仁本於心。惟求之至近。而脩其在內者。爲足以幾之。故從事於仁者。寧內有餘而外不足。勿外有餘而內不足也。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則聖人之論仁。亦可知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此一章書是曾子使人自識其良心之意。曾子曰。吾嘗聞之夫子。人之一心。本自眞純惻怛。苟能隨事盡心。則心之所至。力亦隨赴。自有不容已者。然人往往情遷物誘。失其本心。未有能自推致者也。必也父母之喪乎。蓋父母天性之戚。而又當不幸大故。居喪之時。哀痛迫切。發乎至情。乃能內盡其誠。外備其禮。不待勉強。無少遺憾。此良心發見至眞至切。固非情遷物誘所能奪也。誠能卽此心而推廣之。人倫物理之間。無一念之不實。無一事之不盡。親親仁民愛物。隨處觸發。隨處充滿。雖仁育天下無難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此一章書是曾子引言孟莊子繼述之孝也。莊子魯世卿。名速。其父孟獻子。相魯有賢德。曾子曰。有家雖與有國不同。然其培養人材。建立法度。以爲子孫之計。其道則一。吾嘗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生事死葬。致愛致慤。人猶可能也。惟是獻子所用之臣。皆賢臣。所行之政。皆善政。莊子於父沒之後。繼志述事。畧無更改。不敢適己自便。樹私人以間老成。作聰明以亂舊法。世濟其美。不忝前人。是爲難能也。莊子之能立身行道。顯親揚名。光纘先業者以此。書曰。人惟求舊。詩曰。不愆

不忘率由舊章。曾子之言。豈但爲有家訓哉。推而廣之。治國平天下。不外乎此矣。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此一章書是曾子教人恤刑之意。陽膚曾子弟子。士師。治獄官名。孟氏使陽膚爲士師。來問曾子。蓋欲得明愼之要。以求情法之平也。曾子教之曰。先王之世。下之生業厚。上之教化脩。民既足於仰事俯育。而又當仁漸義摩之後。親遜成風。錐刀不競。此所以犯法者寡。漸至刑措不用也。今也上失其教養之道。一則饑寒所迫。救死而不贍。一則禮義消亡。捍網而不知。始也以上之失道。至於民心離散。不相顧恤。繼也以民心離散。至於忿爭傾奪。告訐無已。獄訟繁多。因之而起。爲士師者。苟得其犯法之情實。則當原其所以致此之由。縱不可曲法以庇民。能勿惕然深省。哀矜庶獄之不幸乎。若以發奸摘伏。沾沾自喜。非仁人長者之用心也。曾子之告陽膚如此。雖然。陽膚一士師耳。民之生死。科條具在。不得意爲出入也。獨計爲民上者。何以使百姓有迫於不得已。陷於不自知之事。且使治獄之吏。雖疾痛慘怛。而束於文法。莫可奈何。何如使百姓豐衣足食。向風從善。自不犯法之爲愈乎。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此一章書是子貢借紂以警戒後人之意。子貢曰。古今言淫虐無道者。莫過於紂。以予觀之。紂之不善。殆不如言者之甚也。蓋因紂當日爲惡彰著。故天下不善之名。悉歸之。譬如地形卑下之處。衆水於此鍾聚。雖欲卻之。其道無由。是以君子知上達之難。下流之易。時時省察。在在制防。誠恐忽不及持。一陷身於下流。則凡天下敗名失檢。棄理畔義之事。盡以歸之。至於獨蒙惡聲。不可解免。亦其所處

汚下有以致之使然也。可見天下善惡兩途。如氷炭之不相入。苟以善小而弗爲。以惡小而爲之。積而不返。遂成不可復回之勢。惟知之明。斷之勇。謹小愼微。塞源拔本。以入於堯舜之道不難矣。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此一章書是子貢勸人改過遷善之意。子貢曰。人非聖人。孰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

常人憚於改過。一有乖違。便多方掩飾。惟恐人知。是重其過也。君子有過。不妨昭示於人。絕不隱諱。如日月之食焉。分杪虧缺。人皆得而見之。及其知過卽改。亦如日月虧而復圓。貞明之體。容光必照。人皆得而仰之也。是以君子平時反身克己。常求無過。倘檢攝不到而有過。未嘗不知。知則必改。以省察刻厲爲先。以因循隱蔽爲戒。如成湯之改過不吝。子路之聞過則喜。聖賢進德脩業。未有不由此也。

衞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此一章書是子貢言孔子憲章文武之學。公孫朝衞大夫。問於子貢曰。仲尼於天下事事物物。博聞廣見。無所不知。果焉從受學而能然乎。子貢曉之曰。帝王之道。備於文武。其一

代謨烈。文章禮樂政教之類。雖去今已遠。猶未至墜落於地。不可講求。固在人也。世有識見宏遠之賢者。則能佩服考訂。而識其大綱。其識見淺近而不賢者。亦以傳聞習見。而識其節目。人之賢不賢雖不同。而識大識小。莫不有文武之道存焉。吾夫子憲章文武。故文武之道所在。卽夫子之學所在。賢者識大。卽從而學其大者。是謂夫子師賢可也。不賢者識小。則從而學其小者。是謂夫子并師不賢

亦可也。而亦何常師之有哉。此不獨紹文武之謨烈。且接堯舜以來之心傳。較之他人之學有定在。師有常主者。其大小遠近不侔矣。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以孔子生知之聖尚且問禮老聃。問官郯子。徵文考獻。好古敏求。無非博求義理之無窮。以爲折衷反約之本。信乎爲萬世聖學之模範也與。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一章書。是子貢尊聖人之意。叔孫武叔。子服景伯皆魯大夫。昔孔子道大德全。魯人莫或窺其底蘊。一日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人皆稱仲尼爲聖人。以我觀之。子貢之才辯博達。殆更過於仲尼。子服景伯聞此。以告子貢。子貢曰。人之淺深。固不可以懸望而決。叔孫之言。非但不知夫子。並不知賜矣。試以人所易曉者喻之。其譬諸宮之有牆乎。賜也造詣未深。才識有限。牆之高不過及肩。凡室中所有。一器一物。有目者皆能循覽而得之。若夫子之牆。高至於數仞。體勢崇峻。莫究莫殫。苟非得其門而入焉。則亦徒爲面牆而已。其中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禮樂制度。損益乎百王。政事文章。黼黻乎萬世。又孰從而見之哉。是則得夫子之門者或寡矣。見賜易而見夫子難。則必至輕視夫子而重視賜。叔孫所云。不亦宜乎。子貢深折其儗人之失倫。而更惜其所見之不遠也。從來唯聖知聖。若武叔者。又烏足怪哉。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此一章書。是子貢深責武叔之毀聖也。叔孫

武叔前言仲尼不及子貢。至是又復毀之。子貢曰。彼無用此爲也。人之分量不同。或以流俗之謗毀而輕。或更以流俗之謗毀而重。仲尼則非流俗之可得而輕重者。彼其道德高深。冠絕千古。固不可得而毀也。蓋他人之賢者。如丘陵然。自平地觀之。雖有差殊。然其所至尚未峻絕。更有高乎此者。則得而踰之矣。至於仲尼。如日月然。萬物皆在其照臨之下。孰得加於其上而踰越之乎。縱有庸陋無識之人。欲自棄絕於聖人之教。然聖人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日月高明之體。必不能抑之使卑。則於聖人曾何虧損。秖見其不知分量。於聖凡高下。惽然莫辨。徒爲庸妄人耳。子貢言此。非徒戒其不當毀。正明其毀之無益。可謂曉之深而責之切矣。夫道益高則謗益重。聖人尚不能免。況其他乎。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

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此一章書。亦子貢知聖之深。尊聖之至也。昔孔子道大難名。及門之士。如陳子禽者。雖親炙聖教。尚未能升堂入室。一日謂子貢曰。子於平日每尊崇仲尼。以爲不可及。此特推遜其師爲恭敬耳。仲尼豈果賢於子乎。子貢斥之曰。子何言之過也。夫君子一言而當。即成其爲知。一言不當。即成其爲不知。知與不知。關係於一言之間。言不可以不慎也。子爲此言。亦不知之甚矣。子之意。豈以夫子爲可及乎。吾夫子聖由天縱。道冠百王。大而化。聖而神。有非思勉所能至者。殆猶天之輕清成象。不可以階梯之具攀躋而升也。惟夫子窮而在下。故有非常之道德。而不見其非常之事功。使或得邦家而治之。其過化存神之妙。豈

可意量哉。是卽所謂立之斯立。愛養方施。而民生已遂也。道之斯行。敎化未遍。而民性已復也。綏之斯來。一爲撫循。而遠至邇安也。動之斯和。一爲鼓厲。而時雍於變也。其生也榮。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其死也哀。遏密八音。如喪考妣也。其德化感人之速。入人之深如此。正如天之顯仁藏用。萬物自生自成於其中。而不知所以然也。如之何其可及乎。子之言。亦不知之甚矣。子貢之語子禽者。雖未然之

事。然當時孔子相魯。三月大治。亦小試行道之端。退而刪定六經。脩明先聖之道法。凡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莫不備具。後代帝王從之則治。逆之則亂。立道綏動之效。傳之千萬世而無窮。有天下者。誠欲體堯蹈舜。駕三代而軼漢唐。舍誦法孔子。其何道之從哉。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

此一章書。是記者歷敘帝王相傳之道。以見孔子與門人相授受者。亦不外乎此也。記者曰。昔唐堯將禪位於虞舜。其戒命之詞曰。咨爾舜。自古天位相傳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是謂曆數。今爾德當天心。天之曆數已屬爾身矣。然天位維艱。命不易保。必有道以安天下之民。而後克永享祿位。爾宜廓然大公。心無偏倚。凡萬幾之來。因時順應。皆以中道處之。自始至終。信能執守而不失焉。則民

心悅安。而天祿可常保矣。苟不能執中。而凡事徇一己之偏。則政乖民亂。四海困窮。而怨叛將作。爾所受於天之祿位。亦永終而不可復享矣。可不戒哉。其後虞舜禪位於夏禹。亦以允執厥中命之。其間雖有人心道心惟精惟一之訓。無稽勿聽。弗詢勿庸之詞。無非所以發明堯之一言。非有異也。夫以堯舜禹三大聖人。其授受之際。叮嚀告戒。不過如此。則執中也者。豈非萬世人君之標準哉。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一節書是述湯告諸侯之辭也。記者曰。繼禹而膺曆數者商湯也。湯既伐桀而作誥以告諸侯。先述其初請命於帝而伐桀之詞曰。予小子履敢用黑色之牡牲。敢昭告於皇天后土之神。今夏桀有罪。己必討之而不敢赦。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己必用之而不蔽蓋

其罪其賢。皆簡閱在上帝之心。己安敢違之而自任其私意乎。予之初請命者如此。今既爲天子矣。其責任尤有重焉者。蓋天以萬方臣庶付之於我。則朕躬若有過舉而得罪。是己不能奉若天道而致之。萬方小民何預焉。若萬方臣庶得罪犯法。是己所以表率撫馭者未得其道。其罪無可諉矣。爾諸侯其共體之。此湯告諸侯之詞也。觀其請命之詞。則伐桀之舉出於天。觀其告諸侯之詞。見天下之責在於己。承天子民。慄慄危懼。視三聖之執中。殆異世而同符也與。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

此五節書皆述武王之事也。記者曰。繼湯而膺曆數者周武王也。武王初克商時。即反紂之所爲。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於四

海。而萬姓悅服。然非人人而富之也。惟有功德之善人。則加厚而是富焉。以示激勸。其賞善之公如此。當其伐紂之初。誓師之詞有曰。紂雖有至親億萬之多。然皆離心離德。不如我周家臣子。皆仁厚有德之人。同心同德而可恃也。是伐紂有必克之理矣。今我既獲仁人。若不往正其罪。則百姓嗟怨歸罪於我之一身。蓋謂百姓畏紂之虐。望周之深。而責武王不拯己於水火之中也。其以除暴爲己任

如此。又紂之時權量無準。法度咸隳。百官不職。武王既定天下。於是取權之輕重。量之大小皆謹而較之。使歸中正之則。而官府不得以侵漁。民間不得以欺詐。若禮樂制度。凡可損可益。可因可革者。皆審而定之。使合義理之當然。有官職廢墜不舉者。則重新脩理使在官百職。一時盡舉。無復向日頹廢之患。由是王章所布。在在遵守。而四方之政。無有壅過而不行者焉。武王之以義正天下如此。紂之時。滅人之國。絕人之世。遺民播棄而不用。武王方有天下。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於其國土已滅者。則裂茅土以與之。使享有國邑。世系已絕者。則取支庶以繼之。使綿其宗祀。又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賢人隱逸在下者。則舉用焉。使野無遺俊。三者皆人心所欲也。武王行之。由是德意所被。人人欣戴。而天下之民。無不傾心而歸向焉。武王之以仁感天下如此。至於加意民事。非獨一端。而所尤重者。則惟在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之三者。故制田里以厚民生。定爲喪祭之禮。以教民孝。所以維人心而厚風俗也。由武王之事觀之。德澤周徧。政教脩明。無非表建中德而無負上天寵綏之命也。其接堯舜禹湯之中統。良有以夫。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此一節書是統論帝王之道也。記者既歷敘堯舜禹湯文武之事。因總論之曰。二帝三王。因時立政。設施雖不同。而爲治之道。不外寬信敏公四者。人君以天下爲量。惟寬以有容。而包涵無外。則四海度內。萬物一體。衆莫不歸附之矣。出治以至誠爲本。惟信以行政。而內外如一。則上以誠感。下以誠應。而民莫不倚仗之矣。庶事所以叢脞者。不能勵精圖治也。惟勤敏而宵旰不遑。則百度振舉。所爲有功矣。人心所以乖違者。不能虛衷順應也。惟大公而好惡不作。則舉措合宜。莫不悅服矣。

此四者帝王所以成唐虞三代之盛治也。夫分言之。曰寬信敏公。約言之。不過一中而已。有天下者。執此中而不失。以比隆於二帝三王也。何難之有。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答子張問政之言。以繼

帝王之統也。子張問於孔子曰。君子出而用世。當何所作爲。斯可以居位而從政矣。孔子曰。治道不一端。惟在審所取舍而已。政有美而致治者五事。誠能尊而行之。則百姓蒙其福。有惡而害治者四事。誠能屏而絕之。則百姓去其害。斯可以從政矣。子張又問曰。何謂五美。孔子曰。凡施惠於人者。未免有所費。君子則惠而不費。有益於下。而無損於上。其爲美一也。勞民之力者。多致民之怨。君子則勞而不怨。既已勞民之力。而又不拂民之心。其爲美二也。人心有所欲。易至於貪。君子未嘗無欲也。而於己有所得。於人無所求。欲而不貪。其爲美三也。人志意舒泰。易至於驕。君子雖泰然自得也。而無一毫驕傲之意。其爲美四也。人以威臨民。易至於猛。君子雖有威可畏也。而不至於猛厲而難堪。其爲美五也。凡此五美。皆爲政者所當尊也。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

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此一節書。是詳五美之事也。子張聞五美之目。而未知其實。因問曰。何謂惠而不費。孔子備舉而告之曰。凡施惠而捐己之財。則費矣。又安得人人而給之。君子因天下之利。以利天下之民。制其田里。敎之樹畜。但就百姓本

然之生理。爲之區畫而已。非分吾所有以予民也。斯不亦惠而不費乎。勞民而不量其力。則民必怨。君子用民之力。不奪民之時。不興不急之務。佚道使民。又何得而怨之。欲非其所當然。則貪矣。若仁覆天下之念。不至兼濟萬物其欲不止。則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欲者仁而得者卽仁。又焉貪。君子無論人之衆寡事之小大。一惟臨之以敬謹。而不敢有慢易之心。則應務皆當。而此心自安舒矣。然

本之兢業自持之內。非倏然自放也。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端正其衣冠。尊肅其瞻視。儼然於上。人自望而畏之。非作威以加人也。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夫惠不費勞不怨施於人者也。欲不貪泰不驕威不猛存於己者也。爲政內外始終之道備矣。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此一節書是詳四惡之事也。子張又問曰。何以謂之四惡。孔子曰。爲政欲民不爲惡。則當素敎之。敎而不從。乃可加刑。苟不敎而遽殺其民。則殘酷不仁。而謂之虐。凡有所興作。則當先期告戒之。使知奉行。漸次整理。乃可責其成功。苟不戒而遽考其成功。則急遽無漸。而謂之暴。凡有所徵求。如賦稅與工聚衆之類。必誥戒諄切。而後民知奉公。若故意慢其令於前。而刻期以急之於後。是誤民而必刑

之以罔害其民也。則謂之賊。至若有功當賞。則斷然賞之。而後足以勸。若均之以物與人也。而於出此納彼之時。遲回顧惜。慳吝而不卽予。則是有司爲人守財。不敢自專之事。而非爲政之體。人不競奮圖功矣。四惡之實如此。皆爲政者所當屛也。記者敘此。以上繼帝王執中之治統。孔子之爲政。從可知矣。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聖學之始事也。孔子曰。脩身處世之道。固自多端。然其要有三。知命。知禮。知言而已。蓋人之有生。吉凶禍福。皆有定命。必知命而信之。盡人事以聽天。乃能爲君子。若不知命。則不顧義理。而見害必避。見利必趨。徒喪其守。而陷於小人之歸矣。何以爲君子。此命之不可不知也。至於禮者。可以消非僻之心。振惰慢之氣。知之則德性堅定。威儀檢攝。而有以自立。若不知禮。則耳目手

足。惶惑失措。無以持身而自立矣。此禮之不可不知也。至於人之邪正。己之取舍係焉。不可不知。而其要在知言。蓋人心之動。因言以宣。卽其言語之當否。可以知其心術之邪正。若不知言。則邪正何由而辨。無以知人而定取舍也。此言之不可不知也。論語以是終篇。誠示人以脩己處世之要道。必自知入矣。蓋惟精之功。先於惟一。格致之學。先於誠正。故朱子曰。論輕重。行爲重。論先後。知爲先。譬如行路。自先見而後足履之。庶無冥行傾跌之患。否則倀倀其何之矣。奈何後之儒者。混知行爲一途。而不以講學明理爲急務哉。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十二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十三

孟子上之一

孟子當戰國時憫教化衰微。人心陷溺。於是發明孔子之學。以性善闢異端。以王道黜功利。進則告於列國諸侯。退則與及門萬章公孫丑之徒。反復論辨。總不離乎仁義者。是其道雖未大行。而其教已被於天下後世。故韓愈曰。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書凡七篇。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此一章書是言爲人君者當躬行仁義也。梁惠王名罃。本魏侯。都大梁。僭稱王、謚曰惠。因稱之曰梁惠王。昔孟子抱道自重。不見諸侯。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人。孟子因而見之。蓋爲行道計也。惠王一見孟子。因問之曰。叟自鄒至梁。遙遙千里。乃不憚其遠而來者。亦將有奇謀善策。可以利寡人之國乎。惠王此言。但知有利。乃爲己之私也。孟子對曰。王誠有意治國。何必以利爲言哉。亦有仁義而已矣。仁以愛人。則可以懷保四境。義以制事。則可以總理萬幾。此乃求治之要道也。奈何舍此而言利耶。且王亦未知利之爲害耳。今王爲一國之主。乃大夫士庶人所則效也。如王所重在利。自籌曰何以利吾國。此端一開。人皆效尤。彼大夫之有家者。必籌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之有身者。亦必籌曰何以利吾身。爲上者爲利而謀取乎下。爲下者爲利而謀

取乎上。是上下交征也。危亡之禍。不從此而起乎。將見萬乘之國。或有弑其君者。應非他人。必是千乘之家。以彼所利在萬。故不得不弑也。千乘之國。或有弑其君者。應非他人。必是百乘之家。以彼所利在千。亦不得不弑也。夫君有萬乘。而臣取千焉。君有千乘。而臣取百焉。以義揆之。不爲不多。亦可以相安無事矣。苟以義爲後。而以利爲先。則不知分誼之可安。而惟貪肆之無已。不至於弑其君而盡

奪之。其心固未肎饜足也。利之爲害。一至於此。豈不甚可畏哉。若所謂仁義。似乎無益於國。而其實未始不利也。嘗見不仁之人。存心刻薄。因而遺棄其親者有之。若所好在仁。則愛親之誠。出乎天性。未有仁而遺棄其親者也。不義之人。存心僭忒。因而背慢其君者有之。若所好在義。則敬君之念。盡其當然。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人皆愛親。人皆敬君。則其利於國者。莫大於此。寧可舍此而言利耶。今王誠欲爲國。亦惟曰仁義。以使人愛親敬君而已矣。何必曰利。徒啓人弑奪之心哉。蓋戰國之時。王道衰息。因孔子旣歿。聖學不明。故也。一時遊說之徒。皆以功利干進。而當時之君。亦習而好之。自孟子願學孔子。獨以仁義勉惠王。而內聖外王之學。遂大明於天下。後世誠因此言而繹思之。則天德王道。一以貫之矣。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

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此一章書是欲爲君者與民同樂之意。孟子在梁時往見惠王。適遇王立於沼上。乃顧鴻鴈麋鹿問於孟子曰。賢德之君。必勤於正務宵旦不遑。如此臺池鳥獸。亦以之爲樂乎。蓋惠王有慚愧之心。謂賢者當不樂乎此也。孟子對曰。臺池鳥獸之樂。人有同心。必賢德之君。使民安物阜。愾息不聞而後可以常有此樂。若不賢之君。國亂民愁。危亡將至。雖有此必不能樂也。所謂賢者。如古之文王非乎。

大雅靈臺之詩曰。文王始作靈臺之時。方經之以審其位。次營之以正其方向。而庶民即相與攻治。不日之間。遂以告成。文王恐其勞民雖戒曰勿亟。而庶民之踴躍而來者。則如子之趨父事焉。當臺之既成。而其下則有囿。文王時在靈囿。則見麀鹿攸伏而不驚。且濯濯而肥澤焉。復見白鳥鶴鶴而鮮潔焉。囿中有沼。文王時在靈沼。則見魚之跳躍充滿於沼之中焉。詩言如此。夫文王用民之力。爲臺爲沼。宜乎民勞而怨矣。乃不以爲勞。而反歡樂之至。稱其臺曰靈臺。稱其沼曰靈沼。若喜其速成而有神靈之助。且樂其臺之下有麋鹿池之中有魚鼈。又若悅其美備而歎羨之深者。其故何哉。蓋由文王平日能愛養斯民。使之飽食煖衣。與民同樂。故民皆愛戴。乃得有此臺池鳥獸之樂也。故曰賢者而後樂此。若夫不賢者。則觀於夏桀可知矣。湯誓曰。桀自言吾有天下。如天有日。日亡吾乃亡。至是暴

虐之甚。民皆怨之曰。此日何時而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是蓋欲其速亡也。夫民而至欲與之速亡。必平日不恤其民。使之饑寒愁苦而無以自遂。故民皆怨之。而欲其速亡也。如此。則雖有臺池鳥獸。豈能晏然獨樂哉。故曰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王誠與民同樂則臺池鳥獸之樂。亦何損於王哉。古聖王遊觀之事。凡以爲民。故文王視民如傷。惠鮮懷保。而臺池鳥獸。愈可以徵盛德焉。若桀之瓊

宮瑤臺。亦惟築愁築怨耳。樂雖同而公私仁暴不同。治亂興亡亦因之各異。可勿辨與。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喩。塡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

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此一章書見人君當盡心王道。不宜以小惠自矜也。梁惠王語於孟子曰。人君治國。以民食爲先。尤以救荒爲急。若寡人之治國。於救荒之策。可謂竭盡其心而無餘矣。如河內凶荒。則移其少壯者於河東。使之就食。其老弱不能移者。則移河東之粟於河內以養之。或河東凶荒。其移民移粟亦如河內之事焉。我之盡心固如此。徧察鄰國之政。如寡人之委曲周摯而用心者。皆無之。宜乎鄰國之民。盡歸於寡人矣。乃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其故何哉。蓋惠王以移民移粟。遂自矜盡心。而不知非至善之策也。孟子乃設喩以曉之曰。戰鬬之事。王所素好。請以戰爲喩可乎。夫戰之時。兩軍對壘。塡然鼓之而進。勝負固未分也。及兵刃既接。勝者固勝。而敗者則棄其甲胄。曳其兵器而走焉。方其既敗而走。固未嘗自計其遠近也。或有百步而止者。

或有五十步而止者。此時五十步者遂笑百步者而以爲怯。彼笑者王以爲宜乎否乎。惠王曰。不可。五十步而止者。亦但不至於百步耳。遠近雖有不同。其爲走一也。何得以近而笑遠哉。孟子乃因其明而通之曰。王既知此。則小惠及民。當無望其加多於鄰國矣。蓋治國貴乎足民。移粟移民。皆非足民之計。王之盡心亦猶五十步之走耳。欲民之多於鄰國。不其難哉。苟求其多。惟力行王政而已矣。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

者。未之有也。

此二節書。言治國當以王道爲急也。孟子又曰。治國以王政爲本。而王政以養民爲先。養民之物。惟食與用而已。如農時者。五穀所自出也。苟不奪其時。耕耘得以盡力。則穀不可勝食也。洿池者。魚鼈所聚之處也。如寬爲滋息。數罟不入其中。則魚鼈不可勝食也。山林者。材木所生之地也。如養其萌蘖。斧斤以時而入。則材木不可勝用也。夫穀與魚鼈材木。

乃食用之物。以爲飲食宮室。則可以養生。以爲祭祀棺槨。則可以送死。不勝食。不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不足之憾也。夫民至養生喪死。皆無所憾。則民心已得。此王道之始事也。而凡所以養之教之者。可以次第而舉矣。每夫有五畝之宅。而牆下則樹之以桑。用以供蠶事。而出絲帛。則五十之非帛不煖者。可以衣之而煖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孕字之時。用以蕃生育。而裕烹飪。則七十之非肉

不飽者。可以食之而飽矣。至所授百畝之田。勿奪其耕耘收穫之時。則穀有所出。而一家數口之衆。可以贍養而無饑矣。凡此皆養民之事。而教民之事。亦由是舉焉。彼鄉學名爲庠序。所以教也。而於此益謹飭焉。務使入於正而弗納於邪。教之中特重孝弟。各有義也。而於此益申明焉。務令本乎誠而不出於僞。於是相觀而化。無弗愛親敬長。樂於代勞。頒白之老者。必不負戴於道路中矣。此教民之

事也。夫教養兼行。至於七十之老者。衣帛食肉。少壯之黎民。不饑不寒。則熙皞之風。無弗歸向。有不大一統而王者。未之有也。王道之成。蓋如此。權移小惠。豈可即以爲盡心耶。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此一節書。言弊政害民。欲其力行王政。以得民也。孟子又曰。王不盡心於王道。而徒移民

移粟。遂咎夫民之不加多。亦未思平日之所爲何如耳。蓋王不行王政。則民已無常產。乃反畜養狗彘。使食人之食。而不愛惜檢制之。是視民輕於物。有以致民之死也。迨既死而塗有餓莩。又不知發倉廩而賑救之。是視倉廩重於民。無以救民之死也。至於人死。則曰非我不盡心也。歲凶害之也。夫如是。則與以兵刺人而殺之。乃曰非我殺之。而兵刃殺之也。何以異耶。蓋兵雖殺人。而其罪原不在兵。

民不加多。而其罪亦不在歲。王誠力行王道。而無歸罪於歲。則天下之民。方且來歸之不遑。豈但加多而已哉。夫堯水湯旱。天災流行。古帝王未嘗無之。但平日力行王政。有備無患耳。若彼權移小惠。不過驩虞之術。而究弗能徧耶。此王霸之所由分。不可不辨也。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

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此一章書。言虐政宜急去。仁政宜急行也。梁惠王因孟子之言。有感於心曰。小惠原屬無益。而王道在所當行。夫子之教。我誠至矣。然而善政多端。惟夫子盡言無隱。寡人願安心受教焉。孟子因其誠而設喻以問之曰。殺人

者或用梃杖。或用兵刃。二者有以異乎。王曰。器雖不同。而致人之死則一。無以異也。孟子又曰。殺人者或以兵刃。或以虐政。二者有以異乎。王曰。事雖不同。而致人之死亦一。無以異也。惠王之明。蓋已有可教矣。孟子遂直言之曰。與一利。不如除一害。虐政除然後仁政可舉。今王厚斂於民。而使庖有肥肉。廐有肥馬。在民則有饑餒之色。在野則有餓死之人。此何異於率獸而食人乎。是虐政之害民。正

無異於梃刃之殺人也。王亦知君國子民。即爲民之父母耶。夫獸與獸相食。人且見而惡之。况人君爲民父母。而不免於率獸食人。是有子民之責。而爲殘民之事。惡在其爲民父母乎。昔仲尼有言曰。始作木偶以從葬者。其人不仁之甚。殆無後乎。仲尼之惡之也。爲其象生人之形。用之殉葬。而涉於忍也。夫象人未至於殺人。仲尼猶且惡之。况實以虐政殘民。使之饑餓而死。如之何其可哉。蓋戰國之君奢侈無度。凡厚斂於民者。止供其庖肉廐馬之用。而民因以饑餓而死。故孟子以率獸食人爲言。正以侈心一啓。而遂不免乎此也。書曰。愼乃儉德。惟懷永圖。夫非恤民保邦之本務與。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此一章書。言王業有可圖。私怨不必報也。梁惠王本魏斯之後。三分晉地。故曰晉。後遷於梁。故曰梁。因喪敗之後。志圖報復。乃問於孟子曰。我晉國當先王之時。地廣兵衆。天下稱强。叟之所素知也。及傳至寡人之身。東與齊戰敗績。長子死焉。西爲秦人所侵。喪失河內外之地七百里。南又爲楚所辱。是皆寡人不競。以爲我先人羞。寡人竊恥之。今欲爲先人一洗其辱。不知如何經畫而後可。考惠王敗

於三國。皆其過舉。乃猶不能自反。而徒懷忿恨。豈大勇所爲哉。孟子因對曰。王以敗績之後。國勢已促。難於雪恥乎。誠發奮爲雄。雖百里之地。亦足致王於天下。況以晉國之大。獨不能一圖雪恥耶。是在王加之意而已。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此四節書。是言仁政足以無敵也。孟子又曰。臣言百里可王者。乃以仁政決之也。王如施仁愛之政於民。刑罰則省之。用法常寬而不戕民命。稅斂則薄之。取民有制而不朘民生。務令春而深耕。不妨其耕。夏而易耨。不妨其耨。又使民之壯者。於閒暇之日。講明孝悌忠信之理。使入而在家。以此理事其父兄。出而

在外。以此理事其長上。夫民衣食既足皆知禮義。一旦有事。必能親上死長。有勇當先。雖秦楚之大。堅甲利兵之莫與敵者。亦可使持梃而撻之。況其他乎。夫秦楚之堅甲利兵。而謂可使制梃以撻之者。蓋以彼有可乘之隙也。彼煩刑重斂。行不仁之政。則民務農之時。彼奪之矣。欲深耕易耨。盡力農事以養其父母。豈可得哉。至於父母凍餓。而衣食不能給。兄弟妻子離散。而室家不相保。是在彼之民。殆無異陷於井。而溺於水也。如是而王帥其師徒。往正其罪。彼積怨之民。必樂歸於我。又誰肎出力用命。以與王師相敵哉。故古語有云。仁者無敵。正言一行仁政。則天下歸心。而莫與之抗。不在強弱大小也。所謂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者。蓋以此。王請勿疑於心。斷然行之。卽以梁王可也。何雪恥之足云。戰國時兵戈相尋。率皆復讐搆怨。而民不勝其苦。故以愛民爲念。而教養兼施者。則天下無敵焉。以

其仁也。觀周以積德累仁。而遂有國祚靈長之慶。則創之與守總在乎仁而已矣。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此一章書言一統之業在於仁也。昔梁惠王之子襄王。孟子嘗往見之。以爲行道計。因其非有爲之君。乃出而語人曰。凡有爲之主。必表見於容貌詞氣之間。可以一見而決。當吾

之見嗣王也。始望之。旣不似人君之度。及近而就之。又不見有可畏者焉。且卒。然問曰。今諸侯爭戰。天下紛然。將何所定。吾對曰。天下分爲列國。是以不定。必歸於一統。則干戈息而天下可定矣。王又問今諸侯各爲雄長。孰能一統。吾對曰。列國攻伐相尋。皆以嗜殺爲事。是以不能相一。惟有以不忍爲心。而不嗜殺人者。則天下歸誠。自能一之矣。是知好生者天地之德。則不嗜殺人。非居中建極統一

萬方之要道與。

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此二節書言人君以好生爲心。則天下無不悅而歸之也。王又問曰。今列國之民。各統於

其君。受其禁制。孰能舍彼歸此乎。吾對曰。天下雖大。蓋莫不歸於不嗜殺人之主也。王知夫田間之苗乎。至七八月之間。時當亢旱。則苗皆枯槁。此正待雨以潤之也。天乃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將見苗之枯槁者。無不浡然興起矣。苗之興也如是。其孰得而止之乎。夫民情猶物理也。今夫天下之君。職在牧民。乃皆以爭鬭爲事。驅民於鋒鏑而不顧。蓋未有以仁愛爲心。而不嗜殺人者也。斯時也。有一不

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願以爲君亦如大旱之望雨矣望之誠切如是則來歸之勢自不容已殆猶水之就下沛然奔赴又孰能從而禦之哉所謂天下莫不與者蓋以此要之殺人之事不特戰鬬爲然凡足以害民生者皆是也故古帝王仁昭德博而猶有饑寒由我之思夫亦善推此不嗜殺人之心而已矣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此一章書是言爲人君者當黜霸功而行王道也齊宣王姓田氏名辟彊一日問於孟子曰在昔五霸迭興惟齊桓晉文名爲特盛心竊慕之其所行之事亦可得而聞之乎孟子對曰臣所學者仲尼也仲尼之徒以稱五霸爲羞無有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所傳

焉因無所傳故臣亦未之聞此乃無可言者若必欲言之不已其惟有王天下之道乎此孟子欲以王道進齊王也王曰王天下者必有其德德何如則可以王天下矣孟子曰天爲民而立之君舍民而求王不能也有能以仁心仁政保安其民則天下之民莫不愛戴以之致王自莫之能禦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此二節書言保民不外於一心也王曰保民者非大德不能若寡人者亦可以保民乎哉孟子對曰可王曰何由而知吾可以保民也孟子乃引事以証之曰王之臣有胡齕者臣

嘗聞其言曰。王一日坐於堂上。適有人牽牛而行過於堂之下。王一見而遂問之曰。牛將何所往。牽牛者對曰。新鑄之鐘。必用牛血以塗其釁。今有新鐘將殺此牛以釁之。故牽以往也。王曰。其舍之。吾不忍其恐懼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者然。牽牛者曰。王既不忍此牛。則無從取血。然則廢寢釁鐘之事乎。王曰。釁鐘亦國之正典。何可廢也。但以羊易之。則鐘可釁而牛亦全矣。臣聞胡齕之言如此。不知

果有此事乎。王見孟子述胡齕之言皆一一相合。因直認之曰。以羊易牛之事。誠有之。孟子見王有善心。遂從而開導之曰。王天下之道不必遠求。止此不忍殺牛之心。卽可以惠懷萬民。覆冒四海。以之致王而無不足矣。但百姓愚昧。見王以羊易牛之事。皆以王惜費而愛財。惟臣則知王之心。乃因牛觳觫之狀觸於目而感於心。有所不忍而然也。苟能因是心而擴充之。則保民而王何難哉。蓋不忍之心。仁之端也。因而充之。則全體大用。自然及於天下者廣。入於天下者深。而天下歸仁矣。故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

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此三節書。是孟子以仁術導齊王也。維時齊王一聞百姓皆以爲愛之言。乃曰。然。以羊易牛。形迹之間。似乎吝惜。誠有如百姓之議我者。但我之心。初不如是。齊雖褊小之國。然一牛之費。吾何愛焉。止爲牛觳觫之狀。若無罪而就死地。甚爲不忍。故以羊易之耳。此豈百

姓之所知哉。孟子從而詰之曰。百姓以王爲愛。王無足怪異也。以羊之小。而易牛之大。其迹涉有可疑。王之心。彼惡得而知之。王果隱痛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無罪。羊亦無罪。其何所分別乎。蓋孟子欲王察識。而自得其本心也。而王不能自解。但笑曰。當日以羊易牛之時。誠何心哉。及今思之。我非愛惜其財。而易之以羊者。果何謂也。自爲之而且不能解。況百姓乎。宜乎百姓之議我爲愛也。

孟子乃從而解之曰。以小易大。雖無解於百姓。而實則無傷也。當王之不忍觳觫者。乃王之仁也。而釁鐘之典。又不可廢。於是不得已而以羊易之。是乃仁之術也。何也。牛已見而羊未見也。既見牛。則不忍之心已發。未見羊。則不忍之心未形。於難處之中。而爲兩全之法。此所以謂之仁術也。若君子者。豈非善於行仁者哉。其於禽獸也。見其平日之生。即不忍見其死。聞其哀死之聲。即不忍食其肉。是

其仁也。至禮不可廢。而有不得不用者。則身遠庖廚。而不使接於見聞。乃以養此不忍之心也。王以羊易牛。正是仁術。即百姓以王爲愛。何傷乎。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

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此三節書。是勉齊王奮發爲仁之意。宣王聞

孟子之言而說曰。詩小雅巧言之篇有云。他人有心。予忖度而得之。正夫子今日之謂也。蓋以羊易牛之事。乃我所行也。及反而求之。而所以易之之心。竟不可得。幸夫子以見牛未見羊之故言之。扵我始覺恍然。及今我心。猶有戚戚然不忍之意焉。但此心甚微。王道甚大。夫子謂有合扵王者。果何在也。此宜王雖有得扵心。而尚昧夫擴充之義。孟子乃設喻以難之曰。今有白扵王者曰。以我之力。百鈞足以舉之。而一羽則不能舉。以我之明。秋毫之末足以察之。而輿薪則不能見。在王亦信而許之乎。王曰。否。夫人既能舉重。豈不能舉輕。既能見小。豈不能見大。此不可許也。孟子因而曉之曰。王如知此。又何民之不能保耶。蓋人與物。迥乎不同。而加恩則有難易之別。今王以羊易牛。恩已足以及禽獸。是能舉百鈞察秋毫也。而保安之功。獨不至扵百姓。是不舉一羽。不見輿薪也。其故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者。但不用力耳。一用力。則不難也。輿薪之不見。但不用明耳。一用明。則不難也。百姓之不見保。亦但不用恩耳。一用恩。則亦不難也。夫既不用恩以保民。何以致王。而不知苟一用恩。初非難事也。故王之不王。乃能爲而不爲。非欲爲而不能也。倘欲爲之。亦止此愛牛之心。推廣之而已。所謂是心足王者蓋以此也。王又問曰。夫子言不爲與不能。似有分別。然其形狀果何以異乎。孟子曰。不爲與不能之形。可易見也。如挾泰山之重。以超北海之廣。此乃天下必無之事。苟以此而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非能爲而不爲也。至於奉長者之命。而折取草木之枝。此乃天下最易之事。若以此而語人曰我不能。是其不爲之也。非爲之而不能也。不爲與不能之形有如此。今王有不忍於牛之心。卽此推之。自可保民而王。然而不王者。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實有不能。是乃折枝之類。亦但不

爲耳。王可不因而自勉乎。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

此二節。書言恩當推而心當度也。孟子曰。臣謂王之不王。猶如折枝。正以爲之甚易耳。如吾有父兄。乃吾之老也。於此盡其孝弟。是老吾老。而即推老老之心以及於人。使人皆得老其老。吾有子弟。是吾之幼也。於此盡其慈愛。是幼吾幼。而即推幼幼之心以及於人。使人皆得幼其幼。舉天下之老老幼幼。不過吾一人之心以推廣之。則措諸一世者。止如運於手掌之上。有何難哉。詩大雅思齊之篇云。文王之德。能刑法于寡妻。因及于兄弟。以御

治于家邦。蓋言文王齊家治國。雖若甚難。然不過舉斯不忍之心。以加彼寡妻兄弟。以及家邦而已。夫存諸己者。謂之心。而施諸人者。則謂之恩。故爲人君者。誠能推此心以施恩於人。則雖四海之大。皆爲吾所覆冒。足以保之而無難。苟不推此心以施恩於人。則雖妻子至近。彼必不能得所。亦不足以保之矣。而况四海乎。是故古帝王之豐功偉業。所以大過於人者。無他道也。亦但親親而及於仁民。仁民而及於愛物。由此心而善推之。其施爲之間。得其先後之序而已矣。今恩足及禽獸而功乃不至於百姓。則是先後無序。與古人之善推所爲者。大相反矣。獨何故與。蓋王亦未嘗取其心而度之耳。從來物質不同。莫能懸揣。必用權而後知其輕重。用度而後知其長短。凡物皆然。未有任其差謬而不用權度者。至於心。則應事接物。酬酢萬端。其所關爲尤甚焉。蓋心無權度。則是非利害之際。顛倒

錯亂非止一物之差謬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則不至於百姓。王請度之。不幾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反輕且短乎。試於輕重長短之間。一爲較量。則施恩必有序。而百姓自當亟保矣。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此三節書是孟子欲王自度其心。而先代爲之度也。孟子曰。以王愛物之心。甚於愛民。而失其輕重長短者。抑王欲興甲兵以示威。置戰士武臣於危地。因而結讐怨於諸侯。然後

快於心與。苟以是爲快。是不忍於一牛者。而獨忍於萬命。何不取而度之也。王曰否。吾何快此三者。特吾有大欲。故不得不以此求之耳。孟子聞齊王大欲之言。因探之曰。王之所謂大欲者。可使臣得而聞之與。時齊王之大欲。有難以語人者。但笑而不言。孟子乃試之曰。王之大欲。豈爲肥甘之美味。不足適於口與。輕煖之美衣。不足適於體與。抑爲華采之美色。不足於目之視與。鼓吹之聲音。不足於耳之聽與。近習便嬖之人。不足以使令於前與。若止此數者。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王之欲而不乏。而王之所求者。豈爲是哉。王曰否。吾不爲是而求也。孟子曰。王不爲此而求。則所謂大欲者。可得而知矣。殆欲土地令之開辟。秦楚使之來朝。臨莅中國。安撫四夷。成一統之盛。而始遂所欲耳。然有大過人之欲。須有大過人之爲。若止以興兵構怨之爲。而求一統無外之欲。是猶緣林木而求水中之魚

也。豈可得哉。王亦可以自審矣。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

此一節書。是孟子欲王反本也。王曰。興兵以求大欲。雖未遽得。豈至如緣木求魚之甚乎。孟子曰。是豈爲甚。殆有甚於是者焉。緣木求魚。不過不得魚而已。後日尚無災悔。若以興兵之爲。求一統之欲。雖盡心竭力而爲之。不惟無功。而且召禍。有必不可免者。王曰。所謂後必有災者。可得聞之與。孟子曰。後災之說。亦以天下之勢必之耳。今如鄒人與楚人交戰。以王揆之。則以爲孰勝乎。王曰。楚人勝。孟子曰。鄒楚之不相敵者。勢也。王既知之。則凡

勝敗之形。夫亦可以預定矣。然則國土之小者。固不可以敵國土之大。人民之寡者。固不可以敵人民之衆。兵力之弱者。固不可以敵兵力之強。豈非昭然可見者哉。今計海內之地。爲方千里者有九區焉。齊國集合其地。止有九區之一。以九區之一。而欲服海內之八。以大小衆寡強弱之勢論之。何異於鄒之敵楚耶。此臣所謂後必有災也。王若求遂所欲。愼不可以興兵搆怨爲也。蓋亦反其本乎。反本則不論勢而論理。不以力而以德。所欲者不求而自遂矣。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如是。孰能禦之。

此一節書。言反本在於行仁也。孟子曰。所謂反本者。亦唯此不忍之仁而已。今王發之於政者。皆以施吾不忍之仁。則仁恩所感。皆歸

心向化非有以使之。而若或使之矣將見天下之仕者。知王之朝可以行道。皆欲立於王之朝。天下之耕者。知王之野可以安業。皆欲耕於王之野。爲商賈者。知王之關市無征。皆欲藏於王之市。凡行旅者。知王之道途不滯。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有苦其君之虐政。而望王之救之者。皆欲來赴王所而愬其苦。是歸仁之誠。出於心之同然也。其如是。殆猶水之就下。亦孰得而禁止之乎。至此則大欲可遂。而無事興兵搆怨爲矣。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此三節書。言恆產之不可不制也。齊王感於發政施仁之言。請教於孟子曰。致王之道。誠不外於仁政。但我智識昏昧。不能遽進於此。願夫子輔導吾志。凡政之何以發。仁之何以施。明以教我。我雖不敏。未能行之盡善。然請嘗試而爲之。以副夫子之教焉。孟子乃指實之曰。仁政先於保民。保民先於制產。蓋產制而禮義自出。此一定之理也。若不假恆產。而自有禮義之恆心者。惟勤學問知禮義之士

人爲能然。若無知之民。一無恆產。無所依藉。則未免爲饑寒所迫。而因無禮義之恆心矣。苟無恆心。則將不顧廉恥。出於禮義之外。凡放蕩偏辟邪枉淫侈之事。無不爲之矣。及以此而陷於罪戾。爲人君者。然後加以刑辟焉。是欺民愚而以法罔之也。焉有保民之仁人既在位而操得爲之勢。忍爲此罔民之事乎。是故仁人而在位。即明君也。知夫民無恆心由無恆產。而以制民之產爲急焉。度民分地。

計口授田。必使仰足以事其父母。而不憂貧。俯足以畜其妻子。而不苦乏。歲之豐而樂也。用度有餘。可以終身飽煖。年之凶歉也有備無患。可以免於死亡。此可謂有恆產矣。然後驅策之以歸於善。則心無苦累。禮義自生。其從善也自輕易而不難矣。此所謂有恆產而有恆心。故明君以制產爲急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此三節書。言制民之產當有法。乃可以保民而王也。孟子又曰。明君制產。其盡善既若此。

而今也則不然。產非不制也。而古法不存。追呼日迫。爲之民者。上既不足以事其父母。下又不足以畜其妻子。雖豐樂之歲。亦終身困苦。一遇凶歉之年。則輾轉流離。不免死亡。若此者。雖皇皇救死。尚恐不足。安有暇日以講習禮義哉。無恆產而無恆心。所必然也。王若惻然於心。欲行仁政。則何不反求其本。而以制民恆產爲急耶。而制產則固有法矣。一夫百畝之外。又授地五畝以爲之宅。使樹桑牆下。以供蠶事。則絲帛不缺。而五十者可以衣帛而煖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孕字之時。則七十者可以食肉而飽矣。百畝之田。勿奪其耕耨收穫之時。八口之家。可以食之而無饑餒矣。此制恆產之法也。於是設爲庠序而謹慎其教。又於教中特重孝弟而申明其義焉。由是人知教化。恆心以生。愛敬之誠。皆出於心之不自已。將見尊長之勞。皆樂於代任。頒白之人。必無負且戴於道路者矣。夫制產

有法以至老者衣帛食肉無負戴之勞黎民不饑不寒知孝弟之義此即熙熙皞皞三代盛王之風也而謂不能王天下者未之或有臣所謂保民而王莫之能禦者蓋以此也區區桓文之事何足道哉戰國之君皆爭圖霸功而不言王道蓋以王道爲難行耳不知不忍之心人皆有之但即此一念之微而推恩於百姓初無難也孟子反覆開導在齊王雖迷而不悟然而立言切實確可施行非帝王治平之良法與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十三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十四

孟子 上之二

梁惠王章句下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因齊王之好樂而勸其與民同樂亦引君當道之意也齊臣莊暴一日來見孟子曰暴向者進見於王王語暴以己之所好在於音樂暴以爲人君好尚貴慎所趨當時欲對未得其辭不知好樂何如果有害於治否孟子曰聲音之道與政相通特患王好之未甚耳誠能推廣此心大同於物則一念悅豫之情即爲一國和平之化而齊國其庶幾於治乎孟子雖與暴言然恐好樂之

旨暴未必能達之於王。卽能達之於王。且未必能曲暢其說。故他日見於王而問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是言乎。王乃勃然變色曰。樂固不同。有先王之樂。有世俗之樂。寡人所好非能如咸英韶濩古先聖王之所作也。不過新聲雜奏。適一時之聽聞而已。何足道哉。此齊王自慙所好之不正也。孟子遂迎其機而導之曰。樂論公私。不論今古。誠使王好之之甚。不徒嗜其聲音之靡曼。而得其和氣之充周。則自上達下。歡然交欣。齊國其庶幾於治乎。蓋樂備乎文。實生於情。古今之樂。文不同而情同。古樂固足以興化。今樂亦足以致治。吾王欲審其所好。惟在甚與不甚之間耳。豈今樂獨異於古耶。孟子此言。非謂雅頌之音與鄭衛等。正以作樂之本。無非生於人心之和。故卽齊王之所好而引之於正。此亦格非心之一端也。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

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

此一節書。是卽人之常情。以啓王與民同樂之意也。齊王因孟子言聲音之道。可通於治。故遂問曰。夫子所言好樂之甚。齊國庶幾之說。可得聞乎。孟子欲進王以與民同樂之說。乃先詰王以獨樂與人樂之喩曰。常人之情。獨自作樂以爲樂。與人作樂以爲樂。二者果孰樂。王曰。樂之私。何如樂之公。獨樂而人不與。情未舒也。不若與人。孟子乃復詰王以與少樂與衆樂之喩曰。常人之情。人少而與之作樂爲樂。人衆而與之作樂爲樂。二者又孰樂。王曰。樂之偏隘。何如樂之大同。與少而衆不與。情未暢也。不若與衆。夫獨樂不若與人。與少不若與衆。此事理之至明。人情所共曉。爲人君者。特患未能推廣此量耳。誠能克去己私。廓然大公。則萬物一體之懷。卽爲宇宙太和之象。甚矣同樂之爲貴也。

臣請爲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

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此四節書是孟子言與民同樂及不與民同樂之效。欲齊王知所法戒而行仁政以及民也。孟子曰。王既知與人與衆之樂則作樂之理亦不外是矣。臣請爲王一一陳之可乎。今王爲鼓樂之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皆疾首蹙頞。私相告語曰。吾王之

好鼓樂奈何使我等至此窮困之地。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顛連已極而莫之省憂乎。今王爲田獵之樂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王羽旄之美舉皆疾首蹙頞。私相告語曰。吾王之好田獵奈何使我等至此窮困之地。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流離已極而莫之矜恤乎。夫鼓樂田獵本王適情快意之舉。乃百姓觸目傷心怨聲載道者何哉。蓋由平日獨樂其身不能推此好樂之心以安養斯民。故其愁苦之情有所感觸自不能已。此不與民同樂之故也。今王爲鼓樂之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皆欣欣然有喜悅之色共相告語曰。吾王庶幾身其康強而無疾病與。不然何以能爲此鼓樂之樂也。今王爲田獵之樂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王羽旄之美舉皆欣欣然有喜悅之色。共相告語曰。吾王庶幾身其康強而無疾病與。不然何以能爲此田獵之樂也。夫同此鼓

樂同此田獵百姓欣幸之私喜見顏色者何哉蓋由平日能推好樂之心使民仰事俯育各得其所故其愛戴之情發於至誠自不可遏此與民同樂之故也夫民情之哀樂係於好樂之公私如此今王誠能推此好樂之心以及於民發政施仁養欲給求使民安居樂業愁苦不生則四海歸心王業可成矣臣所謂好樂之甚則齊國庶幾者如此樂記曰大樂與天地同和唐臣魏徵之告太宗曰樂誠在人和蓋人主撫臨兆庶不可使一夫之不獲一物之失所必也制田里教樹畜下寬仁之詔行賑恤之典使老安少懷家給人足熙熙然如登春臺如安衽席人心既和則天地之和亦無不應此帝王作樂之本與世同揆不專求之聲音節奏間也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

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此一章書是孟子因齊王論囿而引之以同民也齊王當日欲廣其囿諛佞之徒必有假文王之事以逢之者故宣王問孟子曰嘗聞文王之囿周圍凡七十里之廣果有之乎孟子對曰據傳記所載曾有此說王又問曰文王不過百里之國爲囿如是其大乎孟子曰當日之民猶以爲小也王曰寡人之囿周圍僅四十里比於文王之囿規制甚狹乃百姓猶以爲大何也孟子曰文王之囿雖有七十里之廣然未嘗以爲己私凡民之芻以牧養蕘以採薪者皆往其中以取焉民之雉以逐禽兔以逐獸者皆往其中以取焉囿中所有無一不與民共其利既與民共其利則用者

多而出者寡、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若王之囿。則與文王異矣、臣初至於王之境上、羇旅之臣、必先問國之大禁。知所避忌、然後敢入。因而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禁人出入、若有百姓擅殺囿中之麋鹿、卽與殺人同罪。夫麋鹿與人、貴賤懸殊、乃賤人而貴畜、立令如此之嚴、爲法如此之峻、雖爲苑囿、實同陷阱。民以爲大、不亦宜乎。夫同一囿耳、在文王則爲民利、在王則爲民害、是不在規制之大小。而在與物之公私、王當弛其禁令、法文王同民之意可也。按周書無逸有云、文王不敢盤於游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推此志也、其囿未必如是之大、乃孟子不辨其事之必無、而但言其心之利物、則知古人設立苑囿、不過農隙講武、非爲朝夕從禽、故令寬而民不犯、澤溥而君不私、同民之治尚矣。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此一章書、是孟子欲齊王以仁智交鄰、以大勇安天下、而先言事大事小之道也。齊宣王問孟子曰、講信脩睦、國之大事。壤地相接之國、與我爲鄰、交之果有其道乎。孟子對曰、有。鄰國固有大小之殊、交鄰亦有仁智之異。大凡爲大國者、每多稱雄爭長、侵陵小國、便爲不仁。惟仁者度量寬洪、誠意惻怛、爲能忘己之大、而事鄰之小。古之人有行之者、若成湯之於葛伯、文王之於昆夷、小國雖或不恭、而所以撫字之心、自不能已。此成湯文王之所以爲仁也。爲小國者、多不度德量力、啓釁大國、便爲不智。惟智者通曉義理、酌量時勢、爲能安己之小、而事鄰之大。古之人有行之者。若太王之於獯鬻、句踐之於夫差、大國雖見

侵陵。而所以敬事之禮。尤不敢廢。此太王句踐之所以爲智也。然大國之當事。小國之當恤。仁者智者豈有所勉强於其間哉。凡此莫非天理之當然也。仁者忘其勢之在己。而嘉人之善。矜人之惡。是有優容之大度。而自然合理。能樂天者也。智者順其勢之在人。而循理而行。相時而動。是有敬愼之小心。而不敢違理。能畏天者也。仁者惟其樂天。故能與天爲一。包含徧覆。無物不容。四海皆在怙冒之中。其氣象足以容保天下。智者惟其畏天。故能聽天所命。而制節謹度。無時敢忽。强敵無一可乘之隙。其規模足以保守一國。詩經周頌我將之篇有云。人主能畏懼上天之威。不敢違逆。於是可保守天命而不失矣。此爲保天下者言也。而言畏天如此。可見畏天樂天。總不出一敬愼之念。保國保天下。究亦同此謹守之功。交鄰之道。誠莫善於此矣。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

無好小勇。夫撫劒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此二節書。是齊王以小忿爲疾。而孟子進之以大勇也。齊王聞孟子之言。因嘆美之曰。夫子論仁智交鄰之道。能保國保天下。可謂大哉言矣。然欲行仁智。必有過人之量。能忍天下之所不能忍者。奈寡人有一疾病。偏好剛勇。遇小國無禮。不能包容。遇大國見侵。不能含忍。如何能成仁智之事。孟子對曰。王以爲好勇有妨於仁智。臣正以爲仁智非勇無以濟耳。但勇有大小。王請勿好小勇。若激於一時之怒。撫劒疾視曰。何人敢與我爲敵哉。此乃憑恃血氣。匹夫之勇。僅可以敵一人。不足好也。王何不振其剛健之德。配乎道義之正。發憤爲雄。威加海內。則仁之所不能容。智之所不能忍。勇一振焉。乃克有濟。此眞帝王之大勇也。王何以爲病哉。可見不忍區區之小忿。便爲血氣之强。能伸安天下之大勇。便爲

義理之剛。人主不可不審所尚也。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此三節書是孟子引文武之大勇。欲齊王法

之以安天下也。孟子曰。臣謂王當以大勇爲好。盍嘗觀之於詩。而文王之事。有足徵矣。大雅皇矣之篇有云。密國違拒王命。侵陵阮國。而往至於共地。王乃赫然奮怒。整頓師旅。以止遏密人往共之衆。使之不得至於阮國。抑強扶弱。於以篤厚周家之福。於以慰答天下仰望之心。詩之所言如此。是興兵伐密。文王之所以爲勇也。文王赫然一怒。而天下之民。俱賴之以安。其勇何如大哉。抑嘗觀之於書。而武王之事。更足徵矣。周書泰誓之篇有云。上天降生下民。立之君以主治。立之師以主教。其意但欲爲君師者。代天宣化。輔助上帝之所不及。故使之享有天位。寵異之於四方也。今我既受天之命。而有君師之責。則凡有罪之當誅。無罪之當憫。惟我得以主之。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虐民者乎。書之所言如此。若有一人橫行作亂於天下。武王不勝忿恥。是以有伐商之舉。此武王之所以

爲勇也。武王亦惟赫然一怒。而天下之民。俱賴以安。其勇又何如其大哉。夫文武之所以稱大勇者。以其能除暴安民耳。王今者誠能法文武之所爲。亦赫然一怒。剪除暴亂。救民水火。以安全天下元元之命。則民之想望。同於救焚拯溺。惟恐王之不好勇也。何以好勇爲病哉。此臣所謂帝王之大勇。王之當好者也。要之仁雖事小。非以養亂爲仁。智雖事大。不以僅守爲智。惟殄暴而天下無有阻吾之

仁。定亂而天下不能窮吾之智。故事小事大。無不咸宜。豈非大勇之與仁智。乃相成而不相背也哉。宋臣司馬光以仁明武爲君德之要。信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欲齊王君民同樂也。齊宣王館孟子於雪宮。一日親往就見。王誇其禮遇之隆。因曰。賢者從田間來。亦有此安居之樂否。孟子對曰。君以此待賢。則賢者宜有此樂也。然此樂非特賢者所有。當與凡人共之。使爲人君者獨享其樂而不恤其民。則必有非怨其上之心矣。夫爲下者當安爲下之分。不得其樂。而遂非怨其上。固非在下之所宜有。然爲君者當盡爲君之道。爲民上而獨享其樂。致使百姓怨望。亦君人者之過。所以人君當推此樂。公之於民。不但當與賢者共之已也。且憂樂同民。民自無不感者。如安居粒食。民之樂也。臺池鳥獸。君之樂也。爲君者誠能所欲與聚。而樂民之樂。則民一見君有可樂之事。莫不欣然色喜。而亦樂君之樂矣。饑寒窮困。民之憂也。宵衣旰食。君之憂也。誠能所惡勿施。而憂民之憂。則民一見君有可憂之事。莫不戚然動念。而亦憂其憂矣。夫君以

民之憂樂爲念。則民亦以君之憂樂爲心。君民一體。上下同情。是憂樂不以一己而以天下。其懽忻愉怡。疾痛疴癢。無不相關如此。將見天下之民。視之如父。戴之如天。有不成王業者哉。宋臣范仲淹有云。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惟其先憂也。故閭閻無愁苦之聲。惟其後樂也。故朝廷享尊榮之奉。人主亦知所先後可也。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

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

此二節書。是孟子引晏子告君以法古之言而欲齊王知所以勤民也。孟子曰。臣謂同樂可以致王。不必遠徵諸古。即齊之先君有行

之者。昔者景公問於其臣晏子曰。吾意欲觀於轉附朝儛二山。復遵海濱而南行。至於琅邪之邑。思昔先王遊觀。當時稱頌。後世傳述以爲盛事。吾當何所脩爲。而可以比隆往古也。晏子對曰。吾君當游幸之日。而有志於法古。善哉問也。臣請以先王之觀言之。天子十二年一適諸侯之國。謂之巡狩。蓋巡狩之義謂巡行諸侯所守之境。而察其政事之治否也。諸侯六年而朝於天子。謂之述職。蓋述職之義。謂陳述其所受之職。而待王朝之黜陟也。天子諸侯。未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每年春秋。巡行郊野。時當春和。正百姓播種之候也。察其中有不足者。發倉廩以補之。時當秋成。正百姓收穫之候也。察其中有不給者。發倉廩以助之。天子行於畿內。諸侯行於國中。其勤民之心。如此之切。故當時之百姓。頌聲交作。流傳至今。夏諺有云。吾王若不行遊。則誰知吾之不足。而得蒙上之休。吾王若不豫

樂。則誰知吾之不給。而得蒙上之助。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爲四方諸侯之法則焉。觀夏諺所云。則先王之補助足徵。遊觀可法矣。蓋上世之君。雖有省方問俗之典。然車徒不擾。供應不煩。故每親履田間。進父老詢疾苦。布德行惠。賑貧恤困。君民之情。有如家人父子之相得者。千載而下。猶想見其熙皡之象焉。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

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

此三節書是晏子言後世遊觀之弊。而欲景公取法先王也。孟子引晏子之言曰。今也諸侯之觀。則不如先王矣。人君一出。則師旅從之。既有師旅。便有糧食。供億甚煩。所至之地。無不騷動。於是民之饑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然側目相視。謗言交興。不勝怨惡。上違天子之命。下虐無罪之民。糜費飲食。如水之流。無有窮極。是乃流連荒亡。縱於逸樂。而爲所屬小國諸侯之累矣。蓋從流下而遊蕩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留戀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至於廢時。謂之荒。樂酒無厭。至於失事。謂之亡。同一遊觀。而恣情快意。遂至於此。可不戒哉。若在先王。則非巡狩述職。卽省耕省斂。何嘗有流連之樂。荒亡之行乎。夫先王如彼。

今時如此。得失臧否。判若蒼素。惟在君所行何如耳。誠能痛改今時之弊。而不致慢游以病民。則何先王之不可幾哉。晏子之言如此。周公之告成王曰。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成王爲守成令主。而周公猶惓惓告誡者。誠以逸豫之不可長也。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此一節書是孟子言景公能行晏子之言。亦欲齊王行己之言也。孟子曰。景公聞晏子之言。使置而不用。究亦何補於治哉。乃欣然悅從。遂大申命令。徧布於國。出而次舍郊外。訪問民之疾苦。晏子未言之前。從未舉行。於是始興發倉廩。以補民之不足。而晏子之言。一一見之行事。諫行言聽。膏澤下究。既乃召樂官太師而命之曰。喜起同心。自古爲難。我今

悅晏大夫之進諫。而晏大夫亦悅我之聽言。君臣相悅如此。爾其播之音樂。以誌一時之盛。當日所作之樂。即今所傳徵招角招是也。蓋五聲之中。徵以爲事。角以爲民。惟君臣爲民事而相悅。故即爲民事而作樂。樂以招名。其繼美都俞之意乎。其樂章之辭有曰。畜君何尤。言晏子能止畜其君之欲。而不至於招尤取罪也。臣思忠臣之心。惟恐其君之有欲。故畜止其欲。跡雖似乎犯顏。意實出於愛主。

又何罪過之有哉。景公能行晏子之言。故遂有事治民安之效。王能行臣之言。自有民安物阜之休。願王與民同樂以致王可也。按孟子先勸王以君民同樂。復証之以君臣相悅者何哉。蓋民生之休戚。田野之利病。必明良交贊。臣主一心。而後政無不舉。恩無不沛。聖主養賢以及民。職是故也。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

此一章書。是孟子勸齊王當行王政。先正言以導之。復曲誘以進之也。昔周天子建明堂於泰山之下。朝見諸侯。至齊宣王時。周室既

衰。人以爲天子既不復巡狩。而齊爲侯國。非所宜居。理當拆毀。故宣王問孟子曰。人皆謂我明堂當毀。果毀之乎。抑且止而不毀乎。孟子對曰。明堂非諸侯之堂。乃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王若欲行王政。則當存而勿毀之矣。王曰。王政如何。寡人可得聞與。孟子對曰。行王政者莫善於文王。文王當日雖未嘗稱王。而所行實皆王政。其治岐也。於耕者之田賦。則行九一之法。而斂從其薄。於仕者之子

孫則有世祿之典。而報從其厚。於關市。但稽察非類。而不征其私貨。於澤梁。則任民取利而不嚴爲禁令。於犯罪之人。法止及其本身而不株連其妻子。文王養民之政。可謂厚矣乃其中則尤有加意者。人之老年無妻。謂之鰥夫。老年無夫。謂之寡婦老年無子。謂之獨夫。幼年無父。謂之孤子。此四等人。乃最爲困苦。天下之窮民而無所告訴者。文王發政施仁。生全愛養。無所不周。而遇此等之人。尤加矜恤。務使得所。詩經小雅正月之篇有云。富人猶可。惟煢獨之人。情實可憐。此文王所以尤加之意也。文王治岐。雖一國之政。實治天下之規模。亦不外是。王若欲行王政。以文王爲法可也。蓋帝王以天下爲家。士農工商。平日固當有養之之政。而鰥寡孤獨之人。顚連無告。人生之最不幸者。若非加意惠鮮。多方養濟。勢必轉於溝壑。以傷天地之和。此王政之所以獨亟也。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此一節書。是孟子因齊王之好貨。而欲其推己以及民也。公劉。是后稷之曾孫。孟子旣述文王治岐之政。齊王遂嘆美之曰。善哉夫子之言。眞愛民之良法也。孟子曰。聞善貴於能行。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見之行事。王曰。寡人自揣有一疾病。寡人喜好貨財。不能行此王政耳。孟子對曰。好貨何傷。昔者公劉亦嘗好貨。詩經大雅公劉之篇有云。公劉處西戎之時。乃野有露積。乃家有倉廩。乃裹其餱糧。于橐于囊之中。爲遷都計。思和戢其人民。而用以光大其國家。而張我弓矢。與干戈戚揚。於是方以啓行。而往遷於豳焉。詩之所言如是

由此觀之。公劉之民。必使之居者皆有積倉。行者皆有裹糧。富足如此。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立國興業焉。惟其能推好貨之心以及民也。王如好貨。亦倣公劉之意與百姓同之。則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蓋樂利之心。人所同有。仁君在上。必先爲之分田制產。使百姓比屋可封。征斂不擾。則府庫之財。皆爲君守。君民一體。公私各足。所以成豐亨豫大之休也。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此一節書是孟子因齊王之好色而欲其推己以及民也。太王是公劉九世之孫。名亶父。號古公。武王即位。始追尊爲太王。齊王又曰。寡人自揣不但好貨。更有一疾病。喜好女色。不能行此王政耳。孟子對曰。好色何傷。昔者太王亦曾好色。而鍾愛厥妃。詩大雅綿之篇有云。古公亶父。因狄人侵伐。乃來朝走馬。率循西水之涯。至於岐山之下。於是及其妃姜女。同來擇宇而居。詩之所言如此。當是時也。百姓內無怨而無家之女。外無曠而無婦之夫。惟其能推好色之心以及民也。王如好色。亦倣太王之意與百姓同之。使室家相慶。婚姻以時。則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要之好貨好色。公劉太王非實有此事。孟子特據詩言所及。以見聖王舉動無不體念民情。所欲與

聚。所惡勿施。坐明堂而行王政。寧有舍此他求者哉。故曰王道本乎人情。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此一章書是孟子責難於君之意也。一日孟子設辭以問齊宣王曰。王之臣有寄託其妻

子於所厚之友。而自往遊楚國者。及其自楚反也。則其妻子凍餒。而此友未嘗周給。王之臣。將如何以處其友耶。王曰。朋友有通財之義。受其託而負之。友誼已廢。不可交也。當棄絕之。齊王固明於友誼之當盡矣。孟子又設辭以問之曰。士師爲獄官之長。有鄉士遂士之屬。爲士師者。不能統理所屬之士。致使刑獄不當。王當如何以處之耶。王曰。人臣有官守之責。任其職而曠之。臣職已失。不可用也。

當罷黜之。齊王又明於臣職之當盡矣。孟子因問之曰。人君撫有一國。若政事廢弛。民生困苦。而四境之內不治。必有任其責者。將如何以處之耶。王乃顧左右以釋其愧。言他事以亂其辭。若不聞其說者。是明於責人。而暗於責己矣。夫孟子以齊王可與有爲。故旁引曲喩。欲其反己自責。虛心下問。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惓惓入告。三致意焉。不意其恥於聞過。隱忍苟安如此。所以人君貴脩身立

政。納諫求言。以爲久安長治之計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愼與。

此一章書。見國之所重在於人才。人君當敬愼於任用之時。以合民心而保國祚也。孟子進見於齊宣王曰。人君纘承丕基。累代相傳

者。謂之故國。其歷年既已久遠。凡高大之喬木。與累世之舊臣。皆所宜有。獨是世臣與國義同休戚。宗社生民。實憑藉之。則故國之所以見稱者。誠不在有喬木之謂。而惟在有世臣之謂也。然世臣皆由於親臣。今日之心膂股肱。卽他年之老臣勳舊。乃王則已無親臣矣。昨日所進用而親信者。今日卽亡去而不知。親臣且無。安望其將來有世臣得以稱故國乎。齊王自解之曰。前此亡去者。皆不才之

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爲意耳。我今將何術而豫識其不才。遂舍置之。使所用者皆可親信之賢才乎。孟子對曰。國君用人。與其悔之於後。何如致謹於初。所以進賢之際。遲回詳審。其難其慎。一若爲勢所迫欲已而不得者然。蓋以用之而崇以爵位。所謂尊也。倘尊非其人。勢必以賢而卑者易之。是使卑踰尊矣。用之而委以腹心。所謂戚也。倘戚非其人。勢必以賢而疏者易之。是使疏踰戚矣。夫尊卑有等。疏戚有序。乃國家大體攸關。安可不慎之於始乎。惟其始進能慎。所以任用皆賢。而無事後之悔也。然則求賢若渴。固人君之盛心。而非慎重名器。不能得真才。此辨才論官之典。爲用人之要也夫。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此三節書是言人君用舍刑罰。皆當參之於衆而察之於獨也。孟子曰。進賢固所當慎。而慎之必有其道。設有人於此。左右近侍皆稱其賢。恐出於阿譽。未敢遽信也。舉朝大夫皆稱其賢。恐出於黨同。亦未敢遽信也。至於通國之人皆稱其賢。然後從而察之。聽其言語。考其素履。必真見其才德之實。然後進而用之。其慎於用賢如此。夫人君用人。不用則舍。舍之之道。亦不可不慎也。有人於此。左右近侍皆謂之不賢。恐出於偏毀。未敢遽聽也。舉朝大夫皆謂之不賢。恐出於私惡。亦未敢遽聽也。至於通國之人皆謂之不賢。然後從而察之。核其生平。究其心術。必真見有不賢之實。然後從而去之。其不敢輕去又如此。一用一舍。既採公論。又加灼見。則不才無由倖進。

而眞才不致遺棄。何至有誤用之悔耶。夫用舍刑罰。皆人君之大權。至於用刑。尤不得已之甚者。人主又安可不謹也。有人於此。左右近侍皆謂之可殺。未敢遽聽也。舉朝大夫皆謂之可殺。未敢遽聽也。至於通國之人皆謂之可殺。然後從而察之。驗其罪狀。審其情跡。必眞見其有可殺之實。然後從而殺之。獄雖斷於朝廷。而論實孚於通國。故曰國人殺之也。夫用賢退不肖。以至於刑戮。人君必周詳

愼重。以求合於輿情如此。斯誠不私喜而加爵。以民之所好爲好。不私怒而用刑。以民之所惡爲惡。可以爲民之父母矣。人心既得。邦本斯固。此所以國祚久遠。等於苞桑磐石也。書曰。天命有德。天討有罪。又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蓋人君承天意以從事。即在因人心以出政。惟賞不僭而刑不濫。始可下合百姓之心。上邀維皇之眷。誠保世滋大之要圖也。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

此一章書見爲人君者當盡仁義之道也。齊宣王問孟子曰。自昔相傳湯放桀。武王伐紂。果有此事乎。孟子對曰。南巢之放。牧野之師。考之經傳。誠有其事。齊宣王又問曰。湯武以諸侯而放桀伐紂。是臣弒其君也。於理可乎。

孟子對曰。人君爲天下共主。以其能盡仁義之道。立極綏猷也。若害仁之人。存心淫暴。滅絕天理。則謂之賊。害義之人。行事乖亂。傷敗彝倫。則謂之殘。殘賊之人。衆叛親離。天命已去。止可謂之一夫矣。書經有云。獨夫紂。蓋紂自絕於天。武王特奉天討。爲四海除殘賊。故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其爲弒君也。湯之放桀。亦猶是耳。蓋天生民而立之君。必履仁蹈義。斯足以祈天永命。長享祿位。故古之帝王兢

兢業業。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此一章書見人君任賢。當盡其才也。孟子一日見齊宣王曰。人君用賢以治國。即如用木以治室。欲爲巨室。務需大木。則必命工匠之師多方採取以充其用。若工師果能得大木。則王欣然喜慰。謂有是美材。斯能勝巨室之任也。倘匠人誤加斲削。以致短小。則王艴然作怒。謂其壞是美材。不能勝巨室之任矣。任木則欲其大如此。若賢人者。國家之楨幹也。當幼時所講究服習。皆內聖外王之大道。待至壯年。欲得君而事。見諸施行。庶不負其所

學。乃王不能用其所長。而謂之曰。姑且舍置汝之所學。以從我所好。夫賢人所學者仁義。王之所好者功利。今欲其舍所學以從王之所好。是不欲其大。而欲其小之也。爲室則必欲盡一木之材。而治國則不能盡賢人之用。是任賢不如任木矣。王亦比類而思之否乎。且王不任賢。是不愛才。亦不愛國矣。試更爲王進論之。今有璞玉於此。其價直雖萬鎰之多。極其愛重。然璞玉必待彫琢。而彫琢必需良工。則愛玉之甚。未有不付玉人而能成器者也。至於國家之重。甚於璞玉之貴。賢人之治國。甚於玉人之治玉。王當簡賢任能。舉國以聽之可也。乃欲其姑舍所學而從我所好。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是愛國不如愛玉矣。王亦比類而思之否乎。蓋聖主必待賢臣而成功。俊士亦俟英主以顯用。誠能驩然交洽。相得益彰。諫行言聽。道合志同。將見化臻上理。垂拱萬年。則任賢之道得也。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言征伐之道。當順民心以合天意也。昔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國人大亂。齊人乘釁而伐之。遂大勝燕。宣王乃問於孟子曰。寡人興兵伐暴。賴宗廟之靈。師徒奏凱。燕國既破。或有謂燕亂已除。利不可貪。而勸寡人勿取者。或有謂燕實無主。幾不可失。而勸寡人取之者。自寡人思之。齊與燕皆萬乘之國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勢均力敵。其勝負正未可決。乃不待曠日持久。以五旬之速而舉戰勝之功。夫豈強將勁兵人力之所能及乎。天意固有在矣。天既以燕與我。若棄而不取。是違天也。違天者必受其殃。今欲從而取之。夫子以爲何如。孟子對曰。王欲知天意。當觀民情。設使取之而燕民喜悅歸附於齊。則是人心已離。天命已絕。斯可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當時紂惡貫盈。人心皆已歸周。故伐商以有天下。設使取之而燕民不悅。思戀故主。則是人心未離。天命未絕。即當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當

時紂惡未稔。人心猶未忘商。故服事以終其身。今燕之可取與否。王亦惟決之於民心向背何如耳。且王若欲得民心。又莫先於施仁政矣。今以齊萬乘之國。伐燕萬乘之國。并力固守。勢足相當。乃燕之民。聞齊師入境。人無鬬志。以簞食壺漿。迎犒王師。豈有他故哉。不過因燕用虐政。民不堪命。如在水火之中。故迎齊師而望救耳。王能發政施仁。以拯其困苦。則燕人喜慰。而中心愛戴矣。倘恃強力。更

爲暴虐若水益加深。火益加熱。則燕民之望救於齊者。又將待救於他人。特一轉移之間耳。夫豈伐之既勝。而遂可以取之無患哉。王亦順民心以承天意可也。漢光武之勅馮異曰。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宋太祖之戒曹彬曰。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可見帝王得國。必以民情爲本。有天地父母之心。然後可以行伐暴救民之事。其坐致太平。享國長久也宜哉。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

此一章書。是孟子告齊王以弭兵之策也。齊

人前欲取燕。孟子告以當順民心。齊人不聽。竟利其有而取之。於是諸侯將謀伐齊以救燕。齊王聞之。問於孟子曰。自寡人取燕。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計以預待之乎。孟子對曰。臣聞古有以七十里之小國。能行政於天下者。商王成湯是也。今齊國地方千里。乃懼諸侯伐己。是以千里而畏人矣。臣未聞古有以千里畏人者也。湯以七十里爲政於天下。於書見之。書經仲虺之誥有云。湯初與葛國爲鄰。葛伯無道。湯舉兵伐之。是湯之征伐。自葛國始也。當時天下之人。皆信湯之伐葛。原爲匹夫匹婦復讐。而無利天下之心。湯東面而征。則西夷之人怨望。湯南面而征。則北狄之人怨望。其言曰。王何不先來征我之國乎。書言如此。其時天下之民。望王師之來。又恐其不來。如大旱之時望雲合而雨。又恐虹見而止也。及王師既至。商賈安於市。交易者不止。農夫安於野耕耘者不變。但誅戮其有罪之

君。而撫慰其無罪之民。如大旱之後。甘雨應時而降。民皆欣然大悅。所以書經又載百姓之言曰。待我君來。我君一來。庶幾各得蘇息矣。此所謂七十里而爲政於天下也。按此二節書。孟子言雖未終。而大義已見。其要在天下信之四字。信在天下。所以致其信者在一人。又不專在臨時。而在於積久。是故仲虺稱湯之德有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爲人君者所當留意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此二節書。是孟子申明上文千里畏人之說。又正答何以待之之問也。孟子對齊宣王曰。湯以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而齊乃以千里畏

人者何耶。蓋燕國之暴虐其民。譬如火焚水溺。王興師往伐之時。燕之百姓皆以爲王將救我於水火之中。故欣然各以簞食壺漿迎犒王師。王必如湯之伐罪弔民。發政施仁。乃可以慰燕民之望。若殘殺其父兄。係縛其子弟。拆毀其宗廟。遷取其重器。是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如之何其可也。夫天下諸侯之心。原畏忌齊國之彊。欲併力以圖之。特未有可乘之釁耳。今齊併取燕國。增地一倍。而不舉行仁政。自示天下諸侯以可乘之釁。是天下之兵。王實有以鼓動之也。能不以千里而畏人乎。爲今日計。王須急發號令。反其所掠之老少。止其欲遷之重器。謀於燕之羣臣百姓。就燕公子公孫中。擇一賢者立以爲君。而後引兵去之。如是則燕亂已定。齊不爲暴。諸侯無以爲名。尚可以及其未發而止之也。王欲求所以待諸侯者。亦惟如是而已。夫即伐燕一事。凡孟子所與齊王言者。雖皆隨事匡救之

說。然亦可以見聖賢之學術。與王政之大端。

惜乎齊王親見孟子。而不能實用其言也。

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

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此一章書見爲人君者當行仁政以恤民也。

昔鄒國與魯國戰。爲魯所敗。鄒君穆公問於孟子曰。是役也。吾有司對敵而死者三十三人。而民未有赴救有司而死者。今將誅之。則人衆不可勝誅。將不誅之。則民怨恨其長上。視其死而不救。法令何以得行乎。不知當如之何。使刑不濫而民亦知罪也。孟子對曰。民之疾視長上之死。有由然也。蓋凶年饑歲。君之民。其老弱者展轉死於溝壑之中。其少壯者離散而之四方。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有餘粟。府庫有餘財。有司皆不肯陳告於君。使散財發粟以賑救之。是爲上者暴慢不仁。而殘虐下民也。曾子有言曰。人之立心制行。當戒之哉。戒之哉。凡怨讐之出乎爾身者。卽反報爾身者也。由此言觀之。君與有司視民之死而不救。民怨久矣。至今日乃得反之。所以視有司之死而不救也。然則君無歸咎於民。

亦反求諸己而可矣。若君能以愛民爲心。而舉行仁政。則有司不敢不體君之心。亦知愛民。有司既能愛民。爲之民者。自然情義相關。居常則親其上。遇難則死其長。何至疾視而不救哉。大抵君民本同一體。民之財。既當供之於君。君之財。更當散之於民。豐凶散斂。上下相通。故雖水旱災荒。不能爲害。而國與民常相保也。雖然。又有說焉。散財發粟。不可廢也。不可恃也。未荒之時。別有先圖。救災之方。

非專一道。總又必以得人爲本。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此一章書見立國之道貴自強也。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介於齊楚二大國之間。不能不事。又不能兼事。將事齊乎。抑事楚乎。孟子對曰。凡謀之出於事人者。皆僥倖苟且之謀也。事齊則見怒於楚。事楚則見怒於齊。必不能兩全而無害。是謀或有人言之者。然非吾所能及也。君必欲吾言之而不已。則別有一策焉。惟是自守而已。國有斯池也。則鑿之而使濬。國有斯城也。則築之而使高。然又非專恃此城池也。必也爲人君者與斯民同守之。其君自能效死。而斯民亦感其君平時之恩惠難相從而弗去。此爲有地利。兼有人和。是則可爲也。按孟子他日之告文公也。一則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再則曰。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此效死而民弗去之本也。聖賢之謀人國勢有彊弱。時有難易。始終以帝王大道行之。必不肎出於權謀苟且之說。其道可彊可弱。可常可變。似迂遠而非迂遠。後世有謂孟子窮於策滕者。非善讀孟子者矣。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

此一章書見立國者當爲善也。滕文公問曰。滕薛相倚。有如唇齒。今齊人取薛地而將築城。則滕益孤而齊益偪矣。寡人甚恐。當如之何而可免於吞併乎。孟子對曰。敵國外患。從古有之。昔者大王居邠。狄人時來侵擾。大王遂棄去邠地。至於岐山之下居焉。當是時。非

擇岐山爲興王之地而取之也。蓋由迫於狄難。不得已也。惟大王能爲善於不得已之時。故周家王業由此而起。苟後之爲人君者能如大王之爲善。其後世子孫亦必有應運而王者矣。然君子創基業於前。垂統緒於後。但能爲所當爲。使後世子孫可繼續而行耳。若夫興起王業成一統之功。則天之所爲。非人力所可必。而君子初心。未嘗計及於是也。今齊彊滕弱。君將奈彼何哉。止宜勉彊爲善。盡其在我。聽其在天而已矣。夫彊爲善一言。非止爲滕君目前之計。實有國家者經久之謀。漢儒董仲舒曰。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可謂得孟子之意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

此一章書見立國之道有二說。而滕當以守爲主也。滕文公問曰。滕。褊小之國也。竭盡財力。以事齊楚之大國。則不能免其侵凌之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始居於邠。狄人時來侵犯。始事之以獸皮幣帛。則不得免焉。繼事之以走犬良馬。則不得免焉。終事之以明珠美玉。則不得免焉。大王乃會集邠民之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願欲者。非皮幣犬馬珠玉也。乃吾邠之土地也。吾嘗聞之君子以愛人爲心。不以土地之生物養人者。至於爭地以戰。反害乎人。爾二三子莫患我去之後。便無君長。但使有人撫安爾等。是

即爾之君長也。我將舍此而遷於他方矣遂棄去邠地。經過梁山。而作邑於岐山之下以居焉。當其初去之時。邠人相與言曰。吾君乃仁人也。我輩賴以爲安。何忍舍之。於是從之遷岐者。人衆爭先。有如歸市。以大王之事言之。此乃遷國以圖存。固一說也。或者又曰。國家土地。原祖宗貽與子孫。使世世守之。非我身之所得專主也。縱遭患難。但宜效死以守。不可舍而他去。以或人之論言之。此乃守正以徇國。又一說也。爲君今日計。請於斯二者之中。擇取其一。勉強行之而已矣。總之立國以仁民爲本。爲人君者。必先能仁民。而後可以講隨宜處置之法。本末先後。萬世不能易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此一章書見人主見賢不可不專。聽言不可不審也。魯平公因樂正子稱孟子之賢。將出而就見孟子。有嬖人臧倉者忌之。乃陽爲不知而請曰。他日君有所出。則必先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馬矣。有司尚未知君將何往。臣敢有請焉。平公曰。吾將往見孟子。臧倉曰。吾君乃千乘之尊。孟子一匹夫而已。何故吾君不自尊重。而輕身以先加禮於匹夫。無乃以孟子爲賢者乎。夫賢者舉動必循乎禮。行事必合乎義。禮義原從賢者而出。而孟子之後喪其母。過於前喪其父。厚母薄父。是不知禮義。而不得爲賢者矣。君勿輕身而往見也。於是平公惑於其言。應之曰。諾。遂止而不往見焉。按小人之讒君子也。其詞近正。其術甚巧。故能轉移人主之意而使之從。爲人主者亦惟謀於公朝。博採衆議。而無取信於小人之口。斯可矣。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椁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此一節書見小人之毁易入。而正人之說難行也。魯平公既惑於臧倉之言。不見孟子。樂正子乃入見平公而問之曰。君乘輿已駕矣。奚爲不往見孟軻也。平公曰。向吾欲見者爲

其賢也。今或有告寡人者曰。孟子之後喪其母。踰於前喪其父。則失禮義之中正。而不得爲賢矣。是以不往見之也。樂正子曰。何哉君之所謂後喪踰前喪者。豈謂其前葬父用士之禮。後葬母用大夫之禮。前祭父用三鼎。後祭母用五鼎。如此之厚薄不同與。平公曰。吾所謂踰者。非謂此也。謂其葬母之棺椁衣衾美過其父也。樂正子曰。若此者。非所謂踰也。蓋孟軻前爲士。其家貧。貧則力不能厚。故不免於薄。後爲大夫。其家富。富則力能從厚。故不敢儉其親。喪具厚薄。稱家有無。乃所謂禮。非所謂踰也。君以此爲非賢。不亦過乎。夫樂正子之言。辯矣。而不能回平公之聽。何也。洪範有言。聽曰聰。聰作謀。聽之不聰。亂是用長。君人者其慎諸。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此一節書見聖賢不怨不尤。樂天知命之學也。樂正子不能釋平公之疑。退而見孟子曰。克以夫子之賢告於君。君以克之言爲然。將欲就見也。嬖人有臧倉者。進後喪踰前喪之言。以沮君。是以中止而不果於來也。此固君聽之不聰。而讒人之言。亦可畏矣。孟子曉之曰。君子之道。其遇而行也。或有人先容以使之。其不遇而止也。或有人中沮以尼之。是行

止似係乎人矣。然所以行。所以止非人之所能也。有天存焉。吾今日不遇魯侯。以行吾道是氣數之厄。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彼臧氏之子。一嬖人耳。安能以人力害我。而使我不遇於魯侯哉。但安之可也。夫樂天知命。聖賢之學也。敬天用賢。則帝王之事也。君子小人之消長。爲天命去留所由分。中庸去讒勸賢之說。人君可勿深思與。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十四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十五

孟子　上之三

公孫丑章句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

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此一章書見爲治當以王道。而不當以霸術也。公孫丑問於孟子曰。昔者齊國賢相桓公時有管仲。景公時有晏子。二人功業顯著。後來未有能繼之者。設若夫子當路於齊。而居管晏之位。其取威定霸之功業。可使復見於

今日乎孟子曰齊人識見止囿於齊今子誠齊人也亦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外此而學術事功光明俊偉高出管晏之上者皆所不知也子獨不聞曾西之言乎昔者或人問曾西曰吾子自視人品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不安曰子路在聖門乃吾先祖曾子所敬畏者也我何敢與之比方乎或人又問曰子既不敢比子路然則吾子自視人品與管仲孰賢曾西乃艴然不悅曰爾何乃比我於管仲管仲相齊桓公委心信任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四十餘年如彼其久也其所立功業皆以機權變詐得之殊無有光明正大可言者如彼其卑也爾何乃比我於此人乎由曾西與或人問答觀之管仲者曾西之所不屑爲也而子乃爲我願之乎其待我亦淺矣公孫丑曰夫子薄管晏而不爲胡不以其功觀之管仲以其君桓公爲諸侯盟主而稱霸於當時晏子以其君景公行先王善政而顯名於

天下人能爲二子是亦足矣夫子猶以爲不足爲與孟子曰設使我當路於齊而得君行道則將使天下之民舉安以齊王於天下如轉手之易耳豈特以其君霸顯而已哉此吾所以薄管晏不爲也宋儒楊時有言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一禽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其論確矣是故學者必能以詭遇爲羞始可以幾皐夔伊傅之爲臣爲君者必能使詭遇者不得進始可以幾禹湯文武之爲君亦在乎慎辨之而已矣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

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

此二節書見文王之難於大行由商多賢聖之君也。公孫丑曰。夫子以管晏爲不足爲弟子固已惑矣。今言以齊王猶反手。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惠鮮懷保之德。其及於人者盛矣。又享壽百年而後崩。德之施者遠矣。然而教化僅及於西土。猶未浹洽於天下。至武王繼之。而纘緒克商。周公繼之。而制禮作

樂。然後教化大行於天下。文王王天下之難如此。今言王齊猶反手之易。然則非惟管晏不足爲。即文王亦不足法歟。孟子曰。文王盛德。何可當也。其所以致王之難者。所值之時勢難耳。蓋商之天下。始於成湯之創業。以至於武丁之中興。其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賢聖之君凡六七作。其深仁厚澤浸灌民心。天下之歸殷久矣。久則民心愛戴。既深難變。而之他也。當武丁之時。國運雖衰。王業未改。一加振作。遂能朝諸侯而有天下。猶運掌之易也。紂雖稔惡。去武丁之世未久也。其在下則舊臣老成之家。與夫舊民仁厚之俗。其在上。則脩齊教化之流風。與夫紀綱法度之善政。猶有存而未亡者。又貴戚之卿。則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異姓之卿。則有膠鬲。此五人者皆賢人也。相與後先而輔相之。故紂雖無道。必久而後失之也。當是時。無有尺地而非商之土也。無有一民而非商之臣也。然而

文王由地方百里之岐周而興起。其大小固懸絕矣。是以文王雖有莫當之盛德。而致王若斯之難也。豈可謂文王不足法哉。歷考創業之主。未有不出於艱難者。至子孫蒙業而安其知之者鮮矣。周公大雅諸篇多歌咏王業艱難。成王能知之。遂爲周家一代令主。後世人主法成王焉可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

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此二節書見齊之易王。以其時勢可乘也。孟子又告公孫丑曰。知文王當日王天下之所以難。則知今日王天下之所以易矣。齊人嘗有言曰。凡人之作事。雖有智慧之巧。不如乘其可爲之勢。乃可以濟其事。凡農之治田。雖有鎡基之備。不如待其可耕之時。乃可以利

其用。觀齊人之言。則知王天下者。必有資於時勢矣。吾之言以齊王猶反手者。正以齊有可乘之時勢。眞有至易而無難者也。昔夏后殷周之盛時。王畿之地。不過千里。今齊地亦方千里。固已有其地矣。且民居稠密。雞鳴犬吠之聲。自國都以至四境。處處相聞。又已有其民矣。有其地。是地不待更爲開拓而已闢矣。有其民。是民不待更爲招集而已聚矣。土廣民稠如此。視彼尺地一民。莫非商家所有者。不亦異哉。乘此國勢而行仁政。則人民之歸附益衆。土地之開闢益廣。其一統而王天下。誰得而禁止之哉。夫齊以土廣民稠。孟子遂許其易王。若夫四海一統。天下一家。無爲而治。不尤易易乎。雖然。知其易。尤當圖其難。必也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務使深仁厚澤。周浹天下而不敢以已安已治爲心。然後國家全盛之勢。可以歷萬年而無替矣。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

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

此三節書見齊當易爲之時。故能事半而功倍也。孟子又告公孫丑曰。齊之土廣民稠。固有可乘之勢矣。然不止此也。蓋自文武造周以來。至今七百餘年。無有能繼文武而興者。王者不作。未有稀濶於此時者也。與商之賢

聖繼作異矣。干戈賦斂無時休息。民之憔悴於暴虐之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與商之猶有善政異矣。當此之時。能行仁政。如饑者但得食即以爲美。而易爲食。如渴者但得飲即以爲甘。而易爲飲。是恩不必深。而感恩者自衆也。孔子嘗有言曰。德化之流行。心相感通。其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殆速於置郵而傳王命焉。使當今日饑渴之時。乘萬乘大國之勢。而行悅民之仁政。舉其憔悴而蘇之。吾知

流行必速。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之困苦也。故所施仁政之事。雖僅半於古人。而不必百年。不必繼世。致王之功。必反倍於古人。正惟此時爲能然也。所謂以齊王猶反手。豈虛語哉。夫事半功倍之說。三代而下。其得天下也。往往如是。然其取之也易。故其失之也亦不難。則是說也。可以進於應運開創之時。而不可進於繼世守成之日。率作興事。皐陶所以告大舜也。所其無逸。周公所以告成王也。後世爲人君者法古人所爲而力行之。勿憚其難。亦勿狃於易焉可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此一章書。見聖賢治心之學也。公孫丑問於孟子曰。夫子一旦加齊卿相之大位。得行其所學之道焉。雖由此爲管晏而成霸功。爲伊

周而成王業。固夫子之所優爲。亦不足爲怪矣。但任大責重如此。不知亦有所搖動於心否乎。孟子曰。謂我當大任而於心有所動者否也。我自四十之時。心已不動矣。况今日乎。公孫丑曰。吾聞古有勇士孟賁。力能生拔牛角。於世畧無畏懼。今夫子當大任而能不動心。若是。則夫子之勇過孟賁遠矣。孟子曰。如但以無所畏懼爲不動心。而不必深論其事。此亦何足爲難。求之世間。往往有其人焉。如

告子者蓋能先我而不動心。不必至四十時矣。夫不動心之學。孟子四十始能。而告子反能先之者何也。先也者。卽所謂助長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也。是故善爲學者。必循序而漸進。善爲治者。必久道而化成。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此四節書見不動心各有其道也。公孫丑問曰。夫子言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敢問人之不動心者。亦必有所以不動之道乎。孟子曰。凡人之不動心者。眞似淺深。不可一槩而論。然皆各有所以不動之道也。古有勇士北

宮黝。彼所以養其勇也。肌膚挺然而不撓。目睛凝然而不逃。推其必勝之心。思以一毫小挫於人。如撻之於市朝之中。必不肎以其小而受之。不惟不受於褐寬博之賤夫。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與刺褐寬博之賤夫相等。殊不見世間有可以畏憚之諸侯。如以惡聲加之。則必以惡聲報之。此其人身可殺而志不可奪。蓋以必勝爲主者也。吾所謂不動心有道者。此其一也。古又有勇士孟施舍。彼所以養其勇也。嘗自言曰。我當未戰之時。雖其勢難於取勝。而我視之與可以勝無殊。惟知勇往直前而已。若量敵之勢弱於我而後進兵。慮我之必勝於敵而後會戰。是無勇而畏懼三軍之事者也。我所不能爲也。觀舍此言。彼豈有百戰百克之勇。能爲必勝者哉。但胆氣素定。視不勝猶勝。能無畏懼而已矣。此其人蓋以無懼爲主者也。吾所謂不動心有道者。又其一也。孟施舍以無懼爲主。

是專務守己者。於儒者中畧似曾子。曾子平日凡事反求諸己者也。北宮黝以必勝爲主。是專務敵人者。於儒者中畧似子夏。子夏天性狷介。不輕下人者也。夫孟施舍北宮黝此二子者。皆匹夫血氣之勇。亦難定其孰賢。然而就中較量。則孟施舍之所守。爲得其要焉。蓋黝務敵人。是求在人者也。求在人則有時而不可必。舍專守己。是求在己者也。求在己。則無往而不自由。此舍之所守爲得其要。而非黝之所能及也。夫黝舍者。孟賁之類也。彼告子者。孟賁黝舍之類也。凡有志於學者。將以學爲聖賢也。而反流於匹夫之勇而不覺。可乎。聖賢之學。本無二道。而異端之說。乃有千岐。始於擇焉不精。終至勞而罔獲。可不愼與。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此二節書見聖賢相傳不動心之正道也。孟子又告公孫丑曰。吾言孟施舍似曾子。而曾子不動心之道果何如。昔者曾子謂其弟子子襄曰。子好勇乎。夫勇有大小。彼血氣之小勇不足好也。吾嘗聞義理之大勇於吾夫子仲尼矣。夫子以天下惟理爲可恃。苟反之於自而理有不直。則其氣自餒。所敵者雖褐寬博之賤。吾安得而不惴焉。苟反之於自而理無不直。則其氣自壯。所敵者雖千萬人之衆。吾奮然而往。與之相抗而不懼矣。由曾子之言觀之。孟施舍之所守。雖視北宮黝爲約。然僅在於氣耳。又不如曾子反身循理。其所守者尤得其要也。吾言不動心有道。此則曾子不動心之道也。按孟子不動心之學。其原蓋出於此。所謂縮者。卽以直養而無害也。所謂千萬人吾往者。卽浩然之氣也。孟子願學孔子。以此求之。思過半矣。惜乎孔孟之言。炳如

日星而後世猶有好高之徒陰入於告子之流而不自知者。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旣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此二節書見不動心之道當內外交相養也。

公孫丑又問曰。黝舍曾子之不動心吾知其各有道矣。敢問夫子之四十不動心與告子之先夫子不動心其道可得聞與。孟子曰。欲知告子之不動心當觀其言。告子之言曰。言以明理爲達。所言而於理不達是不得於言也。則當舍置其言而勿求其理於心。恐以求心之故而動其心也。心以順理爲安。所爲而於心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勿求其助於氣。恐以求氣之故而動其心也。此告子不動心之指也。就其言而論之。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似乎不以所重狥其所輕。猶云可耳。若夫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則一身㝠然無主。其不可也必矣。然所謂可者猶有說焉。夫心之有志所以主宰乎身而役使乎氣。是氣之將帥也。氣以充滿乎一身而聽命於志。是志之卒徒也。志固爲至極。而氣卽次之。我故曰。人當持

其志使帥有常尊。而又當無暴其氣使體有常充可也。彼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者但知強持其志豈能無暴其氣乎。其爲不可則一而已。公孫丑未達志至氣次之義。又問曰。夫子旣曰。志爲至極氣爲次之。則志重於氣。人但當守其志可矣。乃又曰無暴其氣。而氣亦在所當養者。何也。孟子曰。志氣本不相離。持養不可偏廢。如志之所在專一。則四肢百骸皆隨其運用。固足以動乎氣。然使氣之所在

專一則心思意念。或不及管攝。而志亦反爲其所動矣。今夫人之步履至於傾跌而蹶者。奔走至於急遽而趨者。是皆猝然之間氣失其平也。而反能震動其心使之驚惕而不寧。豈非氣壹動志之驗乎。夫志壹能動氣可見志爲至極。氣壹能動志可見氣卽次之。此所以旣持其志又必無暴其氣也。子何以此爲疑哉。按持其志無暴其氣者內外交養之學也。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又曰愼爾威儀。無暴其氣者愼威儀之謂也。孟子蹶趨之說

蓋本諸此。由蹶趨推之。凡盤於遊畋。耽於聲色。可以動志之類皆蹶趨也。聖明之主可不以此爲戒與。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此五節書見不動心之學。貴於知言養氣。而養氣貴於集義也。公孫丑問曰。告子之不動心。固出於強制矣。敢問夫子之不動心。何所長於告子而能然也。孟子曰。我之異於告子者有二端焉。我於天下之言究極其理。而知其是非得失之故。則與告子之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異矣。我於吾所固有浩然之氣。能善養之而全其盛大流行之本。則與告子之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者異矣。此則吾所以不

動心之道也。丑又問曰。氣則一也。而夫子曰浩然。必有說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孟子曰。浩然之氣惟人自養之。自知之。未易言也。試以其本體言之。其爲氣也至大而不可限量。至剛而不可屈撓。但恐人不能善養之耳。誠能自反常直順其自然以養之。而不至有所害焉。使其至大者猶夫初也。至剛者猶夫初也。則其氣自然充塞。於天地之間矣。又試以

其用言之。蓋天地間皆道義也。惟能養吾浩然之氣。則其爲氣也。配合乎吾心裁制之義。義所當爲者。氣卽助之以有爲。配合乎吾心自然之道。道所當行者。氣卽助之以有行。是天地間不可一日無道義。則不可一日無浩然之氣。苟無是氣。卽道義所當爲。而無氣爲助。亦委靡退縮而餒矣。然氣之養成也。固足配道義。而其始養也。實有資乎道義。必由平日工夫。事事合義。久之則心無愧怍。此氣自

然發生。是乃集義所生者。非一事偶爾合義。便可感激奮厲。掩襲於外而取之也。若無集義之功。則所行必有不合於義。而不能慊然快足於心者。心既不慊。則氣亦從此不振。而餒矣。夫心之慊與不慊。由於義之集與不集。則義本心中自有之理。而不在於外明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正以彼言義在於外。而不在於心故也。既以義爲外。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氣。其先我不動心者。不過悍然不顧。襲取之而已。豈眞能不動心者哉。夫孟子言氣。必本於集義。言義必歸於慊心。此卽大學誠意自慊之學也。能於此求之。脩齊治平之道。思過半矣。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

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此一節書見集義者貴於有事。而有事者貴於純全其功也。孟子告公孫丑曰。氣既由集義而生。非由義襲而取。欲集義者。必須有事於義。孜孜汲汲。使所行皆得其宜焉。而又不可預爲期。必使進脩之志。或雜於謀利之私也。常須存此有事之心。不可一時或忘。而又不可躁進欲速。有所作爲。以助其長也。愼無若宋人然。宋人有憂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

以助其長者。芒芒然歸。謂其家人曰。今日吾疲甚矣。苗之不長者吾助之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則苗已槁而死矣。今天下養氣者始之以期必之心。繼之以助長之念。其不爲宋人之助苗長者蓋亦寡矣。以養氣爲無益而舍之不事者。不耘苗者也。知氣當養。而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於氣。而又從而害之。是故直養而無害之功。則爲我所長耳。按告子之學。失在助長。而後世學者失在不知有事。夫助長者。知有事而誤焉者也。使一無所事。其失不尤甚乎。是故學莫患於自棄。而志不可以不立也。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此一節書見不動心之學。必貴於知言也。公孫丑又問曰。夫子之善養氣。旣得聞命矣。而又曰我知言。此謂何也。孟子曰。凡人言語皆本於心。吾因其辭之頗此失彼。一偏而詖。則知其心見理未明。爲私欲之所障蔽故也。因其辭之高談闊論。汎濫而淫。則知其心蔽錮已深。爲私欲之所迷陷故也。因其辭之違背正論。奇僻而邪。則知其心惑於他岐。與正理判然離異故也。因其辭之支吾無定。屢變而遁。則知其心屈於正理。自覺窮極而難通故也。夫蔽陷離窮。生於其心。豈惟言受其病。則將害於其政。而大綱不舉矣。發於其政。則亦害於其事。而萬目不脩矣。心術一謬。綱紀皆差。理固有必然者。雖後有聖人復起。能以一言定天下之是非。亦必從吾害政害事之言。而不可易矣。吾所謂知言者如此。若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何足以語此哉。此我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也。宋臣歐陽脩曰。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並進於前。而聽納之際。人主所難。蓋左右之人。朝夕出入。其所讒諫能使人主不覺其漸。惟在抑左右陰薦之言。採

縉紳公正之論。若脩者誠善發孟子知言之蘊者與。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此二節書是公孫丑以聖人推尊孟子而孟

子不敢居也。公孫丑曰。昔孔門弟子宰我子貢列言語之科。皆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列德行之科。皆善言己身素有之德行。孔子兼此二者。然猶不敢全任。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今夫子既知言則洞晰乎辭命之理。又善養氣則體備乎德行之實。兼衆賢之所不能兼。任孔子之所不敢任。夫子豈不既聖矣乎。孟子聞而驚嘆曰。惡。以我爲聖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者極至之稱。此豈吾所能哉。我但以聖人之道學諸己而不厭。以聖人之道教諸人而不倦。如斯而已。子貢曰。學而不厭。必深知義理之無窮。故融會貫通。始終無斁。乃所謂智也。教而不倦。必不見人我之有間。故涵育熏陶。樂與同善。乃所謂仁也。仁而且智則體用兼備。夫子業已聖矣。雖欲辭其名。豈可得乎。子貢孔子問答之言如此。由此觀之。聖之名孔子尚不敢居。乃以我爲聖。是何言也。

總之聖賢爲學。當仁不讓者任道之勇。日見不足者求道之心。孔子孟子雖造詣微有不同。其於爲學則一而已矣。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

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此三節書是孟子因公孫丑之問而明其志獨宗孔子也。公孫丑問曰。昔者竊聞之。聖人之道備諸己。雖大而無遺。傳之人。則分而各得。如子夏子游子張。或得聖人之文學。或得聖人之威儀。皆有其一體。如冉牛閔子顏淵。氣質不偏。理義完備。具有聖人之全體。但不能如聖人大而化之。不可限量耳。夫子既不敢比孔子。敢問於此數子。何所處乎。孟子曰。凡人立志須取法乎上。數子雖賢且姑置之。吾未肎以之自處也。公孫丑又問曰。數子既非所處。若伯夷伊尹二人。夫子於此何如。孟子曰。伯夷伊尹之道與我不同。即以出處一節論之。非可事之君則不事。非可使之民則不使。世治則進而仕。世亂則退而隱。是以清爲其道者也。伯夷是也。得君則事。何所事而非君。得民則使。何所使而非民。世治固進而仕。世亂亦進而仕。是以任爲其道者也。伊尹是也。若夫可以仕則進而仕。可以止則退而止。可以久則久而留。可以速則速而去。在己無意必固我之私。於世合用行舍藏之妙。是得時中之道者也。孔子是也。此三等造詣各極其至。皆古之聖人。吾所行一未有能焉。但此心則惟願學孔子。因時制宜。揆義理之自然。審事幾之至當而已。我與孔子同道。而夷尹不同也。可見孟子不敢自居聖人。固存心之至虛。而必願學孔子。又立志之至確。凡人立志必以最上者定其趨向。斯取法不偏。用力不懈。孟子事君則言稱堯舜。自任則願學孔子。誠不敢以次焉者自安也。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

此二節書言聖人之道雖不同而其根本節目之大者則無不同也。公孫丑問曰。伯夷伊

尹孔子。夫子以爲皆古聖人。是夷尹二人。於孔子無可優劣。若是其班乎。孟子曰。否。不但伯夷伊尹。自生民以來。聖人非一。求其道德事功之盛如孔子者。未之有也。公孫丑又問曰。伯夷伊尹。固不能與孔子並。然既俱爲聖人。亦有相同之處與。孟子曰。相同之處。烏得無有。假如得百里之地而爲之君。土雖不廣彼三聖人之德。皆足以慰四方悅服之心。副兆庶尊親之望。朝諸侯有天下。坐致無難。若使行一不義之事。殺一不辜之人。在他人雖覺甚小。彼三聖人之心。義精仁熟。無一毫人欲之私。功利之念。卽可以得天下。亦不爲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德極其盛。心極其正。根本節目之大。惟在於此。是則其所同也。可見聖人作用雖有各別。本體則無少異。然三聖之中。獨尊孔子者。則以其本末一貫。小大兼該。聖人至此。無有幾微之遺憾。觀其同。益知其所以異。孟子之論聖精矣。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此四節書。是言孔子之不同羣聖人。以明願學之意也。公孫丑問曰。夫子謂生民以來。未有孔子。敢問其異於夷尹者若何。孟子曰。此非獨吾言之。孔門弟子。已先言之矣。聖人原不易知。宰我子貢有若。智識高明。皆足以知聖人。卽使自處汙下。欲推崇其師。亦決不至阿私所好。而空譽之。則其言之可信明矣。宰我之言曰。自古聖人。首稱堯舜。然堯舜以道治天下。勳業在一時。夫子推堯舜之道。以教

萬世之天下。勳業在萬世。以予觀之。賢於堯舜遠矣。子貢之言曰。古來聖人不一。要皆可考而知。如禮所以飭政。見其所制之禮。或煩或簡。則當日之政尚質尚文可知。樂所以象德。聞其所作之樂。或善或美。則當日之德性之反之可知。由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莫有能違我之鑒別者。但見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吾夫子。以一身備帝王之政。以一心兼神聖之德者也。有若之言曰。我嘗曠觀天下。豈惟民哉。卽如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爲飛爲走。爲山爲水。不可謂之非類也。聖人之於民。有形有性。俱受之於天。亦同類而已。但聖人能踐其形。能復其性。雖與衆共生。而夐然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耳。以我觀之。自生民以來。出類拔萃之聖人非一。未有如孔子之盛者也。三子之言如此。則孔子之爲聖。自古莫及。豈獨伯夷伊尹乎。此吾所以願學也。按戰國時。邪說橫行。人皆溺於功利。孔子之道不明。故孟子因公孫丑之問。旣自言知言養氣之功。復言願學孔子。以見其淵源有本。後世始知孔子之道眞可以治天下國家。無不尊王黜霸。則皆孟子之言發之也。其有功於聖道。豈不大哉。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此一章書。是論王霸之公私不同。而人心之感應亦異也。孟子曰。世之論治者。率以王霸並稱。而不知其公私之辨。以土地甲兵之力。假仁之名。以濟其私。則謂之霸。霸者必有大國。乃可以成一匡九合之業。若以大公至正之德。行救世安民之仁。則謂之王。王者不待有大國。自可以朝諸侯。王天下。故湯之王。以

七十里之亳。文王之王。以百里之岐周。此其明驗也。王與霸既不同。故人之應之者亦各異。彼霸者之以力假仁。亦足以服人矣。然非眞心愛戴。特迫於強大。力不能抗。不得已而服之耳。若王者之以德行仁。人之服者。中心愛慕。喜悅發於至誠。無所勉強。卽如七十子之於孔子。初無勢力位號之聯屬。而周流窮困。相從不舍。無有異也。大雅文王之詩曰。王者之化。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所思而不服。

此正王者以德服人。而天下皆心悅誠服之謂也。彼霸者何足以語此哉。從來王霸之論未有若孟子此章之明切者。可見得天下全在仁。不在力。三代而下。如漢唐宋之賢君。以寬代虐。務愛惜百姓。與天下休養生息。皆享國長久。彼行事之近於王者且然。況實以德行仁之王者乎。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此一章書。是言有國者。榮辱皆由於己。不可不自勉於仁。而此二節先卽惡辱之情。勉以強仁之事也。孟子曰。好榮惡辱者。人之常情。不知榮辱無常。惟人自取。人君能奮發爲仁。則身尊國顯。不期榮而自榮矣。若安於不仁。則身危國亂。不期辱而自辱矣。夫不仁旣足以致辱。今惡辱而反居不仁。是必不能免于

辱。猶惡濕而反居窪下之地。必不能免於濕也。人君如誠惡之。則莫如去不仁而爲仁。不自挾其貴。而貴者惟德。不自恃其尊。而尊者惟士。賢者使在輔弼之位。而匡君正俗。能者使在百司之職。而趨事赴功。幸而國家閒暇。無敵國外患之憂。及是時。君臣上下。益加兢惕。脩明其政。凡大綱小紀。秩然不亂。脩明其刑。凡五刑五罰。咸得其平。如此。則用人行政。孜孜汲汲。惟務脩德以自強。根本既立。威命

自振。雖有強大之國。必且翕然畏服拱手而聽命矣。何榮如之。由此觀之。治天下國家。不可一日不從事於仁。賢能卽行仁之人。政刑卽行仁之具。閒暇卽行仁之時。然三者之中。時尤難得易失。人但欲坐享太平。偷安無事。不知在上者既厭倦萬幾。在下者卽養交持祿。人才銷歇。紀綱隳壞。禍患無不從此而起。昔人以晏安比之鴆毒。豈虛語哉。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此四節書申言榮辱之所由致。無不本諸己也。孟子曰。人君欲強仁以求榮。則當及時以圖治。昔周公作鴟鴞之詩。託爲鳥言曰。及天未陰雨之時。往取彼桑根之皮。以補葺巢之

牖戶。使之堅固。以避陰雨之患。今此在下之民。其或有擊射而侮予者乎。孔子讀詩而讚之曰。爲此詩者。其知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之道乎。夫人君能及時而治其國家。如鳥之及時而爲巢。則無隙可乘。誰敢侮之。詩與孔子之言如此。仁則榮之說。不益信哉。今之爲國者。不知浚謀遠慮。思患預防。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以縱欲。怠傲以偷安。君臣上下。政荒而不問。刑虐而不恤。其不仁如此。則國非其國。而侮之者至矣。是自求禍也。何辱如之乎。觀仁之榮。知福所由臻。觀不仁之辱。知禍所由集。仁不仁由己。則榮辱豈自外至。可見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大雅文王之詩曰。爲人君者。知天命不易承。而反身克己。長思與之配合。則天心丕佑。盛大之福。皆其所自致矣。商書太甲之篇曰。己無罪而天降之災。或猶可避。自爲不善而陷於禍。則決不可得生。詩之言。卽福自己求之謂。書之言。卽禍自

己求之謂也。好榮惡辱者。可不醒哉。可見天命不常。常於有德。降祥降殃。皆人事所感召。斷斷不可委之氣數。以自寬其責。昔唐臣李泌告君曰。天下人皆可言命。惟人君不可言命。若一言命。則政事皆無用矣。此誠千古至言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

此一章書。是以實行王政望時君。而先舉王政之當行者詳列之也。孟子曰。天下之大勢在人心。而人心之向背。則惟在其君之行政。如賢能之士。君所賴以共治其國者也。於賢則尊禮之。使有德者盡其匡弼。於能則器使之。使有才者展其猷爲。如是則俊傑濟濟。莫

不在位。天下之士。皆悅我用人有道。而願立於其朝矣。至於交易有無。有市廛焉。所以爲國通財貨。若逐末者多。則使各出市宅之租以抑之。而不更征其貨。若逐末者少。則但治以市官之法而已。並不稅其廛。則天下之商皆悅吾立法之便。而願藏於其市矣。道路出入有關焉。所以爲國備非常。不過設此以稽察往來之傳節。防杜奸宄而已。不征其貨稅。則天下之旅。皆悅吾柔遠之義。而願出於其路矣。農爲國之本。耕者終歲勤動。最宜軫念。但倣井田之法。使八家合作。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之入。則天下之農。皆悅吾薄斂之政。而願耕於其野矣。居民所以實其國。其民旣有恒業。則非游民。其所居旣爲積貨之廛。則非曠土。諸如夫家之征。一里之布。本以懲游民曠土者。槩不征之。則天下之民。皆悅吾厚下之仁。而願爲之氓矣。王政行而人心附。有如此者。總之天下雖大。不外此五者之人。

而五者之中。士爲尤急。蓋佐人君創制立法。使商賈行旅耕農居民各得其所者。全在賢能俊傑。故行政乃得人心之本。而用人又行政之本也。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此一節書是言行王政之必王也。孟子曰。王

者之政。能使士農商賈居民行旅。無不歸心如此。特患今之人君。不肯實心舉行耳。果能行此五者。則政事修明。恩德旁浹。其所感被。豈但本國之民。歡忻愛戴。尊之親之。凡鄰國之民。無不懷樂土之思。切來蘇之望。皆仰之若父母矣。既仰之若父母。則鄰國之民。無異我之子弟。假如鄰國之君。欲率其民以攻我。是率其子弟以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無此悖逆之理。其斷乎無濟可知。如此則天下之大安有與我爲敵者。夫至無敵於天下。則是膺天命而爲天吏。凡逆天害民之國。皆得而征討之。兼弱攻昧。取亂侮亡。無非恭行天罰。東西朔南。何向不服。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夫王天下在得人心。得人心在行王政。孟子既屢言之。此又決言行王政之必王。以見其必不可不行。然人心得之甚難。失之甚易。有一政不舉。即有一民不附。未有天下。當思人心得之之難。既有天下。當思人心失之之易。

則久安長治。千萬年丕基不拔矣。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此一章書是勉人君法先王行不忍人之政也。孟子曰。人受天地之氣以爲形。即稟天地

生物之理以爲心。凡見人不得其所。卽有一不忍之心萌動於中。此固不分聖凡無不同具。但人雖有是心。率爲物慾所蔽不能推而達諸行事。惟先王則全體流通。觸處周徧。不忍人之失養。則制田里。教樹畜。卽有政以厚其生。不忍人之失教。則設學校。明禮義。卽有政以復其性。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隨感隨應。隨應隨足。天下雖大。其治之也。不猶運諸掌上之易乎。先王能全其皆有之心如此。夫天下之人。至不齊矣。天下人之與先王甚懸絕矣。而謂其皆有不忍人之心者。於何見之。是當於猝然發露之頃。觀其自然莫強之意。有如今之人。乍見一無知之孺子將入於井。無論賢愚。必爲之怵惕而驚懼不寧。惻隱而傷痛甚切。此其心。初非爲內交於孺子之父母而結好也。非爲要譽於鄉黨朋友而掠美也。并非惡居不仁之名。而懼人之詬議也。動於不容已。而發於不及覺。不知其然而然。亦不期其同然。而無不然。此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人人有是心。先王亦不過有是心。先王有是心。遂成其爲先王。凡人有是心。僅成其爲凡人。但以先王能行。凡人不能行耳。然則人主欲法先王。苟非以實心行實政。使天下之民。無不實被其澤。雖有仁心仁聞。亦何益哉。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此四節書。是推言四端之心。皆人性所固有。而見擴充之功。不容已也。孟子曰。由乍見孺

子入井一事觀之可見無惻隱之心天下必無是人人皆有惻隱之心可知推之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或有所感而即動或因所觸而即形無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天下亦必無是人人皆有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可知矣然是四者之心所以感即動觸即形者其故爲何蓋惻隱非他吾性中固有是慈愛之眞肫然不容已仁之端也羞惡非他吾性中固有是裁制之宜截然不可紊義之端也辭讓非他吾性中固有是謙恭遜順自然之品節禮之端也是非非他吾性中固有是分別去取不爽之衡鑒智之端也有是性即有是情是四端爲人人之所共有即爲人人之所皆能人心之有四端猶人身之有四體也乃或自謂不能而不反求諸己是自賊而已或謂其君不能而不責難於君是賊其君而已夫人而可自賊乎哉事君而可賊其君乎哉誠使凡有是四端者果能自加察識即從一念之感

動一時之發露推而擴之使其無念不然無時不然以充滿其全量將見四者之心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沛然勃然有不可遏塞者矣苟至於能充之則仁義禮智之用自然推行各當暨訖無外四海雖大足以保之而無難苟不充之則性分旣虧彝倫日斁雖至親若父母且不足以事之況四海乎是知人君有是心始則患在不能察識旣察識則又患在不能擴充孟子告梁惠王即不忍民饑一事引之以王道告齊宣王即不忍觳觫一念引之以發政施仁無非欲其察識此心以盡擴充之功用而梁齊之君雖知之而不能行故孟子至此又痛切言之其詞愈危而其意愈切矣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愼也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此一章書是勉人擇仁而處盡反求諸己之功。而先卽其不可不擇者言之也。孟子曰。天下之人。同此心。卽同此理。及其習尚一殊。而善惡遂至懸絕。卽以一技言之。彼矢人之心。豈不仁於函人之心哉。乃矢人以矢爲業。則專精於矢。惟恐矢之不利而不傷人。函人以甲爲業。則專精於甲。惟恐甲之不堅而傷人。巫利人生。匠利人死。亦復如是。可見術之於人。所係甚大。習於仁則仁。習於不仁則不仁。故不可不慎也。孔子有言曰。習俗移人。賢者不免。里有仁厚之俗。擇居者尚以爲美。人若擇術而不於仁。是不知美惡之別。焉得爲智乎。由孔子之言思之。仁之爲道。自天所與而言。則天地生物之心。得之爲最先。所以統四德該萬善。而爲良貴之首。乃天之尊爵也。自其在人而言。則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爲日用所當處。而不可暫離者。人之安宅也。莫爲之禦。而自不處仁。是有尊爵而

棄之。有安宅而舍之。是非顛倒。不明已極。雖欲不謂之不智。豈可得哉。蓋性相近。習相遠。人若隨俗習非。不知其惡而自陷於惡。所以古之聖王。兢兢業業。屏奇技淫巧。遠宦官宮妾。日求讜言。日親正士。惟恐稍一狎近不義。卽爲外物蠱惑。爲聖爲狂。所分在此而已。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如恥之。莫如爲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此三節書是勉人之自力乎仁也。孟子曰。夫不智則不能擇仁而處。卽爲不仁之人矣。不仁之人。自然嗜慾錮蔽。私累蒙惑。益以不智。至於不智。而禮之孰合孰違。義之孰當孰否。皆不能察。亦遂無禮無義。四者俱無。則人道已喪。自置其身於卑賤之地。天下之有德無德者。皆可以役使之。是爲人役而已。既爲人役。雖有愧恥之心。終不能免。譬如弓人而恥

爲弓矢人而恥爲矢。即欲不爲弓矢。豈可得哉。如恥爲人役。而必求所以免之。亦無他術。莫如反其不仁而爲仁耳。蓋仁者之於仁。猶射者之於射。必內正己之志。外正己之體。極其審固而後發矢。發而不能中。則不怨人之能中而勝己者。惟反求諸己。內外之體有不正而已矣。爲仁由己而不由於人。何以異此。一爲仁而智與禮義無不畢具。天下方宗而仰之。又奚人役之足憂乎。蓋天下之道二。出乎仁。則入乎不仁。仁則有安富尊榮之樂。不仁則有敗亡僇辱之苦。然仁初不待外求。能發憤自強。反諸己而具足。特患人不肯立志耳。故孟子危言以激之。復正言以勉之。無非欲其立志以自強而已矣。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

乎與人爲善。

此一章書是言取善不可不極其量也。孟子曰。古昔聖賢不一。而好善之心則同。聖門子路。人告之以過則喜。得聞而改之。其樂於遷善如此。夏王大禹。聞人之善言。則屈己拜而受之。其樂於受善如此。若夫有虞大舜。規模氣象。視由禹更有大焉。舜視此善本天下大共之理。故以天下之善。公之天下之人。而與同之。不存一己之見於心。而虛心以從人。不知善之在己也。不存一人之見於心。而見人之善則樂取之。不知善之在人也。形迹俱泯。物我兩化。融融然同處一善之內。自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漁於雷澤。以至登庸而爲天子。無在非取於人以爲善。其樂善之至。窮達不移。終始無間又如此。由今思之。舜取人之善以爲己善。雖未暇代爲人計。然天下有善者以見取爲榮。益日進於善。未有善者以不見取爲辱。亦思共勉於善。是與人爲善者也。至

於與人爲善。則是成己而卽成物。獨善而備兼善。有如天覆地載。無不生成長育。君子之善莫大於此。取善之量必如是而始盡哉。蓋嘗論之。人君如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日月雨露雷霆霜雪。各司其職。惟成一天之善。人君之道淵默無爲。然兵農禮樂工虞水火。各效其能。亦惟成一君之善。若稍吝容納。或疑其沽名市美。則人皆消沮伏匿。不敢自獻其善。人君雖欲爲善。從何取之。故孟子從由

禹上溯大舜。以見善不可不取。取善又不可不極其量也。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鄕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

此一章書是言君子處世貴乎中正無取一偏之行。而此先言伯夷之偏於淸也。孟子曰。商周之間有伯夷者。其生平制行惟一於淸。非可事之君則弗事。非可交之友則弗友。故其時國君有不善者。必不肎立於其朝。國人有不善者。必不肎與之言。使其立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則一息不能自安。如衣朝衣冠朝冠坐塗炭之內。其疾惡之嚴如此。推其心。非獨不與惡人言而已。雖與鄕人並立。其冠不正。不過偶然之小失。必望望然急去之。若將

汚累及己。又非獨不立惡人之朝而已。雖諸侯卑躬折節。善其辭命。以交接之。禮至亦必拒之不受。其所以然者。以就之卽不潔。必至降吾志而辱我身。故斷斷然弗屑已。吁。觀夷之處世。無一可與之人。然則非黃農虞夏。果無託足之地哉。惟其若此。所以爲伯夷與。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

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此一節書。是言柳下惠之偏於和也。孟子曰。魯之大夫有柳下惠者。其生平制行。惟一於和。有君則事之。雖汙君不以爲羞。有官則居之。雖小官不以爲卑。其進而仕也。不自隱其賢。而事人必以其道。其不用而遺棄。無怨尤之色。甚至於阨窮。亦無悲閔之意。常自言曰。凡人立身各有本末。爾自爲爾。我自爲我。卽使袒裼裸裎。露其形體在於我側。爾自無禮耳。安能汙及我哉。是以由由然不見一毫圭角。日與衆人偕處。惟期自不失其正而已。雖當欲去之時。有畱而止之者。卽從之而止。其所以然者。視天下無一不可事之君。無一不可居之官。并無一不可並處之衆。何所區別較量於其間。正不必以去爲潔。而屑屑自明其是已。吁。觀惠之處世。超然進退窮達之外。主於和光同塵。雖辱身降志。不以爲屈。惟其若此。所以爲柳下惠與。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此一節書。是論古人制行。未免一偏。不可爲處世中正之準也。孟子曰。吾由伯夷觀之。其嚴潔難犯。雖纖微細過。不肎包容。可謂清之至矣。然以自律其躬則可。若以槩責天下。則失於太苛。孰非斯人之徒。而忍孑孑焉槩擯絕之乎。謂之爲隘。所不免矣。吾由柳下惠觀之。其平易諧俗。無人不可交接。可謂和之至矣。然應世固貴通融。而廉隅禮度。豈可盡廢。但云己不失正。人之是非可否。一槩聽其自然。不幾以世爲玩乎。謂之不恭。所不免矣。夫君子處世。自有大中至正之道。清而不刻。和而不流。故人人皆可率循。就夷惠所造。非不自成獨至之詣。然有意爲夷。則欲效其清。適得其隘。不至矯世違俗不止。有意爲惠。則欲效其和。適得其不恭。不至同流合汙不止。故

曰君子不爲也。孟子生平仕止久速。一以孔子爲準。此論夷惠之偏。而願學之意隱然言外。觀其在當時宋薛之餽則受。齊之餽則不受。季任儲子之交則不廢。而與王驩同使。則未嘗交一言。斯誠處之各得其道。後世所當取法也。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十五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十六

孟子 上之四

公孫丑章句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此一章書。是言有國者以得人心爲本。而先舉天時地利之不足恃者言之也。孟子曰。自古人君保邦制勝。不可少者其術有三。一曰天時。干支時日占候吉凶是也。一曰地利。山川城隍設險守國是也。一曰人和。上下相親民人愛戴是也。自我論之。天時乃適值之會。地利有可據之形。天時不如地利。地利猶虛設之形。人心乃固結之本。地利又不如人和。何以見天時不如地利。有如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地雖至小。然或敵人環向而攻。不能勝

者有之。夫以環而攻之之久。豈無値天時旺相之日。而卒不能勝者。則氣數難盡憑。而形勢爲有據也。是天時不如地利也。何以見地利不如人和。有如強敵來攻。我之城非不高。池非不濬。且城池中之兵甲。非不堅利。米粟非不饒足。然衆叛親離。一民不肎效死。舉此四者棄之而去。險固雖在。孰與君共守者。則民心旣渙散。而地勢無常險也。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是知失人和。非獨天時無用。地利亦無用。得人和。則天有時。人卽乘之。地有利。人卽據之。二者又俱與王之藉矣。况時不時在天。利不利在地。人之和不和則在我。奈何舍其可必。而反求其不可必者乎。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此二節書。是極言人和之效。以見得人心不可無道也。孟子曰。天時地利。不如人和。然則有國者所急。孰如人心哉。故曰封疆所以域民。然域民實不在封疆之界。山谿所以固國。然固國實不在山谿之險。兵革所以威天下。然威天下實不在兵革之利。所視者人心去就何如耳。果能得其道。則羣情愛戴。自然親上死長。爭先效力。而助之者多矣。若一失其道。則衆志乖違。自然上下攜貳。各不相顧。而助之者寡矣。極寡助之所至。雖其親戚。無不離心離德。相率叛之。况其遠者乎。極多助之所至。雖天下至廣。無不聞風慕義。翕然順之。况其邇者乎。如此而有時用兵。以行攻討之事。則是以天下所順之君。攻親戚所叛之國。不戰則已。戰則安有不勝者。又何待乎天時地利哉。蓋民心之去就。國家之勝敗存亡。卽決於此。孟子此言。雖爲戰國時君發。實萬世有天下者之龜鑑。取天下固在得人心。守天

下尤在得人心。然人心不可以美言市。不可以小數結。確有其得之之道。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用人行政。總不出乎此而已。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王使人問疾。

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此一章書見孟子守禮自重之意。而其門人子弟皆不喻也。孟子在齊國居賓師之位。未嘗食祿爲臣。齊王待孟子與孟子自待其禮自與臣下不同。一日將朝齊王。齊王不知。使人來曰。寡人欲就見夫子。偶有寒疾。不可以風。詰朝將視朝。不識夫子惠然肯來使寡人一見乎。齊王不肯就見孟子。使人相召。直欲以臣禮屈之矣。孟子不欲應其召。復不欲斥言其非。故權辭應之曰。不幸亦有疾。不能造朝。又恐齊王不悟。以爲真疾。次日遂出弔於齊大夫東郭氏之家。公孫丑疑而問曰。夫子昨以疾辭。今日出弔。毋乃不可乎。孟子曰。昨日有疾。故不能造朝。今日疾愈。故可以出弔。如之何不往哉。孟子出弔之後。齊王使人問疾。醫來診視。孟子之弟仲子自以己意對曰。

昨者王召夫子。適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疾小愈。恐違王命。趨造於朝。不審已至否乎。孟仲子旣以此言復使者。乃使數人要孟子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夫孟子爲賓師禮不可召。有難於自言者。故借出弔一事。微露其意。庶幾齊王聞之。翻然覺悟。悔其來召之非。乃一不喻於公孫丑。再不喻於孟仲子。及門子弟尚且如此。何況齊王哉。總之上之待下。與下之事上。皆不可不各盡其禮。後世

有臣無賓師。君曰尊。臣曰卑。臣下之能如孟子守禮者益少。故必君以禮待其臣。然後臣能以禮自待。此孔子之告魯公。必君使臣以禮。而後臣事君以忠也。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此一節書。是孟子自言敬王之大。以曉齊臣也。景丑氏。齊大夫。孟子辭疾出弔。正欲使齊王知其非眞疾耳。乃孟仲子不以實對。而要其必朝。則失孟子之本意矣。庶幾猶可藉景丑氏以達之齊王也。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不喻其意。而責孟子曰。內而家庭。則有父子。外而朝廷。則有君臣。人道之大倫也。父子情親。則以恩爲主。至於君臣分嚴。則以敬爲主。丑見王之致敬於子也。未見子之所以敬王也。孟子因曉之曰。惡。子以我爲不敬王。是何言也。敬不在趨承之小節。而在陳納之大端。今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非不知仁義之爲美。其心以爲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誠不敬之大者矣。夫所謂仁義者。卽堯舜之道也。我平日所進說於王者。皆堯舜脩己治人之道。一切權謀功利。與堯舜之道相戾者。不敢以陳於王前。蓋望王之爲堯爲舜而不欲王苟且以圖治也。齊人孰有如我敬王者乎。而奈何以不敬加我哉。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

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此二節書是因齊臣疑不赴召之非。而言召見者之慢德也。孟子於齊處賓師之位。故不以趨命爲敬。而以陳善爲敬。景子不知。而終以臣禮責之曰。否。吾謂子之不敬王。非不與言仁義之謂也。謂於禮有未盡耳。禮曰。人子承父之召。則唯而無諾。人臣當君命來召。則不俟駕而行。今子固已將朝也。聞王命來召而遂不果朝。宜與夫不俟駕之禮。若不相似然。以是爲不敬也。孟子曉之曰。我之意豈如子之爲是言與。曾子嘗曰。晉楚大國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當之。非有加於仁也。彼以其爵。我以吾義。當之。非有加於義也。吾於彼更何慊然未足乎哉。曾子之言如此。夫豈不合於義。而曾子言之。是或有一種道理也。蓋通天下之人。皆以爲尊者有三。爵位顯榮。其一也。年齒高大。其一也。道德隆盛

其一也。朝廷之上。以貴治賤。莫如爵。鄉黨之中。以少事長。莫如齒。至於輔理一世而致乂安。長率萬民以起教化。則莫如德。夫所謂德者。卽曾子所謂仁義也。所無慊於晉楚之君者也。惡得有其爵之一。以慢其齒德之二哉。王之召我。宜耶否耶。

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此二節書是舉古君臣。以明不召見之義也。孟子曰。我謂王之不當召我者。豈自爲尊大乎。蓋審乎人臣以身輔主之原。非徒恃勢位者之可與圖治耳。故從來將大有作爲之君必虛己下士。而有所不召之臣。如於朝野大事。欲有所商確。則枉駕而就之。何古之人臣必欲其君之致敬盡禮如是哉。誠以其君尊奉其德。愛樂其道。如是而後求治之志切。任

賢之心誠。乃可與有爲。不如是尊德樂道。則不足與有爲也。自古大有爲之君。成王業者莫如湯。成霸業者莫如桓公。而其所不召之臣。則伊尹與管仲是也。湯之於伊尹。能尊尹之德。樂尹之道。從受學焉。然後用以爲相而臣之。故伐夏救民之事。伊尹身任而與湯爲之。遂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能尊仲之德。樂仲之道。從受學焉。然後用以爲相而臣之。故九合一匡之事。管仲身任而與桓公爲之。

遂不勞而霸。然則欲致王霸之業者。舍尊德樂道。其安從哉。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敎。而不好臣其所受敎。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况不爲管仲者乎。

此二節書。是言時君不足有爲。而處賓師之位者。必不可召也。孟子曰。湯與桓公所由成王霸之業。皆以尊德樂道之故。今天下土地相類。德敎相等。莫有能創建非常而超出乎時君之上者。此其故可知矣。無他。列國之君。大都以富貴驕人。而不能屈己下士。彼奔走順承。爲我所敎誨者。則好以爲臣焉。彼道德自重。爲我所受其敎誨者。則不好以爲臣焉。此所以無不召之臣。而不得與王致霸。以至終莫能相尚也。然則君之於臣。獨奈何以召爲其事耶。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一皆學焉而臣。不敢召之來見。夫所以不敢召者。

以其不可召也。伊尹爲元聖。其不可召宜矣。若夫管仲。一霸者之佐耳。且猶不可召。而况其德其道更不屑爲管仲者乎。可無惑乎不赴王之召也。孟子在齊賓道也。非臣道也。齊王但可就見。而不可以召見。故孟子始而辭疾。繼而出弔。繼而宿景丑氏。反復論辯。無非明不可召之意。信乎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爲重。而以貴德尊士爲賢也。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

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

此一章書見君子之辭受。各當於理也。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價兼倍於常者。鎰。二十四兩。

陳臻問於孟子曰。大凡餽同。則辭受宜無不同。前日夫子在齊。王餽兼金一百鎰而不受。及在宋。餽七十鎰而夫子受之。及在薛餽五十鎰。而夫子又受之。若以前日不受齊之餽爲是。則今日受宋薛之餽非也。若以今日受宋薛之餽爲是。則前日不受齊之餽非也。均之一餽也。而受不受既殊。則是與非存焉。竊以爲夫子必居一非於此矣。孟子曰。辭受何常。在審乎理而已。理所當辭。是以辭齊之餽而不受。理所當受。是以受宋薛之餽而不辭。要之皆不失爲是者也。子何以異同爲疑耶。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

予何爲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此三節書言在齊宋薛所處不同。故辭受各異也。孟子曰。我謂辭受皆是。何以言之。當在宋時。予將有遠方之行。凡交際之禮。遠行者必有贐以資道途之費。宋君致餽之辭曰。餽我以贐。則是餽爲遠行而設也。予何爲卻之而不受。當在薛時。予適有戒備之心。凡賢者居人國。則國君保護而周給之。使無不虞之患。薛君致餽之辭曰。聞有戒心。故其時爲兵餽。此金。則是餽又爲戒心而設也。予何爲卻之而不受。若於齊。則於遠行戒心之事皆未有所處也。無所處而餽之。是以財貨結之也。衆人動於利欲。不免爲貨所取致焉。有守義之君子。而可以爲貨所取致乎。然則受者固不可爲非。而不受者又安可爲非。是哉。孟子於辭受之間。一無所苟如此。則凡君子立身

之大節可槩見矣。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

此一章書。見君臣當各盡其職也。孟子在齊。適往平陸邑中。見年歲饑荒。百姓多死亡流散。因謂其治邑之大夫孔距心曰。凡事各有職守。假若子之執戟而出之士。當行師之時。一日間。三次離失其行伍。則以兵法誅之否乎。距心曰。失伍之誅。法所不宥。何待於三。孟子直責之曰。官之有職。猶士之有伍。然則子之失職。一如士之失伍也。亦多矣。朝廷設官分治。必使民得遂其生。得安其業。而後可以告無罪於君焉。今凶年而水旱疾疫之交作。饑歲而稻粱黍稷之不登。子之民。老羸展轉於溝壑而死。壯者散而之四方以謀食者。不

知其幾千人矣。爲民牧者。不能恤民。而使一至於此。其曠廢職守。與失伍何以異乎。乃距心猶不知而自諉曰。夫身爲民牧。豈不以軫恤民艱爲事。無如欲發倉廩。有發之者。欲緩征輸。有緩之者。此其事非距心之所得專爲也。何獨以爲距心罪耶。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此二節書。見孟子一言。能使齊君臣皆自知其罪也。孟子因孔距心之諉罪。而更責之曰。子以事由君上。不得自專。遂以此諉罪。豈受托之道乎。今設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人牧養者。則必向彼求畜牧之地。與餧飼之芻。然後可身任其事。其或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將以此牛羊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視其死。而悍然

不顧與。子之爲王牧民。亦猶是也。殆有不得辭其咎者矣。由是距心曉然曰。始而不求所以養之。繼而不知以身去之。此則距心之罪也。孟子欲以警醒齊王。故他日見於王曰。凡人之失其職而不知者比比也。王之爲治於都邑者。臣素所識知有五人焉。五人之中。能知其失職之罪者。惟孔距心一人而已。於是卽所以責距心與距心所以自責者。悉爲王誦述之。亦庶幾冀王之覺悟耳。王果自任其罪曰。人君能愛養斯民。則臣下之奉行自力。今百姓不得其所。有司不得其職。皆由寡人之罪也。齊君臣聞孟子之言。而無不知罪如此。宜可以興道致治矣。然終不能改。惜哉。

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爲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

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此一章書見君子之進退久速各有其道也。蚳鼃齊大夫。靈丘齊下邑。士師掌刑之官。孟子謂蚳鼃曰。人臣處疎遠之地。則嘉言難於上達。子之辭靈丘而請爲士師。實於理近似也。爲其爲近臣。而可以諫刑罰之不中也。推是心也。宜其卽有所建白。而不待於遲久。今在位既數月矣。其於刑罰之得失。當亦聞之熟矣。豈其一一皆中。而未可以言與。蚳鼃激於孟子之言。乃進諫於王。而王不能用。遂致其爲臣之職事而去。齊人有譏孟子者曰。當言而使之言。當去而決於去。所以爲蚳鼃則善矣。至於道既不行。去又不決。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何其明於爲人。而闇於自爲乎。孟子弟子有公都子者。述齊人之言以告孟子曰。進退之間。自有當然之理。吾聞之也。人臣於兵刑禮樂。各有專司。是謂有官守者。惟盡

其職。乃可居其官。若受制於君。而不得盡其職。則去。人臣於利害得失。皆許入告。是謂有言責者。惟行其言。乃可任其責。若見阻於君。而不得行其言。則去。蚳鼃有官守言責者。諫而不用。其去宜矣。我於齊。既非以官爲守。又非以言爲責者也。可以進而進。可以退而退。豈不綽綽然寬舒而有餘裕哉。安得以蚳鼃之去。而遂議我之不去也。孟子於齊。居賓師之位。而未嘗受祿。故其言如此。蓋於去就之間。審之有素。豈齊人所可妄議哉。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此一章書。見君子待小人之道也。蓋。齊下邑。王驩。齊之嬖臣。孟子於齊。雖不受祿。而嘗受客卿之職。適當滕國有喪。齊王使孟子往弔。

又使蓋邑大夫王驩爲副使。以輔其行。宜於禮儀之事。不能無兩相計議矣。乃王驩朝暮進見。由齊至滕之路。去而復反。終未嘗與言所行之事也。其待之之嚴如此。豈不以王驩非可與言之人而拒之哉。公孫丑不知而問曰。凡人勢分相懸。或周旋未久。則兩情未洽。而言有難盡。大夫而攝齊卿之位。其位不爲小矣。自齊以適於滕之路。其路不爲近矣。卒之從往以及於反。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孟子有難以顯言者。乃婉辭答之曰。使事有失。不能不與之言。夫彼從行之有司。既或治之。而得其宜矣。予尚何復與言哉。易曰。君子遠小人。不惡而嚴。觀孟子所以待王驩者。其卽孔子之所以待陽貨者與。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

美也。然後盡於人心。

此一章書見人子當自盡其心也。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孟子在齊有母之喪。從齊歸葬於魯。仍反於齊。而止宿於齊之嬴邑。充虞問曰。前日夫子有母之喪。不知虞之不肖使虞董治作棺之事。其時喪事嚴迫虞有疑而不敢請問。今願竊有請也。所用之木若似乎太美然。未知夫子何心。而如是其過厚也。孟子曰。喪葬之從厚。本之先王之制。非自今日始也。上古法制未備。凡爲棺椁無一定厚薄尺寸之度。中古時。周公制禮。棺木以七寸爲準。棺外之椁。亦與相稱。自天子至於庶人共之。非直爲觀視之美也。必如是堅厚而可以歷久遠。然後於人子之心爲稍盡耳。何疑於木之美也。

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吾聞之也。君子不

以天下儉其親。

此三節書申言送終之禮宜從厚也。孟子曰。吾之所以美其木者何哉。人子於喪葬之禮。孰不欲厚於其親。使此心愉悅。而靡有遺恨。然有分所不得盡。則限於法制。而不可以爲悅。力所不能強。則屈於財物。而不可以爲悅。若使法制之所當得。而又財物之所優爲。古之人。皆用以厚葬其親。吾非人情乎。何爲其獨不然。且爲死者。與土相接。求其附於身者。堅厚久遠。無使土得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獨不快然無所憾乎。苟得盡其心。而不期自盡。是爲天下愛惜物力。而薄於吾親也。吾聞之也。君子不爲惜此天下之物。而儉於其親。然則吾之美於其木。蓋考之古制度之人心。合之君子所以待親之道。而有不能自已者。而非爲過舉也。可見人子於喪葬之際設不能自盡其心。即有抱恨無窮者。而忍云儉與。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此一章書見人君當以義興師也。燕王子噲讓國於其相子之。燕國大亂。齊君臣欲乘其亂而伐之。於是沈同遂以其私意問於孟子曰。以燕之亂。可舉兵伐之與。孟子據理斷之曰。可。諸侯土地人民。雖傳之先君。實受之天子。非奉天子之命。子噲不得以燕擅與諸人。子之亦不得遽受燕於子噲。與者受者俱不爲無罪也。譬如有仕宦者於此。而子悅之。不請命於王。而私與以吾子所食之祿。所居之爵。夫彼從仕之士。亦未膺王命。而私受祿爵於子。揆之於理。其可乎。燕君臣私相授受。何以異於是。以彼無道之國。而興兵問罪。誰曰不宜。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此一節書見伐國者宜奉行天討也。孟子答沈同之問。亦就燕論燕。而非勸齊伐燕也。及齊人伐燕。或人以討出孟子。乃問曰。齊之伐燕。聞夫子實勸之。有諸。孟子曰。未也。其謂我勸者。亦有由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君臣私相授受。亂常已甚。伐之何疑。彼遂以吾言爲然而伐之也。彼如復問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奉行天討而爲天吏者。則可以伐之。譬如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殺人之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殺人者死。殺之何疑。彼如復問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奉行國法而爲士師者。則可以殺之。今燕有

可伐之罪。而齊非伐燕之人。以齊伐燕。猶以燕伐燕也。何爲勸之哉。由此觀之。征伐之道。在順乎人心。以合乎天意。則正矣。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此一章書見人臣當勉其君以遷善改過也。齊取燕之後。燕人共立太子平爲王。由是乃畔。齊王曰。吾於燕人之畔。始信昔日孟子之言果爲不謬。今殊覺見之而有愧焉。此固齊王悔悟之心。正可與爲善之機也。齊大夫有陳賈者。乃爲逢迎之說曰。王無以此爲患焉。

請問王自以爲與古周公孰仁且孰智。齊王曰。惡。我安得與周公較。是何言也。陳賈曰。王之重視乎周公。重視乎其仁智耳。武王克商。立紂子武庚於殷。周公使管叔監守殷國。成王初年。管叔與武庚同謀畔周。假使知管叔之畔而使之。是陷管叔於死而不仁也。假使不知管叔之畔而使之。是無先幾之哲而不智也。仁智周公猶未之能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孟子而爲王解之。王何慙之有。陳賈見孟子問曰。周公何如人也。孟子曰。古之大聖人也。陳賈曰。周公使管叔監守殷國。管叔與殷武庚畔周。有是事否。孟子曰。然。陳賈曰。周公先知管叔之將畔。而故使之與。孟子曰。以理斷之。必不知也。陳賈曰。周公爲大聖人。宜其於仁智兼盡而無有過矣。乃猶不知而誤使管叔。然則聖人且未盡善而有過與。陳賈言此。蓋特爲齊王解耳。孟子曰。聖人雖若有過。不知其爲天理人情所自至。而非猶夫

人之過也。周公於管叔爲弟。管叔於周公爲兄。以愛兄之心。爲任使之事。詎忍逆探其兄之姦而棄之耶。周公之過不亦所當得者乎。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

此一節書責陳賈導王文過之非也。孟子責陳賈曰。人孰能無過。而所以處過者。古今人不相若也。古之君子。設或有過。則改之以即於善。今之君子。設或有過。則順之以遂其非。古之君子。當其有過。不事掩飾。如日月之方食。而民無不見之。及其改圖復於無過。如日月之復明。而民無不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而已。又從而爲之說辭。以著其有餘。而掩其不及。此古之君子。所以雖有過而不害於過。今之君子。所以一有過而終溺於過也。然則愛人者。可不以古人期之。而乃教以今人之所爲哉。蓋人臣事君。當以陳善閉邪爲心。彼陳賈者。爲君文過。適陷君於有過耳。豈愛其君者乎。

孟子致爲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

此一章書見君子不以利爲去就也。孟子爲齊卿。久之而道不行。乃致其卿位而歸。齊王就見孟子曰。前日夫子未至吾國之時。願一見而不可得。及既至吾國。得侍高賢之側。非特爲寡人所心喜。凡同朝諸臣。莫不甚喜。今又以寡人不能有爲。棄之而歸。此別之後。不識尚可繼此而來。使得復見否乎。孟子對曰。繼見之期。不敢請於王耳。然固所願也。孟子之去志已決。王意以爲猶可復畱。故他日王謂齊 臣時子曰。孟子之決於去。毋亦謂我恩

意之未至乎。我今欲於當國之中。而授孟子以居室。其從遊之弟子。養以萬鍾之祿。使上而在廷諸大夫。下而在國之民人。得親炙其輝。皆有所尊敬。而以爲法則。子盍爲我言於孟子。備悉予懷。未必不可以復畱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

此二節書。以意不在祿養曉門人也。時子奉

齊王之命。乃因孟子弟子陳臻。以轉告孟子。陳臻遂述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以義不可畱。而又難於顯言。乃姑答陳臻曰。時子言王之所以畱我者。誠有如是。然時子惡知我之不可以復畱耶。王之畱我以萬鍾。殆欲畱之而因以富之也。如使予欲富。向者爲卿時。辭十萬之祿。而今受此萬鍾之養。何其不權於多寡之數也。是爲欲富者之心乎。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此二節書。喩言道不行而受餽者。近於趨利也。孟子曰。若使既辭其祿。復受其餽。是不得於彼。而又求得於此。誠有如季孫之所譏矣。昔者季孫嘗曰。異哉子叔疑。使己居位爲政。

至不用於君。則亦退而已矣。又必多方使其子弟爲卿。此其心未嘗一日忘情於富貴也。人亦孰不欲富貴。而子叔疑獨於富貴之中。失諸己。復求得諸子弟。一若有獨擅之龍斷。而盡其營謀者焉。其譏子叔疑如此。我今不當以此爲鑒乎。所謂龍斷者何也。古之爲市者。百貨交集。彼此互市。以有易無。有司之官不過平其物價。息其爭訟。以法治之耳。有賤丈夫焉。貪得無厭。必求岡龍之高處而登之。

以左右顧盼。旣欲得此。又欲取彼。罔羅市中之財利。人皆惡其專利。而以爲賤。故從而征其稅。後世征取商人之制。自此賤丈夫始矣。此季孫龍斷之說也。我苟辭十萬之祿。而受萬鍾之養。幾與龍斷無異。其爲貽譏後世。當不獨一子叔疑矣。蓋君子之用世。爲行道計。非利之可誘也。齊王以萬鍾留孟子。豈所以留之之道乎。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此一章書見留賢在得其道也。孟子以道不行而去齊。止宿於齊西南之晝邑。其時有不奉王命。而自以其意爲王留孟子之行者。坐而言其留之之意。孟子不應其言。且憑几而臥。一若無所聽聞者。於是留行之客不悅曰。弟子齊戒越宿而後敢進言。夫子臥而不聽。拒人如此。請從此辭。勿復敢再見矣。孟子曰。坐。我明以告子。凡賢者之去就。視人君所以待之者若何耳。昔者魯君繆公。深知子思之賢。尊禮子思。常使人道達誠意於其側。此所以能安子思也。若使無人乎子思之側。將誠意無由而達。則何以安子思。至泄柳與申詳皆賢者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常有推賢

薦士之人。爲之維持調護於君側。此所以能安其身也。若使無人乎繆公之側。將禮意有時而衰。則何以安其身。今子之留我。果其出自王之命。無異繆公之所以待子思。我安敢不應。子乃自欲爲王留我。所以爲長者慮。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是子先絕長者乎。是長者先絕子乎。何其不一審於古來留賢之道耶。我之臥而不應。實子之使然耳。蓋孟子之德無愧子思。齊王之待孟子。旣不能如繆公

之待子思而又無齊之賢臣維持調護於王之側則孟子豈能久於其國哉故好賢之思君臣所當各盡也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此一章書見孟子欲行道以安天下之意其惓惓不忍去齊者非世人之所得知也孟子因道不行而去齊齊人有尹士者向人譏孟子曰士君子去就之間最宜明決今孟子之至齊若不識王之不能爲湯武則是無知人之明也知其不可有爲猶且至於齊國則是志在利祿干求恩澤也千里而來見王不遇而去則宜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矣乃遲遲其行三宿而後出晝是何依違於進退之間而濡滯不決也尹士誠有不悅於此者矣孟子弟子有高子者以尹士之言告孟子孟子曰人之去就各有湥心夫尹士焉能知予之心哉千里而來見王志在行道若王能用我而咸濟世安民之業是予所湥願也至不遇而去豈予之初心哉道既不行位不可苟不得已而後去耳蓋聖賢處世上而憂天下而憫人皆出於不得已之心雖明決乃去就之理而委曲實行道之心豈世人所易識者哉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四節書見孟子惓惓濟世之心也孟子曰夫尹士之譏予者以三宿而後出晝謂之濡

滯然。予之心猶以爲速。蓋予之望於王者。猶庶幾其從容悔悟而改之也。王如悔悟。則將以王道爲可行。以予言爲可信。必將追予而反之矣。至出晝而王不予追。是王之心終不悟矣。予然後歸志始決。浩然長往。然予雖決去。終豈能舍王哉。蓋由王之天資樸實。可以引而爲善。若能用我。使大行其道。豈徒齊國之民安。天下之民。皆藉以治安。王庶幾其能改而悔過乎。予方日望之。而豈能終舍王也。蓋我爲世道生民計。必圖其大者遠者。世有規模狹隘之小丈夫。一諫於其君而不聽。則怒悻悻然不平之氣。見於顏面。去必窮晝一日之力。而後止宿。此等之人。但知一己去就。全無愛君憂國之意。予豈肎以此自處哉。尹士聞孟子之言。始悟其失。曰。士誠小人。於君子用世之心。未之知也。蓋有爲之主不世出。孟子之所以惓惓於齊者。以王之天資高。可與爲善。齊國大。可藉以安天下之民。誠用孟

子則王道可行。王業可致。當日所以屬望之深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

此一章書是孟子欲乘時行道。以道不行而憂也。孟子不遇於齊而去。其憂世之心。有不覺見於顏面者。弟子充虞途間問於孟子曰。夫子之顏色若有不悅者然。昔日虞嘗聞夫子之言曰。君子處世。雖不得於天。亦不怨天。雖不合於人。亦不尤人。今何爲而不豫也。孟子曰。我今日之不豫。所以異於前日者。蓋彼乃講德論學之時。以樂天爲要。彼一時也。此乃憂天憫人之時。以濟世爲心。此一時也。嘗

歷覽前代。大約五百年。天運循環。必有繼天立極之聖人。受命而興。然大業不能獨成。必有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之人。爲之輔佐。由堯舜至於湯。由湯至於文武。皆是如此。今由周文武以來。七百有餘歲。以五百年之期揆之。則已過矣。以亂極思治之時考之。撥亂返治。其亦可矣。此時而不能有爲。何能免於不豫哉。然世之治亂在天。我之不遇天。或者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懷名世之具者。舍我其誰。不可知者聽之於天。有可恃者信其在我。亦何爲而不豫哉。蓋天爲斯民而生聖賢。其欲治安之念。不能一日而忘。然憂世之心雖深。而樂天之誠。未嘗不自得也。終其身惟斯道斯民是念而已。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此一章。書見孟子不受齊祿之意。孟子在齊。雖居卿位。而未嘗受祿。蓋志在行道。而非利其祿也。去齊之日。至於休地。公孫丑問於孟子曰。君子居其位。則食其祿。今但仕而不受祿。古道爲然乎。孟子曰。仕不受祿。非古道也。我之所以不受祿者。蓋自有故。當日初見齊王於崇。言論之間。已知其不能行吾道。退時卽有去志。不欲自變初心。故不受其祿。爲實不欲留也。然所以不能卽去者。適遇齊國有師旅之命。國方被兵。難於請去。不得已而久留於齊。非我之初心也。我之不受祿之故如此。蓋孟子志行王道。而齊王意在富強。故始見卽不能合。後雖惓惓於齊。而去就之見。未嘗不早決也。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十六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十七

孟子（上之五）

滕文公章句上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此一章書。是孟子闡明性善。以見堯舜人人可爲也。滕文公爲世子之時。奉君命而使於楚。時聞孟子在宋。先過宋而見孟子。其急於見賢如此。孟子與之言論。惟發明性善之旨。蓋性者。人所得於天之理。至精至純。本有善而無惡。在聖賢不加益。在凡庸不加損。當時性學不明。遂疑聖賢難至。故孟子從源頭上闡發。特舉以告世子。以勵其希聖希賢之志。而又必舉堯舜以實之。堯舜雖千古至聖。亦不過充極其性善之本然。非於性之外。有所加也。知性善。則堯舜人人可爲之說。益信矣。知堯舜人人可爲。則性善之旨。益明矣。門人不能詳記其言。而約畧其大旨如此。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此三節書。是言道無二致。勉世子以有爲也。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者。蓋當時不明性善之旨。皆疑聖賢爲不可企及。世子聞孟子之言。未能無疑。故反而求見也。孟子曰。世子疑吾性善之言乎。夫率於性而爲道。堯舜此道。凡人亦此道。無分於賢愚。無殊於今古。道一而已。豈外此而别有卑近易行之說乎。試以古人之言觀之。成覸謂齊景公曰。今人一言聖賢。便以爲難及。不知彼丈夫也。我丈夫也。性本無殊。但能奮發。則可以齊量。吾何畏於彼哉。顏淵曰。稱至聖者。莫如舜。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同賦此性。但能孜孜有爲。則帝舜亦

非難至公明儀曰周公有言吾事事取法文王文王即我師也蓋性分相同則師法不遠周公之言豈欺我哉可見古今更無二道聖賢止在力行世子可無疑吾言矣勿謂滕小而不足爲也今滕國之土地絕長補短將五十里若能有爲尚可以爲治安之國但顧其勵精何如耳書經說命之篇有曰苦口之藥非瞑眩不可以攻疾喻人君非自強不足以圖治豈可以弱小自諉而不以聖賢爲法哉

孟子道性善遡聖賢之原也稱堯舜立聖賢之準也而求至於聖賢之域者則莫大於有爲蓋能有爲則堯舜可至不能有爲則不免於庸人總在力行與不力行之間而已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此一章書見親喪之貴於自盡也滕文公爲世子時聞孟子之言有所開悟一旦遭父定公之喪謂其傅然友曰昔者我於宋見孟子聞其性善堯舜之言至今不能忘於心不幸有親喪大故正人子至情所發人生大節所關吾欲使子問於孟子求其指示然後行事

庶免悖禮之失也是時孟子在鄒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今者喪禮久湮諸侯莫能復古世子獨以此爲問不亦善乎夫執親之喪乃人子之至情悲哀真切非自外至但期竭盡己心無使虧欠而已曾子嘗有言曰人子之於父母生則服勞奉養事之盡其禮歿則棺衾含殮葬之盡其禮禴祀烝嘗祭之盡其禮可謂孝矣此泛論人子當盡之禮如此若諸侯居喪之禮吾未之學也然禮之大經

所在。千古不易者。亦嘗聞之矣。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所行者。三年之喪。所服者。齊衰麤布之服。所食者。飦粥之食。此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所當行。無貴賤之分也。三代共由無古今之異也。世子亦遵此而行之可也。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劒。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此二節書是滕諸臣不能從古禮。而孟子勉

世子以自盡也。然友以孟子之言復命於世子。於是欲定行三年之喪。是時古禮久湮難於遽復。滕之父兄百官皆不欲行。曰。滕與魯皆爲姬姓。魯滕之宗國也。宗國先君未嘗行此。滕之先君亦未嘗行此。至世子之身而復行古禮。毋乃不可乎。且志書有云。喪祭之禮皆當遵從先祖。其意以爲先祖所行之禮傳受已久。不可改也。滕之父兄百官不能遠追周公制禮之意。而但舉後世失禮者以爲言。可見當時囿於習俗之淺。而不能復古如此。世子不以咎人。而止以自責。謂然友曰。吾昔者未嘗勤學好問。但馳馬試劒。平生不足取信於人。今也欲行古禮。而父兄百官皆不以我爲是。衆志未孚。恐不能盡送終之大事。子爲我復問孟子。如何可以服人心而成大禮也。然友復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古禮驟復。人心未信。是則誠然。親喪大事。惟在自盡其心。以感動乎人。是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有

言曰。君薨則爲嗣君者以百官政事聽命於冢宰。自食飦粥哀戚之容見於顏面而其色深墨。即喪次之位朝夕哭泣。是時百官有司莫不感動而哀痛者。人君先以至情動之也。蓋在上之人。意有所好。而下人之效法。必有甚於在上者。君子之德譬之於風。主乎倡者也。小人之德譬之於草。主乎應者也。草上加之以風。無不偃仆。小人而被君子之化。無不順從。理固然也。以孔子之言觀之。亦在世子之自盡其哀以感動乎國人而已。豈以人言爲可否耶。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此一節書見世子能盡禮以服人也。然友復以孟子之言反命於世子。世子聞之曰。孟子之言誠然。送終之禮。惟在自盡其心。而後能感發乎人。於是斷然行三年之喪。五月居廬

於中門之外。不發命令。是時百官族人。皆已感悟。咸稱知禮。及至葬時。四方之人。皆來觀瞻。世子顏色憂戚。哭泣哀痛。凡諸侯來弔問於滕者。莫不悅其盡禮。相與歎服焉。世子之能自盡親喪如此。可見天下無不可復行之古禮。無不可感動之人心。始疑之而終信之。是即性善之一徵與。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言民事乃國之根本。宜法古井田之制。以爲養民之善經也。滕文公以禮聘孟子至滕。因問以爲國之道。孟子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小民農田耕種之事。乃國家之本計所關。不可視爲緩圖。而不爲

之經理區畫也。詩經豳風七月之篇有云。田家勤苦。常無暇日。晝也則取覆屋之茅。宵也則製繩索之具。急升屋而治之。來春則始事南畝播厥百穀。無暇治屋矣。可見小民終歲勤勤。無一時不念及於稼穡如此。人君可不以百姓之心爲心乎。以百姓之心爲心。是莫先於制民之產。蓋民之爲道也。衣食足而後知禮義。故有恆產。則仰事俯育有所藉。而善心以存。無恆產則仰事俯育無所資。而善心以亡。善心既亡。則放蕩淫辟。邪妄侈肆。無所不至。而不能免於爲非之罪矣。及陷於罪。而後加以刑罰。既不予以爲善之資。而又重之以爲非之罪。是猶張設網羅。驅之使入其中也。非罔民而何。焉有仁人在上。作民父母。以愛養斯民爲心。而可以行罔民之事乎。則制恆產以阜民生。洵爲國之要務矣。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此三節書見取民宜定制。而因以三代制產之法告滕君也。孟子曰。爲國莫先於愛民。愛民莫先於制產。是以自古賢哲之君。必恭以待人。儉以制用。能恭則接下有禮。而以股肱心腹待其臣。忠信重祿。自不能已矣。能儉則取民有制。而以家人一體視其民。橫征厚斂。自不敢作矣。蓋愛民則不得不寡取。多取則必至於傷民。其勢有不兩立者。昔者季氏家臣陽虎有言曰。專心爲富。則必重賦朘民。而不能行仁。專心爲仁。則必損上益下。而不能致富。陽虎本不仁之人。意在於爲富。但就此言觀之。而天理人欲之難並存。斷然矣。然則行仁之主。其可不講制民之產與取民之規乎。良法美意。莫詳於三代。夏后氏一夫受田五十畝。而貢其五畝之租。謂之貢法。殷人始制井田。畫爲九區。各七十畝。中爲公田。八家

各分一區。使之同治公田。以給國用。而不復稅其私田。謂之助法。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近郊鄉遂之地。十夫共爲一溝。行夏之貢法。遠鄉都鄙之地。八家同爲一井。行殷之助法。耕種之時則通八家十家之力而合作。收穫之時則計一井一溝之入而均分。謂之徹法。名雖各異。總是於十分中取一也。貢乃以下貢上之義。其名易曉。所謂徹者。當其合作則彼此通融。及其收斂則公私均一。故謂之徹。所

謂助者。借私家之力。以耕公家之田。故謂之助。三代之田制如此。古之取民無過於什一之征。漢之文景。力行恭儉。而府藏充實。時免天下田租之半。至於三十而稅一。厚澤浹仁。誌美史冊。誠爲人主者所當師法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此一節書言貢法之有弊。以見助法之當行也。孟子曰。三代什一之征。雖同而取民之制。則當從其尤善者。古人龍子有言曰。治地之法。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何以言之。蓋年歲有豐歉。斯所入有多寡。貢法較數歲豐歉之中而立一定額取之制。如遇豐年。所入甚多。而粒米狼籍。此時雖多取。尚未病民。乃但取

其常數。一遇凶年。所入甚寡。雖供一歲糞田之資。尚且不足。而必取盈其常數。粒米狼籍之時。不足見恩。半菽不飽之時。病民實甚。爲民父母之人。以取盈之故。致使小民怨恨愁苦。將終歲水耕火耨。胼手胝足之所得者。不能養其父母。盡入於公家而猶不足。又加息稱貸以盈其數。上迫於追呼。下窮於債負。老者幼者無以自給。轉死於溝壑之中。而莫之恤。爲民父母之謂何哉。可見貢法之病民。而

助法宜急講也。貢法之初非不善。行之久而弊生。漢唐以來井田久廢。而貢法獨沿。所貴爲民上者。時其豐歉。而斟酌損益於其間。若必取盈於定額。則民間之疾苦幾何不如龍子之所言哉。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此二節書見世祿與井田宜並行也。孟子曰。助法之善。公田以頒世祿。所以養君子。私田以分百姓。所以惠野人。是世祿井田原相表裏者也。今滕於有功之臣。子孫世世食祿。是世祿之制。滕固已行之矣。助法其可不做而行之乎。勿謂助爲商之制。而非我周之制也。詩經小雅大田之篇有云。田待澤於天。天其先降雨於公田。而遂及於我之私田乎。小民之咏歌恩澤。而先公後私者如此。夫公田之名。惟行助法始有之。大田之詩。周詩也。而亦言公田。由此觀之。我周盛時。實兼行助法。而

遵乎商之舊制矣。君其可不以昭代爲法哉。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此三節書言教化繼養而興。即可以成王業也。孟子曰。有國者能制民之產。則民生遂而教化可興。蓋養民教民。不可偏廢。當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序學校之名義維何。教莫先於敬老。謂之庠者。取養老於學之義也。教以納民於善。謂之校者。取教民爲善之義也。古者射以觀德。謂之序者。取習射於學之義也。三代相繼。各舉一事以爲名。在夏則謂之校。在殷則謂之序。在周則謂之庠。此皆鄉學之名也。惟建於國中者謂之學。王畿首善之地。教育天下之人材。三代無異名焉。鄉學國

學之設皆所以講明人倫之理。以化民成俗而已。五常之理明於上。則百姓自然恩義相維親遜成風。而俗美於下矣。養民則師商周之制。教民則兼三代之規。此皆王政也。滕國苟能行此。一旦有王者興。欲脩王政。必取滕之已試者倣而行之。是爲王者師矣。豈不澤被天下哉。況乎王業亦可自此成矣。詩經大雅文王之篇有曰。周雖創基已久。受上帝之命而有天下。則維新也。此謂文王能行王政。

以新其國也。可見國無大小。行仁則昌。子能強勉而力行之。亦可以新子之國。而成王業矣。可不自勉乎哉。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此一節書。見行井田在正經界也。滕文公聞孟子之言。知助法之當行。乃使其臣畢戰問井地之詳。而欲行之。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井田之仁政。選擇於羣臣之中。而使子董其事。任亦重矣。子必勉力而爲之。夫井田之善。以其疆界詳明。不可混淆也。故欲行仁政者。必自經理其疆界始。如田間之溝洫。以通水道。田畔之道塗。以正阡陌。又有所封之土。所植之樹。以定疆理。此皆田之界限。必先一一經畫之。若經界不正。則田之在民者。無一定之分業。豪強者得以兼併於下。而井地不均矣。

賦之出於田者。無一定之額數。貪暴者得以多取於上。而穀祿不平矣。是以暴虐之君。貪墨之吏。欲自便其私。必慢其經界。而不加整理。賢君則必以此爲急務焉。田之經界既正。則分田以養野人。無井地不均之患。制祿以養君子。無穀祿不平之憂。可不勞而定矣。但在君與子舉行之耳。

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

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

此四節書是詳分田制祿之法也。孟子曰分田制祿之常法。乃安上全下之良模也。滕國壤地雖然褊小。必有仕而爲君子者焉。必有耕而爲野人者焉。施政敎以治人者君子之責也。使無君子則誰爲勞心以治野人。力稼穡以奉上者野人之分也。使無野人則誰爲勞力以養君子。君子野人。不可相無。故分田

制祿。不可偏廢。今請於野外都鄙之地。土壤平衍。可爲井田。則畫爲九區。以一爲公田。使八家耕之。而行殷之助法焉。於國中鄕遂之內。比閭相錯。難於爲井。則一夫受田百畝。使自貢其什分之一於上。而行夏之貢法。以濟助法之窮。分其田里以惠野人。收其賦入以養君子。良法行。而上下各得其所矣。然分田制祿。國有常經。而加惠推恩。尤有當厚。仕於朝者自卿以下。則位漸卑。而祿愈薄。恐其不

足以養廉也。必與以奉祭祀之圭田。以五十畝爲額。此世祿常制之外。所以厚君子者如此。耕於野者。一夫之外。有未授室之餘夫。恐其不能相贍也。必與以餘夫之田。各二十五畝。此分田常制之外。所以厚野人者如此。經制以定其常。而恩澤以厚其下。是所望於行仁政者矣。

死徙無出鄕。鄕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

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畧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此三節書是推言行井田之善。而復詳其規制。以勉滕君臣也。孟子曰。井田之法立。不止於遂民生。而亦可以厚民俗。蓋井制旣定。則民之死而葬者。與徙而居者。皆不出其鄕。一鄕之田。八家同井。習熟旣久。而恩義相孚。道路出入之間。相與友讓。可無行旅之憂。晝夜

防守之時。相與輔助。可無盜賊之患。有疾病則相與維持扶救。可無困乏之慮。閭閻之間。有不雍然和睦者乎。至井田之形制。則又有約畧可言者。方正一里。而爲一井。一井之田。共九百畝。畫爲九區。中一區百畝。謂之公田。八家各私百畝。謂之私田。八家各出其力。以治公田。凡耕耘收穫之時。必公田既畢。而後敢治其私田。於通力合作之中。亦寓先公後私之意。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使明於尊卑上下之義也。然井法久湮。凡我所言分田制祿之規。特其大畧而已。若夫其中斟酌損益。揆之人情而無不順。合之土俗而無不宜。使行於古者。復可行於今。無拘牽之迹。而仍不失乎先王立法之意。則在君與子之變通而已矣。此章論爲國之本計。始言恆産之宜制。中言貢助之得失。定君子野人之分。詳養民教民之規。末復勉之以酌量時宜。潤澤古法。民情國計。無不畢具。誠君國子民者。所當究心哉。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

此一章書。是舉古帝王勞心之事。以闢異端並耕之說也。滕文公因孟子之言。欲行三代井田之制。時有許行者。託爲稱述神農之言。以欺世盜名。欲阻孟子之良法。而售其異端之學。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井田之仁政。願受一廛之地。而爲滕國之民。文公因其慕化而來。使之處於其國。許行之徒。凡數十人。皆衣賤者之服。捆屨織席。以自供其食。以爲非其力則不食也。其衣服擧動之間。已異於聖賢之道矣。有楚之儒者陳良。其徒陳相。與其弟辛。負田器而自宋

之滕。告文公曰。聞君行聖人井田之政。是亦當今之聖人也。願爲聖人之民。而得沾王化焉。陳相本誠心慕化。非與許行等。惜乎其終爲邪說所惑耳。當日一行仁政。而四方之歸往如此。亦可見人情之悅服矣。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此一節。書見邪說之易於惑人也。陳相學陳良之學。慕化而來。乃中無定見。而惑於異端。盖由許行託爲神農之言。足以欺世駭俗。故陳相見而大悅。盡棄其學於陳良者。而從許行之學焉。意欲阻孟子分田制祿之法。因見孟子。而述許行之言曰。滕君在戰國之時。能脩復古制。誠賢君也。然未聞古聖人之大道。盖賢哲之君。不以人奉己。不以貴役賤。與民並耕。而自食其力。旣不廢耕。自爲饔飧。而治百姓。復不廢事。如此始可謂之賢君。今滕之倉廩府庫。皆取給於百姓。是病民以自養也。安得謂之賢君哉。許行旣不明於治天下之大道。陳相又從而述之。並耕而食。亂貴賤上下之等。盖亦不自知其言之陋也。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此一節。書是詳詰異端之說。以爲致辯之地也。許行之言。以爲人君當以耕而兼治。此理之必不可行者。孟子欲辯其非。而先就許行詰之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陳相答曰。然。孟子又詰之曰。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陳相答曰。不然。許子所衣者褐也。孟子又詰之曰。許子冠乎。陳相答曰。冠。孟子問曰。所服者何冠。陳相答曰。冠素。孟子問曰。所服之冠。乃自

織之者與。陳相答曰。不然。許子不能自織。以所種之粟易之。觀陳相之對。則耕之不可兼織也明矣。孟子又詰之曰。許子何爲不自織乎。陳相答曰。織則害耕。故不爲也。觀陳相之對。則織之妨於耕也又明矣。此時孟子姑置勿辯。再窮之曰。許子之爨也。必用釜甑。耕也必資鐵器乎。陳相答曰。然。又問曰。器物皆自製者與。陳相答曰。許子不能自爲。以所種之粟易之。觀以粟易之。及害於耕之言。則耕之不可兼治。陳相雖自諱而不能也。奈何欲舉以治天下國家哉。

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

此一節書。是就陳相之言。復詰之也。孟子曰。許子以滕有倉廩府庫。爲厲民自養。今就許

子言之。則通工易事。許子尚不能免也。然則農夫與陶冶。各治一事。有無相通。農夫以其所生之粟。易陶冶之械器。正以濟陶冶之所無。而不爲害陶冶。陶冶亦以其所成之械器易農夫之粟。又以濟農夫之所無。而豈爲害農夫哉。倘以相易爲厲。則許子於種粟之外。何不幷爲陶冶。如釜甑耒耜之類。止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技藝之人交相貿易。何許子之不憚煩若此耶。陳相對曰。許子既已種粟而食。則百工之事。皆有妨於農務。固不可耕且爲也。陳相至此。其詞已窮。許行並耕之說。固已不攻而自破矣。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此一節書。是舉大義以折異端也。孟子曰。子

既知農工之相濟而不可相兼然則治天下獨可與民並耕且以爲治與此勢之必不可得兼者也蓋天下大人則有大人之事小人則有小人之事名號既殊職業亦異且就一人之身計之凡服食居處必百工之所爲無不備足然後利用厚生俯仰無憾如必自爲而後用之則爲農者必兼爲械器爲工者必兼爲播植是率天下之人奔走道路終無休息之期也小人尚不能兼小人之事况大人身任天下之重一日萬幾而謂能兼小人之事乎所以古語有曰天下人各不同或在上而勞心或在下而勞力勞心者立綱陳紀以治人勞力者則受治於上之人焉受治於人者輸租納稅以食人治人者則食於下之人焉蓋大人不能自爲養小人不能自爲治上下相資此自有天下以來通行之義許子乃欲一旦而廢之乎若知大人勞心之義則滕君之有倉廩府庫信乎不爲厲民矣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此一節書是舉聖人治水火之功以見不可並耕也孟子曰自古聖君賢相歷歷可數從未有與民並耕者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蓋以其時洪水方割懷山襄陵氾濫於天下於是草木得水以滋長而日益暢茂禽獸得草木爲藪穴而日益繁殖因此五穀不登而民艱於食禽獸偪人而民更憂於生以至獸蹄鳥跡之道路交遍中國天下之未平如此當是時堯爲天子謹天戒而悲人窮心獨憂之以爲天下之患非可以一人理於是勞心於擇相舉舜而敷治焉舜遂以堯之憂爲憂而

勞心於任人。舜以爲欲施治水之功。必相度地勢高下。辨水之源流分合。而草木障蔽。禽獸縱橫。未可用力。乃先命益使掌火政。益於山林藪澤草木所生之處。烈而焚之。於是禽獸失其所依。皆逃匿而不爲人害。然後命大禹爲司空。使之治水。禹則以西北之水。莫大於黃河。隄防障塞。皆非至計。乃於大河之下流。疏爲九河。以分其勢。又疏通濟水漯水。與九河皆注諸海。而北條之水。始得所歸矣。於

東南則決汝水漢水。排淮水泗水。以注之江。而南條之水。始得所歸矣。南北之水。皆有所歸。然後不至於氾濫。而中國之地。可得耕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勤事於外者凡八年之中。三過其家門而不入。蓋無一暇日也。雖欲耕得乎。觀於禹。而堯舜之不暇耕。又可知矣。甚矣許行之妄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此一節書。是舉聖人教養之功。以見不可並耕也。孟子復敘堯舜憂民之事曰。水土既平。地可耕矣。於是舜知民之患於阻饑也。又命棄爲后稷之官。使之教民稼穡。以種植五穀。由是民皆習知耕耘收穫之事。而五穀成熟。

天下之民。皆相生相養。而無復阻饑之患矣。然秉彝之性。人皆有之。若使衣食飽煖。居處安逸。而無以爲教。又將耽於佚樂。習爲淫侈。而其去禽獸不遠矣。聖人於是又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使天下之人。父止於慈。子止於孝。而有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而有義。夫正位乎外。婦正位乎內。而有別。長者念厥弟。幼者恭厥兄。而有序。至於朋友之交。則久要不忘。而有信。此五者。人所共由之道。

敎之以此。然後百姓親而五品遜也。放勳又告戒之曰。民之用力於人倫而勞者。則當獎勸以勞之。歸向於人倫而來者。則當誘掖以來之。若其立心背乎人倫而邪者。則匡之使歸於正。所行戾乎人倫而枉者。則矯之使歸於直。先之勞來。以策其進。繼之匡直。以救其失。正以人性雖同。或不能自立。不可不扶助而輔之。或進脩不前。不可不利導而翼之。蓋將使優游厭飫。皆自得其本然之性也。猶恐

其勤於始者。偶怠於終。又必提撕警覺。時時加以曲成之德焉。此放勳戒契之言。蓋聖人命官敷敎。叮嚀煩悉。憂民之切如此。而暇於耕乎。觀乎此益以知治天下之不可耕且爲也。

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敎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

此二節書見聖人之憂民。以得人爲重也。孟子曰。堯舜之憂民。雖欲耕而有所不暇。蓋其所以爲民者。正不必事事而憂之也。在堯則以天下未平。任相爲要。以不得舜爲己憂耳。在舜則以分猷課績。任賢爲急。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耳。故堯得舜。則堯之憂舜代之矣。舜得禹皋陶。則舜之憂禹皋陶代之矣。皆務乎其大。而未嘗屑屑於其小也。若夫以百畝之不治。而閔閔然憂之者。惟農夫則然耳。豈

君相之事哉。是故憂人之不足於財。而分以與之。止謂之惠。憂人之不進於善。而盡心以敎之。止謂之忠。此其與農夫之憂已大不同矣。然止謂之惠謂之忠者。蓋天下至大。百姓至衆。分財敎善。不得人人而徧也。惟爲天下得人。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厚生正德漸被無窮。始謂之仁。不止於小惠小忠而已。是故後世之稱堯舜。以爲天下大器。堯舜能推以與人。其事極難。而不知自聖人觀之。正

復易易也。惟是爲天下得人。擇之當。選之公。可以付託天下。是爲難耳。惟得人之難。此堯舜所以獨勞心於是。而以爲憂也。豈若許行之說哉。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此一節書。是以堯舜用心之大。闢許行並耕

之說也。孟子曰。孔子之言曰。大哉堯之爲君。以天道之至大。而堯能同之。天不言而成化。堯無爲而成治。若與之準則焉。且蕩蕩乎廣遠。當時之民。耕田而食。鑿井而飲。相忘於帝力之何有。無得而名焉。又稱帝舜曰。君哉舜也。其德巍巍乎高大。雖富有天下。而不以位爲樂。若與己不相關涉者然。孔子之言如此。夫堯舜之治天下也。蕩蕩巍巍。德業既極其盛。乃孔子一則稱其則天無名。一則稱其有天下而不與。豈僅端居淵拱。無所用其心哉。蓋其時水土未平。教養未遂。皆必得人以任之。憂勤側席。惟日不遑。此則其用心之所在也。但不用心於耕。若農夫之以百畝不易爲憂耳。使堯舜亦用心於耕。孰與得人任職。成此平地成天。播穀敷教之事哉。觀此。則許行之妄。不待闢而自明矣。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

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一節書。是斥陳相之倍其師也。孟子既闢許行並耕之妄。至此乃責陳相曰。許行之學。誕妄如此。而子乃棄其所學於陳良者而學焉。亦異乎吾所聞矣。夫中國之所以異於蠻夷者。以其有聖人禮義之教。辨名分。正體統。尊卑相承。貴賤有序耳。故吾聞之。蓋有用中國之教。以變蠻夷。使之向風慕化者。未聞有

學於中國之人。而反從蠻夷之教。以變於夷者也。即就子之師陳良言之。陳良楚產。固生長蠻夷者也。聞中國有周公仲尼之道。心悅而好之。乃北遊中國。學聖人之道焉。凡周公制作之精意。孔子刪述之微言。皆心傳而身受之。即北方之學者。素志周孔。其造詣所至。亦未有出於陳良之上而先之者也。彼所謂能自振拔於流俗。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既數十年矣。周孔之道。亦且與聞之矣。乃

於師死之後。忽聞許行之邪說。而遂倍焉。棄前此師承之正。而轉從荒誕不經之許行。是變於夷也。子其甘之乎。孟子以此責陳相。其詞切矣。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此一節書是述孔門弟子之尊師者。以責陳相也。孟子曰。子忍於倍師。殆非聖人之徒矣。昔者孔子既沒。門人從遊者。皆服心喪三年。三年之外。整治行裝。將散歸列國。入揖於子貢。與之辭別。相嚮痛哭。皆至於失聲。然後歸。其追慕不已如此。子貢尚未忍遽去。又反而築室墓傍壇場之上。獨居三年。然後歸。子貢之追慕其師又如此。他日子夏子張子游又

以孔子既往。想望其音容而不可復見。以有若言行氣象有似乎孔子。欲以前日之所以事孔子者事有若。因曾子不從而彊之。曾子曰。不可。師當論道德。不當論言貌。吾夫子道德純粹。如濯之以江漢之水。而一塵不染。其昭融朗潔。如暴之以秋陽之日。而一毫無累。皜皜乎瑩粹之至。天下莫能尚已。今乃欲以事夫子者事有若。意在尊夫子。而擬非其倫。反以卑夫子矣。曾子之尊信其師。而不忍倍

又如此。孟子述此。而陳相之倍師畔道得罪於名敎可知矣。

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

此三節書。皆責陳相之倍正入邪也。孟子曰。有若似聖人。曾子尚不肯以事孔子者事之。

今許行以南蠻鴃舌之人。假托神農。誣民惑世。本非先王垂敎萬世。一脉相傳之道。與陳良之誦法周孔者。大相懸絕也。子乃倍子之師而學之。比之曾子之尊信孔子。爲何如哉。趨舍混淆。人而不如鳥矣。吾聞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夫以鳥之無知。猶能出於幽谷之卑暗。遷於喬木之高明。人若舍高就卑。舍明就暗。是人之擇術。反不如鳥之擇木也。吾未之聞也。今陳良誦法周孔。許行溺於邪說。其爲高明卑暗。不辯可知。倍陳良而從許行。毋乃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耶。魯頌有之曰。周公輔相王室。於戎狄則膺而逐之。於荊舒則伐而懲之。戎狄之人。周公方且膺之。今許行蠻夷鴃舌。叛於聖道。子是之學。以中國而反變於蠻夷。亦爲不善變矣。孟子前闢許行並耕之謬。後責陳相倍師之非。詞嚴義正。所以闢先聖之道者。卽此可見矣。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此二節書。是因陳相稱許行之治市。而闢其背理亂治也。陳相聞孟子之言。旣已無可置

辯乃又稱許行治市之說曰。並耕而治固不可從矣。然其言亦有可採者。從許子之道。則市無貳賈。國中之人。不相詐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貿易。莫或以其幼小而欺之。蓋天下之物。因有貴賤之分。故價直可以增減而爭端易起。今不論精粗美惡。其價一定。如布帛但論其丈尺。苟長短同。則價相若。麻縷絲絮。但論其斤兩。苟輕重同。則價相若。五穀但論其斗斛。苟多寡同。則價相若。屨但論其大小。苟大小同。則價相若。物價定。人情安。此其善可知矣。孟子闢之曰。許行欲市價不貳。乃混精粗美惡而一之。不知天下之物。質有好醜。工有難易。其不可強而齊者。固物之情理然也。故其價之不同。或相去一倍五倍。或相去什倍伯倍。或相去千倍萬倍。子乃欲比合而同之。是徒使天下紛紛擾亂而已。何也。彼物之有精粗美惡。猶屨之有巨小也。若巨屨與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爲其巨者哉。然則精者

與粗者同價。則人豈肯爲其精者哉。從許子之道。是率天下競爲濫惡之物。以相欺僞。不可除。而姦風大長。何以治國家乎。許子之道。無一而可也。蓋許行以神農始教稼穡。日中爲市。故假托其名。以陰壞三代之法。非孟子闢之。其爲害於天下後世者。將不可言矣。後世治天下者。惟取法唐虞三代而已。其餘皆不足信也。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闢墨氏之學也。戰國時。楊朱墨翟之言滿天下。異端害正。故孟子距而闢之。以閑先聖之道。彼時有爲墨氏之學者

曰夷之因孟子弟子徐辟介紹求見孟子。此其向慕正道。有逃墨歸儒之機。孟子曰。吾固願見夷子。奈吾尚病。俟病愈吾且往見之。夷子不必來也。他日又因徐辟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病愈。可以見矣。但吾儒之道。與墨氏不同。若不直言以相規正。則吾儒之道不見。吾且直之。吾聞夷子乃為墨氏之學者。墨氏之治喪。其為道貴薄而不貴厚。以天下之故而儉其親者也。夷子既為墨氏之學。則思以墨氏之道移易天下之風俗。豈以其道為非是而不貴也。貴薄則當從其所貴。賤厚則不宜從其所賤。然而夷子之葬其親於禮獨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若以墨道為是。而夷子何以厚葬其親。若以厚其親為是。而夷子又何以從墨翟之道。學其術而不用其教。是誠何心哉。蓋人子無不欲厚其親。夷子雖從墨氏。而不肎薄其親。是其心必有不安於薄者。故孟子因而詰之。以開發其本然之良心也。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此一節書是因夷子之遁辭。而闢墨氏之忘本也。徐子以孟子之言告夷子。夷子尚未開悟。乃對徐子曰。墨氏之道雖主兼愛。其實與儒道不相悖謬。蓋儒者之道。未嘗不兼愛也。周書有之曰。若保赤子。夫古之人。保民不啻若己之赤子。此非言兼愛而何謂哉。之之意。則以為天下之人。皆所當愛。原無厚薄隆殺之差等。但施之有次第。由親而始耳。我之厚葬。亦欲推厚其親者以厚天下。而非以所賤事親也。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夷子因康誥之語。遂欲援儒墨而一之。將信以為人之親愛其兄之子。就如親愛鄰家之赤子。而無有

差等乎。若周書之言。彼固別有取意爾也。書蓋謂小民無知犯法。皆因上之人失於教養。猶赤子匍匐將入井。皆因父母失於顧恤。而非赤子之罪也。故謂保民當如保赤子。其或不幸而罹於法網。則當推原其所以然。而哀矜勿喜。夷子乃謂儒者之道。無異於墨之兼愛。不已過乎。且天之生物也。受氣成形。俱本於父母。惟從一本發生。故愛親之心。得於天性。自有不可解者。如夷子之言。則視父母與

路人。畧無差等。是有二本矣。以故溺於兼愛之說。而不自知其謬也。孟子以此曉夷之。可謂深切著明矣。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間曰。命之矣。

此二節書。是申明一本之義。以感悟夷子也。孟子復謂徐子曰。夷子知厚葬之爲是。而不知二本之爲非。豈亦未嘗反而求之耶。夫人惟一本。故愛其親。惟愛其親。故有死葬之禮。試以制禮之始言之。蓋時在上世。禮制未備。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棄之於溝壑。他日往過其處。見狐狸食親之肉。蠅蚋姑嘬其親之膚。於是顙上泚然汗出。但睨視而不忍正視。夫此泚也。非爲他人見之而然

也。哀痛慘怛。本之中心。而達乎面目。有不能自已者也。於是悔前日委棄之非。而思後日保全之計。盡歸取虆梩。反土於其上而掩之。使不至爲物所殘。此後世葬禮所由起也。夫此掩覆其親者。若以爲在所當然。則孝子仁人之掩覆其親。必有從厚之道。而不以薄爲貴矣。若使當日所見者。非其親之體膚。雖有不忍之念。亦不能若是之中心達於面目也。豈非以一本之故乎。夷子盍反而求之。徐子

以告夷子。夷子聞之。憮然自失。有間曰。孟子教我矣。天性果無二本。葬親果當從厚。墨氏兼愛之說。果不可以爲訓也。蓋夷子雖學於墨氏。而仍以厚葬其親。其衷必有不安於此者。故孟子從良心眞切處感悟而觸發之。宜其聞言而悔悟也。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十七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十八

孟子上之六

滕文公章句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

此一章書。是言君子無枉己見諸侯之義也。昔戰國游說之士。多干謁諸侯。而孟子抱道自重。落落不偶。弟子陳代疑而問曰。士君子進禮退義。固是守身常法。然行道濟時。乃其素志。今夫子不見諸侯。於守身則得矣。然似小節可無拘也。今若一往而見之。得行其道。大則撥亂反正。王道可興。小則講信脩睦。霸業可繼。功建名立。祗在一眨節之間。夫子獨

不能稍爲抑損乎。且志有之曰。枉尺而直尋。蓋言所失者小。而所得者大。然則往見諸侯。而成王霸之業。舍小就大。宜若可爲也。孟子答之曰。我非不欲行道濟時。但揆之於義不當往耳。昔者齊景公田獵。虞人當有職事。使人持旌以招之。當時人君召見臣下。各有其物以爲信。若招虞人。當以皮冠。虞人因招之以旌非其職守。不肯往見。景公怒將殺之。孔子贊美虞人曰。志士固窮。不忘死於溝壑之中。以完其節。勇士徇義。不忘捐軀而死。喪其首領。以全其氣。正此虞人之謂也。孔子何取於虞人而贊美之。取招之不以其物。而守死不往也。如不待諸侯之招而往。是義不及虞人矣。謂之何哉。是故君子出處進退。有斷然不可苟者。豈以霸王之業。動其心哉。且夫志所云枉尺而直尋者。謂所失少而所得多。以利而言也。如其以利。則紛營苟得。無所不至。雖敗名喪節。至於枉尋直尺。亦以爲利之所在。將不顧而爲之與。是大不可也。信乎君子之出處。較義之屈伸。而未嘗較利之多寡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此二節。書借射御之事。以明道之必不可枉也。孟子又曉陳代曰。計利忘義。不獨非士君子之道。即一藝之士。亦有所不屑者。昔晉大夫趙簡子。使其幸臣嬖奚出獵。而王良爲之御車。至終日之久。不獲一禽。嬖奚復命於簡子曰。王良不善御車。所以不獲。乃天下之賤工也。或以此言告王良。良乃請復爲乘。以試

其能。嬖奚不可。彊之而後往。一朝而遂獲十禽。嬖奚又復命於簡子曰。王良善御。所以多獲。乃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吾使王良掌與汝乘。遂命王良。良不可。曰。御者之法度。與射者之巧力。原兩不相謀。前日吾爲之範我馳驅之法。嬖奚不能左右迎射。至於終日。不獲一禽。今我不由正法。禽所從來。則詭道而遇之。遂一朝而獲十禽。是必御者不由法度。而後射者始得用其技也。車攻之詩有之曰。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言御者範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必中也。今必爲之詭遇而後獲禽乃小人之所爲耳。我不慣與小人乘。請辭。夫王良不過御車末技。卽使與射者私相比合。詭遇獲禽。似無不可。然且羞之而不肎爲。其心謂屈意廢法。以阿比而得禽獸。雖積之若丘陵之多。決不爲也。御者尚能如此。况士君子懷仁抱義。乃欲枉己之道。不待招而往。以從彼。何也。不獨義不及虞人。并御者之不若

矣。且子之言枉尺直尋。亦已過矣。夫君子所以正天下者。止此守道之己耳。苟枉己從人。則先失其所以正人之具。更以何者正人哉。故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由此觀之。不見諸侯。正士君子立身大節。不可以爲小也。夫天下無委曲逢時之君子。亦無敝屣祿位之小人。卽進退難易之際。人之賢不肖從此而分。孟子言此。其所以垂訓後世者深矣。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

此一章書。是以正道闢縱橫之術也。戰國游說之士。往往以縱橫之術。竊取權勢。而公孫衍張儀。尤其著稱者。故景春有慕而問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方今列國兵爭。天下多故。操縱之權。大抵出於二子之手。彼

若一怒則連兵結援使相攻伐。而諸侯之弱小者無不恐懼。若其安居無事則兵休禍解。天下寧息。以一人之喜怒爲一世之安危。大丈夫當如此矣。孟子曰。儀衍所爲如此。又安得謂之大丈夫乎。子豈未嘗學禮乎。禮經有云。丈夫行冠禮。其父訓戒而命之。女子出嫁。其母亦訓戒而命之。嫁時往而送之於門。其命戒之詞曰。此去往之女家。必敬愼。必戒謹。無違爾夫子之命。禮言如此。可見以順從爲

正者乃妾婦之道所當然也。今衍儀雖權勢赫奕。其實以得地廣利之說。陰中諸侯之欲。彼其喜怒原未嘗自主。不過阿合君意。乃妾婦順從之道耳。未得謂之大丈夫也。蓋二子揣摩情事。假竊諸侯之權力。以震耀一時。豈若聖賢懷道秉德。主持自我。不與時爲俯仰者乎。此聖賢之取舍。所由與策士異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此一節書是明大丈夫之實。以曉時人也。孟子又謂景春曰。衍儀祿祿。不足道矣。若所謂大丈夫者當何如。蓋仁者吾性之元善。統貫四端。乃天下之廣居也。彼則以仁存心。廓然大公。而無一毫之狹隘。是居天下之廣居矣。禮者吾性之節文。小大必由。乃天下之正位也。彼則以禮持身。守正不回。而無一毫之偏黨。是立天下之正位矣。義者吾性之裁制。知

宜知權。乃天下之大道也。彼則以義制事。正誼明道。而無一毫之邪曲。是行天下之大道矣。由是得志而用世。則出而推此仁禮義於民。而與之共由。不得志而隱居。則守此仁禮義於己。而獨行其道。時而處富貴。雖載高食厚。不以紛華靡麗而淫蕩其心。時而處貧賤。雖簞瓢蔬水。不以居窮守約而移易其節。時而遇威武。雖刀鋸鼎鑊。不以死生存亡而挫屈其志。此其人學術正大。不屑於一切之權

謀功利。而舉動光明。視彼伏軾結靷。曳長裾而市恩寵者。相去殆不可以數計矣。所謂大丈夫者如此。衍儀何人。乃以此名歸之哉。蓋孟子之所謂大丈夫者在乎道德。返之己而自有餘。景春之所謂大丈夫者在乎權力。取之人而不可恃。此義利之别。君子小人之辨也。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

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此一章書見君子仕以行道。而不可枉道以求仕也。昔孟子抱道自重。不見諸侯。魏人周霄意欲諷使出仕。乃設問曰。古之君子仕乎。

孟子曰。君子志在行道。豈不欲得君而仕。傳有之曰。孔子當時若三月失位無君。卽皇皇然如有求而弗得。及出疆而之他國。必載贄以往。以爲見君之禮。又魯賢人公明儀有言曰。古之人但三月無君則人皆來弔而慰安之。卽此以觀。而君子之仕可見矣。周霄又問曰。三月無君。歷時未久。乃遂至於相弔。是不已急乎。孟子曰。士之有位。猶諸侯之有國家。士之有位而失位。猶諸侯之有國家而失國

家。其所係甚重。豈獨急於功名哉。蓋古人最重祭祀。而祭祀必有田祿之入。方能盡禮。禮有之曰。諸侯親耕耤田。庶人助之。終畝。以奉其黍稷粢盛。諸侯之夫人親蠶。受繭繅絲。使世婦爲黼黻文章。以供祭祀之衣服。禮言如此。假使諸侯而失國家。則不得行耕助親蠶之禮。而犧牲不成肥腯。粢盛無以致潔。衣服又無以致備。則不敢以祭矣。禮又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蓋士既失位。則無祭田。無田則

牲不能特殺與夫器皿之用祭祀之服皆不能全備則亦不敢以祭夫不敢以祭則無以遂其孝親之心爲人子者必不能一息自安故三月無君一年四時之饗已廢其一於奉先之孝大有虧矣失位可無弔失祭亦可無弔乎由孟子此言觀之可見得君行道固士君子素志而孟子之不見諸侯蓋有甚不得已者矣

出疆必載質何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此三節書見君子之急仕與難仕各有道也

周霄又問曰三月無君是誠可弔矣若出疆必載質則又何也孟子曰仕以行道猶夫耕以謀食農夫雖離本土亦不能不耕豈爲出疆之故舍其耒耜哉士至他國進退之際亦必有禮豈有不載贄以爲見君之地者乎周霄設辭探問已得君子欲仕之情乃隱諷孟子曰吾晉國游宦往來亦士君子出仕之國也未嘗聞無君則弔出疆載贄如此之急仕既如此其急君子宜易於仕矣乃又不見諸侯甘心高蹈何也孟子曰君子豈不欲得位

而仕但出處進退不可苟且即如男女居室人之大倫故丈夫生而願爲娶妻使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擇配使之有家此是父母之心人所皆有也然婚姻之禮又爲最重必待父母有命媒妁往來六禮既備而後始成室家若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至於鑽穴隙以相窺踰牆垣以相從寡廉鮮恥無賴苟合則內而父母外而國人莫不賤而惡之是以古之人未嘗不欲仕猶之男有室女有家固

父母之心也。又惡去就無義進退無禮而不由其道。彼不由其道而往者是與鑽穴隙相窺同類也。蓋君臣大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出處大節。又君子立品邪正所係。苟以致君澤民之心。而蒙鑽穴踰牆之誚。君子所不屑所不忍也。故君子之急仕。與君子之難仕。其迹似相悖。要之同歸於道而已矣。孟子以此曉周霄。知懷寶迷邦與枉道求合皆有所不可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

此一章書是言辭受皆準於道也。孟子在當時歷聘諸邦。車徒甚衆。所至之國廩餼極豐。弟子彭更者疑其太過。問曰。今以一介之士。而後車多至數十乘。從者多至數百人。乘傳往來。游食諸侯。豈不過於侈泰乎。孟子曰。君

子於天下。辭受取予。皆有道焉。如非其道之所當得。則一簞之食。似無關於生平大節。然爲物雖至微。而揆之於道。則斷然有所不可受者。況輿從襍遝。傳食諸侯。而敢以爲安乎。如其道之所當得。則雖虞舜以匹夫登庸。受堯之禪而有天下。當時四岳百揆九官十二牧以及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皆帖然從之。舜亦處之若所固有。不以爲泰。子豈以舜爲泰乎。夫堯舜之禪讓。事出非常。與士君子之辭受取與。未可同日而論。然以言乎事之大者。當莫過乎此矣。道之所在。卽與之以天下。且不可卻。況傳食諸侯。特其小小者乎。故君子亦觀乎道之當否而已矣。若其他固非所計也。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

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此四節書見士有任道之功非無事而食也彭更聞孟子之言因而對曰舜代堯之天下原是天與人歸乃所當受吾非以舜爲泰也但以一介之士未仕諸侯於人之國一無所事而晏然食其食似非道之所宜爲不可耳孟子曉之曰子以士爲無功亦未知士之功爲何如耳試以農工之事觀之如農人種粟女子織布各有其事亦各有其功不能相兼使子不有無通融彼此交易以有餘者補夫不足則農有餘粟而不能有布女有餘布而不能有粟必皆積於無用矣子如通之使不能相兼者皆有以相濟豈但農得衣女得食

哉凡造室之梓人匠人造車之輪人輿人皆得以一藝之能而易食於子況士之功爲何功而事爲何事乎今有士人於此學先王仁義之道而以孝悌爲仁義之實入則盡孝於親出則盡弟於長遵守先王仁義之道使邪說不得作而異端不得亂以此待後世學者而爲所師其有功於世道人心誠爲不淺洵非曲藝之可比也乃反謂無功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之人而輕爲仁爲義之士哉彭更復變其說以應曰梓匠輪輿吾未嘗尊仁義之士亦未敢輕也但梓匠輪輿之人不過以技藝求食其志則然耳若夫君子而爲道自重則居仁由義自負不輕而自命亦不苟豈其志亦將以求食於人哉孟子於是折之曰君子之志固不同於凡流然以食與人又何必以志爲言哉但當計其功之多寡理所當食則食之而已且子平日之食人也果因人之志而食之乎抑因人之功而食

之乎。彭更又强爲之言曰。食志。而功非所論也。孟子復詰之曰。子固食志非食功矣。設使有人於此。覆屋之瓦。彼則毁而敗之。飾壁之墁。彼又畫而壞之。是無功而且有害也。然其志亦將以此求食。則子亦因其志而食之乎。曰否。無功有害。不可食也。孟子遂折之曰。子旣食志。又不食無功之志。然則子所云食志。非食志也。食功也。旣爲食功。則有功於世道人心者。正所當食。乃反以爲無事而食。子非

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乎。蓋孟子抱道自處。懷致君澤民之志。有繼往開來之功。宜當時之君。尊禮而任用之矣。乃道終不行。而猶以傳食爲泰甚矣。聖賢之窮也。而世道亦從可知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隣。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讐也。

此三節書見王政本於實心也。昔宋王偃有圖霸之志。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是以諸侯惡而欲伐之。萬章因問於孟子曰。宋小

國也。今將興師問罪。伐暴安民。欲行王政於天下。此其志誠善矣。奈齊楚之君。惡其行王政。不利於己而欲伐之。是以王政致伐也。但衆寡强弱之間。實不得不爲宋慮。必如之何而後可以免人之伐乎。孟子曰。子以宋爲小國而王政難行。不知行王政不在國之大小也。試以成湯之事觀之。昔湯居於亳邑。地僅七十里。可謂小矣。與葛國爲隣。葛伯放縱無道。不祀先祖。湯使人問之曰。國之大事惟祀。

爾何爲而不祀也。彼乃託辭以對曰。祭必外備其物。所以不祀者無以供犧牲也。湯因使人遺之牛羊。乃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犧牲既備。何爲不祀。又託辭以對曰。祭以黍稷爲馨。所以不祀者爲無以供粢盛也。湯又使亳邑之衆。往爲之耕。以備粢盛。又使其老弱者。往爲耕者饋食。可謂存心仁而交隣厚矣。乃葛伯復率其民。要於道路。有饋酒食黍稻者。則攘而奪之。不與者則從而

殺之。惟時亳衆有一童子。以黍肉饋餉耕者。葛伯殺而奪之。此不仁甚矣。故商書仲虺之誥曰。葛伯仇餉。即此殺是童子之謂也。夫湯待葛伯如此其厚。乃反殺其童子。則暴虐已極。此弔伐之師所不能已。於是爲此舉兵而征之時。四海之內。皆諒湯之心曰。湯之舉兵非以天下爲利而欲富也。惟因童子無辜見殺。父母含寃莫伸。其往征也。乃爲匹夫匹婦復仇耳。夫湯以不忍之心而行弔伐之舉。非

得已也。故天下信之有如此。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太

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此四節書言行王政。則無敵於天下也。孟子曰。湯惟非富天下故初征無道。則自葛伯始。從此伐暴救民。凡十一征而皆無敵於天下。但見東面而征。則西夷怨之。南面而征。則北狄怨之。皆曰。我與彼同苦虐政矣。獨以我爲後乎。蓋民之望湯。如大旱望雨。惟恐其不即

至也。及其既至。則商安於市。而歸市者不止。農安於野。而芸者不變。民之所以慶幸其來。而相安於無事者。蓋由湯止誅其有罪之君。而於無辜之民則弔之。如時雨降於大旱之後。皆樂其復蘇而大悅也。故商書仲虺之誥有曰。吾儕小人。徯待我之君后久矣。我后既來。其庶無虐政之罰乎。是湯之行王政而民心悅之如此。再以武王之事觀之。武王當紂殘暴之後。三分有二。八百來歸。王業盛矣。然

其中猶有助紂爲惡。而不爲周臣者。武王因其害及士女。於是東征以綏安之。但見士女皆以筐篚盛元黃之幣。以迎武王之師。曰吾等向事紂王。苦其虐政久矣。今得繼事我周王。庶蒙恩澤而見休乎。遂皆心悅誠服而盡歸附於大邑周焉。於是有位之君子。實元黃於篚以迎王師之君子。無位之小人。則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之小人。從來軍旅所至。未有不避而遠之者。今商之臣庶皆以類相迎。蓋因武王惟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以誅之而已。於除殘之外。一無所利。故民之感恩懷德。一如湯耳。所以周書太誓之詞曰。我之威武奮揚。侵于暴紂之疆。則取于殘民者而誅之。雖罪止一人。而威加四海。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救民。其心同。其事一也。豈不于湯有光乎。此武王以不忍之心。而行弔伐之舉人心悅之又如此。夫湯武之君。皆行王政。遂皆天下無敵。未聞當時有惡

而伐之者。今宋惟不行王政。欲以霸術欺人。故見忌於大國云爾。苟能誠心爲民。以行王政。是即成湯弔民於大旱之後。武王救民於水火之中也。將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願奉爲君。彼齊楚雖大。何足畏乎。則宋之致伐不可歸咎於王政也明矣。總之王政貴於力行。不在國之大小。苟以除殘去暴之心爲應天順人之舉。自然徯后迎師。而無敵於天下。何至有受制於人之事乎。故曰。王道以得民

心爲本。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

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此一章書見爲人臣者當廣進善類以成正君之功也昔宋臣有戴不勝者有志正君而不能廣進善類故孟子謂之曰人臣引君當道乃分所宜然然爲之非旦夕之功而輔之亦非一人之力也今子之心亦欲子之王之進於善與我明告子以致君之道有可罕譬而喻焉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變楚之方言而學齊國之正音則使齊人傅之乎使楚人傅之乎不勝對曰齊人乃能齊語必使齊人傅之孟子曰欲學齊語使齊人傅之誠是矣設使一齊人傅之而衆楚人於旁咻之則聽聞不常積習難變雖日鞭撻求其子爲齊語也不可得矣若引其子置於齊地莊嶽之間其地既常且加以數年之久所見所聞莫非齊人齊語則熏陶漸染久而自化雖日加鞭撻求其子爲楚語也亦不可得矣夫學爲言語尚在精常況正君之功豈不在於多助乎

今子謂薛居州宋之善士也薦舉於王使之居於左右可謂心乎愛君而得事君之誼矣然使在王所者長而老成幼而後進卑而執事尊而秉鈞者皆如居州之賢則善言善行日接於前王雖欲爲不善誰其與之乎若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不能如居州之賢則耳無善言可聽目無善行可覩王雖欲爲善又誰其與之乎今子所舉者止一薛居州耳其餘左右之人皆非居州之匹儔也一君子終

不勝衆小人將見羣邪害正孤忠無與雖欲進君於善其如宋王何哉是以古大臣之欲正其君者集思廣益使端人正士布在班聯然後忠佞不致同朝賢姦不得共柄而君德乃日進於高明此以人事君人臣第一義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

門陽貨矙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矙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此一章書是明不見之義以見君子之所養也昔孟子抱道自重不肎往見諸侯故公孫丑問曰君子一身出處必準乎義然有抱濟世安民之畧而不先往見諸侯者敢問果何義乎孟子曰古者君子處世已仕則以盡職爲恭未仕則以守身爲正若未委贄爲臣則君臣之分未定無先往見之禮故自重其身而不輕見也然所謂不見者非過於矯激而終不見也如昔魏文侯之往見段干木也彼以未嘗爲臣遂踰牆而避不與之見魯繆公之往見泄柳也亦以未嘗爲臣遂閉門而不納不與之見此二子者雖守不見之節然皆立己太峻而絕人過嚴未免已甚如君既有

下賢之心誠意迫切斯可出而見之不爲枉道何必踰垣閉門爲哉出處去就合乎義禮之中者必推孔子昔孔子道高德備陽貨亦嘗聞之然不肎折節下賢而欲召孔子來見又恐無下賢之禮惡人議己於是用術以致之禮大夫有賜於士士苟不得拜受於家則必往拜謝於大夫之門其時陽貨方以大夫自僭而孔子爲士因令人窺孔子之出於外也而饋以蒸豚其意欲使孔子往拜其門可

借此以相見也。然孔子因物付物、自不墮其術中。遂亦窺陽貨之出於外也、而往拜以謝之。既已答人之禮、而又不屈己之節。可謂情理兩全矣。當是時也、使陽貨不用術以致孔子之見、而以禮先之、則貨雖非可見之人、而亦有願見之意。孔子於此、豈得如干木泄柳之已甚、而終於不見耶。蓋孔子之合乎中道如此。而得孔子之家法者、莫如曾子子路。曾子嘗曰。每見有求媚乎人者、聳脅其肩而強爲歡笑。其勞苦不可勝言。比於夏月治畦之人、爲更甚也。子路亦嘗曰。未與人合而強與之言、其、心慚面赤赧赧然、若無所容。如此人品非由之所知也。由二子之言觀之。凡如是之人。乃其所溪鄙而痛惡也。則其平日之所養者、必光明正大、不激不隨、而不枉道以求合也、可知已矣。所謂不爲臣不見者、豈非守身之正乎。要之儒者以行道爲心、而必以枉道爲恥。絕人太甚、固不可也。強顏求合、尤不

可也。權衡義禮之中、亦惟以孔子爲法而已矣。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此一章書見革弊之貴斷也。昔宋大夫戴盈之目擊時弊、而慨然復古。然有其意而不能決。乃問於孟子曰。什一而賦。關市不征。古先王之仁政也。今則不然。賦則厚斂。使農困於野。關市則幷征其貨。使商困於途。先王之良法美意不存。而斯民之困苦日甚。今欲復什一之制。去關市之征。使農有餘粟。而商有餘財。豈非吾之至願。但相沿已久。而更張不可不漸。請先去其重且甚者而輕之。以待來年。然後盡革其弊。而復古之制。夫子以爲何如。孟子設喻以告之曰。爲政之道。成於斷而敗

於需。有意去弊。亦在乎勇以決之而已。試為罕譬而喻。今有人於此。日攘其鄰家之雞。或告之曰。攘雞之事。非君子之道。其意欲其立止也。乃攘雞者不能卽改。但曰。請減損其日攘者而月攘之。以待來年然後已而不攘。以視子之革弊而欲待來年者何以異乎。攘雞與攘民。小大不同。同歸不義。若未嘗知之。猶可恕也。既已知之。不可緩也。子今既知弊政當除。卽當瞬息難安。刻不容緩。斯速已之。使民蚤蒙休養之福可耳。何必又為來年之待哉。要之興利除弊。乃為政之要務。若明知其弊。而猶苟且因循。日復一日。究之弊終不能除。而害愈甚。豈善治之道耶。語云。為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諒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此一章書見聖賢維世之心。皆出於不得已也。昔戰國之時。邪說橫行。異端蠭起。孟子為世道人心慮。恆以言闢之。而人皆不知其故。遂有疑其好辯者。故公都子問曰。辭以達意。原非多言。但今在外之人。皆稱夫子好為辯論。以取勝於人。敢問何也。孟子曰。處世之道。豈可以言論勝人。但有關於世道人心者。故

不能嘿嘿而已。今外人謂我爲辯。亦不能辭。但居今之世。處予之心。豈好爲辯論以取勝哉。蓋有所不得已者耳。而所爲不得已者非自予始也。自上古以至今日。天下之有生民。業已久矣。其間氣化固有盛衰。人事不無得失。一治一亂。相爲循環。故有治而不能無亂者。其勢然也。吾人生當其時。欲撥亂反正。安可緘嘿而已乎。從來治亂不一。試以其大者言之。當堯之時。洪荒初闢。水無常經。皆倒流逆行。以致氾濫於中國之內。凡平陸之地。皆蛇龍所居。天下之民。俱無定止。於是地之卑下者。則架木爲巢。高上者。則掘地爲窟。生民之苦。至此已極。虞書有曰。洚水警余。言予不德。故天降災異以警之。所云洚水者。即此逆行氾濫之洪水也。是時氣化乖沴。生民罹害。非一亂乎。於是堯獨憂之。舉舜敷治。舜承堯命。遂使禹治之。禹順水之性。掘地之壅塞者而注之海。氾濫之水。有所歸矣。驅蛇龍而放

於菹澤之地。蛇龍之物。有所居矣。因而水循正道。由地中以行。即今之江淮河漢是也。夫水不爲災。則險阻既遠。不特無蛇龍之害。而凡鳥獸之害人者。咸已消除。然後中國之人。始得平土安居。以遂其樂生之願焉。豈非天下之一治乎。迨堯舜既沒。聖人仁民愛物之道寖以衰微。歷夏及商。暴虐之君。相繼而起。彼皆奢侈無度。不念民生。民有宮室。其所居之處也。乃壞之以爲己之池沼。使無所安息焉。民有田地。其養生之資也。乃棄之以爲己之園囿。使不得衣食焉。虐政既行。而乘機以爲亂者。無所不至。於是邪僻之說。暴慢之行。又因之而作。是人害日滋矣。且棄田土以爲園囿。棄宮室以爲汙池。則沛澤愈以多。而禽獸自至。是物害愈甚矣。夫自堯舜以降。雖治亂不常。寖淫而及紂之身。愈爲不道。天下又復大亂。若非周公武王。孰能挽回氣運而輯安天下乎。於是武王受命而起。周公輔之。隨

奉行天討以誅獨夫之紂又以奄國爲紂之外助因興師伐之至三年之久始討其君而誅之焉其倖臣飛廉乃紂之內助也則驅於海隅之地而戮之其他助紂爲虐者五十國悉皆殄滅而人害以息又驅虎豹犀象使之遠遁而物害以消當時天下之民被新王之化而蒙安養之澤莫不大悅而歡欣鼓舞以共享太平之福焉故周書君牙之篇有曰丕顯哉文王創業之謨丕承哉武王致治之烈所以佑助啓迪我后人者無一事不光明正大美善兼盡而無缺蓋以周公爲相能制禮作樂以光文武之道也此又非世之一治乎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横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此四節書是明聖賢維世之湥心皆以衛道自任也孟子曰周自文武周公以來天下固已大治及歷世既久至平王東遷之後國運漸衰而文武經世之道遂微而不明矣於是三綱沉五倫壞邪說暴行又乘之而作其大逆無道者則以臣而弑君者有之以子而弑父者有之忍心害理倫常攸斁一至於此此又一亂也孔子生當其時覩風俗之凌夷惡人心之僭亂雖不得君相之位以施撥亂之權然湥以爲懼遂因魯史而作春秋焉春秋所載褒貶賞罰乃天子之事也所以孔子嘗

曰世有知我者謂以片言而伸一王之大法使後世知所勸懲其惟此春秋乎或有罪我者謂以匹夫而假天子之大權借空言以行彰癉其惟此春秋乎孔子之言如此然或知或罪雖有不同而在孔子之心不過勉人爲善戒人爲惡以警當世而示來茲也豈得已哉孔子之作春秋是亦世之一治也由孔子而至於今賢聖之君久不作矣列國諸侯皆爭戰相尋放恣於法紀之外而不顧其無德無位而名爲處士者復搖唇鼓舌而橫議於其間至如楊朱墨翟更異端之尤也各以邪辟之說布滿天下天下之言學術者不歸楊則歸墨而聖人之道不明矣在彼信而從之者雖未之詳察而不知楊氏之言但知爲我於一身之外漠不相關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是無君也墨氏之言惟知兼愛視天下之人更無差等不復知有親親之仁是無父也夫人之一身惟此君父之倫爲不可泯耳今無

父無君人道既已滅絕其與禽獸何異耶橫議之害一至於此昔公明儀有言曰庖之中有肥肉廄之中有肥馬乃使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所謂率獸而食人也今彼楊墨之害實有甚於此者蓋事親以仁事君以義由堯舜以來傳之孔子者也彼爲我兼愛之道流而不息則孔子仁義之道蔽而不明是邪說誣惑乎民心而仁義之道遂爲邪說蔽塞也仁義既已蔽塞則人皆無君父之倫而與禽獸無異是楊墨之教使人皆爲禽獸即所謂率獸食人也其勢一倡不能止遏則人將相殘相食而亂臣賊子不可勝誅其爲亂也又甚於孔子時矣吾生當斯際蓋爲此而懼焉豈能坐視異端之倡熾使聖道不傳而嘿嘿已乎故欲防閑先聖仁義之道使之昭明而不爲所塞則於楊墨之學必深加距絕於淫蕩之辭必力爲放斥務使無父無君之邪說不得復起而惑民焉凡此者皆以衛道也蓋

彼邪說之作雖屬論說實本於人心。既作於其心則必日用舉止俱悖乎理。而害及於事。既害於其事則必紀綱法度盡失其常。而害及於政。此理之必然也。雖有聖人復起豈能易吾害事害政之言耶。此吾所以距之嚴放之切。以衞先聖之道於不墜也。不然橫議日滋浸淫不已。異端之害將何所底止乎。此吾之所以不得已耳。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此四節書是孟子總論諸聖之功以見己闢邪衞正之非得已也。孟子曰。古今之治亂雖有氣化人事之不同。而主持維挽則存乎人者有不得辭也。昔者洪水爲災。惟禹排抑之。

而天下平治。至周公兼并夷狄驅逐猛獸除民之害。而百姓乃得安寧。若孔子成春秋明大義於天下後世。而亂臣賊子乃有所畏懼而不敢恣肆以行其惡。是自古至今所以亂而復治皆諸聖維持之力也。況今楊墨之害。有甚於此者乎。昔魯頌之詩有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蓋言周公於戎狄之國則膺擊之而不稍寬。於荊舒之人則懲創之而不稍恕。斯無弗畏服而莫敢有違拒者焉。是中外之防固如是之嚴也。今楊墨無父無君與戎狄無異。正周公之所必膺也。而豈得漫然視之乎。故我處今日亦欲明仁義之道正人心於陷溺之後。聲楊墨之罪息邪說於方熾之時。其偏僻之行則距絕之而無使猖狂。其淫蕩之辭則放斥之而不令鼓惑。正以仰承三聖之功。欲由亂而返於治也。然則予之諄諄反覆者豈好辯哉。誠以繼三聖之後畏天命憫人窮憂之深遂不覺其言之切。

乃有所不得已耳。況此楊墨之當距非獨孟一人之責也。使人能發爲言論以斥其爲我兼愛之非。是其學雖未及三聖。然已得其道法而紹其心傳。卽禹周孔子之徒也。是知闢邪衛正人人皆有其責。何疑於孟子之好辯哉。甚矣外人之不諒也。蓋異端之害聖道者楊墨爲甚。以其無父無君害人心術所關最大也。使非孟子深惡而痛絕之則爲禍於後世者尚可言耶。自有此辯而邪正之分。遂不可掩。以此主持世教則致治無難而可以媲美於三聖矣。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此一章書見矯俗不可以爲廉也。齊人有匡章者問於孟子曰論人之品以廉爲貴。然今世之人。或飾其名而無其實。或勉强一時而不能持久。此皆不可謂之廉也。如我齊國之有陳仲子者豈不眞爲廉潔之士哉。夫仲子生於富貴之家乃能以淡薄自守。其所居者。則於陵僻之地也。嘗至於三日不食。而耳不能聞目不能見焉。其窮困如此然未嘗求食於人也。適井上有李。螬食其實者業已過半。在他人視之亦惟遺棄之耳。而仲子乃匍匐而往取而食之。彼當饑疲之後。凡三咽而後耳復有聞目復有見。此其所居所食乃人之所不能堪也。而其心不爲稍易。非眞廉其孰能之哉。孟子因而曉之曰。當今齊國之士大約皆富貴功利中人耳。仲子處汙濁之世而竟不爲流俗所染。如手小指之中有一大指。吾必以仲子爲齊國之巨擘焉。雖然。仲子

所處固人所難。然亦不必爲此不近人情之事。以失聖賢中正之道也。我思仲子。亦惡能遂其廉哉。若充仲子之操。其矯情絕俗。亦必窒礙難行。必如蚯蚓之無求於人而後可。然仲子亦人耳。豈能如蚯蚓耶。夫蚓之上而食者。非猶夫人之食也。惟槁壤之土。下而飲者非猶夫人之飲也。惟黃泉之水。今仲子居必以室。而食必以粟。則不能不有資於人也。可知矣。此其所自來。亦安能計其義與否耶。從

來最廉者莫如伯夷。最貪者莫如盜跖。今仲子所居之室。果廉如伯夷之所築與。抑貪如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果廉如伯夷之所種與。抑貪如盜跖之所種與。是義與不義。總不可知也。今仲子既不能無居無食。而所居所食者。又不能必其所自來。若仲子者。亦惡能自成其廉哉。如欲成仲子之廉。殆必如蚓而後可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己頻顣曰。惡用是鶃鶃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此三節書。是言人不可以小節妨大倫也。臣

章曰。仲子之居與食。雖不必盡出於伯夷。然亦何傷其爲廉哉。今仲子之居食。乃親身織屨。其妻辟纑。以易之者。夫豈不義而取諸人者耶。孟子因曉之曰。吾謂仲子之惡能廉。正以仲子不必如此耳。蓋仲子非素貧賤。乃齊國之簪纓世家也。其兄名戴者。食采地於蓋邑其祿萬鍾。即與其兄同居而食。非不義也。乃仲子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因遠避其兄。以致

離失其母居於於陵彼亦謂以義自處而不知母子兄弟之大倫已失矣嘗聞其他日歸也偶有饋其兄生鵝者亦不過交際之常禮乃仲子則頻顣而不悅曰惡用是鶂鶂不義之物爲哉及他日又歸其母以愛子之心殺是鵝以食之適其兄自外至因與之言曰爾之所食者卽向所謂鶂鶂之肉也仲子聞兄之言竟出而哇之其矯情如此較之聖賢之道不違親不絕俗者爲何如乎且就其居與食而言之以母食爲不義而不食是天下無復可食者乃於妻辟纑以易者則食之以兄之居爲不義而不居是天下無復可居者乃於於陵則居之一身而清濁互叅一家而棄取靡定是尚爲能充其不居不食之類乎不能充其類又焉能充其操殆必如蚓之無求自足而後能充滿其不居不食之操也彼仲子亦人耳豈能遂如蚓也哉吾之所謂惡能廉者蓋以此也可見君子處世自有中道惟

義所在而已若欲成一己之小節而棄天下之大倫則凡滅理害義欺世盜名者將無所不至此主持風教者不可不辨也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十八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十九

孟子　下之一

離婁章句上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此一章書見爲治當實行先王之仁政也。孟子曰。爲治必本於心。而心之所運卽爲法。欲圖治者。必不可以無法也。猶之制器者欲爲方員。必以規矩。卽以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苟舍此規矩。則明巧無所施。而方員不能成矣。猶之審樂者欲定五音。必以六律。卽以師曠之聰。苟舍此六律。則其聰亦無所用。而五音不能正矣。况治天下乎。治天下必以仁政。卽堯舜亦有所不能外。如精一執中。堯舜之道也。其所以治天下者。必有百工庶績。六府三事。以其如天好生之仁。而發之爲政焉。苟不以仁政。則紀綱不立。制度未詳。而天下亦不能平治矣。觀於堯舜。而求治者之不可無仁政也明矣。如今之人君求其愛民之意發於中。與夫愛民之聲聞於外者。蓋亦有之。然而在乎當日。不見有德澤被於民。而施於後世。亦不可奉之以爲法。豈其心未欲求治耶。蓋由不能以仁心而發爲仁政。實行先王之

道耳。苟能行之。則美意蘊於中。良法溢於外。治平有何難哉。是知仁心仁政。誠無一之可缺者。故古語曰。徒有仁心而不達之於政。則慈祥之意無以推廣。不足以爲政。徒有仁政而不本之於心。則條教之設。祗屬虛文。亦不能以自行。其何以澤當時傳後世耶。誠能效法先王。則可以無患矣。假樂之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蓋言爲政者無有差忒。無有遺

忘。皆由率行舊日之典章故也。以此觀之。不愈知先王之法之盡善。而遵之者之不可以或緩哉。蓋先王之法。本於一心。合諸庶務。在當時共被其澤。在後世實可遵行。使遵先王之法。而猶有愆過遺忘。不足以澤被當時。而爲法後世者。無是理也。信乎法者。政之所由傳。仁之所自溥。而先王所以平治天下者。斷斷必出於此。不是之遵。豈可漫言平治耶。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此二節書言聖人立法之善。要以能遵爲智也。孟子曰。吾所謂先王者。卽古之聖人也。聖人之聰明智慮。原爲後人之所不可及。故創制立法。卽有以利賴天下於不窮。如聖人制器以利天下之用。既竭其目力以爲方員平

直矣。然無法以繼之。則目力或有時而窮。於是又繼之以規矩。以爲方員。繼之以準繩。以爲平直。使後人皆有所據而取法焉。是制器之法。不可勝用也。如聖人作樂以宣天地之和。既竭其耳力以正五音矣。然無法以繼之。則耳力或有時而窮。於是又繼之以陰陽之六律。以正宮商角徵羽之五音。使後人皆有所據而考驗焉。是作樂之法。不可勝用也。至聖人之不忍於民。而欲使各得其所。亦既竭其心思。圖維區畫。凡所以仁民者。無弗至矣。然使不繼之以法。則心思亦有時而窮。於是以不忍人之政繼之。厚其生。則爲之制田里。教樹畜。正其德。則爲之設學校。明人倫。是其不忍之心。賴政以不匱。而仁覆於天下後世矣。然則聖人之治。以有仁政而然也。後之圖治者。豈可舍此而他求耶。故古語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蓋言丘陵川澤之勢。自高自下。因而爲之甚易也。以仁心而行仁

政。卽先王之道也。盡善盡美。確有可遵。卽與爲高下者之丘陵川澤無以異。苟爲政者不因乎此。是猶舍丘陵以爲高。舍川澤以爲下。徒勞罔功。其亦不明之甚矣。曾可謂之智乎。要之爲人君者。不可不行先王之道也。苟能行。則皆被其仁。而所及者廣。不能行。則並失其智。而所施者窮。以堯舜爲法者可以決計矣。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此三節書是言爲人君者當行仁而戒不仁也。孟子曰。爲政而不因先王之道。不可謂智。蓋以其不仁而然也。苟能因之。則必推仁者矣。是以惟仁者。以仁心行仁政。則澤及生民。

而法傳後世。所必然也。如是而在高位。代天理物。誰曰不宜。若不仁而在高位。則必以先王爲不足法。以仁政爲不足行。縱其情之所至。止以爲禍於天下。是播惡於臣民之衆也。其貽患可勝言哉。蓋君之一身。臣民之表帥也。使自作聰明。任其私意。凡施於政事者。皆不以理道相揆度。則爲之下者。阿諛順從。自無法度之可守。夫朝廷之上。旣無道揆。則政令惟事紛更。而規制不能畫一。是道不信於朝廷矣。百官之衆。旣無法守。則智巧者欺罔以行私。愚鈍者偸惰以藏拙。是度不信於百官矣。朝不信道。則君子之在上者。必至肆意妄行。干犯名義而不知。工不信度。則小人之在下者。必至放辟邪侈。干犯典刑而不顧。蓋不仁在位。而臣與民之作奸作慝。以至於此。豈非播惡於衆乎。如是而國之不亡。特僥倖而已矣。豈不澟可畏哉。是知國之治亂。止在仁與不仁。而其他非所計也。故古語曰。凡爲

國者城郭雖不完固兵甲雖不衆多其國勢似乎不強然於根本無傷不足以爲災也田野雖不開闢貨財雖不積聚其國儲似乎不富然於元氣亦無損不足以爲害也惟上無道揆而不知禮則下無法守而不知學由是賊惡之民因之而起亂常敗紀相習成風斯國無以立而喪亡無日矣其爲禍豈小哉可見爲人君者當以不仁爲戒而惟行仁政之是亟也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此四節書是言仁政當行固人君之責而爲之臣者尤宜引君於道以盡其職也孟子曰不仁而致禍豈獨君之罪哉良由爲之臣者不乘機匡救有以釀之耳詩大雅板之篇云天之將覆周室正宜上下交儆爾羣臣不可泄泄然怠緩悅從苟安旦夕不思所以救正也詩言如此可見爲臣者當以此自責克盡厥職庶天意可回苟當天譴之時而惟坐視不救正詩辭泄泄之謂也夫所謂泄泄者即時俗之所謂沓沓也豈人臣之所宜有哉蓋人臣有事君當盡之義有進退當守之禮今但以逢迎爲悅不輔其君以行仁是事君無義矣阿諛承順進不能陳力就列退不能潔己守身是進退無禮矣且人臣入告於君必

當以堯舜爲法今雖多所謀畫皆出於尋常功利之私至於先王之道則詆毀而非之以爲不足行有臣如此豈非沓沓之謂乎是亦未知人臣事君之道耳故古語曰人臣於君凡奔走承順特恭謹之小節而不可謂之恭也惟是竭誠匡贊不欲其主安於守文業業之君而責望以高遠難盡之事覺靖獻之間一如堯舜在上此尊君之至也始謂之恭抑唯諾悅從此敬畏之儀文而不可謂之敬也

惟是盡言規諫敷陳先王之善道。而遏止非辟之邪心。其夙夜所矢。惟願君德之淸明。此忠愛之至也。始謂之敬。若謂先王之道。非吾君所能也。常以爲難而不敢責。雖知其善而不能陳。玩愒苟安。致君日趨於有過之地。非賊害其君而何哉。爲臣者苟無恭敬之實。則必至賊害其君。其何以平治天下。共成上理耶。爲人臣者。誠不可不任其責矣。要之此章之旨。在以仁心行仁政。而末乃歸重於君臣

之各任其責。蓋以君臣同心而後治可成也。所以易之於泰。溪慶其上下之交。而堯舜之世。都俞一堂。斯以成勳華之治也與。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此一章書是言爲治者。當法堯舜以仁民也。

孟子曰。凡天下事物皆有至當不易之則。使後人遵而用之。如制器者員取諸規。方取諸矩。規矩乃方員之至也。若夫人之大倫皆有一定之理。但衆人不能由。而賢人亦不能盡。惟聖人以生知之質。安而行之。察之極其精。而處之極其當。遂合乎天理人情之極。聖人

乃人倫之至也。惟聖人爲人倫之至。則凡在人倫之中。宜以聖人爲法矣。而人倫則以君臣爲大。如欲爲君而盡爲君之道。欲爲臣而盡爲臣之道。斯二者豈俟乎他求哉。亦皆法堯之爲君。舜之爲臣而已矣。蓋自古非無明君。而惟堯爲爲君之至。非無賢臣。而惟舜爲爲臣之至也。使不以舜之所以事堯者事其君。卽他有所法。皆趨承之末節耳。止謂之不敬其君。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其民。卽他

有所法。不過粉飾之虛文耳。亦止謂賊害其民。夫不法堯舜而慢君賊民若此。此皆牾於大道。未聞孔子之言也。昔孔子曰。天下之道止仁不仁兩端盡之。蓋道心之外卽人心。天理之外卽人欲也。可見能法堯舜卽爲仁。而不法堯舜卽爲不仁。止此一念之微。而遂有天壤之别。可不愼耶。故爲君者以堯爲法。則身安而國家可保。以其仁也。若夫不仁者。橫征厚斂以窮民財。嚴刑峻罰以殘民命。舉凡虐民之事無弗至。而禍患隨之矣。其虐之甚者。則必身弑國亡。求存而不得。其不甚者。則亦身危國削。自振而不能。且於身沒之後。加以惡謚。或以昏而不明。名之曰幽。或以殘而無道。名之曰厲。定於一時。傳之百世。雖孝子慈孫欲蓋其祖父之愆。而亦不能改也。不仁之禍。一至於此。則欲盡君道者。可不知所鑒戒耶。詩大雅蕩之篇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蓋欲紂以桀爲鑒耳。夫詩人之意欲紂以

桀爲鑒。卽此當以幽厲爲鑒之謂也。豈可忽哉。蓋幽厲之當鑒。以其不仁。而堯舜之當法。以其仁也。幽厲之與堯舜迥乎不同。而止以仁不仁别之。則出此入彼之幾。更宜爲之凜凜矣。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此一章書是深儆當時之諸侯宜行仁以保其國也。孟子曰。前代之興亡。卽後世之法戒。惟詳加考究。而所以保國者在是矣。試以夏商周三代觀之。當禹湯文武之得天下也。皆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於是人心悅而天命歸。蓋以仁也。及桀紂幽厲之失天下也。皆以殘忍之心。行暴虐之事。於是民心離而天命改。以其不仁也。夫仁不仁之關乎得失。豈

獨天下哉。即以一國論之。如國君而仁。則國以興而存。國君不仁。則國以廢而亡。亦莫不然。然則自天子以至庶人。皆當以仁爲要矣。天子爲四海之主。倘或不仁。則播惡於衆。億兆離心。而四海不保矣。諸侯爲社稷之主。如其不仁。則陷溺其民。危亡立至。而社稷不保矣。卿大夫有宗廟。不仁。則干犯典刑。覆絕宗嗣。而宗廟不保矣。士庶人有四體。不仁。則悖理罔行。身被殺戮。而四體不保矣。夫自貴至賤。皆以不仁之故。而死亡隨之。豈不甚可畏哉。今人之於死亡。未有不惡而思避者。乃既惡死亡而樂爲不仁之事。是猶惡醉而強於飲酒也。蓋強酒者必醉。而樂不仁者必至死亡。此保治之道。斷斷必出於仁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此一章書是勉人自脩之實學也。孟子曰。人

之處世。但當盡其在己。不可責之於人。如仁者切於愛人。誰不親附。其或愛人而人不我親者。必我之仁仍未至也。即當自反其仁。倘仁有弗純。不敢安也。智者明於治人。誰不順從。其或治人而人不我治者。必我之智仍未至也。即當自反其智。倘智有弗周。難自已也。有禮者敬人。敬人者人恒敬之。其或不我答者。必我之禮仍未盡也。即當自反其敬。倘敬有弗篤。不容懈也。且不特此也。凡有所行。或不能適得其所欲。是乃自治之功疎。而有以致之也。惟皆反求諸己。務使歸於盡善而後已焉。如是則脩其身者。極其嚴密。而一身之中。無有不正矣。身既正。則當乎天理者。自合乎人心。即以天下之大。當無不敬信而歸服矣。寧猶有不親不治不答者哉。大雅文王之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言人能常作思維務合天理。於是天心佑助。多福聿臻。是乃自求以致之耳。詳繹詩言。非即其身正而天下

歸之之謂與要之反求之說非特與人爲然帝王之出身加民慎脩思永已治而益求其治已安而益求其安職此道也故書言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而必歸本於皇建其有極其卽自求多福之旨哉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此一章書是示人知本之意也孟子曰凡淺近之言皆有至理苟參詳其義則切要之旨

可以引伸之而得焉如人之恒言皆曰天下國家人但不加研審亦以常言忽之耳試思言天下而繼以國者蓋以遠由乎近四海同風必以邦畿爲起化之源也天下之本在國言國而繼以家者蓋以外由於內郊圻向化必以宮闈爲則傚之準也國之本在家至於家豈無所本乎治人者必先於治己刑于之化聿惟其儀之不忒也家之本在身若是者分而言之各有其本而合而計之則止有一本卽謂天下國家惟本於身可也孰謂恒言可忽哉大學三綱爲八條之本明明德又三綱之本敬之一言又明明德之本然則敬者乃本中之本也誠知本中之本可以言學矣可以言治矣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此一章書是言爲政者當正身脩德以服人

也孟子曰今之爲政者恃其權力不務以德感人因而人心多不悅服乃謂爲政甚難而實不難也何也政不外於一身倘不能反身脩德舉動乖方卽國人未必知而國中之勳舊世臣名爲巨室者已先知之而心懷怨怒矣夫彼秉政用事乃衆庶之所觀瞻彼旣怨怒亦安望一國之傾服耶於是政教之行多有阻滯所必然者自我思之亦惟不得罪於巨室而已若爲政者自處以正凡一言一動

以及發令行政皆出於天理人情之至而無纖微之可議此在國人未之知而巨室近在左右已無弗心悅誠服而欣欣向慕之矣夫巨室既慕乃一國之所趨向也其誠心愛戴必無異於巨室可知至一國既慕又天下之所依歸也其傾心向化亦無異於一國可知夫如是故德教大行卽如水之沛然奔放充溢於四海而莫之禦豈復有阻其聲教者哉

此所以謂爲政不難也蓋不得罪於巨室者乃正身循理使之無可訾議也若曲法徇情使之慕悅在巨室則得矣如一國何如天下何況巨室之賢者悅之不以其道不悅也巨室之不賢者悅之不以其道悅也違道以得巨室之歡心天下事尚忍言哉此又不可不致辨者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此一章書是勉當時諸侯脩德自强以順天也孟子曰世道之升降係乎天運乃理勢之自然也嘗觀天下有道之時人皆脩德德有大小而位之貴賤因之故小德者則見役於大德小賢者則見役於大賢此蓋服於德而無所勉强故爲有道至天下無道則人不脩德惟以力相尚力小者則見役於大力弱者則見役於強此乃屈於力而不敢抗衡故爲無道夫世道不同所尚各異斯二者乃理勢之自然皆天也人能審己量力聽其當然而

不悖便爲順天。順天者社稷人民可保長存。若不聽其當然而般樂怠傲便爲逆天。逆天則未有不亡者。一順一逆存亡係焉。可不審哉。然尚德之風已不可見。而小役大弱役強庶幾能順天者。則齊景公有足取焉。昔齊國衰弱而吳則強大。非齊所敵也。於是與羣臣謀曰。有國家者非發號出令而使人從我。則卑身戢志而以我從人。若既不能出令以使人取威定霸。又不能事人以聽命屈己圖存。

是徒見絕於人。惟有挑釁致禍自取滅亡而已。何益哉。於是涕出而以女嫁於吳。其能順天以保國有如此。若今之諸侯國勢處於衰弱。不能脩德自強。乃般樂怠傲皆效大國之所爲。而獨以受命大國爲恥。曾不屈己從之。是猶既爲弟子之職而恥受教命於先師也。奚其可哉。如誠以受命爲恥。則莫若取法文王矣。昔文王以岐周百里之地發政施仁。人心歸服而創成周之業。若能以文王爲法脩德行仁。在大國因其可爲之基。即不出五年。在小國奮其自強之志亦不出七年。必統一寰宇而爲政於天下矣。即國之大者且爲吾役亦安有受命之恥耶。此徒恥無益。而文王不可不師也。試以大雅文王之詩觀之。詩云。商之子孫其數衆多不止十萬。然上帝之命。既已歸周。奄有天下。則凡商之子孫皆於我周臣服矣。然臣服於我周者。以天命靡常歸於有德故也。是以殷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

執祼獻之禮以助祭周之京師焉。是言商雖強大而易姓之後則無不爲周所役也。故孔子讀之而嘆曰。商之子孫其麗不億。亦不爲不衆矣。然以我周之仁遂得天下而莫與之抗。是衆而不可爲衆也。爲國君者誠能以仁爲好施懷保之心。而除暴虐之政。則天下之民自莫不尊親亦如商之歸周而無與爲敵也。欲無敵於天下者不於詩與孔子之言而益信哉。乃今之欲無敵於天下者則異是。徒

師大國之所爲。而不師文王之仁政。是蓋以見役爲恥。而終無免恥之法。殆猶執持熱物而不以水先自濯其手也。其糜爛豈能免耶。桑柔之詩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言執熱者。必先以水自濯。而後可以解熱。則立國者。必先行仁政。而後可以無敵。若不務行仁。而欲無敵於天下。亦惑之甚矣。蓋戰國之君。皆欲無敵者也。而所行者乃皆不仁之事。故孟子深警之。要之積德行仁。創與守皆不能外。觀文王以行仁肇統。而遂以有卜世卜年之慶。則所以長治久安者可思矣。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此一章書。是戒諸侯之不仁以取禍也。孟子曰。人君欲享國長久。必須聽納忠言。若不仁之人。私欲錮蔽。喪其本心。雖有讜論。必拒而不從。尚可與之言哉。蓋彼當國勢既危。本不可安也。而反安之。災害將至。本不可利也。而反利之。至荒淫暴虐。皆所以致亡者。本不可樂也。而反樂之。顛倒錯亂。迷而不悟。豈不終於敗亡耶。不可與言者。蓋以此。設使彼雖不仁。而尚可與言。則必翻然悔悟。凡其安危利菑樂所以亡之事。自能盡改。卽瀕於敗亡。而可以維挽。又何亡國敗家之有哉。可見不仁之人。至於敗亡。皆其自致。觀孺子之歌與孔子之言可知矣。昔有孺子遊於滄浪。矢口而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之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之足。言雖淺近。卻有至理。孔子聞之。而呼弟子曰。孺子之歌。雖屬無心。然其中有感應一定之理。爾小子所當審聽

也。蓋纓者人之首服。惟水之清者乃可以致其潔。足者身之下體。即水之濁者亦可以去其汚。因水有清濁之分。而濯者始有纓足之別。乃自取之也。可見此感彼應。斷無差爽。凡天下之事。寧有不由於自取者乎。如人自處端莊。則人不敢加侮。惟出言行事。輕佻褻狎。以致敗名蕩檢。是己自侮其身。然後人得而侮慢之。非自取其侮乎。如一家中。情誼聯屬。則人不敢加毀。惟宗族至親。相戕相害。以致

滅倫傷化。是己自毀其家。而後人得而戕害之。非自取其毀乎。如一國中。政教脩明。則人不敢致伐。惟用人行政。不綱不紀。以致衆叛親離。是己自伐其國。而後人得而侵伐之。非自取其伐乎。蓋禍患之來。皆有以致之。此孔子之所謂自取也。嘗觀太甲之篇曰。孽由天降。尚可脩德以違避之。若孽由自作。則禍隨其身。不可存活。正此自侮自毀自伐之謂也。敗亡之禍。孰非不仁之自取乎。蓋有國者以

行仁爲本。則嘉言罔伏。而國祚其延。此乃必致之理也。惟明於自取之義。而凛凛焉。則庶乎其不悖矣。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爲淵敺魚者。獺也。爲叢敺爵者。鸇也。爲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

此三節書。見惟仁足以得民心也。孟子曰。民心之向背。興亡係焉。甚矣民心之不可失也。昔夏桀商紂。承禹湯之業。原有天下。其有而失之者。無他故也。由於衆叛親離。而失其民也。所以失其民者。由於暴虐不仁。人心怨怒。而失其心也。由此觀之。可見得天下必有道。非可以權勢控制也。惟得其民。則四海嚮風。有人有土。斯得天下矣。得其民亦有道。非可以智術籠絡也。惟得其心。則誠意歸附。近悅

遠來斯得民矣得其心亦有道非可以力取而勢迫也惟於民心之欲惡求之而已如飽煖安逸民之所欲而不能自致上之人則多方以致之凡其所欲務爲聚焉令獲生養安全之樂饑寒困苦民之所惡而不能自去上之人則竭力以去之凡其所惡斷勿施焉使無阽危凍餒之憂如此則上下同心君民一體所謂得心之有道者不過如是而已夫知其欲惡而與聚勿施是乃曲體民情而行其不忍卽所謂仁也凡民之求遂所欲而免所惡者自然望仁以趨無所等待其歡欣鼓舞而不容已者卽與水之就於卑下莫之能禦獸之走於曠野莫之能遏者無異乃必至之勢也夫民之歸仁原非敺之使然而况又有不仁者以爲之敺乎嘗觀魚之遊也必於淵因其畏爲獺所食故皆趨於淵是魚之必趨於淵者獺爲之敺也爵之棲也必於叢因其畏爲鸇所食故皆趨於叢是爵之必趨於叢

者鸇爲之敺也若夫湯武之時而民皆趨之者雖樂湯武之仁實畏桀紂之暴耳是民之必歸於湯武者桀與紂爲之敺也蓋湯武之得民以其仁也桀紂之敺民以不仁也則知得天下者在乎得民而得其民者亦在仁以得其心而已矣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此三節書言諸侯當及時以行仁也孟子曰湯武爲民之所歸而桀紂又敺之使歸是民之歸仁昭然可見矣但今天下之君特無好仁者耳誠所好在仁而以愛民爲念凡飽煖安逸務與之聚凡饑寒困苦勿之施焉在天下之苦其君者方無所逃避一聞好仁之主孰不來歸則是諸侯之暴虐皆爲好仁者敺

其民也。夫既得民則得天下。雖欲不統一寰宇而王也亦不可得已。好仁之效如此。欲王者可弗加之意乎。但今欲王者逞己之私而拂民之性。積患已久。驟難挽回。須及早省改。行仁政以收人心。庶王業可致。是猶有七年沉痼之病。欲求三年乾久之艾以療治之也。若欲病愈。須自今畜艾。或猶可及。苟爲不畜則遷延歲月。即至終身亦不能得艾。而其病弗能捄矣。今之諸侯不能立志行仁。即與受

病而不畜艾者無異。因循苟且以至終身。則憂辱相尋。惟以陷於死亡而已。寧望其復得生存乎。詩大雅桑柔之篇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言人不能爲善。則相引以及於沉溺。即不志於仁。以陷於死亡之謂也。苟鑒於此。亦何憚而不以志仁爲亟耶。可見圖王者惟在乎行仁。誠以愛民爲心。不自暇逸。則人心收而王業成無難矣。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此一章書是慨人自絕於道也。孟子曰。凡人皆可爲善。而惟能信而能勉者乃有受益之地。此蓋係乎己而不係乎人也。而乃有不自愛而自暴者。執迷不悟。自以爲是。雖喻以好言而弗之信。不可與有言也。又有不自重而自棄者。安於怠惰。甘爲下流。雖勸以當爲而

弗加勉。不可與有爲也。何謂自暴。蓋人性中原有禮義。所當湲嗜而篤好者。彼乃恃偏詖之見。以倡其謬誕之詞。蔑視理道。肆其非毀。是本性之懿美。自加戕害。非自暴而何。所以謂之自暴也。何謂自棄。蓋人性中原有仁義。所當身體而力行者。彼乃以委靡之姿。而狃於因循之習。反非薄己身。謂爲不能居由。是本性所固有。自甘廢置。非自棄而何。所以謂之自棄也。自暴自棄亦未知仁義之切於人

爲何如耳。凡人一有私欲。則所以居心者。卽不能安寧。惟仁乃天理之公。萬善之長。人若所處在此。則身心泰然。眞與安宅無異。豈有從欲之危乎。凡人一有邪曲。則所以處事者。卽不能正直。惟義乃事理之宜。裁制之準。人若所行在此。則舉動光明。眞與正路無異。豈有錯履之咎乎。夫此安宅正路。本人所同具。而宜居宜行者。乃自暴自棄之人。馳騖而失其本心。冒昧而違其懿則。非無安宅也。乃曠

之而弗居。非無正路也。乃舍之而不由。其顚倒錯亂。難以捄正。豈不眞可哀哉。甚矣人之不可暴棄也。蓋天下無不可爲之善。亦無不可化之人。孟子欲救陷溺之人心。而振衰頹之志氣。故諄切言之。人但一爲猛省。則知爲聖爲賢。亦由乎我而已。何以畏難苟安爲哉。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此一章書是明道之所在。欲人知所求也。孟子曰。治術之不明。乃道術之不明也。道術明。則治術亦在其中矣。如率性謂道。是人與己所共由者。本至爾也。乃有人以爲卑近。而反馳騖於遐渺。是以在爾者而求諸遠矣。行道謂事。是人與己所共能者。本至易也。乃有人以爲膚淺。而反攻治乎艱深。是以在易者而求諸難矣。夫彼以新奇詭異之術。誣惑人心。天下何由平治乎。是亦未知爾與易者爲何如耳。人各有親。人各有長。是爾莫爾於此也。

人親其親。人長其長。又易莫易於此也。一人行之。固爲家庭之聚順。人人行之。則爲四海之雍和。斯固兵革無所施。而刑法亦不必用。但見家皆孝弟。俗皆仁義。天下之大。已不期平而自無不平矣。豈非至爾至易之所致耶。然則欲端治術者。當先端道術而已。嘗觀時雍風動。止在於一家仁讓之中。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

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此一章書。是言誠身貴於明善也。孟子曰。吾人處世。與吾相接者。在內則有親。在外則有友。在上則有君。在下則有民。酬酢其間。必有感通之實。非可舍身而求之也。如居下位治民。則在乎獲上。必上有忱恂。而後下無疑貳焉。若君不加信任。則民必不悅從。民不可得而治也。獲上有道。在乎信友。必見諒於友。始可受知於君焉。若在友素無許可之心。則在君必無付託之意。弗獲乎上矣。信友有道。在乎悅親。必承歡於親。始可取信於友焉。若事親不能豫悅。則交友無以感孚。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在於誠身。必在身無所虛僞。而後可以得親之歡焉。苟反身未嘗眞實。則事親

安得恬愉。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在乎明善。必於善無所茫昧。而後可以得身之誠焉。若擇善無察識之功。則反身豈得無妄之至。不誠乎身矣。可見身一誠。則悅親信友獲上治民。皆在於此。人可不明善以誠身乎。蓋誠雖具於人。而實原於天。所當盡人以合天矣。是故誠者。眞實無妄。性所同具。乃天道之本然。所謂天之道也。但在天之理。原無不實。而在人之心。不能無僞。惟思誠者。明善以復其初。使天之予我者。無少虧欠。此乃天道之當然。所謂人之道也。夫思誠而盡人道之當然。則至誠矣。誠既至。則人之所同者。皆備於己。而己之所獨者。自無間於人。以誠感者以誠應。凡悅親信友獲上治民。曾有不動者乎。若謂至誠而猶有不動者。無是理也。倘誠有未至。則亦不誠而已。一念之起。卽眞僞相參。一時之暫。亦斷續不定。無以成己。何以感人。以此

而施於內外上下之間欲有以動之未之能也。即誠不誠之分而動與不動判焉。人可不以思誠自勉乎。按此章之旨本於中庸。乃道統淵源之所在也。而獨從倫物之間推其原本尤爲切實。雖盡人盡物以至參贊位育隱而未言。而要之至誠能動則亦不外乎此矣。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

此一章書是言行王道之效也。孟子曰。世皆以王道爲迂多不肯行。夫亦未知其效爲何如耳。試以文王觀之昔紂毒痛四海。播棄老成。有伯夷者遂辟其亂而居於北海之濱。蓋已隱而不欲見矣。及聞文王起爲西伯。乃奮然而興起曰。何不歸來乎。吾聞西伯發政施

仁。善養老者。吾可歸之以就其養矣。於是自北海之遠而往焉。又有太公者亦辟紂亂。居於東海之濱。及聞文王起爲西伯。乃奮然而興起曰。何不歸來乎。吾聞西伯發政施仁。善養老者。吾可歸之以就其養矣。於是自東海之遠而往焉。夫文王一行仁政。而伯夷太公遂接踵來歸。不辭險遠。是王道之效有如此。況此二老者初非尋常之人。齒德俱尊。乃天下之大老也。既曰大老則負重望而繫人心。天下皆仰之如父。而天下之人皆其子矣。今乃慕文王之政。自海濱來歸。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既歸其子焉有舍其父而他往者哉。可見賢者之所趨向則天下隨之。而文王之政。誠不可不行也。今之諸侯特患視爲迂遠而不行耳。有能法文王之政。制田里。教樹畜使民安居樂業至於煢獨者而皆蒙其養。則仁風遠播。老成耆碩之士。必相率而來。人心之所向即天命之所歸。雖國有大小

不同。大約不過七年之內。得人望以收人心。必統一海內。而爲政於天下矣。王道豈迂濶而難行耶。此文王之政。所以不可不行也。要之爲政以得民心爲本。而仁政乃所以得之也。不特創業爲然。凡所以久安長治者俱不外此。然則力行王道。豈非祈天永命之善策與。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况於爲之强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此一章書言仁政當行。而不可力圖富强也。孟子曰。列國之君。皆以富國强兵爲務。而不知剝民之財。殘民之命。乃大聖人之所深責而王法之所不赦也。昔孔子弟子有冉求者。爲魯大夫季氏家臣。時季氏專魯。富過公家。乃求不能匡救。以改其惡德。而反爲之設法催科。勤行聚斂。其徵取之粟。較之往昔者更加倍焉。此蓋剝民以媚上。負其所學多矣。孔子於是對諸弟子責之曰。求在吾門。習聞吾教久矣。乃不能以道事人。而反損下益上。豈吾之所以爲教耶。非我徒也。爾小子當鳴鼓而攻聲其罪而責之。使之省而改焉可也。孔子責求之言如此。由此觀之。爲人臣者。惟當贊助其君。使以愛民爲心。而力行仁政。不宜以利導之也。若君不行仁政。而爲之臣者。乃斂民以富之。此乃背其師傳。得罪名教。見絕於孔子者也。可不戒歟。夫富國猶且不可。而况於爲君强戰者。當有更甚於此者矣。蓋富國雖屬奪民之財。而强戰則至戕民之命。如爭地以戰。則止欲疆宇開廣。而不顧民命之死傷。其殺人常至於盈野。爭城以戰。則惟圖戰勝攻取。而必致生民之屠戮。其殺人每至

於盈城。夫爲土地之故。而其慘至此。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死猶不足以容之也。但相習成風。未嘗明正其罪耳。所以上之求於下。與下之効用於上者。首惟善於戰陣。再則連結諸侯。再則墾田富國。此三者雖若有功。而以王法論之。則皆有必誅之罪也。故善戰者。荼毒生靈。殘傷民命。此首惡也。宜加誅戮。以服極重之典刑。若結連諸侯與兵構怨。身雖未膺攻戰之事。而心則全屬智巧之私。比於善戰者。罪其次也。至開闢草萊。變亂古制。竭盡地力。掊克小民。是雖以生財爲名。而實以剝民爲事。比於善戰之罪。又其次也。三者之罪。昭然若此。乃列國之諸侯。不以爲罪。而反以爲功。宜其禍亂相尋無已時也。要之財賦雖關國用。然藏富於國。不如藏富於民。用兵原戡禍亂。然止可示威。而不可以嗜殺。此王霸之辨也。卽治亂之所由分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此一章書。是著觀人之法也。孟子曰。欲求知人之明。必有觀人之法。而法則有至簡而至易者焉。蓋存乎人者。形或可以假飾。而神不可以僞爲。一身之神。存乎眸子。蓋莫良於眸子焉。何也。以凡人之情。言之。莫不欲著其善而掩其惡。而所謂眸子者。非特不能著善。亦不能掩惡。此所以謂之至良也。如人之善而胷中正者。其所存光明正大。則見乎眸子者。瞭然而精明。若人之不善而胷中不正者。其所存邪曲偏私。則見乎眸子者。必眊然而昏暗。夫胷中之正與不正。而眸子之明暗頓易。則世之觀人者。豈可止以言爲斷乎。使既聽其言以得其心之所發。復觀其眸子以審其心之所存。如言善而眸子明者。可無疑爲君子。言不善而眸子暗者。卽不免爲小人。合是二者。人亦焉得而匿之哉。此所謂莫良於眸

子也。蓋觀人之法。雖不一端。必得其性情心術之微。而後可稱知人之哲。惟一觀其眸子。而人之存於中者。遂昭然莫掩。豈非知人之良法與。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此一章。書見人主當盡恭儉之實也。孟子曰。恭儉者。人主之美德。然有眞僞之辨。無容飾也。大凡恭敬之主。必實心謙讓。不肎侮慢臣下。儉約之主。必實心撙節。不肎侵奪民財。是侮奪者。恭儉之反。不侮不奪者。正恭儉之實也。若侮人奪人之君。心驕志奢。惟恐人不能曲意承順。快所欲爲。平日雖徒慕恭儉之名。而已大違恭儉之實。惡得謂之恭儉。然則所謂恭儉者。不過聲音笑貌。僞爲於外而已。恭儉美德。豈容僞爲者哉。蓋戰國之君。有致飾於容儀度數之間。自爲恭儉者。故孟子警之如此。書曰。恭儉惟德。無載爾僞。可見人主有是實德。必以實心行之。故恭爲允恭。儉爲克儉。三代而下。漢之文帝。號稱恭儉之主。其庶幾哉。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此一章。書見濟世者必不可枉道也。孟子當日守道自重。義不往見諸侯。淳于髡齊之辯士。因設辭以諷之曰。吾聞男女有別。授受之際。不得親手相接。果禮與。孟子答曰。授受不親。正男女別嫌疑。遵矩度。乃禮之當然也。淳于髡曰。授受不親。固爲禮矣。設使變起倉卒。嫂溺於水。爲之叔者。將引手以救之乎。抑拘守常禮而不救乎。孟子答曰。嫂至溺水。而袖手旁觀。則忍心害理。非人類矣。蓋時有常變。

事有經權。授受不親者。禮之常經。固不可越。嫂溺手援者。權以處變。正以相濟。若但知有禮。而不知有權。則所全者小。所失者大。何以揆輕重緩急之宜。合天理人心之正耶。髡聞孟子從權之論。因曰。嫂溺則當從權。而不必拘禮如此。至若聖賢出處。關乎國運之安危。民生之休戚。豈宜拘執小節。方今天下紛爭。等於陷溺。夫子念切如傷。何不從權應變。出其身以爲天下。乃守不見諸侯之義。坐視莫救。何也。孟子答曰。天下之溺。與嫂之溺。雖同所以援天下。與援嫂者自異。吾儒撥亂反正。濟世安民。以有道也。天下至大。億兆至衆。使出陷溺而登袵席。必能以道自重。乃可出而有爲。不比嫂溺。徒援以手也。今子欲援天下。而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援之具。何以濟溺。子欲我以徒手援天下乎。可見聖賢救世之具。止有一道。而識時達變。不廢行權。權者。正所以善道之用也。若謂枉道從權。是戰國之士。一切權宜苟且。僥倖功名之習。而非君子守正不阿。行義達道之心。然則離道又安得有權哉。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此一章書。見君子之善成其子也。公孫丑問曰。大凡父之於子。愛之必當教之。教之莫若躬親。乃君子不親教其子。何故。孟子答曰。父之於子。心非不欲教也。乃勢不得行也。蓋爲父者必教其子以義方。勿納於邪。爲子者能一一聽從。固大幸矣。若教之以正。而或不能聽從。則必痛加督責。而繼之以怒。原其教子之心。本爲愛子。至於動怒。則反傷其子矣。爲父者既傷其子。子之心反責其父曰。夫子徒

知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盡出於正。既不率教。且有後言。是子又傷其父矣。父子主恩。而至於相傷則賊恩甚矣。烏得爲美。所謂勢不行者以此。夫親教則至於傷恩。不教則至於廢業。所以古人務求兩全之道。易子而教。既全其恩。又成其材。有類彼此相易者然。所以然者爲何。蓋有過相規是處朋友之道。惟父子之間貴乎恩意浹洽和氣充周。故父樂得有孝子。子亦樂得有慈父。切不可強其所難。而互相責望也。若使至於責善則父怒其子。子懟其父。而情意乖離矣。家庭之間和則致祥。苟或乖離其爲不祥孰大於是。古人易子而教。蓋爲此也。要之孟子此言爲天下之中人而發。非爲上智而言。孝經云。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使子有嚴父。父有諍子則恩義交盡。慈孝兩全。其爲休祥又孰大焉。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教人守身以事親也。孟子曰。凡分之所屬。而我所當祗承者謂之事。事果以何爲大。惟服勞奉養善事其親。斯謂之大。凡責之所歸。而我所當謹持者謂之守。守果以何爲大。惟執玉捧盈善守其身。斯謂之大。然事親守身初無二理。親者身之自。身者親所生也。誠能全受全歸不失其身則顯親揚名可傳於後。如此而謂能事其親吾所聞也。如或一失其身陷於不義。則虧體辱親。乃不孝之大者。如此而謂能事其親吾未之聞也。事親之當守身不綦重哉。然事親守身何

以見其大也。事君事長。孰不爲事。而敦孝爲百行之原。惟事親能孝。則可以作忠。可以服順。非事之本而何。守國守官。孰爲不守。而躬脩爲萬化之原。惟守身不失。則以之齊治。以之均平。非守之本而何。惟其爲本。故事之大必歸事親。守之大必歸守身也。我觀古之能守身以事親者。無如曾子。曾子奉養其親曾晳。每次進食。必有酒肉。及食畢將徹。必請命所與。或父問尚有餘否。必以有爲對。恐親意更欲與人。而曲爲承順如此。曾晳既沒。曾元奉養曾子。每次進食。亦有酒肉。至食畢將徹。則不請所與。設父問有餘。則以亡爲對。其意將欲更進於親。恐物不繼也。此所謂甘旨爲供。特以養口體者也。若曾子迎親意於未形之前。而又承親意於已形之後。則可謂之養志者也。夫養父母之口體者。其事淺。順父母之心者。其意深。事親若曾子之養志。乃可謂之盡事親之道也。觀曾子之事親。即一飲食

間。尚體承親志。惟恐一毫有拂如此。則凡立身行己間自能夙興夜寐。無忝所生可知矣。古來忠如周召。孝如曾閔。不過克盡臣子當爲之事。而初非有加於本分之外。誠以君親之恩罔極。而臣子之分靡窮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此一章書。見輔相之職。在乎以道事君也。孟子曰。今之論治者。莫不以用人行政爲急。忠智之士。見人君於此二者。一有差失。即犯顏諫諍。心非不善。然而不得其要。何補於治。用人不當。豈其無過可指。然欲人人爲之辨論。不勝其煩。是用人之悞。不足與之過適也。行政未善。豈其無隙可議。然欲事事爲之補救。不勝其擾。是行政之失。不足與之非間也。蓋人主用人行政。其原皆由一心爲之。惟盛德之大人。至誠足以感孚。大道足以匡救。爲能

格正其君心之非。使之潛消於未萌。默移於將發。歸於仁義之正而不自知。蓋君心仁。則能好能惡。用人行政。皆出於無私。而莫不仁。君心義。則無偏無黨。用人行政。皆行之得宜。而莫不義。君心既正。則忠邪之鑒別自明。是非之權衡不爽。百凡舉動。何往不出於正。乃知一正其君。而國自定。操術甚簡。取效甚大。大人所以用力不勞。而致君堯舜也。宋儒眞德秀有曰。朝廷者。天下之本。人君者。朝廷之本。而心者。又人君之本。人君能正其心。湛然清明。物莫能惑。則發號施令。罔有不臧。賢不肖有別。君子小人不相易位。信乎君心爲萬化之原。而格心爲致主之要。古大臣納誨輔德。繩愆糾繆。良有見於此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此一章書。爲毀譽失眞而發。見脩己者須自盡。觀人者當責實也。孟子曰。是非者。天下之公。好惡者。人心之私。世間毀譽。多有不足憑

者。如有善而人譽之。此其常也。然亦有立心制行。本無可稱。而濫叨美譽者。此乃一時過情之譽。於其人之本心。初不料其有此。是爲不虞之譽。有不善而人毀之。此其常也。然亦有刻意厲行。求爲完人。而不免詆毀者。此乃一時無根之謗。於其人之素履。實不足爲病。是爲求全之毀。毀譽之不足憑如此。所以脩己者當盡其在我。若遽以是爲憂喜。則德業不進。動思僥倖。觀人者當觀其所由。若輕以是爲進退。則衡鑒失眞。遂致溷淆。人亦求其毀譽之實而可哉。從來公是公非。如黑白較然。而其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則常情之所易惑。况人主照臨百官。正邪忠佞。雜然吾前。若不原情於疑似之中。考實於曖昧之際。未有不因浮議而亂眞者。故衆惡衆好。人主不可以不察也。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此一章書。是爲易言者警也。孟子曰。君子出

身加民。感動天地。皆在乎言。安可忽也。世有出言輕易之人。或於人之善惡。妄加褒貶。事之得失。率意論斷。遂至僨事失人。皆因未遭失言之責。而無所懲創於前耳矣。使前有所懲創。則必後有所警戒。翻然悔悟。而不敢輕出諸口矣。豈其易言如斯哉。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書曰。惟口出好興戎。又曰。惟口起羞。可見言之善否。僅出於一室之間

一念之細。而人之從違。遂見於千里之外。事之榮辱。遂應如影響之捷。所以君子敬小愼微。務涵養於平時。審量於將發。而不敢使有失言之過也。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此一章書。是戒人自足之意。孟子曰。凡人學問有餘。聞見足以待問。道德可以爲法。無意爲師。而人自師之。何嘗不可。若在己之學問。未造於純粹至善之地。而遂居之不疑。好爲人之師範。無論受教者未必心悅誠服。即此一念自足。安能謙以受益。勤以脩業哉。是以之自學。猶且不足。而況爲人師乎。人之大患。實在於此。夫文王望道未見。孔子聖仁不居。然卒爲千古道法之宗者。惟其心未嘗自足。所以優入聖域。而作君作師也與。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

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曰。克有罪。

此一章書。見君子所與。不可不謹也。王驩齊之倖臣。孟子所淺鄙。而不與言者。樂正子孟門高弟。乃從之至齊。失身匪人。其罪奚辭。孟子因其初至。故爲絕之之辭。曰。吾以子之至齊不我見也。子今日亦來見我乎。正子不知而驚問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孟子曰。子至齊國今已幾日矣。正子對曰。前日方至。自以

其來未久也。孟子曰。子前日已至。今日始來見。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正子自解曰。克來自遠方。舍館未定。故來見稍遲耳。孟子因責之曰。子聞之也。爲弟子者。必待舍館既定。然後求見師長乎。是何急於舍館而緩於師長也。正子爽然自失曰。克誠有罪。亦可謂勇於受責矣。蓋正子從子敖而來。既已因失其親。卽使是日至齊。是日來見。亦無解於失身之罪。況又來見不早。罪滋甚矣。孟子姑先以見遲責之者。一則令其自警。再則令其自悟耳。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明責樂正子所從之非也。樂正子雖知見師遲緩之罪。然或未悟其所從之非。孟子乃正言以責之曰。君子立身處世。自有法度。豈可妄從匪類。子敖品行。是何等之人。爾乃不擇所與。從之而來。想爲口腹

之奉。徒以餔啜計也。以子平日學古之道。宜識見高明。志趣遠大。我不意子徒事餔啜。縱不惜身。如古道何。合二章之言觀之。君子處己不可不嚴。與人不可不謹。惟於權倖姦佞之輩。未嘗少假辭色。畧通往來。故出處交遊。光明磊落。風節凜然。炳耀千古。唐李德裕有云。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信哉。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

此一章書。見大舜曲以全孝。權而得中也。孟子曰。古禮云。子有不孝者三。一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家貧親老。不爲祿仕。一不娶無子。絕先祖祀。然就三者之中。爲人子而不能幾諫。不能奉養。其罪未爲大也。至於無後。則宗祀無主。支派已絕。其爲不孝。孰大於是。古之聖人。處人倫之變。酌輕重之宜。而能從權以行之者。其惟虞舜乎。昔虞舜有鰥在下。帝堯妻以二女。舜不告於父母而娶之。以常情而

論宜於禮有未合。然原其用心恐告則不得娶爲無後也。蓋告而娶所以稟命於父母。不敢自專。禮之經也。孝也。不告而娶所以繼承其宗祀。不至於無後。禮之權也。亦同歸於孝也。君子曰。權不離正。此亦猶夫告也。既變通以成己之孝。又委曲以成親之慈非猶告而何。要之聖人體道之至。乃能權而得中。若未能然而欲引以藉口。則誠得罪於天下萬世矣。故守經者理道之常。權非聖人不能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此一章書是孟子教人從孝弟識性也。孟子曰。世之言道者衆矣使徒騖乎華采繁縟。而不求之良心眞切之處。吾見其愈遠而無當也。夫道莫大於仁。濟人利物。何莫非仁。而仁之實不在是。必也孝以事親乎。吾有親而不

愛。何以言能愛。誠以天性之愛。自有歡然不可解之情。一念眞愛何等切實。即至澤被蒼生。功施萬物。不過從此擴充而出。仁之實事親是也。道莫大於義。事君尊賢。何莫非義。而義之實不在是。必也弟以事兄乎。吾有兄而不敬。何以言能敬。誠以天倫之敬。自有秩然不可踰之序。一念眞敬何等切實。即至因時達變。善俗宜民。不過從此推廣而出。義之實。從兄是也。豈惟仁義。即智禮樂莫不皆然。蓋智以明通爲用。明物察倫。何莫非智。而智之實不在是。惟於事親從兄處見之明守之固。便是本然之良知。極其眞切。推之窮神知化。亦不外是。此所謂智之實也。禮以秩叙爲體。三百三千。何莫非禮。而禮之實不在是。惟於事親從兄處。品節相維。儀文相洽。便是自然之良能。極其眞切。推之安上治民。亦不外是。此所謂禮之實也。樂以平情宣化。功用甚博。然究其實。亦止在事親從兄處有從容安適

之意無勉強矯拂之私。而樂以行之也。既至於樂則愛親敬長之心油然自生。既有生意。便敷暢條達。自然欲罷不能而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待安排。不假言說。隨處發見。莫非性眞。動容周旋莫非盛德。手舞足蹈皆是孝弟。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此吾心自然之和。推之動天地。感鬼神。莫不由是。此之謂樂之實也。可見孝弟爲百行之原。衆善之宗。仁義之實皆根於此。而智以知此。禮以履此。樂以和此。總不越此一念眞切之地。求道者寧事高遠乎哉、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此一章書是表虞帝錫類之孝。以立子道之準也。孟子曰。世人從勢分上起見。聖人從性分上立極。如以天下之大。皆欣然歸順於我。戴以爲君。此富貴之極。人情所羨願而不可得者。乃毫不動念。視天下悅而歸己。等於草芥之至輕。自古以來。惟舜爲然。推舜之心。但知有親而不以天下爲樂。當日父頑母嚚。處人倫之變。舜但欲得親之歡。諭親於道。以爲人生而不能曲意承順。得親歡心。使於人道有虧。人子而不能先意承志。順親於道。使於子道有缺。汲汲焉惟負罪引慝之不暇。故舉

天下無足以解其憂也。舜事親之心如此。所以承顏諭志。無所不用其極。凡職分當爲。及用情委曲之處。毫髮無憾。而能盡事親之道。既能得親。又能順親。而瞽瞍底豫矣。夫以瞽瞍之頑。而至底豫。於是天下之爲子者。知無不可事之親。莫不勉而爲孝。天下之爲父者。因其子之孝。亦底豫焉。而莫不慈。舉天下之人而皆化矣。子孝父慈。倫理本自一定。子化於孝。則子止其所。而天下之爲子者定。父化

爲慈則父止其所而天下之爲父者定。是舜不以一身一家爲孝。而合天下後世以爲孝。此所以爲大孝乎。孝經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又曰。孝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信乎千古帝王至德要道無踰於孝也。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十九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二十

孟子　下之二

離婁章句下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此一章書是見古今聖道之同。特舉舜文以類其餘也。孟子曰。世統於道。道統於聖。自古聖人。未易悉數。試以虞舜文王論之。舜始生之地則曰諸馮。其後遷居於負夏。而卒於鳴條。皆東方之地。是東夷之人也。文王始生之地則曰岐周。其後卒於畢郢。皆西方之地。是西夷之人也。以地世之異論之。一在極東。一在極西。地之相去。千有餘里。疑若有風氣之不一矣。一在千餘年之前。一在千餘年之後。世之相後。千有餘歲。疑若有今古之不一矣。然舜以匹夫而爲天子。文以諸侯而爲方伯。

其得志行乎中國。皆能澤被生民。仁覆萬物。彼此相較。若合符節。何其毫髮之不爽也。由此推之。可見千百世之先有聖人出焉。其所揆度此心此理同也。千百世之後有聖人出焉。其所揆度。此心此理同也。有不如舜文之相合者哉。要之天生聖人。任百王之道統。開萬世之太平。曠世一見。皆非偶然。而其精一危微之傳。建中立極之本。則異地同心。異代同道。故曰。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此一章書是論爲政者當知大體。而不在行小惠也。子產是鄭大夫公孫僑。當時子產輔佐鄭君。既聽理一國之政。位尊任重。則凡紀

綱法度。皆得設施。乃一日出行溱洧之水濱。見人徒涉。而以自己所乘之車載而渡之。一時百姓感其恩澤。稱爲盛事。孟子從而斷之曰。君子臨民出治。自有大體。子產乘輿濟人。惠則惠矣。然於爲政之道。未之知也。夫先王之政。至周至備。凡可以安全斯民者。無不畢具。即以濟人一事言之。亦必先事豫備。每歲農事已畢。民力有暇。至十一月間。凡可通行人之徒杠。便已早成。及十二月間。凡可通車行之輿梁。無不脩造。蓋十一月。即夏正九月。十二月。即夏正十月。是當未寒之時。而已念徒行之苦。在初寒之候。而已憂車行之艱。因時度事。役力便民。民未嘗至於病涉也。何以乘輿爲哉。然則爲政之君子。但能正紀綱。明法度。一切興利除害。補偏救弊之事。均平周徧。使人人各得其所。則恩之所及者廣。雖出入之際。辟除行人。亦尊卑之體宜然也。焉得曲意行私。使人人之衆。咸以乘輿濟渡耶。使

爲政者而必欲每人曲意求悅無論非大公至正之體且恐以有限之力應無已之求日亦不足勢豈可久哉從來帝王之政其體正大均平其法精密詳盡而利澤及人如天覆地載萬物各足其分而莫知其功殺之不怨利之不庸熙熙皡皡不以煦濡姑息廢公道以市私恩違正理而干虛譽此王政霸術大小公私之辨也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此一章書是言爲人君者當待臣下以禮也

孟子告齊宣王曰王亦知君臣相與之際乎蓋君臣之義本同一體如君之視臣推以至誠隆以禮貌與手足無異則臣之視君自然感恩圖報矢志竭忠亦與腹心無異所謂恩義兼隆明良一德其盛如此若人君輕賤其臣如犬馬徒加豢養而禮意不存則臣視其君如國人者或有之矣甚至人君賤惡其臣如土芥恣意踐踏而極其少恩則臣視其君

如寇讎者或有之矣下之報上亦視上之待下何如耳齊王聞孟子寇讎之言疑其太甚因問曰儀禮有云去國之臣恩禮未絕者尚爲舊君有服不知舊君何如視之斯可爲之服矣孟子對曰舊君有服非無謂也方其在國服官之時凡弊所當革諫則必行利所當興言則必聽從此德化沛然膏澤下及於民其平日得行其志如此及或有他故而去則君使人導引出疆以盡其防衛之道又先稱

揚於所往之國。以爲祿仕之地。既去之後。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祿里居。以示其拳拳屬望之深。夫導出疆。一也。先於所往。二也。不遽收田里。三也。此之謂三有禮焉。在國既行其道。去國又隆以禮。如此。則手足之誼久而不衰。故臣於舊君亦不忘腹心之誼。而爲之服矣。今之爲臣者。其在國也。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及其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不使脫然出疆。則與導之出疆者異矣。又

窮極之於其所往。使之不得仕進。則與先所往者異矣。去之日。卽收其田祿里居。則與不遽收者異矣。此等行事。未免近於寇讎。寇讎何服之有。信乎君之於臣。當一體視也。要之孟子此言。蓋欲爲人君者當待臣下以禮。養臣下以恩。故爲危言以警醒之。若夫人臣之分。視如手足。固當盡惓惓忠愛之誼。卽至視如犬馬土芥。益當致蹇蹇匪躬之節。豈因所視之厚薄。爲報施之輕重哉。故孔子以禮以忠之說。乃爲千古不易之經也。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此一章書。見君子當有見幾之哲。有國者當存愼刑之心也。孟子曰。國家有士。人君所當忠信重祿而視如一體者也。卽陷於罪。猶有情可矜者。若無罪而輕殺焉。此淫刑之漸。禍將及於大夫。爲大夫者亦可見幾而先去矣。國家有民。人君所當生全愛養。而如保赤子

者也。卽罹於罪。猶有法可宥者。若無罪而輕殺焉。此濫殺之漸。禍將及於士。爲士者亦可見幾而先徙矣。可見爲人君者當尚德而緩刑。愼法以行仁。誠能體上帝好生之心。法古聖欽恤之意。則百官萬民。戴之如天。自有久安長治之效也。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此一章書。見人君當正己以作則也。孟子曰。君身者。萬化之源。臣民之倡。爲人君者。誠能

慈祥愷悌。所爲一出於仁。則其下化之。莫不同歸於仁矣。誠能正大光明。所爲一合於義。則其下化之。莫不同歸於義矣。夫君身一仁義。而百官萬民奉行德意。遵守成式。莫不與起。不令而行。不言而喩。豈在文告之煩。法令之嚴哉。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此皆端本澄源之論也。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此一章書是見大人察理之精也。孟子曰。禮義者。固立身之大閑。經世之正術。然道以至當爲歸。學以析非爲要。疑似之間。不可不辨也。如禮本尚敬。而足恭則涉於諂。禮貴有文。而文勝則疑於僞。名雖爲禮。其實非禮之正也。以執持爲義。而止其所不當止。以奮激爲義。而行其所不必行。名雖爲義。其實非義之正也。惟其察理不精。是以行之有蔽。大人道全識周。故其所審察。既極精明。體行又極純熟。隨事順理。禮之中正。全乎當體。因時處宜。

義之變化。從乎一心。又何有似是而非之禮義。足以惑亂其心。而漫然以爲之哉。故大人者。禮義之所自出。行之天下而可則。垂之萬世而無弊者也。然非窮理盡性之功不至此。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此一章書是言父兄之敎子弟。當從容化誨之也。孟子曰。凡人父兄之於子弟。未免望之極切。而反責之過深。不知善敎子弟者。亦在乎化之有方而已。如父兄有中和之德。而子弟或有不中者。則當從容以養之。抑其過。引其不及。使之自至於中。父兄有幹濟之才。而子弟或有不才者。亦當從容以養之。發其蒙警其惰。使之自成其才。此施敎者不見有督責之勞。而受敎者相忘於變化之內。熏陶涵養。寬裕不迫。故爲子弟者。樂得有此賢父兄也。若爲父兄者。急欲其子弟之中。而其不中

者卽棄之而不顧。急欲其子弟之才。而其不才者卽棄之而不惜。則施教者既失其善誘之方。而受教者不被其曲成之益。父兄之賢與子弟之不肖。其相去也能幾何哉。甚矣爲子弟者。固當體父兄之教。而爲父兄者。亦不可不盡所以善教之道也。書曰。敬敷五教在寬。又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可見朝廷之教育人才。與夫教養萬民。亦不在嚴厲以責之。而在優裕以化之也。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此一章書是教人必先有守。以爲有爲之本也。孟子曰。凡人任天下之重。致天下之遠。豈不貴乎有爲。然見之不明。則守之不確。擇之不審。則行之不果。必須平日有主張。有分辨。不爲利誘。不爲勢奪。然後一遇當爲之事。便奮發有爲。凡重大艱難之任。毅然行之而不顧。禍福利害之關。慨然赴之而不懼。庸人之所畏懦觀望。而不敢爲者。獨能爲之。是其能有爲者。乃先於不爲養之也。若無所不爲。則識見甚淺。操術甚狹。安能有所爲耶。人亦先擇所守而可哉。夫孔子論士。則曰行己有恥。在陳則思狂狷。皆取其志趣高明。有所不屑爲也。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一章書是教人存心忠厚之意。孟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揚人之惡。如人有不善。或規誨之而勉其改過。或隱覆之而不使播揚。此

忠厚之心。亦遠害之道也。若人有過失。輒肆妄言。取快一時。固非君子長者之所爲。抑且攻發陰私。招尤啓釁。尤爲取禍之道。如後患何哉。甚矣人之不可輕毀也。大舜隱惡而揚善。孔門惡訐以爲直。職此意夫。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

此一章書見聖人之依乎中庸。可爲萬世法也。孟子曰。自古聖人。至於仲尼。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紹往聖。開來學。天下後世

所仰望而不可及者。然其所爲。不過因乎天理之自然合乎人情之各當。未嘗有驚世絕俗之言。甚高難行之事。而豈至爲已甚之舉哉。使一有太甚。則是求加於性分之外。而不合乎中庸之大道矣。後世學者。或索隱行怪。或馳騖高遠。如楊墨佛老之徒。舍大中至正之道。而求之空虛窅渺之域。所以叛道愈甚而爲聖人之罪人也。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此一章書。是大人精義之學也。孟子曰。凡人言固貴信。然先執一必信之念。則拘泥而不通。行固貴果。然先存一必果之意。則膠執而不化。大人則不然。言非不信。而未嘗有心於信。行非不果。而未嘗有意於果。惟視義之所在何如耳。義所當信。自然久要不忘。豈不論是非而必期於信。義所當果。自然勇往直任。豈不量可否而必期於果。所以隨事順理。因時制宜。惟義是視。而無所容心也。可見一於信果者。言行未必合義。而或致硜諒之失。一於義者。信果原在義中。而自有通變之宜。故人之言行。當以大人爲準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此一章書。是欲人完其本然之心體也。孟子曰。世之稱大人者。以其通達萬變。無所不知。無所不能。非人之所可及。不知大人之所以爲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初心而已。蓋赤子之心。純一無僞。其知良知。其能良能。純乎天

理。毫無人欲。常人自知誘物化以後。便失其本然之體。惟大人操持既密。不雜乎形氣之私。涵養益純。克全乎義理之正。最初一念。始終不渝。是以充其良知。可以智周萬物。充其良能。可以道濟羣生。豈有機變之巧。術數之學。加於心體之外乎。不過無失其赤子之心而已。蓋心具衆理。應萬事。不外一誠。赤子全有此體。大人兼有是用。要之。窮神達化。參贊天地。依然從孩提知能中擴充而出。此即所

謂道心即所謂性體故曰誠者聖人之本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此一章書是教人子慎終之意孟子曰凡人子事親自始至終孰非所當自盡然養生者人道之常甘旨必備愛敬無虧隨其分量可以自致皆出於從容暇豫之時不足以當大事至於送終則人道之大變人子事親至此已畢一有不盡雖悔莫追此眞一生莫大之

事當必誠必信而不使少有遺恨者也孟子此言非謂養生可輕蓋見當時墨翟薄葬之非故以此警之孝經曰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眞可爲萬世爲人子者法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此一章書是示人以心得之學也孟子曰理具於心本自各足然使責效於旦暮之間從事於虛無之域吾見其徒勞而罔得也君子於此循循勉勉多致其力而不急其功必務其方而不躐其等若是之深造而必以道者何也蓋欲眞積力久默識心通不待勉強自然而得之於己也夫學非自得則心與理不相融洽居之未必安也惟既已自得則見之明者守之自固萬變不可得而搖外物不可

得而奪居之不亦安乎居之不安者此理或有時而出入未可資之以爲用也惟居之既安則守之固者養之自裕處寂而全乎感之理處獨而充乎衆之用資之不亦深乎資之不深者中有不足隨所往而未必皆有所値也惟資之既深則養之裕者用之各足將見事感於外理應於中本原充滿隨處發見無往不値其所資之本也自得之妙至於如此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蓋未得以前精察力

行。孜孜不已。下學之事求之之功也。自得以後。豁然貫通萬殊一本。上達之事得之之驗也。有求之之功。然後有得之之驗。可見上達必由乎下學也。商傅說之告高宗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於茲。道積於厥躬。斯言也。可以爲自得之證。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此一章書。是教人爲學當知要也。孟子曰。凡人爲學。徒博則汗漫而無歸。徑約則空虛而不實。故君子於此。必先之以博學。凡古今事物之賾。詩書六藝之文。無不多聞多見。旁捜遠攬。極其博矣。又即其所學之博者。精研之而別其原委。明辨之而察其深淺。說之又加詳焉。此豈欲誇多而鬭靡哉。蓋以天下之理。原爲吾心之所固有。至簡至要。故必融會貫通。討論其指歸。窮究其本源。就至博之中。反而歸於至約之地耳。豈徒口耳之末。記誦之功哉。從來理本無二。自一而萬。萬復合一。如詩之約。在思無邪。禮之約。在無不敬。至於易之時。書之中。春秋之義。可一以貫之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此一章書。見王政霸術。公私之不同也。孟子曰。人君首出庶物。固當爲善以先天下。然其用心有公私之別。則人心亦有嚮背之殊。如己有一善。便欲矜誇勝人。使之服從於我。是有意服人。本非誠心爲善。未有能服人之心者也。惟在己先盡其善。而推以養人。涵育熏陶。曲成萬物而不遺。兼善天下而無外。則至誠感人。人誰不動。如是乃可使天下之人。皆心悅誠服。無不歸戴也。若非以善養人之君。天下不心悅誠服。而能致王者。寧有是理哉。古聖王與人爲善。欲天下舉在化育之中。如春風被物。物蒙其養。太和元氣。充塞宇宙。未嘗有意於服人。而人心之悅服。不期而自應。

故曰有純王之心然後可以行純王之政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此一章書是爲妬賢病國者發欲人主審於聽言也孟子曰凡人之言足以招尤召禍者槩謂之不祥然害止於一身無關於天下猶未可確然謂其不祥也若論確然不祥之言惟是娼嫉之人造讒說以誣君子肆莠言而謗正人上惑君志下違公論亂德覆邦流毒深遠言之不祥孰大於是蔽賢之害如此爲

人君者誠能明以察之斷以除之則昌言入告野無遺賢而邦其永孚於休矣。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此一章書見實行之當務而虛名之難久也。徐子問曰昔仲尼觀水必數數稱之一則曰水哉再則曰水哉不知仲尼果何所取於水而亟稱之也孟子曰仲尼之取水非無謂也蓋水有初出之泉其湧出也常混混然由是晝夜之間未始少止足乎此遍乎彼盈一科復進一科而後沛然莫禦至乎四海以爲歸焉水惟以原泉爲本故能久而益大如是仲尼重本者也以水之本觸聖心之本故不覺數數稱之耳苟爲無本之水如七八月之間雨一集焉則溝澮之間倏然皆盈及雨一止

而溝澮之涸可跂立而待也仲尼又何取哉。故知名者實之賓實者名之主聲聞過乎情實不殊易涸之水君子必深以爲恥而不敢居之本其可不務哉按務本之學通乎帝王中庸稱舜曰德爲聖人必得其名德者舜之本也大雅稱文王曰亹亹文王令聞不已亹亹者文王之本也欲爲舜文之君亦加意於本而已。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

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此一章書見人禽辨於一心。而治統本於道統也。孟子曰。人與禽獸固迥然不同。然其所以異者。止在一念初動。出此入彼。隱微之間耳。庶民悖而去之。於是人而禽獸矣。必君子之人。始能存而勿失焉。若夫爲天下後世君子之法。使人類不胥淪於禽獸者。其惟聖人乎。如舜是已。舜當洪荒初闢。庶物未得其所。

如授時齊政。敷土濬川。亮采惠疇。處之一一周詳。何其明也。且窮達異遇。人倫悉遭其變。如父頑母嚚。弟傲。娶帝女。統百官。處之一一安和。何其察也。凡其盡物盡倫之中。藹然有恩者爲仁。秩然有制者爲義。皆根心而發。由仁義而行。非有心而行仁義也。以聖人而爲天子。使人類常存。君子小人。皆蒙其澤。舜之功大矣。按孟子之言幾希。卽舜之危微。曾子子思之獨也。人心邪正。世道汙隆。皆從此出。帝王之治。聖賢之學。此爲大關。宜致思焉。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此一章書見治法道法無二。而羣聖相傳如一也。孟子曰。舜以危微開心學之傳。此道統所由肇也。在夏商周之世。其禹湯文武周公乎。禹於旨酒則惡之。恐其溺也。而於善言則

好之。取其資也。湯承舜禹之後。依然執中之傳。其立賢也。惟其賢。不拘其類。豈非用人之中哉。若夫文王。其愛民無已。無傷也。視之如有傷焉。其求道無窮。已見也。望之如未見焉。若夫武王。敬先於所易狎。不敢泄其近也。念悉於所易疎。不敢忘其遠也。至於周公之相天下也。思兼夏商周之三王。以施禹湯文武之四事。大本大原。固無不合。其中有幾微不合者。則仰而思之。夜以繼日。何其思之深也。

幸而得之則坐以待旦又何其行之勇也由夏而周世歷三代由禹湯而周公人更五聖然憂勤惕厲之心合諸舜如一人也後之繼數聖人而起者其弗有同然者與按孟子歷敘羣聖發明內聖外王之學其功甚偉而朱子以爲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大義愈顯蓋憂勤惕厲者敬也敬乃聖學始終之要敬則爲聖人不敬則爲凡人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希聖者宜繹思焉。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此一章書見君父大義宜明而春秋聖經當重也孟子曰道統之傳禹湯文武周公而後其孔子乎孔子之功莫大於春秋春秋何爲而作也蓋自周室東遷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王者之迹熄矣王迹熄而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於是天保以上釆薇以下諸詩俱亡詩亡而邪說暴行熾然於天下孔子懼春秋乃作焉其先晉之史曰乘取載當時行事也楚之史曰檮杌取記惡懲戒也魯之史曰春秋春秋者史官記事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未經聖筆春秋亦乘與檮杌之類而已其爲記事之書一也蓋其事則齊桓晉文等會盟征伐之事其文則當日史官記事之文若夫因史官之文加以筆削使君臣父子之大倫昭如日月而亂臣賊子莫不懼而自返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此則春秋之義也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而裁定之矣孔子非君非相當禹湯文武周公之後而續道統之傳其勢尤難其功尤偉匹夫而爲萬世師豈偶然哉按孔子於六經或刪或贊皆述也惟春秋言作爲史外傳心之典而後世乃有詆爲斷爛朝報經筵不以進講者其得罪聖門可知已

缺页

缺页

傷人。用禮射之法。發四矢而後反。則旣不廢君上之命。又得全師友之情矣。是子濯孺子以取友而免禍如此。向使羿之教射亦如孺子。何至於殺身哉。此羿之所以不能無罪也。

按孟子罪羿曰亦有。曰薄。此對逢蒙言之耳。若但以羿論太康畋於有洛之表。羿距於河。遂簒其位。彼固夏之亂賊。人人得誅者也。自古亂臣。不死於他人。而死於其黨。比比皆然。假手逢蒙。尤天道之至巧者與。太康旣不得

反。厥弟五人。述大禹之戒。作歌五章。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此又萬世爲人君者之烱戒也。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此一章書。是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孟子曰。西子美婦人也。人莫不知其美矣。使蒙被不潔之汚。則人見惡臭之可惡。不見好

色之可好。皆掩鼻而過之。人其可自恃哉。雖有醜惡之人。本人情之所憎者。苟齊戒沐浴以自潔。亦可以祀上帝。人其可自棄哉。按此非獨孟子之言。書與易亦言之矣。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喪善之謂也。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自新之謂也。自新者必不至喪善。喪善者乃可以自新。聖賢之教人切矣。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

爲本。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此一章書。見理有自然。人當順其自然也。孟子曰。天下萬事皆由於性。惟言性者未得其眞。故往往多事以擾天下。吾以爲性具於心。雖若無形難見。而日用之間。隨感輒應。莫不

有已然之形迹。所謂故也。天下之言性者。能即此而言之。因已發之端倪。求未發之精蘊。而性之體可得而識矣。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非有所矯揉造作而後爲得之。一有矯揉造作。即非其故矣。夫性徵於故。故本於利。可見天下之理。皆出自然。有明理之智者。順自然以應萬事。不亦善哉。所惡於智者。正爲其自作聰明。務爲穿鑿。似智非智。而反有害於智耳。如智者之處事。能如禹之行

水。則智所以成事。而非以擾事。無所惡於智矣。蓋禹之行水也。不過因其就下自然之性。而施疏瀹決排之功。以水治水。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因物付物。我無容心。則其智亦如禹之大矣。又何惡焉。今夫天如是其高。似難窮也。星辰如是其遠。似難察也。然天之運行有常度。星辰之次舍有定位。此其故也。治曆者苟於其故而求之。則晦朔弦望分至啓閉。一一不爽。不特一歲爲然。推而上之。而十年。而百。而千。至上古太初之時。其冬至之日。歲月日時皆會於甲子。無復盈縮餘分。而爲造曆之元者。亦可安坐而致。不苦於步算之難矣。況事物之近。能順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者哉。夫智雖貴於自然。而功實由於勉強。學禹之行所無事者。必先學禹之聞善言則拜。稽於衆。舍己從人。此堯之德。而舜舉以告禹者也。孔子讚舜之大智。亦曰好問而好察邇言。不然。其有不出於鑿者。亦

罕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

此一章書。見君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也。昔齊大夫公行子。以人子而執親之喪。齊之卿

大夫皆以君命往弔。時右師王驩亦往弔焉。方右師入門之初未就位也。卽有進右師使就己位而與右師言者。及右師已就位也。又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此皆示親昵以通慇懃諂媚之徒也。獨孟子初不進右師而與之言。亦不就右師之位而與之言。右師乃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而孟子獨不與驩言。是以驩爲不足敬。而簡畧驩也。孟子聞之曰。今日以君命往弔。君命所在。卽朝廷所在也。吾聞朝廷之禮。卿大夫所立。各有定位。不得歷位而相與言。班列各有定次。不得踰階而相揖也。我之不與右師言者。正行此不歷位不踰階之禮也。子敖以我爲簡。是以行禮者爲簡也。不亦可怪異乎。夫王驩嬖臣。衆人之所媚。而孟子之所淺鄙。未嘗顯示之絕。而始終不與之言。其不惡而嚴如此。雖然。當舉朝風靡之時。僅一挺然不屈之士。其能保全亦難矣。辨賢否遠讒佞。保全孤忠。端有望

於聖明之主矣。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此一章書見天下多難處之人。而君子惟盡己之道也。孟子曰。君子固異於衆人。而其所以異於人者果何在哉。蓋以其有所常存於心。惺惺不舍。與人不同爾。人皆殘忍。而君子則以仁存於心。人皆慢侮。而君子則以禮存於心。以仁存心而爲仁者。則必愛人。以禮存心而爲有禮者。則必敬人。我既愛人矣。則人亦恆愛之。我既敬人矣。則人亦恆敬之。至天

下之人。有不可以常理論者。君子於此。寧遂懈其所存哉。有人於此。本我素所愛敬也。乃待我以橫逆。而不我愛。不我敬。君子必自反曰。我必不仁而不愛人也。我必無禮而不敬人也。不然。此橫逆之事。胡爲乎來哉。既自反而有仁以愛人矣。自反而有禮以敬人矣。其人之橫逆如故也。君子必自反曰。我必不忠。必於仁禮猶有所未盡吾心也。既自反而忠。吾之愛敬無不盡矣。其人之橫逆猶然如故

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人而至於悖妄如此。則與禽獸何異哉。人而同於禽獸。此亦最可矜憫者也。又何與之校是非論曲直焉。按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孟子前已言之矣。此又言君子之三自反。中庸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聖賢相傳心法如此。推而言之。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皆此理也。舍此而言學。其於學也遠矣。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此一節書見君子自反之學。當以大舜爲師也。孟子曰。君子自反無已。雖至於禽獸之妄人。尚不忍與較。以是之故。我知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其

心以爲舜此人也。其具此仁禮猶之我。我亦此人也。其具此仁禮猶之舜。顧舜處家庭之變。能盡仁禮之極以化之。近則可爲法於天下。遠則即其爲法者可傳於後世。誠天下萬世之一人也。我則未能盡仁禮。未能化橫逆。猶未免爲鄉里之常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必至如舜斯可已矣。不然。一日不如舜。爲一日之憂。此君子所以有終身之憂也。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以仁存心。非仁之加於

人者不爲也。以禮存心。非禮之加於人者無行也。此宜不至有患矣。如有一朝之患。則因横逆之來。轉足爲反身之助。君子不患矣。人奈何不憂君子之憂。而患君子之所不患乎。夫人有數等。有聖人。有君子。有鄉人。有妄人。惟聖人始可謂之大人。以其願力與道力俱大。能轉移萬物。陶鑄一世也。後世首出庶物之大人。所當以舜爲法者與。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顔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顔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顔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顔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鬭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鬭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戸可也。

此一章書。孟子爲顔子闡幽。而隱然以自任也。昔禹稷當唐虞之世。君明臣良。平世也。治水播穀。三過其門而不入。急於救世如此。孔子歎而賢之。顔子當春秋之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顔子不改其樂。貞於守己如此。孔子嘆而賢之。孟子闡明之曰。禹稷顔子出處不同而同道。何也。禹思天下有溺者。責在司空。猶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責在后稷。由己饑之也。有其時則有其任。有其任則有其思。是以過門不入。如此其急也。使禹稷顔子兩相易地。則禹稷能樂顔子之樂。而顔子亦能憂禹稷之憂。何莫不同哉。今有同室之人鬭者。其情親。雖當沐浴之時。未及束髮。便加冠結纓而救之可也。此禹稷之喩也。若鄉鄰有鬭者。其情疎。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戸可也。此顔子之喩也。故曰禹稷顔回同道。當戰國時。天下饑溺甚矣。孟子有禹稷之才。而卒不遇。故自傷其身當亂世。莫有能用之者。而隱然以顔子自任焉。夫天爲天下而生聖賢。聖賢爲天下

而有學問。用人者愼勿使懷才抱德之士徒有生不逢時之嘆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飮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鬬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

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屛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此一章書見聖賢衆惡必察至公至仁之心也。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通國論之公者也。不孝辠之大者也。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將匡章不孝之外。別有可取乎。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有五。惰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怠而忘親。一不孝也。博弈好飮酒。不顧父母之養。蕩而忘親。二不孝也。好貨財以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貪而忘親。三不孝也。縱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肆而辱親。四不孝也。好勇鬬很。以危父母。忿而陷親。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合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乃傷恩之大者。此章子所以蒙不孝之名耳。夫章子豈不欲身有夫妻之配。而子

有子母之屬哉。爲己得罪於父。不得相近。故出妻屛子。終身不受其奉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出妻屛子。則厚於己而薄於親。是則罪之尤大者。其故可原。其情可矜。是則章子之爲章子而已矣。何可輕絶之哉。夫父子至親也。以責善遂不相遇。況君臣乎。此世所以多孤臣孽子也。聽言納諫。保全臣子。仁君慈父。尚加意焉。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

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此一章書是孟子爲曾子闡幽。而因以自寓也。昔曾子居魯之武城。有越人來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曾子聞言遂行。戒其守者曰。無寄寓他人於我講學之室。恐毀傷其薪木。固不問所以禦寇者何如也。及聞寇退。則謂其守者曰。爾其脩葺我之牆屋。我將反而居之。亦不問寇之所以退者何如也。及寇既退。曾子遂反。左右竊議之曰。武城大夫之待先生。如此內盡其誠而忠。且外盡其禮而敬也。宜乎先生亦以厚報之矣。而乃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而安居。殆於不可。弟子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先生舍於沈猶氏之家。值其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非不可禦難也。先生率而去之。未有與其難者。觀其處沈猶氏。而武城可知矣。必其義當去也。昔者子思居於衛。有齊人來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君方恃伋以共守。如伋去。是委孤城於君。君誰與守。伋義不可去也。孟子斷之曰。曾子之去。子思之守。事雖不同。而道同。蓋曾子師也。師則有父兄之尊。未有父兄而殉子弟者。子思臣也。臣則有卑微之分。未有微而不統於尊者。使曾子子思易所處之地。則曾子必不去。子思必不守矣。何莫不同哉。按與君共守之義。豈但當責卑微之臣。即子弟有事。父兄遂可超然事外乎。緣當時之國君非眞能尊師重道也。不過隆之以虛名詘之以實用。使國人矜式之類耳。賢人君子雖欲爲效用。不可得也。有用人之責者。其鑒

之哉。

儲子曰。王使人瞷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此一章書。是孟子以堯舜望齊王也。齊人儲子問於孟子曰。夫子至齊。人皆以爲夫子有異於人。王近使人私窺夫子。察夫子動靜語默之間。果有迥別於人。而不可幾及者乎。孟子曰。人生天地間。其性同。其道同。我亦人也。不過爲人之所當爲者。大庭如是。幽獨如是。將以何者異於人哉。毋論我也。卽堯舜大聖人。亦如是而南面。如是而浚宮。皆斯人與知與能之理。而與人相同耳。堯舜無異。而况於我乎。按人之不能爲堯舜。其患有二。一曰自暴。一曰自棄。孟子七篇之中。發明人皆可以爲堯舜之旨。不一而足。有志者。可以奮然而興矣。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

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此一章書。是孟子以羞惡之心。醒天下之求富貴利達者也。孟子曰。齊國之人。有娶一妻一妾。而居其家者。其良人每出於外。則必饜足酒肉而後反於其家。其妻問其所與飲食者。爲何如人。則云盡出於富貴也。其妻疑之。告其妾曰。良人每出。則必饜足酒肉而後反。吾問其所與飲食之人。則云盡出於富貴也。夫既有富貴之顯者。與之飲食。則必有富貴

缺页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二十一

孟子（下之三）

萬章章句上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此一章書見舜怨慕之大孝也萬章問曰嘗聞舜之事親往耕於歷山之田毎號呼仁覆閔下之旻天而哀泣不知舜處父母之間何爲若是其號泣也孟子曰舜之號泣乃激於至情之不容已戚戚然若有所歉而怨且皇皇然若有所求而慕也萬章未喻怨慕之旨又問曰吾聞人子事親時得於親而父母愛之也固中心喜之而不敢有忘即不得於親而父母惡之也雖捶楚加之而不敢有怨今曰怨慕則舜亦怨其親乎孟子曰怨慕非怨親之謂也子以怨親疑舜其亦長息之見乎昔公明高之弟子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是躬耕以養親也則吾既得聞教命而知之矣若其號呼旻天又號呼父母而哀泣不已則吾不知其何心也公明高答之曰孝莫大於虞舜其號泣若是用心有獨苦者非爾常情之所能知也吾推公明高之意蓋以

舜之心孝子之心也孝子於親本有不可解之天性一當其變自有不容已之至情若恝然無愁薄亦甚矣孝子之心豈若是乎舜之心果何如其心以爲我竭力耕田不過子職中之一事而已矣孝聚百順其他虧缺甚多今父母之不愛我不知我之所以得罪者果何在哉求之而不得其故此所以呼旻天呼父母而哀泣也我所謂怨慕者怨己之不得

經025-515

乎親而思慕耳。豈怨父母哉。按孟子所言怨慕。即書經所言負罪引慝夔夔齋慄也。終能感格親心。而成萬世之大孝。至誠能動。豈不信乎。君之事天。臣之事君。視子之事父母。其貴乎誠一也。亦在能盡之而已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此三節書見大舜孝親無已之心也。孟子曰。舜之怨慕。豈但躬耕歷山之日爲然。當四岳咸薦之後。帝堯將歷試諸艱。使其子九男事之。以觀其治外。二女事之。以觀其治內。凡百官有司。牛羊倉廩。莫不具備。以事舜於田野畎畝之中。奉養備矣。且天下之士。嚮慕德化。多傾心就之者。人心附矣。帝堯見舜果有聖德。將欲盡天下移以與之。使踐天子位焉。崇高富貴極矣。舜雖得此。然自以不能喩親於道使之順而無違。戚戚皇皇有如窮困之人。無所依歸者。何其憂之深也。夫天下之士悅而就之。人情所同欲也。而不足以解舜之憂。美好之色。人情所同欲也。舜以帝堯二女爲妻。而不足以解憂。貨財之富。人情所同欲也。舜有天下之大。而不足以解憂。爵位之貴。人情所同欲也。舜居天子之位。而不足以解憂。天下之人悅之。美色事之。至富至貴加之。皆無足以解其憂者。必何如而後可以解其憂乎。惟順於父母。喩之於道。而得其懽心。親於我無所憾。我於親無所違。而後其憂始可以

解矣。今夫常人之情。當其少也。則率其知能之良。所慕者惟父母而已。及知好色。則移慕父母之心。以慕少年美艾之女。及有妻子。則移慕父母之心以慕妻子。及仕而事君。則移慕父母之心以慕君。或不得於君。而遭際不偶。則躁急心熱於中。豈復有餘心及於父母哉。常人之心。因物有遷如此。惟大孝之人。爲能不失其赤子之心。終身之所愛慕者。惟在父母。外物不得而移之。彼年至五十。而猶慕親不忘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蓋五十則少艾妻子事君。俱已經歷。此心猶然不變。則終身可知矣。舜其大孝也哉。安有大孝而怨其親者乎。按自古帝王之孝。無過乎舜。後世所當師法。況舜值人倫之變。其所爲有極難者。後之安常處順。而不能盡事父母之道者。觀於此亦可惕然自儆矣。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

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此一章書見聖人處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萬章問曰。齊風南山之詩有云。凡人娶妻。其道當如之何。必告於父母而後敢娶焉。斯得其道矣。信如此詩之言。能得其道者。宜莫如舜。今舜不告於父母而娶帝堯之二女。何其所爲與詩相背也。孟子曉之曰。告而後娶者。禮之常也。舜父頑母嚚。告則必爲父母所阻而不得娶。夫男女居室。上承祭祀。下綿嗣續。乃人之大倫。不可廢也。如告於父母而不得娶。則廢人之大倫而至於無後。且徒取懟怨於父母而已。與其告而廢倫以取懟。寧通之以權。不告而娶。庶父母可無懟。而大倫可全矣。此舜之所以不告而娶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固爲達權通變之道。則吾既

得聞夫子之教命矣。乃帝堯以女妻舜。亦當使其父母知之。而亦不使舜告焉。何也。孟子曰。帝亦知舜之父母不可告。若告焉。則彼不欲其娶。必有違言。舜則不忍逆親。而已亦不得妻舜也。故可妻則妻。不問其告不告。知不知。此又帝堯善處人骨肉之變者也。按天下事有常有變。而道亦有經有權。漢儒釋權曰。反經合道。若舜者。孔子所謂可與權。漢儒所謂反經合道者與。雖然。子之必聽乎父。臣之必聽乎君。古今共由之常道。非萬不得已愼毋輕言權可也。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

此二節書見聖人善處兄弟之變也。萬章又問曰。舜處父母之變。固子道之所難。乃其處兄弟之間。亦有非常情可測者。嘗聞舜之父

母聽象之謀。使舜完治倉廩。及舜既上廩。遂捐去其階梯。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以兩笠自捍而下。得不死。後又使舜浚治井水。舜入井中。從匿空亡出。瞽瞍與象從而下土以揜之。象不知舜已出。乃自誇其功曰。設謀以蓋都君於井而殺之者。皆我之功。今都君已死。其所遺之物。我將與父母分之。牛羊則歸之父母。倉廩則歸之父母。若干盾戈戟。則歸之朕。五弦之琴。琱弓之弤。亦歸之朕。二嫂則使

治朕所棲之牀。於是象往入舜所居之宮欲分取所有。見舜已歸而在牀彈琴。象遂飾辭以自文曰。吾鬱陶於心而不能伸者。正爲思君之甚。故來見耳。象雖僞爲其言。而終不免有忸怩之慙色。乃舜見象來而喜之曰。惟茲百官臣庶。帝所使事我者。汝其代我治之。吾不識舜之爲是言也。果不知象之將殺己而喜之與。孟子曰。象屢欲殺舜。其迹甚明。舜奚而不知也。但兄弟之情。出於天性。而聖人之愛弟。又異於常情。平日見象之憂也。則亦感之而俱憂。平日見象之喜也。則亦感之而俱喜。彼其臣庶予治之言。亦因其鬱陶思君之言而喜之耳。何暇計其殺己之謀哉。萬章又問曰。舜知象之將殺己而猶喜也。然則舜僞喜者與。孟子曰。舜非僞喜也。彼亦信以理耳。昔者有饋送生魚於鄭大夫子產者。子產使主池沼小吏之校人。畜養之於池。校人私烹其魚而食之。乃飾爲反命之辭曰。方魚之始

舍於池中也。但見其圉圉焉有困而未舒之狀。及少頃之間。則洋洋焉稍覺縱適。終則攸然而逝。自得而遠去矣。子產喜而歎曰。魚以得水爲天。自圉圉而洋洋。又攸然而遠逝。眞自得其所哉。自得其所哉。校人出而言曰。人皆謂子產智。以今觀之。孰謂子產智哉。夫魚予既烹而食之矣。乃信予言而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不善料事。安得爲智乎。由子產之事觀之。可見君子雖有先見之明。而亦可欺以理之所有。雖無逆詐之心。而終難罔以理之所無。彼象曰鬱陶思君。是以愛兄之道來。正欺以其方。猶校人之欺子產也。故舜但見其愛。不見其欺。實心信而喜之。奚僞之有。如以舜爲僞喜。則將謂子產爲僞信校人耶。按聖人之道。誠信而已矣。舜之處父母兄弟。與其爲天子而治天下。無往而不以誠行之。若夫僞則無所施而可。而况父子兄弟之間乎。以誠感者亦以誠應。以僞感者亦以僞應。周

易中孚之彖曰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豚魚可感而況於人乎學舜者亦愼所以感人者而可矣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

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

此一章書見舜待弟盡親愛之仁也萬章問曰象之於舜焚廩未遂浚井繼之日日以殺舜爲事此誠舜之讐也及舜旣立爲天子而操生殺之權即誅之亦不爲過而僅放之何也孟子曰舜實以爵土封象而或者誤以爲放焉放且不爲況誅之乎萬章又問曰舜之爲君也以共工靜言庸違則流於北裔幽州之地以驩兜同惡相濟則放於南裔崇山之地負固不服者三苗也則殺於西裔三危治水無功者鯀也則殛於東裔羽山罪此四人而天下咸服其用刑之當以所誅者皆不仁

之人也象至不仁其罪豈在共工諸人之下迺不以誅四凶者誅之而反封之有庳有庳之人何罪而遭象不仁之人爲之君長也仁人之用心固如是其輕重不均在他人則誅之以安民在弟則封之以貽害乎孟子曰仁人之於弟與處他人不同本非有怒何怒之可藏匿焉本非有怨何怨之可畱宿焉但知篤同氣之親隆一體之愛而已矣親之則不忍己貴弟賤而勢分懸隔必欲其貴也愛之

則不忍己富弟貧而置之窮困。必欲其富也。今封象於有庳。正欲富貴之以致親愛之情也。苟舜身爲天子而富且貴。弟爲匹夫而貧且賤。情隔於位之疎。恩衰於祿之薄。可謂親愛之乎。不能親愛。可謂仁人乎。此舜之封象正爲仁人也。萬章又問曰。封與放本異也。舜既封象。敢問或曰放者果何謂也。孟子曰。象雖封爲有庳之君。然不得有所施爲於其國。天子使吏代治其國。但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其迹有似於放。故或者誤謂之放也。象既不得有爲於其國。亦豈得暴有庳之民哉。然而舜之心又不止爲愛民也。蓋其親愛之心無已。欲常常見象。不令疎濶。故使吏代治者使象無治事之煩。得以源源而來見也。古書之辭有云。舜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正此源源而來之謂也。是舜之封象。固所以爲仁。而使吏代治。又孰非所以成其仁哉。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既不以法傷恩。亦不以恩害法。後世待藩封者取法於此。周五霸漢七國之禍。庶幾免夫。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此一章書辯舜無臣父臣堯之事也。咸丘蒙問曰。古語有云。凡天下之常禮。止可以論天下之常人。若夫聖德非常之士。雖至尊如君苟無其德。不得而以之爲臣。至親如父。苟無其德。不得而以之爲子。舜惟有聖人之德。一旦居天子之位。南面而立。堯雖爲其君。不得不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雖爲其父。亦不

得不北面而朝之。爾時舜雖安於堯。而不能不動心於父。望見瞽瞍其容蹙然不能自安。孔子有感於此事。因歎息曰。於斯時也。君臣父子之倫皆亂。天下將危。殆哉岌岌乎其勢已不可支矣。所聞古語者如此。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舜之處君臣父子無是事也。此非君子據實可信之言。乃齊東野人鄙妄無稽之語也。何以辨之。蓋當堯在之時。舜未嘗爲天子也。特以堯老不治事。舜代攝天子之事耳。天子之位固在堯也。何由北面而朝之乎。且吾言有所證也。堯典曰。舜攝位二十有八載。於是放大功勳之堯乃魂升魄降而崩。國中百姓。慟堯之殂。如自喪其考妣。三年之間。四海斷絕音樂。靜密如一。更不聞有金石絲竹等之八音。其思慕之深如此。據堯典所言。舜之卽位在堯崩之後。不在其攝政之時明矣。何從南面而受堯之朝乎。孔子亦嘗有云。運於天者無有二日。統乎民者無有

二王。若堯未崩時。舜既爲天子矣。及堯崩時。舜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行三年之喪。則是舜一天子。堯又一天子。而有二天子矣。豈民無二王之理乎。然則臣堯之說可不辯而自見其誣矣。按堯典之文。尚有二說。一曰百姓者畿內之民也。四海者畿外之民也。此以遠邇而論者也。一曰百姓者百官也。經傳言百姓。或爲百官。或爲萬民。其以百官爲百姓者。古者民無姓。其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黃帝有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有四人是也。百官如喪考妣三年。而四海之民遏密八音。此以貴賤而辨者也。二說後說爲是。唐臣張說嘗爲其君言之矣。以其關於禮也。故併及之。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

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此一節書孟子辯舜無臣父之事。而兼示人讀詩之法也。咸丘蒙又問曰。舜無臣堯之事。則吾既得聞教矣。乃其不臣瞽瞍。則尚有可疑者。小雅北山之詩有云。普天之下。其地雖廣。無尺地而非王土。率土之濱。其人雖衆。無一民而非王臣。由此詩推之。舜既受堯之禪

而爲天子矣。則瞽瞍亦王臣中之一人耳。乃獨不謂之臣。此何說耶。孟子曰。詩人之旨。各有所寓。是詩所言。非天子可臣其父之謂也。乃當時大夫行役於外。爲王事所迫。而不得歸養其親。因不平而作是詩。其意若曰。今此之事。莫非王事。凡居王土而爲王臣者。皆當同服其勞。何爲彼皆安坐。獨我爲賢而可用。更不可以休息乎。此詩人之本意也。凡詩之所貴者意而已。不在文辭之間也。是以善說詩者。不可泥一字之文。而害一句之辭。不可泥一句之辭。而害設辭之志。惟當以我之意。探取詩人之志。是爲得說詩之法者矣。若但拘泥其辭。而不求其志。則大雅雲漢之詩有云。周遭饑饉。所餘黎民。無有孑然獨存者。信如此詩所言。是周之民。眞無遺種也。惟以意逆之。則知詩人之志。在於憂旱之甚。若天絕其生耳。非眞無遺民也。然則北山之詩。豈眞謂莫非王臣。而天子可臣其父哉。子乃以辭

而害其志。則亦不善說詩者矣。按學貴於博。辨貴於明。雖芻蕘可採。而杜撰無稽者勿聽。雖經學可尊。而注疏謬誤者亦多。聖經賢傳。昭如日星。而學者每各守一說。能必其盡合於聖賢之意。而不至如咸丘蒙之說詩乎。博蒐諸家。歸於一是。廣儒生之聞見。訂經傳之指歸。其亦右文之世。所當急講者與。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

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此二節書見舜之大孝能尊親而格親也。孟子又曉咸丘蒙曰。子以舜爲天子。則當臣其父。吾以舜爲天子。正所以孝其親耳。蓋爲人子者。苟能善事其親。皆可謂孝子。而非孝子之至。孝子之至。莫大乎能尊崇其親。爲人子者。苟有一命之榮。鍾釜之祿。皆可謂之尊親而非尊親之至。尊親之至。莫大乎能以天下爲養。瞽瞍爲天子之父。是尊之至而無以加也。以天下爲養。是養之至而無以加也。養之至乃爲尊之至。尊之至乃爲孝之至。大雅下武之詩曰。武王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其孝思可以爲事親之法則。卽此尊之至養之至。爲法於天下之謂也。豈有尊養可法者。乃至於以父爲臣乎。然而所謂父不得而子者。亦有說也。書經大禹謨有曰。舜平時致敬爲子之職事。及見於瞽瞍之時。又夔夔然敬謹恐懼之至。瞽瞍雖頑。亦爲其所化。允信而若順之。卽此書所言。可見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是所謂父不得而子也。豈有臣父之說乎。由孟子論父不得而子之說推而言之。如伊尹之格太甲。周公之感成王。是亦可謂君不得而臣也。夫父不得而子。而後始有底豫之慈父。君不得而臣。而後始有守成之賢君。始若相反。卒乃相成。凡爲君臣父子者。可不深長思與。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

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此一章書見堯之禪舜出於天與也。萬章問曰。事莫大於禪授。人皆言古有帝堯嘗舉其所有之天下。一旦授之於舜。不知果有此事否乎。孟子曰。斯言殆不然也。蓋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堯雖爲天子。安能以天下與人。若曰堯能與之。則天下亦一人之私物。可以有之自我。與之自我。豈理也哉。萬章問曰。堯既不能以天下與舜。然則舜之有天下也。果孰與之。孟子曰。帝王之興。皆由天命。舜有天下。天實與之。而堯特順天以從事耳。萬章問曰。所謂天與之者。天果諄諄然教命之乎。不然。何所據以爲天與也。孟子曰。天之體於穆無言。其與舜也。固非諄諄然教

命之也。蓋身之所行曰行。措諸事爲曰事。天之與舜。但就舜之行與事。默示其與之之意而已矣。豈待諄諄然以言命之乎。萬章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必有示之之迹。敢問天果何如示之耶。孟子曰。凡事在人者可以力爲。而在天者不可取必。人有才德可托以天下者。天子能舉而薦之於天。然天意之從違。尚未可知。不能使天必與之天下。正如諸侯能薦人於天子。許其可任一國之事。而不能取必於天子使與之諸侯。蓋天子者諸侯之天也。大夫能薦人於諸侯。許其可任一家之事。而不能取必於諸侯使與之大夫。蓋諸侯者大夫之天也。諸侯大夫且然。而況天子之重乎。昔者堯薦舜於天。以稽天意之從違。乃舜之行事當乎天心。而天受之。嘗顯舜之德於民以觀人心之向背。乃舜之行事協乎民心。而民受之。即此天人交與。而天示之意即在是。吾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萬章

缺页

哉吾故曰實天使之固結於二十八載之前乃致此響應於二十八載之後也夫然後自南河之南往中國而踐天子位焉此雖以答天下之心實所以承上天之意耳向使舜不爲南河之避而遽居處乎堯之宮逼脅乎堯之子則是以臣而篡君之位也安所稱天與哉即舜爲民心之所歸便知爲天心之所與此非無徵之言也書經泰誓篇有曰天無視也而從民之視民視即是天視天無聽也而從民之聽民聽即是天聽書之所言此即吾民歸舜即天與舜之說也然則舜之有天下不但堯不能容心於與而舜亦未嘗有心於得徒泥其禪授之迹者亦未明乎天道矣按孟子此章以天下歸之天以天與歸之民何其言之斷也不獨禪讓之天下爲然雖家天下之天下亦然不獨開創之天下爲然雖繼世之天下亦然彼不求天於民視民聽而求之於荒唐怪妄如宋世所謂天書者其亦不學之過與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此一章書見帝王傳賢傳子皆本天意而無私也萬章問曰人有言堯舜盛德之至故以天下爲公不傳於子而傳於賢及至於禹其

德遂衰於是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敢問禹果有此私心乎。孟子曰。人以德衰議禹。此言非是。禹之心殆不然也。蓋與賢與子。顧天意何如耳。天所與者在賢則與賢。不能強而與子也。天所與者在子。則與子。不能強而與賢也。昔者舜薦禹於天。任以爲相。十有七年。迨舜崩。三年之喪既畢。禹因舜有子商均在焉。乃遠避於陽城之地。其心止欲讓位於商均耳。乃天下之民。皆歸心於禹。凡朝覲訟獄謳歌者皆不從商均而從禹。與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無以異也。人心如此。天意在禹可知。舜安得不舉天下而授之乎。若禹益之時則視此不同矣。禹亦嘗薦益於天。任以爲相者七年。迨禹崩。三年之喪既畢。益因禹有子啓在。亦遠避啓於箕山之陰以讓位焉。但見天下之臣民。朝覲訟獄者。不往歸益而來歸啓。皆曰。此吾君之子也。吾不歸吾君之子而誰歸乎。謳歌者亦不謳歌益而謳歌啓。皆

曰此吾君之子也。吾不戴吾君之子而誰戴乎。人心如此。天意在啓可知。禹安得不舉天下而傳之也。舜禹益皆有聖人之德。而當時民心或歸或不歸。其故維何。蓋堯之子丹朱。其德不類於堯。舜之子商均。其德亦不類於舜。而舜之相堯。二十有八年。禹之相舜。十有七年。其歷年既多。施恩澤於民最久。以相之賢。又遇子之不肖。此民所以不歸堯舜之子而歸舜禹也。若啓之賢。能以兢兢業業之心。嗣守禹之典則。而益之相禹。僅僅七年。其德澤施於民者。未如舜禹之久。以子之賢。而又遇相之不久。此民所以不歸益而歸啓也。夫舜禹益均之爲相。而歷年多歷年少。其久近相去如此。丹朱商均與啓均之爲子。而或賢或不肖又如此。皆天也。豈人力之所能預哉。蓋天下事。凡人力莫之作爲而自然爲者。是之謂天。主宰於冲漠之中。不可得而測也。凡人力莫之召致而自然至者。是之謂命。稟受

缺页

改不仁以處於仁。改不義以遷於義。三年之內。惟聽伊尹之教訓乎己也。伊尹見太甲之賢。於是以袞冕迎之復歸於亳都以纘湯緒焉。此伊尹所以不有天下也。若周公之終於冢宰而不有周之天下者。以公遇成王繼世之賢。猶益之於夏。以啓賢之足以嗣禹也。猶伊尹之於殷。以太甲賢足以繼殷也。此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也。吾嘗聞孔子曰。唐虞禪位。而以天下傳之賢。三代繼統。而以天下傳之子。迹雖不同。然禪者以天命在賢。宜禪而禪。繼者以天命在子。宜繼而繼。其合於義則一而已。聖人何容私於其間哉。觀孔子之言。則禹之與子。孰謂其德衰哉。嘗又論之。繼世之君。雖曰中材。亦可保守天命。天意不肎輕於奪之。然未可恃也。如太甲者不已岌岌乎。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伊尹於太甲歸亳之後。猶申誥焉。後之繼世者。尚三復於斯。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此一章書。是辯伊尹無辱己之行也。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欲行道致君。而無由。乃身爲庖人。因論割烹之事。而喻及王道。使湯知而用之。果有此事乎。孟子曰。人言不足信。伊尹所爲。不若是也。方伊尹未遇之時。嘗耕於有莘之野。而欣慕愛樂者。則在堯舜之道焉。道之至辨者爲義。非其義也。則非其道也。雖祿之以天下之大。亦弗顧也。繫馬千駟之多。亦弗視也。不特此也。非其義也。則非其道也。雖一介之微。不以與人也。一介之微。不以取諸人也。何者。其所樂有在也。湯聞伊尹之道。使

人以幣帛徵聘之。伊尹知有堯舜。而不知有湯也。乃囂囂然自得而言曰。我何用湯之聘幣爲哉。一受其聘則當憂其憂而事其事。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浩然自得之爲安哉。此非覩湯意之誠否也。內既自樂於己。外自無求於人。覩湯之聘幣。誠爲外物耳。夫湯以幣聘伊尹。伊尹猶不肎輕出如此。豈有割烹要湯之事哉。按伊尹之在有莘。諸葛亮之在隆中。惟其處而無求。所以出而能任。然非其君求之之勤。則亦終老田間矣。是以爲人臣者。不可不以伊葛自待。而爲人君者。亦不可不以成湯昭烈爲法也。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此三節書。是言伊尹應湯之聘。欲行堯舜之道於天下也。孟子曰。湯三次使人以幣聘伊尹。其求賢之意甚誠。有以動伊尹行道之心。於是翻然改曰。吾人出處關乎世運。我終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祇獨善其身而已。吾豈若以其道致君。使是君欽明濬哲。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以其道澤民。使是民時雍風動。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上下君民之間。卽吾身今日。親見堯舜之道得行哉。吾之所以不敢辭其責者。蓋以天之生此民也。知覺雖然同具。而先後固有難齊。天欲使先知此事者。覺悟後知之人。使先覺此理者。覺悟後覺之人。予於天所生民之中。幸爲先覺者也。其可負天意哉。予將以斯道之固有。覺斯民之未覺也。若使非予覺之。則迷者益

壑。誰爲予受其責哉。此今日之不容以不出也。伊尹之言如此。卽其言以推其心。伊尹眞見萬物同體。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卽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情不能安。其義不容諉。以一人之身。任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無道之夏。而救無罪之民。此其自待何如哉。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先儒謂此卽大學之道。旣明明德則必須新民。非如此則在我之分量不完。伊尹未仕湯。一匹夫耳。猶不肎以此自寬。況作君作師。實有代天理物之責者乎。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此三節書。是明伊尹決無割烹要湯之事也。孟子曰。伊尹之伐夏救民。無非欲正天下。吾未聞枉在己而能正他人者。況於卑汚苟賤爲辱己之事。更甚於枉己矣。而能正天下乎。大凡古來聖人之行不同。未仕之先。或遠而隱遁。或近而仕君。旣仕之後。或不合而去。或合而不去。遠者非忘世。而近者非慕祿。去者非沽名。而不去者非固寵。因其時而裁以義要歸於潔其身而已矣。身之不潔。何以謂之聖人。而謂伊尹有要湯之事乎。必如人言謂之爲要。吾但聞其耕莘時。唯樂堯舜之道。因而致湯之幣聘。是以堯舜之道要湯者。若割烹誠未聞也。

伊訓有曰。湯奉天誅。始攻桀於牧宮。由我相湯。始其事於亳都也。觀伊尹之言。益可証其伐夏救民。自任天下之重之實。曾謂辱己要君者而能爲此乎。流俗之誣。不辯而自明矣。蓋出處人生之大閑。始進不以正。後未有能正者。自古及今。莫不皆然。明主觀人。須於此嚴辨之。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衞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

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

此一章書是明孔子秉持禮義。即所主亦必不苟。以見人言之誣也。萬章問曰。或謂孔子在衛主衛君近狎之人爲癰疽者。在齊主齊君近狎之侍人名瘠環者。果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此言。欲誣聖人以便己私也。嘗聞孔子於衛。主於賢大夫顏讎由之家。彼時衛君近狎莫如彌子瑕。彌子瑕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因謂子路曰。孔子舍讎由而主我。則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曰。衛卿之得。有命存焉。非彼所能爲

也。何必主之。夫孔子平日。凡有進也。必從容遜順而以禮。不易進也。凡有退也。必果斷剛決而以義。不難退也。蓋禮義盡其在我。至於爵位之得與不得。則道之將行。道之將廢。曰有命耳。孔子之爲孔子如此。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則義之當退而不退。是無義矣。命之不得而思得。是無命矣。於平日之言行安在耶。且孔子不但無事之時。不苟所主也。嘗不悅於魯與衛而去之宋。遭宋司馬桓魋將要而殺之。遂微服而過宋。當是時也。孔子正當阨難。猶不苟所主。去宋適陳。主司城貞子之家。蓋司城貞子。乃宋之賢大夫。此時適爲陳侯周之臣者也。故孔子主之。總之邪正不同。人各從類。吾聞觀近臣之爲人何如。但於其爲遠人之主觀之。或爲君子主。或爲小人主。而近臣可知矣。觀遠臣之爲人何如。但於其所主之人觀之。或主於君子。或主於小人。而遠臣可知矣。彼孔子何等人也。所主必其類。

若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好事者何容誣哉。宋臣張栻。言此雖辯孔子不苟主。而泛言觀人之法。實萬世爲人君者所不可不知。從來小人之進君子之退。無不因左右近倖播弄於其間。人君欲察外廷之賢否。而寄耳目於此輩。則威福未有不爲所盜竊者。非深鑒其弊。烏能當此不惑哉。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

此一章書。是明百里奚必無辱身干主之事。以見人言之誣也。萬章問曰。或有人言。百里奚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爲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信有之乎。孟子曰否。不然。乃好事者爲之。以借口也。嘗聞之百里奚本虞國人也。仕於虞時。晉人以垂棘所出之美玉。與屈地所產之良馬。求假道於虞以伐虢。虞臣宮之奇諫。虞公不聽。百里奚因而不諫。非不能諫也。蓋知虞公之爲人。不可以諫。而因去之秦也。當其時。奚年已七十矣。是其歷練老成。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爲汙辱之行。尚可謂之智乎。吾嘗反覆推之。奚非不智者也。天下唯智者能不失言於人。知虞公之不可諫而不諫。是當默而默。可謂不智乎。天下唯智者能知廢。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是見幾而作。不可謂不智也。天下又唯智者能知興。奚之至秦。時有舉於秦者。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輔相之。是擇君而事。可

謂不智乎。且奚之相秦。取威定霸。顯其君於天下。而芳聲令聞。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若自鬻其身。以成就君事。即鄉黨之間。稍稍自愛者不爲。而謂賢如奚者。肯爲此事乎。人言之誣。斷可識矣。大抵戰國時人。人急於功利。遂謂古聖賢亦如此。故孟子力辨之。不獨伊尹孔子大聖。斷無此事。即百里奚霸國之佐。亦決不然。後世士大夫。寡廉鮮恥。凡可以得富貴者。靡所不爲。而患得患失之禍。遂

延於世運。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從來未有人心不端。風俗不正。而可以致治者。其係豈一人一事已哉。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二十一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二十二

孟子　下之四

萬章章句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

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

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歷敘羣聖之行事。而極尊孔子。以隱寓其願學之意也。曰。學不宗至聖。則其統不一。然不取羣聖折衷之則其道亦不著。嘗考伯夷。目不視非禮之惡色。耳不聽非禮之惡聲。視聽如此其不苟也。非可事之君不事。非可使之民不使。事使如此其甚嚴也。世治則進而仕。世亂則退而隱。進退如此其有擇也。不特是也。卽橫暴之政之所出。橫暴之民之所止。亦不忍居也。不但橫暴不居。其心卽思與鄉人蹔處。如以朝衣朝冠之貴。坐於塗炭之汙。而唯恐其浼己也。當殷紂濁亂之時。避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故後世聞伯夷之風者。雖頑而無知之夫。亦化而爲廉。雖懦而無守之夫。亦化而有特立之志。是伯夷之行事如此。又嘗稽之伊尹矣。伊尹嘗曰。君皆可事。何所事而非君。民皆可使。何

所使而非民。其言如此。故其爲行也。治亦進而仕。亂亦進而仕。以求盡其事君使民之責焉。而因以自任曰。天之生斯民也。原欲使先知其事者覺後知之人。使先覺其理者覺後覺之人。予今幸爲天所生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先知先覺之道。覺此後知後覺之民而不敢負天之託也。由其言以推其心。思天下之民。但有匹夫匹婦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卽若己推而內之溝中。是其以一人之身。而自任天下之重也。是伊尹之行事又如此。又嘗稽諸柳下惠矣。不以汙君爲羞。而不事。不以小官爲卑而遂辭。其進而事汙君。爲小官也。不隱其在己之賢能。而必行己之直道。至於爲人所遺佚。而無怨恨之意。卽由是以阨窮其身。而亦無憂憫之情。不特是也。卽與鄉里之人並處。而其中亦油然自得。與之偕而不忍去也。嘗自言曰。爾自爲爾。我自爲我。雖袒裼裸裎失禮於我側。亦爾之無禮耳。焉能

有浼於我守禮之身哉。故後世聞柳下惠之風者。雖狹陋之夫。亦化而爲寬大之量。刻薄之夫。亦化而爲敦厚之行。是柳下惠之行事如此。若夫孔子之行。則獨有異焉者。當其於齊也。因晏嬰之沮而去焉。則接淅而行。不容頃刻而留也。及其於魯也。因女樂之受而去焉。然猶有待於膰肉之至。曰遲遲吾行也。夫其所以遲遲者。爲去父母宗國之道。而不忍恝然於此也。卽此觀之。其或速也。非失之急

迫。可以速而速。或久也。非失之濡滯。可以久而久。或處也。非以隱爲高。可以處而處。或仕也。非以位爲榮。可以仕而仕。蓋其神妙莫測與元化同流。而絕無意必固我之私。是孔子之行事又如此。

孟子曰。伯夷。聖之淸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此三節書是言孔子時中之聖。能兼三聖之事也。孟子歷叙羣聖之後。又從而斷之曰。夷尹惠與孔子。其行事如此。皆古聖人也。然自我觀之。其聖亦有不同者。伯夷以節高天下。就其皭然粹白。無少點汚。殆聖之淸者也。伊尹以身肩天下。就其毅然擔當。無少退諉。殆

聖之任者也。柳下惠以量容天下。就其油然樂易。無少岸異。殆聖之和者也。至吾孔子則仕止久速。不倚一偏。變化推移。無所不可。淸而未嘗不任。任而未嘗不和。如一元之運流行不息。蓋聖之時者也。豈三子之所能及哉。夫孔子兼三聖之事。而爲一大聖之事。譬之於樂。其猶集衆音之小成。而爲一大成者乎。蓋樂有八音。獨奏一音。則一音自爲終始。而爲小成。若夫集大成也者。當衆音未作。則擊

鎛鐘以宣其聲。及衆音旣闋。則擊特磬以收其韻。金聲而玉振之也。蓋金玉二者。衆音之綱紀。金不聲則衆音無由始。自鎛鐘一舉。則衆音隨之俱起。是金聲也者。所以開衆樂之端。而始乎條理也。玉不振則衆音無由終。自特磬一擊。則衆音由是俱止。是玉振也者。所以收衆音之節。而終乎條理也。始終之間。脈絡貫通。此樂之所謂集大成也。然則樂之始條理者。其卽孔子於羣聖之理。無不融會。而爲智之事乎。蓋時中之智。其昭晰無所不開固有然也。樂之終條理者。其卽孔子於羣聖之理。無不全體。而爲聖之事乎。蓋時中之聖。其凝成無所不收。固有然也。其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如此。此孔子所爲獨異於三子也。夫聖智兼備。固孔子之所以集大成。而智以成始。又以要終。則聖又由於智。不觀之射乎。智之事。可以合時。譬則射之巧。可以中的也。聖之事。可以詣極。譬則射之力。可以遠到也。

然必知之至。而後行之盡。有定見。乃有定力。猶自此至彼。以射於百步之外也。其引弓發矢以至於侯者。是爾之力也。其直貫於的。而不失諸正鵠者。非爾之力也。巧也。蓋巧以運力。而後爲善射。智以成聖。而後爲全德。若孔子之巧力俱全。聖智兼備。信乎兼三聖之所不能兼。而吾之所願學者在是也。可見聖人之行有偏全。皆因知有偏全。而致知之要在於窮理格物。苟本原一毫未徹。爲仁卽不免偏於仁。爲義卽不免偏於義。有志聖人者。豈可以生質之美。而不極學問之功哉。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

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此一章書是言周室班爵祿之大畧也。衞人北宮錡者有感於戰國時之爵祿皆非其舊。因而問曰。朝廷設官分職。統理內外。莫大於爵祿。而爵祿之制莫備於成周。周室之初。其班爵祿之制如之何。孟子曰。周家爵祿之班。其初制甚詳。今皆不可得而聞也。蓋因後世諸侯兼幷僭竊。惡其所班之爵。妨害己之越分干名。惡其所班之祿。妨害己之侵占土地。而皆去其載周制者之籍。是以無所考而知也。然而規模之建立。體統之昭垂。猶有幸存而未泯者。軻也嘗聞其畧也。先以班爵言之。天下之大統於一。其父天母地而爲天之子者。天子也。天子之貴。自爲一位。尊無二上矣。然天下非一人可獨理。於是衆建萬國。或爲同姓之親。或爲異姓之賢。與之共治焉。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與男同一位。自天子以

下。凡此五等。爵之通於天下。其截然而不可紊如此。一國之中。統於尊。其出命正衆爲國人之擁戴者。君也。天子君於畿內。諸侯君於列國。各自爲一位矣。然一國亦非一人可獨理。於是分命庶官。或爲賢者而在位。或爲能者而在職。與之共治焉。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自君以下。凡此六等。爵之施於國中。其稟然而不可奸如此。更以班祿言之。祿出於地。祿有厚薄。則地有多寡。天子制地於畿內方千里。蓋其爵爲最尊。故其地爲最廣也。若夫公侯卑於天子。故制地皆方百里。伯又卑於公侯。故制地方七十里。子男又卑於伯。故制地方五十里。是祿之所班。凡有四等。四者之外。又有受地不足於五十里者。則祿于之入有限。而朝覲會同之貴不給。勢不能自達於天子。於是因大國之諸侯。而以姓名通於天子。謂之附庸。此班祿之制之通於天下者也。更以班祿之施於

王國者言之。其爲天子之卿。受地所出之祿。則視諸侯國之百里。大夫受地所出之祿則視諸伯國之七十里。元士受地所出之祿則視諸子男國之五十里。以王官之祿比藩封之君。蓋以重內臣而尊天室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

此四節書言列國班祿之差等也。孟子曰。以班祿之施於侯國者言之。公侯之國。則爲大國。其地方百里。而其卿大夫士之祿。皆準諸其君以漸及。君十倍於卿祿。卿祿四倍於大夫。大夫倍於上士。上士倍於中士。中士倍於下士。而下士與庶人之爲府史胥徒在官供事者同焉。顧其祿之受於官者。惟取其足以代耕而已。蓋祿頒於上。或加數倍之入而不嫌其豐。祿給於下。或準一夫之田而不病其嗇。尊卑有序。厚薄適宜如此。其於次國亦然。伯爲次國。其地方七十里。而其卿大夫士之祿亦準諸其君以漸及。君十倍於卿祿。卿祿則三倍於大夫。大夫倍於上士。上士倍於中士。中士倍於下士。而下士之祿則又與庶人之爲府史胥徒在官供事者同焉。顧其祿之受於官者。亦惟取其足以代耕而已。其於小國亦然。子男爲小國。其地方五十里。而其君與卿大夫士之祿。或隆或殺。亦各有一定之制。如君之祿固十倍於卿。而卿之祿猶得二倍於大夫。至於大夫則惟倍上士。上士則惟

倍中士。中士則惟倍下士。下士則與庶人在官服役者。同其所受之祿焉。要之受祿於官。亦取其足以代耕而已。合而言之。由卿而上。三等之國異。蓋祿寖厚而不殺。則地必不足以供。大夫而下。三等之國同。蓋祿寖薄而復殺則臣不能以自給。此周制所爲善也。然庶人代耕之義。豈盡同於下士而無其等哉。觀耕者所得之田。每夫各受百畝。百畝之田各宜加糞。糞多而力勤者。上農夫也。計其所獲。

可食九人。降而上次。其所獲可食八人。降而中農。其所獲可食七人。降而中次。其所獲可食六人。又降而爲下農。其所獲可食五人。蓋力漸以惰。所獲漸以輕。所食亦漸以寡。若夫庶人在官者事有繁簡。力有勞逸。故其受祿多寡。大約以農夫所獲之多寡爲差等焉。所謂祿足以代其耕者如此。夫列爵有尊卑。而內外殊其制。班祿有多寡。而上下異其規。周制之初如此。奈何諸侯。惡其害己之兼幷僭

竊而去其籍哉。幸而孟子猶能述其大畧。所以後世得考王制之規模者。賴有此篇之存也。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

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

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此一章書是因論友道。而見貴貴尊賢。有交相爲重之理也。萬章問曰。朋友五倫之一。人未有不藉友以相成者。敢問其道爲何如。孟子曰。交友之道在忘勢分畧形迹。去驕人矜己之念而已。如己雖長。不敢挾其長。以加於少者而與之友。己雖貴。不敢挾其貴。以加於賤者而與之友。己雖有兄弟之貴盛。不敢挾其有兄弟。以加於寡弱者而與之友。蓋友也者。所以友其德。以爲我進脩之助也。一有所挾則其心必不虛。而其意必不誠。有德者不爲我友。何以成我之德。故斷斷乎不可以有挾也。然三者之中。惟不挾貴最難。而求諸古人。則有可歷舉者。昔魯有世卿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一曰樂正裘。一曰牧仲。其餘三人之姓名。則予忘之矣。夫獻子之與此五人友者爲何。良以此五人者。皆自高其德。而視獻子之家無一毫歆羨之心者也。是以獻子與之爲友。若此五人者。或有獻子之家。而不能忘其有位之勢。則獻子必輕之。不與之爲友矣。况肯自挾以友人乎。是獻子之不挾貴如此。進而觀之。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邑惠公嘗曰。吾於子思之大賢。德可以儀型者。則以師禮事之矣。吾於顏般之次賢。德可以切磋者。則以友道交之矣。若夫王順長息。則事我之人也。吾敢以事我者。而置之師友之列哉。觀惠公之言。其不挾貴又如此。更進而觀之。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嘗慕其德而造其廬。當入門之時。不遽入也。必唐云入。公則入。當坐之時。不遽坐也。必唐云坐。公則坐。當食之時。不遽食也。必唐云食。公則食。其所食者。雖疏食菜羹之薄。未嘗不飽。蓋敬賢者之命。不敢不飽也。然惜乎終於此而已矣。至於天位之所以官賢者。公弗與之共也。天職之所以任賢者。公弗

與之治也。天祿之所以養賢者。公弗與之食也。三者皆王公所有。不能推以與之。而但唯諾承順。此爲士無爵土者之尊賢也。非王公操爵賞者之尊賢也。則亦止可謂之不挾貴而已。更進而上之。則又有堯之於舜。昔者舜自側陋上見帝堯。堯妻之以二女。以舜爲甥。而館之於貳室。亦嘗就舜之館而饗舜之食。其館甥也。舜爲賓。堯爲主。其饗舜也。堯爲賓。舜爲主。脫君臣之分。更爲賓主之交。是以天子之貴。友匹夫之微者也。此其不挾爲何如。是則友道之極也。然所以如此者。豈徒以貴下賤。過自貶損。而不顧義之可否哉。天下有一定之名位。即有獨隆之道德。用下而敬上。謂其名位之一定。貴在彼而吾貴之。是貴貴也。用上而敬下。謂其道德之獨隆。賢在彼而吾尊之。是尊賢也。二者事雖不同。而理各有當。貴貴以尊君。下敬上而非諂。尊賢以尚德。上敬下而非詘。位非獨重。德非獨輕。皆義當如是而已。夫既同出於義。而可挾貴以待天下之士哉。按此章因論朋友。而遂及君臣。取友之益。止乎一身。用人之功。及於天下。則君臣爲尤重。孟子見戰國之君。繆爲恭敬。而不肎行其道。故言用賢之道。當與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不僅禮貌之末而已。其實人君若待之非禮。則賢者先自引避。雖欲用之而無由。聖帝明王。未有不虛心折節。樂道忘勢。而可以得賢致治者。故曰師臣者王。賓臣者霸。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曰。郤之郤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郤也。曰。請無以辭郤之。以心郤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

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此一章書是論交際有可受之義。折衷之聖人而論定也。萬章問曰。吾人處世。酬酢萬事。皆本於心。敢問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者。此何心也。孟子曰。有所敬於內。而後有所將於外。交際之舉。彼此相敬。主於恭而已。萬章曰。交際固爲恭矣。然辭受亦所以明禮。乃或有郤之而不受者。人遂以爲不恭。何哉。孟子曰。凡處人之餽。未有無故而郤者。如尊者有賜

於我。乃必竊計其從來曰。彼其所取之物。以餽我者。果義乎。抑不義乎。必合於義而後受。否則弗受。是未免有刻薄之意。鄙其物而輕其人。非所以待尊者之道也。以是即爲不恭。故直受而弗郤也。萬章曰。尊者之賜。固不可郤。而不義之物。終不可受。於此有善處之術。當餽之來。請無以言辭顯然郤之。但以心測度之曰。此乃不義而取諸民者。無可受之理。姑託他辭以無受。則在我無不義之汚。在彼

無不恭之嫌。不亦可乎。孟子曰。辭郤固失之徑直。心郤尤失之詭譎。亦顧其交接何如耳。假使其交也以道。而非出於無名。其接也以禮。而不失之苟簡。雖孔子爲禮道之宗主。亦受之矣。何以郤爲。萬章曰。若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際之禮。設有禦止人於國門之外而取其物者。即以禦得之物與人。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亦可受與。孟子曰。烏乎可。康誥之書有曰。殺其人矣。而復顛越

其人之尸。於以奪其貨。閔然蚩頑。不知畏死。凡民罔不憝讞。是不待教戒而即誅者也。國之有法。殷受於夏。周受於殷。莫不皆然。至今猶烈烈光顯。是禦得之貨。如此其有罪也。亦安得以交道接禮而槩論哉。如之何其受之乎。苟非然者。亦不必苛責其所從來而堅郤之矣。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

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敎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况受其賜乎。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衞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衞孝公。公養之仕也。

此三節書是因言交際而論孔子之出處。見聖人未嘗絶物也。萬章曰。禦得之貨。不可受明矣。然則今之諸侯。虐取於民。其不義也亦猶禦得者也。苟善其禮以交際矣。斯君子不問其可否而受之。敢問何說也。孟子曰。今之諸侯。取民固多不義。然以法繩之。未卽至於禦人之盜也。子以爲有王者起。明罰勑法。將

盡今之諸侯而誅之乎。抑待敎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必教之不改而後誅。則與禦人不待教而誅者。自不同矣。夫禦得之貨。與取非其有。雖同一不義。然必禦人乃爲眞盜。至謂取非其有爲盜者。乃推其類以造於義之極至、耳。非便以爲眞也。且天下固有不可過求而不嫌從俗者。不覩諸孔子乎。當其仕於魯也。魯人田獵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亦姑從俗獵較。而不之禁。夫獵較亦取物之非禮者。尚可以從。而况諸侯之交接。何遂爲不可受乎。萬章曰。君子之仕。將以道易俗。今孔子從魯之俗如此。則其仕於魯也。固非以行道爲事與。孟子曰。孔子身任行道之責。行道之外。更有何事。乃事道也。萬章曰。既以行道爲事。則獵較非道。宜有以禁之。而乃從其俗何也。孟子曰。以道易俗。固自有漸。彼獵較供祭所以不止者。由其器無常數。實無常品。故孔子但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器有定數。不以四方難

繼之物供其簿中之所正則實有常品獵較所得之物雖多亦無所用將久之而自廢矣此固聖人轉移之妙用也安可謂之非道乎萬章曰孔子既不能革弊乃委曲遷就如此是道已難行矣奚不決於去也孟子曰孔子非難於去也但世方望我以行道而更張太驟未免生人疑畏之心所以不去者蓋欲小試以示人使知吾道之易行然後可以次第施焉而吾道大行之兆亦卽於此卜之耳若夫兆既可行而人卒不能行其道然後不得已而去蓋其去雖不輕而志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之久淹畱於一國也且孔子行道之心不但於仕曾見之吾歷觀其出處之跡大槩有三有見其道有可行之機而仕者有因其君能接遇以禮而仕者又有因其君有養賢之典而仕者於稽其實於季桓子執政之時君用之於上相薦之於下乃從而仕是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之郊迎致粟乃

從而仕是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之餽問有禮乃從而仕是公養之仕也夫孔子爲道自重不肯苟且然苟可以仕不必明君賢相而亦就之況今諸侯之交際猶知賢者之當重奈何不爲行道之計而重絕之耶可見聖賢辭受出處固不徇俗爲同亦不矯俗爲異然非意必固我之盡忘而仕止久速之合節者亦豈可自託於孔孟而漫無擇於其間哉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此一章書是言仕者各有當盡之道也孟子曰君子之仕也將以致用於時而有裨君民之大非爲貧之故也然亦有道與時違家貧親老而資其祿以仕者猶人娶妻本以繼嗣

非爲養之故也。然亦有不能親操井臼。而貧其養以娶者。要皆不得已而然也。夫君子之仕。本以爲道。至不得已而爲貧。則其位祿之所居者可無審擇於其間哉。必也辭其位之尊者而居其卑。附一命之末足矣。辭其祿之富者而居其貧。叨升斗之糈足矣。如此而後爲爲貧之仕也。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將以何者爲宜乎。蓋爲貧之仕。雖不爲道。而亦不可以苟祿。其惟守關之役。譏防出入。以擊柝爲事者。庶易稱其職而可居也。試觀孔子。亦嘗爲倉廩委積之吏矣。必曰吾司錢穀者也。出納之數。不可不明。惟求其會計當而已矣。又爲苑囿芻牧之吏矣。必曰吾司畜養者也。孳息之物。不可不蕃。惟求其牛羊茁然肥壯長大而已矣。觀孔子之言如此。可見爲貧而仕。官卑祿薄。惟取其易稱職而已。蓋人之所處。莫不各有其當爲。居微末之位。則國家之責任輕。苟不安其分。而越職妄言高論朝

事。非惟無益。適以取禍。出位之罪。莫能逭矣。若夫立乎人之本朝。居尊富之地。有行道之責。此豈一官一職之比哉。而乃依阿淟涊。側足取容。上無以裨益君德。下無以康濟斯民。道之所在。得行而不行。亦可恥之甚也。夫以越位爲罪。則見卑貧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爲恥。則見尊富非竊祿之官。仕者於此亦可以自審矣。雖然。立人之本朝。位高祿厚。有當行之道者。尤宜取孟氏之言而深思之也與。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

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此一章書是明士之自處。與君之待士。當各盡其道也。萬章曰。士當未仕時。無以自食。藉諸侯之祿以爲養。宜若可爲者。乃不肎託於諸侯。何也。孟子曰。士之分不敢託於諸侯也。蓋諸侯本有爵土。不幸失國出奔。而後託於諸侯。以食其廩餼。此在古寄公之禮也。若士

無爵士。不得比於諸侯。苟託於諸侯而食祿。是以一介之士。擬邦君之尊。非禮之當然也。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固矣。若君餽之粟。則亦受之乎。孟子曰。君餽之粟。如之何不受也。萬章曰。託之則不可。餽之則受。不識受之爲何義也。孟子曰。君之於民。固有周恤之義。士而未仕。無異於編氓。是以可受也。萬章曰。周與賜皆出於君。今周之粟則受。賜之祿則不受。何也。孟子曰。士之不敢受賜。即不敢託於諸侯之意。分定故也。萬章曰。敢問其不敢受賜何也。孟子曰。周無常數。此君待民之禮。無常職者皆可受。賜有常數。此君待臣之禮。無常職者不敢受。故雖抱關擊柝之吏。至爲卑小。皆有常職。以食其常賜於上。若士未爲臣。無常職也。而食常賜於上。是不居臣之職。而受臣之食。故以爲不恭而不受也。萬章曰。君餽之則士受之。不識所餽者可常繼續否乎。孟子曰。士之自處。固安其分之宜。而君之待

士。則自有養賢之禮。昔者魯繆公之於子思也。悅其賢也。亟命使者問其安否。又亟命使者餽以鼎肉。自以爲能養賢矣。但數以君命來餽。反使賢者有數拜之勞。故子思惡其褻也。不悅於心。於其卒之復來餽。乃麾使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辭其餽曰。向之君命來餽。吾意君以禮賢也。今而後始知君之愛而不敬。特以犬馬畜伋爾。蓋自是繆公悔悟。不復令臺官來餽也。夫悅賢所重在舉。

不徒在養。今繆公之悅賢。旣不能擧而用之。又以亟亟問餽之故。不能養賢。尚可謂之悅賢乎。然則國君之所以待士者可知矣。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擧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

尊賢者也。

此二節書見能養能擧。而後盡悅賢之道也。萬章曰。國君養君子。亟餽旣不可。無餽又不可。敢問如何斯可謂之能養矣。孟子曰。國君欲養君子。不以君命則簡。常以君命則瀆。故始而餽粟餽肉。以君命將之。表其誠敬賢者再拜稽首而受。以重其命。其後使司粟之廩人。繼送其粟。司肉之庖人。繼送其肉。不復以君命將之。不使其有亟拜之勞。此固國君養君子之道也。若子思之所以不悅者。以爲君之所餽。不過一鼎肉耳。乃數以君命來致。使己僕僕然拜賜之不暇。非養君子之道也。此所以麾而不受也。然國君之悅賢。不貴其能養而貴其能尊。昔者堯之於舜。知其有非常之德。因待以非常之禮。始則使其子九男事之。以聽其外治。二女女焉。以聽其內治。且有百官以供其使令。有牛羊以待其膳羞。有倉廩以給其饔飧。無一不備。以養舜於畎畝之

中。則繼粟繼肉。不足言矣。後又擧而加諸上相之位。如此其隆也。能養能擧。悅賢之道盡矣。故曰。必如此乃王公之尊賢者也。今天下無眞能悅賢者。故士亦以禮自待耳。寧敢託焉以苟祿乎。按孟子在當時傳食諸侯。國君能養者不乏。然其志在行道。不可以口腹虛拘。故每惓惓以能擧爲言。惜乎當世終莫之用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

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

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

此一章書是言不見諸侯之義也。萬章問曰。士以用世爲心則以得君爲念乃高尚其志不見諸侯敢問何義也。孟子曰。士之不見諸侯非自尊大分有所不可耳。自其在國都而言曰市井之臣。自其在郊野而言曰草莽之臣。二者皆謂之庶人。庶人不曾傳質爲臣與執贄在位者不同。故守爲下之分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萬章曰。士既與庶人等乃君召庶人而役之則往應其役君召士而欲見之則不肯往見何也。孟子曰。士與庶人語分則不異語道則有異。爲庶人者往應其役以卑承尊義當然也。若爲士者欲以道而見用必以道而自重。倘召之而即往則枉道以徇人守己之義不如是也。惟義有可有不可故士有往有不往耳。且欲知士不可往見之義當先

知君欲見士之心。子試言君之汲汲然欲見士者何爲也哉。萬章曰。夫君之欲見士者爲其多聞可爲考德問業之資爲其賢可爲正君善俗之助也。孟子曰。既爲其多聞必眞知己之不足而奉之爲師矣。既以爲師則雖天子之貴猶不敢召師而況諸侯乎。既爲其賢便當折節下士而就見之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反召之者也。何以見君之不可召士。昔者魯繆公慕子思之賢亟見於子思曰。古有撫

千乘之國。下友一介之士。此其君爲何如。繆
公之意。蓋視千乘爲甚重。而以友士爲盛節
矣。子思以其心有所挾而不悅。曰。古之人有
言。人君於士。當師事之。豈但如君所言友之
云乎。吾想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君之於士。
論德不論位。以位而言。則子。君之尊也。我。臣
之卑也。尊卑自有定分。何敢與君友也。若以
德而言。則子當以師道事我。乃可爲受益者
也。奚可以與我友。此子思之意也。夫以千乘

之君求與一介之士爲友。而且不可得。況欲
召之往見哉。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
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
招不往也。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
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
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
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賢人而不
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
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
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萬章曰。孔子
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
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此五節書。皆申明士不可召之意。孟子曰。君
不可以召士。不但徵諸子思之言。更以齊景
公招虞人事觀之。昔齊景公出而田獵。招虞
人以旌。虞人不至。景公將殺之。孔子聞而美
之曰。志士固窮。不忘死在溝壑。勇士輕生。不

忘喪其元首。若虞人者。可以當之矣。孔子奚
取於虞人而美之。若是取非其招而守死不
往也。豈士之智反出虞人下哉。萬章曰。旃固
非所以招虞人。敢問招虞人。當用何物。孟子
曰。以皮冠。以其本爲虞人之所有事也。若招
庶人則以旃。蓋通帛爲旃。質素無文。猶庶人
之無文采也。士以旂。蓋交龍爲旂。象其有變
化之意也。惟招大夫則以旌。蓋析羽而注於
旂干之首。以象其有文明之意也。各有其義

如此。今景公以旌招虞人。是以大夫之招而招虞人。虞人且守死不敢往。卽此推之。以招士之旂而招庶人。庶人亦豈敢往哉。夫以貴者之物而招賤者。猶爲寵異之。特以招非其物而不欲往。況乎召使往見。此招不賢人之招也。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失禮而辱士甚矣。其肯往乎。此士不見諸侯之義也。然則國君欲見賢人。近則就見。遠則幣聘。必以其道而後可。使以不賢人之招招之。則是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適以拒其入也。賢何由而得見乎。所以然者。以士有禮義之當守也。夫義者事之宜。一措足而不容離。如路之平正通達也。禮者心之制。一措躬而不可越。如門之謹嚴端直也。是人人之所共由而同其出入者也。但衆人每多苟且。惟君子見之明。守之定。而獨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小雅大東之詩曰。瞻彼周道。其平坦如砥。其端直如矢。是在上之君子所爲率履在下之小人所爲視效者也。由詩言觀之。而君子之能由是路出入是門。固可知已。若往應不賢人之招。則是由非義之路。出入非禮之門。君子豈爲之哉。此欲見賢人者。必當以其道也。萬章曰。君子秉禮守義。固不往見。如孔子聞君命召。卽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之往見非與。孟子曰。是何得輕議孔子哉。孔子所以不俟駕者。以其當仕而有官職之事。而君亦以其官召之也。若未有官職。則市井草莽之臣耳。豈得藉口於孔子。遂輕身而往哉。蓋臣有相臨之分。分之所在。雖孔子不敢違。士有自守之節。節之所在。雖虞人不可屈。卽同一爲臣。亦自有辨。或爵位高卑之不同。或流品清濁之殊異。人君待之各以其禮。而使之各盡其道。則體統隆於上。而廉恥勵於下矣。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

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此一章書是言取善之道無窮。在己不可以自足也。孟子謂萬章曰。君子取善之道。固當博資於人。尤必審度於己。假如我之善。行在一鄉卓然爲一鄉之善士。然後一鄉之有善者。我皆得而友之。而一鄉之善。莫非我善矣。進而在一國。卓然爲一國之善士。然後一國

之有善者。我皆得而友之。而一國之善。莫非我善矣。又進而在天下。卓然爲天下之善士。然後天下之有善者。我皆得而友之。而天下之善。莫非我善矣。夫至於友天下之善士。則固通天下於一身。而取善之量亦已廣矣。乃其心猶以爲未足。又進而考論乎千百世之上。稽古帝王聖賢之爲人。於其詩則頌之。於其書則讀之。然頌詩讀書而不知其爲人之實。則亦口耳之資而已。烏乎可。又必緣其世代之升降。考其行事之異同。帝所以爲帝。王所以爲王。聖所以爲聖。賢所以爲賢。恍如身履其地。親炙其風。晤對一堂之上。而古人之嘉言懿行。皆我進脩之藉矣。謂之尚友。不亦宜乎。蓋至於尚友。而後取善之量。始造其極也已。可見學問之道。今人與居。又必古人與處。論其世。豈徒欲知其人哉。見唐虞之成天平地。君便思爲堯舜。臣便思爲臯夔。見三代之長治久安。君便思爲禹湯文武。臣便思爲益尹旦奭。上下交脩。孜孜不怠。如此則德必

日進。治必日隆。而古今人無不相及之嘆矣。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王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此一章書是論古大臣之義。守經行權。各有

不同也。齊宣王問爲卿之道於孟子。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齊王曰。名之爲卿。均係重臣。亦有不同者乎。孟子曰。不同。有從同姓之中。登用而爲貴戚之卿者。有從疎逖之中登用而爲異姓之卿者。齊王曰。請先問貴戚之卿。孟子曰。貴戚之卿。與國家有親親之恩。誼共安危。同休戚。若遇君有大過。可以爲宗社憂者。則亟亟焉盡言以諫之。諫之而聽。固社稷蒼生之福也。萬一不幸。反覆諫之而終於不

聽。則不忍坐視其亡。而必更立本宗之有賢德者以代之。所以存祖宗之統於勿墜。不得已而爲之也。是則貴戚之卿達權救變之義如此。齊王聞易位之言。駭其太過。不覺勃然變乎色。於是孟子告之曰。王勿異。臣言也。王問臣。臣謹據古制以對。若忌諱而不言。則不正矣。臣豈敢哉。齊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孟子曰。異姓之卿。與貴戚之卿異。一遇君之有過。可以爲宗社憂者。亦亟亟焉盡言以諫之。若不幸而反覆盡言。終於不聽。則忠議讜論。置之無用之地。上無受善之誠。斯下無可仕之義。安肯貪戀爵祿而久居其國哉。惟有奉身而退。以潔然遠去耳。是則異姓之卿合則留。不合則去之義如此。大抵孟子所言之卿雖不同。其忠君之心則一。人主誠知人臣進諫。本由忠愛。而虛懷嘉納。從善弗咈。則君臣有始終之美。而令問昭於無窮。此魏徵之告太宗。所以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也。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三十二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二十三

孟子（下之五）

告子章句上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此一章書是辯異端性惡之說也。告子不知性而妄言曰。今之言性者。必言仁義。此豈性之本然者哉。自吾觀之。人之生而有性。猶杞柳之質。一物之蠢然者也。人之行事而有仁義。猶桮棬之器。必有待而成也。人性本無仁義之名。以人性而強爲仁義。猶杞柳本無桮棬之形。乃以杞柳而強爲桮棬。皆人力使然而已。孟子曰。杞柳本非桮棬。固矣。但子謂以杞柳爲桮棬。其能順杞柳之性。不待矯揉造作。而遂自然以爲桮棬乎。必將斬伐之屈抑之。戕賊杞柳之本然。矯揉造作。而後以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之性以爲仁義與。此言一出。人皆曰仁義非有利於性。而實有害於性。於是相與棄仁滅義而不爲。是率天下之人。以歸於不仁不義。而爲仁義之禍者。必由子之言也夫。蓋仁義卽是人性。故事父卽知孝。事君卽知忠。無有一毫勉強。其有不忠不孝者。乃是氣

質錮蔽。而昧其本來爾。告子論性。誤認有生以後之氣質。而不知降衷以來之本體。此說一行。人既以仁義爲性外之物。亦將視君父爲性外之人。毀忠滅孝。廢倫叛紀。何所不至。其害可勝道哉。孟子所以亟闢之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

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此一章書是辯異端性善惡混之說也。告子以杞柳喻性。旣爲孟子所闢。復遁其說曰。人性無一定之體。取而譬之。猶湍水之爲物。波流瀠洄而未有所之也。但決諸東方則從而東流。決諸西方則從而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顧其所習何如。猶水之無分於東西。

顧其所決何如耳。性無定體。水無定向。一而已矣。孟子曰。子以水喻性。不若卽以水性喻人性之爲切。夫決東則東流。決西則西流。水信無分於東西矣。然豈無分於上下乎。其可決之而使東者。必東之下。其可決之而使西者。必西之下也。人性之原於天者。本渾然而至善。猶水之流於地者。本沛然而就下也。旣名曰人。一定皆善。決無有不善。旣名曰水。一定就下。決無有不下。蓋性有定體。水有定向。

乃理之必然者也。然人性皆善。而或有不善者何哉。蓋有其故爾。今夫水性本下也。或搏擊而躍起之。可使上而過顙。或壅激而逆行之。可使上而在山。豈水之性不下哉。搏激之勢使然也。然則人性本善。而有時可使爲不善者。豈人性本然哉。特爲物欲所溺。亦猶水爲搏激所使也。奈何因人之習爲不善。而遂謂性無定體也哉。按朱熹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性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爲惡。詮孟

子之義極明。邪說不攻自破矣。人主知此。以立教出治。順其本性而不反其本性。天下之人。孰不勉於善而去不善也哉。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此一章書是辨異端以氣爲性之說也。告子又曰。人有此生。斯有此性。性之在人。與生俱

生若舍所謂知覺運動者豈別有性哉蓋告子前後論性不一其大意總不出於此孟子從而詰之曰子以凡有生者卽謂之性猶如凡物之白者皆謂之白更無差別與告子答曰然孟子復詰之曰白之在物者有羽有雪有玉而色則無異也今子以白之謂白是不原其物之異而惟論其色之同將謂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而無所異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而無所異與告子又答曰然觀告子

之言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孟子因折之曰子謂凡物之白者皆謂之白則是凡人物之生者皆謂之性然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運動子將謂犬猶夫牛牛猶夫人而其性一無差別與吾知生則人物所同性則人物各異人與物雖同得乎天之氣以爲生而實各得乎天之理以爲性此所以人無不善而爲萬物之靈也子安得混而爲一哉按書言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春秋傳言民受天

地之中以生所謂性者卽此渾然同具之理至於所稟之氣則淸濁厚薄萬有各別豈獨物與人迥然不類卽人之中聖賢庸愚亦有不可强齊者告子不知理一分殊之義而誤以氣爲性所以其說愈變而愈謬也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

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此一章書是辨異端義外之說也告子終以知覺運動爲性因復言曰人之於食卽知甘

於色卽知悅皆生而能然者也性也卽其甘之悅之之心生於內可見凡仁愛之心是由衷而出者內也非外也可甘可悅之宜由於外可見凡事物之宜是因感使然外也非內也然則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何必強求合於義也哉孟子曰仁義一理皆吾性所固有子何故以仁爲內而義爲外乎告子曰我謂義外固自有說如彼人年長而稱之爲長不過因其長而長之非我先有長之之心猶彼人色白而我稱之爲白不過從其白於外而非我先有白之之心也由此觀之長不由乎我而由乎人事物之宜果在外矣我所以言義外也孟子因其喻而辨之曰子以白喻長實非其倫蓋白無不同長則有不同如白馬之白無異於白人之白固已至若長馬之長不過口稱其長若長人之長則必有恭敬之心而與長馬不同不識長馬之長也竟無異於長人之長與卽此長人不同於長馬必由

吾心之制乃所謂義也且子所謂義者果以彼年長於我而以長者爲義乎抑因彼之長而吾有恭敬之心以長之者爲義乎如以長者爲義則敬由乎人義誠在外如以長之者爲義則敬由中出義豈在外哉告子曰吾非以長者爲義但自其長之不同於愛者觀之則仁自內而義自外耳如吾弟至親吾則愛之秦人之弟其分疎吾則不愛是愛主於我悅乎我之心則愛之不悅乎我之心人不能強吾愛也故謂仁在內也若義則異是矣均之長也楚人之長有可長吾長之吾之長有可長吾亦長之是敬緣於長凡遇長皆在所悅而未必出於吾心也故謂義在外也告子此言是猶於長者謂義而不於長之者謂義其惑益甚矣孟子因其明於甘食之性而以耆炙之說曉之曰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不特於人爲然卽如耆秦人之炙亦耆吾之炙而無異物亦有同者也子謂以長爲悅而

謂義在外然則耆炙者以炙爲悅亦將謂耆之者在外與吾之耆雖在外而所以耆之者心長雖在外而所以長之者心心旣在內而義之非外明矣孟子論義於此可謂至精事之可否雖在物事之所以可所以否使其施之各當則在我故曰義者事之宜心之制有天下國家者欲使事事物物有條有理亦何可一日少裁制之宜哉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一章書是明義內之說也孟季子聞孟子義內之說而未達私問公都子曰人皆以義爲外夫子何獨以義爲內也公都子曰義主於敬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用吾心之敬以敬之是敬由心生不自外至故夫子以義爲在內也孟季子曰敬雖在內而所敬之人則在外試以敬長而言伯兄長於我我所敬也假令鄉人又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乎公都子曰敬以親疎爲厚薄鄉人雖長疎不踰親必當敬兄也孟季子曰伯兄固當敬矣假令與鄉人同飲有伯兄在酌則誰先乎公都子曰酌以賓主分先後伯兄雖親主不先客必當先酌鄉人也孟季子曰如此可見所敬在伯兄所酌又在鄉人惟視其人以爲轉移其權全不在我是義果在外非在內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長之心本在於內而季子以爲在外卽如其言何難辨之有子試問之曰弟與叔父皆屬至親敬叔父乎敬

弟乎。彼必曰。卑不抗尊。敬叔父矣。子又問曰。弟爲尸以象祖考。則誰敬乎。彼必曰。弟既爲尸。敬弟矣。子卽曰。既曰敬弟。則叔父不得伸其尊。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必曰。所以敬弟者以在尸位故也。蓋當其在尸位。則叔父與弟皆子孫。子孫以敬祖考爲重。敬弟者。敬祖考也。子亦曰。所以先酌鄉人者。以在賓位故也。蓋當其在賓位。則伯兄與我皆主人。主人以敬賓客爲重。敬鄉人者。敬賓客也。然則所敬在此者。庸敬之在兄也。亦猶敬叔父之常耳。所長在彼者。斯須之敬在鄉人也。亦猶敬弟之暫矣。或常或暫之間。其敬皆由中出。則義之在內。又何疑乎。孟季子聞孟子與公都子之言。復曰。當敬叔父時。則敬叔父。當敬弟時。則敬弟。因其人而致其敬。義果在外。非在內也。蓋其心猶未悟。故仍執前說。於是公都子就易見者曉之曰。子以敬爲在外。何不觀飲食之事乎。冬之日宜湯。則從而飲湯。夏之日

宜水。則從而飲水。子以因人起敬。謂之在外。則將以因時酌宜。所以飲食者。亦在外與。吾知飲湯飲水。其飲雖同。而冬夏之異。則辨於一心。是故事物之宜在外。而所以斟酌事物之宜則在心也。此其所以爲義內也。尚何疑於夫子之謂乎。按孟子義內之辨。最簡最明。而告子孟季子。詞雖屢詘。而意終不悟。此眞異端之學。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與。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

此一章書。是正言性善之旨也。公都子問曰。天下之言性者不一。各執其說以爭辯。如告子曰。性無有善無有不善。謂全不可以善不

善名也。此一說也。或又曰。性可以使爲善。可以使爲不善。無有一定。惟顧其所習何如爾。是故文武之君在上。率民以善。則民皆化而爲好善之民。幽厲之君在上。率民以暴。則民皆化而爲好暴之民。此又一說也。或又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本其生稟之異。而自不可移。是故以堯之聖爲君。而有傲象之臣。不能使不善爲善。以瞽瞍之頑爲父。而有聖舜之子。以無道之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乃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之仁。與聖不能使善爲不善。此又一說也。三說之不同如此。皆未有以性善言者。今夫子獨排衆論而曰性善。然則彼之言皆非與。孟子曰。衆人論性皆致疑於善惡之間。而我獨謂性善者。非無所據也。論性於無感之初。至善中存。似無形象之可言。乃若其性之發而爲情。卒然勃然之間。眞機畢露。則但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此乃吾之所以謂性爲善也。然情

旣可以爲善。則似莫不具爲善之才。乃有昏愚暴戾而爲不善者。蓋物欲之累。陷溺其良心。人爲之私。戕賊其眞性。性本善而人自底於不善耳。於才何罪哉。知才之善。則知情之善。而無疑於性之善矣。紛紛之說。不亦謬乎。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此二節書實指情與才之善。以證性之無不善也。孟子曰。我謂情善而性無不善者。於何見之。蓋以人有此情。由有此性。同此性。則同此善。卽如惻隱之心。人孰不有之乎。羞惡之

心。人孰不有之乎。恭敬之心。人孰不有之乎。是非之心。人孰不有之乎。此情之所以爲善也。而實根之於性。惻隱之心非他。卽吾性之仁。主於愛者是也。羞惡之心非他。卽吾性之義。主於宜者是也。恭敬之心非他。卽吾性之禮。主於敬者是也。是非之心非他。卽吾性之智。主於辨者是也。仁義禮智雖見端乎外。非由外來而鑠及於我也。我性中固有之也。惟其爲固有之理。所以發而爲才。無不可以爲

善者。但人自不思而反求之已耳。故曰性具於心。苟思而求之。則得其固有而爲聖爲賢。不思而舍之。則失其固有而爲愚不肖。以至於善惡相去。或相倍蓰。而非算數之所能計者。由人自不思不求。不能察識擴充。以盡其才之分量也。凡此者非我之私言。蓋嘗徵諸詩與孔子之言矣。大雅烝民之詩曰。天生衆民。有形氣者爲物。有天理者爲則。此民所秉執之常性。無不好是懿美之德者。夫物與則有精粗之分。秉與好有寂感之異。而詩顧合而言之。誠有深義於其間矣。是以孔子讀是詩而歎曰。爲此詩者。其知性情之道乎。蓋天之生人。非徒賦之以形而已。得其氣以成形而有物。卽得其理以成性而有則。未有物具而則不具者。是物之則。乃民之所秉執以爲常性也。以其性之有常。故懿美之德。自由中以好之。達諸天下而同有其則。亦達諸天下而同有其好。不獨聖哲有獨契。而庸愚亦有

同心也。由詩與孔子之言觀之。德而曰懿。可以證性善矣。懿德而曰好。可以證性善而情亦善矣。卽此可知人性之皆善。而彼三說者不辯而自明矣。孟子前後論性善。皆指其存者而言。此獨舉其發者而言。蓋惟其發無不善。故益信其存無不善。反覆開譬。總欲人因一端著見之明。悟本來固有之理。其詞愈切。而其義愈顯矣。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

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𪍿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此一章書。是實指性善之同然。以見不可不反求也。孟子曰。富歲之子弟。多有所賴藉而爲善。凶歲之子弟。多至於暴棄而爲不善。猶是子弟也。而多暴異於多賴者。豈天賦富歲子弟以爲善之才。而不賦凶歲子弟以爲善之才哉。蓋凶歲衣食不足。迫於饑寒。禮義不暇顧。而非僻之念生。有所以陷溺其心者。以至於多暴而然也。若論其心固統性情與才而無有不善者。又豈有不同者乎。試即物之同者推之。今夫𪍿麥之爲物。播其種而復耰以覆之。其地既同。樹之及時又同。萌芽之發。無不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已成熟矣。何嘗有不同者。乃其收穫。不能無多寡之異。

則因地之有肥磽。雨露之滋養。與人事勤惰之不齊也。於𪍿麥何與哉。不特𪍿麥爲然。天下之物。必其類之不同。則不相似耳。苟凡同類之物。則固無有不相似者。何獨至於人而疑其有不相似乎。蓋雖聖人之德。大遠於凡人。而究其厥初。共稟是氣。共受是理。未嘗有所分別。謂非與我同類可乎。夫聖人既與我同類。則性之無不善可知矣。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

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此五節書是卽人身之同以見人性之同也。

孟子曰。人性之同旣徵之於同類矣。更卽人之一身觀之。龍子嘗有言曰。屨之爲物。緣足而造。織屨者不知人足之大小而任意爲之。雖未必一一中度。然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我知皆必有用。決不至於爲蕢也。是則天下之足無有不同如此。且不但足而已。推之於口。其於甘旨之味。亦有同者也。雖古之知味如易牙。其人者不過先得我口之所以耆者也。如使其口之於味。全與人殊。有若犬馬異物之不與我同類也。則天下之人。何其所耆皆從易牙之所調。而共以爲美也。至於味。天下皆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又不但口而已。惟耳亦然。至於聲。其調鐘協律。天下之人皆期必於師曠之所和。而共以爲美。是天

下之耳相似也。又不但耳而已。惟目亦然。至於古之美色。如子都者。天下之人。莫不知其爲姣好之男子也。若不知子都之姣者。必無目之人。不能見其色者也。是天下之目相似也。卽衆體之皆同如此。吾故曰。口之於味。天下期於易牙。而知耆味無不同。耳之於聲。天下期於師曠。而知好音無不同。目之於色。天下期於子都。而知悅色無不同。夫口耳目皆以形用者。尙有所同然。至於心。爲口耳目之主。而以神行者。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此降衷之理。卽吾心之體。處物之義。卽吾心之用也。雖窮理精義。如聖人。亦不過先知先覺。得我心之同然耳。何嘗別有所稟賦哉。故理義之在我心。不獨聖人悅之。凡人無不悅之。蓋根之於性。同此秉彝之良。則悅之於心。同此懿德之好。猶夫芻豢之味。其悅我口也。盡人皆然也。舉天下之人。莫不口悅芻豢。則舉天下之人。莫不心悅理義。此理

義所以爲同然之心。而聖人與我同類也。彼爲暴者自失其本心。而豈才之罪哉。上章既言性善本我固有。反求之而即得。此又直指性之於善。即如口耳目之於味聲色。人人同具。聖人與我。初無差別。以見決不可不反求。奈何味則知甘。聲色則知美。而理義則不知好。從其小體。而反棄其大體哉。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此一章書。是言良心之在人。不可不盡存養之功也。孟子曰。德性雖命於天。而培養全在於人。試以物觀之。齊有牛山。其木茂盛。吾嘗見其美矣。但以近大國之郊。舉國之人。樵採其中。斧斤伐之者衆。豈能復有其美乎。然其美雖失。而其本猶在。日夜之間。氣化之所生息。加以雨露之所滋潤。非無萌蘖之復生焉。夫何牛羊又從而牧之。生之者未幾。戕之者復至。是以若彼濯濯然而光潔也。人見其濯濯然光潔。遂以牛山爲未嘗有材焉者。此豈山之性使然哉。亦斧斤伐之於先。而牛羊牧之於後。令其萌蘖無遺爾。不特山木爲然也。雖存乎人者。孰無仁義之心哉。其秉彝之良不學而知。不慮而能。本然之善。隨感隨見。一如山木之美矣。顧人不能保守。斲喪戕賊。亦猶斧斤之於山木。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然善心雖遭陷溺。而善端終難盡泯。其日夜之間。未與物接。少有靜息。以至平旦之時。前

境既往。後境未來。良心定然發露。好惡之正。與人相近者幾希。夫何旦晝之所爲。又皆不仁不義之事。梏而亡之矣。夫晝之所爲。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爲。是以梏之反覆。展轉而不已。則其夜時清明之氣。日以寖薄。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夜氣既不足以存。則雖靦然有人形。而實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違於人而近於禽獸也。而以爲斯人未嘗有天降之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使然哉。亦旦晝之梏亡。令其陷溺無餘爾。可不懼哉。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此二節書見養心之功。貴乎操存也。孟子曰。山木之生意不息。人心之生理無窮。顧養之何如耳。故凡天下之物。苟得其培養之道。則無物不長。况心之生機。未嘗滅息者乎。苟失其培養之道。則無物不消。况心之萌蘖。僅存無幾者乎。存養之功。其緊要如此。孔子嘗有言曰。有物於此。操之則收斂而存。舍之卽放失而亡。方其存也有時而入。一瞬息而入者忽復出。出入初無定時。方其入也有時在內。一俄頃而內者忽在外。外內亦無定鄉。如此者其惟心之謂與。蓋忽動忽靜。既無機緘之可測。忽理忽欲。又無方所之可求。存之既極難。而失之又極易。此孔子所以危言之以警人也。人可不知警醒。而任其心之放而不收也哉。大抵操存工夫。不出乎主敬。克念罔念天理人欲。皆判乎此。果能自強不息。使此心刻刻湛然。以造乎至精至粹之域。則靜亦定。動亦定。雖日應萬變。而主宰常在乎我。尚何出入存亡之足言哉。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爲齊王用賢不專而發也。

昔孟子之於齊王旣進見時少。無以勝羣邪之交蔽。而齊王之於孟子。又聽信不專。有以分其心於多途。故孟子私論之曰。君德莫大於智。而智所自成雖本於性生。亦由於輔導。今王之不智乃理之當然。無足疑怪也。蓋人主之心養之以義理則明。誘之以物欲則昏。猶草木然。生於陽和。而悴於陰慘。雖有天下易生之物若使一日暴之。得乎陽和之氣少。十日寒之得乎陰慘之氣多。未有不枯槁而能生者也。吾見王之時罕。則義理之浸灌不浹。無異一日暴之也。吾退而諂諛雜進則物欲之蒙塞何限。無異十日寒之也。王雖善端發見。非無萌蘖之生。吾其如之何哉。亦終於昏昧而已。然此未可專爲寒之者咎也。亦王聽信之未誠耳。今夫弈之爲數。特技藝之末。小數也。不專一其心。以致極其志之所向。則不得乎弈之精也。如弈之名秋者。通國以爲善弈者也。使弈秋教二人以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言爲聽。一人雖聽之乃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彎弓繫矢而射以取之。雖與彼人俱學於弈秋。必弗若其學之精矣。爲是其生禀之智弗若與。非然也。乃心不及其專。志不及其致也。然則王之不智。固羣邪寒之者之罪。亦豈非王鴻鵠其心之過乎。蓋人臣以正君爲先。而欲得正君之益。又視君之所以信用之者之若何耳。明君任賢之心誠專。則君德日新賢才日進。尚何一暴十寒之爲害也哉。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

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欲人察識其本心也。孟子曰。觀於人之欲惡。而可以知此心之所自具者矣。今夫魚之味美。我所欲也。熊掌之味亦美。亦我所欲也。其或得魚則失熊掌。得熊掌則失魚。二者不可得兼。則熊掌較魚爲尤美。寧舍魚而取熊掌者也。養生而不害其生。我所欲也。守義而不虧於義。亦我所欲也。其或求生則無以全義。求義則無以保生。二者不可得兼。則義較生爲尤重。寧舍生而取義者也。人之所以舍生取義者何哉。生本無不欲。而其心之欲義。更甚於生。故不爲苟且以得

生也。欲生則無不惡死。而其心之惡不義更甚於死。故雖當患難而甘死不辟也。夫此欲惡之甚於生死者。乃秉彝之良心也。如使人無欲義之良心。而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爲得生之計者。何不用也。而安肎輕生。如使人無惡不義之良心。而所惡莫甚於死。則凡可以爲辟患之地者。何不爲也。而安肎赴死。由其心唯義之是欲。則生而或悖於義有不用也。由其心惟不義之是惡。則可以辟患而入於不義有不爲也。然則人之生而具此秉彝義理之心也。蓋亦必然而無疑者爾。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

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此四節書是指人羞惡之本心使失其心者知所儆也。孟子承上文言欲生惡死人之常情而今由秉彝之良心觀之其欲義甚於生。其惡不義甚於死。非獨賢者有是欲惡之心也。凡人皆有之但衆人汩於利欲而忘焉唯賢者能持守而勿失耳。實則賢愚同具並無豐嗇也。於何驗之。一簞食一豆羹。爲物甚微。而在饑者得之則生弗得則死。以生死所係宜其欲食之急而不暇計禮義之若何矣。然苟口呼而授之食雖行道之常人弗肎受更足踐而授之食雖乞人不以爲潔也。夫當死生之際而猶惡無禮寧死而不食可見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人人所固有之心也。既爲人人固有之心。一旦至放而不存者其由安在。簞食豆羹之微不以死生之故而遂受者

辨禮義也。萬鍾之富則不辨禮義之當得與否而冒焉受之將爲一身計乎萬鍾於我身何所增益焉。其爲欲求宮室之華美妻妾之供奉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而受此萬鍾與較之所以處簞食豆羹者亦甚相遠矣。凡人之切身者唯死生爲重舉身外之物非可與死生並視也。鄉爲身死而不受嘑蹴之食今乃爲宮室之美受此無禮義之萬鍾而亦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嘑蹴之食今乃爲妻妾之奉受此無禮義之萬鍾而亦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嘑蹴之食今乃爲所識窮乏者得我受此無禮義之萬鍾而亦爲之。以切身者而不顧焉以身外者而必恤焉是亦不可以已乎。可已而不已其於本然之良心喪失盡矣。人可不以是爲戒哉甚矣物欲之易昏也。以不受簞食豆羹之心不受萬鍾此心不既存乎。而無如見萬鍾不見禮義也斯亦甚昧於輕重大小之宜矣。是故學者脩身必

自致知格物始。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鷄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孟子勉人從事於心也。孟子曰。人之不可一日離者。莫如仁義。而能盡仁義者寡。是未知其切於身耳。仁者何。人各有自具之心。而其所爲心者。內存夫中正。外著其

慈祥。非以仁爲之體乎。則仁卽人之心也。義者何。人各有當行之路。而其所爲路者。經事主乎宜。變事主乎權。非以義爲之準乎。則義卽人之路也。謂之人心人路。則所以操是心遵是路者。宜極其至矣。乃舍置其路而不由。放失其心而不知求。其於爲人之理安在。不亦可哀也哉。夫人若有鷄犬放。雖至輕之物。皆知求之。以期於必獲。及有放心。則此身無所統攝。所係至重。而反任其縱逸。不知閑存於出入之間。何其明於至輕。而昧於至重也。抑知心之不可聽其放。而放則不可不求耶。凡學問中致知力行。其事不一。而其道無他。心爲一身之主宰。能使心之得其正者。順以養之。心之入於邪者。愼以閑之。則視聽言動。皆受治於心而不苟。由此心正而無適非仁。亦無適非義。積累而上達。奚難也。學問之功。舍求放心之外。尚復有他道乎。蓋人之心。馳於外者。欲其收而入。存於內者。欲其推而出。

推則有以見心之用。而收則有以立心之體。體立而後用行。則存養省察。非從事學問之大原耶。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警人之昧於治心也。孟子曰。人己之間。所不容自安於屈抑者。正自有

在也。今有無名之指。卷曲而不信。非關一身之疾痛。與舉事之爲害也。如有能治之使信者。則雖越秦楚相去之路。不以爲遠而求信之。爲其指之屈。不若人之信也。果爾。則凡我之不若人者。皆當知所愧勉矣。夫一指。至小也。指之屈。不若人之信。亦至小也。猶知惡之。而不肎任其屈。至於心。非指之可比也。而失之回邪。不若於人。不大負上天生我之良乎。乃甘爲人下。而不知惡。則亦闇於輕重之理矣。此之謂不知類也。人何不推愛指之意。反而求之於心哉。蓋人之與聖人同類者。以心之同耳。誠知反求之心。存其若人者。去其不若人者。擴而充之。雖爲堯爲舜奚難哉。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示人以身之當養也。孟子曰。凡身之與物。輕重懸殊。而人之愛身。多有

不如其愛物者。今有桐梓之二木。其長而成拱成把。人苟以爲美材。而欲生之。皆知培植灌漑。盡其所以養之之道。至於身。三綱五常繫焉。四端萬善備焉。宜其養之不容自已矣。而乃內不知所以養其心。外不知所以養其體。豈愛身不若愛桐梓哉。中有所蔽。而未嘗一思於輕重之間也。誠思之。而有不知以養身爲要乎。蓋人非不知極口體之養。而愈養而愈失者。昧於養之正也。故必使我心優游於義理。而動容周旋。各當其道。斯爲善養耳。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焉。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

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

此一章書。是孟子示人以養身當知所重也。

孟子曰身不可不養。而又不可不知養之要也。人之於身。舉四肢百骸。孰非其所愛護者。既兼所愛。則必悉加調養。無尺寸之肌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肌膚不養也。獨是有養之而爲善者。有養之而爲不善者。所以考其養之善與不善者。豈有他術哉。反之於己而審其何者爲輕。何者爲重。則自可得而知矣。然

我謂審乎己之輕重。而知養之善不善者何故。蓋衆體皆吾體也。而有貴賤小大之別。有貴賤小大。則其輕重較然。不可偏養乎小。而以小害大。不可偏養乎賤。而以賤害貴。若使養其小者。將崇尚卑鄙。而日流於汙下。則爲小人無疑。此養之不善者也。若使養其大者。將持守中正。而日進於高明。則爲大人無疑。此養之至善者也。信乎小大貴賤之間。當深思而擇所養矣。即以木言。梧檟美材也。樲棘非美材也。今有治場圃者。舍其梧檟而不養。反養其樲棘。則爲場師之賤者焉。以賤害貴者。其異於此乎。即以身言。一指其小者也。肩背其大者也。今有養身者。養其一指而不忍傷。乃喪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如狼之疾走而不能顧後之人也。以小害大者。其異於此乎。人之於身。誠毋容忽於貴且大者哉。苟其徒事口腹。而爲飲食之人。則人無不賤惡之矣。爲其養口腹之小體。而失心志之大體也。

使飲食之人。而能兼養大體。無有失也。則口腹亦軀命所關。在所宜養。非但爲尺寸之肌膚而已。無如養小者之無不失大也。人可不以小害大。賤害貴爲戒也乎。蓋養心志者。非不養口腹也。但養心志。則天理爲重。雖飲之食之。不過守其當飲當食之常。養口腹。則人欲爲重。不至極口腹之欲。而滅天理不止也。能不養小以失大。乃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爾。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孟子教人以事心之功也。公都子問於孟子曰。天下稟形氣之正而爲人者等耳。乃或有稱爲大人。或有稱爲小人。此何故也。孟子曰。人無異。而人之所從有異。人之所從既有異。而人遂不能無異。凡人一身。體有大小。以大體爲身之主。而一從其檢攝則爲大人。以小體爲身之主。而一從其徵逐。則爲小人。公都子復問曰。同此人。則同此體。乃或有從其大體。或有從其小體。又何故也。孟子曰。體之大小有辨。而人之從違亦於此見焉。如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故聲色之外物得以蔽之。夫至不能思而蔽於外物。是耳目亦一物而已。以彼聲色之物接於此耳目之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所以耳目爲小體也。若心則至虛至靈。而以思爲職。心率其職而勤於思。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曠其職而怠於思。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理之得失。惟係於心。所以心爲大體也。大體小體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能於其大者先有以立之。清明而不昧。強固而不移。卓然爲羣動之綱維。則其耳目之小者。一聽命於心而不苟。凡聲色之邪。不得而奪其聰明之正也。能從其大體如是。則理無不全。德無不備。稱之爲大人。以此而已矣。非然而徇於耳目之私。有不流爲小人者哉。蓋體既有能思不能思之別。則所受於天者。原自有以大制小之理。奈何不予心以有所主。予耳目以有所承耶。古來大聖大賢。舍治心之外。無他道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

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孟子爲當時重勢位而輕道德者發也。孟子曰。人情莫不以爵爲尊。而抑知身以內。自有其甚尊者乎。有稟於天而爲天爵者。有授於人而爲人爵者。何謂天爵。心之慈惠曰仁。心之裁制曰義。仁義存諸己無不盡曰忠。仁義施諸事無不實曰信。而且樂此仁義忠信之善。雖歷久而不倦。性分之榮。孰有榮於此者乎。此天爵也。何謂人爵。公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時遇之隆。孰有隆於此者乎。此人爵也。爵有天人之別。則其不徒求乎爵之在世者。而務反求乎爵之在身者明矣。古之人有見於道德爲重。是以存乎仁義忠信之理。而盡其樂善不倦之誠。秖惟脩其天爵已耳。初非有意於人爵也。而積累既至。名譽自昭。公卿大夫之爵。有必從焉。今之人。則大異於古人矣。富貴利欲之心勝。初亦若有事於天爵。而勉強以脩之。然不過藉此爲要求人爵之地。及人爵既得。所期已遂。隨以天爵爲無用而棄之。夫脩天爵以要人爵。是脩之之日。原先有棄之之心。已不免於惑矣。至得人爵而棄天爵。是得之之後。并不及要之之時。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并其所得之人爵而無以保之。歸於必亡而已矣。蓋世豈無脩天爵而人爵不從者。不知其不從者。上之遺賢。而理無不從也。又豈無棄天爵而人爵不亡者。不知其不亡者。下之僥倖。而理無不亡也。學者亦務脩其在己之天爵可耳。若人爵之從亡。又何容計及哉。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

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示人以當求諸己而不必求諸人也。孟子曰。世之趨於勢分而忽於性分者。亦甚謬矣。爵位之貴。爭慕而欲得者。人心之所同也。不知人人各有至貴於己者。特弗反而自思耳。奈何舍在己之貴。而求在人之貴耶。人之以爵位加己而後貴者。不可謂不貴。而非若己所自有之良貴也。如趙孟爲晉之世卿。能操爵以與人而使之貴。亦能奪

之而使之賤。是貴之有待於人者。安可恃乎。若良貴。則非人所得而操其權者矣。是乃眞足貴也。何以見之。大雅既醉之詩有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不曰飽味而曰飽德者。何也。德之至者。和厚以居身。權宜以制事。所謂飽德者。蓋言飽乎仁義也。仁義充足。則至理悅心。極天下美物之饜飫。莫甘於此焉。若人之膏粱。亦何足羨。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且仁義充足。則聞譽昭著。極天下被體之采章。莫榮於此焉。若人之文繡。亦何足豔。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夫飽乎仁義而不願膏粱文繡。則知良貴爲足貴。而趙孟之所貴不足貴矣。何弗反而自思也哉。蓋人惟不知己之自有至貴。是以舍內而慕外。舍己而求人耳。誠知其有貴於己者。尚何勢分之物。足以易夫性分之良也與。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

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孟子爲爲仁而不力者言也。孟子曰。理欲不容兩存。仁之足以勝不仁。猶水之足以勝火。乃必然而無疑者。但今之爲仁者。其爲之不力。以暫存之天理。遏無窮之人欲。猶夫持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其可得而滅熄乎。至火不熄。則從而謂之水不勝火。斯言一出。而不仁之人。皆以爲仁不可以勝

不仁。而自甘於理消欲。長幾希澌滅。此其所爲。又有以助於不仁之甚者也。非惟無益於仁。亦且放逸牿亡。終必并其所爲幾微之仁而亡之矣。爲仁者可不以是爲戒與。蓋理欲消長。遞爲貞勝。而欲終不可以勝理。凡從事於仁者。能爲必勝之計。則道心自盛。人心自微。何患德業之不底於成哉。傳曰。戰勝而肥。其此之謂與。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孟子勉人之力於爲仁也。孟子曰。仁道之期於有成也。不卽五穀觀之而可見乎。五穀者。天生之。地成之。而人食之。誠種類之美者也。然必熟而後成其美。苟爲不熟。則反不如荑稗之熟。其實猶可以資日用。是五穀之不容不熟也有然。若仁爲五德之元。衆善之長。亦惟在乎日新不已。由勉而利。由利而安。使此心純然天理之流行。如是以熟之而已矣。不然。而徇於物欲之私。失其德性之良。不幾與五穀之不熟者等乎。蓋仁當既熟之後。若無所容其力矣。而方期有以熟之。則安可聽其優游自便爲哉。仁固本於天而成於人者也。傳曰。中心安仁。又曰。安土敦乎仁。熟之謂與。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此一章書。是孟子言事必有法。而後可成也。孟子曰。凡授受之間。何者可以無法乎。卽以射言之。持弓引滿者。彀也。是射之法也。從來善射莫如羿。雖羿之教人射。必期至於彀。學羿之射者。亦必期至於彀。舍彀之外。無以爲教。并無以爲學也。更以匠言之。爲圓爲方者。規矩也。是工之法也。從來良工莫如大匠。雖大匠之誨人。制器必示以規矩。學大匠之制器者。亦必守以規矩。舍規矩之外。無以爲教。并無以爲學也。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蓋

人之於道其爲有漸其進有序。自灑掃應對。以至禮儀威儀循射之彀工之規矩也。君子教人非不欲一蹴而進之高深之域。而必循乎次第不敢凌躐者。道在則然也。下學上達學者宜知所從事焉。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二十三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二十四

孟子　下之六

告子章句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色與禮孰重。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饑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

此一章書見理欲之辨當論其常而不當論其變也。昔任國之人。以孟子守禮而屋廬子乃孟子弟子。故問於屋廬子曰。人無不甘食

者而食之中有禮。禮與食孰重。屋廬子曰。禮以節飲食之流。食雖不可無。而禮重於食。任人又問曰。人無不悅色者。而色之中有禮。禮與色孰重。屋廬子曰。禮以防男女之欲。色雖不可廢。而禮重於色。於是任人曰。禮固重於食色。設時當饑餓。而與吾食者。未必致敬以有禮。以禮食則饑餓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而生。亦將必以禮乎。設時當貧乏。而欲娶妻者不能備物以行禮。親迎則不得妻而廢倫。

不親迎則得妻以全倫。亦將必親迎乎。屋廬子窮於任人之言而不能答。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言也。何難之有。禮之重於食色者。以大分較而言也。若不較以大分則食色自反重於禮矣。譬如定物之高卑者必平其本而後末之高卑可定。若不先揣其本而但齊其末。則方寸至卑之木。可使升之而高於岑銳之樓。任人之謂食色重於禮也。不猶是乎。且禮本重而食色本輕。猶之金本

重而羽本輕也。然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至少之金與一輿至多之羽哉。則禮之所以重於食色者。夫亦可推矣。大凡輕之中原有其重者。重之中原有其輕者。是必輕者與輕者比。重者與重者比。而輕重始得其正。饑而死。食之重者也。以禮食。禮之輕者也。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則禮之輕於食相去懸絕。豈但食重而已。得妻。色之重者也。親迎。禮之輕者也。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

之。則禮之輕於色相去懸絕。豈但色重而已。汝何不往應之曰。食所宜重矣。有如紾兄之臂而奪之食。非禮之甚者也。爲非禮則得食。不爲非禮則不得食。食固重而敬兄之禮亦不輕。則將紾之乎。吾知寧饑以死而必不紾矣。禮不重於食哉。色所宜重矣。有如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非禮之甚者也。爲非禮則得妻。不爲非禮則不得妻。色固重。而婚娶之禮亦不輕。則將摟之乎。吾知寧不得妻而必不

摟矣。禮不重於色哉。以禮與食色之並重者較之。而見禮之尤重如此。彼任人一偏之說。亦不足辨矣。可見聖賢酌乎理欲之輕重。固決之於大分。尤能權其變以守其常。亦所以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幾滅。聖賢維持世道之意良深哉。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

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

此一章書見聖人可爲而不假外求也。曹君之弟名交者問於孟子曰。古之稱大聖人者。莫如堯舜。若未易企而及矣。吾聞人皆可以爲堯舜。不識有此理否。孟子曰。然。堯舜無不可爲也。曹交又問曰。從來能爲堯舜之聖者。若湯與文王是已。交聞文王身長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不及文王而過於湯。以形體言。則無異於湯文矣。然無他材德也。但食粟而已。必如何而可以爲堯舜耶。孟子曰。爲堯舜者。奚有於形體哉。亦在奮然以爲之而已矣。如有人於此。其初力不能勝一匹雛之輕。則爲無力人矣。今日能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其所以爲有力無力人者。存乎舉之重輕。則所以爲堯舜與不爲堯舜者可知。然則爲堯舜所爲之事。是亦爲堯舜。猶之舉

烏獲所舉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能勝堯舜之事爲患哉。特甘於暴棄而弗爲耳。果能爲之。而何不勝之有。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

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此四節書言道不難行而人之求道者宜篤也。孟子曰。人之不求爲堯舜者或者爲之而難則將懼其高遠而非有難爲者也。徐行而後於長者卽謂之弟。疾行而先於長者卽謂之不弟。夫此徐行者豈其高遠難爲而人所不能哉。但忽焉而有所不爲也。不知堯舜之道雖無所不該然不過率其良知良能之性。以充滿其分量而何嘗於孝弟之外更有所

增益乎。明乎堯舜之道無他則於以爲堯舜之所爲不易易哉。是在子之審處而力圖之耳。堯之衣服言行。一循乎孝弟者也。子誠服堯之服則服不異乎堯。誦堯之言則言不異乎堯。行堯之行則行不異乎堯。是亦堯而已矣。若使出乎堯則入乎桀。桀之衣服言行。悉悖乎孝弟者也。子苟服桀之服則服不異乎桀。誦桀之言則言不異乎桀。行桀之行則行不異乎桀。是亦桀而已矣。堯與桀之辨存乎一轉移之間。可不勉爲堯勉爲舜而徒區區形體之是恃耶。曹交聞孟子之言。乃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於鄒而受業於夫子之門。以求盡爲堯舜之功焉。孟子曰。子欲假館而受業者。以道未易知而欲師我以求道也。夫道爲衆人之所共由譬若大路然。豈幽隱而難知哉。人患不求耳。子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閒而深體吾所謂孝弟之道。則性分之內衆理發見。無往非道則無往非師。不

亦有餘師乎。何必留此而受業也。蓋堯舜以爲之而造其極而所以爲之者又在致知以明其爲之之理。力行以盡其爲之之實。孟子直爲萬世之學爲堯舜者訓也。而豈僅訓曹交乎哉。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

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此一章書見處人倫之變。在順乎情理之當然也。公孫丑問於孟子曰。齊人有高子曰。昔周幽王太子宜臼被廢。而作小弁之詩。其辭

其意。大不類仁人孝子之用心。乃小人之詩也。孟子曰。高子何以言之。公孫丑曰。高子以爲小弁有怨其親之意。是以謂爲小人之詩。孟子曰。固哉執滯而不通其高叟之治詩也。小弁乃怨其所當怨。而豈可以是議之乎。譬如有塗人於此本不可射者也。乃越國之人。關弓而射之。則己於其旁談笑而勸阻之。無他疏越人。故言之異也。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於其旁垂涕泣而力阻之。無他戚其兄。故言之迫也。小弁之事。乃父子之異變宗社之傾危係焉。正與兄之關弓射人無異。其怨也乃親親之心也。親親仁之發也。而何得遽以是議之。高叟之爲詩也。執滯而不通矣。公孫丑又問曰。小弁之怨宜矣。昔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因而作凱風之詩。凱風之於母。正如小弁之於父。若所當怨矣。何以獨自責而不怨。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在身家過之小者也。小弁親之過關宗社過之大者

也。親之過大而不怨則視其親若不相涉是愈親而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則親有過而不能忍。是如水之易怒而不可磯也。愈親而愈疏。待親之薄而不孝也。易怒而不可磯。亦待親之薄而不孝也。小弁與凱風一怨一不怨均之無忝於孝。而安得以稱凱風者抑小弁哉。孔子嘗曰。孝之至者其惟舜矣。年五十而猶怨慕也。以怨慕爲至孝。奈何以賦小弁者爲非孝乎。高子之言謬矣。於此見人子之

事親處常處變。各有其道。總不失乎情理之正而已。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此一章書見謀國者當以仁義爲正。而不當言利也。戰國時有姓宋名牼者。將往楚國。孟子適遇於石丘之地。問曰。先生將何所往。宋牼曰。時尚戰爭。生民之禍烈矣。有心斯世者。當思所以轉移之。吾聞秦楚構兵。我將南見

楚王。說而罷其兵。如使楚王不悅於吾之說。我將西見秦王。說而罷其兵。不合於楚。必合於秦。二王我將有所遇焉。孟子曰。軻也請無問其說之詳。願聞其說之指。說之將何如以爲辭也。宋牼曰。我將言其構兵之不利也。孟子曰。處今日而能以罷兵息民爲說。先生之志可謂大矣。但先生所說以利爲名。號則不可。蓋既言不利。將必言利矣。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自將帥以及卒伍。無不樂罷而悅於利也。利名一倡。則天下惟知趨利。爲人臣者懷利己之心以事其君。而不誠於事君。爲人子者懷利己之心以事其父。而不誠於事父。爲人弟者懷利己之心以事其兄。而不誠於事兄。是盡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皆懷利以相接。將見罷兵雖息一時之患。而徇利實傷萬世之弊。如此而不滅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

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此一節書見仁義之可以致王也。孟子曰。言利之害如此。必何以說之而後可。惟有仁義而已。先生誠以仁義說秦楚之王。極言搆兵之殃民而不仁。過制而非義。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自將帥以及卒伍無不樂罷而悅於仁義也。仁義之名既倡則天下咸知趨於仁義。爲人臣者懷仁義之心以事其君而必期乎忠。爲人子者懷仁義之心以事其父而必期乎孝。爲人弟者懷仁義之心以事其兄而必期乎悌。是盡君臣父子兄弟皆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將見下焉者。一循乎尊親之典。上焉者不失乎綱紀之宜。如此而不致王者未之有也。仁義未嘗不利。何必以利爲言哉。乃知利之名。不可爲訓也。說以利而亡。說以仁義而王。無他興亡之故係於人心。而所以正人心者在正之以道爾。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爲其不成享也。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此一章書見聖賢報施之各當也。孟子居鄒時。任君之弟季任爲之居守其國。以幣帛交於孟子。孟子受其幣而不往見以報之。又處於齊平陸之地。時儲子爲齊相。以幣帛交於孟子。孟子亦受其幣而不往見以報之。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均

之以幣交者也。而見不見異。於是屋廬子喜曰。一見一不見。在夫子必自有道。連得其間隙而問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毋乃爲其爲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而不見與。孟子曰。子疑以爲相而不見非也。周書洛誥之篇有曰。享上以禮意爲本。必先有禮意而後用物以將之。乃可爲享。若使物有餘而禮意不足。則儀不及物。曰不享。以其不用志於享故也。書之言如此。其意蓋

謂不用志於享。則雖有享之名。而不成享之禮矣。爲其不成享。故曰不享也。觀於書言。而我之所以見與不見可知矣。屋廬子於是明乎見不見之故。遂悅形於色。而或人則未知何以爲成享不成享也。乃問之。屋廬子曰。季子爲君居守。不得之鄒以見孟子。是制於禮者也。則雖以幣交。而禮意已備。此之謂成享。儲子爲齊相。得之平陸以見孟子。而不來見是簡於禮者也。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

物。此之謂不成享。夫既有成享不成享之別則夫子之一見一不見。不亦宜乎。由此知君子與人相接之際。一視乎禮意之誠否。以行吾義焉者也。而豈可以一律論哉。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

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

此一章書見孟子去就之有道也。淳于髡曰。凡名生於實。有功利之實。斯有功利之名。以名實爲先而爲之者。是欲濟時以爲人者也。以名實爲後而不爲者。是欲獨善以自爲者

也。夫子位在三卿之中。則非自爲者比。乃名實未加於上下。旣不能正君。復不能救民。而遂去之而不顧。則又非所以爲人矣。自爲爲人。兩失其道。仁者之用心固如此乎。此蓋譏孟子仕齊未有功而遽去也。孟子曰。子安得執去就之迹以論仁。夫亦揆於去就之義可耳。如居士庶之下位。不以己之賢事人之不肖者。伯夷也。承湯之聘而五就湯。湯進之桀而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濁之君而弗事。

不辭卑小之官而弗爲者。柳下惠也。三子者。或則去。或則就。或則有去亦有就。其道若不同。而其志趨則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仁。就者不失爲仁。去者未嘗非仁。然則君子之去就。亦惟求其心之無私。事之合乎天理而已矣。若夫去就之迹。何必同哉。淳于髡又以孟子雖不去齊。亦不能有功於齊。乃譏孟子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執政之卿。子柳子思爲師傅之臣。宜其足以興魯矣。而魯地之見削奪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孟子曰。賢者豈爲無益於國乎。百里奚賢者也。虞以不用百里奚而亡其國。秦穆公用之而霸諸侯。不用賢則亡。求其如魯之削。何可得與。魯之僅止於削而不亡者。正以用三賢故耳。而何言無益於國耶。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

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此二節書是因淳于髡之疑。而折其不能識賢也。淳于髡以孟子仕齊無功。不足爲賢。復譏孟子曰。昔者衛人王豹。善謳者也。處于河

西淇水之側。而河西化之皆善謳。齊人緜駒善歌者也。處於齊右高唐之地。而齊右化之皆善歌。齊臣華周杞梁戰死於莒者也。其妻哭之哀。而國俗化之皆善哭。卽此推之。凡有道德積諸內者。必有事功見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見其人也。是故有功則爲賢者。不見其功。是無賢者也。如其有之。則髡必見其功而識之矣。孟子曰。子亦知賢者之不易識乎。孔子嘗爲魯司寇之官。魯之君相。惑於齊女樂而不用。宜可以行矣。時方郊祭。乃從而祭。禮當致膰於大夫。而膰肉不至。遂不及脫祭祀之冕而行。在不知者以爲爲肉而行也。卽其知者亦以爲爲無禮而行也。皆非知孔子者也。蓋孔子之心。惟恐於父母之國顯其君相之失。則欲以君相之微罪行。而又不欲爲無故而苟且以去國。故不行於女樂旣受之時。而行於膰肉不至之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當時誰有能識之者。可見

君子之所爲。出於尋常思慮之外。而不徒徇於形迹之微。衆人固不識也。而遽謂能識賢者哉。蓋孟子之去就。法乎孔子者也。孔子去國之意。不欲明言。直俟孟子始發明之。則孟子之去齊。亦必有不欲明言者。自非淳于髡之所易識爾。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傷世道之衰。以警當時之君若臣也。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三

王夏禹商湯。周文武。孟子曰。當春秋之世。五霸不謂無功。而未能無罪。其得罪於三王。則三王之罪人也。至於今。而君若臣更有不可言者矣。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則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又得罪於今之諸侯。則今之諸侯之罪人也。五霸所以爲三王之罪人者。何也。三王之制。天子以時適於諸侯。而察所守。曰巡狩。諸侯以時朝於天子。而陳其職。曰述職。且天子諸侯當春則省民之耕種。而補

其不足。當秋則省民之收斂。而助其不給。巡狩之事如何。入諸侯之疆界。見其土地墾辟。而無草萊。田野耘治而無曠廢。養高年之老者。而不至於凍餒。尊有德之賢者。而不至於褻慢。諸凡俊傑有才之人。皆布列在位。而政事釐舉。如是則有慶。慶則予之以地。蓋賞之以示勸也。若使入諸侯之疆界。見其土地荒蕪。而非惟不辟。亦且不治。高年之老者。遺棄而不養。有德之賢者。放失而不尊。諸凡掊克好利之臣。皆布列在位。而賦斂煩興。如是則有讓。蓋責之以示懲也。述職之事如何。朝會有常期。天下諸侯孰敢不朝。其或有不朝者。天子各有道以處此矣。一不朝則貶抑其爵。或上公貶爲侯伯。或侯伯貶爲子男。再不朝則削奪其地。或百里削爲七十里。或七十里削爲五十里。三不朝則舉六師之衆。誅其人而更立之。法制既定。賞罰征討之權。操於天子。下焉者特奉而行之耳。是故天子出令以

討有罪。而不至親伐。諸侯承命以伐有罪。而不敢擅討。若五霸者摟合諸侯。以攻伐諸侯。則既無出令并非承命。但以形勢驅率羣國。名若出於公。而實以遂其私。敗壞三王之法制。莫有甚於此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

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此二節書言戰國諸侯大夫之罪也。孟子曰。今之諸侯。所以爲五霸之罪人者何也。五霸

之中。惟桓公爲最盛。其在葵丘之地。會合諸侯。威信足以服人。故但束縛其牲。載書於牲上。而不事殺牲以歃血。載書之辭有五。初命曰。孝爲倫行之首。不孝是子不子。罪在必誅。世子爲統緒所係。已立世子而復易。是父不父。無輕易。妻爲匹配所自定。妾而爲妻。何以嚴嫡庶之辨。無亂其分。再命曰。賢而脩行者尊之使隆其禮。才而擅能者育之使厚其祿。皆所以表彰有德也。三命曰。國人之老者待以敬。幼者撫以慈。遠人之嘉賓羈旅。悉優遇之。無忽忘。四命曰。士恐未盡賢。但世祿而無世官。官事恐有廢闕。但當任而無兼攝。取士必務得其人。不容苟取。大夫有罪。必告天子而後殺。無得自專。五命曰。水泉之利。在共資灌溉。無曲爲隄防。凶荒之災。在互相賙恤。無嚴爲閉糴。普天莫非王土。率土莫非王臣。無以私恩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五命既終。而又丁寧曰。凡我同盟之人。自今既盟之後。恪遵

五命。以歸於和好。若此者無非申明天子之禁。而後世諸侯所當永守者也。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向使在五霸之時。必爲五霸之所不赦。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所以爲今之諸侯之罪人者何也。諸侯之賴有大夫者。以其陳善閉邪。而使毋喪失其德也。苟其君有惡。不能諫。而又承順之。乃長君之惡者也。是固有罪矣。然惡本在君。而彼特承順而長之。其罪猶小。至於君之惡未萌

而先意迎導之乃逢君之惡者也君本無惡而彼迎導君意引之於邪僻之地以成其惡非罪之大者乎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以賊害其君則諸侯干三王之法犯五霸之禁一自大夫有以逢之也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世道其愈趨而愈下矣夫蓋自古姦臣所由得君之心者其始無不自逆揣君意以成其惡而其繼遂至於君臣相暱而不可解此爲君者所不可不察而爲臣者所不可不愼也

魯欲使愼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愼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

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此一章書見事君者當以正君爲要也愼子魯臣名滑釐魯君欲使愼子爲將軍統兵伐齊以取南陽孟子曰勢必足以制敵而後取勝故善用民者必先教其民若不教之禮義而遽用之以即戎則民不知以尊君親上爲心將必有敗亡之禍是陷民於死地而謂之殃民殃民者在堯舜行仁政之世豈得而容之哉甚矣用兵之不可苟也且兵亦原有難恃者果其負善戰之才而一戰勝齊遂立取南陽之地揆之於理猶且不可況戰之未能必勝乎愼子勃然不悅曰戰期於勝既勝而取南陽猶以爲不可此則滑釐所不識也孟子曰其所以不可之故蓋以先王固有定制也吾明告子在昔先王設都分國天子之地

方千里。必千里而地之所出。始足待諸侯。苟不千里。則無以供朝覲聘問之禮。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必百里而地之所出。始足守宗廟之典籍。苟不百里。則無以充祭祀會同之常數。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地制既定。是以當時封建諸侯。有以次而嗇者。無過制而豐者。如魯之祖周公。功莫大焉。其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不踰於百里。至如齊之祖太公。功不在周公下。其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不踰於百里。夫以周公太公之功。而分封不過百里。則其制之一定而無可加明矣。今魯方百里者有五。較之始封之地。其數已多。子以爲有王者起。而欲與復舊制。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吾知其必在所損。而何更取南陽以益之。是即一無傷害。但徒手而取南陽以與魯國。然且仁者不忍爲。况於戰鬬殺人。以求廣土地乎。夫亦泝原乎事君之義可也。大凡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使事事循乎日用之常。而於道之中。務引其君以志於仁。使念念守乎公平之理。蓋君之志不爲嗜慾所誘。則其所行自無不悉合乎道。事君之大要盡於此矣。彼違制而非道。殘民而不仁。豈人臣所可以事其君者耶。由此知臣之於君。當慎所以引之。引之以堯舜。則爲堯舜。引之以桀紂。則爲桀紂。故善事君者在絕其功利之私。而導以性情之正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强戰。是輔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此一章書。見爲君者當黜富強之臣也。孟子曰。臣之効力於君。與君之信任其臣。皆當以

正大爲務。而不得徒徇乎功利之術。今之事君者。每自誇其能曰。我能爲君開闢土地。充實府庫。使國用饒足。今之所爲良臣者此矣。而不知聚斂民財。實古之所謂賊害其民者也。君方拂民從欲。趨鄉不在於道。而因以不志於仁。則與桀何異。乃不能引之志仁。而更求富之。是以貪濟暴。而富桀也。非民賊而何。今之事君者。又自誇其能曰。我能爲君要約與國。攻戰必克。使國勢壯盛。今之所爲良臣者此矣。而不知喪棄民生。實古之所謂賊害其民者也。君方好大喜功。趨鄉不在於道。而因以不志於仁。則與桀何異。乃不能引之志仁。而更求爲之強戰。是以威助虐。而輔桀也。非民賊而何。夫君以富強之臣爲良臣者。今之道。今之俗然也。然亦思君之期於富強者無非爲取天下計耳。若使率由乎今之道。無變易乎今之俗。日相尋於功利而不已。雖與之天下。而人心離散。叛亂立興。不能一朝居

也。然則富強亦何益哉。蓋凡臣之務。致於君。君之屬望於臣者。忠而已。戰國之君臣。莫不以富強爲忠。究之臣之所爲忠者。實非所以愛其君。而君之所謂忠者。實非所以教其臣。是故忠之一言。固不可以不辨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此一章書。見古聖人取民之制。不可以私意爲重輕也。白圭名丹。周人。白圭問於孟子曰。爲君者不取於民。則無以足君。而刻取於民。則又無以足民。吾欲更立稅法。於二十分而取其一分。何如。孟子曰。子所謂二十取一之

道乃居貉之地以治貉之道也。有如萬室之國用器者多。而一人爲陶以制器則可乎。孟子之意蓋以君之取資於賦。猶國之取資於陶。陶不容過少。則賦不容過薄。故設此問也。白圭曰。不可。室多而陶少。器不足用也。圭既明於陶之不可以一人。何獨闇於賦之不可二十取一乎。孟子於是正告之曰。知此則知貉道之非所以裕國矣。夫貉北方之國。高緯而寒。五穀不能生殖。惟黍早熟耐寒而生之。是本無可爲納貢之物明矣。且其俗無城郭宮室。則無營築之費。無宗廟祭祀之禮。則無犧牲粢盛之費。無諸侯幣帛饔飧。則無朝會餽遺之費。無百官有司。則無廩祿之費。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非貉之比。若使二十取一。無以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則去人倫。無以設百官有司之屬。則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以治也。彼陶以寡。祗不足供萬室之用耳。且不可以爲國。況君子係輔治之人。無君子而可以爲國乎。君子必不可無。則經費必不可闕。而二十取一。其何以足用哉。蓋自古十一而稅。乃堯舜不易之道。而不得更有輕重於其間也。較之堯舜之道而輕焉者。貉也。今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將貉爲大貉。而我亦爲小貉也。較之堯舜之道而重焉者。桀也。今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將桀爲大桀。而我亦爲小桀也。重固失於貪暴。而輕不傷於苟簡耶。乃知圖治者以公平中正爲歸。偏輕偏重總無當於治道之大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此一章書見治水當以禹爲法也。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爲之築隄壅水而注之它國。因對孟子而自誇其功曰。從來治水者莫如禹。然爲力則勞。爲時則久。若丹之治水也。非有

四乘之勞。八年之久。而成功爛焉。竊自謂愈於禹。孟子曰。子言愈禹過矣。禹之治水。順水之性而得乎水之道者也。是故水之道無不就下。而就下則至海而止。禹之疏瀹排決。一以放乎四海爲歸。是以四海爲受水之壑也。今吾子築隄壅水。但救己之患而不恤鄰國之患。是以鄰國爲受水之壑也。不大異於禹乎。夫水可順不可逆。下流壅塞。則逆流而行以至洚洞無涯。謂之洚水。洚水者。卽堯時之洪水也。洪水爲災。下民昏墊。此仁人之所惡。而急欲拯其沉溺者也。今子不知通水之下流以順其性。使鄰國共享其安。乃徒爲一時苟且之計。壅水以害人。其爲不仁。莫甚於此。吾子過矣。而何言愈於禹哉。蓋治水之事。視乎其心。禹之心爲天下而公。故其事足以利天下。白圭之心爲一國而私。故其事遂以病鄰國。公私之別。利害之關也。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此一章書。是孟子明信爲行事之本也。孟子曰。心能誠一爲亮。事有持守爲執。惟執而後事可成。惟亮而後事可執。君子之所以執而不渝者。由其亮而無僞也。若使觀理未明。是非難決。因而存心未實。意見多淆。本無必爲之志。安得有不易之操。其於事也。必至游移莫定。而寡所執持矣。誠哉君子非亮無以爲執也。蓋君子自窮理之後。於凡事物之故。無不變而通之。以成其亮。自無不變而通之以成其執。彼執於一偏之見者。先已失其爲亮。又安足以爲執哉。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强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旣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

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此一章書見爲政者在集衆善以成其善也。當時魯君知樂正子之賢。欲使執國政。孟子曰。樂正子見用於魯。道其得行矣。吾聞之喜而不能成寐。公孫丑問曰。士必有其才。而後可任其事。樂正子强毅足以執持國政乎。孟子曰。否。公孫丑又問有知慮足以圖謀國政乎。孟子曰。否。公孫丑又問多聞博識足以通

達國政乎。孟子曰。否。公孫丑於是疑三者既非所長。則何以居位而稱職。乃問曰。然則奚爲喜而不寐。孟子曰。爲政之道。貴虛中以受善。其爲人也。於凡善言善行。無不心誠好之。此其所以喜也。公孫丑曰。好善遂足以治魯國乎。孟子曰。善取諸己則有盡。取諸人則無窮。以彼好善之心。雖治天下有餘裕。而況魯國乎。是何也。凡言以心受。惟心能取者。斯言畢至焉。夫苟好善則舉四海之內。皆將輕千

里之遠而來告之以善。由是用天下之言。理一國之事。其何難之有。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彼之爲人。訑訑然自足其智。以爲予既已知之矣。雖告之以善。其安聽乎。夫此訑訑之聲音顏色。人皆知其無好善之心。將風聲所播。裹足不前。而距絕善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直諒多聞之士遠。而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而所見所聞。無一善言善行。居身日以非。行事日以謬。

國欲治。可得乎。甚矣。好善優於天下。而樂正子之得爲政。爲可深喜也。凡爲政者。能舍己以來天下之善。則善不必自己出。而政無不舉。否則自以爲智者。適所以成愚。自以爲聖者。適所以成狂。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君天下與相天下者。皆不可不知也。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

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饑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饑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明君子去就之義以見仕之不苟也陳臻問於孟子曰君子處世既不可不仕以明高亦不可苟且以倖進古之君子必何如而後仕乎孟子曰時之遭遇不同君子

之自處亦異其就而仕者有三其去而不仕者亦有三蓋君子之仕非以干求利祿志在行其道也如爲人君者有樂道忘勢之心有尊賢圖治之意屈己以迎之內致其敬外盡其禮且虛懷信任言我將納用其言是吾道可行之機也則就之若外之禮貌雖存而中之信任不篤言既不行君子必不可以虛拘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能即行其言而接待之間猶能內致其敬外盡其禮是亦尊賢敬士之君可與有爲亦吾道可行之機也則就之若禮貌寖衰則好賢之誠已薄君子當見幾而作矣則去之此皆委曲爲行道計也其下有所遇困窮君既不能用又不能禮致使朝夕不食饑餓不能出門戶其君始聞而悔之曰賢者處於吾國吾大者不能行其致君澤民之道復不能從其因事納誨之言使饑餓於我之土地又不能盡養賢之禮吾深以爲恥於是供餽以周之夫君之於民亦有周給

之義玆更有悔過之言受之而養其身以有待亦所以存吾道也是亦就之之意然所受有節不過免死而已豈濫受而苟留哉是亦去之之意也古君子去就之義大畧如此蓋君子之遭遇聽言爲行道之實禮貌亦行道之機故皆可委曲而就爲人君者必諫行言聽而後爲好賢之誠使人視禮貌爲去就則已淺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

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此一章書見聖賢皆成於憂患。而安樂之不可狃也。孟子曰。自古聖君賢臣。大約興於艱難困苦者爲多。如舜聖帝也。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賢相也。高宗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賢臣也。文王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齊之賢相也。囚於士官而桓公舉之。孫叔敖楚之賢臣也。隱於海濱而莊王舉之。百里奚秦之賢臣也。混於市廛而穆公舉之。是何其初則抑鬱頓挫。而後乃德業炳赫若此乎。是皆有天焉。非偶然也。天將以君相之大任。付於斯人。必先

苦其心志。使意不得舒。勞其筋骨。使身不得息。餓其體膚。而飲食不充。空乏其身。而財用不足。凡身之所行。與其意之所欲。爲相爲拂亂。而逆其志願。凡此者皆所以竦動其理義之心。使之惕然自奮。堅忍其耆欲之性。使之澹然無求。且閱歷艱難。擴充識見才力之所不能者。使增益之。所以智濬勇沉。才全德備。一旦可以當大任而無難也。此不獨聖賢爲然。凡中人之資。每因有過失。然後翻然改悔。蓋不能謹始於平日。必待事勢窮迫。困於心而不得通。衡於慮而不得順。然後感奮而興起。不能燭理於幾微。必待過失顯著。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警醒而通曉。此又不獨人情爲然。凡有國家者。內無法度之世臣。諫諍之賢士。則無以聞其過。而易至於怠荒。外無強大之敵國侵凌之外患。則無以惕其心。而易至於驕縱。國鮮有不亡者。由此觀之。可見憂患者。人以爲可危。而不知爲增益德

性之具。安樂者。人以爲可恃。而不知爲漸至危亡之階也。人安可惡憂患而耽安樂也哉。蓋用人者將投之以宏鉅。必先擇之於艱難。湯之所以立賢無方也。守國者慮憂患則常安。狃安樂則常危。益之所以儆戒無虞也。孟子此言。何其明切而警凜與。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孟子欲人思教者之心也。孟子曰。人之材質不同。君子之施教亦異。故教亦多方矣。予於人之有不善者。習染既深。拒絶之而不屑教誨者亦有之。然我之心。無非使之惕然悔悟。改惡遷善。非忍而絶之。實激而進之。是亦教誨之而已矣。人可不以教者之心爲心乎。蓋聖賢大道爲公。視天下無棄才。曲成而不遺。抑揚進退無非教也。帝王之黜陟予奪。推之以至於刑罰流竄。無非使天下嚮善而已矣。故曰。刑以弼教也。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二十四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二十五

孟子（下之七）

盡心章句上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發明心性之學。以見天人之合一也。孟子曰。人之主宰乎一身者。惟心。心乃人之神明。具衆理而應萬事。其體量至爲宏大。人能充滿其量。使全體大用無一毫之虧欠。則必由於知性。性者。心所具之理。即事窮究而洞然無疑。則理明而心之體全矣。夫此理在性爲健順五常之德。在天即爲於穆流行之本。非有二也。能知性。則性所從出之原。亦融會貫通矣。知天何事外求哉。君子達天之學如此。心固當盡。而又貴有以存之。心之出入無時。必常操而不舍。一動一靜。不使奪於外誘之私。性固當知。而又貴有以養之。性之純然不雜。宜常順而不悖。勿忘勿助不使違乎自然之則。心與性皆天之付於我者。存養如此。則天理常存。即所以奉承乎天而無違也。君子事天之學如此。然使知天事天。猶不能不惑於殀壽之故。而脩身之學怠焉。非仁智之盡也。惟盡心知性。至於洞徹之極。而殀壽不以貳其心。存心養性。以脩其身。而俟夫命之自至。則天所付於我之理。毫無虧欠。而命自我立矣。豈非知天事天之全功乎。人主繼天立極。時與天命相陟降。惟當格物致知以窮理。存心養性以脩身。與天地合其德。又何天之不可知。何天之不可事。何命之不可立哉。故禨祥禍福數也。而知天不在乎是。郊壇享祀文也。而事天不盡乎是。禱祀鬼神妄也。而立命不繫乎是。夫亦求之於身心性命之實。天人合一之理而已矣。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

非正命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示人以順受正命之學也。孟子曰。凡人之生。吉凶禍福。遭遇不同。莫非天之所主宰。是謂氣數之命。然其中有正命焉。爲善而獲福。固謂之正。卽爲善而或蒙禍。亦不可不謂之正。是蓋莫之致而至者。人但當順受乎此而已。是故知正命者。凡行險僥倖禍機所伏之地。皆所不蹈。必不立乎巖牆之下焉。所謂正命者謂何。君子平日存心養性以脩身。而氣數脩短。聽之自然。全而歸之者。此正命也。行險僥倖。自蹈危亡。如桎梏而死之類。此皆人所爲。而非天之正命也。人可不思順受其正哉。孟子言順受。非茫無操持。聽之氣數適然之遭而已也。蓋盡道正順受之實。不愧不怍。則可以達天。自求多福。斯可以立命。孰謂天運不由於人事哉。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

得也。求在外者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戒人之妄求也。孟子曰。人之孜孜而求者不一。亦當辨其有益與無益耳。如求則得之。勤脩始能有獲。舍則失之。棄置卽已遺忘。是得失係於所求。乃求之有益者也。此無他。仁義禮智。爲吾性固有之良。求其在我者也。焉有不得哉。若夫求之則有道焉。度於義理。而不可妄求。得之則有命焉。限於氣數。而不可必得。是得失不係於所求。乃求之無益者也。此無他。富貴利達。非吾身固有之物。求其在外者也。而可以倖得哉。人亦當審所求矣。夫人之希心利祿者。往往以爲求之有益。孟子之所謂有道。卽孔子之所謂進以禮退以義也。孟子之所謂有命。卽孔子之所謂得之不得曰有命也。聖賢安命自脩之學皆如此。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此一章書是孟子勉人以盡性之學也。孟子曰。天下事物之理。其端有萬。然無不備於人性分之內。如有父子君臣。則仁義之理已備。有耳目視聽。則聰明之理已備。大而倫紀。小而事物。其當然之則。皆渾然具足於性中者也。而克盡其理者。則有安勉之不同焉。誠自反於身。而所備之理。皆實踐而無少虛假。則不待強勉。而一身之內。莫非天理之流行。樂孰逾於此乎。反身而誠。則仁在是矣。人不皆自然而能。於是有求至乎仁之事。是殆莫切於強恕。人之遠乎仁者。由私意之間隔。誠能勉強力行。推己及人之事。則心公而理得。求仁莫近於此。其於皆備之體。無少欠缺。不猶夫自然而誠者乎。可見本體無事外求。而工夫在於實踐。萬物皆備。即仁也。體仁之實。莫大於誠。求仁之方。莫切於恕。中庸曰。明善誠身。又曰。忠恕違道不遠。聖賢盡性之學。有異旨與。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警人知道之意也。孟子曰。人日在斯道之中。則當盡夫明道之實。蓋天下之事。莫不有當然之理。與所以然之故。乃人倫日用之事。或日行之而不能灼知其所當然。或習熟矣。而不能察識其所以然。是以終身行其事。而不能知其道者。固甚衆也。蓋道即人而具。大而君臣父子之倫。近而視聽言動之節。小而一事一物之微。皆道所貫注。日行日習而不能加明察之功。致使發於偏私。乘於物欲。而日與道遠。庸衆固無責矣。體道之君子。顧可不自警省乎哉。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此一章書是孟子警人知恥也。孟子曰。人之所以得免於庸衆。而可入於聖賢者。全是一念羞惡之心。以激勵於前。而懲創於後。故人不可以無恥也。蓋爲不善而不能改。此己之

無所恥也。能以此爲深恥。自能遷善遠惡。而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孔子論士。以行己有恥爲明體之學。此正善惡之關。而聖庸之介也。故聖賢重之。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此一章書是孟子戒人之忘恥也。孟子曰。羞惡者乃人生固有之良心。所係於人爲最重。蓋有此羞惡之心則希聖希賢。而日進於高

明。無此羞惡之心則苟且因循。而日流於汙下。人可忽視此一念哉。世之失其本心者。勞心於機械。而爲籠絡之術。從事於變詐。而爲反復之行。人皆以爲深恥。而彼反以爲得計。若此等人。更何所用其愧恥之心乎。此心既失。則恥之一念已不若人。將放辟邪侈無所不至。更何若人之有。恥之係於人也。豈不重哉。夫人主之所以風厲天下。使之勇於爲善者。全在動其愧恥之心。故孔子云。有恥且格。

則知恥之一念。發於寤寐。淪於肌膚。不可强也。誠天下之人爲一不善。若撻市朝之辱。非人君被濯於上。百姓服教畏神於下。而能然乎。故大畏民志。又有恥且格之本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此一章書見君當以道重士。士當以道自重

也。孟子曰。賢者之係於人國最重也。以輔君德則使之爲堯爲舜。以佐治理則使之爲唐爲虞。所以古之賢王。好人道德之善。而忘己尊貴之勢。然君之所以重士者。以其道也。君重其道。而士先不能以道自重。則其本已失。何以爲輔世長民之具乎。所以古之賢士。亦未嘗無所好無所忘也。其所樂者己之道。而所忘者人之勢。此非矯情輕世以明高。蓋抱道自重。使微動於勢分之尊。遂自喪其樂道

之實。故王公不能內致恭敬之心。外盡尊崇之禮。則不得數見賢者。數見且不可得。而況得而臣之乎。蓋虛懷下賢者。人君之盛事。故不嫌於屈己。而抱道自重者。士君子之大節。亦非同於自矜。古之君臣相尚以道。往往如此。不如是。不足以得伊傅之臣。而止以來干時希進之士耳。其可忽乎哉。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此一章書是孟子示人以窮達自得之學也。時人有宋句踐者。游說之士也。孟子謂之曰。子好遊於諸侯乎。吾語子以遊說之道。夫遊於人國。而人之知不知不可必也。然內返諸心。所得在我。人知之亦囂囂而自得。不以爲

喜。人不知亦囂囂而自得。不以爲戚。則內重外輕。隨遇而安矣。宋句踐問曰。自得非易。何如斯可以囂囂乎。孟子曰。君子處世。固非徇物。亦非矯情。蓋在我者重。則在人者自輕。如吾心所得之善。謂之德。恭敬奉持之而不敢忽。則天爵貴而人爵不足榮。吾身所守之正。謂之義。欣慕愛樂之而不敢違。則操履端而外物不能誘。斯可以囂囂自得矣。故士當窮而在下。則以所尊所樂者守之爲義。而爲特立獨行之操。當達而在位。則以所尊所樂者行之爲道。而成濟世安民之業。惟其窮不失義。故處則爲幽人之貞。而士得己焉。惟其達不離道。故出則慰斯民之心。而民不失望焉。曷不觀於古之人乎。古之人得志而在位。則以道義爲政教之施。而福澤加於百姓。不得志而伏處。則以道義爲脩持之具。而聞望著於當時。是窮非徒窮。有以獨善其身。達非徒達。有以兼善天下。此自得之實。而窮達之所

以一致也。何知與不知之足以動其心哉。孟子之所言。殆卽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之流與。士君子必以此自命。而後處爲純儒。出爲王佐。而不違乎用舍之宜。朝廷必以此用人。而後處足以風勵天下。出足以潤澤生民。而可以收道德之效。孟子詎僅爲遊說之士言哉。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此一章。書是孟子勉人以豪傑自待之意。孟子曰。天性之良。人所同得。而庸衆之蔽錮已深。賢哲之奮興獨力。故待文王之教化。而後感發興起於善者。此凡民也。若夫才智過人之豪傑。稟乎天性者既優。蔽於物欲者亦淺。其卓然自立。不因乎人。豈待文王而後興哉。人奈何自等於凡民而不以豪傑自待也。夫聖人不一。而獨舉文王爲言者。教化之澤。莫盛於文王。詩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

考。遐不作人。言文王教思之無窮也。又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言文王作人之效也。天下豪傑少而凡民多。爲人君者不當以卓立獨行。槩天下爲豪傑。而當以化行俗美。變天下之凡民。其亦以文王爲法而可哉。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

此一章。書見人不當以富貴動其心也。孟子曰。人生以道德爲重。遭遇之隆盛。於己無加。亦於己無損。然非有過人之識量。鮮有不爲其所動者。今有人於此。以匹夫之微。而一旦附益之以晉卿韓魏之家。猝然投之於富貴。而驕矜之意。不萌於中。滿假之色。不形於外。自視欿然謙虛。此必其內重而外輕。己大而物小。有遠過於人者矣。豈易得哉。蓋人之材。猶夫器也。器大則所受者大。器小則所受者小。不獨遺大投艱。難付之斗筲之器。卽高爵厚祿。亦難載於淺陋之人。能淡視富貴者。卽

其能肩任事功者也。能不爲寵利動者。即其不爲患難移者也。持此以衡天下士。其亦可矣。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此一章書見王道無非以愛民爲心也。孟子曰。好逸而惡勞。好生而惡殺者。斯民同然之心。有逸而無勞。有生而無殺者。聖王因民之治。至不得已而使民殺民。亦豈無道。以處此

哉。如城郭之脩。治農田之耕鑿。吾意本欲佚民。而非此則民反不能常佚。是勞在一日者。佚在百年。其使民也。實以佚道使之也。民咸諒其不得已而使之之心。雖勞而不怨矣。如盜賊之必刑。姦宄之必誅。吾意本欲生民。而非此則民反不得遂其生。是殺在一二人者。生在千萬人。其殺之也。實以生道殺之也。民咸信其不得已而殺之之心。雖死不怨殺者矣。蓋勞民動衆。君子所戒。明愼用刑。聖人所

貴。惟常存佚之生之之心。而仍必致謹。夫使之殺之之事。无敢有非時之興作。與恣意之刑戮乎哉。所謂王道以人情爲端者。亦審乎此而已矣。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此一章書是孟子言王道之大也。孟子曰。治

化之淺深。由於主德。主德之純駁。驗於民風。是故行霸道而爲霸者。其小恩小惠。易結百姓之心。而生其感。其民風則見美市恩。驩虞如也。行王道而爲王者。其深仁厚澤。淪洽百姓之心。而忘其德。其民風則廣大自得。皞皞如也。皞皞之氣象何如。民之所惡。惡之。刑罰當其罪。雖殺之而民不知怨。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耕鑿安其常。雖利之而民無所歸其功。順民性之自然。而匡直輔翼之。是以民日遷

於善而忘乎上之教。民風如此。眞所謂時雍之治。太和之化。豈驩虞之可言乎。蓋王天下之君子。德盛化神。凡身之所臨。政教經歷之地。便已民風丕變。無不化而歸於善者。凡心之所存。神明默運之時。便已從欲而治。有至神而莫能測其所以然者。天地之所覆載。皆王化之所周流。上下與天地同其運行焉。豈如霸者之邀名市惠。小補於一時一事而已哉。夫王道霸道之不同。所辨止在公私。而其

量遂分大小。違道以干百姓之譽。此霸道之所以小也。無黨無偏。蕩蕩平平。此王道之所以大也。先儒謂王霸之辨。莫明於孟子。而言王道氣象之廣大。無有備於此章者。爲人君者。當思其氣象爲何如。而措之政事焉。則得矣。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此一章書。言政教感人之異。欲爲人君者審所尚也。孟子曰。人君有仁厚之言。則百姓聞而知感。有愷悌之聲。則百姓聞而知愛。二者均足以入人。然仁言布於一時。不如仁聲著於平日之入人爲尤深也。人君有法度之善政。所以防閑乎百姓。有禮義之善教。所以化導乎百姓。二者均足以得民。然善政以制其外。不如善教以格其內之得民爲尤至也。善政不如善教者何以言之。善政則有法制禁

令之密。而百姓怵於爲非。有不咸遵約束而畏之者乎。善教則有禮樂陶淑之功。而百姓樂於爲善。有不懽欣鼓舞而愛之者乎。善政則經畫詳而民生遂。民生遂而國用充。可以得民財。善教則仁義行而民俗厚。民俗厚而忠愛生。可以得民心。以民畏與民愛較。以得民財與得民心較。善政之不如善教也。彰明較著矣。夫政教不可偏廢。後世但知令行禁止。爲國家之大務。而不知與民行化民俗措

天下於太平者則賴乎仁育義漸善教之爲功多也。可勿審所尚哉。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示人以仁義之本心。而欲其加擴充之功也。孟子曰。天性之良。人所固有。能擴而充之。不可勝用矣。蓋人有所能。皆由於學。若不煩講習而自能者。此乃吾性本然之能。其良能也。人有所知。皆由於慮。若不假思索而自知者。此乃吾性本然之知。其良知也。所謂良知良能者維何。孩提之童。絕無知識。然未有不知愛其親者。及其稍長。知識有限。然未有不知敬其兄者。此非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者乎。夫此愛親之心。乃吾性之仁所發。此敬長之心。乃吾性之義所發。仁義至大。我以爲見端於愛敬者。豈有他哉。蓋由愛親敬長。一人此心。千萬人亦此心。仁義本天下之公理。而愛敬亦天下之同情。達之天下而無不然。可見仁義爲本心固有之良。無疑矣。是以王者因性牖民。莫先於明孝弟之義。親遜之成風。即仁義之化洽。豈俟外求乎哉。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此一章書。見聖心以虛受天下之善也。孟子曰。聖人之心。渾然天理。未有所觸。則澹然若忘。一有所感。則虛而能應。如帝舜未登庸之時。耕於深山之中。所與居者木石。所與遊者鹿豕。以其形迹而觀之。何以異於深山之野人哉。然此時聖心之內。萬理淵涵。特無所感焉。斯停蓄而不覺耳。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以在人之善。而合乎聖心之善。隨感輒應。聞善言則急受之。見善行則急行之。融會貫通。殆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非聖心之

至虛至明。而能受天下之善若此乎。蓋人心之靈明。欲其常虛。欲其常靜。方寸之內。絕無畛域。絕無私累。而後可以受天下之善。凡人君一日萬幾。善不善雜進。要使此心常如明鏡止水。自然妍媸立辨。於天下事泛應曲當。無不咸宜矣。可不以大舜爲法與。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孟子教人擴充其本心也。孟子曰。人心至虛至靈。雖當物欲蔽錮之後。而本體之明。未嘗不時時發露於最初之一念。如事之不當爲者。初亦知其不當爲。事之不當欲者。初亦知其不當欲。此雖中材而下之人。斷未有無此一念者。迨一轉念。而利害惑於中。紛華動於外。初見爲不可爲者而竟爲之。初見爲不可欲者而竟欲之。此念一失。放蕩而不知返。本體之明。遂不可復問矣。人誠以義制事。斷然持之而無爲其所不爲。以禮制心。凜然防之而無欲其所不欲。如此。則所爲者皆合於宜。所欲者皆當於理。清明在躬。而天心來復。聖賢學問。豈有餘事哉。如此而已矣。孟子之所謂無爲無欲。即大學之所謂毋自欺也。人常令此不爲不欲之一念。烱然內覺。不爲私欲所蒙。是之謂察識。卓然振拔。不爲外物所誘。是之謂擴充。要豈外本心而求之哉。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此一章書見人困而後能達也。孟子曰。昏愚每起於晏安。而聰明多生於憂患。人情大抵然也。在心之理謂之德。以理燭事見於未然是爲德之慧。處事之方謂之術。因事循理善其當然。是謂術之知。人之能有此者。恆由乎災患之來。動心忍性。磨厲而能然也。天下惟孤遠之臣。庶孽之子。處於危疑之地。而不能得乎君親。其處心也危。懼嘗專一而不敢肆。

其慮患也深遠。嘗精密而不敢忽。故能達於事理。而全乎忠孝之道也。此非德慧術知之生於疢疾者哉。由此推之。天下安危之數。不係於時勢。而係於人心。心常凜。則危可使安。心一肆。則安可使危。古人云。晏安酖毒。不可懷也。可不儆哉。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

物正者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列言臣品。欲人以容悅爲戒。而思臻乎臣道之極也。孟子曰。人臣事君之道不同。以富貴爲念者。不足言矣。進此則有以功名爲重者。又有以道德爲重者。又有道全德備。而忘乎道德之名者。如有一等臣。其事君也。不知引君當道爲事。專務阿徇以求君之容己。專事逢迎以求君之悅己。此所謂患得患失之鄙夫。奚足語於臣道哉。有一等安社稷臣者。其處心積慮。惟思措社稷於常安。雖犯顏而不顧。雖盡瘁而不辭。惟以安社稷爲悅。此可謂忠貞之臣矣。有一等全備乎天理。而爲天民者。視道德爲重。視功名爲輕。必聖君在上。可以行其道於天下。以濟世安民。而後出而行之。必不肯小試其道以徇世。此惟伊呂之徒。方足以當之。此可謂天下之士矣。又有一等德盛化神之大人者。但正己而非有心於正物。然上而君感其德。自格

其非心。下而民化其德。咸歸於王道。此忘其爲之之迹。而大而化。化而神者矣。非聖人其孰能之。蓋國家必得忠貞篤棐之臣。匡襄輔弼。而後可以安社稷。必得道德純備之臣。正己率物。而後可以行王道。然使容悅之臣。間雜乎其間。則雖功名之士。且不屑就。况道德之儒乎。故任人以圖治者。欲收事功道德之效。必自去容悅之臣始。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

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此一章書見君子性分之眞樂也。孟子曰。樂之在勢位者其樂淺。樂之在道德者其樂深。人皆以王天下爲至可樂。不知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何謂三樂。人生之所至願而難必者。莫如父母兄弟之間。此蓋有天焉。而非人所能爲也。若父母俱存。而罔極之恩可報。兄弟無故。而友愛之道可施。此天倫之盛事也。一樂也。人生之內省無疚者爲最難。非克己之盡不能也。誠於天所賦予之理。備之而絕無虧歉。仰可以不愧於天。於人所當盡之道。行之而絕無虛僞。俯可以不怍於人。此性情之愉快也。二樂也。人生之所最難得者。廣其道於一時。而傳其道於後世。今則得天下明睿之才。而聚於一堂。講習討論。以成其才。涵育甄陶以養其德。此教思之無窮

也。三樂也。三者乃天倫道德之眞樂。君子有此三樂。豈以王天下動其心哉。夫王天下之所以可樂者。非以其勢之尊位之崇也。恩澤溥遍。則來四海九州之愛戴。德業隆盛。則繼聖帝賢王之道統。故古人不以勢位爲足重。而亦不以勢位爲可輕。誠使王天下者彝倫攸敘。愼脩罔愆。而又得英賢輻輳。共襄太平。則安見勢分中遂無性分之樂也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此一章書是言性之得於天者至重也。孟子曰。內而德性。外而事功。皆君子所不敢忽。然其中則有輕重存焉。故澤被生民者。君子之願也。若土地則幅幀至廣。人民則生齒甚繁。恩澤可以遠暨。君子寧不欲之。然未免限於

方域而君子之所樂不在乎此若天下統於一人居中可以制外盡四海之民皆可得而撫綏安定之是吾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豈非君子之所樂乎然事功雖盛而君子之所性不在乎此君子之所性得之於天而盡之於人雖達而在上位大行其道而非於性有所加雖窮而在下位不得行其道而非於性有所損蓋由本來之分數一定旣非有餘亦無不足非外至之境遇所得而損益者也君子之所性果何如哉仁義禮智四者本性之德而蘊於心者也君子心體清明毫無物欲之累故四德之根柢於心也堅固而不可搖其發越於外也自光華而不可掩則見其睟然見於面而清和潤澤莫非四德之流行盎於背而豐厚盈溢莫非四德之充滿其被於四體也皆不待命令而自然動中規矩莫非四德之敷施積中達外之盛如此則君子之所性豈窮達所得而加損者哉孟子此言

非薄事功也正以重事功堯舜之勳華不出性分以內之事人主以仁義禮智之天德發而爲永淸大定之王道則事功與性功詎有二乎哉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己歸矣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此一章書是勉人君法文王而行養老之政也孟子曰爲政莫先於善俗善俗莫先於養老尚齒引年三代所共而良法美意莫備於

文王當日伯夷辟紂之虐。隱於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而興起曰。盍歸往乎。吾聞西伯發政施仁。善養老者。太公避紂之虐。隱於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而興起曰。盍歸往乎。吾聞西伯發政施仁。善養老者。伯夷太公。天下之仁人也。天下有能善養老之君。則仁人皆歸往之矣。今以文王治岐之政言之。一夫受以五畝之宅。於牆下隙地。樹之以桑。使匹婦治蠶。而老者之衣足於帛矣。五母雞。二母彘。使無失其孕字之時。而老者之食。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而不奪其農時。八口之家。仰事俯育。足以無饑矣。由此觀之。伯夷太公所謂西伯善養老者。豈恃夫沾沾小恩小惠。家賜而人給之哉。不過制其田里。定百畝五畝之規。教之樹畜。廣蠶桑雞豚之利。使之夫耕婦織。以各養其老。如是而已矣。蓋凡人年齒衰耄。則頤養爲急。五十之人。非帛不煖。七十之人。非肉不飽。不煖不飽。則是凍餒其民。

文王之時。無凍餒之老者。正制田里教樹畜。以養老之謂也。欲行王道而厚風俗。可不以文王爲法哉。後世人君。亦有能禮高年者矣。賜粟賜帛。意非不善。然朝廷之恩澤有限。而田野之利賴無窮。昔人云。君不奪農時。則國人有餘食矣。不奪蠶桑。則國人有餘衣矣。誠能行此。使人自爲養。又何事區區五更三老之具文也哉。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此一章書。是孟子言足民乃王道之本也。孟子曰。帝王之治天下。正德必始於厚生。禮教必興於富足。此斷斷然者。人君誠能三時不害。使民盡力於田疇。什一而征。上又薄收其稅斂。則野無曠土。而國無重賦。民可使富矣。

此開財之源得其道也。財之耗於食者甚多。人主必敎民以時。朝饔夕飧。按時而食也。六畜果蔬非時者不鬻於市也。財之耗於用者無窮。人主必制民以禮。吉凶賓祭。必有其節也。豐歉貴賤。必有其等也。食不侈而用不濫。財不可勝用矣。此節財之流得其道也。民富而財不可勝用如此。豈非民生之至足乎。夫民非水火不生活。則宜其愛惜之矣。然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有吝而弗與者何哉。爲其至足故也。聖人治天下。爲民開財之源節財之流。使菽粟之多如水火。無不充然至足。菽粟既如水火。則閭閻之間有無相通。緩急相濟。親愛和睦。而爭訟不興。家給人足。而盜賊不作。而民焉有不仁者乎。此可見足民爲治天下之要道。聖王貴五穀而賤金玉。亦在作之以勤。風之以儉。先之以輕徭薄賦。使民衣食足而教化可與也。若不能足民而言禮樂教化。不過苟且塗飾之具而已。豈聖人敎養之道哉。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此一章書是言孔子之道大而有本。而學聖人者有循序漸進之益也。孟子曰。道莫盛於孔子。今以孔子之道言之。其自處者高。故其視下者益小。如登東山。則魯處其下。有不小視夫魯者乎。登泰山。則天下處其下。有不小視夫天下者乎。以人之觀乎聖人之道者言之。觀其大。則小者不足觀。如海爲百谷之王。觀於海而見其浩渺則支流衆派。不足論矣。聖人爲羣言之宗。遊於聖人之門而聞其言論。則諸子百家。皆緒餘矣。聖人之道之大也如此。然而有本焉。夫水惟其有本。所以有波流之湍急。故觀水者有術。亦觀其瀾。而水之

有本可知矣。日月惟其有明。所以容光之隙明無不照。觀於容光之必照。而明之有本可知矣。觀聖人之道者。何以異於是。然道固大而有本。自學者言之。豈能一蹴而遽至哉。夫流水之爲物也。不盈於科則不行而前進。君子之志於聖人之道也。必日積月累。篤實於中。而光輝發越於外。然後可從容變化而造乎其極。若所積不厚。未至於成章。則不能足乎此而達乎彼。何由至於聖人之域哉。人亦

宜從事於下學上達之功矣。蓋不知聖道之大。則苟安卑陋而識見不宏。不知求道之序。則妄希功效而心志不一。人其可小視乎道。而易視夫學哉。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危言義利之介也。孟子曰。聖人小人。相去懸絕。而其初止爭一念。如有人焉。雞鳴而起。未與物接。一念方萌之時。但孳孳爲善。是雖未至於聖人之極。然所孳孳者聖人之事矣。是即舜之徒也。有人焉。雞鳴而起。未與物接。一念方萌之時。但孳孳爲利。是雖未至於小人之極。然所孳孳者小人之事矣。是即蹠之徒也。夫舜爲天下之至聖。蹠爲天下之至惡。其地位雖分天壤。而其界限則在幾微。一念爲善。則日循乎天理。不至於爲舜不止。一念爲利。則日淪於人欲。不至於

爲蹠不止。是豈有他哉。亦在乎利與善之間而已。人可不謹凜乎哉。故同一爲善也。而爲善之念稍涉於功利。稍近於名譽。一毫間雜。即流而爲利。在聖學則爲誠與僞之由分。在治道則爲王與霸之由辨。故孟子危言之。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闢異端而明時中之學也。孟子曰。自學術不明而異端紛起。吾道大中至正之理。幾不明於天下。如楊子之學主於爲我。其意不以一毫利物。雖拔一毛之微。而以利天下。彼必不爲也。是非失之不及者乎。墨子之學主於兼愛。其意以爲無不當愛。雖摩頂至踵。而可以利天下。皆爲之。是非失之太過者乎。子莫知楊墨之失。中度於二子之間而執其中。似與道爲近。而不知中無定體。

隨時而在。有意執之。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稱物平施之妙。是執中無權變也。與楊墨之各執其一者。何以異哉。君子所以惡夫異端之執一者。蓋以其爲我則害吾道之仁。兼愛則害吾道之義。執中則害吾道之時中。所舉者一端。而百端之變化盡廢。所以爲吾道害也。夫辨爲我兼愛之非易。而辨執中之非難。堯舜相傳。不嘗言執中乎。不知聖人義精仁熟。隨事因物。而得乎自然之中。其用至神。子莫則學未至理未明。凡事膠執乎一定之中。其用至拘。所由愈執而愈遠耳。書云。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孔子云。擇乎中庸。得一善。然則主善擇善。乃聖人用中之學也。異端焉足以知之。

孟子曰。饑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饑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饑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此一章書見人不可因所遇之窮而累其心之正也。孟子曰。凡事有當然之理。譬之於飲食。各有正味。惟饑者之於食。渴者之於飲。嘗易覺其甘而不暇審擇。是皆未得飲食之正味。爲饑渴所害故也。豈惟口腹爲饑渴所害。不暇擇飲食之正味。而易覺其甘。人心亦爲貧賤所害。不暇審富貴之正理。而惟期其得矣。人能無以饑渴之故。厭貧賤而貪富貴。以害其心。則道勝而不爲欲所移。天定而不爲

人所奪。又何不及人之足憂哉。所以君子自命。端貴卓立之操。朝廷用人。必崇恬淡之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庶乎其可與。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此一章書見聖人和中有介。而世之同流合汚者非和也。孟子曰。凡人和則易流。柳下惠以和稱。似必與世浮沉。隨俗上下。而不知未嘗一於和也。其視天下雖無不可交之人。而大義所在。則卓然不可回。其心雖無不可容之物。而大節所關。則確乎不可拔。當其用也。進不隱賢。必以其道。當其舍也。遺佚不怨。阨窮不憫。可窮可達。可潛可見。而是非得失之幾。義利公私之辨。較然不欺。截然有守。雖有三公之位。亦將敝屣視之。而不以易其介然之操矣。其介如此。此所以爲聖人之和也。若止論惠之迹。而不論惠之心。得無爲同流合汚者所藉口哉。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

此一章書言人學貴有成。不可銳始而怠終也。孟子曰。天下之事。慮始爲易。圖成爲難。人固有奮發一時。若聖賢之道德。帝王之事業。皆不難於旦夕取效。而其後力不能繼。進銳退速。卒於勞而鮮功者。此由持志不堅。故能發而不能收。使後效敗於垂成。而前功棄於一旦。滋可惜也。吾謂有爲者。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譬若掘井然。不計功之難易。期於得泉而止。若掘井九軔而不及泉。人不能得井之用。直自棄其井耳。人主負大有爲之資。必終始一致。勿倦於勤。則聖學進於無疆。王道底於有成。唐虞三代之治。不難致矣。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以誠僞立王霸之辨也。孟子曰。帝王道本無殊。而王霸心實有辨。以帝言之。欽明文思。允恭克讓者。堯也。濬哲文明。

溫恭允塞者舜也。知則生知。行則安行。不待脩習。天性渾全。自然而然者也。以王言之。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者湯也。敬以勝怠義以勝欲者武也。知則學知。行則利行。脩身體道。以復其性。勉然而然者也。夫帝王雖有安勉之殊。而仁義則皆實有諸己。此所以德崇而業廣也。若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此五霸者初無仁義之實。而但假借仁義之名以文之。如尊王討貳。救患恤災。事非不美。而其心原在於計功謀利。是欺世惑衆。形似而實不然者也。夫五霸之習於假也。日復一日。居之不疑。而不歸之於眞實。則本非其有。而彼竟不覺悟。亦安知其非眞有也。噫。時至春秋。世道日壞。功烈日卑。終難返於唐虞三代之盛。此邵子所以有五霸功之首。罪之魁之論也。與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發明古大臣正君之苦心以垂戒後世也。公孫丑問曰。伊尹曰。予承先王付託之重。輔相嗣王。宗社安危。實有責焉。今嗣王不順義理。予不忍習見其所爲之不順。而不爲匡救也。於是伊尹以冢宰攝政。放太甲於桐宮。使密邇先王。反身改過。當時民皆大悅。謂其能知天下大計。行權以匡君也。既而太甲處仁遷義。化而爲賢。又以冕服迎歸。反居於亳。當時民又大悅。謂其能積誠意以感悟嗣王也。由此觀之。賢者之爲人臣也。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而遷之。而仍無傷於事君之禮與。孟子曰。伊尹之事。反經合道。變而得其正者也。嗣君一身。上關宗社之安危。下係生民之休戚。若非率德改行。何以上副先王付託之意。故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心。而絕無一毫之私。凡爲人臣者有伊尹之志。而爲其事則可。如無伊尹之志。則是覬覦神

器竊弄威權簒逆不軌乃天下萬世之罪人也。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况顯有其迹者哉。後世亂臣賊子。每借聖賢不得已之事以爲口實。孟子此言。其垂戒遠矣。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此一章書見君子之有功於世道也。公孫丑疑君子之無事而食。問曰。伐檀之詩有云。不素餐兮。言君子守志。雖一介之取與。必揆諸道義。不肎無功食祿也。然則君子必居位而有功於人國。方可食人之食。若不仕無功。則當耕而後食。今乃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子疑君子爲素餐。不知君子之有功於人國者甚大。雖無卿相之位。治教之責。而上之可以尊朝廷。下之可以範風俗。未嘗無事而食也。蓋君子居是國也。苟爲君者能用其言。則道行於上。而國祚鞏固。國計充實。安富可期矣。位望日隆。聲稱顯著。尊榮可致矣。苟爲子弟者能從其敎。則道行於下。而知愛其親。知敬其長。入孝出弟矣。內有實心。外有實事。履忠蹈信矣。定大計於社稷。導國人以興行。其功非淺鮮也。是卽安受祿養。亦道義之所當得。詩所云不素餐兮。孰有大於君子者哉。蓋言君子無求之節。則一簞一豆。取舍有所不苟。論君子維世之功。雖萬鍾千駟。亦安然受之而不以爲愧。義有各當。不可執一而論也。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此一章書。是孟子論士之志趣也。昔齊王之子有名墊者。問於孟子曰。天下之人。上自公卿大夫。下至農工商賈。皆有當爲之事。士居其間。上無官守於朝。下無生業於野。果何所

事乎。孟子答曰。謂之士者。旣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而又不當爲農工商賈之業。惟高尚其志而已。墊又問曰。何以謂之尚志。孟子答之曰。士之尚志非他。志不在富強功利。在乎仁義而已矣。仁莫大於好生。如殺一無罪之人。卽損我好生之德。不可以爲仁矣。士之志則以爲我若得位。必不殺一無罪也。義莫大於遠利。如取一非所當有之物。卽乖我遠利之心。不可以爲義矣。士之志則以爲我若得位。必不取非所有也。士旣不爲不仁。則心之所居安在。惻隱之仁是也。鰥寡孤獨。吾欲視之如一體焉。士旣不行不義。則身之所由安在。中正之義是也。綱紀法度。吾欲使之得其宜焉。士之尚志如此。則居仁而大人之體已具。由義而大人之用已全。雖未得爲公卿大夫。而仁育義正。以經綸天下者。取之此而裕如矣。達道之事。豈有外於隱居所求者哉。士之爲士如此。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此一章書是孟子言陳仲子潔身亂倫之非所以維世敎也。孟子曰。士君子立身行己。自有大節。矯激沽名。皆非所貴。卽如陳仲子不食不義之粟。不居不義之室。推其廉介之心。設若不合於義而與之以齊國。彼必卻之而不受。通國之人。無不嘖嘖稱道。信其爲賢也。自吾觀之。此不受之義。不過好名之心。與舍簞食豆羹之義等。但可爲小廉而已。夫人道有莫大焉者。在家則爲親戚。在國則爲君臣上下。綱常倫理。萬世不易。不可以一日亡也。若亡親戚君臣上下。則人之罪莫大於是。今仲子避兄離母。內絕天性之愛。高蹈不仕。上乖事使之經。是虧莫大之節。負莫大之罪也。乃猶以其不食不居區區廉潔之小者。遂信其大節。以爲特立獨行之賢。奚可哉。觀此可

見士君子綱維名教當先立其大節苟欲飾譽釣名其弊必至於敗常亂俗不可不慎也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此一章書是設言古聖人之處變皆仁至義盡爲萬世臣子之極則也桃應問曰天下之事處常易處變難苟極變之所至卽聖人處此有計窮而無可如何者假如舜爲天子皐陶爲士師其時瞽瞍或犯法殺人舜雖大孝不可以私恩廢天下之公皐陶雖稱明允不可加刑於天子之父則如之何孟子曰士師天下之平也職在守法瞽瞍雖天子父而殺人之罪不可逭使皐陶處此惟有執之而已矣不暇他計也桃應曰皐陶固以執法爲正然舜天子也以舜處此豈不能禁止之與孟

子曰夫舜惡得而禁之法者天之所以討有罪歷世相傳不可變易皐陶原有所受之而非所敢私雖天子亦不得廢法以縱罪也桃應又曰禁之既不可矣然則舜如之何而可以全其父孟子曰舜大孝人也知有親不知有天下使其處此則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其心必謂朝廷不可廢法而海濱足以避罪必將竊負瞽瞍而逃遵海濱而處自屏於窮僻之地以全其親終身承顏順志欣然於天性之樂而忘天下焉既不枉士師之法復不傷父子之恩舜之可爲者如此而已由此觀之可見聖賢用心之極總不越乎天經地義之常處事者必如是而後無餘憾也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

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此一章書孟子因見齊王之子有所感發而言性分之尊也。孟子嘗自范邑往赴齊國適遇齊王之子。望見其儀容氣體與人不同。喟然歎曰。人所居在尊貴之地。自然神氣發揚。以居而移其氣。所居尊貴。則奉養有豐厚之資。自然容貌充盈。以養而移其體。大矣哉居之所係乎。夫王子者。非猶是人之子也與。王子所居之宮室。所乘之車馬。所衣之衣服。雖極其華美。然猶是宮室車馬衣服耳。多與人同也。而王子之氣體獨若彼者。蓋以國君之儲貳。地勢尊優。自與常人不同。其居使之然也。夫勢分之尊。猶足以移人。况仁爲天下之廣居。統天德而長萬善。以之居心。則心逸而休。以之居身。則身安且泰。君子居此。其太和之氣。道德之光。有不塞於兩間。發於四體者乎。試更以魯君之事驗之。昔者魯君嘗之宋。適時已向暮。門鑰甚嚴。魯君親自呼於垤澤

之門。守門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音與我君相似也。夫呼於門者魯君。而守者乃疑其似宋君。此無他故。蓋二君者同居南面之尊。同享千乘之富。居既相似。故聲音亦相似也。居之移氣。此又其彰明較著者。然則居廣居之君子。德性中和。其不同於常人更可知矣。是以膏粱文繡。君子有所不願。而人爵之貴。常不如天爵之尊也。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一章書是孟子見當日諸侯交際有文無實。故發此論也。孟子曰。君之待士。祿養固不可少。而愛敬尤不容缺。若但廩稍以養之。而無親愛之意。此不過豢養之而已。猶夫以畜豕之道接之也。非親賢之誼也。若但親昵以愛之。而無尊敬之誠。此不過愛惜之而已。猶夫以畜犬馬之意畜之也。非遇士之禮也。夫

食而不可不愛。愛而不可不敬。則恭敬者豈徒在幣帛交接之文乎。必先有恭敬之誠積於中。而後有幣帛之文接於外。恭敬因幣而見。非因幣而始有。乃幣之未將者也。若徒以幣帛爲恭敬。儀享有餘。而誠意不足。恭敬而無其實。則亦豕交獸畜之類矣。君子一身之去就。皆視乎禮遇之重輕。若禮意或薄。惟有潔身而去耳。豈可以虛文拘留之哉。當孟子之時。世衰道微。在上者。初無尊賢敬士之誠。而惟恃幣聘之儀節。以羅致人才。在下者亦惟知戔戔幣帛之可慕。而弗察夫上意之誠否。上下交趨於利。而不揆乎義理之正。故孟子發是論以警之。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此一章書是孟子勉人以盡性之實也。孟子曰。人之生也。氣聚而爲形與色。理全而爲天性。斯二者。非有殊也。氣不離乎理。理不雜乎氣。人之有形有色。卽天性之所在也。蓋天所

賦之理。原充滿於形色。在目爲明。在耳爲聰。在手足爲恭重。以至起居言動。莫不各有自然之理存焉。但衆人氣稟拘之於先。物欲蔽之於後。於是失其天性。物具而則亡。雖同然此形。無以踐之矣。惟聖人清明純粹。無氣拘物蔽之私。其於天性。察之由之。無毫髮之不盡。故有是形。卽有是性。如貌言視聽思。則極於肅乂哲謀聖。實有以踐其形而無歉也。可見人不可徒具此形。而學必求造於聖。苟未至於聖。於性有缺。卽於形有虧。則不可爲完人矣。可不勉哉。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朞之喪。猶愈於已乎。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

此一章書見三年之喪。乃人子之至情。而古

今上下之通義也。昔齊宣王以三年之喪爲太久。欲減其時月而短之。公孫丑不知救正。乃還就其說曰。爲期年之喪。猶勝於止而不行乎。孟子責之曰。父子之恩。出於天性。親喪之不可短。乃至情之不容已也。今王欲短喪。而子以朞爲勝於已。是猶或有人紾戾其兄臂而縛之。子但謂之且徐徐縛之云爾。夫兄臂斷不可紾。豈以徐之爲差愈乎。不若動其至情。教以孝弟之道。使勿復紾其兄之臂而已矣。然則王欲短喪。子惟當啓以天性罔極之恩。懷抱顧復之愛。使彼仁孝之念油然感動。自知親喪之不可短矣。奈何從而附會之哉。當是時。適有王之庶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得終喪。其傅爲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公孫丑因舉以自解曰。爲朞之喪猶不可。若此數月者。又當何如也。孟子曉之曰。王子居生母之喪。情固無窮。而勢有不能。欲終其喪而不可得也。其傅爲請。雖加益一

日。亦得伸人子之情。猶勝於止而不加。兄數月乎。我前所言者。正謂夫齊王莫之禁止。可以自盡其情而弗爲三年之喪者也。豈可與王子例論哉。總之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自古聖王。未有不遵斯禮者。如殷高宗諒陰三年不言是也。春秋而下。世衰道微。於是有短喪之議。一見於宰我。再見於齊王。至漢景奉孝文遺詔。遂以日易月。而萬世踵襲其謬矣。其間非無仁孝之主。如晉武北魏孝文者。毅然欲復古制。而沮於羣臣。旋復旋廢。君子所以太息痛恨於文景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此一章書言君子之教。因人而施也。孟子曰。君子教人之心無窮。將使天下同歸於道。然人之品詣或淺或深。時地或遠或近。有不可執一論者。約其條目。蓋有五焉。造詣深至之

士學力既充。功候既到。君子但迎機指示使豁然貫通。契悟甚速。譬之草木之生種植栽培。人事已盡。一爲雨澤所潤。發榮滋長勾萌畢達。此教之一也。次之有天資純粹。具其德而未成者。君子則成就其德使無過無不及。以完其全體。又教之一也。又有天資明敏有其材而未達者。君子則通達其材使各就所長。充其所短。以盡其大用。又教之一也。外此又有質疑問難。挾一說以相証者。君子旁引

曲喻隨問而答。以釋其疑。又教之一也。更有居不同地。生不同時。不必及門受業。得之親炙。而聞風興起。私取其善而師法之以自治者。又教之一也。合此五者而觀之。人品不齊時地或異。而曲成之功。無所不及。天地無棄物。君子無棄才。其造就人才之心。加惠於後學者無窮矣。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此一章書。見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在學者下學而上達也。公孫丑苦於入道之難。因問於孟子曰。夫子之道。則誠高而峻絕無加矣。且美而純粹至善矣。宜學者之入道。如登天之難。似乎不可及也。何不稍爲貶抑。使凡人皆可以庶幾及之。而日孳孳自勉也。孟子曉之曰。欲知君子之教。先觀曲藝。而可矣。如大匠

教工人制器。必用繩墨。必不爲拙工之不善學。而改廢繩墨。羿教人射。必以彀率。必不爲拙射之不善學。而變其彀率。蓋成法所在。自不可得而變也。曲藝且然。況君子乎。是以君子於人。但示以求之之方。而不卽告以得之之妙。如致知則教之以格物窮理。力行則教之以躬脩實踐。至其知之豁然貫通。行之踐履純熟。則待其自悟自化。卽如射者教射。但引滿其弓以示之。而不爲之發矢。然雖不告

以所得而其機隱隱指示於意言之表躍然見於前矣夫不發則若隱而難知而躍如則固顯而易見不遠不近無過無不及中道而立以示學者但人不知所從則君子亦無如之何耳若其能者功深力到下學上達由所引之端得不發之蘊道之高且美者何患無從入之途而以不可幾及爲慮哉由孟子之言思之可見道無難易惟在學者用力與否耳公孫丑乃欲貶道徇人不亦謬乎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此一章書見出處隨時而道不可枉也孟子曰君子一身進退以道爲體身與道不可須臾離者也當天下有道則身出而道在必行凡致君澤民之業展布無遺以道隨身而出若以道殉身者然當天下無道則道塞而身在必退凡致君澤民之具卷懷而藏以身守道而隱若以身殉道者然是則時見而見時

隱而隱君子一身無一日或離乎道吾之所聞者蓋如此若夫身雖顯而道不行道雖屈而身不退枉己以求合希世以取容汲汲於功名利祿而不計其道之得行與否是乃以道而殉乎人者徒喪其生平而不能得尺寸之直此不過妾婦之道豈求志達道之君子而爲之哉吾未之聞也然則出處進退之間當以己爲主不當以人爲主己爲主則行藏之權在我人爲主則榮辱之權在人賢人君子斷無苟且以赴功名者也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此一章書見學者受教之心不可以不誠也公都子問曰滕更以國君介弟來學於夫子之門若在所當禮遇而質疑問難之時夫子或默而不答何也孟子曰學者之從師所以傳道受業也貴有求教之禮尤貴有受教之

誠。道之所在則師之。不可以有挾也。若矜其地勢尊重。挾貴而問。矜其才能優異。挾賢而問。又或生於吾前。挾長而問。又或有功於我。挾有勳勞而問。又或與我向為知舊。挾故而問。是五者。當其發問之始。已無尊師重道。虛心求益之誠矣。有一於此。皆在所不答也。今滕更來學於我。胸中未免有挾貴挾賢之意。志驕氣盈。此不可不稍屈抑之。使知警惕。我所以不答者。正欲彼反身思過。改其滿損之

失。而致謙受之益耳。非禮遇之有疎也。乃知下問不可恥。予智不足恃。貴而自卑則益貴。賢而不伐則益賢。孟子此言真萬世之師法也。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

此一章書言過不及之弊。同歸於廢。欲人自勉也。孟子曰。凡人於處事待人脩己之間。緩急厚薄。莫不有道存焉。以處事而言。豈無切於我身當為而不可已者。若於此不可已之事。乃止而不為。則偷安之習多。振作之意少。究必至於逡巡畏縮。無所不已。終於廢棄矣。以待人而言。豈無出於至情。當厚而不容薄者。若於此當厚之人。薄之而不恤。則忍心日以勝。厚道日以衰。究必至於殘忍刻薄。無所不薄。終於慘刻矣。以脩己而言。學可以力圖。不可以驟致。若其進銳者。用意太急。施為太猛。其氣易衰。究之果銳未幾。而怠忽隨之。其

退反速。終於倦怠矣。可見聖學王道。總貴得中。寧有恆以漸進。無欲速而鮮終。則無過與不及之病矣。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此一章書見理本一而分則殊。君子之施恩有等也。孟子曰。人物之生。原同一氣。而親疎厚薄。分則懸殊。君子之於物也。取之以時。用之以禮。固撙節以愛之矣。而不必有痌瘝一

體疾痛慘怛之誼。愛之而弗仁也。其於民也。政以厚生。教以正德。固立達以仁之矣。而不必有天性固結。一本無二之恩。仁之而弗親也。然則於何而用其親。有吾親焉。天性之眞。一本之誼。必盡愛敬之誠以親之。親其親而仁以及民。使各得其所而已。不得以篤於親者而槩施於民也。仁吾民。而愛以及物。使咸若其性而已。不得以愛吾民者。而槩施於物也。夫於無不愛之中。而有輕重厚薄之序。此聖人之仁。所以歷萬世而無弊也。後世有麵爲犧牲。不忍殺物者。是以仁民者仁物。而失愛物之宜矣。無怪其築淮堰。而於民反有不仁也。又有愛無差等。施由親始者。是以親親者親民。而失仁民之道矣。無怪其無父。而於親反有不親也。倒行逆施。其弊遂至於此。可不鑒哉。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

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此一章書。言仁知之道。當知所務也。孟子曰。君子之於道。貴乎得體用之全。尤宜審先後之序。如明燭無遺。謂之知。知者於天下之事。固無所不知。然非泛而求之。勞心於思慮之所不至也。有當務焉。隨時勢之不同。酌施行之緩急。如關係於治道人心民生國體者。則急急焉勵精圖之。由是大綱舉而萬目張。凡天下之事。皆可以漸及之矣。萬物一體。謂之仁。仁者於天下之人。固無所不愛。然亦非家至戶到。營營於心力之所不及也。惟急於親賢焉。有國者爲天下而擇相。秉鈞者爲天下而任賢。如其可以正君善俗。利濟民物者。則急急焉務登進之。由是治人得而治法備。凡天下之人。皆不難以德周之矣。不觀之堯舜乎。堯舜之知。後世莫及。實未嘗物物而徧知

之。其所爲者不過成天平地厚生正德數大政急先務也。堯舜之仁。後世莫及。實未嘗人人而徧愛之。其所爲者不過咨牧命岳敷奏明試諸大典。急親賢也。然而後之言仁智者。未聞能駕堯舜而上之。而堯舜當日。亦未嘗有不及知之事。不及愛之人。觀此可以知所務矣。不然者。知不急先務。仁不急親賢。譬之制服者。不能盡心於三年之喪。而於緦麻三月。小功五月之輕者。則討論必極其詳。飲食者。放飯流歠。至於不敬之大。而於齒決乾肉之小者。則沾沾致問不已。此其緩急輕重之間。失衡甚矣。此之謂不知務也。爲仁知而不知所務。何以異此。可見察察爲知。非知也。煦煦爲仁。非仁也。欲知臨仁覆。當法堯舜而可矣。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二十五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二十六

孟子（下之八）

盡心章句下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論梁惠王之不仁。以垂戒天下後世也。曰。人君奉天子民。當以好生爲德。若殘忍不仁。無君人之德者。其梁惠王也。蓋仁主於愛。而施之有序。由親親而仁民。由仁民而愛物。以一念之不忍。極之萬物各得其所。是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若不仁者貪暴爲心。流毒無已。始而民物被其禍。既而戚屬亦及其殃。以一念之忿戾。極之衆叛親離而不知止。是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梁惠王蓋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矣。公孫丑問

曰。何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孟子曰。梁惠王以貪得土地之故。興兵搆怨。糜爛其民肝腦塗地。以戰而爭之。至於大敗。將復戰之。恐不能取勝。又驅其所愛太子申以殉之。而至於死。是因土地而禍及於民。又因而禍及於子弟。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始而荼毒生民。後更摧殘骨肉。梁惠王眞不仁之甚者哉。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

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此一章書。是追論春秋諸侯無王之罪。見征伐當自天子出也。孟子曰。凡諸侯奉天子之命征討有罪。方謂之義戰。若春秋一書所載戰伐之事不一。然或稱名以譏之。或稱人以貶之。隨事寓貶。未有以爲合義而許之者。即其中不無借尊王之號。托仗義之名。如召陵城濮之戰。固有彼善於此者。然亦僅勝於悖理犯順之人耳。要不可謂之義戰也。何也。上下者天下之大分。征伐者天子之大權。分不可僭。權不可假。惟以上伐下。於是有征之名。若同是諸侯。勢均力敵。則爲敵國。未聞以敵國而相征者。敵國相征。是無王也。無王。是無義也。春秋之時。征伐自諸侯出。此其所以無義戰也。然則春秋之諸侯。非先王之罪人耶。孔子一字之褒貶。嚴於袞鉞。豈偶然哉。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

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此一章書。亦爲好戰者而發。借武成一篇以垂訓也。孟子曰。書以紀事。所以傳信於將來。然亦間有虛張其詞。非當時實事者。苟學者不知所擇。盡從而信之。則聖賢之旨。反揜於紀載之文。不如無書之爲愈也。如武成一篇。紀武王伐紂之事。我於其間。但取其二三策。如奉天伐暴。發政施仁。數者而已矣。若其他如所謂血流漂杵之說。則有不可信者。何也。

仁人取殘除暴救民水火自無敵於天下今以武王之至仁伐紂之至不仁有不壺漿筐篚爭迎王師者乎亦何至血流漂杵如是之慘酷也由是觀之書之不足盡信也明矣後世黷武之主皆借武王伐紂之事以爲口實此由悞信書傳以致貽禍生民孟子舉此以爲好殺戮者之戒其意深矣抑血流漂杵指當日倒戈攻後者言非書詞之誣孟氏不過借以戒當時之嗜殺者耳此又不可以不知

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此一章書見人臣不當導君以戰伐之事也

孟子曰兵凶器戰危事先王不得已而用之

非社稷生民之利也如有人焉好爲兵家之言以逢迎世主曰我善爲陳而坐作進退之有方我善爲戰而殺敵決勝之有勇此其人導君以興師構難窮兵黷武之事上貽害於國家下流毒於百姓乃莫大之罪也夫天下本不宜用兵即用兵亦不必盡心於戰陳誠使國君好仁愛民如子則天下之民戴之如父母自無與爲敵矣不觀諸湯武之事乎湯之始征也南面而征則北狄怨東面而征則

西夷怨曰我等同在陷溺之中乃弔民伐罪之師獨先彼而後我何也夫王師一出而天下想望誰與湯爲敵乎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不過三百兩虎賁之士不過三千人其時紂旅若林强弱衆寡勢不相敵然觀武王告商人之言曰爾等無畏我之來此正以寧輯爾等非與百姓爲讐敵也當時商民大悅無不稽首至地如獸角之崩而下觸者然夫王言一布而百姓悅服又誰與武王爲敵乎夫湯

武之時兵不血刃天下大定若是者何也蓋以征之爲言正也天下之人苦於虐政者已久各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又何必用戰哉旣無用戰又安用此善陳善戰者爲哉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其卽此善陳善戰之徒矣後之事君者往往不勉其君於王道而乃談霸術以干進騁武事以逢時致使生靈屠戮肝腦塗地而不之顧斯豈非孟子之罪人也與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此一章書見學者貴有心悟也孟子曰君子教人有可以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卽曲藝可見矣如木工有梓匠車工有輪輿其所以教人者與之規所以爲員與之矩所以爲方成法一定不可移易此其所能者也若就規矩中習之旣熟用之旣精自有得心應手之妙是之謂巧巧不出規矩之中而實神明於規矩之外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大匠卽欲以之明示學者而勢有所不能則惟聽人之自悟而已然則道之可言傳者譬則規矩也道之不可言傳者譬則巧也下學可以立教而上達必由心悟學者豈可徒恃教者之開導而不求所以自得也哉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此一章書見古聖人性分自定貧賤不移富貴不淫也孟子曰人之情未有不因境而遷者當其處貧賤則有不安貧賤之心及其旣富貴又有侈然富貴之意惟大舜當有鰥在下之日所飯者乾糗所茹者草蔬境遇極其不堪乃怡然自得初無所慕於外若窮約之遇卽終身焉亦所甚樂也其貧賤不移若此及其明揚側陋之後位爲天子所被者五采之衣所鼓者五絃之琴所侍者釐降之二女勢分極其尊優乃坦然自如絕無所動於心若顯榮之遭所固有之不自今日而始然也

其富貴不淫又若此。夫人之常情。莫不惡貧賤慕富貴。惟大聖人所性分定。窮而在下。無一毫之損。達而在上。無一毫之加。故處之若忘無適而不自得也。此大舜有天下而不與之心。乃垂裳恭己。無爲而治之本也與。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

此一章書是教人不可施虐於人。以貽禍於

親也。孟子曰。我向日但知殺人之親爲不可。今而後知殺人親者。其取禍甚烈也。何也。人之有父兄。猶吾之有父兄也。我若以戕人之父兄爲快。人亦將各思報復。往往身受其害。殺人之父。人亦必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必殺其兄。此往彼來。相加無已。乃天理所必然。人情所必至者。然則雖非自殺其父兄。而所以致其殺者。實由於我。其去自殺父兄者。僅僅間一人耳。其實與手刃何異乎。爲人子弟。誠念及於此。必不忍推刃及人。以蹈無窮之禍。卽人君之糜爛其民。而反中於身及其子孫者。亦可以惕然省矣。孝經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其理皆可類推也與。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此一章書是言當時橫征之害也。孟子曰。先王立法。本有深意。後人不察。往往以仁民之

制。轉而厲民。卽設關一事可見矣。古之爲關者。原以備非常。第謹其管鑰。時其啟閉。有異服則譏之。有異言則察之。以之禦暴。使居者行者。得以各安所事。未聞以征稅爲務也。乃今之爲關者。盡失乎古人之意。凡商賈之來。行旅之至。出也有征。入也有稅。不以譏察爲事。而惟稅課是急。舉先王禦暴之具。適爲今人行暴之資。出於其途者。豈有幸乎。夫卽一關之設。而古今之相懸若此。昔爲良法。今爲

弊政。可見本原不正無往而得先王之意不獨一關已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此一章書。言人唯脩己。方能化人也。孟子曰。天下事莫不有道。未有外道而可以率人者。如己之一身爲人所觀法。必置身於無過之地。彝紀脩明。動履罔失。由是躬範所昭。皆向化革心。相觀而善。使不行乎道。而在己有違理之行。則其身不正。豈能正人。雖至近如妻子。亦不克導之使善矣。如我之使人。當令其可從。必工作有時。奔走有節。不奪務農之期。不踰公旬之額。人乃心悅誠服。趨事恐後。苟不以其道。而強人以難堪之事。則人所不願。雖令不從。即至親如妻子。亦弗能驅之應命矣。夫以妻順夫。以子承父。勢最易。及命最易從。乃非道則必不能行。然則爲人上者。可容一言一行之或違於道哉。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此一章書。是勉人蓄德之意。孟子曰。人日求所以處世。而不知所以蓄德。則其自立者無具也。如人之謀生。孰不思俯仰贍給。乃一遇水旱之災。而不免於饑餓流離者。非由利不足之故耶。誠能周于利。而家有餘貲。倉有餘粟。則日用自能豐裕。雖處凶年。必不至轉乎溝壑。而遭喪亡之戚矣。故人不患年歲之或凶。患蓄積之不厚也。人之處世。孰不思能自豎立。乃一當世道之衰。而惑於異端邪說者。非由德不足之故耶。誠能周于德。而仁義昭著。道德充滿。則識見自能堅定。雖處邪世。必不至搖亂煽惑。而受淫詖之害矣。故人不患邪說之紛紜。患脩持之不固也。要之所取乎士君子者。不徒一身可以自立。貴有其維世之權。當此風會日下。處士橫議。正當出其素所蓄積者。以救正人心。挽回世運。寧止不爲

陷溺已哉。此又孟子言外之旨也。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此一章書言觀人者當察其所安。不可以虛名許人也。孟子曰。安貧賤而輕富貴。士君子立身之大節也。若好名之人。意在干譽。欲以一時之矯廉。博取後日之美名。則雖千乘之國亦能讓之而不受。要其人非眞能輕富貴者也。凡眞能輕富貴之人。必表裏一致。始終

一轍。苟非其人。則雖能讓千乘之國。而於小小得失。如一簞食。一豆羹。計較之心。忽不自禁。不覺發見於顏色之間。彼將謂飲食細故。人之毀譽我者。必不在此。可以不事矜持。故勉其大而忽於小。而從前矯飾以干廉讓之名者。至此眞情畢露矣。乃知爲人者當務乎其實。而不可飾乎其名。觀人者當驗其所忽。而不徒信其所勉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此一章書見人君當知致治之要也。孟子曰。仁賢者國家之楨幹也。才全德備之人。何代不有。惟人君能信用之。則朝廷有所倚賴。生民有所仰庇。苟信任不專。或外親而內疎。或始合而終間。則君子解體而思去。小人得志而竊位。雖有仁賢。與無人同。而國空虛矣。禮義者國之維也。惟有禮以正綱常。有義以酌時宜。斯等威立而民志定。苟處事存心。而縱

肆弗檢。則上凌下僭。國其有不亂者乎。政事者國之紀也。惟有政以立大綱。有事以周庶務。斯經理具而國用裕。苟百度廢弛。而取用無節。則民貧國耗。財用其有能充足者乎。要之禮義由仁賢而出。政事以得人爲先。從來有治人。無治法。人君誠能任賢勿貳。一德一心。則明良喜起。可坐臻上理矣。甚矣用賢之爲要也。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

未之有也。

此一章書見得天下之必於仁也。孟子曰。天下適然之數。不能勝必然之理。如不仁之人。本無可以得國。然或上失其民。而厚施以愚衆心。竊柄以移威福。不盡得國也。而或得國者有之矣。至於天下。則億兆之衆。四海之廣。悃其心則附。非勢力所能脅也。感其誠則孚。非權術所能誘也。因偶爾得國。而遂疑其可以得天下。自古以來。未之有也。然則競天下

於力。何如取天下於仁。故曰。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信哉。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此一章書見人君當愛民以保社稷。而勿自恃其尊也。孟子曰。國所恃以立者三。曰民。曰社稷。曰君。夫君爲民神之主。貴矣。而不知國之所貴。未有如民者。蓋民爲邦本。本固邦寧。無可尊之勢。而有可畏之形。其操重固無與倫矣。若立社以報本。立稷以祈穀。無非爲民以祈報也。不可與民並重。而直居於次矣。至於國聽於君。疇勿仰其尊者。然天生民而立之君。以爲民也。神之保佑。由於民之愛戴。舍二者無以成君之尊。又不可與二者並論。而君爲輕矣。何言乎民爲貴也。蓋以草野丘民之心。而實操天子至尊之藉。得其心則民心

之所歸。卽天意之所眷。而爲天子矣。若夫天子至尊也。然得乎天子之心者。不過爲五等之諸侯。天子之錫貴。不如丘民。至如諸侯亦君也。然得乎諸侯之心者。不過爲三命之大夫。諸侯之錫貴。尤遠出丘民下矣。民之貴爲何如乎。何言乎君輕於社稷也。蓋諸侯爲民而事神。無以寧神。卽無以治民。社稷危。則更立賢者。是君輕於社稷也。何言乎社稷輕於民也。蓋事神之禮不恪。固無敢責望於神。若

旣成旣備春祈秋報各以其時然而恒暘爲旱恒雨爲溢旣殫心於神而神不能降福以庇民則遷舊謀新以庶幾錫祉於民是社稷雖重於君而實輕於民也以此知春秋尊王正萬世人臣之義孟子貴民立萬世爲君之道書曰元后作民父母又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自古宗社奠安歷世綿遠者未有不以懷保小民爲首務者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

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况於親炙之者乎

此一章書是卽夷惠流風之遠而發明其所以爲聖也孟子曰古之聖人其制行高其流澤遠能以己之善興起乎人使人易惡以至善不特爲一世之師而實爲百世之師也求其人則伯夷柳下惠是也伯夷往矣至今聞

伯夷之清風者雖頑鈍之夫亦變而有介操不苟取也雖懦弱之夫亦變而有立志不苟安也柳下惠往矣至今聞柳下惠之和風者雖刻薄之夫亦變而有敦厚之行焉雖鄙隘之夫亦變而有寬容之量焉夫夷惠奮起於百世之上而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莫不興起也使非聖人清和之極而能若是乎百世且然况生當其時親熏炙其化者其感發當何如乎信乎夷惠之爲百世師也後之有志自立者當知所取法矣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此一章書是明道不遠人之意也孟子曰所謂仁者非他也人有此身便有此天理不可須臾離者也合而言之則仁之理卽在人之身人之身已備仁之理如親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序別信之於夫婦長幼朋友仁非虛位身非虛器人與仁不相離是之謂道矣子思曰率性之謂道此之謂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此一章書。卽去國一端見聖人之從容中道也。孟子曰。聖人舉動。隨時處中。各當其可。無往非道。卽如孔子去魯。則自言遲遲吾行。非有意於緩也。蓋魯乃父母之國。恩重於義。身雖去而心猶畱。道可以遲。而孔子則遲也。其去齊。則炊不待熟。以手承水取米而行。非有意於速也。蓋齊爲他國。義重於恩。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道可以速。而孔子則速也。可見道

者天理之當然。聖人體道之全。一遲一速。各適其宜如此。此所以爲時中之聖。而垂法萬世也與。

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此一章書。見聖人之遇窮。而非道窮也。孟子曰。當春秋時。孔子道大莫容。轍環天下。至陳蔡二國之間。絕糧七日。可謂戹矣。以大聖之德。宜乎得志行道。乃所如不偶。至困窮如此者何哉。蓋君子但能盡其在我。不能必其在人。陳蔡二國。旣無能用孔子之君。又無能薦孔子之臣。上下無交。是以不免於戹耳。使爲君者禮賢下士。爲臣者推賢讓能。則過化存神。綏來動和之治。何難立致。惜乎莫之用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此一章書。見人當盡其在我。不可專咎他人也。貉稽曰。人得衆口稱譽。則有所利賴。今稽

往往遭人訕謗。大不賴於衆口。將如之何。其意蓋尤人也。孟子曰。學貴自立。何藉衆口。譏從外至。無傷實行。人患不克爲士耳。士以聖賢自命。自與流俗相忤。道脩而謗興。德高而毀來。較之常人。衆口之訕愈爲多耳。不觀之詩乎。邶風栢舟之詩有云。憂心悄悄者。實以見慍羣小之故。此非爲孔子言也。然孔子當日。栖栖皇皇。困於陳蔡。沮於齊楚。不免見慍。

而或重爲世道憂。其事實相類也。大雅緜之詩有云。雖不殄絕人之慍怒。而亦不墜己之聲聞。此非爲文王言也。然文王當日明夷蒙難。譖於崇侯。拘於羑里。亦不免見慍。而終不足爲聖德累。其事實相當也。夫聖如文王孔子。尚遭此謗。况其下乎。然則士患不克如文王孔子耳。果如文王孔子。雖多口復何病乎。可見尤人重者其責己必輕。誠能反躬自治。則衆口之謗。君子當益加警省。進德脩業。豈

其傒然以人言爲不足恤耶。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此一章書見新民必本於明德也。孟子曰。爲人上者。皆欲民之善。而致民之善。必獨推賢者。蓋賢者欲明明德於天下。必先自明其德。不爲欲蔽。不爲物誘。在我之明德既明。然後使家國天下之人。同歸於明德。此則化導有源。不見其使。而若黙使之者。今之爲治者。己

德未明。而徒責民之新。是本原之地。尚爲物欲所蔽。私意所累。雖法驅刑督。其能進斯民於作新之治哉。將見力爲使。而未必如其所使矣。可見以德化民。必以身先民。故堯典之平章協和。大學之齊治均平。皆由人主之明德致之。有治人之責者。可不先自治乎。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此一章書言心學不可稍間也。高子遊於孟

門。而用心不專。故孟子警之曰。凡理義之心。人所固有。然危微之介易開。亦復易蔽。全視治心之人。操舍何如耳。不觀山徑之蹊間乎。如山中小徑。僅容人蹊步之處。未見爲路也。若倏然之頃。人共由之。往復不已。則遂成大路矣。其成路不難如此。若使成路之後。少頃之間。人跡罕至。則茅草復生。依然塞之矣。其阻塞甚易又如此。然則人心非義即私。非理即欲。介然之義理暫忘。而不召之私欲立至。

道心之微何殊山徑物欲之蔽何殊茅塞瞬息之操舍即判此心之存亡良可懼也今子畧知治心旋即弛廢是路已成而棄之心本通而塞之可不思所以用之哉蓋人心道心相爲消長唯戒懼慎獨則人心一歸於道心存存不已尚何間斷之有古聖人朝乾夕惕果行育德良有見於此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此一章書是見論樂者當考其德不當泥其器以分優劣也高子曰嘗觀禹與文王皆聖人各有樂傳於後世然就二者較之禹之樂殆尚於文王之樂孟子曰子謂禹之樂尚於文之樂何以知之高子曰樂之高下視用之多寡禹時之鐘其紐所繫如蟲齧而欲絕則用之者必多而文王之鐘則不然是以知之也孟子曰是一追耳何足以知聖人之樂哉彼城門之軌迹其深獨異於城中者豈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與蓋衆軌出入必由於此而日久所積故也然則禹之追蠡亦前乎文王千有餘年日淺用久而然也文王之鐘未久而紐全使至千餘年之後則其追亦如此耳又豈可以分優劣哉夫論古樂者須原本其功德會通其性情考論其時勢而後能見作者之本意高子之言淺陋極矣故孟子亦以淺近者曉之然而固不易之論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

此一章書是見孟子不屈己以徇人之意也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心切愛民曾勸齊王發棠邑之倉以賑之至此將已去齊適值其國又饑齊之庭未聞有恤民之方與救災之策於是陳臻曰齊國之人望賑甚切皆以夫子

將復有發棠之請。以臻論之。民情固可哀。而君意未可測。勸之不從。則失言矣。殆不可復乎。孟子曰。世固有勇於爲善者。不察夫時義之當然與否。而必爲之。雖足以取悅於人。然發不中節。有害於君子之道。以我今日而復勸王發棠。是爲馮婦之類也。晉人有馮婦者。恃其勇力。善徒手以搏虎。卒能改行爲善士。是宜守此而不變節也。一旦往之於野。見有衆逐虎。虎方負嵎。莫敢攖觸。望見馮婦之來。

相率趨而迎之。馮婦遂見獵心喜。攘臂下車。以徇其請。斯時也。衆皆悅之。以爲不拂其望。而爲士者乃相與笑之。以爲爲善之不終。而不知止。予其可不量進退。輕身徇人。以爲士之所竊笑乎。蓋齊王既不能用孟子。則諫必不行。言必不聽。惟有引而去之耳。聖賢愛民之意。非不懇切。然欲其枉己以取辱。無異從井而救人矣。豈肎爲之哉。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此一章書。是示人以性命之辨。欲其遏欲以存理也。孟子曰。天之賦於人者爲命。人之受於天者爲性。世之人莫不言性命矣。第爲形役者。恒託於性以自便。而與理違者。又諉於命以自安。惟君子則異是。如人之具於一身

者。口目耳鼻四肢。皆形體之所不能外也。各有所司。卽各有所嗜。口之於滋味。目之於采色。耳之於音聲。鼻之於香臭。四肢之於安佚。此五者與生俱生。雖凡衆不能免。雖上哲不能遺。不謂非性也。然有遂其欲者。有不得遂其欲者。實有命焉。以黙爲限制。君子惟安命而已矣。決不謂之爲性也。其不得也。固不強求。其得之也。亦有品節。豈謂吾性之所有。而可以逞之哉。是以命衡性。而命爲重矣。君子

雖有不言性之時至於形體嗜欲之外。又有當以性爲重而不容自諉者。如仁主愛而屬於父子。義主宜而屬於君臣。禮主敬而屬於賓主。智主別。而屬於賢否。聖人純亦不已。而天道屬於聖人。此五者順逆常變視其所遇。清濁厚薄視其所稟。不謂非命也。然皆生理之固有。此心之同然。不以聖而豐。不以愚而嗇。蓋有性存焉。而無可推諉。君子惟盡性而已矣。決不謂之爲命也。其清且厚者固益求其至。其濁且薄者尤務求其及。豈曰命之已定。而不復致力於其間哉。是以性御命而性又重矣。奈何世之人徒知嗜欲之爲性當節制而不節制。氣稟之爲命當自強而不自強。安得不急舉君子以正之哉。蓋人心道心總一不並立之勢。天理日長則嗜欲日消。人但用力於父子君臣賓主賢否天道之間。則自不陷溺於聲色臭味安佚之內。所以復禮在是。所以克己亦即在是矣。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此一章書是言學者當造其極。不可以一得自安也。齊人有浩生不害者問曰。樂正子從遊於夫子。其人品造詣殆居何等也。孟子曰。觀樂正子爲人。雖未卜其終身之成就。自其今日所至言之。則可謂之善人。亦可謂之信人也。不害又問曰。何以謂之善。何以謂之信。孟子曰。人性皆善。故遇善者必愛悅。遇惡者必疾惡。若其人立身行己。合乎天理人心。但見可欲而不見可惡。則其有善無惡可知。所以謂之善也。至如好善惡惡本有生以來眞實無妄之理。若其人躬行實踐有自慊而無自欺。善皆實有於己。而無矯飾。則其實心實行可知。所以謂之信也。然而人之自期者寧

僅如此已乎。進而上之。必力行其善而不已。使所有之善。至於充滿積實。則性分咸備。雖隱微曲折之間。亦皆清和粹白。而無不善之雜。是之謂美矣。又如是而不已。則充實之美表著於外。其光輝也。不可遏抑。將見其暢於四肢。發於事業。而臻廣大高明之域。是之謂大矣。然大而未化。猶未離乎迹也。惟大而能化。有盛德而無矜持之勞。有至善而無作爲之迹。不思不勉。從容中道。人力之不至。而天機之自治。是則所謂聖也。至於聖。則造道之功至矣盡矣。其盛德淵微。而莫知其所以爲德。大業顯著。而莫知其所以爲業。蓋變化無方。陰陽迭運。有非耳目之所能窮。心思之所能測者。是則所謂神也。夫自可欲以至不可知。美大聖神。總基於善信。亦惟恃其擴充之力以馴致之耳。今樂正子固已居善信二者之中矣。而尚在美大聖神四者之下也。使不以善信自滿。而以美大聖神自勵。則他日造

詣。吾又烏能限之哉。蓋聖賢爲學。本無窮盡。日進則日見不足。日退則日見有餘。故仲虺稱殷湯日新不已。周頌美成王緝熙光明。詩書之言。可爲萬世聖王進脩之法。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此一、章書是言異端有反正之漸。不可絕之已甚。以阻其從正之路也。孟子曰。異端之與吾道抗也。拒之不可不嚴。及其自悔而思反也。待之又不可不恕。如墨氏之兼愛。楊氏之爲我。皆非吾儒中正之道。然兼愛者務外而不情。爲我者太簡而近實。其相去猶有差別。故學墨者悔而逃去之。必歸於楊。蓋厭務外必尚簡畧。所固然也。學楊者悔而逃去之。必歸於儒。蓋厭太簡。必求中道。又固然也。夫吾儒之道。人人所當共由。惟恐異端終於陷溺迷而不返。今彼既自知其誤。翻然一變。惟中

正之。是歸則豈復念其舊惡。峻以拒之哉。斯受之而已矣。奈何今之與楊墨辯者。不取其今日之歸。而追咎其既往之失。以爲是嘗從無父無君之教者也。而待之不少恕。如追放豚既入其闌矣。又從而羈其足。斯不亦已甚之行。而令人畏吾道之難反。反阻其向往之路乎。是誠儒者之過也。由此觀之。孟氏七篇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豈有私憾於異端哉。正爲其鼓倡異論。陷溺人心。爲世道之害耳。

使其翻然悔悟自新。則惟恐誘誨之不至。故陳相夷之之徒。皆反覆開譬。引之於儒者之道。聖賢與人爲善之心切矣。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此一章書見爲人君者於取民之中。當存愛民之意也。孟子曰。國家之用無窮。百姓之力有限。豈獨橫征厚斂。足以病民哉。即惟正之供。亦必審其緩急。而撙節愛養之。人君不能自織而衣也。於是有布縷之征。不能自耕而食也。於是有粟米之征。不能躬親興作也。於是有力役之征。是三者之有常經。乃百姓以下奉上之義。然三者之不忍並取。乃人君以上恤下之仁。所以君子不得已而用其一。則必緩其二。布縷取之於夏。蠶事成也。粟米取之於秋。百穀登也。力役取之於冬。農事終也。豈有一時並用者哉。若并用其二。則民不堪

命而有饑殍矣。并用其三。則民力殫亡而父子不能相保矣。豈不重可念與。君子愛民之心。裕國之道。全在於能緩。蓋朝廷緩於一時。而百姓已食無窮之福。上無損於國計。下有益於民生。亦惟在斟酌變通於常賦之中而已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此一章書是言爲人君者當知所寶也。孟子

日。有國家者。必明於輕重之理。然後好尚端而可以有安而無危。諸侯之所當寶者有三。土地所藉以立國。人民所藉以守國。政事所藉以治國。此其所當寶者也。知土地之爲寶則墾闢之必盡。知人民之爲寶。則撫字之必周。知政事之爲寶。則經理之必至。如是則得所寶而國安矣。若珠玉者。所不當寶者也。以珠玉爲寶。則必貴異物而賤用物。開奇技淫巧之漸。好侈靡而忘節儉。啟驕奢淫佚之端。殃必及身而國危矣。夫人主以天位爲大寶。土地人民政事。皆所以安天位者也。故尤當愛惜鄭重之。凡奇異之物無裨實用者。皆珠玉類也。爲人君者。可不愼所寶與。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爲恃才而不聞道者戒也。昔有盆成括者。方其仕齊之日。孟子聞之。以其恃才而得位。測其必敗。曰。死矣盆成括。後盆成括果見殺。門人問於孟子曰。先事之知爲難。夫子何以知盆成括之將見殺也。孟子曰。人非有才之難。有才而善用其才之爲難。今盆成括有機械變詐之能。是特小有才耳。未聞君子之大道。以涵育熏陶之。則必恃才妄作。適足以賈禍而已矣。予何難先事而知哉。蓋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君子而有才。足以致治。小人而有才。適以取禍。凡巧僞詐佞工諛取容者。皆小人之才也。有用人之責者。可不愼所擇與。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孟子大道爲公之心。見諒於當時也。孟子之滕。館於上宮。適有織而未成之

屨置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人問於孟子曰。若是乎夫子之從者廋匿人物也。孟子曰。子以吾之從者爲竊屨之故而來於滕與。或人遂悟其非曰。從者之來豈爲竊屨。但夫子之設科條以待學者。其有既往之失。不追責之。其有潔己而來者。不拒絕之。苟以求道之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夫子待人之宏如此。豈能保其他哉。蓋聖賢視天下無棄人。不督責其既往。不逆料其將來。但取其自新之一念而已。或人非能知孟子者。然其言有合於聖賢立教之旨。故門人記之。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教人以擴充仁義之學也。

孟子曰。仁義者人人固有之良。惻隱羞惡之心是也。如惻隱之心。偶然觸發。而有所不忍。羞惡之心。偶然激厲。而有所不爲。此心也。人皆有之。乃因氣拘欲蔽。不能全其本心之良。而所忍所爲者多矣。人能充滿其惻隱之心。達之於其所忍者。皆不忍焉。則天理周流。而仁在是矣。充滿其羞惡之心。達之於其所爲者。皆不爲焉。則處事有制。而義在是矣。又豈待外求哉。如害人者人所不忍。人能將無欲害人之心。充之滿其分量。則念念皆仁。推之以仁民愛物。而仁不可勝用矣。如穿踰者人所不爲。人能將不爲穿踰之心。充之滿其分量。則事事皆義。推之宰世御物。而義不可勝用矣。由無穿踰之心而推之益密。更非一端可盡。夫爾汝者輕賤之稱。人或貪昧隱忍。不得已而受之。於人其中必有慚愧不欲受之實。人能擴充此心。凡一毫苟賤汚辱之事。皆

所不爲無所往而不爲義矣。且不但此也。凡人應酬語默之間。不可稍存苟且窺伺之意。如未可言而言。是以便佞而探取人之意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隱默而探取人之意也。其心暗昧不明。充類至義之盡。亦皆穿踰之類。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至於此。而後一念之萌。無非光明正大。始可謂精義之君子矣。孟子切要之旨。每教人擴充本心。故以羊易牛。孟子謂是心足以行王道。盥水避蟻。程顥謂當推此心以及四海。聖賢之重擴充也如是夫。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此一章書是孟子舉言行之極則以示人也。孟子曰。凡有言必有指。言近而指亦近。不可爲善言。惟所言至近。而意指則極其深遠者。誠善言也。凡有守必有施。守約而施亦約。不可爲善道。惟所守至約。而功施則極其廣博者。誠善道也。此非君子其孰能之。君子之言也。不下於帶。不過舉目前之事。言甚近也。然言之所至。義理畢該。而道無不存焉。則指何遠。君子之守。在脩其身。惟務盡一己之理。守甚約也。然守之所推。教化大行。而天下無不平焉。則施何博。夫施之所以博者。由其守之約耳。今之人。不務守約而務博施。其病無異於舍己之田而芸人之田。是徒知期天下之平。而所求於人者重。不知期其身之必脩。而所以自任者輕。不亦失乎圖治之原耶。此善道之所由獨歸君子也。而善言可知矣。人能法君子立言脩道之功。而反求諸切近要約之地。安在嘉言懿行之不足以法天下而傳後世哉。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

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孟子勉人以入聖之功也。孟子曰。堯舜湯武聖無異而安勉有異。堯舜之聖。純乎天而不假乎人。性而聖者也。湯武之聖。盡乎人以合乎天。復其性而至於聖者也。所謂性者之德如何。動容而見於顏貌。周旋而見於步履。無不中乎禮之節文者。由盛德之至非有意於中而自然悉中也。哭人之死而

哀由誠心激發自然哀痛。非爲欲生者之感我而哀也。經常之德盡其道而無回邪。自有得祿之理。然此乃自然不回。非以干君之祿而期於不回也。言語之發絕乎夸而必信實。固爲敦行之端。然此乃自然必信。非以正己之行而期於必信也。即此數者而聖德之本乎性生不待勉強可類推焉。若夫反之之事如何。凡日用事物莫不各有當然之理。是法也。君子奉行乎法。使志氣不迷於欲。踐履不失其常。至於吉凶禍福。一惟聽天所命而已矣。而初何容心焉。蓋雖未能如安行之聖人。而其心已非有爲而爲。及其成功一也。人能反其性之固有。則其始雖不無反之之勞。其繼自一如性之之逸。而聖帝明王之德在我矣。可不知所以從事於性哉。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

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此一章書是孟子示人以遊說之道也。孟子曰。世之遊說者往往震於勢位。而言有所不得伸。故凡說貴顯之大人。則當藐而輕之。勿視其貴顯之巍巍然。庶幾志意舒展。而可以盡吾所欲言也。所以藐之而勿視其巍巍者何故。蓋內重則外無所不輕。如大人之宮室。堂之高有數仞。榱題之廣有數尺。宮室之壯

麗如此。我得志而爲大人。弗爲此壯麗也。如大人之食色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侍妾列於御者數百人。食色之豐豫如此。我得志而爲大人。弗爲此豐豫也。如大人之宴遊縱心般樂而飲酒盡力驅騁而田獵從行之後車。至於千乘宴遊之侈盛如此。我得志而爲大人。弗爲此侈盛也。在彼者皆徇一己之欲以肆於民上。而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聖賢之法。日用動息自各合乎當然者也。視彼宮

室食色。以及宴遊極一時之烜赫。特藐乎小耳。曾何足駭耳目而畏心志哉。夫大人固宜畏而不宜藐者也。然所謂畏大人者非徒畏其巍巍之勢而已。若能有藐大人之氣。而仍不失畏大人之心。斯乃深於畏者矣。蓋藐其勢而畏其德。藐之正所以畏之也。否則是諂也。非畏也。畏與藐雖相反。而實不相悖也與。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此一章書是孟子示人以養心之要也。孟子曰。理具於心。求之而得其所以爲心。則貴有以養之。而養之之道惟在去其心之累而已。心之動於物者爲欲。一心而衆欲攻焉。則心何以自主。是莫善於寡欲。蓋天理人欲相爲消長。其爲人也。於凡心之所欲。無不予以節制之功。如是者欲寡。欲之數寡。則理之數多。雖有放而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於凡心

之所欲。一皆任其向往之私。如是者欲多。欲之數多。則理之數寡。雖有存而不放焉者亦寡矣。欲之多寡係於心之存亡。此所以養心莫善於寡欲也。雖然。寡欲亦難言矣。非明於理欲之分。安能御欲而使之必寡。故寡欲爲養心之本。而致知又寡欲之要也。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

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此一章書見曾子之不忘親也昔曾子之父曾皙好食羊棗而曾子以食必思親故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之味孰美孟子曰羊棗不如膾炙之尤美膾炙哉公孫丑曰膾炙之味既美則曾皙亦必嗜膾炙而不專嗜羊棗曾子既不忍於食羊棗豈其獨忍於食膾炙乎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孟子曰膾炙人所同嗜也羊棗曾皙所獨嗜也同嗜者無所動於心所以食也獨嗜者每生感於物所以不食也猶之諱親之名而不諱親之姓姓乃人所同故不諱也名乃親所獨故不得不諱也曾子之食膾炙而不食羊棗其即此意也夫蓋孝子之於親雖一嗜好之物而不忍置諸懷也有如此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

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此一章書見聖人崇正闢邪之心也萬章問曰昔者孔子在陳國之時嘗自歎曰吾周流天下本欲行道道既不行何不歸來於我魯國乎蓋吾黨後學之士其志極大而濶畧於事爲充其志直欲進而取法古人終身以爲向往不肎改變其初心其狂如此足副我傳道之望此我所以有感而思歸也夫士而曰狂非其至也乃孔子在陳獨思魯之狂士其意何居孟子曰聖人之心無非爲道計也孔子嘗有言曰傳道以人吾不得中道之士而與之進道然則吾將何與也必也其狂獧之品乎蓋狂者尚其志而常懷進取之心獧者尚其守而不爲不善之事均之可進於中道也由孔子之言觀之則其初心豈不欲中道哉特以不可必得而斯道又不可無傳故不

得已而思其次於中道之狂庶幾爲任道器也豈無爲而思魯之狂士哉按孔子思魯之狂士欲其任道實欲其行道也所謂裁成狂士者非抑之也抑之則士氣不伸相與化爲齷齪之庸人而猶望其能行道也是以千里而責駑駘也是故欲養人才者必先自振士氣始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

此四節書是孟子明狂獧之實也萬章問曰狂士之思固非聖心之得已然當時在魯國之人亦多敢問若何等人斯可謂之狂士矣孟子曰當時孔子弟子如琴張如曾晳如牧皮此等人品孔子之所謂狂矣萬章曰有狂之名必有狂之實敢問其人所行何等而遂

稱之爲狂也孟子曰欲知狂之所以爲狂惟於其志願觀之其志嘐嘐然誇大卑視今世之士以爲不足稱數動輒曰古之人古之人其志大言大如此及因其言以考其行則志大而不能充其志言大而不能踐其言於平日所自許者未能掩蓋而無缺也狂之爲狂如此踐履雖歉於篤實而志願則極其高遠稍裁抑之至於中道不難矣惟狂者又不可得於是思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其操履極其謹嚴其廉隅極其砥礪一切卑汙苟且之事深惡之而不肎爲志雖不足守則有餘此所以謂之獧也以中行之士律之此又其次焉者也夫中行不得而思及於狂狂又不得而思及於獧其取人愈恕而爲道之心愈切矣按士必能以古人自待而後可以備國家之用必能以古人自律而後可以立名教之防若志趣不高操履不潔是根本已失餘何足觀聖賢之所棄必非帝王之所收也用

人者可以審矣。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此四節書。見聖人惡鄉原之意也。萬章問於孟子曰。孔子嘗言。人情不見親厚則怨恨易生。若過我之門而不入我之室。我亦無恨於彼者。其惟鄉原之人乎。蓋鄉原之人。害乎德而爲德之賊也。不入我室。我何恨焉。孔子之惡鄉原也如此。敢問若何等。斯可謂之鄉原矣。孟子曰。欲知鄉原之爲人。惟觀其譏狂獧

之言可見矣。其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嘐嘐然也。言誇大而不顧其行。行濶畧而不顧其言。動輙稱曰。古之人。古之人。其譏獧者曰。何必如此踽踽然而獨行焉。涼涼然而寡薄焉。鄉原之譏狂獧如此。吾度其心。必謂人旣生於斯世。則但當爲斯世之人。使舉世皆稱爲善人斯可矣。何必生今而慕古。異衆以爲高哉。其言譏夫狂獧。其志徇乎世俗。閹然深自閉藏。以求媚悅於世者。乃鄉原之行徑也。萬章曰。鄉人之論亦甚公也。今盡一鄉皆稱爲謹厚之人焉。是其立身行己。無所往而不爲謹厚人矣。孔子反以爲德之賊者何哉。孟子曰。孔子以鄉原爲德之賊。非無謂也。蓋以鄉原之爲人也。欲槩舉其失以非之。則掩覆甚周。無可舉而非也。欲細指其過以刺之。則韜藏甚密。無可數而刺也。俗已流失。而同之不敢爲異。世雖卑汙。而合之不敢相離。心之所存。本非忠信也。而似乎忠信之不欺。事之所行。

本非廉潔也而似乎廉潔之不苟是以一鄉之衆皆欣然悅之不知其非也彼因衆人之悅自以爲是亦不知其非也知其非尚可改圖自以爲是則終身汨沒於斯世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故曰德之賊也按五代時之馮道先儒以爲古來第一鄉原然彼猶似忠信似廉潔者也後世且有明明不忠信明明不廉潔而闇然媚世爲全軀保富貴之計至於無所不爲者則又下鄉原一等矣乃彼方

自以爲得計人亦以爲當然世道至此尚忍言哉養廉恥尚風節有國家者宜加意焉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此一節書見鄉原所以可惡而君子貴於反經也孟子又告萬章曰昔孔子又有言曰吾謂鄉原德之賊者正謂其似德非德耳蓋天下有眞是者人固知其爲是卽有眞非者人亦知其爲非猶不足以惑人無可惡也惟似是而實非者最能亂眞最能惑世爲深可惡焉試舉其類言之莠似苗而非苗惡莠者恐其亂苗也佞似義而非義惡佞者恐其亂義也利口似信而非信惡利口者恐其亂信也鄭聲似雅樂而非雅樂惡鄭聲者恐其亂雅樂也紫色似朱而非朱惡紫者恐其亂朱也

至於鄉原不狂不獧似德而非德惡鄉原者恐其亂德也然推其所自豈鄉原之能亂德哉由夫經不正而眞是之未明耳君子爲世道計亦惟率之以躬行彰之爲教化復此堯舜以來眞正不易之常經而已矣常經既復而歸於正庶民皆知經常之道爲吾眞是勃然咸興於善庶民既遵君子之教而興起於善則似是而非之邪慝深藏厚匿不可測識者皆難以容於世矣夫轉移世道止在表正

人心。故孔子惡鄉原。而孟子繼之以興庶民之說。蓋庶民不興。未有不惡狂獧而喜鄉原者也。世運升降。以士氣民風爲根本。有天下者尚其加意於此哉。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此一章書。是孟子以道統自任也。孟子曰。聖聖相傳。大約五百年其候也。有聞而知之者以繼其統。則必有見而知之者以開其先。由堯舜至於湯。蓋五百有餘歲。湯何以得統於堯舜哉。由有禹臯陶諸人。親見堯舜而知其精一執中之旨。是以湯得聞而知之也。由湯至於文王。亦五百有餘歲。文王何以得統於湯哉。由有伊尹萊朱諸人。親見湯而知其聖敬日躋之學。是以文王得聞而知之也。由文王至於孔子。又五百有餘歲。孔子何以得統於文王哉。由有太公望散宜生諸人。親見文王而知其緝熙敬止之德。是以孔子得聞而知之也。由此觀之。聖道之統。必有見知者傳之於前。而後聞知者得有所考以紹於後。從古爲然。不可誣也。由孔子而來至於今日。僅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且由鄒至魯。封域相接。近聖人之居。又若此其甚也。此其間宜有人焉。見而知之。如禹臯諸人者。而後不患無聞而知之。如湯文諸人者。然而寥寥百年間。無有其人乎爾。則亦無有其人乎爾。按孟子此言。雖不敢明以道統自任。而自任之意切矣。道者何。孟子七篇首言仁義。此道之大端也。後世有躬行仁義於上者。卽堯舜湯文之君。而講明仁義於下者。卽孔

孟之徒也。道在天壤。代有傳人。有後起之責者烏可以自諉也哉。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二十六